蒲帆 齋

## 目 卷 錄

咬	山	畫	瞳	噴	尸	耳中	考	•
鬼	魈	壁	人語	水	變		城	•
:	•	•	計	•	•	人	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八	八	七	七	六	六	六	五	五
+	+	+	+	+	+	+	十九	+
		力.		八	μH		几	几

鷹虎神 靈官 新郎 畫皮 青鳳 王成 成仙 王蘭 ……二百二十 一百零七 百十 百百万九十十十 百八十 百八十 百七十 百六十

五

## 卷一 金世成 地震 聶小倩 嬰寧 齕石 陸判 廟鬼 董生 蛇癖 義鼠 六 ……二百九十 二百三十 二百三十 二百四十 二百三十 二百五十 一百七十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 一百三十

海大魚 胡四姐 造畜 水莽草 丁前溪 小官人 珠兒 海 耿十八 張老相公 鳳陽士人 公子 七 ----- 三百零四 ………三百三十 ……三百零六 …… 三百零四 …… 三百三十 …… 二百九十 : 三百

**獵婆龍** 張誠 俠女 祝翁 九山王 蓮香 酒友 快刀 某公 阿寶 遵化署狐 …………三百九十 八 ------ 三百四十 ………三百四十 ……三百八十 ……三百六十 …… 三百四十 …… 三百六十 … 三百四十 四百 四百零一

卷三 吳令 江中 林 龍 紅玉 狐聯 巧娘 灘 口 技 水狐 娳 远娘 九 四百六十 四百六十 四百五十 四百五十 四百四十 四百三十 四百三十 四百三十 四百三十 四百一十

黃九郎 魯公女 伏狐 李伯言 蘇仙 蟄龍 丐僧 戲術 胡氏 道 金陵女子 + 五百零八 四百九十 四 四百八十 四百八十 四百八十 四百八十 四百八十 四百七十 四百七十 四百六十 百九十

## 夜叉國 單道士 白於玉 老婚僧 小髻 連瑣 閻羅 + 五百一 五 五百三十 五百七十 五百六十 五百六十 五百五十 五百五十 五百四十 五百二十 五百一十 +

宮夢弼 商三官 劉海石 鴝鵒 於江 諭鬼 庚娘 小二 十 二 …… 六百二十 …… 六百三十 … 六百二十 ·六百二十 五百九十 六百三十 六百零九 五百八十 五百八十 五百八十

## 李司鑒 賭符 雷曹 狐妾 番僧 毛狐 阿霞 五羖大夫 燈 ………六百五十 …… 六百八十 …… 六百三十 六百六十 六百六十 六百三十 六百七十 六百六十 六百六十 六百四十 六百三十

卷 四 楊千總 田七郎 保住 青梅 余德 產龍 瓜異 公孫九娘 羅刹海市 十四四 …… 七百三十 …… 七百五十 … 七百二十 … 六百八十 :七百零五 : 六百八十 七百三十 六百八十 六百八十 六百八十

柳秀才 龍無目 狐諧 庫官 姊妹易嫁 雨錢 水災 秀才驅怪 酆都御史 妾杖擊賊 諸城某甲 十 五 …… 七百八十 七百八十 七百七十 七百八十 七百七十 七百七十 七百六十 七百六十 七百六十 七百六十

龍取水 雙燈 小獵犬 頭滾 蹇償債 白蓮教 棋鬼 捉鬼射狐 辛十四娘 十六 …… 八百四十 …… 八百三十 … 八百三十 … 八百零八 八百零八

卷五 趙城虎 陽武侯 酒狂 鼠戲 蛙曲 念秧 泥書生 土地夫人 相公 …… 八百八十 …… 八百七十 …… 八百七十 … 八百八十 八百五十

封三娘 布客 鴉頭 秦生 狐夢 酒蟲 小人 武技 木雕美人 郊捕蛇 十八 …… 九百二十 九百二十 九百三十 九百零九 九百零七 九百零六 九百零三

花姑子 獅子 西湖主 武孝廉 金永年 餺飥媼 閻王 孝子 長治女子 章 庽 阿 十九 …… 一千零七 九百九十 九百七十 九百六十 九百八十 九百六十 九百六十 千零四 千 千

綠衣女 侯靜山 伍秋月 鄱陽神 柳氏子 罵鴨 黎氏 上仙 荷花三娘子 蓮花公主 義 犬 <u>二</u> 十 千零五 千零四 千零三 千零三 千零五 千零三 千零一 千零 千零 零四

卷六 彭海秋 馬介甫 金生色 潞令 龍肉 梁彦 竇氏 堪輿 郭生 二 十 一 千零九 千零八 千千 千零 零九九 千零八 千零六 千零九 千零七 千零五 零五

百

百

百

百

百

百

百

百

百

百

百

百百百

百

百

百

百

百百

考弊司 餓鬼 豢蛇 董公子 向杲 閻羅 菱角 雷公 **風離** 蕭 大人 二十四 千二百 千二百 千千千二百百百百 千二百 千二百 千二百 千 一百

八大王 狐懲淫 戲縊 孫生 聶政 鴿異 江城 山市 冷 生 周三 二 十 五 千三百 千二百 千二百 千二百 千二百 千二百 千二百 千二百 千二百 千二百



楊疤眼 鬼令 冤獄 柳生 顛道. 甄后 祿數 僧 宦娘 胡 阿 四娘 繡 術 二十八 千五百 千 千 千 千 千 千 千 千 千 四百 四百 四百 四百 四百 四百 四百 四百

卷八 閻羅宴 龍戲蛛 放蝶 畫馬 細柳 役鬼 金和尚 商婦 小翠 局詐 二十九 千五百 千五百

男生子 黄將軍 醫術 鬼妻 夜明 夢狼 藏虱 鐘生 三朝元老 三十 千五百 千五百

鞠樂如 周克昌 盜戶 禽俠 褚生 嫦娥 負 尸 象 鴻 紫花和尚 三十一 千六百 千六百 千六百 千六百 千六百 千六百 千六百 千六百 千六百 千五百 千五百

孫必振 單父宰 愛奴 張貢士 佟客 遼陽軍 邑人 鳳仙 澂 三十四 千七百 千八百 千八百 千七百 千七百 千七百 千八百 千七百 千

張不量 於中丞 皂隸 王司馬 富翁 牧豎 大鼠 武 藥僧 小梅 嶽神 三十五 千八百 千八百 千八百 千八百 千八百 千八百 千八百 千八百 千八百 千八百

紅毛氈 王子安 農婦 張鴻漸 郭安 金陵乙 牛飛 抽腸 績 刁姓 太醫 女 三十六 千八百 千八百 千八百 千八百 千八百 千八百 千八百 千八百 千八百 千八百

楊大洪 鳥語 喬 女 沅俗 安期島 天宮 雲蘿公主 查牙山洞 義犬 蛤此名寄生 獄 三十七 千八百 千九百 千 千 千 千 千 千 千 九百 九百 九百 九百 · 八 百 九百

卷十 彭二掙 陵縣狐 疲龍 劉夫 牛同 何仙 布商 真生 王貨郎 女 人 三十八 千 千 千 千 千 千 千 千 千 九百 九 百 百 九百 九百 九百 九百 九百 九百

曹操塚 仇大娘 賈奉雉 席方平 瑞雲 阿纖 胭脂 素秋 長亭 三生 湘 三十九 二千零九二千零九 二千零六 一千零八 一千零三 一千零二 一千零七 一千零二 一千零五 千九百

卷十 馮木匠 葛 巾 五通 書癡 黄英 恆娘 申氏 齊天大聖 珊 飛相公 瑚 ……二千二百 一千二百 **平平平平平平** 百百

百百

百

百

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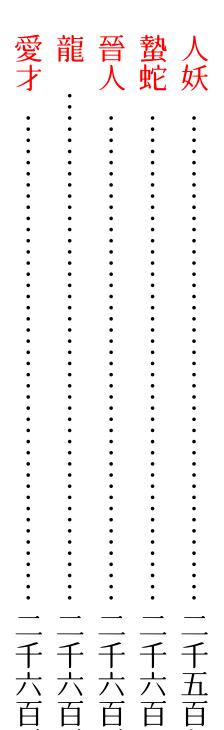
百

陳云犧 拆樓人 王者 白秋練 晩霞 青蛙神 某甲 大蠍 衢州三怪 札吏 四十一 ……二千二百 二千二百 二千二百 一千二百 一千二百

卷十二 …… 曾友於 毛大福 蠍客 苗生 乩仙 車夫 杜小雷 二班 嘉平公子 四十四四 ……二千四百 千 一千四百 一千四百 一千四百 一千四百 一千四百 一千四百 千 一千四百 一千三百 · 四 百 四百

寄生附 薛慰娘 王桂庵 田子成 古瓶 鴞鳥 青城婦 老龍船戶 元少先生 缸 四十五 一千四百 一千四百 一千 一千 千 千 千 千 千 应 百 应百 应百 四百 四百

公孫夏 褚遂良 土化兔 韓方 姬生 鳥使 劉全 果報 桓侯 紉針 四十六 二千五百 二千五百 二千五百 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 一千四百



## 、一、考城隍

予姊丈之祖宋公,

諱燾,邑廩生。<br />
一日病臥,見吏人持牒

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病乘馬從去,路甚生疏,至一城郭, 牽白顛馬來,云:「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 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 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廨,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 公便與連肩。幾上各有筆札。俄題紙飛下,視之有八字, 惟關壯繆可識。簷下設幾、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 呈殿上。公文中有 都不知何

**云:「有心為善,** 

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諸神傳

躊躇間 母壽籍。 無人, 謂公:「應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 悟, 頓首泣曰:「辱膺寵命, 請得終其天年, 關帝曰:「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 有長須吏捧冊翻閱一過,白: 諭 曰:「河南缺 惟聽錄用。」上一 何敢多辭 城隍 ? 但老母七旬, 一帝王像者, 「有陽算九年。 君稱其職。」 瓜代可也。」 及期當復相 即 命。

五十

公既騎,

別而去,

及抵裏,

豁若夢寤。

時卒已三日,

母

中呻吟,

扶出,

半日始能語。

問之長山

果有張生於是日

春常在,

無燭無燈夜自明」之句。

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

召。

一又勉勵秀才數語。

二公稽首並下。秀才握手,送諸

都忘其詞,

中有「有花有酒

而行。 死矣。 自記小傳, 居城中西門裡, 後九年, 相共驚疑, 惜亂後無存, 忽見公鏤膺朱幀, 母果卒,營葬既畢, 不知其為神, 此其略耳。 奔詢鄉中, 興馬甚眾**。** 浣濯入室而沒。 則已歿矣。 登其堂, 拜

若有所得。 譚晉玄, 邑諸生也。 篤信導引之術 寒暑不輟。 行之數月,

、二、耳中人

復聞;合眸定息, 一日方趺坐, 聞耳中小語如蠅 曰:「可以見矣。」 自是每 開 目即

輒聞。 因俟其再言, 當應以覘之。 一日又言。 乃微應曰: 「可 又聞如故。 五十一 謂是丹將成,竊喜。

許, 其變。 以見矣。」俄覺耳中習習然似有物出。 貌獰惡, 忽有鄰人假物, 如夜叉狀, 扣 門 而 旋轉地上。心竊異之, 呼。 小人聞之, 微睨之, 意甚張皇, 小人長三 姑凝神以觀

屋而轉,

如鼠失窟。

譚覺神魂俱失, 始漸愈。 復不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顛疾 號叫不休

一、三、尸變

行商。 陽信某翁者,邑之蔡店人。 有車夫數人, 往來負販 五十二 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設臨路店宿 輒寓其家。

了。 客尚朦朧, 則復室中有連榻。四客奔波頗困,甫就枕, 無復之,堅請容納。翁沉吟,思得一所,似恐不當客意。 人其廬,燈昏案上。案後有搭帳,衣紙衾覆逝者。又觀寢所 尸室中, 言:「但求一席廈宇,更不敢有所擇。」 時翁有子婦新死, 女尸已揭衾起。 即聞紙衾聲。 近榻前,遍吹臥客者三。客大懼, 閉息忍咽以聽之。未幾女果來,吹之如諸客。 子出購材木未歸。翁以靈所室寂,遂穿衢導客往。 忽聞床上察察有聲,急開目, 四人偕來, 出首微窺, 俄而下, 漸入臥室。 望門投止,則翁家客宿邸滿。四人 見殭臥猶初矣。 面淡金色, 則靈前燈火照視甚 恐將及己, 鼻息漸粗。 客懼甚, 惟

號, 邑城路極力竄去。至東郊, 覺女復來, 將逐客。 **窘益甚。** 乃從被底漸漸出手得褲,遽就著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 衣以竄。 聲 彼左則右之。尸益怒。 道人訝其非常, 村中人無有警者。欲叩主人之門, 陰以足踏諸客。 才起振衣,而察察之聲又作。客懼復伏, 門外有白楊, 比其離幃,而客已拔關出矣。 連續吹數數始去。少間聞靈床作響, 又不即 圍四五 而諸客絕無少動。 納。 然各濅倦矣。 瞥見蘭若, 旋踵尸已 因以樹自障。 聞木魚聲,乃急撾 又恐遲為所及,遂望 尸馳從之。客且奔且 至, 顧念無計,不如 尸頓立, 去身盈尺, 知其復臥。 縮首衾中 客汗促氣 彼右則左

逆, 不得, 樹 抱樹而殭 間。 尸暴起, 伸兩臂隔樹探撲之。客驚僕。尸捉之

狀對。 道 下絲絲有動氣。負入, 竊聽良久, 無聲, 終夜始蘇。飲以湯水而問之,客具以 始漸出, 見客臥地上。 果見殭女,大 燭之死, 心

告之故, 穴,如鑿孔然。遣役探翁家,則以尸亡客斃,紛紛正嘩。役則左右四指並卷如鉤,入木沒甲。又數人力拔乃得下。視指 駭。 報邑宰,宰親詣質驗,使人拔女手,牢不可開。審諦之, 。時晨鐘已盡,曉色迷蒙,道人覘樹上, 此情何以信鄉里?」宰與之牒,齎送以歸 翁乃從往, 舁尸歸**。** 客泣告宰曰:「身四人出,

、四、噴水

起,穴窗窺視,見一老嫗,短身駝背,白發如帚, 萊陽宋玉叔先生為部曹時, 人宿廳-二尺許;周院環走,竦急作鵷行,且噴水出不窮。 太夫人亦驚起, 上,聞院內撲撲有聲, 兩婢扶窗下聚觀之。嫗忽逼窗,直噴欞內, 所僦第甚荒落。一夜二 如縫工之噴水者。太夫人促婢 婢愕返白 婢奉太夫 冠一髻長

婢駢死一室, 東曦既上,家人畢集, 一婢膈下猶溫, 叩門不應,方駭。 扶灌之,移時而醒, **撬**扉入,見一主二 乃述所見。

先生至,哀憤欲死。

細窮沒處,

掘深三尺餘,

漸暴白發。又

五十六

窗紙破裂,三人俱僕,而家人不之知也。

掘之, 皮內盡 清水。 得 尸如所見狀 面 肥 腫 如 生 令擊之, 骨肉皆 爛

長安士 輒輕薄尾綴之。 方棟 頗有才名 而 佻脫不 持儀節 每陌

Ŧį.

瞳

人語

清 段以從。 明前 內 偶步郊郭。 婢乘小駟, 見 容光絕美。 小 車 朱茀 稍稍近覘之, 繡 幰 青衣 数輩 見 車 幔

奪, 洞 開 瞻戀弗舍, 「為我垂簾下。 內坐二八女郎, 或先或後, 何處 五十七 風狂兒郎 **妝艷麗**, 從 馳數里。 尤生平所未睹。 頻來窺瞻!」婢乃下簾 忽聞女郎呼婢近車 目炫

側

神

教秀才胡覷!」言已, 顧生 关蓉城七郎子新 掬轍土揚生。 婦歸寧, 非同田舍娘子, 放

怒

欲絕, 不快, 得止;翳漸大,數日厚如錢; 生 初猶煩躁, 瞇目不可開。才一拭視 頗思自懺悔。 倩人啟瞼撥視, 久漸自安。 旦晚無事,惟趺坐捻珠。 聞《光明經》能解厄,持 則睛上生小翳, 經宿益劇, 而車馬已渺。 右睛起旋螺。百藥無效, 鷩 疑而返,覺 卷浼人教誦。 持之一年, 淚 簌 簌 懊悶

物出, 忽聞左目中小語如蠅, :「可同小遨游 離孔而去。 久之乃返,復自鼻入眶中**。** 出此悶氣。」漸覺兩鼻中蠕蠕作癢, 曰:「黑漆似,叵耐殺人」」右目中 五十八 。又言曰:「許

似

應

萬緣俱淨。

視 豆, 使憔悴死?妻詰其所自知。 時不窺園亭, 往甚非所便,不如自啟門。」右應曰:「我壁子厚,大不易。」 如蜂蟻之投穴者。 才如劈椒。 左曰:「我試闢, 大異之。靜匿房中以俟之,見有小人,自生鼻內出,大不及 日常自灌 豁見幾物。 營營然竟出門去。漸遠遂迷所在。俄連臂歸, 溉, 越一 自失明,久置不問。忽聞此言,遽問妻蘭花何 珍珠蘭遽枯瘠死!」生素喜香蘭, 一宿, 喜告妻, 妻審之, 得與爾俱。」遂覺左眶內隱似抓裂。少頃開 如此二三日。又聞左言曰:「隧道迂, 幛盡消;細視, 因告之故。妻趨驗之, 花果槁矣, 則脂膜破小竅, 竟重瞳也。 園中多種植 但右目旋螺 黑睛熒熒、 飛上面

異 史氏曰: 「鄉有士人, 偕二友於途, 遙見少婦控驢出其前 殊更了了

0

由是益自檢束,

鄉中稱盛德焉。

如

故。

乃知兩瞳人合居

眶

矣。

生雖一目眇,

而較之雙目者

追及, 評騭殊褻。士人忸怩,吃吃而言曰:『此長男婦也。』各隱笑 戲 而吟曰: 乃其子婦, 心赧氣喪, 默不復語。 友偽為不知也者, 『有美人兮』] 顧二友曰:『驅之』] 一相與笑騁,

而罷。

輕薄者往往自侮,良可笑也。至於瞇目失明,

又鬼:

芙蓉城主不知何神,豈菩薩現身耶?然小郎君生

之慘報矣。

鬼神雖惡,

亦何嘗不許人自新哉!

壁上。 前 喜。 **髫兒囅然竟去,履即從之,** 目久,一 天女, 遽擁之亦不甚拒, 者甚眾, 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客都中, 殿中塑志公像, 女回首, 不覺神搖意奪, 恍然凝思; 身忽飄飄如駕雲霧, 敞 見殿閣重重, 非復人世。 內一垂髫者,拈花微笑, 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其裾。 ,惟一老僧掛褡其中。見客入, 搖手中花遙遙作招狀, 乃趨之。舍內寂無人, 遂與狎好。 兩壁畫繪精妙,人物如生。東壁畫散花 過曲欄, 既而閉戶去,囑勿咳。夜乃復 偶涉一 櫻唇欲動,眼波將流。 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繞視 入一小舍, 蘭若, 肅 衣出迓,導與隨 殿宇禪舍, 朱次且不敢 回顧, 則 垂 到 俱

也。 含羞 小郎已 群笑而去。生視女, 不語。 四顧無人,漸入猥褻, 許大, 此二日, 女 尚發蓬蓬學處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 女伴共覺之, 髻雲高簇, 「妹妹姊姊, **蘭麝熏心,樂方未艾。** 共搜得生, 鬟鳳低垂, 吾等勿久住, ,比垂髫時尤艷絕 戲謂女曰:「腹 恐人不歡。

忽聞吉莫靴鏗鏗甚厲, **縲鎖鏘然**, 旋有紛囂騰辨之聲。女驚

罛

起, 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貽伊戚。」又同聲言:「無。」使者 女環繞之。 **反身鶚顧,似將搜匿。女大懼** 與朱竊窺, 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 則見一 金甲使者, ,面如死灰, 黑面如 漆 張皇謂朱曰: **綰鎖挈槌** 使者曰:「如

急匿榻下。」乃啟壁上小扉,

朱伏不敢少息。

俄

來語論 可忍 靴 聲至房內, 者。 惟靜聽以待女歸 朱局蹐既久, 未幾煩喧漸遠, 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 耳際蟬鳴, 心 |稍安;然戶外輒有 目中火出, 景狀殆不

時孟龍潭在殿中, 說法去矣。」問 「何處?」 轉瞬不見朱, 「不遠。」少時以指彈壁 疑以問僧。 僧笑曰: 傾 言

<u>,</u> 叩聲如雷 灰心木立, 若有聽察。 「朱檀越!何久游不歸?」 朱驚拜老僧 故出房窺聽也。 目瞪足軟。 僧又呼曰: 而問其故。 六十三 孟大駭,從容問之。蓋方伏榻 「游侶久待矣!」遂飄忽自壁 共視拈花人, 旋見壁間畫有朱像, 僧笑曰: 幻由人生, 螺髻翹然

何能 解! 朱氣結而不揚 孟心駭嘆而無主。 即起 歷階

出。

異史氏曰:「『幻由人生』,

此言類有道者。

有淫心,

是

生

也。 褻境;人有褻心, 人心所自動耳。 老婆心切, 是生怖境。 惜不聞其言下大悟, 菩薩點化愚蒙, 千幻並作, 披發入山

山魈

清爽可坐。 孫太白嘗言 啟齋門, 乃拂榻陳臥具, 則案上塵生, 其曾祖肄業於南山柳溝寺。 六十四 窗間絲滿, 扁扉就枕, 命僕糞除, 月色已滿窗矣。 麥秋旋里,

至晚始覺

輾轉

經旬始

返

齊。 未定, 移 **遽拔而所之,** 疏疏長三寸許, 又念咫尺之地勢無所逃, 而 寢 門 闢 矣。 面似老瓜皮色, 注念間 聲已入屋。 新 俱寂。 中腹, 忽視之, 風 舌動喉鳴, 聲漸 又有靴聲鏗鏗然, 忽聞風聲隆隆, 作石缶聲。 目光睒閃,繞室四顧, 近 大鬼鞠躬塞入,突立榻前,殆與梁 足属 不如因而刺之。 呵喇之聲, 俄而房門 鬼大怒, Щ 門豁然作響, 漸傍寢門。 響連四壁, 伸 闢矣。大 乃陰抽枕下 張巨口如盆, 巨爪攫公。公少 心始怖。 (疑之, 竊謂寺 公懼極。 佩 俄

縮

鬼攫得衾捽之,

忿忿而去。

公隨衾墮,

伏地號呼。

登床,始言其故。 家人持火奔集, 見有爪痕如箕, 則門閉如故, 五指著處皆穿。 其驗之, 則衾夾於寢門之隙。 排窗入,見公狀, 大駭。 啟扉檢照 扶曳

既明, 不敢復留, 負笈而歸。 後問僧人,無復他異。

咬鬼

沈麟生云:其友某翁者, 以白布裹首, **綾服麻裙**, 夏月晝寢, 向內室去, 朦朧間見一女子搴簾 疑鄰婦訪內人者。

年可三十餘, 又轉念,何遽以兇服入人家?正自皇惑,女子已出。細審之, 顏色黃腫,眉目蹙蹙然,神情可畏。又逡巡不

漸逼近榻。遂偽睡以觀其變。無何,

女子攝衣登床壓腹

眉額殆遍。覺喙冷如冰, 濕流枕畔。 沒於肉。女負痛身離, 至頤頰,當 足如痿也。急欲號救,而苦不能聲。女子以喙嗅翁面 覺如百鈞重。 即因而嚙之。未幾果及頤。翁乘勢力齕其顴, 相持正苦, 心雖了了,而舉其手, 且掙且啼。翁齕益力。但覺血液交頤, 庭外忽聞夫人聲, 氣寒透骨。翁窘急中思得計:待嗅 急呼有鬼,一緩頰 手如縛; 舉其足 顴鼻

而女子已飄忽遁去。

翁乃大吐。 焉。 夫人奔入,無所見,笑其魘夢之誣。翁述其異,且言有血證 相與檢視,如屋漏之水流浹枕席。伏而嗅之,腥臭異常 過數日, 口中尚有餘臭云。

一、九、捉狐

孫翁者, 言次, 之, 帶之兩端笑曰:「聞汝善化,今注目在此, 逡巡附體, 命夫人急殺之。夫人張皇四顧, 則又鼓其腹粗於碗,堅不可下!力稍懈,又縮之。翁恐其脫 物大如貓 握其項。物鳴急莫能脫。 物忽縮其腹細如管,幾脫去。翁乃大愕,急力縛之, 餘姻家清服之伯父也, 遂覺身搖搖如駕雲霧。 著足足痿, 著股股軟。 甫及腹, 翁驟起, 黃毛而碧嘴,自足邊來**。** 翁亟呼夫人以帶系其腰, 乃執 不知刀之所在, 素有膽。一日晝臥, 竊意無乃魘狐耶?微窺之, 蠕蠕伏行,如恐翁寤。 看作如何化法。」 翁左顧示以 按而捉 仿佛,

比回首則帶在手如環然,

物已渺矣。

亦奔。 遑他計, 急舉首, 曝麥於場,忽聞空際有聲。翁駭曰:「鬼物來矣!」乃奔, 遂枕戈露臥。 盜稼者,因命佃人乘月輦運登場,俟其裝載歸,而自留邏守。 而歸。迎佃人於途,告以所見,且戒勿往。 長山安翁者, 移時復聚, 則一 踴身暴起狠刺之。鬼鳴如雷而逝。 一大鬼高丈餘,赤發盨須,去身已近。大怖,不 目稍瞑,忽聞有人踐蕎根咋咋作響。心疑暴客, 性喜操農功。 翁命多設弓弩以俟之。 秋間蕎熟, 刈堆隴畔。 異日果復來, 恐其復來, 荷戈 時近村有 數矢

物懼而遁。二三日竟不復來。

齊發,

數尺。 翁僕, 至家中, 麥既登倉,禾黠雜遝, **齕其額而去。** 共登視, 忽遙望駭日: 遂卒。後不復見。不知其為何怪也。 「鬼物至矣!」眾急覓弓矢,物已奔翁。 翁命收積為垛, 則去額骨如掌,昏不知人。負 而親登踐實之,高至

長山李公,大司寇之侄也。宅多妖異。嘗見廈有春凳, 肉

、十一、宅妖

軟, 倚白梃, 色, 甚修潤。<br />
李以故無此物,近撫按之,隨手而曲, 駭而卻走。 潔澤修長。近扶之,膩然而倒, 旋回視則四足移動, 漸入壁中。又見壁 委蛇入壁, , 殆 移時始 如 間

没。

頃, 榻上。 康熙十七年, 荷二小凳來,設堂中, 忽見小人長三寸許, 王生浚升設帳其家。日暮燈火初張, 宛如小兒輩用梁黠心所制者。 自外入。 略一盤旋, 即復去。 生著履

際, 頃之,二小人舁一 一女子率廝婢數人來, 布裹首。 以袖掩口, 一棺入,長四寸許,停置凳上。安厝未已, 率細小如前狀。女子衰衣,麻練束腰 嚶嚶而哭,聲類巨蠅。 生睥睨良久

起。

館中人聞聲異,

集堂中,

人物杳然矣。

毛發森立,

如箱被於體。因大呼,遽走,

顛床下,

搖戰莫能

七十

、十二、王六郎

許姓, 獲, 酒於地, 而許獨滿筐。 家淄之北郭, 祝云:「河中溺鬼得飲。」以為常。 業漁。 每夜攜酒河上, 飲且 他人漁, 漁 迄無所 飲 則 酹

終夜不獲一 夕方獨酌, 魚 有少年來徘徊其側。 意頗失。 少年起日:「請於下流為君驅之。」 讓之飲, 慨與同酌。 既而 網

叨佳醞, **遂飄然去。**少間復返曰: 而得數頭皆盈尺。喜極, 區區何足云報。 何言屢也?如肯永顧, 如不棄,要當以為常耳。」許曰:「方 申謝。欲歸,贈以魚不受,曰:「屢 「魚大至矣。」 誠所甚願, 果聞唼呷有聲。 但愧無以為情。」 舉

代者, 飲數杯, 勿戚 然親狎既久, 再, 魚獨勝於他人者, 明告:我實鬼也。 逾骨肉, 乃不倫。」遂與暢飲。 許貨魚益利, 沾酒。 也。 將往投生。 輒為許驅魚。 相見遽違, 然相別有日矣。」語甚淒楚。 「情好如吾兩人,言之或勿訝耶?今將別, 不復恐怖。 素嗜酒, 皆僕之暗驅以報酹奠耳。明日業滿,當有 相聚只今夕,故不能無感。」許初聞甚駭, 良足悲惻。 因問:「代者何人?」曰:「兄於河畔視 如是半載,忽告許曰:「拜識清揚, 晚至河干,少年已先在, 因亦欷歔, 沉醉溺死數年於此矣。前君之獲 相 然業滿劫脫, 見可呼王六郎。」 酌而言曰:「六郎飲 驚問之,欲言而止者 正宜相賀, 遂與歡飲。 別。 無妨

抛岸上, 明日敬伺河邊以覘其異。果有婦人抱嬰兒來,及河而墮。兒 亭午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是也。」聽村雞既唱 揚手擲足而啼。 婦沉浮者屢矣,忽淋淋攀岸以出: 灑涕而

其故。 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婦自出,疑其言不驗。 藉地少息,抱兒徑去。當婦溺時,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轉 暮,漁舊處,少年復至,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別矣。」 問 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耶?」許 曰:「女子已相代矣;僕憐其抱中兒,代弟一人遂殘

七十四

果達帝天。今授為招遠縣鄔鎮土地,來日赴任。

倘不忘故交

前一念惻隱

數日又來告別,許疑其復有代者,曰:「非也。

感嘆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

招遠。 慮。 罛 俄而丈夫抱子, 媳女窺門, 在 當 祗候已久。」許亦異之, 但 去數百里, 去心, 乃告日: 人神路隔 主人驚曰:「得無客姓為許?」許曰: 「得無客邑為淄?」曰:「然。 再三叮嚀而去。 問之居人,果有鄔鎮。 探, 遠踐曩約。 「數夜前夢神言:淄川許友當即來, 即有其地,恐土偶不可以共語。」許不聽, 即 不憚修阻, 又蒙夢示居人, 許歸 乃往祭於祠而祝曰: 許賀曰:「君正直為神, 雜沓而來, 將復如何?」少年曰:「但往 尋至其處, 即欲制裝東下, 何見知?」主人不答遽出。 感篆中懷。 ,息肩逆旅, 環如墻堵。 然。 「別君後, 妻笑曰:「 何見知?」又 可助一資斧。 甚慰人心。 愧無腆物, 許益驚 問祠所 寤寐 竟抵 此

數主。 遺盈橐。 尚當走送。」居數日, 能造福一 僅有卮酒 尺河山, 起座後, 十餘里。 謝曰:「遠勞顧問, 。許堅辭欲行。 蒼頭稚子, 旋轉移時始散。至夜夢少年來,衣冠楚楚, 甚愴於懷。 再拜曰: 如不棄, 無庸故人囑也。」風盤旋久之乃去。 居人薄有所贈, 畢集祖送。 眾乃折柬抱襆, 當如河上之飲。」祝畢焚錢紙。 「六郎珍重!勿勞遠涉。 ,喜淚交並。 許欲歸, 眾留殷懇, 村, 但任微職, 爭來致贐, 不終朝, 聊酬夙好。歸如有期 数有羊角 風起, 朝請暮邀, 君心仁愛, 不便會面, 村人亦嗟 大異平 俄見風 隨 咫

許 或言即章丘石坑莊。 歸 家稍裕,遂不復漁。後見招遠人問之, 未知孰是? 其靈應如響云。

貴介, 望。 異史氏曰:「置身青雲無忘貧賤, 交任肥秩,計投之必相周顧。竭力辦裝,奔涉千里,殊失所 哥哥至,貂帽解,傘蓋不張,馬化為驢, 瀉囊貨騎始得歸。 寧復識戴笠人哉?余鄉有林下者,家甚貧。 其族弟甚諧,作月令嘲之云: 『是月 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車 靴始收聲。』念 有童稚

此可為一笑。」

、偷桃

藩司, 童時赴郡試, 名 曰 「演春」。 值春節。 餘從友人戲矚。 舊例, 先一日各行商賈, 彩樓鼓吹赴

是日游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 不解其何官,但聞人語嚌嘈,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發童, 時方稚,

荷擔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湧,亦不聞其為何語, 何劇?」堂上相顧數語,吏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顛倒生 作笑聲。即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興, ,但視堂 問:「作

物。」吏以白官。小頃復下,命取桃子。

體重拙, 愈高,渺入雲中,手中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餘老憊: 端,望空中擲去;繩即懸立空際, 術 升乎?」曰:「有術在。」乃啟笥,出繩一 凋 之爛熟:春初雪積,人間何處可覓?惟王母園中四時常不 子曰:「父已諾之,又焉辭?」術人惆悵良久,乃曰:「我籌 **三冰未解,** 人應諾, 潮,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階 」子受繩有難色,怨曰:「阿翁亦大憒憒!如此一線之 欲我附之以登萬仞之高天, 不能行, 安所得桃?不取, 解衣覆笥上,故作怨狀,曰:「官長殊不了了! 得汝一往。」 又恐為南面者怒, 奈何!] 其 倘中道斷絕, 遂以繩授子,曰:「持此 若有物以掛之。未幾愈擲 團約數十丈, 骸骨何存矣! 理其

墜 其真偽。 而 竊得來,必有百金賞,當為兒娶一美婦。」子乃持索,盤 父又強鳴拍之,曰:「我已失口,追悔無及,煩兒一行。 一桃如碗大。術人喜,持獻公堂。堂上傳示良久,亦不知 上,手移足隨, 如蛛趁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 旋 倘

忽而繩落地上,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兒將焉 托!」移時一物墜,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

為監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紛墜,

八十

此兒,日從我南北游。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瘞

拾置笥中而闔之,曰:「老夫止

無復存者。術人大悲,

之。」乃升堂而跪,曰:「為桃故,殺吾子矣!如憐小人而 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官駭詫, ,各有賜金。

其術奇, 待?」忽 術人受而纏諸腰, 故至今猶記之。後聞白蓮教能為此術 蓬頭童首抵笥蓋而出, 乃扣笥而呼曰:「八八兒, 望北稽首, 則其子也。 不出謝賞將 意此其苗裔

耶 ?

十四、 種梨

有鄉人貨梨於市,

頗甘芳,

價騰貴。

有道士破巾絮衣丐於車

鄉人咄之亦不去,

前,

八十一

鄉人怒,

加以叱罵。道士曰:「一車

勸置 百 『劣者 一 頼 老衲 一枚令去, 止丐其一,於 鄉人執不肯。 居士亦無大損 何怒為?」 觀

坎上。 謝, 土 啖, 肆 倏而花, 者, 中 向市人索湯沃灌, 謂眾曰: 傭保者, 既有之何不自食?」曰: 盡 頃刻向盡。 萬目攢視 倏而實, 把核於手, 「出家人不解吝惜。 見喋聒不堪, 碩大芳馥, 見有勾萌出, 好事者於臨路店索得沸沈, 解肩上鑱, 乃以鑱伐樹, 遂出錢市一枚付道士。 累累滿樹。 「我特需此核作種。」於是掬梨 漸大; 俄成樹, 我有佳梨, 坎地深數寸納之, 丁丁良久方斷。 道士乃即樹頭摘 請出供客。」 枝葉扶蘇; 道士接浸 道 而覆 帶葉荷

肩頭,

從容徐步而去。

墻隅 士既去. 又細視車上一靶亡, 初道士作法時,鄉人亦雜立眾中, 則斷靶棄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 始顧車中, 是新鑿斷者。心大憤恨。急跡之,轉過 則梨已空矣,方悟適所俵散皆己物也。 引領注目, 竟忘其業。道

異史氏曰:「鄉人憒憒,憨狀可掬, 其見笑於市人有以哉。 每 見鄉中稱素豐者,良朋乞米, 則怫然,且計曰:『是數日之

。一市粲然。

資也。』或勸濟一危難,飯一煢獨, 人五人之食也。』甚而父子兄弟,較盡錙銖。及至淫博迷 則頃囊不吝;刀鋸臨頸, 則贖命不遑。諸如此類,正 則又忿然,又計曰:『此

八十三

勝道,

蠢爾鄉人,又何足怪。」

、十五、勞山道士

俱與稽首,遂留觀中。 神光爽邁。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 情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門人甚眾,薄暮畢集, 游。登一頂,有觀宇甚幽。 叩而與語 理甚玄妙。請師之,道士曰:「恐嬌 一道士坐蒲團上,素發垂領, 聞勞山多仙人,負笈往

手足重繭,不堪其苦,陰有歸志。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 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一斧,使隨眾採樵。王謹受教。過月餘 日已暮,尚無燈燭。 師乃剪紙如鏡粘壁間,俄頃月明輝室,

光鑒毫芒。諸門人環聽奔走。一客曰:「良宵勝樂,不可不

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還乎!而幽我於廣寒乎!」 其 聲清越, 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秀項, 往復挹注, 坐月中飲, 乃爾寂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光 已復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樂,然不勝酒· 」乃於案上取酒壺分賚諸徒, **壺酒何能遍給?遂各覓盎盂,** 其餞我於月宮可乎?」 三人移席, 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幾上肴核尚存;壁上月,紙 烈如簫管。歌畢, 盤旋而起, 須眉畢見, 竟不少減。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賜月明之照 如影之在鏡中。 競飲先釂, 囑盡醉。 漸入月中。 眾視三人, 躍登幾上,驚顧之間. 移時月漸暗, 翩翩作「霓裳 王自思:七八 惟恐樽盡,而

早寢,勿誤樵蘇。」眾諾而退。王竊欣慕,歸念遂息。 圓如鏡而已。道士問眾:「飲足乎?」曰:「足矣。」「足,

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略授小技,此來為不負未諳此苦。」道士笑曰:「吾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當 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縱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習、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一本。心不能待,辭 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閱兩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在家,

果從容入,及墻而阻。

咒畢,呼曰:「入之!」王面墻不敢入。又曰:「試入之。」王

道士曰:「俯首輒入,勿逡巡!」 王果

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一訣,令自也。」道士問:「何術之求?」王曰:「每見師行處,墻壁所

抵家, 横行而無礙。』初試未嘗不小效,遂謂天下之大, 宣威逞暴之術, 復不少。今有傖父,喜痰毒而畏藥石,遂有舐吮癰痔者, 起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漸忿,罵老道士之無良而已。 墻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驀然而踣。妻扶視之,額上墳 史氏曰:「聞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為王生者正 去墙數步奔而入, ,入謝。道士曰:「歸宜潔持,否則不驗。 自翻遇仙, 勢不至觸硬壁而顛蹶不止也。」 以迎其旨,紿之曰:『執此術也以往, 及 墙, 堅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效其作為, 虚若無物 回視, 」遂助資斧遣歸。 果在墻外矣。大 可以

漸蘇。 請會計。 率十餘騎按鷹獵兔。 思少步。 以脫粟則食, 粉白黛綠者, 以為妄, 長清僧道行高潔, 已 圓 寂矣。 廝僕環問之, 共提耳悟之。 僧亦不自申解, 眾皆喜。 公子托以病倦, 僧不自知死, 紛集顧問。大駭曰:「我僧也, 酒肉則拒。 年七十餘猶健。 既出少定, 張目! 馬逸, 夜獨宿, 不受妻妾奉。 曰:「胡至此」 悉謝絕之。 魂飄去至河南界。 墜斃。僧魂適值, 即有諸僕紛來, 日顛僕不起, 惟問:「山東長清縣知 但閉目不復有言。 眾扶歸**。** 胡至此!」家人 河南有故紳 錢簿穀籍, 數日後, 入 門, 寺僧奔救 餉 則

共答:「知之。」曰:「我鬱無聊賴 :「新瘳, 未應遠涉。」不聽, 翼日遂發。 往游矚

客至, 化。 抵長清, 問墓所, 伏謁甚恭。 ,視風物如昨。 群導以往, 乃問:「老僧焉往?」答云:「吾師曩已物 無煩問途,竟至蘭若。弟子數人見貴 則三尺孤墳,荒草猶未合也。

手澤宜恪守, 僧不知何意。 勿俾損壞。眾唯唯。乃行。 既而戒馬欲歸, 囑曰:「汝師戒行之僧, 所遺

既歸, 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為,悉符。眾乃信, 謂弟子曰:「我即汝師。」眾疑其謬, 灰心木坐,了不勾當家務。居數月, 出門自遁, 居以故榻, 相視而笑。

後公子家屢以輿馬來哀請之, 略不顧瞻。又年餘. 八十九

道其八十餘年事。 友 人或至其鄉, 人遣紀 綱至, 多所饋遺,金帛皆卻之,惟受布袍 敬造之。 見其人默然誠篤, 年僅三十 襲而已。 而 輒

於僧,一 異史氏曰:「人死則魂散, 絕人以逃世也。 不異之乎其再生, 若眼睛 而異之乎其入紛華靡麗之 閃 其千里而不散者, 而蘭麝熏心, 有求死而不得者 性定故耳。 鄉 丽 能 餘

況僧乎哉!

大青, 東郡某甲, 小日二青。二青額有赤點 蛇人 以弄蛇為業。嘗蓄馴蛇二,皆青色, 九十 **尤靈馴** 

盤旋無不如意。

其大者呼之

遂行。出門數武,聞叢薪錯楚中窸窣作響,停趾愕顧,復返;以此故冀其自至。坐伺之,日既高,亦已絕望,呼,迄無影兆。然每至豐林茂草,輒縱之去,俾得自適 俱入笥中**。** 餌飼之,兼飼小蛇。小蛇雖不去,然瑟縮不敢食。二青含哺 青來也。大喜, 小蛇從焉。 夜寄宿山寺。 之,宛似主人之讓客者。蛇人又飼之, 人愛之異於他蛇 炫技四方, 荷去教之旋折, 撫之曰:「我以汝為逝矣。 既明啟笥,二青亦渺, 如獲拱璧。息肩路隅, 期年大青死,思補其缺 獲利無算 輒中規矩, 蛇人悵恨欲死。冥搜亟 與二青無少異,因名 乃食。食已,隨二青 小侶而所薦耶?」出 蛇亦頓止。視其後, **俾得自適**, 未暇遑也。 則二 怏

筵。 佳者, 乃去。蛇人目送之。已而復返,揮之不去,以首觸笥,小青筵。從此隱身大谷,必且為神龍,笥中何可以久居也?」蛇 頃之復來, 小青不還,俄而踽踽獨來,竟入笥臥。由此隨在物色,小青徑出,因與交首吐舌,似相告語。已而委蛇並去。 遂決去之。 在中亦震震而動。蛇人悟曰:「得毋欲別小青也?」乃發笥, ·馴,故未遽棄。又二三年,長三尺餘,臥記蛇人之弄蛇也,止以二尺為率,大則過重, 而小青亦漸大不可弄。後得一頭亦頗馴, 而小青粗於兒臂矣。 蜿蜒笥外。蛇人揮曰:「去之!世無百年不散之 一日至淄邑東山間,飼以美餌, 祝而縱之。既去 臥則笥為之滿 輒更易。緣

開。 蛇頓止。昂首久之,縱身繞蛇人如昔弄狀, 視其首,朱點儼然,始悟為二青。下擔呼曰:「二青,二青!] 漸出逐人, 勿擾行人,以犯天譴。」二蛇垂頭, 蛇暴出如風, 但軀巨重,不勝其繞,僕地呼禱,乃釋之。又以首觸笥, 人悟其意, 蛇人乃祝小青曰:「我久欲與汝別,今有伴矣。」謂二青 「原君引之來,可還引之去。更囑一言:深山不乏食飲. 因而行旅相戒, 開笥出小青。二蛇相見,交纏如飴糖狀,久之始 蛇人大怖而奔。蛇逐益急, 樵人多見之。 又數年, 罔敢出其途。 似相領受。 回顧已將及矣。 長數尺, 一日蛇人經其處, 覺其意殊不惡, **遽起**,大者 圍如

前 異史氏曰:「蛇, 此後行人如常, 小者後, 過處林木為之中分。蛇人佇立望之,不見乃去。 ,不知二蛇何往也。 蠢然一物耳, 乃戀戀有故人之意, 其從

恩之主, 諫也如轉圜。 且怒而仇焉者,不且出斯蛇下哉。 轉思下井復投石焉;又不然則藥石相投, 獨怪儼然而人也者,以十年把臂之交, 悍然不 數世蒙

一、十八、斫蟒

胡田村胡姓者,兄弟採樵 弟初駭欲奔, 見兄被噬 深入幽谷。 遂怒出樵斧斫蟒首。 遇巨蟒. 兄在前為 首傷 而

不已。然頭雖已沒,

幸肩際不能下。弟急極無計,

乃兩手持

所

至今面目皆瘢痕, 奄將氣盡。肩負以行,途中凡十餘息始至家。醫養半年方愈。 兄足力與蟒爭,竟曳兄出。 ?!或言:「蟒不為害,乃德義所感。」信然! 鼻耳惟孔存焉。 。蟒亦負痛去。視兄, 噫 ! 農人中乃有悌弟如此 則鼻耳俱化

為常。 州賈某客於外, 一日夫婦, 與妻共臥。犬突入, 恆經歲不歸。 家蓄一 登榻嚙賈人竟死。 白犬, 妻引與交,

後

、十九、犬奸

詞。 里舍稍聞之,共為不平,鳴於官。官械婦,婦不肯伏,收之。 命縛犬來,始取婦出。 使兩役解部院, ' 犬忽見婦,直前碎衣作交狀。婦始 解人而一解犬。有欲觀其合者,

九十五

後人犬俱寸磔以死。嗚呼!天地之大,真無所不有矣。然人 面而獸交者, **路役** ,役乃牽聚令交。所止處觀者常百人,役以此網利焉。 獨一婦也乎哉?

異史氏為之判曰:「會於濮上,古所交譏;約於桑中,人且 不齒。乃某者, 不堪雌守之苦。浪思茍合之歡。夜叉伏床, 亂搖

股而脫穎;留情結於鏃項,甫飲羽而生根。忽思異類之交, 續貂之尾;溫柔鄉里,頻款曳象之腰。銳錐處於皮囊,一縱 竟是家中牝獸; 女擬以剮;至於犬奸殺陽世遂無其刑。人不良則罰人作犬, |屬匪夷之想。 非獸而實獸,奸穢淫腥,肉不食於豺虎。嗚呼!人奸殺則 捷卿入竇,遂為被底情郎。雲雨臺前 龍吠奸而為奸, 妒殘兇殺, 九十六 律難治以蕭曹;

羅 至於犬不良陰曹應窮於法。 宜支解以追魂魄 請押赴以問閻

一、二十、雹神

王公筠倉蒞任楚中, 大師刺, 人駕小艇來, 誠意而往。 「聞騶從將臨 使舟中人為通。公見之, 貌修偉, 擬登龍虎山謁天師。 先遣負弩。」公訝其預知 及湖 甫登舟, 懷中 益 即

侍其側。 之識耶?」 公問之。 天師治具相款。其服役者,衣冠須鬣多不類常人, 少間向天師細語, 曰:「此即世所傳雹神李左車也。」公愕 九十七 天師謂公曰:「此先生同鄉, 前使者亦

雷霆耶!」天師曰:「適戒之,所以遲遲,不然平地一聲, 俄延逾刻, 處?」曰:「章丘。」公以接壤關切, 然改容。 逝去矣。」公別歸,志其月日, 客在坐,文去勿武。」神出至庭中,忽足下生煙,氤氲匝地。 久,乃顧而囑曰:「其多降山谷,勿傷禾稼可也**。**」又囑:「貴 上帝玉敕,雹有額數, 聲,向北飛去, 、 天師 極力騰起,才高於庭樹;又起,高於樓閣。 日:「適言奉旨雨雹, 屋宇震動, 何能相徇?」公哀不已。天師垂思良 筵器擺簸。 遣人問章丘。是日果大雨雹: 離席乞免。天師曰:「此 故告辭耳。」公問: 公駭曰:「去乃作 霹靂

**溝渠皆滿,** 

而田中僅數枚焉。

、二十一、狐嫁女

當捉證耳。」 醵為筵。」公躍起曰:「是亦何難!」 攜一席往。 眾送諸門, 無敢入者。會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 歷 遂入,見長莎蔽徑, 宇連亙。常見怪異, 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見,當急號。」公笑云:「有鬼狐 |城殷天官,少貧, 以故廢無居人。久之蓬蒿漸滿,白晝亦 蒿艾如麻。 有膽略。邑有故家之第, 時值上弦,幸月色昏黃, 廣數十畝

西望月明,

惟銜山一

九十九

戶可辨。

摩娑數進,

始抵後樓。登月臺,光潔可愛,遂止焉。

線耳。坐良久,更無少異,竊笑傳言之

聲籍籍 以賀。」 觸貴 卻退。 公醒 識。 移時往來者益眾。 但辦吾事 |光寵。」公喜,應之。 年可四十餘。翁曰:「此拙荊。」公揖之。 俄一 而 地枕石, 乃出跪而言曰:「小人有箕帚女,今夜於歸。 語後人曰 翁 望勿深罪。」公起, F 一老翁上, 曰:「貴人光臨 相公倜儻, 假寐睨之, 見 臥看牛女。 :「有生人在。」 樓上燈輝如晝。公稍稍轉側作嚏咳。 就公諦視, 或不叱怪。」 視樓中, 壓除兇煞, 曳之曰:「不知今夕嘉禮, 青衣人挑蓮燈 更向盡 下問:「誰也?」答云:「 乃相率入樓, 陳設綺麗 「此殷尚書, 幸矣。 恍惚欲寐。 猝見公, 即煩陪坐, 遂有婦-俄聞笙樂聒 其睡已 樓門 不意有 」盡闢。 翁 慚 耐。 聞 無

百

酒數行, 起, 為禮。 翁命向上拜。 既而酌以金爵, 紗 乃即席。 爵 郎告行, 偽醉隱幾, 搴韓促之。 **有奔而上者,** 少年! 冥搜不得。 翁喚女奴請小姐來。女奴諾而入,良久不出。翁自 導新郎入。 少間粉黛雲從, 笙樂暴作, 目公。公若為儐, 起, 大容數斗。公思此物可以持驗同人,陰內袖 類然而寢**。** 俄婢娼輩擁新人出, 即坐母側。微目之, 或竊議臥客。 曰:「至矣!」 年可十七八, 紛紛下樓而去。 酒胾霧霈, 曰:「相公醉矣。」居無何, 執半主禮。次翁婿交拜, 翁急戒勿語 翁趨迎, 豐採韶秀。 環佩璆然, 玉 翠鳳明璫, 已而主人斂酒具, 碗金甌,光映幾案。 公亦立俟。 翁命先與貴客 惟恐公聞 容華絕世。 **麝蘭散馥。** 少間籠

百零

至。 先候, 後公舉進士, 視 共思此物非寒士所有, 東方既白, 內外俱寂。 有細奴掩口與主人語, 主人有怒色。 疑其夜出而早入者。公出爵示之。眾駭問,公以狀告。 任肥丘。 乃從容出。 公始起。 有世家朱姓宴公, 乃信之。 探袖 暗無燈火, 中 金爵猶在。 惟脂香酒氣, 命取巨觥,久之不 俄奉金爵勸客飲。 及門, 充溢四堵 則諸

諦視之,款式雕文,與狐物更無殊別。大疑,

問所從制。

此世傳物,什

云:「爵凡八隻,大人為京卿時,覓良工監制。

緣明府辱臨,

適取諸箱簏,

僅存其七,

疑家人所竊

百零二

而十年塵封如故,殊不可解。」公笑曰:「金杯羽化矣。

頗近似之,當以奉贈。」終

也。 來, 公為歷陳顛末。 始知千里之物, 狐能攝致 而不敢終留 筵歸署,

揀爵持送之。主人審視

駭絕 。

親詣謝公,

詰

所

孔生雪笠, 聖裔也。 為人蘊藉, 有執友令天臺, 寄 菡

嬌娜

錄。 口寡, 招之。生往, 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 移而鄉居, 令適卒, 宅遂曠焉。 落拓不得歸, 先生故公子, 以大訟蕭條, 寓菩陀寺, 傭為寺僧

見生, 日大雪崩騰, 趨與為禮, 寂無行旅。 略致慰問 偶過其門, 即屈降臨。 一少年出, 生愛悅之, 豐採甚都。 慨然從

百零三

之, 居單第, 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曹丘者? 「倘不以駑駘見斥, 屋宇都不甚廣 以為第主, 日《瑯嬛瑣記》。 處處悉懸錦 即亦不審官閥。 願拜門墻。」生喜,不敢當師 翻閱 幕 過, 壁上多古人書畫 少年細詰行蹤, 皆目所未睹 意 案 年 憐

僮入白:「太翁來**。**」生驚起**。** 昧 頓。」生始知非單。當晚談笑甚歡, 是以久曠。 爽, 即有僮子熾炭火於室。 僕,皇甫氏, 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 少年先起入內, 一叟入,鬢發皤然, 即留共榻。 |尚擁被坐。 向生殷謝

友

便問:「宅何久錮?」答曰:「此為單府,曩以公子鄉居,

百零四

「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學塗鴉,

勿以友故

哀烈", 頃一 未 ? 更酌 起共讀。 射 古文詞, 行輩視之也。」已, 盤櫛已, 婢入, 飲, 節拍 寢, 酒數行, 「今夕盡歡, 公子最慧, 並無時藝。 曰:「此婢乃為老父所豢養。 紅妝艷艷。 乃呼酒薦饌。 每飲必招香奴。 可暗喚香奴來。」 類夙聞。 叟興辭曳杖而去。 乃進錦衣 過 問之, 明日便不許矣。」 自成詠, 公子命彈湘妃, 又命以巨觴行酒, 」 僮去, 笑云:「僕不求進取也。」 一夕酒 二三月後, 餐訖, 酣氣熱, 先以繡囊將琵琶至。 兄曠邈無家 婢以牙撥勾動, 呼僮曰:「視太公寢 公子呈課業, 襪 更始罷。 命筆警絕。 知何名 事 抵暮, 激 類皆

百零五

安之。 君願亦易足也。」居半載,生欲翱翔郊郭, 奴者。」公子笑曰:「君誠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為佳, ·籌久矣,行當為君謀一佳耦。」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 ,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游紛意念,故謝客耳。」生亦 至門,則雙扉外

時盛暑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腫起如桃,一夜如碗, 太翁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清恙,嬌 呻吟。公子朝夕省視, 眠食俱廢。 又數日創劇, 益絕食飲。 痛楚

百零六

白:「娜姑至,姨與松姑同來。」父子即趨入內。少間,引妹

遣人於外祖母處呼令歸。何久不至?」俄僮入

娜

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艷色,

來視生。

妹子能療之,

危, 於紙, 安患處, 胞也, 盡束在內, 之間 嚬呻頓忘 **貪近嬌姿,** 可治;但膚塊已凝, 覺芳氣勝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脈動矣。然癥 妹子好醫之。」女乃斂羞容,揄長袖, 把釧握刃, ,徐徐按下之。創突起寸許, 不惟不覺其苦, 不似前如碗闊矣。乃一手啟羅衿, 精神為之一 輕輕附根而割, , 且恐速竣割事, 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脫臂上金釧 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 紫血流溢,沾染床席。 ,高出釧外, 偎傍不久。未幾 就榻診視。 解佩 而根際余腫, 刃 薄

割斷腐肉

專

**團然如樹上削下之癭。** 

又呼水來,

為洗割處。

著肉上按令旋轉。

才一周,

覺熱火蒸騰;

1吐紅丸如彈大,

再 躍起走謝 咽 一周 習習作癢 :「愈矣! 沉痼若失。而懸想容輝,苦不自已。自是廢卷 ?;三周已, 趨步出 遍體清涼, 沁入骨髓。女收丸

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凝思良久, 癡 坐, 無復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為兄物色得一佳耦

姊 齒太稚。 也!」面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公子 會其旨, 來, 日涉園亭, 畫黛彎蛾, 有姨女阿松, 年十八矣, 曰:「家君仰慕鴻才,常欲附為婚姻。 伺前廂可望見之。」 生如其教, 蓮鉤蹴鳳 與嬌娜相伯仲也。 頗不粗 陋。 果見嬌娜偕麗 如不見信,松 但云:「勿須 但止一少妹, 生大悅,

百零八

公子作伐。公子異日自內出

賀曰:「諧矣。」乃除別院,

生成禮。是夕鼓吹闐咽,塵落漫飛,以望中仙人,忽同衾幄 遂疑廣寒宮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巹之後,甚愜心懷。

訟歸, 慮, 公子以左右手與生夫婦相把握,囑閉目勿視。飄然履空,但 懷。」生願從之而去。公子勸還鄉閭,生難之。公子曰:「勿 一夕公子謂生曰:「切磋之惠,無日可以忘之。 可即送君行。」無何,太翁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 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 因而離緒縈 近單公子解

則公子逝矣。松娘事姑孝,艷色賢名,

聲聞遐邇。

非人。喜叩家門,母出非望,又睹美婦,方共忻慰。及回顧

覺耳際風鳴,久之,曰:「至矣。」啟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

家, 弄曰:「姊姊亂吾種矣。」生拜謝曩德。笑曰:「姊夫貴矣。 驂, 逢 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郎亦來謁拜。信宿乃去。 深相感悼。經宿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 一日公子有憂色, 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昏,蔭翳天日。入其 美少年跨驪駒, 頻頻瞻視。 男名小宦。生以忤直指罷官,掛礙不得歸。偶獵郊野, 則金漚浮釘,宛然世家。 謂生曰:「天降兇殃,能相救否?」生不知 問妹子, 已嫁; 岳母, 已亡**。** 細看則皇甫公子也。攬轡停

|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攜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

駭,亟問。公子曰:「余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劫。君肯

百一十

何事,但銳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俱入,羅拜堂上。

其首, 山嶽, 直上。 我 少 繁煙黑絮之中,見一鬼物, **閎,惟見高塚巋然,巨穴無底。** 如所教。 矢共生死。 而死, 間晴霽, 先以金簪撥其齒 急雨狂風, 老樹為拔。生目眩耳聾, 瞥睹衣履, 念似嬌娜。 忽而崩雷暴裂,生僕遂斃。 我 果見陰雲晝暝,昏黑 何生矣!」松娘亦出,共舁生歸。 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於旁,大哭曰:「孔 乃使仗劍於門, 自乃撮其頤, 利喙長 囑 乃急躍離地, 如 。方錯愕間 爪, 一雷星延車轉段手, 0 以舌度紅丸入, 回視舊居, 、攫一人 霹靂一 屹不少動。 以劍擊之, 嬌娜使松娘 勿動也! 無復 郎 隨手 隨 擺 忽 捧 煙 於 簸 

百十十一

り身赴難

可望生全;不然,

請抱子而

無

相

慮翁媼不肯離幼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 吻 而呵之。 恍如夢悟。 同旋里。 致研詰, 紅丸隨氣入喉 於是一 滿堂交贊, 則吳郎家亦同日 門團圓, 惟嬌娜不樂。 格格作響, 日遭劫, 驚定而喜。 移時豁然而蘇。 生請與吳郎俱, 生以幽曠不可久 門俱沒。 汗流氣 嬌娜頓 見 促

足悲傷,

涕不可止。

共慰 勸之。

而同歸之計遂決。

家然。 生入城, 關之;生及松娘至, 小宦長成, 勾當數日, 貌韶秀,有狐意。 遂連夜趣裝。 始發扃。 生與公子兄妹, 既歸以閑園寓公子, 出游都市, 棋酒談宴若 共知為狐 恆

也。

其容, 一 異史氏曰:「余於孔生,不羨其得艷妻, 則『色授魂與』, 可以療饑;聽其聲, 尤勝於『顛倒衣裳』 可以解頤。 矣」。 得此良友,時一談宴 而羨其得膩友也。

歸。張下, 張某暴卒, 私浼鬼使求觀冥獄。鬼導歷九幽,刀山、劍樹,一 隨鬼使去見冥王。王稽簿,怒鬼使誤捉,責令送

、二十三、僧孽

為僧, 近視則其兄也。張見之驚哀, 指點。末至一處,有一僧扎股穿繩而倒懸之, 廣募金錢, 悉供淫賭, ,故罰之。欲脫此厄,須其自懺。」 問:「何罪至此?」鬼曰:「是 號痛欲絕。

張既蘇,

疑兄已死。

百一十三

故。 瘡生股間, 時其兄居興福寺, 曰:「掛之稍可,不則痛徹心腑。」張因告以所見。 膿血崩潰, 因往探之。入門便聞其號痛聲。入室, 掛足壁上,宛然冥司倒懸狀。 駭問其 僧大

異史氏曰:「鬼獄茫茫, 惡人每以自解, 而不知昭昭之禍, 冥冥之罰也。 可勿懼哉! 即

**乃戒葷酒,虔誦經咒。半月尋愈。遂為戒僧。** 

一、二十四、妖術

於公者, 殿試在都, 少任俠, 僕疫不起, 患之。會市上有善卜者, 喜拳勇, 力能持高壺作旋風舞。 能決人生死, 崇禎間

將代問之。

當死!」公驚詫良久。卜者從容曰:「鄙人有小術, 者無害,君可危。」公乃自卜,卜者起卦,愕然曰:「君三日 勸罄橐以哀之。公不聽。 出。卜者曰:「惜此小費,勿悔!勿悔!」愛公者皆為公懼, 金,當代禳之。」公自念生死已定, 既至未言,卜者曰:「君莫欲問僕病乎?」公駭應之。 術豈能解, 不應而起, 欲 報我

倏忽至三日,公端坐旅舍, 戶挑燈, 倚劍危坐。 一漏向盡,更無死法。意欲就枕,忽聞 靜以覘之,終日無恙。至夜,

公疾斫之,應手而倒。燭之,則紙人,已腰斷矣。公不敢臥,

飄忽未中。遂遽小,復尋窗隙,意欲遁去。

一小人荷戈入,及地則高如人。公

捉劍起急擊之,

窗隙窣窣有聲。急視之,

不軟。 斷 坐待之。 而為兩 審視則土偶 皆蠕動。 逾 時 物穿窗入,怪獰如鬼。才及地, 恐其復起, 片片已碎。 又連擊之, 劍劍皆中 急擊之,

然脫肩, 欞, 於是移坐窗下, 房壁震搖,其勢欲傾。 奔而出。 見一巨鬼, 注隙中。 久之, 公懼覆壓,計 高與簷齊;昏月中見其面黑 聞窗外 如牛喘 不如出而鬥, 有物推 遂

避, 煤, 鏗然有**聲。** 鬼則彎矣。公以劍撥矢,矢墮。欲擊之, 好等。 眼閃爍有黃光;上無衣, 矢貫於壁, 公猱進, 鬼益怒, 刀中庭石,石立 戰戰有聲。 吼如雷. 百一十六 鬼怒甚, 轉身復剁。公又伏身入,刀落 下無履, 斷。 公出其股間, 拔佩刀, 手弓而腰矢。公方駭, 則又彎矣。公急躍 揮如 削鬼中踝 風

際, **亂擊之,** 刻畫猙獰;劍擊處,皆有血出。 聲硬如柝。 公已及脅下, 燭之則一木偶 猛斫之,亦鏗然有聲 :,高大如人。弓矢尚纏腰 公因秉燭待旦。方語鬼 鬼僕而殭。公

物皆卜人遣之,欲致人於死,以神其術也。

次日,一 曰:「皆翳形術也, 遍告交知, 與共詣卜所。 卜人遙見公, 犬血可破。」公如其言,戒備而往。 瞥不可見**。** 

幾人?卜之而爽,猶不卜也。 異史氏曰:「嘗謂買卜為一 糊, 人又匿如前。急以犬血沃立處,但見卜人頭面, 目灼灼如鬼立**。** 乃執付有司而殺之。 癡。 且即明明告我以死期之至, 世之講此道而不爽於生死 皆為犬血模

復如何? 況借人命以神其術者,

其可畏尤甚耶!

野狗

過既盡, 進, 斷首猶連肩上, 於七之亂, 而應曰:「奈何!」俄頃蹶然盡倒,遂無聲。 恐罹炎昆之禍 ,未敢遽出。忽見闕頭斷臂之尸,起立如林。內一尸 殺人如麻。 口中作語曰:「野狗子來,奈何?」群尸參差 ,急無所匿,殭臥於死人之叢詐作尸**。** 鄉民李化龍,自山中竄歸。 值大兵宵

李懼, 得。 李方驚顫欲起,有一物來,獸首人身,伏嚙人首, 物 乃推覆尸而移之,首見。 匿首尸下。物來撥李肩, 欲得李首。李力伏, 李大懼, 手索腰下, 俾不可 吸其腦。 得巨石

遍

如碗,

握之。物俯身欲齕,李驟起大呼,

擊其首,中嘴。物

百一十八

中曲而端銳, 如鴟, 掩口負痛而奔, 長四寸餘。 吐血道上。就視之,於血中得二齒 懷歸以示人,皆不知其何物也。

嗥

一、二十六、三生

他顧,以盞就案角瀉之,偽為盡者。 劉孝廉, 中茶色清徹,己盞中濁如膠。暗疑迷魂湯得勿此乎?乘冥王 而殁,初見冥王,待如鄉先生禮,賜坐, 能記前身事。自言一世為搢紳, 飲以茶。 行多玷。 六十二歲 覷冥王盞

而蹶。 俄頃稽前生惡錄,怒命群鬼捽下,罰作馬。 行至一家,門限甚高,不可逾。方趦趄間,鬼力楚之,痛 自顧,則身已在櫪下矣。但聞人曰:「驪馬生駒矣, 一百一十九 即有厲鬼縶去。

逾四五年間,體修偉。甚畏撻楚,見鞭則懼而逸。主人騎 必覆障泥,緩轡徐徐,猶不甚苦;惟奴僕圉人,不加韉裝以

也。」心甚明了,但不能言。覺大餒,不得已,就牝馬求乳。

兩踝夾擊,痛徹心腑。於是憤甚,三日不食,遂死。

意 至冥司,冥王查其罰限未滿,責其規避, **「懊喪不欲行。群鬼亂撻之,痛極而竄於野。自念不如死,** 剝其皮革, 罰為犬。

**憤投絕壁,顛莫能起。自顧則身伏竇中,牝犬舐而腓字之,** 

但立念不食耳。為犬經年,常忿欲死,又恐罪其規避。而主 乃知身已復生於人世矣。稍長,見便液亦知穢,然嗅之而香:

人又豢養不肯戮。乃故嚙主人脫股肉,主人怒,杖殺之。 百二十

楚也。 異史氏曰:「毛角之儔, 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 所以然者, 害人而死又不可, 辛酉舉孝廉。 限復為人, 聞車過, 冥王訝其速至,因蒲伏自剖。 悶甚, 遂矢志不殘生類, 遽出當路, 車馳壓之, 斷為兩。 緣壁而上, 怒其狂猘 是為劉公。公生而能言, 文章書史, 每勸人:乘馬必厚其障泥;股夾之刑, ` 欲求一善死之策而未得也。 穴屋而出。 笞數百, 饑吞木實。 冥王以無罪見殺原之, 準其滿 俾 作 蛇。 自視則身伏茂草, 積年餘, 囚於幽室, 每思自盡不可 一日臥草中, 過輒成誦。 勝於鞭 居然蛇

公大人之內,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故賤者為善,如求

百二十一

與之為蛇。」 啖便液,受烹割, 可久。不然, 而種其樹; 且將負鹽車,受羈馽, 貴者為善, 如已花而培其本: 種者可大, 與之為犬。又不然, 且將披鱗介, 與之為馬。不然, 葬鶴鸛 且將 培 者

、二十七、

狐入瓶

甚!勿惡作劇。」婦不語, 急以絮塞瓶口, 來, 萬村石氏之婦崇於狐, 狐輒遁匿其中。 置釜中, 婦窺之熟, 患之而不能遣。 燂湯而沸之。 瓶熱, 號益急,久之無聲。 暗計而不言。 扉後有瓶, 狐呼曰:「熱 一日竄 拔塞而驗之, 每聞婦翁

堆,

血數點而已。

百二十二

盜聚尤眾。

謝遷之變,宦第皆為賊窟。王學使七襄之宅, 滌血而居。往往白晝見鬼,夜則床下磷飛,墻角鬼哭。一日 破兵入,掃蕩群醜, 大言曰:「汝不識我王學院耶?」但聞百聲嗤嗤, 公於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夜拋鬼飯, 土生皞迪寄宿公家, 隨地皆出。先是, 是夕,忽欠伸若醒, 曰:「我死得苦」」因哭,滿庭皆哭。公聞, 尸填墀, 聞床底小聲連呼:「皞迪!」已而聲漸 閣人王姓者疾篤, 昏不知人事者數日 婦以食進。王曰:「適主人不知何 血至充門而流。 公入城, 則見磷火熒 笑之以鼻。 仗劍而入, 打

一百二十三

事 此鬼怪遂絕。 施飯於庭, 豈鈸鐃鐘鼓, 焰口瑜伽, 我亦隨眾啖噉。 食已方歸 果有益耶? 故不饑耳。」

勢正烜赫, 出鬼面以嚇人也!i 令終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 出人面猶不可以嚇鬼, 聞聲者皆股慄, 而鬼且揶揄之。想鬼物逆知其不 願無

異史氏曰:「邪怪之物,

惟德可以已之。當陷城之時,王公

、二十九、真定女

真定界有孤女,方六七歲收養於夫家。 交而孕。腹膨膨而以為病,告之母。母曰:「動否?」曰:「動。 相居二三年,夫誘與

董侍讀默庵家為狐所擾,瓦礫磚石, 圖拳母, 又益異之。然以其齒太稚不敢決。 焦螟 竟生錐兒! 未幾生男。 忽如雹落, 母嘆曰:「不 家人相率奔

匿, 總持敕勒之術, 待其間歇, 朝中待漏, 而狐擾猶故。 乃敢出操作。公患之,假怍庭孫司馬第移避 頗有效。公造廬而請之。道士朱書符, 適言其異。 大臣或言關東道士焦螟居內城 使歸

粘壁上**。** 

狐竟不懼,

詣公家,

築壇作法。

俄見一巨狐伏壇下,

家人受虐已久,

拋擲有加焉。公復告道士。道士怒,

我尚不能遽服之,女子何輕犯爾爾。」既而曰:「可借鞫狐詞 亦得。」戟指咒移時, 婢近擊之, 婢忽起長跪。道士詰其里居。 婢忽僕地氣絕。道士曰:「此物猖獗

耶?再若迂延, 爾輩久居?可速去!」狐不答。道士擊案怒曰:「汝欲梗吾令 士又速之。婢又僕絕, 言:「我西域產,入都者十八輩。」道士曰:「輦轂下,何容 法不汝宥!」狐乃蹙怖作色, 良久始蘇。 俄見白塊四五團 願謹奉教。 滾滾如

球附簷際而行,

次第追逐,

頃刻俱去。

由是遂安。

百二十六

歸, 淮陽葉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詞賦, 生零涕不已。公憐之, 於學使,遂領冠軍。公期望綦切,闈後索文讀之,擊節稱嘆。 不意時數限人,文章憎命,及放榜時,依然鎩羽。生嗒喪而 大悅。使即官署受燈火,時賜錢穀恤其家。值科試,公游揚 困於名場。會關東丁乘鶴來令是邑,見其文,奇之,召與語, 愧負知己,形銷骨立,癡若木偶。公聞,召之來而慰之; 杜門不出。 `無何寢疾。公遺問不絕,而服藥百裹, 相期考滿入都, 冠絕當時, 而所遇不偶 攜與俱北。生甚感佩。

殊罔所效。

百二十七

使人返白。公不忍去,徐待之。 之臥榻。生持書啜泣, 以忤上官免, 所以遲遲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僕夕發矣。」傳 將解任去。 寄語來使:「疾革難遽瘥,請先發。」 函致之,其略云:「僕東歸有

病, 逾數日,門者忽通葉生至。公喜,迎而問之。生曰:「以犬馬 勞夫子久待,萬慮不寧。今幸可從杖履。」公乃束裝戒

錄授讀, 尚不能文。然絕慧,凡文藝三兩過,輒無遺忘。居之期歲, 便能落筆成文。益之公力,遂入邑癢。生以生平所擬舉業悉 抵裏,命子師事生,夙夜與俱。公子名再昌,時年十六, 
 園中七題,並無脫漏,中亞魁。公一日謂生曰:「君

遂使孺子成名。然黃鐘長棄若何!」生曰:「是殆

也, 薦。 僕馬送生歸 謂之利市哉!」公以其久客,恐誤歲試, 有命 擲具駭走。 見門戶蕭條, 生奮跡雲霄, 部中主政, 不樂,公不忍強, 願亦足矣。 會公子差南河典務, 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 生淒然曰:「今我貴矣!三四年不覿, 攜生赴監,與共晨夕。逾歲, 錦還為快。」生亦喜。擇吉就道, 意甚悲惻。逡巡至庭中**,** 且士得一人知己可無憾 囑公子至都為之納粟。 因謂生曰: 「此去離貴鄉不遠。 妻攜簸具以出,見生 勸令歸省。 生入北闈,竟領 公子又捷南宫, 何必拋卻白紵, 抵淮陽界, 非戰之罪 何遂頓不 生慘然 鄉

識?」妻遙謂曰:「君死已久,

何復言貴?所以久淹君柩

百二十九

訴 地而滅。 嚇生人。」生聞之,憮然惆悵。逡巡入室, 子自塾中歸,見結駟於門,審所自來,駭奔告母。 又細詢從者,始得顛末。從者返,公子聞之,涕墮垂膺。 以家貧子幼耳。 妻驚視之, 衣冠履舄如蛻委焉。大慟, ' 今阿大亦已成立, 將卜窀穸, 見靈柩儼然, 抱衣悲哭。 母揮涕告 勿作怪異

異 為延師教讀。言於學使,逾年游泮。 即命駕哭諸其室;出橐為營喪,葬以孝廉禮。又厚遺其子, 史氏曰: 「魂從知己竟忘死耶?聞者疑之,餘深信焉。

絲蠅跡,吐學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哉!嗟

心倩女,

至離枕上之魂;千里良朋

猶識夢中之路。而況

懷,三年滅字,側身以望,四海無家。人生世上,只須合眼 今痛哭之人,卞和惟爾;顛倒逸群之物,伯樂伊誰?抱刺於 搔頭自愛。 則須發之條條可醜;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處處皆疵。古 嘆面目之酸澀,來鬼物之揶揄。頻居康了之中,

一、三十二、四十千

欠四十千,今宜還矣。」問之不答,徑入內去。 新城王大司馬有主計僕,家稱素封。忽夢一人奔入,曰:「汝 知為夙孽,遂以四十千捆置一室,凡兒衣食病藥皆取給

**既醒,妻產** 

復不少,顧安得令威復來而生死從之也哉?噫! 放步,以聽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昂藏淪落如葉生者,

側, 之。此可為負欠者戒也。 蹙變,項折目張;再撫之,氣已絕矣。乃以餘資置葬具而瘞 僕呼之曰:「四十千將盡,汝宜行矣!」言已, 過三四歲,視室中錢僅存七百。適乳姥抱兒至,調笑於 兒忽顏色

之債。 汝者。 昔有老而無子者問諸高僧。僧曰:「汝不欠人者,人又不欠 生者勿喜, 死者勿悲也。 烏得子?」蓋生佳兒所以報我之緣,生頑兒所以取我

一、三十三、成仙

文登周生與成生少共筆硯,遂訂為杵臼交。而成貧,故終歲 依周。論齒則周為長, 一百三十二 呼周妻以嫂。節序登堂如一家焉。

之, 妻生子, 日王氏弟來省姊, 成不入,辭去。 產後暴卒, ,宴於內寢。成適至,家人通白, **繼聘王氏,成以少故,** 周追之而還, 移席外舍。 未嘗請見之。 周坐命邀

傭 甫坐, 為大父服役, 牛蹊周田,以是相詬。牧傭奔告主, 周因詰得其故,大 即有人白別業之僕為邑宰重笞者。 成捺而止之,曰:「強梁世界,役,促得志,乃無人耶!」氣填 怒曰:「黃家牧豬奴何取爾!其先世 乃無人耶!」氣填吭臆,忿而起, 先是, 捉僕送官,遂被笞 黃吏部家牧

我仇也,姑置之。邑令朝廷官,

非勢家官,縱有互爭,

亦須

周乃止**。** 

怒終不釋,

轉側達旦,

謂家人曰:「黃家欺我

原無皂白。況今日

往尋黃。

官宰,半強寇不操矛弧者耶?」周不聽。成諫止再三,至泣

侵宰。 兩造, 家人悉慫恿之, 何至如狗之隨嗾者?我亦呈治其 宰慚恚, 計遂決。以狀赴宰, 因逮系之。 宰裂而擲之, 傭 視彼將何處分。」 周怒,

辰後, 據 頓足無所為計。 詞申黜頂衣,搒掠酷慘。成入獄, 成往訪周, 時獲海寇三名,宰與黃賂囑之,使捏周同黨。 始知入城訟理。 急奔勸止, 相顧淒酸。 則已在囹圄矣。 謀叩闕。

部院審奏。

時閱十月餘,

周已誣服論闢。

院接御批,

成預隱木市中。

俄駕過,

伏舞哀號,遂得準。

驛送而下,

周弟贐之,

則去已久矣。

至都,

無門入控。

相傳駕將出獵

銳身自任。

曰:「是予責也。

難而不急,

鳥用友也!」乃行。

::「身系重犴,

如鳥在籠,

雖有弱弟,

,止堪供囚飯耳。」成

臺怒, 周 朧題免。 苦禁拒之。 子。 周使探諸其家,家人方疑其在周所;兩無所見,始疑。 溺少婦, 又八九年,成忽自至,黃巾氅服, 知其異, 放歸, 杖斃監者。 ,遣人蹤跡之,寺觀巖壑,物色殆遍。 益肝膽成。成自經訟系,世情灰冷, 宰以枉法擬流 輒迂笑之。 成又為赴院聲屈 黄亦駭 黄大怖, 謀殺周。 成雖不言, 納數千金, 因將監 始蒙提問 岸然道貌。周喜把臂曰: 而意甚決。 絕其飲食, 囑為營脫, 業已饑餓不起。 時以金帛恤其 別後數日不至。 招周偕隱。 以是得朦 周心

何往,

使我尋欲遍?」成笑曰:「孤雲野鶴,

棲無定所。

别

百三十五

然。 不語。 後幸復頑健。 將棄予, 周 愚哉 周命置酒, 其何人之能棄。 !何棄妻孥猶敝屣也?」 略 通間闊 問所棲止, 欲為變易道裝。 答在勞山上 成笑曰:

移時, 不答。 宫。 既 忽驚而寤, 而抵足寢, 始覺在成榻, 夢成裸伏胸上,氣不得息。 呼成不應。 駭曰:「昨不醉, 坐而索之,杳然不知所往。 何顛倒至此耶! 乃呼 訝問何為,

家人。 知成以幻術 家人火之, 取鏡自照, 招隱。 儼然成也。 意欲歸內, 訝 「成生在此, 弟以其貌異, 周固多髭, 我何往?」 以手自捋, 禁不聽前。 一一大悟 則疏

一百三十六

無以自明

即命僕馬往尋成。

數日入勞山, 內一道人目周,周因以成問。道士笑曰:「耳其名矣,似 馬行疾,僕不能及。 休止樹下, 見羽客往來甚

驚曰:「我適遇之而以為君也。去無幾時,或亦不遠。」 周大 在上清。」言已徑去。周目送之,見一矢之外,又與一人語. 亦不數言而去。與言者漸至,乃同社生。見周, 不晤,人以君學道名山,與尚游戲人間耶?」周述其異。生 愕曰:「數年

遂決意窮追。而怪險不復可騎,遂以馬付僕歸,迤邐自往。 馳之,竟無蹤兆。一望寥闊,進退難以自主。自念無家可歸, 遙見一童獨立,趨近問程,且告以故。童自言為成弟子,代 曰:「怪哉!何自己面目覿面而不之識?」僕尋至,急 導與俱行。星飯露宿,逴行殊遠。三日始至,又非

越墙 側, 從之。所行殊非舊途。覺無幾時,里居已在望中。成坐候路 燭熒然, 寐息,早送君行。」甫交睫,聞成呼曰:「行裝已具矣。」遂起 忽似瞥然一 無意留連。地下有蒲團二,曳與並坐。 如故矣。既曙, 人不驚,聲如笙簧,時來鳴於座上,心甚異之。然塵俗念切 俾 自 歸。 所謂上清。 覺身飄似葉, 始認己形。 內人未寢, 噥噥與人語。 盹, 周強之不得, 浩然思返。成固留之。越三日,乃曰:「迄少 身覺與成易位。疑之,自捋頷下, 執手而入, 置酒宴語。見異彩之禽, 躍已過。 因踽踽至家門。 叩不能應, **[花滿路,不類初冬。童入報** 凡逾數重垣, 舐窗一窺, 至二更後, 則妻與一廝僕 始抵臥室, 萬慮俱寂 則於思者 思 欲

百三十八

劍而相待者非此處耶!吾厭見惡濁,請還待君於比。爭覺甫其意,乃促裝送之歸,荏苒至里門,乃曰:「疇昔之夜,倚出劍示之,濺血猶存。周驚怛欲絕,竊疑成譸張為幻。成知成笑曰:「夢者兄以為真,真者乃以為夢。」周愕而問之。成驀然忽醒,則身在臥榻,驚而言曰:「怪夢參差,使人駭懼!」 之,斷其肩臂。周執妻拷訊,乃知被收時即與僕私。周借劍以劍,劃然頓闢。周奔入,僕沖戶而走。成在門外,以劍擊也內寢。周舉石撾門,內張皇長,才是, 同杯飲, 遂潛身脫扃而 狀甚狎褻。於是怒火如焚, 周舉石撾門,內張皇甚。擂愈急,內閉益堅。成撥身脫扃而出,奔告成,且乞為助。成慨然從之,直 計將掩執, 成慨然從之, 又恐孤力難

挽 子漸長, 哭而返。 愕良久。 可悼。 最樂。」弟欲有言, 緒所關, 緘封甚固 弟見兄, 笑行不顧。 於今官捕未獲。」 雙淚交墜, 周弟樸拙, 弟善視之。 个能延師 周問其子, 「仲氏啟」, 至野外見成, 周至家, 成闊袖一 因自教讀。 不善治家人生產, 乃命老嫗抱至。 兄欲辭人世矣。」 周如夢醒, 「兄去後, 門戶蕭 審之為兄跡。 舉, 與俱行。 即不可見。 因以情告, .早至齋,見案頭有函書 夜殺嫂, 周曰:「此襁褓物, 似無居人。 遂起徑去。 居數年, 遙回顧, 開視則虛無所有 悵立移時, 戒勿究。 刳腸去, 家益貧; 曰:「忍事 還入弟家。 弟涕泗追

百四十

枚,

長二指許,

心怪之。以甲置硯上,

出問家人

點金術云。 以試銅鐵皆然。由此大富。 所自來, 並無知者。 回視 以千金賜成氏子, 則硯石燦燦, 化為黃金,大驚。 因相傳兩家有

江南梅孝廉耦長, 人有為子娶婦者, 新人入門, 戚里畢賀。飲至更餘, 言其鄉孫公為德州宰, 鞫一奇案: 新郎出,

、三十四、

新郎

見新婦渡橋徑去,益疑。呼之不應。遙以手招婿, 見新婦炫裝,趨轉舍後,疑而尾之。宅後有長溪,小橋通之。 「君家寂寞,我不慣住。 相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婦止, 百四十 請與郎暫居妾家數日, 便同歸 婿急趁 謂婿

系念。 未嘗一 ピ從之。 既入, 刻離膝下, 居數日,當送兩人歸。」乃為除室,床褥備具,遂居 抽簪叩扉軋然,有女童出應門。 則岳父母俱在堂上, 一旦去故里, 心輒戚戚。 謂婿曰:「我女少嬌慣 今同郎來, 婦先入,不得 甚慰

往 家中客見新郎久不至,共索之。 由是遐邇訪問, 並無耗息。 室中惟新婦在, 不知婿之何 翁媼零涕, 謂其必死。將半

庭 載, 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為如是急耶!」婦父益銜之,訟於 孫公怪疑,無所措力,斷令待以三年,存案,遣去。村 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醮女。村人父益悲, 「骸骨衣裳,無所驗證,何知吾兒遂為異物!縱其奄喪

百四十二

因循不即行。 子居女家, 家人亦大相忻待。 **積半年餘,中心徘徊,** 每與婦議歸 萬慮不安。欲獨歸, 婦亦諾之,

覓途, 郎還。」於是送出門,旋踵即返,周旋言動, 婦固留之。 三二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忽遘閔兇。不得已先送 凹視院宇無存,但見高塚,大驚。 日合家遑遽, 似有急難。倉卒謂婿曰:「本擬 尋路急歸至家, 頗甚草草。方欲

述端末, 因與投官陳訴。 孫公拘婦父諭之,送女於歸, 使合

、三十五、靈官

期至, 朝天觀道士某喜吐納之術,有翁假寓觀中,適同所好,遂 玄友。居數年,每至郊祭時, 士疑而問之。翁曰:「我兩人莫逆, 可以實告 則諸神清穢,我無所容,故行遁耳。」 **輒先旬日而去,郊後乃返。** 我狐也。

又一年及期而去,久不復返,疑之。 日忽至,因問其故。

遂潛伏卷甕下。不意靈官糞除至此, 答曰:「我幾不復見子矣!曩欲遠避, 餘懼而逃。 靈官追逐甚急。 至黃河上,瀕將及矣。 大窘無計, 瞥為所睹, 心頗怠,視陰溝甚隱, 憤欲加鞭

竄伏溷中。

神惡其穢,

始返身去。既出,

臭惡沾染, 不可復

百四十四

也。」言已辭去,道士依言別徙。未幾而有甲申之變。 游 來相別, 入世。 兼以致囑,君亦宜隱身他去,大劫將來, 乃投水自濯訖,又蟄隱穴中凡百日, 垢濁始凈**。**今 此非福地

則尸已敗。 利津王蘭暴病死, 鬼懼罪,謂王曰:「人而鬼也則苦, 閻王覆勘,乃鬼卒之誤勾也。責送還生, ,鬼而仙也 則

一、三十六、王蘭

意。 樂。 而悄無一人**。**有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際**。**氣一呼, **茍樂矣,何必生?」王以為然。鬼曰:「此處一狐金丹成** 竊其丹吞之, 子願之否?」王從之。鬼導去,入一高第,見樓閣渠然: 則魂不散,可以長存。 百四十五 但憑所之, 無不如 有丸自口

不已。 勝氣相尚, 直上入月中; 鬼潛伺其側, 見二人在, 俟其吐, 急掇於手, 吸復落,以口承之, 恐不敵,憤恨而去。 付王吞之。 則又呼之, 狐驚, 如

涼 集。 王與鬼別, 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其友張某者聞而省之,相見話 因謂張曰:「我與若家世夙貧,今有術可以致富, 至其家, 妻子見之, 咸懼卻走。 王告以故, 子能 溫

是即日趨裝,至山西界。遇富室有女, 從我游乎?」張唯唯。王曰:「我能不藥而醫, 欲現身, 前後藥禳既窮。張造其廬,以術自炫。富翁止此女, 能醫者願以千金相酬報。 恐識我者相驚怪,附子而行可乎?」 百四十六 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女瞑 得暴疾, 張又唯唯。 不卜而斷。 ,眩然瞀瞑, 甚珍惜

於

伸, 號且罵 許 而行。 張謀, 止郎 當為覓之。」 臥 俱言:「不須**。** 疾若馳, 少年以弓授兒,教兒彈。 挾彈彈雀, 王忽來, 啟其衾, 目遽張。 留二百金作路用,餘盡攝去, 瞬息至家,忽若夢醒。」翁神之, 曰:『我樂與子戲, 少年怒,推墮路旁, 張乃告翁: 具言已得。 撫其體 翁大喜, 撫問。 女公子魂離他所, 數人牽駿馬, ,女昏不覺。 「病雖危, 張乃請翁再入, 勿羞也。』數里入山中, 方羞訶之, 從諸其後。 女言:「向戲園中, 欲歸無路。 業遣神覓之矣。」 王私告張 可救。」 款門而付其子。 又撫之。 便攜兒馬上,累騎 急欲奔避, 果貽千金。 適有一人捉兒臂 問 :「需何藥?」 「此魂亡也, 見一少年 少頃女欠 我馬上 横被阻 約

依之, 自來。 薄贈令歸。才不改故行, 生業,其貧如丐。 如 瀉囊授之。才去, 金何能滿無底竇?誠改若所為, 才果至,強從與俱。 厚禮而送之。 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之使去,縱禍猶淺。」逾日 百饋張氏, 邑中捕役疑而執之,質於官,拷掠酷慘。才實告金 因與王會。 乃遣隸押才捉張。創劇, 逾數日, 乃復還。 一日聚飲於煙墩,才大醉狂呼,王止之不 聞張得異術,獲金無算,因奔尋之。王勸, 以百金在橐,賭益豪。益之狹邪游, 張曰:「我固知汝復來。日事酗賭, 次日與翁別,不見金藏何所,益奇之, 張於郊外遇同鄉人賀才。才飲賭不事 ,旬日蕩盡,將復尋張。王已知之, 斃於途。 魂不忘於張, 我百金相贈。」才諾之, 復 揮灑

百四十八

異之, 怒, 賀才邪蕩, 為鬼仙。 笞而牒於神。 適巡方御史過, 乃釋張。 醫亦神術,不可律以妖魅。今奉帝命,授為清道使。 已罰竄鐵圍山。張某無罪, 張制裝旋里。 夜夢金甲人告曰:「查王蘭無辜而死, 聞呼搜之, 囊中存數百金, 獲張。 ,當宥之。」御史醒 張懼 敬以一半送王 以實告。 御

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三十七、 鷹虎神

百四十九

間,

伺道士起,

潛入寢室,

搜括財物。

。奈室無長物,

惟於薦

狰獰可畏。

廟中道士任姓,

每雞鳴輒起焚誦。有偷兒預匿廊

郡

城東嶽廟在南郭。

大門左右,

神高丈餘,

俗名「鷹虎神」,

之, 面銅青色, 見一巨丈夫自山上來, 依稀似廟門中所習見者。 左臂蒼鷹, 大恐, 適與相遇。近視 蹲伏而戰。

低得錢三

一百納腰中,

拔關而出

將登千佛山。

南竄許時,

使傾所盜錢跪守之。道士課畢,

回顧駭愕。

盜歷歷自述。

叩不已。

神揪令還入廟

一收其錢而遣之。

神詫曰:「盜錢安往?」偷兒益懼,

王成, 妻臥牛衣中,交謫不堪。 平原故家子。 性最懶, 百五十 生涯日落 惟剩破屋數間

與

德, 欻一 維, 制。」王祖為衡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款式,因把釵躊躇。 逡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 時盛夏燠熱。 亦驚曰:「汝即王柬之之孫耶!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繾 多寄宿其中, 土亦曾聞祖有狐妻, 「故儀賓王柬之也。」王驚曰:「吾祖也, 曰:「釵值幾何,先夫之遺澤也。」問:「夫君伊誰?」答 嫗來尋釵。王雖貧,然性介,遽出授之。嫗喜, 君祖殁, 老身遂隱。過此遺釵,適入子手, 村外故有周氏園,墻宇盡傾, 王亦在焉。 信其言, 股,拾視之,鐫有細字云:儀賓府 既曉睡者盡去, 便邀臨顧。 嫗從之**。** 紅日三竿王始起 惟存一亭。村人 何以相遇?」 嫗 非天數耶! 極贊盛

故, 市米, 翌 拳拳,遂不之疑。 存活, 以無資。 數金糴粟麥各一石。夜與婦宿短榻。 聊生? 呼妻出見, 日謂王曰:「孫勿情,宜操小生業,坐食烏可長也!」王告 妻大怖。 乃一貧至此哉!] 又顧敗灶無煙 我 在, 三日外請復相見。 妻因細述貧狀, 嫗 曰:「汝祖在時,金泉憑所取, 王誦其義, 仰屋而居, 負敗絮, 菜色黯焉。 嗚咽飲泣。 使姑事之, 復何裨益?」遂徑去。 王挽留之。嫗曰:「汝一妻猶不能 嫗嘆曰:「嘻!王東之之 嫗以釵授婦, 婦初懼之,然察其意殊 妻諾。愈三 曰:「家計若此, 我以世外人無需 王為妻言其 日果至, 使姑質錢 何以

是物,

故未嘗多取。

百五十二

積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 久貯

路。

悶。 早起將作歸計, 何干?」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 主人勸令賤賣 或勸鳴官,責主人償。 起視囊中, 改而他圖。 則金亡矣。 王嘆曰:「此我數也,於主人 從之, 虧資十餘兩, 驚告主人,主 悉脫去。 一人無所

數千;每市一鶉,恆百錢不止。意忽動, 以商主人,主人亟慫恿之。且約假寓飲食,不取其值。 自念無以見祖母, 蹀躞內外,進退維谷。 計囊中資僅足販鶉 適見斗鶉者, 一賭

遂行。 **徹曙,天明衢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 死愈多, 更無休止。 購鶉盈儋,復入都。主人喜,賀其速售。至夜,大雨 僅餘數頭, 起視籠中鶉漸死。王大懼,不知計之所出。 並一籠飼之。經宿往窺, 百五十四 居以待晴, 連綿數 則一鶉僅存。 越

既馴, 鶉之死,未必非此之鬥殺之也。君暇亦無事,請把之,如其 良也,賭亦可以謀生。」王如其教。 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鶉,審諦之曰:「此似英物。 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為扼腕。王自度金盡罔歸 ,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食。鶉健甚, 輒贏。主人喜,

益慰, 金授王,使復與子弟決賭,三戰三勝。半年蓄積二十金,心 視鶴如命。

先是大親王好鶉, 告以故, 人謂王曰:「今大富宜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 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予首是瞻, 導與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倘有萬分一 每值上元,輒放民間把鶉者入邸相角。 百五十五

擊之。進退頡頏,相持約一伏時。玉鶉漸懈,而其怒益烈: 俄頃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 求罷,曰:「大王之鶉神物也,恐傷吾禽,喪吾業矣。」王笑 中玉鶉。片時把出,素羽如鷺,神駿不凡。王成意餒,跪而 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鬥者上。」即有一人把鶉趨 而進。王命放鶉,客亦放。略一騰踔,客鶉已敗。 首肯而後應之。」王曰:「諾。」至邸,則鶉人肩摩於墀下。頃 而玉鶉方來,則伏如怒雞以待之**。**玉鶉健喙, 曰:「縱之,脫斗而死,當厚爾償。」成乃縱之。玉鶉直奔之。 曰:「睛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鐵喙者當之**。** 一再騰躍,而王鶉鎩羽。更選其良,再易再敗。王急命取宮 則起如翔鶴 王大笑。

色不動, 貨否?」答曰:「小人無恆產,與相依為命,不願售也**。**」王 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中,日得數金,易 鬥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逃。 斗粟, 何求?」王問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癡男子!此何珍寶而 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 千金直也?」成曰:「大王不以為寶,臣以為連城之璧不過 曰:「賜爾重值,中人之產可致。頗願之乎?」成俯思良久: 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啄至爪,審周一過, 曰:「本不樂置;顧大王既愛好之,茍使小人得衣食業,又 家十餘口食指無凍餒,是何寶如之?」王曰:「予不 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價。」王曰:「休矣!誰 觀者千人,罔不嘆羨。 問成曰:「鶉

成, 世家。早起使成督耕、 歷述所為,出金相慶。 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上, 願盈溢 嫗亦遂止。 敢有怨詞。 肯以九百易一 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王治裝歸。 金拜賜而出。主人懟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 百, 則獲戾滋大。無已, 肯則售,否則已耳。」 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 惟恐失時, 過三年家益富,嫗辭欲去。夫婦共挽之,至泣下。 旭旦候之, 一鶉者!」成囊鶉欲行。王 曰:「以此數售,心實怏怏。但交而 婦督織。 嫗命置良田三百畝, 已杳然矣。 即如王命。」王喜, 稍隋輒訶之。夫婦相安,不 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 起屋作器,居然 即秤付之。成囊 請主人自取之, 至家,

此 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 獨得於情 `亦創聞也。不知一貧徹骨而至性不移, 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i 此天所

之, 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弘闊。 因生怪異, 堂門輒自開掩,家人恆中夜駭嘩。 後凌夷, 樓舍連亙, 耿患之, 半曠 廢

、三十九、

青鳳

聲。 耿 移居別墅, 有從子去病, 留一老翁門焉。 狂放不羈, 囑翁有所聞見, 由此荒落益甚, 或聞笑語歌吹 奔告之。 至夜,

素所習識,竟撥蒿蓬, 見樓上燈光明滅,走報生。生欲入覘其異,止之不聽。 曲折而入。登樓, 百五十九 初無少異。穿樓而

門戶

過 叟曰:「此豚兒也。」揖而坐,略審門閥。 胡。」 生素豪, 談論 風生, 耿去病,主人之從子耳。」叟致敬曰:「久仰山斗!」乃揖牛 毋乃太吝?」叟審諦之,曰:「非主人也。」生曰:「我狂生 冠南面坐, 座客無庸見避,還祈招飲。」叟呼:「孝兒!」俄少年自外入。 右一女郎,才及笄耳。酒胾滿案, 人,便呼家人易饌,生止之。叟乃酌客。生曰:「吾輩通家, 人閨闥?」生曰:「此我家也,君占之。 旨酒自飲,不邀主人, 「有不速之客一人來!」群驚奔匿。 聞人語切切。 一媼相對,俱年四十餘。東向一少年,可二十許。 潛窺之,見巨燭雙燒, 孝兒亦倜儻, **圍坐笑語。生突入,笑呼** 獨叟詫問:「誰何入 傾吐間, 其明如書。 叟自言:「義君姓 雅相愛悅。 叟儒

大喜, 也。 叟指媼曰:「此為老荊。」又指女郎:「此青鳳, 媼偕女郎出,審顧之,弱態生嬌,秋波流慧,人間無其麗也。 教也。」生略述塗山女佐禹之功,粉飾多詞,妙緒泉湧。叟 母及青鳯來共聽之,亦令知我祖德也。」孝兒入幃中。少時 外傳》, 頗慧,所聞見輒記不忘,故喚令聽之。」生談竟而飲, 唐以後,譜系猶能憶之;五代而上無傳焉。幸公子一垂 亦無慍怒。 謂子曰:「今幸得聞所未聞。公子亦非他人,可請阿 知之乎?」答曰:「知之。」 叟曰:「我塗山氏之苗 停睇不轉。女覺之,俯其首。生隱躡蓮鉤,女急斂 長孝兒二歲, 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 因弟之。 叟曰:「聞君祖纂《塗 拍案曰:「得婦如 鄙人之猶女

百六十

乃辭叟出。 面王不易也!」 媼見生漸醉益狂 而心縈縈,不能忘情於青鳳也。 與女俱去。

此

至夜復往, 欲攜家而居之, 夜方憑幾, 則蘭麝猶芳, 鬼披發入,面黑如漆, 冀得一 遇。 凝待終宵, 妻不從。 張目視生。生笑, 寂無聲咳。 一乃自往, 讀於樓下。 歸與妻謀 拈指

退, 細碎, 寢, 研墨自塗, 聞樓後發扃, 遽闔雙扉。 有燭光自房中出。 灼灼然相與對視,鬼慚而去。次夜更深, 生長跪而致詞曰:「小生不避險惡, 闢之

聞之

聞然

。急起

窺覘, 。 視之, 則青鳳也。 則扉半啟。 驟見生, 俄聞 滅燭欲 履聲

妾豈不知?但吾叔閨訓嚴謹,

**惨深情**,

幸無他人,

一握手為笑,

死不憾耳。」 女遙語曰:「惓

不敢奉命。」生固哀

急去, 怒日 論間, 故?」曰:「阿叔畏君狂,故化厲鬼以相嚇,而君不動也。 膝。 生心意如割, 矣。」言已欲去, 刀鋸鈇鉞 ビト居他所, 啟關出, 女曰:「幸有夙分,過此一夕, ,叟掩入。女羞懼無以自容,挽手依床,拈帶不語。 曰:「亦不敢望肌膚之親, 叟亦出。 「賤輩辱我門戶!不速去, 願身受之!」良久寂然, 捉其臂而曳之。生狂喜, 大聲曰:「罪在小生, 生尾而聽之, 家皆移什物赴新居, 而妾留守, 云:「恐叔歸。」 生強止之,欲與為歡。 方持 訶詬萬端 鞭撻且從其後!」 女低頭 即 與青鳳何與!倘宥青鳳, 乃歸寢。 見顏色足矣。」女似肯 相思無益矣。」 相將入樓 聞青鳳嚶嚶啜泣。 自此第內絕不 明日即 擁而 問:口 . 何 發

百六十三

復聲息矣。 口而遷焉。 生叔聞而奇之,願售以居,不較直。生喜 居逾年甚適,而未嘗須臾忘青鳳也。 攜家

之, 皇急道上,望見生,依依哀啼,葛耳輯首,似乞其援。生憐 會清明上墓歸,見小狐二,為犬逼逐。其一投荒竄去; 啟裳衿提抱以歸**。** 閉門,置床上, 則青鳳也。大喜, 慰 則

望無以非類見憎。」生曰:「日切懷思,系於魂夢。見卿如 問。女曰:「適與婢子戲, 得異寶,何憎之云!」女曰:「此天數也,不因顛覆, 相從?然幸矣,婢子必言妾已死,可與君堅永約耳。」生喜: 遘此大厄。 脫非郎君,必葬犬腹。 何

另舍居之。

百六十四

故以某來。」問:「何事?」曰:「公子識莫三郎否?」曰:「此 吾年家子也。」孝兒曰:「明日將過, 地愴然曰:「家君有橫難, ,生方夜讀,孝兒忽入。生輟讀, 非君莫救。將自詣懇,恐不見納 **倘攜有獵狐,望君留之** ,訝詰所來,孝兒伏

瞻。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故。女 矣。」生拂衣曰:「既爾,則恨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顧 效綿薄,非青鳯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

也。」生曰:「樓下之羞,耿耿在念,他事不敢預聞。必欲僕

失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者,亦聊 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 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妾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 但使人不能無介介耳。

百六十五

膺虎皆, 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次日,莫三郎果至 僕從甚赫。生門逆之。見獲禽甚多,中一黑狐, 血

拜, 殷毛革。 展轉復化為叟。舉目見鳳,疑非人間。女歷言其情。叟乃下 生即付青鳳,乃與客飲。客既去,女抱狐於懷,三日而蘇, 慚謝前愆,喜顧女曰:「我固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 撫之皮肉猶溫。便托裘敝,乞得綴補。莫慨然解贈,

謂生曰:「君如念妾,還祈以樓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之 私。」生諾之。叟赧然謝別而去,入夜果舉家來, 人父子, 無復猜忌矣。生齋居, 孝兒時共談宴。生嫡出子漸

遂使傅之,蓋循循善教,

有師範焉。

一、四十、畫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襆獨奔,甚艱於步,急走趁

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敝廬不遠,即 嫡妒甚,朝詈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遁耳。」問:「何 憂?或可效力不辭也。」 女黯然曰:「父母貪賂,鬻妾朱門。 之,乃二八姝麗。心相愛樂, 日:「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 問:「何夙夜踽踽獨行?」女

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為大家媵妾,勸遣

憐妾而活之,須秘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

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

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攜襆物,導與同歸。女顧室無人,

齒巉巉如鋸, 其生。」乃以蠅拂授生,令掛寢門。 遣除之。 皮如振衣狀, 逾垝坦, 答言:「無之。」道士曰:「君身邪氣縈繞 禳以獵食者。 以其言異,頗疑女。 之,生不聽。 急追道士,不知所往。遍跡之, 道士乃去, 道士曰:「此物亦良苦, 則室門已閉。 偶適市 無何, 披於身,遂化為女子。 鋪人皮於榻上,執彩筆而繪之。 轉思明明麗人,何至為妖,意道士借魘 至齋門, 「惑哉」」 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 生 躡足而窗窺之, 見一獰鬼, 面翠色, 門內杜不得入,心疑所作, 顧生而愕。 甫能覓代者, 臨別約會於青帝廟。 遇於野, 睹此狀, ?,何言無?」 生又力 已而擲筆, 長跪求救, 予亦不忍傷 、懼,獸伏而

百六十八

爾 寧入口而吐之耶! 聲, 歸 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憐之,鬼子乃敢 陳駭涕不敢聲。 生腹,掬生心而去。妻號。婢入燭之,生已死,腔血狼藉。 而切齒, 不敢 即從生弟來。女子已失所在。 不敢窺, 入齋. 良久乃去。 使妻窺之。但見女子來, 乃寢內室, 取拂碎之,壞寢門而入,徑登生床, 少時復來, 懸拂焉。 罵曰:「道士嚇我,終不然, 既而仰首四望,曰:「幸 一更許. 望拂子不敢進, 聞門外戢戢

有不識者一人來?」答曰:「僕早赴青帝廟,良不知,當歸

「現在君所。」二郎愕然,以為未有。道士問曰:「曾否

遁未遠。」問:「南院誰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

備具。 不起。 俱往。 脫,室, 陳氏拜迎於門,哭求回生之法。 氣 匝地作堆。 問之。」去少頃而返, 家操作, 化為厲鬼, 瞬息煙盡。道士塞口入囊。 惶遽無色,出門欲遁, 道士卷之, 如卷畫軸聲, 道士沉思曰:「我術淺, 仗木劍立庭心, 室人止之, 道士出 臥嗥如豬。 道士以木劍梟其首。身變作濃煙, 一葫蘆 尚在也。」道士曰:「即是物矣。」遂 呼 道士逐擊之。 曰:「孽鬼!償我拂子來!」嫗 拔其塞,置煙中, 誠不能起死。 共視人皮, 亦囊之, 士謝不能。 嫗僕,人皮劃然而 乃別欲去。 嫗 眉目手足, 我指一 **飀飀然如** 陳益悲, 欲傭為僕 一人或能 無不 地 與

曰:「果有之,晨間

之。」問:「何人?」曰:「市上有瘋者,

時臥糞土中,

試

百七十

硬如團絮,格格而下,停結胸間。乞人大笑曰:「佳人愛我紅漲於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囑,遂強啖焉。覺入喉中, 膝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愛我乎?」陳告以故。又大笑 紅漲於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囑,遂強啖焉。覺入喉中,人漸集如堵。乞人咯痰唾盈把,舉向陳吻曰:「食之!」陳死而乞活於我,我閻羅耶?」怒以杖擊陳,陳忍痛受之。市 哀之。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二郎亦習知之, 1:「人盡夫也,活之何為!」陳固哀之。乃曰:「異哉!人 ·] 遂起,行已不顧。尾之,入於廟中。迫而求之,不知 在,前後冥搜, 與嫂俱往。見乞人顛歌道上,鼻涕三尺,穢不可近。陳 殊無端兆, 慚恨而歸。 既悼夫亡之慘,

悔食唾之羞,俯仰哀啼,但願即死。方欲展血斂尸,家人佇

百七十

無敢近者。 陳抱尸收腸, 理且哭。 哭極聲嘶, 頓欲

矣。天明竟活。為言:「恍惚若夢,但覺腹隱痛耳。」 帛急束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裯。中夜啟視,有鼻息 覺鬲中結物,突奔而出 以兩手合腔, 乃人心也,在腔中突突猶躍,熱氣騰蒸如煙然。大異之。急 極力抱擠。少懈, ,不及回首,已落腔中。驚而視之, 則氣氤氳自縫中出,乃裂絡 視破處,

痂結如錢,尋愈**。**異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為 亦將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還,但愚而迷者不悟耳。 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為妄。 然愛人之色而漁之,

自是, 扶之, 媼、 楚客有賈於外者。 媼懼不敢往覓。兒執火遍照之,至他室, 兒及媼倚壁少寐, 察其情與人異,知 邀炮媼伴焉。 另榻寢, 兒皆寐, 亦不羞縮。 身忽忽若有亡。至夜遂不敢息燭 狐復來, 。有子十歲,素別榻臥, 為狐, 自是遂狂, 婦獨居,夢與人交, 媼亦遣去**。** 既醒, 失婦, 意其出遺, · 婦喃喃如夢語。 未幾下床去, 兒每聞母笑語, 歌哭叫詈, 醒而捫之,小丈夫也。 門未開而已逝矣。 **媼覺呼之**, 亦招與俱。 日萬狀。夜厭與人 則母裸臥其中。 戒子勿熟。 久待不至,始疑**。** 輒起火之。 狐遂去。 夜既深, 夜 闌

**反怒訶兒**,

兒亦不為意,

因共壯兒膽。

然嬉戲無節

人無敢氣觸之。 ·磚石疊窗上,止之不聽。或去其一石, 過數日,兩窗盡塞無少明, 已,乃合泥塗壁 則滾地作嬌啼

孔, 欲搜狀。 何母囈語, 急啟燈, 之。見者皆憎其頑,不以人齒。兒宵分隱刀於懷,以瓢覆燈, 二寸許, 終日營營, 濕血猶滴。 **数有一物如貍**, 懊恨而寢。 不憚其勞。塗已, 杜門聲喊。久之無異, 自念雖不即戮, 挑燈起,母便詬罵, 突奔門隙。 無所作, 急擊之, 可以幸其不來。 遂把廚刀霍霍磨 乃離門揚言詐作 兒若弗聞。 僅斷其尾, 及明

視血跡逾

跡之,入何氏園中。

至夜果絕, 兒竊喜;

但母癡臥如死

復顛, 無策, 兒薄暮潛入何氏園 殊無少驗。 父子俱喜, 延醫藥之, 未幾賈人歸 不欲與夫同室處 盡局他扉 婦瀉藥詬罵。 夜睡醒, 就榻問訊。 婦奔去, 伏莽中, 失婦所在,父子又覓得於別室。 婦謾罵, 向 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 .夕竟奔他室。 則門自闢 將 以探狐所在。 視若仇。 翁患之, 挽之, 月初升, (狀對 罵益甚**。** 數口 驅禳備至, 1漸安。 翁驚 曲

來。」頃之俱去,惟長鬣獨留

如人,但尾垂後部,

兒欲歸,

恐狐覺,

遂終夜伏。

脫衣臥石上。審顧之,

1肢皆

語俱細隱,

不甚可辨。

移時聞

一人曰:「明日可取白酒

瓶

人語。

暗撥蓬科

八來飲,

長鬣奴捧壺,

衣老棕色。

兒牽父衣嬌聒之。翁不忍過拂, 阿伯家。」適從父入市,見帽肆掛狐尾, 二人以次復來, 噥噥入竹叢中。兒乃歸。 市焉。父貿易廛中,兒戲弄 乞翁市之。翁不顧: 翁問所往,

獵, 許裹付兒。兒少之。妗欲作湯餅啖兒。兒覷室無人,自發藥 其側,乘父他顧盜錢去,沽白酒寄肆廊。有舅氏城居,素業 以耗子嚙衣,怒涕不解, 兒奔其家。 竊盈掬而懷之。 舅他出。 乃趨告妗, 俾勿舉火,」 父待市中, 故遣我乞獵藥耳。」妗檢櫃, 妗詰母疾,答云:「連日稍可**。** 

百七十六

遑食也」**。** 

隱以藥置酒中,

遨游市上,

托在舅家。

兒自是日游廛肆間。一日見長鬣雜在人中。兒審之 云:「山洞。」長蠶怪其洞居。兒笑曰:「我世居洞府, 漸與語, 詰其里居,答言:「北村。」亦詢兒, 陰綴 何

處, 在, 微啟下裳, 否耶?」其人益驚,便詰姓氏。 見君從兩郎 少少露其假尾, ,顧忘之耶?」其人熟審之,若信若疑。 日 : — 兒曰:「我胡氏子。曾在 「我輩混跡人中, 但此物猶

兒

常竊時多。」兒曰:「此役亦良苦, 沽。」 其人亦以沽告。 兒問:「沽未?」 曰:「吾儕多貧 為可恨耳。」其人問:「在市欲何為?」兒曰:「父遣我 耽驚憂。」其人曰:「受

兩郎兄弟也。一私北郭王氏婦,一宿東村某翁家。翁家兒大

不得不爾。」因問:「主人伊誰?」

曰:「即曩所見

主人遣,

俱去,取酒授之,乃歸。 我事。」兒曰:「竊之難,不若沽之易。 以相贈。我囊中尚有餘錢,不愁沽也。」其人愧無以報。 曰:「我本同類,何靳些須?暇時,尚當與君痛飲耳。」遂與 被斷尾,十日始瘥,今復往矣。」言已欲別,曰:「勿誤 我先沽寄廊下,

斃於亭上, 至夜,母竟安寢不復奔。心知有異,告父同往驗之,則兩狐 一狐死於草中, 喙津津尚有血出。酒瓶猶在,持

荷狐歸。見一狐禿半尾,刀痕儼然。自是遂安。而婦瘠殊甚. 而搖之,未盡也。父驚問:「何不早告?」兒曰:「此物最靈 心漸明了,但益之嗽, 洩則彼知之。」 翁喜曰:「我兒討狐之陳平也。」 於是父子 嘔痰數升,尋愈。北郭王氏婦,向祟

百七十八

於狐,一 後貴至總戎。 至是問之, 則狐絕而病亦愈。 翁由此奇兒, 教之騎射。

一、四十二、蛇癖

狀;大者以刀寸寸斷之, 先嚙其頭, 且善嗅,嘗隔墻聞蛇香,急奔墻外, 王蒲令之僕呂奉寧, 尾尚蜿蜒於口際。 性嗜蛇。 百七十九 始掬以食。 嚼之錚錚, 每得小蛇, 果得蛇盈尺。 則全吞之如啖蔥 血水沾頤。 時無佩

## 一、 答

一、金世成

聖廟。門人競相告曰:「佛遭難!」爭募救之。宮殿旬月而 為 為美。犬羊遺穢於前, 所費不貲,人咸樂輸之。邑令南公惡其怪,執而笞之,使修 金世成,長山人,素不檢。 執弟子禮者以萬千計。 金訶使食矢,無敢違者。 創殿閣, 輒伏啖之。自號為佛。愚民婦異其所 忽出家作頭陀, 類顛,啖不潔以

其金錢之集,尤捷於酷吏之追呼也。

百八十

成佛』。品至啖穢,極矣。笞之不足辱,罰之適有濟,南令 公處法何良也!然學宮圮而煩妖道,亦士大夫之羞矣。」

異史氏曰:「予聞金道人,人皆就其名而呼之,

謂為 『今世

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榻而熾炭焉。 方將篝燈, 適友人招飲,遂扃戶去。至友人所,坐有醫人,

二、二、董生

善太素脈,遍診諸客。末顧王生九思及董曰:「余閱人多矣, 脈之奇無如兩君者,貴脈而有賤兆,壽脈而有促征,此非鄙 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實甚。」 共驚問之。 曰:「某至此亦窮 一百八十一

棱語 半夜董歸 於 術 置不為意。 敢臆決, 見齋門虛掩 願 兩君自慎之。」二人初聞甚駭, 疑。 醺中自憶, 必去時忙促, 既以模

不殊。 忘扃鍵。 膩有臥人, 狂喜, 入室未遑爇火, 大驚, 斂手。 戲探下體, 急火之,竟為姝麗, 先以手入衾中探其溫否。才一 則毛尾修然。大懼,欲遁。 韶顏稚齒,神仙 女已醒,

如脂, 女又笑曰: 恕。 出手捉生臂, 誣人若此。」 董固喜其麗, 女笑曰: **尻骨童童。笑曰:「何如?醉態朦朧,** 「君誤矣。尾於何有?」引董手,強使復探則髀 「何所見而畏我?」董曰: 問:「君何往?」董益懼, 至此益惑, 反自咎適然之錯 「我不畏首而畏尾。」 戰慄 哀求, 不知伊何 願乞憐

百八十二

溫耳, 適至, 所依。 瘦, 之。十年不見。遂苗條如此。然何遽能來?」女曰:「妾適 造善脈者診之**。**醫曰:「此妖脈也**。** 癡郎四五年,翁姑相繼逝,又不幸為文君。剩妾一身,煢 氏之阿瑣耶?」女曰:「是矣。」董曰:「卿言之,我仿佛憶 疑其所來無因。女曰:「君不憶東鄰之黃發女乎?屈指移居 可為也。」董大哭不去,醫不得已, 家人怪問, 輒言不自知。 久之, 遂潛隱以待君歸。待之既久,足冰肌粟,故借被以自 憶孩時相識者惟君,故來相見就。入門已暮,邀飲者 幸勿見疑。」董喜,解衣共寢,意殊自得。 爾時我未笄:君垂髫也。」董恍然曰:「卿 為之針手灸臍 前日之死徵驗矣,疾不 面目益支離, 乃懼, 月餘漸羸 而贈以 無

窺女子已失所在。積數日,董吐血斗餘而死。 之。 女交,醒已遺矣。益恐,移寢於內,妻、子夾守之。夢如故: 亦怒曰:「汝尚欲生耶!」至夜,董服藥獨寢,甫交睫,夢與 怫然曰:「勿復相糾纏,我行且死!」走不顧。女大慚 曰:「如有所遇,力絕之。」董亦自危。 既歸,女笑要

遐思之鄰也。渠舊與妾善,不意為狐惑而死。此輩妖氣可畏, 王九思在齋中,見一女子來,悅其美而私之。詰所自,曰:「妾

之。謂女曰:「我病甚,恐委溝壑,或勸勿室也。」女曰:「命 之冥府洩此幽憤。七日之夜,當炷香室外,勿忘卻。」醒而異 忽夢董曰:「與君好者狐也。殺我矣,又欲殺我友。我已訴 讀書人宜慎相防。」王益佩之,遂相歡待。居數日,迷罔病瘠,

過, 憂病, 得 香, 之。 董君見色而動,死當其罪;但咎我不當惑人,追金丹去, 香室外。女在榻上忽驚曰:「又置香也。」王言不知。女急起 拔棄之。夜又夢董來嚷其違囑。次夜暗囑家人,俟寢後潛炷 剝其革而懸焉。 逡巡下榻, 壽, 我將與彼就質於冥曹。君如不忘夙好,勿壞我皮囊也。\_ 女忽嘆曰:「君福澤良厚。我誤害遐思而奔子,誠我之 聽巫家厭禳耳。」女徬徨不樂。家人潛窺香滅,又炷又折滅之。入曰:「誰教君為此者?」王曰:「或室人 又亂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絕。及暮插香戶上,女來 僕地而死。燭之,狐也。 王病甚, 不壽,勿室亦死也。」坐與調笑,王心不能 見狐來曰:「我訴諸法曹。 猶恐其活, 遽呼家人, 法曹操

百八十五

病幾危, 曰:「余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恨恨而去。王 半年乃瘥。

令還生**。**皮囊何在?」曰:「家人不知,已脫之矣**。**」狐慘然

新城王欽文太翁家有圉人王姓, 初入勞山學道, 久之不火

二、三、齕石

食, 芋然。母死,復入山, 復火食,猶啖石如故。向日視之,即知石之甘苦酸咸,如啖 惟啖松子及白石。 遍體生毛。既數年,念母老歸里, 今又十七八年矣。 百八十六

漸

二、四、廟鬼

端, 痛 婦不復人形, 輒見之,而意堅定, 貌肥黑不揚。 新 忽 曰 : 城諸生王啟後者, 婦以帶懸梁上,捽與並縊。王不覺自投梁下, 人見其足離地, 「樸誠者汝何敢擾!」 日常數作, , 「彼將與我投河矣。」望河狂奔,曳之乃止。 。笑近坐榻,意甚褻。王拒之,不去。 目電閃, 術藥罔效。 終不搖。婦怒,批其頰有聲, 挺然立當中, 方伯中宇公象坤曾孫。 「血赤如盆。 即縶婦項, 一日忽見有武士綰鎖而入, 即亦不能死。 憶城隍廟中有泥鬼四, 自欞中出。才至窗外, 見一婦人入室 自是病顛 引頸作縊 由此坐臥 如此百 怒

絕類其一

焉。

於是病若失。

百八十七

陸判

妝飾如生。東廡有立判,綠面赤須,貌尤獰惡。或夜聞兩廊 陵陽朱爾旦,字小明, 廊下判官來。 一日文社眾飲, 眾當醵作筵。」蓋陵陽有十王殿,神鬼皆木雕 或戲之云:「君有豪名, 然素鈍, 學雖篤,尚未知名。 能深夜負十王殿左

居無何, 下拷訊聲, 置幾上,奉觴酹之三。眾睹之,瑟縮不安於坐, 門外大呼曰:「我請髯宗師至矣!」眾起。 入者毛皆森豎, 故眾以此難朱。朱笑起,徑去。 俄負判 仍請

**日**眾果招飲, 抵暮半醉而歸, 百八十八 興未闌, 挑燈獨酌。忽

荒舍匪遙,合乘興來覓飲,

幸勿為畛畦。」乃負之去。

朱又把酒灌地,祝曰:「門生狂率不文,大宗師諒不為

陸輒紅勒之, 與談典故,應答如響。 案上。奔告家人治肴果,妻聞大駭,戒勿出。朱不聽,立俟 起滌器爇火。 義相訂, 客已去。自是三兩日輒 之。陰司誦讀,與陽世亦略同。」陸豪飲, 治具以出。 夕冒瀆,今來加斧鑕耶?」判啟濃髯微笑曰:「非也。昨蒙高 日飲,遂不覺玉山傾頹, 人搴簾入, 夜偶暇, 易盞交酬,始詢姓氏。曰:「我陸姓, 視之, 則判官也。起曰:「噫, 吾殆將死矣! 都言不佳。 一夜朱醉先寢, 判曰:「天道溫和, 敬踐達人之約。」朱大悅, 問:「知制藝否?」曰:「妍媸亦頗辨 伏幾醺睡。 比醒, 情益洽, 可以冷飲。」朱如命, 時抵足臥。朱獻窗稿 陸猶自酌。 則殘燭昏黃, 舉十觥。朱因竟 牽衣促坐, 無名字。 忽醉夢 置 瓶

幾上, 我與君易慧心耳。」從容納腸已,復合之, 作用畢, 臟腹微痛。 問之。 愕 視榻上亦無血跡, 曰:「此君心也。作文不快, 醒而視之, 「夙無仇怨, 則陸危坐床前, 何以見殺?」 腹間覺少麻木。見陸置肉塊 知君之毛竅塞耳。 陸笑云:「勿懼 末以裹足布束朱 破 腔出腸胃,

百九十

社中諸生素揶揄之,

及見聞墨,

相視而驚

細詢始知其異。

時?」曰:「今歲必魁。」未幾,

科試冠軍,

秋

**聞果中魁元。** 

:「可矣。但君福薄,

不能大顯貴,

鄉、

何

補缺數。」乃起,掩扉去。天明解視,

則創縫已合,有線

為君易之,

留此以

赤者存焉。自是文思大進,過眼不忘。數日又出稿示陸,

適在冥間,

於千萬心中, 揀得佳者一枚,

赤髯生動 求 朱先容, 炯 願 炯如電。 納交陸。 陸諾之。 眾大設以待之。

亦 可更。 相 **潘陸歸**: 不知可否?」陸便請命。 飲, 既醺, 下體頗亦不惡,但面目不甚佳麗。 朱曰:「湔腸伐胃,受賜已多。尚 朱曰:「心腸 面

予結發人,一 如何?」陸笑曰:「諾 朱急起延入,燭之,見襟裹一物。詰之,曰:「 !容徐以圖之。」 過數日 欲 煩

君刀斧, 血猶 之,自於 夜來叩門。 靴中出白刃如匕首, 陸力促急入,勿驚禽犬。朱慮門戶夜扃。 向艱物色。 適得美人首, 至臥室, 見夫人側身眠。 按夫人項, 敬報君命。」 朱撥視, 陸至,

百九十

覺頭間 而後按捺。 而 解 微麻, 首落枕畔。 已而移枕塞肩際, 命朱瘞首靜所, 面 頰甲錯, 搓之得血片。甚駭, 濯之盆水盡 急於朱懷取美人首合項 呼婢汲盤。 乃去。朱妻醒 詳審端 婢

極。夫人引鏡自照, 則長眉掩鬢,笑靨承顴, 上下肉色, 判然而異。 錯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 畫中人也。 解領驗之,有紅線一 因反覆細 見面血狼藉,

驚絕,

赤。

舉手則面目全非,又駭

先是, 未嫁而喪二夫,故十九猶未醮也。

5-1; 上元游十王殿時,游人甚雑, 先是,吳侍御有女甚美,未 居里, 拒聲喊, 乘 夜梯 賊怒而殺之。 入,穴寢門,殺一婢於床下, 游人甚雜,內有無賴賊窺而艷之,遂陰訪 吳夫人微聞鬧聲, 叫婢往視,見尸駭 逼女與淫, 女力

百九十二

之。」吳夜夢女曰:「兒為蘇溪楊大年所殺,無與朱孝廉。 僕殺之則冤也。」吳不信,訟之。收家人鞠之,一如主言,郡 殺女,往詰朱。朱曰:「室人夢易其首,實不解其何故?謂 駭走以告吳公。 公視女尸故存, 守不能決。朱歸,求計於陸。陸曰:「不難,當使伊女自言 家換頭之異聞吳公者。 吳疑之, 犬腹。侍御告郡, 詰旦 啟 衾, 勿相仇。」醒告夫人,所夢同。乃言於官。問之果有楊大年。 不艷其妻,陸判官取兒首與之易之,是兒身死而頭生也。 舉家盡起,停尸堂上,置首項側, 則身在而失其首。遍撻諸婢, 郡嚴限捕賊,三月而罪人弗得。漸有以朱 驚疑無以自決。猜朱以左道 遣媼探諸其家。入見夫人, 門啼號, 謂所守不堅, 致葬 紛騰終夜。 願

朱三入禮闈,皆以場規被放,於是灰心仕進。 乃以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 而械之,遂伏其罪。吳乃詣朱 請見夫人,由此為翁婿。 積三十年,

必生之為樂,死之為悲?」朱以為然,即制衣衾棺槨。既竟, 夕陸告曰:「君壽不永矣。」問其期,對以五日。「能相救否?」 曰:「惟天所命,人何能私?且自達人觀之,生死一耳,

盛服而沒。翌日夫人方扶柩哭,朱忽冉冉自外至。夫人懼。 可作何務?」曰:「陸判薦我督案務,受有官爵,亦無所苦。\_ 、大慟, 以 既有靈,何不再生?」朱曰:「天數不可違也。」問:「在陰 曰:「我誠鬼,不異生時。慮爾寡母孤兒,殊戀戀耳。」夫 游垂膺,朱依依慰解之。夫人曰:「古有還魂之說

窺之,窅然已逝。 夫人依言營備。但聞室中笑語: 人欲再語,朱曰:「陸判與我同來, 亮氣高聲, 宛若生前。 可設酒饌。」趨

而已。 能文,十五入邑庠, 方五歲, 自是三數日輒一 曰:「承帝命為太華卿,行將遠赴, 又一夕來謂夫人曰:「今與卿永訣矣。」 來輒捉抱, 一來, 竟不知無父也。從此來漸疏,日月至焉 至七八歲, 時而留宿繾綣,家中事就便經紀。 則燈下教讀。子亦慧, 事煩途隔,故不能來。 問:「何往? 九 滅

相見耳。」徑出門去,

百歲不拆之鸞鳳耶-'」顧子曰:「好為人,勿墮父業。 十年後

母子持之哭,曰:「勿爾!兒已成立,家計尚可存活,

欲小, 異史氏曰: 則貴。」瑋欲追從,見輿馬人從飄忽若風 從羽葆馳沖鹵薄。訝之。審視車中人,其父也, 左。父停輿曰:「官聲好, 火馳 不顧。 日沕, 渾仕為總憲, 智欲圓而行欲方。」瑋後官至司馬。生五子, 抽刀視之, 學進士, 日渾, 「斷鶴續鳧, 去數步回望, 有政聲。 制極精工,鐫字一行, 官行人。奉命祭西岳道經華陰,忽有 一夕夢父曰:「佩刀宜贈渾也。」從 矯作者妄。移花接木, 解佩刀遣人持贈。 我瞑目矣。」 瑋伏不起。 朱促輿行, 瞬息不見。痛 遙語曰:「佩之 創始者奇。 「膽欲大而 下車哭伏道 , 曰沉,

況加鑿削於心肝

施刀錐於頸項者哉?陸公者,可謂媸皮裹

百九十六

否也?為之執鞭, 妍骨矣。 明季至今, 所忻慕焉。 為歲不遠, 陵陽陸公猶存乎?尚有靈焉

尋常不令游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 莒之羅店人, 早孤, 絕慧,十四入泮。 母最愛之,

二、六、

嬰寧

會上元, 生見游女如云, 乘興獨游。 有舅氏子吳生邀同眺矚, 方至村外, 舅家僕來招吳 有女郎攜婢, 拈梅花一枝,

去。 生拾花悵然, 顧婢子笑曰:「個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 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顧忌。女過去數武 神魂喪失, 怏怏遂返。 至家,藏花枕底,

百九十七

婚姻之嫌,實告之無不諧者。」生喜溢眉宇, 略 研詰 視 而睡 生聞之不覺解頤。吳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訪既窮, 以為誰何人,乃我姑之女, 並無蹤跡。 固諧矣,不然,拚以重賂,計必允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 有何難遂?當代訪之。徒步於野,必非世家, 進。 投劑發表, ,生具吐其實, 秘詰之。吳至榻前, 數日吳復來,生 母大憂, 忽忽若迷。 無所為計。然自吳去後, 母憂之, 且求謀畫。吳笑曰:「君意亦癡 |問所謀。吳紿之曰:「已得之矣。 生見之淚下, 即君姨妹,今尚待聘。 母撫問所由, 醮禳益劇 吳就榻慰解, 默然不答。 肌革銳 問:「居何里?」 顔頓開. 如其未字, 雖內戚有 "! 此 適 吳生 師診 漸 願 致

生由是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視枕底,花雖枯,未便雕落 凝思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柬招之,吳支托不肯赴

吳詭

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囑再四,吳銳

身自任而去。

非遙, 輒搖首不願,惟日盼吳。吳迄無耗,益怨恨之。 招。生恚怒,悒悒不歡。母慮其復病,急為議姻,略與商榷, 何必仰息他人?懷梅袖中, 負氣自往, 轉思三十里 而家人不知

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

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

亂

亂

樹中,河

隱隱有小里落。

下山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

意甚修雅。 北向一家,

門前皆絲柳,

墙內桃杏尤繁,

間以修

**今** 能答。 親。 細。 望斷,並忘饑渴。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似訝其不去者。忽 懼 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拈花而入。審視之, 所遇也。心驟喜,但念無以階進。欲呼姨氏,顧從無還往, 石滑潔, 老媼扶杖出 有訛誤。門內無人可問,坐臥徘徊,自朝至於日昃,盈盈 方佇聽間, 意將何為?得勿饑也?」生急起揖之,答云:「將以探 野鳥格磔其中。 **媼聾聵不聞。又大言之。乃問:** | 媼笑曰:「奇哉!姓名尚自不知,何親可探?我視郎 因坐少憩。 顧生曰:「何處郎君, 一女郎由東而西, 俄聞墻內有女子長呼:「小榮」」 其聲嬌 意其園亭, 不敢遽入。 執杏花一朵, 俯首自簪; 聞自辰刻來, 「貴戚何姓?」生不 回顧對戶,有 即上元途中 以至於

二百

外祖, 澤。 朝歸 黍。」 壁光如明鏡,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 麗 我妹子。 長成如許, 人,大喜。從媼入, 亦書癡耳。 不如從我來, 甫坐, 媼曰:「老身秦姓,並無誕育, 曲折而西,又啟一關, 外有婢子嗷聲而應。坐次,具展宗閥。媼曰:「郎 詢 莫姓吳否?」 年來以家屢貧, 知姓氏, 尚不相識。」生曰:「此來即為姨也, 即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 再來探訪。 見門內白石砌路, 「然。」 又無三尺之男,遂至音問梗塞。 啖以粗 豆棚花架滿庭中。 。」生方腹餒思啖,又從此漸 **媼驚曰:「是吾甥也!**尊堂, 糲, 弱息亦為庶產。 **媼喚:「小榮!可速作** 家有短榻可 夾道紅花片片墜階 裀藉幾榻, 肅客入舍, 匆遽遂忘姓 罔不潔 渠母改 粉

教誨, 能解; 猶掩其口, 喚曰:「嬰寧,汝姨兄在此。」戶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 媼 之。又問:「甥婦阿誰?」答曰:「無之。」曰:「如甥才貌, 來拜識。」未幾婢子具飯, 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媼曰:「此王郎,汝姨子。 歲。」曰:「阿甥已十七矣, 家尚不相識,可笑人也。」生問:「妹子年幾何矣?」 媼未 曰:「喚寧姑來。」婢應去。良久, 遺我鞠養。頗亦不鈍, 此可見矣。年已十六,呆癡如嬰兒。」生曰:「小於甥 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 笑不可遏。 媼逋目曰:「有客在,吒吒叱叱,是 雛尾盈握。 但少教訓 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應 聞戶外隱有笑聲。媼又 **媼勸餐**已, 嬉不知愁。 **媼謂生曰:「我言少** 婢來斂具。 少頃,

生無語、 在上, 歸。 被, 至舍後, 掩 腔未改!」 女又大笑, 捘 其腕。 花木四合其所。 歲猶未聘?嬰寧亦無姑家 不能自止。 為生安置。 如嫌幽悶 見生來, 細碎連步而出。 目注嬰寧, 女笑又作, 果有園半畝, 方將及地, 狂笑欲墮。 穿花小步, 舍後有小園, 不遑他瞬。 「阿甥來不易,宜留三五日, 倚樹不能行, 顧婢曰: 至門外, 細草鋪氈, 生曰:「勿爾, 聞樹頭蘇蘇有聲, 可供消遣;有書可讀。」次日 「視碧桃開未?」遽起, 笑聲始縱。 極 婢向女小語云: 相匹敵。 良久乃罷。 楊花糝徑。 笑乃止。 墮矣!」 女且下 媼亦起, 惜有內親之嫌 仰視, 生俟其笑歇 有草舍三楹, 生扶之,陰 「目灼灼 遲遲送汝 喚婢樸 則嬰寧

不忘。自上元相遇,凝思成病,自分化為異物;不圖得見顏 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之何益?」曰:「以示相愛 ·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

時, 癡耶?」女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愛花,愛拈花之 園中花, 當喚老奴來, 折一巨捆負送之。」生曰: 「妹子

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

色,

答以園中共話。 共枕席耳。」 女俯首思良久, 曰:「我不慣與生人睡。」 語未 非瓜葛之愛, 人耳。」女曰:「葭莩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為愛, 婢潛至, 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 乃夫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 媼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 母問: 「何往?」女 周遮乃爾。

責女。女曰: 笑而止。幸媼不聞, 其癡,無術可悟之**。** 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 l:「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 生恨 「適此語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 猶絮絮究詰。 。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

食方竟, 村中搜覓已遍,竟無蹤兆, 家人捉雙衛來尋生。先是, 因往尋吳。吳憶曩言, 母待生久不歸, 因教於西 始疑

南 山村尋覓。凡歷數村,始至於此。 生出門, 適相值, 但殘 便

告媼 軀 不能遠涉, 媼曰:「大哥欲同汝去,可裝束。」又餉家人酒食, 且請偕女同歸。 得甥攜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寧, 。媼喜曰:「我有志, 匪伊朝夕。

二百零五

學詩禮 至山坳回顧, **亦好事翁姑。** 口:「姨家田產豐裕! 猶依稀見媼倚門北望也。 即煩阿姨擇一良匹與汝。」二人遂發。 能養冗人。 到彼且勿歸

抵家, 兒言者,詐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問女,女曰:「我非母 母睹姝麗, 驚問為誰。 生以姨妹對。 母曰:「前吳郎與

出。 父為秦氏, 沒時兒在褓中, 不能記憶。」母曰: 「我一姊

然殂謝已久, 那得復存?」因審詰面龐、志贅,

間, 適秦氏良確。 家姑去世後, 女名嬰寧耶?」生然之。吳極稱怪事。 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已多年,何得復存?」疑慮 吳生至, 女避入室。 姑丈鰥居, 吳詢得故, **崇於狐**, 病瘠死。 惘然久之, 問所自知, 狐生女名嬰寧,

二百零六

皆嬰寧笑聲。 壁 繃 女猶濃笑不顧。 才一展拜。 臥床上,家人皆見之。姑丈沒, 上,狐遂攜女去。將勿此耶?」彼此疑參, 翻然遽入,放聲大笑。滿室婦女,為之粲然。 。母曰:「此女亦太憨。」吳生請面之。母入室, 母促令出, 始極力忍笑, 狐猶時來。 又面壁移時方出 但聞室中嗤嗤 後求天師符粘

返 吳請往覘其異,就便執柯。 而已。 吳憶葬處仿佛不遠, 母疑其為鬼,入告吳言, 尋至村所, 然墳壟湮沒,莫可辨識, 女略無駭意。又吊其無家, 廬舍全無, 山花零落 詫 嘆 而

二百零七

狂而不損其媚,人皆樂之。鄰女少婦,爭承迎

操女紅糖巧絕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

然笑處嫣然,

昧爽即來省問,

殊無悲意,孜孜憨笑而已。

**眾莫之測**,

母令與少女同寢止,

之 殊無少異。 母擇吉為之合巹, 使華裝行新婦 禮,女笑極不能俯仰, 而終恐為鬼物, 竊於日中窺之, 遂罷。 形影

癡, 怒, 罪婢投見恆得免。而愛花成癖, 女至一笑即解。 恐洩漏房中隱事, 奴婢小過, 而女殊密秘, 恐遭鞭楚, 不肯道 語。 每值母憂

佳種, 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 數月, 階砌藩溷無非花者。 物色遍戚黨;竊典金釵, 母時遇見輒訶之, 女卒不改。 庭後有木香一架,故鄰西 輒求詣母共話

日西人子見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人子謂女意屬

心益蕩。

女指墻底笑而下,

西人子謂示約處,大悅。

女果在焉

則陰如錐刺

痛徹於心,

父聞聲. 恐致駭怪。今日察姑及郎, 卒。 設鶻突官宰,必逮婦女質公堂,我兒何顏見戚裏?」女正色, 見中有巨蠍如小蟹然, 矢不復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須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 鄰人訟生,訐發嬰寧妖異。邑宰素仰生才,稔知其篤行 謂鄰翁訟誣, 雖故逗之亦終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 「憨狂爾爾, 對生零涕。 急奔研問, 細視非女, 早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幸不牽累。 將杖責之,生為乞免,遂釋而出。 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 呻而不言; 妻來, 則 翁碎木, 枯木臥墻邊, 皆過愛無有異心, 捉殺之。負子至家,半夜尋 始以實告。爇火燭窺 所接乃水淋竅也。 直告或無妨 母謂女

二百零九

厝之, 媼尸 慮。 能久居?」生問小榮, 庶養女者不忍溺棄。」生諾之,然慮墳塚迷於荒草。女言無 每攝餌相哺, 君耳。」生恨不邀留。 夜生夢媼來稱謝, 妾 刻日夫婦輿櫬而往。女於荒煙錯楚中,指示墓處, 膚革猶存。 又無兄弟, **|本狐產。母臨去,以妾托鬼母,** 九泉輒為悼恨。 故德之常不去心;昨問母, 女撫哭哀痛。 所恃者惟君。 寤而述之。女曰:「妾夜見之, 女曰:「彼鬼也。 君倘不惜煩費, 「是亦狐, 舁歸, 老母岑寂山阿, 最點。 尋秦氏墓合葬焉。 生人多, 相依十餘 使地下人消此怨恫, 雲已嫁之。」 由是 狐母留以視妾, 無人憐而合 年, 陽氣勝, 囑勿驚郎 果得 何

異史氏曰: 歲值寒食, 不畏生人,見人輒笑, 夫婦登秦墓, 掃無缺。 亦大有母風雲。 似全無心肝者。 女逾年生一子, 在懷抱

則合歡、忘憂, 聞 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 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正嫌其作態耳。」

其黠孰甚焉!至淒戀鬼母,

反笑為哭,我嬰寧何常憨耶。

而墻下惡作劇

「觀其孜孜憨笑,

色。 寧採臣, 適赴金華, 浙人, 性慷爽, 至北郭, 廉隅自重。 解裝蘭若。寺中殿塔壯麗, 每對人言:「生平無一

蓬

聶小倩

蒿沒人, 似絕行蹤。 東西僧舍, 二百一十一 雙扉虛掩, 惟南一小舍, 寧以新居,久不成寐。 潔, 意甚樂其幽 鍵 字赤霞。 以待僧歸。 言秦人, 如 寧喜, 新 清光似水,二人促膝殿廊,各展姓字。士人自言燕姓 「此間無房主, 寧疑為赴試者, 語甚樸誠。 又顧殿東隅 杏。 日暮有士人來啟南扉, 藉槁代床,支板作幾, 。會學使案臨, 既而相對詞竭, 僕亦僑居。 聞舍北隅 修竹拱把 而聽其音聲,殊不類浙。 城舍價昂, 喁 能甘荒落, 寧趨為禮, 階 為久客計。 如有家口。 遂拱別歸寢。 思便留 旦暮惠教, 是夜月明高 告以意。 起, 野藕已花 詰之, **.** 遂散步

衣

緋,

插蓬沓,

鮐 背 龍 鐘,

偶語月下。

婦曰:「小倩

**石窗下微窺之,** 

見短墻外一小院落,

有婦可四十餘

攝去。」女曰:「姥姥不相譽,更阿誰道好?」婦人女子又不 處。」又曰:「小娘子端好是畫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 地不言人,我兩個正談道,小妖婢悄來無跡響,幸不訾著短 識。」言未已,有十七八女子來,仿佛艷絕。媼笑曰:「背 知何言。寧意其鄰人眷口,寢不復聽;又許時始寂無聲。 言否?」曰:「不聞;但意似蹙蹙。」婦曰:「婢子不宜好相 媼曰: 「殆好至矣**。**」婦曰: 「將無向姥姥有怨

寧又咄之。女逡巡若復有詞。

議,

我畏人言。略一失足,

之,

女笑曰:「月夜不寐,

願修燕好。」寧正容曰:「卿防物

廉恥道喪。」女云:「夜無知者。

寧叱:「速去!不然,當呼南

方將睡去,

覺有人至寢所,

急起審顧,

則北院女子也。驚問

掇擲庭墀 生 知。」女懼 「此漢當是鐵石。」 「非義之物,污我囊囊!」女慚出,拾金自言 乃退。至戶外忽返,以黃金一錠置褥

詰 小 小孔,如錐刺者,細凹有蘭溪生攜一點 細細有血出, 僕來候試, 寓於東廂,至夜暴亡。足心有 俱莫知故。 經宿一僕死,

在意。 亦如之。向晚燕生歸 宵分女子復至, ,寧質之, 謂寧曰:「妾閱人多矣, 燕以為魅。 寧素抗直,頗不 未有剛腸

如

君者。 於寺側 同室可免。」問:「何不惑燕生?」曰:「彼奇人也,固不 君誠聖賢, 妾不敢欺。小倩, 被妖物威脅, 恐當以夜叉來。」寧駭求計。 女曰:「與燕 歷役賤務,腆顏向人, 姓聶氏, 八夭殂,

二百一十四

感謝, 岸不得。 羅刹鬼骨, 敢近。」又問:「迷人若何?」曰:「狎暱我者, 彼即茫若迷, 因攝血以供妖飲。又惑以金, 問戒備之期,答以明宵。臨別泣曰:「妾墮玄海, 郎君義氣幹雲,必能拔生救苦。倘肯囊妾朽骨, 留之能截取人心肝。 二者, 凡以投時好耳。」 非金也 隱以錐 刺

宿, 明日恐燕他出,早詣邀致。 以性癖耽寂。寧不聽,強攜臥具來, 辰後具酒饌, 留意察燕。 燕不得已, 既約同

楊之上,

有烏巢者是也。」 言已出門,

紛然而滅。

葬安宅,

不啻再造。」寧毅然諾之。因問葬處,曰:「但記白

遽白。

幸勿翻窺篋襆,

違之兩俱不利。」 寧謹受教。 既各寢:

從之,

囑

曰:「僕知足下丈夫,傾風良切。

要有微衷,

難

也。 葉許。 爾大膽、 欞, 燕 捧篋檢征 欲呼燕, 以所見。 一射, 以箱篋置窗上, 妖當立 窗 適嗅之有妖氣**。**」 已而數重包固, 外隱隱有人影。 即遽斂入,宛如電滅。 燕 忽有物裂篋而出, 致壞篋子。」遂復臥。 取一物, 斃; 雖然, 既相 就枕移時 對月嗅視, 知愛, 寧欲觀之。 仍置破篋中。自語曰: 俄而近窗來窺 亦傷。」 耀若匹練, 何敢深隱。 **燕覺而起**, 齁 問: 寧大奇之, 如雷 慨出相示 光晶瑩, 吼 「所緘何物?」 觸 我劍客也。 折窗 寧偽睡以覘之。 光睒閃。 因起問之, 長可二寸, 「何物老魅, 上石欞, 寐。近一 寧懼, 飆 小 俓 燕 告 直 韭

於是益厚重燕。

其術。 從歸 而歸。 回顧 葬近蝸居, 此道中人也。」寧托有妹葬此,發掘女骨,斂以衣衾, 烏巢其顛。迨營謀既就, 以破革囊贈寧, 白畫端相, 寧齋臨野, 曰:「如君信義剛直,可以為此,然君猶富貴中人, 幸不為嫌!」祝畢而返, 視窗外有血跡。遂出寺北 拜識姑嫜, 則小倩也。 歌哭相聞, 庶不見凌於雄鬼。 嬌麗尤絕。 曰:「此劍袋也。寶藏可遠魑魅。」 因營墳葬諸齋外,祭而祝曰:「憐卿孤魂, **勝御無悔。」審諦之,** 歡喜謝曰:「君信義,十 趣裝欲歸。 。遂與俱至齋中。 後有人呼曰:「緩待同行! 見荒墳累累, 燕生設祖帳, 肌映流霞, 甌漿水飲, 殊不 死不足以報。 囑坐少待, 情義殷渥, 果有白楊 寧欲從受 足 翹細 賃 舟

一百一十七

發膚,一 承祧緒,不敢令有鬼偶。」女曰:「兒實無二心。泉下人既不 女謂母曰:「兒飄然一身,遠父母兄弟。蒙公子露覆, 尸饔。入房穿榻,似熟居者。 見信於老母, 曰:「小娘子惠顧吾兒,老身喜不可已。但生平止此兒, 女已翩然入, 日暮母畏懼之, 允之。即欲拜嫂,母辭以疾,乃止。女即入廚下,代母 願執箕帚,以報高義。」母見其綽約可愛,始敢與言. 母愕然。 請以兄事,依高堂, 拜伏地下。寧曰:「此小倩也。」母驚顧不遑。 時寧妻久病, 辭使歸寢, 不為設床褥。 女窺知母意, 母戒勿言, 奉晨昏,如何?」母憐其 恐所駭驚。言次 澤被 即

竟去。過齋欲入,卻退,

徘徊戶外,似有所懼。生呼之。

二百一十八

久 之, 黄昏告退, 別無床寢,且兄妹亦宜遠嫌。」女起,顰蹙欲啼, 去。寧促之。愀然曰:「異域孤魂,殊怯荒墓。」寧曰: 懼母嗔。女朝旦朝母, 而懶步,從容出門,涉階而沒。寧竊憐之,欲留宿別榻, 一卷,夜暇就兄正之。」寧諾。又坐,默然,二更向盡 「室有劍氣畏人。 問:「夜讀否?妾少誦《楞嚴經》,今強半遺忘。 ,取懸他室。女乃入,就燭下坐;移時,殊不 輒過齋頭, 向道途中不奉見者 捧匜沃盥,下堂操作,無不曲承母志。 就燭誦經。覺寧將寢,始慘然出。 良以此故。」 「齋中 寧 悟 浼求 一語。

稔,

親愛如己出

先是,寧妻病廢,

母劬不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漸

竟忘其為鬼,不忍晚令去,留與同臥起。

二百一十九

堂盡眙, 注福籍,有亢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奪也。」母信之,知無惡意,但懼不能延宗嗣。女曰:「子女惟天所授。 知無惡意, 利 襲以為榮。 議。寧喜, 行人,故從郎君來。區區無他意,止以公子光明磊落, 人所欽矚 女微知之, 爭拜識之。女善畫蘭、 來未嘗飲食,半年漸啜稀酡。母子皆溺愛之,諱言其鬼 不知辨也。無何,寧妻亡,母隱有納女意,然恐於子不 反不疑其鬼, 因列筵告戚黨。 一日俯頸窗前, 實欲依贊三數年, 乘間告曰:「居年餘,當知肝膈。為不欲 疑為仙。 或請覿新婦, 女慨然華妝出 怊悵若失。 借博封誥,以光泉壤。」 輒以尺幅酬答, 由是五黨諸內眷,咸執贄 忽問:「革囊何在?」 得者藏之什 與子 母亦 郎君

二百二十

停 息, 復畏, 幕間。寧視之,物如夜叉狀,電目血舌,睒閃攫拿而前,至又命移懸戶上。夜對燭坐,欻有一物,如飛鳥至。女驚匿夾 矣!」共視囊中, 門卻步,逡巡久之,漸近革囊, 格然一響,大可合簣,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 **囊來。女反復審視,** 不知殺人幾何許!妾今日視之,肌猶粟慄。」乃懸之。次日 「以卿畏之, 意金華妖物, 宜取掛床頭。」寧詰其意,曰:「三日來, 囊亦頓索如故。 寧駭詫, 清水數斗而已。 故緘致他所。」曰:「妾受生氣已久,當不 曰:「此劍仙將盛人頭者也。 恨妾遠遁, 以爪摘取, 恐旦晚尋及也。」 寧果攜革 女亦出,大喜曰:「無恙 似將抓裂。囊忽 揪夜叉入,聲 敝敗至此, 心怔忡無

三百二十

楊天一 進有聲。 後數年, 言:見二鼠出, 義鼠 寧果登進士。 舉一 其一為蛇所吞;其 男。 納妾後, 又各生一男, 瞪目如: 皆

往,

如是者久。

蛇出,

吐死鼠於地上。

鼠來嗅之,

啾啾如悼

嚼如前狀。

蛇

入則來,

蛇

出

則

銜之而去。

友人張歷友為作《義鼠行》。

二百二十二

來,

力嚼其尾,

蛇怒,只

退身出。

鼠故便捷,

欻然遁去,

蛇

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來,

甚恨怒,然遙望不敢前。

蛇果腹蜿蜒入穴,

方將過半,

鼠

奔

地震

有聲。 逾 僕而復起, 婦夜起溲溺, 忘其未衣也。 李篤之對燭飲。 不能立,坐地上隨地轉側。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時 一時許始稍定。 不解其故。 相顧失色。 沂水陷穴, 墻傾屋場之聲, 後聞某處井傾側不可汲,某家樓臺南北易向 回則狼銜其子。 俄而幾案擺簸, 忽聞有聲如雷, 久之, 方知地震, 各疾趨出。見樓閣房舍, 視街上, 廣數畝。此真非常之奇變也。有邑人 河水傾潑丈餘, 雞鳴犬吠滿城中。 與兒啼女號, 則男女裸體相聚, 地大震。 婦急與狼爭。 酒杯傾覆, 東南來, 餘適客稷下,方與表 喧如鼎沸。人眩量 狼一緩頰, 屋梁椽柱, 向西北去。 競相告語, 錯

兒出, 驚定作喜,指天畫地, 身未著寸縷, **攜抱中**, 狼蹲不去。 乃奔。 述狼銜兒狀, 此當與地震時男女兩忘同 婦大號 己奪兒狀。 鄰人奔集, 狼 良久,忽悟 情狀也。

人之惶急無謀,

一何可笑!

海公子

東海· 人亦罕 古跡島, -到之**。** 登州張生好奇, 有五色耐冬花, 喜游獵, 四時不凋。 聞其佳勝, 而島中古無居 備酒

反復留 自掉扁舟而往。 紅裳眩目, 「連,甚慊所好;開尊自酌, 至則花正繁, 略無倫比。 二百二十四 香聞數里, 恨無同游。 笑曰:「妾自謂興致不凡, 樹有大至十餘圍者。 。忽花中一麗

寂, 愛好之。恐海公子來不得盡歡,因挽與亂。女忻從之。 相狎未已,忽聞風肅肅,草木偃折有聲。女急推張起,曰:「海 公子至矣。」張東衣愕顧, 公子來。 得美人,大悅,招坐共飲。女言辭溫婉,蕩人心志, 先有同調。」張驚問:「何人?」曰:「我膠娼也, 彼尋勝翱翔,妾以艱於步履, 女已失去。 旋見一大蛇, 故留此耳。」張方苦 自叢樹 適從:

首,以舌刺張鼻。鼻血下注,流地上成窪,乃俯就飲之。 以身繞人並樹,糾纏數匝,兩臂直束胯間,不可少屈。 中出,粗於巨桶。張懼, 自分必死, 忽憶腰中佩荷囊內有毒狐藥,因以二指夾出, 又側頸自顧其掌, 障身大樹後, 冀蛇不睹。 令血滴藥上,頃刻盈把**。**蛇果 蛇近前,

其

載蛇而歸。 半體崩落, 就掌吸飲。 大病月餘方瘥。 飲未及盡, 蛇臥地如梁而斃矣。 遽伸其體 疑女子亦蛇精也。 張亦眩莫能起, 擺尾若霹靂聲 移時方蘇 觸樹 樹

丁前溪, 諸城人, 富有錢穀, 游俠好義, 慕郭解之為人。

二、十一、丁前溪

史行臺按訪之**。**丁亡去,至安丘遇雨**。** 不止**。**有少年來, 館穀豐隆。既而昏暮,止宿其家, 避身逆旅。 雨日

飼

畜 能垂諒。」問:「主人何業?」則家無資產, 主人好交游,適他出,家惟娘子在。貧不能厚客給, 給食周至。問其姓字, 少年云:「主人楊姓, 惟日設博場以謀 我其內侄

二百二十六

受, 償乎?」丁贊嘆而別。 此獵食者。主人在外,嘗數日不攜一錢,客至吾家,何遂索 撤屋上茅耳。」丁益異之,謂其意在得直。 強付少年持入。俄出仍以反客,云:「娘子言:我非業 次日雨仍不止, **亅怪之。少年日:「實告客,家貧無以飼畜** 囑曰:「我諸城丁某,主人歸,宜告 供給弗懈。至暮銼芻, 天明,付之金不 ,適娘子

暇幸見顧。」數年無耗。

值歲大饑,

楊困甚,

無所為計,

妻漫勸詣丁,從之。

至諸城、

揖客入.

通姓名於門者,

丁茫不憶,

申言始憶之。踩履而出,

見其衣敝踵決,居之溫室,

設筵相款,

寵禮異常。

明日為制

二百二

冠服,

表里溫暖。

楊義之,而內顧增憂,編心不能無少望,

煩慮, 履鮮整, 異史氏曰:「貧而好客, 徒, 為妾驅使。」楊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舊業矣。 時米不滿升。今過蒙推解固樂, 車徒齎送布帛米粟, 居數日殊不言贈別。 使楊坐而抽頭, 受之施而不報, 已代經紀矣。 小婢侍焉。 ,豈人也哉?然一飯之德不忘: 終夜得百金,乃送之還。歸見室人, 驚問之,妻言:「自君去後,次日即有 幸舒意少留, 楊意甚急, 堆積滿屋, 云是丁客所贈**。** 飲博浮蕩者優為之, 異者, 妻子如何矣!」丁曰:「是 告丁曰:「顧不敢隱, 當助資斧。」走伻招諸博 又給一婢, 獨其妻 丁其有 僕

焉。

二百二十八

二、十二、海大魚

則攜眷口往拜其墓, 海濱故無山。一日, 山忽他徙, 故寒食時多見之。 化而烏有。 忽見峻嶺重疊, 相傳海中大魚, 綿 亙數里, 眾 悉 駭 怪。 值清明節

二、十三、張老相公

金山, 張老相公,晉人。 適將嫁女, 攜眷至江南, 蓋江中有黿怪, 躬市奩妝。 舟 抵

香輒出, 忽巨浪覆舟, 張先渡江, 壞舟吞行人,為害已久。張去, 囑家人在舟勿爆膻腥。 妻女皆没。 二百二十九 家人忘之, 炙肉舟

黿。 張 回棹, 僧聞之, 悼恨欲 駭言: 死。 「吾儕日與習近, 因登金山謁寺僧, 懼為禍殃, 詢黿之異, 惟神明奉 將 以 仇

餘斤。審知所常伏處,使二三健男子, 仇哉! 之;祈勿怒, 疾吞而下。少時波湧如山;頃之浪息, 行旅寺僧並快之, 張聞, 時斬牲牢, 頓思得計。便招鐵工起爐山半, 建張老相公祠, 投以半體, 則躍吞而去。 以大鉗舉投之,黿 肖像其中以為水神, 則黿死已浮水上 治赤鐵重百 誰復能相

禱之輒應。

二百三十

二、十四、水莽草

楚人以同歲生者為同年,投刺相謁, 水莽鬼。俗傳此鬼不得輪回,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以故楚 水 中桃花江一帶,此鬼尤多云。 莽, 毒草也。 蔓生似葛, 花紫類扁豆, 呼庚兄庚弟,子侄呼庚 誤食之立死, 俄見道 即 為

伯, 異味,不類茶茗,置不飲,起而出。 旁一 可將好茶一 媼, 習俗然也。有祝生造其同年某, 張棚施飲, 趨之。 杯來。」俄有少女,捧茶自棚後出。年約十四五, **媼承迎入棚,給奉甚殷。嗅之有** 中途燥渴思飲。 媼止客,急喚:「三娘,

指環臂釧,

晶瑩鑒影。生受盞神馳,嗅其茶,芳

二百三十

兒死, 來。 分母勞, 始相指示。兒往, 之, 而卒。 甚愴於懷,故來奉晨昏耳。兒雖死,已有家室, 今為兒婦,亦相得,頗無苦。」 移時門外一女子入, 情懷差慰。生便遣三娘操作,三娘雅不習慣, |悄然忽入。母大駭, 母留孤自哺 兒深恨之。 由此居故室, 伏地拜母。 母其勿悲。」母問:「兒婦何人?」曰:「寇氏坐聽 則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兒馳去,強捉之 葬之。遺一子甫周歲。妻不能守,半年改 死後欲尋三娘,而不知其處,近遇庚伯, 劬瘁不堪, 生曰:「此寇三娘也。」雖非生人, 遂留不去。女請母告諸家。 揮涕問之。答云:「兒地下聞 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兒哭室 即同來 然承順

一百三十三

悼。 · 顧生 便入廚下,代母執炊供客。翁媼視之愴心,既歸, 能惑行人,故求兒助之耳。今已生於郡城賣漿者之家。」 固已安之矣。」 因問:「茶媼誰也?」曰:「彼倪姓。 自慚 視之果三娘, 來,為之服役;金百斤、布帛數十匹,酒胾不時饋送, |曰:「既婿矣,而不拜岳,妾復何心?」 生乃投拜。女 女曰:「人已鬼, 又何厭貧?祝郎母子, 情意拳拳, 而母承女意,卒告之。寇家媼翁, 相向哭失聲。女勸止之。 聞而大駭,命車疾至, 媼視生家良貧,意甚 即遣兩婢

送兒還**。**」 或故稽之,

則飄然自歸。 翁乃代生起夏屋,

然生終未嘗至翁家。

祝母矣。

寇亦時招歸寧。居數日,

輒曰:「家中無人,

宜

豐筵禱祝其庭, 我活之也。彼為李九所害,我為之驅其鬼而去之。」母曰:「汝 屑為此?且兒事母最樂, 何不取人以自代?」曰:「兒深恨此等輩,方將盡驅除之, 一日村中有中水莽草毒者, 輒有效。 不願生也。」由是中毒者,往往具 死而復蘇, 競傳為異。 何

積 教以禮義而已。 十餘年母死。 葬母後又二年餘,為兒娶婦。婦, 生夫婦哀毀, 但不對客, 惟命兒縗麻擗踴, 任侍郎之

駕其家, 孫女也。 行矣。」俄見庭下有四馬, 一日謂子曰:「上帝以我有功人世,策為『四瀆牧龍君』。今 先是, 訂翁婿焉。至是,遂以孫女妻其子,往來不絕矣。 任公妾生女數月而殤。後聞祝生之異,遂命 一百三十五 駕黃幨車, 馬四股皆鱗甲。

娘骸骨與生合葬焉。 見女來, 去矣。」出門遂不復見。其子名鶚, 拜別翁媼, 亦如生言。媼泣挽留。女曰:「祝郎先 字離塵, 請寇翁,

盛

裝出

同登一輿。

子及婦皆泣拜,

瞬息而渺。

是日,寇家

從而去,俗名曰「打絮巴」, 魘昧之術, 不 其道, 或投美餌, 紿之食之, 江南謂之「扯絮」。 小兒無知, 則人迷罔,

二、十五、造畜

輒受其害。又有變人為畜者,名曰「造畜」。此術江北猶少, 河以南輒有之。揚州旅店中,有一人牽驢五頭, 云:「我少旋即返。」兼囑:「勿令飲啖。」遂去。 二百三十六 驢暴日中, 

皆化為婦人。怪之,詰其所由,舌強而不能答。 既而驢主至, 蹄嚙殊喧。 主人牽著涼處。驢見水奔之,遂縱飲之。一滾塵 系五羊於院中, 驚問驢之所在。 。乃匿諸室中。 主人曳客坐,

輾轉化為童子。陰報郡, 便進餐飲,且云:「客姑飯, 遣役捕獲,遂械殺之。 驢即至矣。」 主人出, 悉飲五羊,

無耗問, 鳳陽一士人,負笈遠游。 謂其妻曰:「半年當歸。」十餘月竟 離思縈懷,

鳳陽士人

得無欲見郎君乎?」妻急起應之。麗人邀與共往, 方反側間, 妻翹盼綦切。 有一麗人, 二百三十七 珠鬟絳帔, 一夜才就枕, 搴帷而入, 笑 紗月搖影, 問:「姊姊 妻憚修阻,

麗 麗 起從行, 牽坐路側, 人行迅速, 女步履艱澀 人但請無慮。即挽女手出, 健步如飛。 自乃捉足, 脫履相假。女喜著之,幸不鑿枘。 呼麗人少待, 並踏月色, 將歸著復履。 約行一矢之遠。 麗

笑曰:「且勿問訊。娘子奔波非易。 移時見士人跨白騾來,見妻大驚,急下騎, 「將以探君。」 又顧問麗人伊誰。女未及答, 郎君星馳夜半,人畜 問:「何往?」女 麗 人掩 想

當俱殆。

妾家不遠,

且請息駕,

早旦而行,不晚也。」顧數

即有村落,

遂同行入一

庭院,

麗人促睡婢起供客,

曰:「今夜月色皎然,不必命燭, 二百三十八 小臺石榻可坐。」士人縶蹇

歸有代步,乞賜還也。」女稱謝付之。 簷 梧, 乃即 坐 麗 人曰:「履大不適於體 途中頗累贅否?

俄 注視麗者,屢以游詞相挑。夫妻乍聚,並不寒暄一 敬以為賀。」士人亦執盞酬報。主客笑言, 頃設酒果, 麗人酌曰:「鸞鳳久乖, 圓在今夕, 履舄交錯。士 濁醪一 語。 麗

醺, 亦眉 人笑曰: "目流情, 二人語益狎。又以巨觥勸客,士人以醉辭, 「卿為我度一曲,即當飲。」麗人不拒,即以牙 而妖言隱謎。女惟默坐, 偽為愚者。久之漸 勸之益苦。

還家,

濟濟淚似麻**。** 

又是想他,

蕉聲

一陣一陣細雨下。

何處與人閑磕牙?望穿秋水,不見

窗外西風冷透紗。

又是恨他,手拿著紅繡鞋兒

杖撫提琴而歌曰:「黃昏卸得殘妝罷,

俗所尚 至 - 自禁。 婢子乏疲, 少間麗 姑 歌竟, 效顰耳。」音聲靡 伏睡廂下。 人偽醉離席, 「此市井之謠 女獨坐無侶, 霏 士人亦起, 風 度狎褻, 頗難 從之而去。 消自堪。 一人搖惑, 聽 思欲遁 久之不

甫近窗, 歸, 素常猥褻之狀, 而夜色微茫, 則斷雲零雨之聲, 盡情傾吐。女至此手顫心搖, 不憶道路。 隱約 可聞。 轉無以自主, 又聽之, 殆不可遏, 因起而覘之。 聞良人與己

扃 出門竄溝壑以死 內大呼曰:「郎君腦破矣 女具以告。 枕上之語猶喁 隅也。 郎大怒, 憤然方行, 忽見弟三 立與姊! 郎舉巨石拋擊窗欞 奈何!」 女聞之大哭, 口, 郎 直入其家, 乘馬而至,

則

見所遭,述之悉符,互相駭怪。 婢子供指使!」返身欲去。女牽衣曰: 嗚促我來;甫能消此胸中惡, 來省問。 之?」三郎揮姊僕地,脫體而去。女頓驚寤,始知其夢。 日,士人果歸**,** 二郎大異之。 士人笑曰:「幸不為巨石所斃**。**」三郎愕然問故,士以夢告**。** 「我不謀與汝殺郎君,今且若何?」三郎撐目曰:「汝嗚 但不知麗人何許耳。 語次, 蓋是夜, 乘白騾。 女異之而未言。 士人是夜亦夢, 問士人曰:「昨宵夢君,今果然, 三郎亦夢遇姊泣訴,憤激投石也。 三 又護男兒、 既而三郎聞姊夫自遠歸, 「汝不攜我去, 怒弟兄, 我不慣與 亦大異。」 將

一、十七、耿十八

猶不給, 守我心慰, 我死後, 新成耿十八病危篤, 言已而沒, 云:「守固佳,嫁亦恆情。明言之,庸何傷?行與子訣, 嫁守由汝, 何以能守?」耿聞之,遽捉妻臂作恨聲曰:「忍哉! 子嫁我意斷也。」妻乃慘然曰:「家無儋石,君在 手握不可開。 請言所志。」妻默不語。 知不起。 妻號。家人至, 謂妻曰:「永訣在旦晚耳, 兩人攀指力擘之, 耿固問之,

耿 名字貼車上。 不自 知死, 御人見耿,促登車。耿視車中已有九人,並己 出 門, 見小車十餘輛, 輛各十人, 即以方幅書

二百四十二

始開。

又視粘單上己名最後。 車行咋咋, 響震耳際,亦不知

悉陰間事, 又聞御人偶語云:「今日 往 俄 至一處 乃自悟曰:「我豈作鬼物耶?」頓念家中無復 聞人言曰:「此思鄉地也。」聞其名疑之。 □ 三人。」耿又駭。 及細聽其言,

懸, 時, 上 聞人言為「望鄉臺」。諸人至此,俱踏轅下,紛然競登。 惟老母臘高,妻嫁後缺於奉養。念之,不覺涕漣。又移 見有臺高可數仞, 游人甚多,囊頭械足之輩, 嗚咽而

顛頂**。** 御人或撻之,或止之, 淒惻不自勝。 則門閭庭院宛在目前。但內室隱隱, 獨至耿, 則促令登。登數十級,

念名字粘車上,恐不免執名之追,遂反身近車, 恙, 臺高傾跌,匠人但令從己。遂先躍,耿果從之, 之。匠人謀與越臺而遁,耿懼冥追,匠人固言無妨;耿 回顧, 己名始復奔,哆口坌息,不敢少停。 自言為東海匠人,見耿零涕 喜無覺者。視所乘車猶在臺下。 一短衣人立肩下, 即以姓氏問耿, 問:「何事不了於心?」 耿 二人急奔, 耿俱以告。 數武, 及地, 以手指塗去 又慮 無

躁渴, 揖拜伏。 少間入里門, 疑非真活,然漸覘之,殊無他異。 驟呼水。 既而出門拱謝,方歸。 匠人送諸其室。 驀睹己尸, 家人大駭, 二百四十四 與之水,飲至石餘。 歸則殭臥不轉。 稍稍近問, 醒然而蘇。覺乏疲 家人以其行 一颗起, 歷歷言

此厭薄其妻,不復共枕席。 曰:「初為我飲,後乃匠人飲也。」投之湯羹, 問:「出門何故?」曰:「別匠人也。」「飲水何多?」 數日而瘥。

秀美,夫妻最憐愛之。十四歲暴病夭殂, 常州民李化,富有田產,年五十餘無子, 冷落庭幃,益少生 一女名小惠,容質

二、十八、珠兒

趣。始納婢,經年餘生一子,視如拱璧,名之珠兒。 魁梧可愛,然性絕癡,五六歲尚不辨菽麥,言語蹇澀。李亦 兒漸長

二百四十五

驚以神,且云能生死禍福人。幾十百千,

好而不知其惡。會有眇僧募緣於市,

輒知人閨闥,

於是相

執名一索,

無敢違

時已曛暮, 僧訊鞫,亦辨給無情詞。笞之, 山僧何能為?」李回而兒已死。李慟甚,以狀訴邑宰。宰拘灰。李俱,將八十金詣僧求救。僧笑曰:「多金大不易!然 色曰:「必百金,缺一文不可!」李怒,收金而去。僧忿然起 自投無數。宰不聽,杖殺之。李叩謝而歸。 人二、小棺一、小旗幟五。宰怒,以手疊訣舉示之。僧乃懼, 詣李募百緡, 「勿悔!勿悔!」無何,珠兒心暴痛, 極力不能得追。」視其體貌,當得七八歲。李驚:與妻坐床上。忽一小兒,」(儴入室,曰:「阿 李難之。給十金不受, 似擊鞔革。令搜其身,得木 漸至三十金。僧 爬刮床席,色如土

方將詰問

則見其若隱隱現,恍惚如煙霧,宛轉間已登榻。

一百四十六

晨 脫 戲門外,為妖僧迷殺桑樹下, 懼 相依?」兒曰:「但除斗室, 闔其扉, 李推下之, 餘都無事。」李從之。兒喜,遂獨臥室中。 化。 來出入閨閣如家生。聞妾哭子聲, 姓詹氏。 六歲失怙恃,不為兄嫂所容, 與妻俱奔。 。幸賴阿翁昭雪, 還顧, 墮 地無聲。 曰: 兒呼阿父、 兒已在膝下。 願得為子。」李曰: 回 為兒設床褥, 「阿翁何 驅使如倀鬼, 母, 李駭問何為。 嘔啞不休。 乃爾 問:「珠兒死幾日矣? 「人鬼殊途, 日澆一杯冷漿粥 冤閉窮泉, 逐居外祖家。 答曰:「我蘇 瞥然 復登。 李入妾室, 何能 偶 州 急

壞,

兒當活之。」李喜,

與兒去,

開穴驗之,

**軀殼如故**。

一百四十七

Ę

日 :

「天嚴寒,尸當不腐。

試發塚起視,

如

損

忉怛, 少頃呼湯,湯已而汗,汗已遂起。 回視, 兒失所在。異之, 異尸歸,方置榻上,目已 群喜珠兒復生,又加

嗣,夜分, 我父不及, 之,答云:「昔從妖僧時,有兒等二人,其一名呼哥子。 昨追 陰司見珠兒否?」曰:「珠兒已轉生矣。渠與阿翁無父子緣, 冥然若死。眾大愕,謂其復死;天將明,始若夢醒。群就問 之慧黠便利,迥異平昔。但夜間殭臥,毫無氣息,共轉側之, 不過金陵嚴子方,來討百十千債負耳。」初,李販於金陵, 蓋在後與哥子作別耳。今在冥司,與姜員外作義 固來邀兒戲。適以白鼻騧送兒歸。」母因問:「在

嚴貨價未償,

而嚴翁死,此事無人知者。李聞之大駭。

念耳。昨托姜員外, 滿 從大繁, 顧念不去心。姊忘之乎?』姊始淒感,云:『會須白郎君, 父母懸念, 刀刺手爪, 頭髻。 ::「人既死,與骨肉無關切。 阿母。』」母問其期,答言不知。 曰:「姊姊且憩坐, 謂母曰:「姊在陰司大好, 「兒見惠姊否?」兒曰:「不知。 當多備漿酒。」少間奔入室曰: — 出 血涴綾子上,姊就刺作赤水雲。今母猶掛床頭壁, 渠都如眠睡。 門, 便十百作呵殿聲。」母曰:「何不 夤緣見姊姊, 少悲啼。」諸人悉無所見。 兒云:『姊在時, '倘有人細述前生,方豁然動 嫁得楚江王小郎子。 姊呼我坐珊瑚床上, 日謂母:「姊行且至, 再去當訪之。」 「姊來矣!」移榻 喜繡並蒂花, 兒率人焚 歸寧? , 與言 珠翠 剪

一百四十九

覿面, 所謂。 即 **襆頭紫帔來相望,** 被, 棄高堂, 別幾年矣, 方與母言。 再與阿母言。」東鄰趙氏女,故與惠為繡閣交。 啟笥出之。 酹 愈於門外,反曰:「騶從暫令去矣。 曾為燭花燒一 不啻河山。 女曰:「兒昨歸, 母知其異,從之。 勞父母哀念, 頓髪髪白發生!」 母駭曰:「兒病狂耶?」 女拜別 忽僕地悶絕。 兒曰: 將借妹子與家人共語, 言笑猶如平生。 點如豆大,尚在否?』」母曰:「在。 「姊命我陳舊閨中。 罪莫大焉! 頗委頓, 直達李所, 逾刻方醒, 未遑一言。 且言:「我今異物,父母 母頓悟 抱母哀啼。 向母曰:「小惠與我嬸 乏疲, 姊言:『昔日所覆 ,勿須驚恐。」質明, 乃哭。 兒不孝, 且小臥, 母驚, 是夜忽夢惠 <u>五</u> 途 即

時好以手支頤,女言次,輒作故態,神情宛似。未幾珠兒奔 言訖,復踣,移時乃醒。 人,曰:「接姊者至矣。」 女乃起,拜別泣下,曰:「兒去矣。」 「郎君與兒極燕好,姑舅亦相撫愛,頗不謂妒醜。」惠生 「聞兒今貴,甚慰母心。但汝棲身王家,何遂能來?」女

坐床頭,一執鐵杖子,一挽苧麻繩,長四五尺許,兒晝夜哀後數月,李病劇,醫藥無效。兒曰:「旦夕恐不救也!」二鬼 笑二鬼, 之不去。」母哭,乃備衣衾。既暮,兒趨入曰:「雜人婦, 退去,姊夫來視阿翁。」俄頃,鼓掌大笑。母問之,曰:「我 問姊起居。 既而拍手曰:「二鬼奴哀之不去,至此大快! 聞姊夫來,俱匿床下如龜鱉。」又少時,望空道寒 二百五十

家俱喜。 父當即無恙。 乃出之門 . 外, 至夜病良已, 姊夫言: 卻 回, 曰:「姊夫去矣。二鬼被鎖馬鞅上。 數日尋瘥。 歸白大王, 為父母乞百年壽也。」一 四

中病者, 延師教兒讀, 輒指鬼祟所在,以火爇之,往往得瘳。 兒甚慧,十八歲入邑庠,猶能言冥間事。 後暴病, 見 里 體

膚青紫, 馬大如蛙, 太史某翁, 二、十九、小官人 自言鬼神責我洩露,由是不復言。 忘其姓氏, 細如指。 小儀仗以數十隊。 **晝臥齋中,** 忽有小鹵簿, 一官冠皂紗,著繡 出自堂陬。

乘肩輿,

紛紛出門而去。公心異之,

竊疑睡眼之訛。

頓

二百五十二

少間又自笑曰:「戔戔微物,想太史亦無所用,不如即賜小 見一小人返入舍, 曾詰所來。 主人有不腆之儀, 人。」太史頷之。欣然攜之而去。後不復見。惜太史中餒,不 敬獻太史。」言已,對立,即又不陳其物。 攜一氈包大如拳,竟造床下。白言:「家

二、 二十、 胡四姐

徘徊花陰,頗存遐想。忽一女子逾垣來,笑曰:「秀才何思

尚生泰山人,獨居清齋。會值秋夜,

銀河高耿。

明月在天

二百五十三

氏,名三姐。問其居第,但笑不言。生亦不復置問,

之深?」生就視,容華若仙。驚喜擁入,窮極狎暱。

自言

桃, 若見吾家四妹,不知如何顛倒。」生益傾動, 長跽哀請。 盼不轉。女笑曰:「眈眈視妾何為?」曰:「我視卿如紅葉碧 永好而已。自此臨無虛夕。一夜與生促膝燈幕,生愛之, 雖竟夜視勿厭也。」 三姐曰:「妾陋質, 遂蒙青盼如 恨不一見顏色,

引繡帶, 媚麗欲絕。生狂喜,引坐。三姐與生同笑語, 俯首而已。未幾三姐起別,妹欲從行,生曳之不釋, 四姐惟手

逾夕果偕四姐來。年方及笄,

荷粉露垂, 杏花煙潤, 嫣然含

顧 引臂替枕, 妹子一為少留。」四姐無語,姊遂去。二人備盡歡好, 三姐曰: 傾吐生平, 「卿卿煩一致聲。」三姐乃笑曰:「狂郎情急矣! 二百五十四 無復隱諱。 四姐自言為狐, 生依戀其

既而

風韻。 是日生偶出門眺望,山下故有槲林, 心, 無不斃者。 所以處。 可以卻之。」遂書之。既曉三姐來,見符卻退,曰:「婢子負 傾意新郎,不憶引線人矣。汝兩人合有夙分,餘亦不相 亦不之怪。 但何必爾?」乃徑去。 近謂生曰:」秀才何必日沾沾戀胡家姊妹?渠又不能 四姐曰:「妾雖狐, 妾幸承溺愛,不忍見滅亡,當早絕之。」生懼,求 四姐因言:「阿姊狠毒, 數日四姐他適, 得仙人正法, 當書一符粘寢門, 蒼莽中出一少婦 業殺三人矣,惑之 約以隔夜。 頗

以 一

錢相贈。」即以一貫授生,

曰:「先持歸貰良醞,

我即

攜

果如所教。

少間婦果至,

小肴饌來,

與君為歡。」生懷錢歸,

一燔雞、

咸彘肩各一,

即抽刀子縷切為臠。

釃酒 調謔,

得之。」生父以其言異, 懇;三姊從旁解免, 睹, 歡 狐相匹偶,不可復近!」遂悻悻欲去。生惶恐自投, 同寢處!」追去,移時始返。四姐怨生曰:「君不長進, 捉足易舄, 一日有陝人騎驢造門, 於治異常、 **倉惶而遁**, 忽聞人聲。傾聽 而滅燭登床,狎情蕩甚。 遺舄於床。二女遂叱曰:「騷狐!何敢與 四姐怒稍釋,由此相好如初。 曰:「吾尋妖物, 訊所由來。曰:「小人日泛煙波, 已入幃幕, 既明始起,方坐床頭 匪伊朝夕, 乃今始 則胡姊妹也。婦乍 情詞哀

當有繼吾弟而亡者。」時生與女密邇,父母微察之,

誓必尋而殄滅之。奔波數千里,殊無跡兆,今在君家。

終歲十餘月,常八九離桑梓,被妖物盅殺吾弟。

歸

游

悼恨,

四方,

客言大懼,延入令作法。出二瓶。列地上,符咒良久,有黑 霧四團,分投瓶中。客喜曰:「全家都到矣。」遂以豬脬裹瓶

緘封甚固。生父亦喜,堅留客飯。

須爾!但放倒壇上旗,以針刺脬作空,予即出矣。」生如其 負心?」生意感動。急啟所封,而結不可解。四姐又曰:「勿 生心惻然,近瓶竊聽,聞四姐在瓶中言:「坐視不救,君

大驚曰:「遁矣!此必公子所為**。**」搖瓶俯聽,曰:「幸止亡 果見白氣一絲自孔中出,凌霄而去。客出,見旗垂地

後生在野督傭刈麥,遙見四姐坐樹下。生就近之,執手慰問。

且曰:「別後十易春秋,今大丹已成。但思君之念未忘,故

其一。此物合不死,猶可赦。」乃攜瓶別去。

二百五十七

居, 染, 應再履塵世。但感君情,特報撤瑟之期。可早處分後事, 復 勿悲憂。 見四姐自外至,生喜與語。女曰:「我今名列仙籍, 後當復見耳。」言已, 拜問。」生欲與借歸。 妾當度君為鬼仙, 女曰:妾今非昔比 不知所在。 亦無苦也。」 又二十年餘, 乃別而去。至日生 生適

二、二十一、祝翁

果卒。尚生乃友人李文玉之戚好,嘗親見之。

翁 濟陽祝村有祝翁者,年五十餘病卒,家人入室理縗絰, 呼甚急。群奔集靈寢, 則見翁已復活, 群喜慰問。翁

曰:「我適去,拚不復還。行數里,

轉思拋汝一副老皮骨

但謂

忽 聞

一百五十八

欲偕 在兒輩手, 爾同行也。」咸以其新蘇妄語, 寒熱仰人,亦無復生趣, 殊未深信。 **小如從我去。** 翁又言之。

外, 難。 延數刻而入,紿之曰:「處置安妥矣。」翁命速妝,媼不 家中俗務,可速料理。」媼笑不去,翁又促之。乃出戶 「如此亦善。但方生, 如何使死?」翁揮之曰:「是不

去, 翁移首於枕, 勸媼姑從其言。 何景象?」翁捶床曰:「並死有何可笑!」子女見翁躁急, 翁催益急。媼不忍拂其意,遂裙妝以出,媳女皆匿笑。 手拍令臥。 。媼如言,並枕殭臥,家人又共笑之**。** 媼曰:「子女皆在,雙雙挺臥, 俄時媼

笑容忽斂,

又漸而兩眸俱合,

久之無聲,

儼如睡去。

眾始近

且白頭者欲其去,則呼令去,抑何其暇也!人當屬纊之時, 異史氏曰:「翁其夙有畸行與?泉路茫茫,去來由爾, 一 年, 則膚已冰而鼻無息矣。視翁亦然,始共驚怛。 翁弟婦傭於畢刺史之家,言之甚悉。

以不事矣。」 所最不忍訣者,床頭之暱人耳。茍廣其術,則賣履分香,

二、二十二、獵婆龍

豬婆龍產於江西,形似龍而短, 食婆龍肉,他族不敢食也。一客自江右來,得一頭,紫舟中。 或獵得之,則貨其肉於陳、 柯。 此二 能横飛, 一姓皆友諒之裔,世 常出沿江岸撲食鵝

傾沉。 陝右某公,辛丑進士, 二、二十三、某公 日泊舟錢塘 縛稍懈 能記前身。嘗言前生為士人,中年而 忽躍入江。 俄傾, 波濤大作, 估舟

死, 死後見冥王判事, 鼎鐺油鑊, 如世傳。殿東隅設數架,

覆視, 取一 之 革已粘體,不可復動, 上搭豬羊犬馬諸皮。簿吏呼名, 於架上取皮被之。俄至公, 一白羊皮來,捺覆公體。吏白:「是曾拯一人死。」王撿籍 示曰:「免之。惡雖多, 二百六十一 兩鬼捉臂按胸, 此善可贖。」鬼又褫其毛革, 或罰作馬, 或罰作豬, 皆裸 聞冥王曰:「是宜作羊。」鬼 力脫之,痛苦不可名

明末濟屬多盜,邑各置兵, 公既生, 二、二十四、 背上有羊毛叢生, 快刀 捕得輒殺之。章丘盜尤多。

豁然頭落。

數步之外猶圓轉,

而大贊曰:「好快刀!

二百六十二

諾。

其謹依我,

無離也。」盜從之刑處,

出刀揮之,

盜識兵,

逡巡告曰:「聞君刀最快,

斬首無二割。

求殺我!

兵佩刀甚利,

殺輒導窾。

日捕盜十餘名,

押赴市曹。

內

狀

皮片片斷裂,不得盡淨,

既脫,

肩處猶粘羊皮大如掌。

剪去復出

母。 當往拜其母,便風以意,倘所望不著,兒可代養其老。」明 問母。母曰:「是對戶女郎,就吾乞刀尺,適言其家亦止一 問其誰何。一日偶自外入,見女郎自母房中出,年約十八 惟日為人書畫,受贄以自給。行年二十有五,伉儷猶虛。對 顧生金陵人,博於材藝, 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見生不甚避,而意凜如也。生入 戶舊有空第, 女十指。徐以同食之謀試之,媼意似納,而轉商其女;女默 口造其室,其母一聾媼耳**。**視其室並無隔宿糧,問所業則仰 此女不似貧家產。 一老嫗及少女稅居其中,以其家無男子,故未 問其何為不字,則以母老為辭。 而家綦貧。又以母老不忍離膝下。 明日

二、二十五、俠女

貧乎?為人不言亦不笑, 母子猜嘆而罷。 意殊不樂。 母乃歸。 艷如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 詳其狀而疑之曰:「女子得非嫌吾

生坐齋頭, 以「鄰村」對。嗣後三兩日輒一至。稍稍稔熟,漸以嘲生坐齋頭,有少年來求畫,姿容甚美,意頗儇佻。詰所

謔, 母言,負斗米款門,達母意。女受之,亦不申謝。日嘗至生 舉火者經日矣。此女至孝,貧極可憫,宜少周恤之。」生從 神情何可畏?」少間生入內,母曰:「適女子來乞米,云不 少年目送之, 生狎抱之亦不甚拒,遂私焉。由此往來暱甚。會女郎過, 見母作衣履, 便代縫紉, 問為誰,對以「鄰女」。少年曰:「艷麗如此, 出入堂中, 操作如婦。生益德

二百六十四

趨而從諸其家,挑之亦不拒,欣然交歡。已,戒生曰:「事可 **其舉止生硬,毫不可干。** 為者?且身已向暮,旦夕犯霧露,深以祧續為憂耳。」言間 我寡母孤女什百矣。」母曰:「床頭蹀躞之役,豈孝子所能 而奉老身以死也!」言訖悲哽,女慰之曰:「郎子大孝,勝 母意甚不自安, 生入,母泣曰:「虧娘子良多,汝無忘報德。」生伏拜之。 曰:「君敬我母,我勿謝也,君何謝焉?」於是益敬愛之。然 一日女出門,生目注之,女忽回首,嫣然而笑。生喜出意外: 宵旦號啕。 每獲饋餌, 必分給其母, 女亦略不置齒頰**。** 而女不厭其穢。 女時就榻省視, 母曰:「唉!安得新婦如兒, 為之洗創敷藥,日三四作。 母適疽生隱

二百六十五

態狀, 揚。」生甚怒之,情見於色,少年乃去。一夕方獨坐,女忽 答。少年曰:「亦煩寄告:假惺惺勿作態;不然,我將遍播 其無。曰:「如其無。則猥褻之語,何以達君聽哉?」 生不能 之,是不可犯!] 少年曰:「既不可犯,君何私犯之?」生白 復爾,是不欲生也已!」生至夕,以告少年,且曰:「子必慎 **欻聞履聲籍籍**, 至,笑曰:「我與君情緣未斷,寧非天數。」生狂喜而抱於懷: 忽於空處問生:「日來少年誰也?」生告之。 女曰:「彼舉止 而不可再。」生不應而歸。明日又約之,女厲色不顧而去。 無禮於妾頻矣。以君之狎暱,故置之。請更寄語:再 時相遇,並不假以詞色。少游戲之,則冷語冰人。 兩人驚起,則少年推扉入矣。生驚問:「子

二百六十六

手而出,而尺許晶瑩匕首也。少年見之,駭而卻走。追出戶 胡為者?」笑曰:「我來觀貞潔人耳。」顧女曰:「今日不怪 人耶?」女眉豎頰紅,默不一語,急翻上衣,露一革囊,

外, 俄一物墮地作響。生急燭之, 女曰:「此君之孌童也。我固恕之,奈渠定不欲生何!」 收刃 四顧渺然。女以匕首望空拋擲,戛然有聲,燦若長虹 則一白狐身首異處矣。大駭。

人囊。生曳令入,曰:「適妖物敗意,請俟來宵。」出門徑去。

焉,非婦伊何也?業夫婦矣,何必復言嫁娶乎?」 生曰:「將 須慎秘,洩恐不為君福」又訂以嫁娶,曰:「枕席焉, 次夕女果至,遂共綢繆。 勿憎吾貧耶?」曰:「君固貧,妾富耶?今宵之聚,正以憐君 詰其術, 女曰:「此非君所知。宜 提汲

當 綻炊薪, 來相強無益。」後相值, 」臨別囑曰:「茍且之行,不可以屢。 悉為紀理,不啻婦也。 每欲引與私語 女輒走避。然衣 當來我自來,不

逾垣入, **積數月,** 有他約。 其母死,生竭力葬之。女由是獨居。 生意孤寢可**亂** 隔窗頻呼,迄不應。 夜復往,亦如之。遂留佩玉於窗間而去之。越 視其門,則空室扁焉。竊疑女

者,勿言妾也。」生諾,以告母。 能為君生之,不能為君育之。可密告母覓乳媼,偽為討螟蛉 問之,曰:「妾體孕已八月矣, 一百六十八 恐旦晚臨盆。『妾身未分明』 母笑曰:「異哉此女!聘之

不可以告人。今欲使君無疑,烏得可?然一事煩急為謀。\_

既出, 而女尾其後曰:「君疑妾耶?人各有心,

相遇於母所。

矣。 不至, 歸。 更數夕,夜將半,女忽款門入,手提革囊, 則男也, 面自內出。啟而入之, 夜無人, 一身,將 母驚問:「誕幾時矣?」答云:「三日。」捉繃席而視之, 請從此別。」急詢其故, 母疑之,往探其門, <u> 而顧私於我兒。」喜從其謀以待之。又月餘,</u> 焉所托?」女曰:「區區隱衷, 且豐頤而廣額。喜曰:「兒已為老身育孫子,伶仃 可即抱兒去。」母歸與子言,竊共異之。夜往抱子 則復闔之。入其室,則呱呱者在床上 蕭蕭閉寂。 曰:「養母之德, 叩良久,女始蓬頭 不敢掬示老母。俟 笑曰:「我大 刻刻不去 女數

懷。

向云『可一而不可再』者,

以相報不在床第也。為君

二百六十九

又久。」 駭絕, 彼籍吾家。妾負老母出,隱姓名,埋頭項,已三年矣。所以 宣洩。今事已成,不妨相告:妾浙人。父官司馬, 遂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既酬, 中何物?」曰:「仇人頭耳。」檢而窺之,須發交而血模糊。 不即報者,徒以有母在;母去,又一塊肉累腹中,因而遲之 夜深不得驚老母,我去矣!」方淒然欲詢所之,女一閃 又囑曰:「所生兒,善視之。君福薄無壽,此兒可光門 復致研詰。 曩夜出非他,道路門戶未稔,恐有訛誤耳。」言已 ,將為君延一線之續。 日:「向不與君言者, 本期一 妾志亦遂, 索而得,不意信水復來 以機事不密,懼有 無憾矣。」問:「囊 陷於仇,

如電,

**瞥爾間遂不復見。生嘆惋木立,若喪魂魄。** 

明以告母,

不然,爾愛其艾豭, 以終老云。異史氏曰:「人必室有俠女,而後可以畜孌童也。 為嘆異而已。後三年生果卒。子十八舉進士,猶奉祖母 彼愛爾婁豬矣!

樽常不空。 車生者,家不中資而耽飲,夜非浮三白不能寢也,以故床頭 一夜睡醒, 轉側間,似有人共臥者,意是覆裳墮

二、二十六、酒友

與之共寢,留燭以觀其變。半夜狐欠伸,生笑曰:「美哉睡 視其瓶則空矣。因笑曰:「此我酒友也。」不忍驚, 乎!ì 啟覆視之,儒冠之俊人也。起拜榻前,謝不殺之恩。生 耳。摸之則茸茸有物,似貓而巨,燭之狐也,酣醉而大臥。 覆衣加臂

一百七十一

猜。」狐諾之。生既醒, 當為糟丘之良友。」曳登榻復寢。 「我癖於曲蘗,而人以為癡; 則狐已去。乃治旨酒一盛專伺狐 卿, 且言:「卿可常臨 我鮑叔也。如不見疑 無相

叨良醞 抵夕果至,促膝歡飲。狐量豪善諧,於是恨相得晚。狐曰:「屢 曰:「雖然,君貧士,杖頭錢大不易,當為君少謀酒資。」 何以報德?」生曰:「斗酒之歡,何置齒頰!」

明

更謀之。」異日謂生曰:「市上蕎價廉,此奇貨可居。」從之, 而往,果得二金,乃市佳肴,以佐夜飲。 夕來告曰:「去此東南七里道側有遺金, 有窖藏宜發之。」如其言,果得錢百餘千,喜曰:「囊中已自 莫漫愁沽矣。」狐曰:「不然。 一百七十二 轍中水胡可以久掬?合 可早取之。」詰 狐又告曰:「院後

稔密, 麥則麥收, 種;售種息十倍,由此益富, 收蕎四十餘石,人咸非笑之。 呼生妻以嫂, 多種黍則黍收, 視子猶子焉。後生卒,狐遂不復來。 切種植之早晚皆取決於狐。 治沃田二百畝。但問狐 未幾大旱,禾豆盡枯,惟蕎 多種 口

自喜, 桑生名曉,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館於紅花埠。桑為人靜穆 日再出,就食東鄰,餘時堅坐而已。東鄰生戲曰:「君

二、二十七、

蓮香

彈指叩扉。主窺問其誰,妓自言為鬼。生大懼,齒震震有聲, 劍, 獨居,不畏鬼狐耶?」笑答曰:「丈夫何畏鬼狐?雄來吾有利 雌者尚當開門納之。」鄰生歸與友謀,梯妓於垣而過之, 二百七十三

年, 國之姝。驚問所來。曰:「妾蓮香,西家妓女。」埠上青樓故 掌曰:「何不開門納之?」生頓悟其假,遂安居如初。 妓逡巡自去。 信之。息燭登床,綢繆甚至。自此,三五宿輒一至。 一女子夜來叩齋,生意友人之復戲也,啟門延入, 鄰生早至主齋, 生述所見, 一告將歸。鄰 則傾

殊非, 一夕獨坐凝思,一女子翩然入。生意其蓮, 年僅十五六,軃袖垂髫,風流秀曼, 行步之間, 若還 承逆與語。 覿

雅,幸能垂盼。」生喜,握其手,冷如冰,若往。大愕,疑為狐。女曰:「妾良家女, 然處子。女曰:「妾為情緣, 曰:「幼質單寒,夜蒙霜露,那得不爾。」 葳蕤之質,一 既而羅襦衿解, 朝失守,不嫌鄙 姓李氏。慕君高 問:「何涼也?」

一百七十四

鄰娼, 告別, 稱兩絕,但蓮卿肌膚溫和。」李變色曰:「君謂雙美,對妾云 出審玩。女飄然忽至,遂信款呢。自此每出履, 也!」受而視之,翹翹如解結錐,心甚愛悅。 一鉤, 君秘勿洩。彼來我往,彼往我來可耳。」雞鳴欲去,贈繡履 至?」因以相約告。李笑曰:「君視妾何如蓮香美?」曰:「可 而至。異而詰之。笑曰:「適當其時耳。」 夜蓮來,驚曰:「郎何神氣蕭索?」生言:「不自覺。」蓮便 相約十日。去後,李來恆無虛夕。問:「君情人何久不 曰:「此妾下體所著,弄之足寄思慕。然有人慎勿弄 顧亦不常至。」女曰:「當謹避之。妾不與院中人等, 二百七十五 越夕無人,便 則女必應念

願常侍枕席。房中得毋有人否?」生云:「無他,止

及寢, 蓮亟問:「是誰所云?」笑曰:「我自戲卿。」蓮曰:「狐何異 也。」次夜李來, 爾。 於人?」曰:「惑之者病,甚則死,是以可懼。」蓮香曰:「不 其妒,漫應之**。** 世間無此佳人, 否?」生詢其故。 之期已滿, 人有甚於狐者矣。天下病尸瘵鬼,寧皆狐盅死耶?雖然 如君之年,房後三日精氣可復,縱狐何害?設旦旦而伐 渠必月殿仙人, 大駭曰:「殆矣!十日不見,何益憊損?保無有他遇 囑勿漏, 逾夕戲蓮香曰:「余固不信,或謂卿狐者。」 果狐也。去,吾尾之,南山而穴居。」生疑 生問:「窺蓮香何似?」曰:「美矣。妾固謂 曰:「妾以神氣驗之,脈拆拆如亂絲,鬼癥 妾定不及。」因而不歡。乃屈指計十日 將竊窺之。次夜蓮香果至,笑語甚洽。

傾想, 充盈。 為鬼。 蓮 洞下三兩行, 忍視君死。 路近矣!」生意其妒,默不語。蓮曰:「固知君不忘情,然不 亡去。蓮入曰:「君殆矣!是真鬼物!暱其美而不速絕, 明宵當如渠窺妾者。」是夜李至,才三數語,聞窗外嗽聲, 必有議我者。」生力白其無, 日恙當已**。** ·日:「我固怪君憊也。然何遽至此?得勿非人乎?君勿言, 李忽至。數日隔絕, 欲別, 蓮香夜夜同衾偎生, 明日當攜藥餌,為君以除陰毒。幸病蒂尤淺,十 請同榻以視痊可。」次夜果出刀圭藥啖生。頃刻, 殷殷囑絕李, 覺臟腑清虛 頗有怨色。生曰:「彼連宵為我作 生謬應之。 生欲與合, 精神頓爽。 蓮詰益力。生不得已, 心雖德之,然終不信 及閉戶挑燈, 輒止之。數日後膚革 輒捉! 洩之。 冥 急

一百七十七

可, 戀不忍遽去。 崇耳**。**」蓮乃嘆曰:「誠如君言,君迷不悟,萬一不虞,妾百 君聽也!若不絕之,妾不來矣!」遂嗚嗚飲泣。生百詞慰解 愛卿甚, 初猶自寬解, 乃罷。隔宿蓮香至,知李復來,怒曰:「君必欲死耶!」生笑 口何以自解?請從此辭。百日後當視君於臥榻中。」留之不 不妒者將復何如?」生托詞以戲曰:「彼雲前日之病,為狐 曰:「卿何相妒之深?」蓮益怒曰:「君種死根,妾為若除之, 怫然徑去。由是與李夙夜必偕。 請勿為懟,情好在我。」李稍懌。 乃有謂卿鬼者。」李結舌良久, 因循數日, 日漸羸瘠, 沉綿不可復起。 惟飲饘粥一甌。 約兩月餘,覺大困頓。 罵曰:「必淫狐之惑 欲歸就奉養,尚戀 鄰生見其病憊, 枕上私語曰:「我

二百七十八

李已去, 遣館僮饋給食飲。生至是始疑李, 香之言, 以至於此!」言訖而瞑。 目是遂絕**。**生羸臥空齋, 移時復蘇, 思蓮香如望歲。 因請李曰:「吾悔不聽 張目四顧

舍郎, 「病入膏盲, 我豈妄哉!」生哽咽良久,自言知罪,但求拯救。 實無救法。 。姑來永訣,以明非妒。」生大悲

日方凝想間,忽有搴簾入者,

則蓮香也。

臨楊曜日:「田

「枕底一物, 煩代碎之。」蓮搜得履,持就燈前, 反復展

玩。 首謝過。 姨面相質。 不知所出。 李女欻入,卒見蓮香, 蓮曰:「佳麗如此, 生責數之,李不能答。蓮笑曰:「妾今始得與阿 昔謂郎君舊疾, 返身欲遁。蓮以身閉門,李窘急 未必非妾致,今竟何如?」李俯 乃以愛結仇耶?」 李即投地隕

常聚, 泉下少年郎豈少哉!」蓮曰:「癡哉!夜夜為之,人且不堪, 楊梅也。」李斂衽曰:「如有醫國手,使妾得無負郎君 郎君者?」李赧然遜謝。 以陰氣盛也。」生聞其語, 補者流, 而況於鬼!」李問:「狐能死人,何術獨否?」蓮曰:「是採 也;致郎於死, 乞垂憐救。 **瘞於墻外。已死春蠶,遺絲未盡。** 然否?」曰:「不然!兩鬼相逢,並無樂處。 但念殘息如絲, 不覺失聲大痛。 妾非其類。 故世有不害人之狐, 良非素心。」蓮曰:「聞鬼利人死,以死後可 蓮遂扶起, 蓮笑曰:「恐郎強健, 始知鬼狐皆真, 細詰生平。曰:「妾, 與郎偕好,妾之願 蓮顧問:「何以處 斷無不害人之鬼, 幸習常見慣, 醋娘子要 李通判女 如樂也, 便當

二百八十

埋首地下, 知有今, 別後採藥三山 敢復靦然於人世耶! 凡三閱月, 蓮解囊出藥, 物料始備, 曰:「妾早 察盅至死,

投之無不蘇者。然癥何由得, 得意惟履耳!」李益慚, 而唾之。」李暈生頤頰,俯首轉側而視其履。 「何需?」曰:「櫻口中一點香唾耳。 俯仰若無所容。蓮曰:「此平時熟 仍以何引, 我 不得不轉求效力。 蓮戲曰:「妹所 一丸進,煩接口

蓮日: 煥發。 技, 鳴, 今何吝焉?」遂以丸納生吻,轉促逼之,李不得已唾之。 復納一 「再-」 又唾之。凡三四唾,丸已下咽。 丸, 自乃接唇而布以氣。 生覺丹田火熱, 「愈矣」 少間腹殷然如

因, 歸者,女執辨其誣。家人大疑。東鄰生聞之,逾垣往窺,見 故使傭媼索履,生遂出以授。 生乃啟關, 生笑曰:「向固與君言,雌者則納之耳。」鄰生述燕兒之言。 生方與美人對語。掩入逼之,張皇間已失所在。 郎眷注, 起顧欲奔。 詰其至此之由。女低徊反顧,茫不自解。或有言桑生病 盈寸,大駭。攬鏡自照, 富室張姓有女子燕兒,年十五,不汗而死。終夜復蘇 母始信之。女鏡面大哭曰:「當日形貌,頗堪自信 遺舄猶存彼處。我真鬼耳, 將往偵探, 張扃戶,不得出。女自言:「我通判女魂。感桑 苦無由。 張母聞生果未歸,益奇之。 忽恍然己之借軀以生也者, 燕兒得之喜。 試著之, 鞋小於 錮我何益?」以其言有 鄰生駭詰。

初度,一 號啕, 蓮香聞其異,勸生媒通之,而以貧富懸邈,不敢遽進。會媼 肖生平,益喜。盥櫛見母,見者盡眙。 遍體瘙癢,皮盡脫。晨起,睡舄遺墮,索著之,則碩大無七日不食,卒不死,而腫漸消;覺饑不可忍,乃復食。數: 因試前履, 勸之不解。蒙衾殭臥,食之,亦不食,體膚盡腫;凡 因從其子婿行往為壽。 媼睹生名, 猶增慚怍。今反若此,人也不如其鬼也!」把 肥瘦吻合,乃喜。復自鏡,則眉目頤頰,宛 睡舄遺墮,索著之,則碩大無朋 故使燕兒窺簾 認

生出,浼女舅執柯,媼議擇吉贅生。生歸告蓮香,

而入。

生審視宛然, 不覺零涕,

因拜伏不起。媼扶之,不

母訶譙之,始

慚

客。

。生最後至,女驟出捉袂,欲從與俱歸。

為侮。

迎燕, 商 行花燭於人家, 所處。 蓮乃從之。 悵然良久, 妾從而往, 生以情白張。 便欲別去 亦何形顏?」生謀先與旋里而 張聞其有室, 大駭泣下。 怒加消讓。 蓮曰: 燕 後

及歸, 蓮香扶新婦入青廬, 兒力白之, 則自門達堂, 乃如所請。至日生往親迎, 搭面既揭, 悉以罽毯貼地, 歡若生平**。** ,百千籠燭, 家中備具頗甚草草。 蓮陪巹飲 燦列如錦。 細

形穢。 詰還魂之異**。** 夜則信足浮沉。 別後憤不歸墓, 燕曰:-偶至張家, 見少女臥床上, 「爾日抑鬱無聊, 隨風漾泊。 每見生· 徒以身為異物, 人則羨之。 一,近附之, 晝憑草 覺

一百八十五

知遂能活也。」

蓮聞之,

默默若有所思。

卒。 裕 燕撫如己出。每清明必抱兒哭諸其墓。後生舉於鄉,家漸 逾 爾!子樂生,我樂死。如有緣,十年後可復得見。」言訖而 孽種相累, 卻之。沉痼彌留,氣如懸絲,生及燕兒皆哭。忽張目曰:「勿 兩月, 啟衾將斂, 尸化為狐。生不忍異視, 而燕苦不育。狐兒頗慧,然單弱多疾。燕每欲生置媵。 婢忽白:「門外一嫗, 妾亦得啖飯處,後日老骨不至委溝壑,足矣**。**」生優 「蓮姊復出耶!」生視之,真似,亦駭。 「十四。」聘金幾何?」曰:「老身止此一 蓮舉一子。 產後暴病,日就沉綿。 我兒即若兒。」 燕泣下, 姑慰藉之。 為召巫醫, 攜女求售。」 燕呼入,卒見,大 厚葬之。子名狐兒, 捉燕臂曰:「敢 問:「年幾何? 塊肉,

燕兒。 生笑曰:「此『似曾相識燕歸來』 也。」 女泫然曰:「是 答言:「不識。」詰其姓氏,曰:「妾韋姓。父徐城賣漿者,死 遂與親登其墓, 悲喜交至。一日,寒食,燕曰:「此每歲妾與郎君哭姊日也。\_ 因。今日始如夢寤。娘子其恥於為鬼之李妹耶?」共話前生, 相見之約,當不欺吾!」女忽如夢醒,豁然曰:「咦!」熟視 度,無一不神肖者。乃拍其頂而呼曰:「蓮姊, 曰:「妾與蓮姊, 三年矣。」燕屈指停思,蓮死恰十有四載。又審視女儀容態 聞母言,妾生時便能言,以為不祥,犬血飲之,遂昧宿 燕握女手入密室, 荒草離離, 兩世情好, 不忍相離, 木已拱矣。 撮其頷而笑曰:「汝識我否? ,宜令白骨同穴。」 生 女亦太息。燕謂生 蓮姊!十年

一百八十七

萬餘言, 穴,不期而會者數百人。 有劉生子敬, 從其言, 啟李塚得骸, 得卒讀。此其崖略耳。 其中表親, 舁歸而合葬之。 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傳》,約 餘庚戌南游至沂, 親朋聞其異,吉服 阻雨休於旅舍。

難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 異史氏曰:「嗟乎!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 往往而置之,遂至腆然而

或值座有歌妓, 粤西孫子楚,名士也。生有枝指;性迂訥, 生不如狐, 二、二十八、阿寶 泯然而死不如鬼。」 則必遙望卻走。 或知其然, 誘之來, 使妓狎 人誑之輒信為真。

二百八十八

郵傳, 逼 之, 之, 則赬顏徹頸, 作醜語而名之「孫癡」。 汗珠珠下滴 因共為笑。 遂貌其呆狀相

媒媼將出,適遇寶, 之者勸其通媒,生殊不自揣, 邑大賈某翁,與王侯埒富, 日擇良匹, ,大家兒爭委禽妝, 問之,以告。女戲曰:「渠去其枝指,餘 姻戚皆貴胄。 有女阿寶, 果從其教,翁素耳其名而貧之。 皆不當翁意。生時失儷, 絕色也 有戲

媼驚 當歸之。」媼告生。生曰:「不難。」媒去, 大痛徹心,血益傾注,濱死。過數日始能起, ,奔告女;女亦奇之, 然無由見而自剖。 戲請再去其癡。生聞而嘩辨, 轉念阿寶未必美如天人,何遂高 生以斧自斷其指 往見媒而示之。

自位置如此?由是曩念頓冷。

一百八十九

喚之不醒。 或推之, 傾人益稠。女起,遽去。 然隨眾物色之。遙見有女子憩樹下,惡少年環如墻堵。 否?」生亦知其戲己,然以受女揶揄故,亦思一見其人, 生獨默然。及眾他適,回視生猶癡立故所,呼之不應。群曳 「此必阿寶也。」趨之,果寶也。審諦之,娟麗無雙。少 「魂隨阿寶去耶?」亦不答。 。有同社數人強邀生去。或嘲之曰:「莫欲一觀可人 或挽之以歸。至家直上床臥, 家人疑其失魂, 俗於是日婦女出游, 眾情 類倒, 輕薄少年亦結隊隨行, 眾以其素訥, 故不為怪, 品頭題足, 紛紛若狂; 終日不起, 莫能效。 強拍問之,

則朦朧應云:「我在阿寶家。」及細詰之,又默不語

二百九十

極, 已呻。 生臥三日, 人交, 之,益駭, 招魂其家。 得。然覺腹中奇餒, 衿帶間,人無呵者。遂從女歸,坐臥依之,夜輒與狎, 人固哀之,翁始允。巫執故服、 不聽他往,直導入室, 問其名,曰:「我孫子楚也。」心異之,而不可以告人。 既醒,女室之香奩什具, 氣休休若將澌滅。 家人大恐, 陰感其情之深。 翁笑曰:「平昔不相往還,何由遺魂吾家?」家 生見女去,意不忍舍,覺身已從之行,漸傍其 思欲一返家門, 任招呼而去。巫歸至門,生榻 何色何名,歷言不爽。女聞 草薦以往。女詰得其故, 而迷不知路。女每夢與 托人婉告翁,欲 甚

進之。 圓?」鳥云:「得近芳澤,於願已足。」他人飼之不食,女自 念:倘得身為鸚鵡,振翼可達女室。心方注想,身已翩然鸚 魂益搖。車去始歸。歸復病,冥然絕食,夢中輒呼寶名, 生既離床寢,坐立凝思,忽忽若忘。每伺察阿寶, 大呼曰:「姐姐勿鎖!我孫子楚也!」 女大駭,解其縛,亦不 自恨魂不復靈。家舊養一鸚鵡,忽斃,小兒持弄於床。生自 **遽飛而去,直達寶所。女喜而撲之,鎖其肘,飼以麻子。** 女祝曰:「深情已篆中心。今已人禽異類, 生益動, 日涉午,女始至,自車中窺見生,以摻手搴簾, 浴佛節, 尾從之。女忽命青衣來詰姓字。生殷勤自展, 聞將降香水月寺, 遂早旦往候道左, 姻好何可復 凝睇 目眩睛

自矢。 之。陰使人輶生,生則殭臥氣絕已三日, 飼之則食;女坐則集其膝, 又祝曰:「君能復為人,當誓死相從。」鳥云:「誑我!」女乃 鳥側目若有所思。少間,女束雙彎, 臥則依其床。 ,但心頭未冰耳。女 如是三日,女甚憐 解履床下,鸚鵡

履所自。 共異之。 女使嫗往探, 生日:「是阿寶信誓物。 生既蘇即索履, 眾莫知故。 則生已寤。家人見鸚鵡銜繡履來, 借口相覆, 適嫗至, 小生不忘金諾 入視生, 墮地死,

也。」嫗反命,女益奇之,故使婢洩其情於母。

母審之確,

曰:「此子才名亦不惡,但有相如之貧**。**擇數年得婿若此,

驟下,

銜履飛去。女急呼之, 飛已遠矣。

將為顯者笑。」女以履故,矢不他。

翁媼從之,

馳報生。

生乃親迎成禮, 又貧,久益為人賤。兒既諾之,處蓬茅而甘藜藿,不怨也。」 疾頓瘳。翁議贅諸家。女曰:「婿不可久處岳家。況郎 相逢如隔世歡。

渴,卒。女哭之痛, 自是家得奩妝小阜,頗增物產。而生癡於書,不知理家人生 女善居積, 亦不以他事累生, 居三年家益富。 生忽病消

樸誠, 自經。婢覺之,急救而醒,終亦不食。三日集親黨,將以殮 ' 聞棺中呻以息,啟之,已復活。 自言:「見冥王,以生平 命作部曹。忽有人白:『孫部曹之妻將至。』王稽鬼錄, 淚眼不晴, 至絕眠食, 勸之不納, 乘夜

二百九十四

言:『此未應便死。』又白:「不食三日矣。』 王顧謂:『感汝

姑賜再生。』因使馭卒控馬送餘還。」由此體漸平。

妻節義,

常經 生僻處與語, 揣摩制成七藝, 值歲大比, 題紙下, 入闈之前, 言:「此某家關節, 七藝皆符。生以是掄魁。 眾隱笑之。 時典試者慮熟題有蹈襲弊, 諸少年玩弄之, 共擬隱僻之題七, 敬秘相授。」生信之, 明年舉進士, 授詞 晝夜

異史氏曰: 世之落拓而無成者, 「性癡則其志凝, 皆自謂不癡者也。 故書癡者文必工, 且如粉花蕩產, 藝癡者技必

賞賚有加焉。

林。

召問之,生具啟奏,上大嘉悅。後召見阿寶

二百九十五

盧雉傾家,

顧癡人事哉!以是知慧黠而過,

乃是真癡,

彼孫

子何癡乎!i

恐人知 父子賬目太清,家庭用機械,喜子弟善賭。 出資賺人嫖, 竊赴飲會賺人賭 倩人作文欺父兄

集癡類十:窖鏹食貧,

對客輒誇兒慧, 愛兒不忍教讀, 諱病

曹州李姓者,邑諸生,家素饒,而居宅故不甚廣,舍後有園 數畝, 荒置之。 一日有叟來稅屋,出直百金,李以無屋為辭**。** 

二、二十九、九山王

叟曰:「請受之,但無煩慮。」李不喻其意,姑受之,以覘其 安頓所, 越日,村人見輿馬眷口入李家,紛紛甚夥,共疑李第無 問之。李殊不自知,歸而察之,並無跡響。 過數

叟忽來謁,且云:「庇宇下已數晨夕,事事都草創,

起爐作

二百九十六

沸於廊 則入園· 灶 庭下少年人, /婢僕, 未暇 下, 中 似有數十百口。 修客子禮。今遣兒女輩作黍, 茶煙裊於廚 数 見 舍 宇 華 好 往來甚眾 中。 。李心知其狐 又聞兒女喁喁 嶄然 俄而行酒薦饌, 新 入室陳設芳麗 幕中作笑語聲 備極甘 垂顧。」李從之, 酒

殆滿 席 聞鳴啼嗥動之聲, 終而歸 驟火之,焰亙霄漢, ,陰懷殺心。每入市, 嘈雜聒耳。 如 既熄 黑靈艺, 市硝硫積數百斤, 入視, **燔臭灰瞇不可近,** 則死狐滿地 暗布園· 焦

慘之仇無不報者!」忿然而去。

爛

額者不可勝計

0

方閥視間,

叟自外來,

顏色慘慟

頭

「夙無嫌怨

荒

園報歲百金非少;何忍遂相

族

次滅?此

疑其擲礫為殃

而年餘無

謂:「不然。自古帝王,類多起於匹夫,誰是生而天子者? 生惑之,前席而請。翁毅然以「臥龍」自任。請先備甲胄數 言之。李疑信半焉,乃曰:「豈有白手受命而帝者乎?」翁 然起敬,曰:「此真主也!」李聞大駭,以為妄;翁正容固 應。」李喜, 千具、弓弩數千事。李慮人莫之歸。翁曰:「臣請為大王連 生以家口多,日憂離亂。適村中來一星者,自號「南山翁」. 言人休咎,了若目睹,名大噪,李召至家,求推甲子。翁愕 大王威福,加臣三寸舌,諸山莫不願執鞭靮,從戟下。」浹旬 時順治初年,山中群盜竊發,嘯聚萬餘人,官莫能捕 深相結。使嘩言者謂大王真天子,山中士卒,宜必響 遣翁行。發藏鏹,造甲胄。翁數日始還,曰:「借

大潰, 破之。 山王。 巢,公然自負,以為黃袍之加,指日可俟矣。東撫以奪馬故, 由是「九山王」之名大噪。加翁為「護國大將軍」。高臥山 旅旌旗, 方將進剿,又得兗報, 「九山王」窘急無術, 令懼, 將士殺傷者甚眾。勢益震,黨以萬計, 果歸命者數千人。於是拜翁為軍師, 翁患馬少,會都中解馬赴江南,遣一 山立柵 彌滿山谷。「九山王」大懼, 告急於兗。兗兵遠涉而至,翁又伏寇進擊, ,聲勢震動。 乃發精兵數千, 登山而望曰:「今而知朝廷之勢大 邑令率兵來討, 召翁謀之, 與六道合圍而進。 建大纛, 旅要路篡取之。 翁指揮群寇大 因自立為「九 則不知所 設彩幟

也。 山破被擒 妻孥戮之。 始悟翁即老狐 蓋以族滅報

世, 異史氏曰: 族滅之為, 途人而告之曰:『汝為天子!』未有不駭而走者。 殺狐之殘, 何由族哉?狐之謀亦巧矣。 始聞之而怒, 方寸已有盜根, 而猶樂聽之, 妻子為戮, 「夫人擁妻子, 繼而疑, 閉門科頭, 故狐得長其萌而施之報。 而壤無其種者, 又既而信, 又何足雲?然人聽匪 迨至身名俱殞, 何處得殺? 雖 溉不生;彼 明明導以 即 今試 殺 始 執

悟其誤也,

大率類此

三百

二、三十、遵化署狐

敢迕。 環樓千座並發。數仞之樓,頃刻摧為平地,革肉毛血,自天 之,以為家。時出殃人,遣之益熾。官此者惟設牲禱之,無 諸城邱公為遵化道, 雨而下。但見濃塵毒霧之中,有白氣一縷, 亦默不言。次日,閱兵已,戒勿散,使盡扛諸營巨炮驟入, 曰:「幸白大人勿相仇**。**容我三日,將攜細小避去**。**」公聞 邱公蒞任,聞而怒之。狐亦畏公剛烈,化一嫗告家人 署中故多狐, 最後一 樓, 冒煙沖空而去. 綏綏者族而

眾望之曰:「逃一狐矣。」而署中自此平安。

窖藏於班役之家。忽有一叟詣闕聲屈, 訐公克削軍糧, 後二年, 公遣乾僕齎銀如乾數赴都 夤緣當路, 現頓某家, 將謀遷擢。 可以驗證。奉旨押驗。 言妻子橫被殺戮; 事未就

也。 里姓名以求其人, 得金;金上鐫有「某郡解」字。 至班役家,冥搜不得,叟惟以一足點地。 全吾仁。 異史氏曰:「狐之崇人, 公可云疾之已甚者矣。 竟亦無之。 可誅甚矣。然服而舍之, 公由此罹難。 抑使關西為此, 已而覓叟, 悟其意,發之, 則失所在。 乃知叟即逃 豈百狐所能 執 果 鄉

仇哉!

二、三十一、張誠

樵, 使從塾師讀。 客豫,遂家焉。娶於豫, 豫人張氏者, 生子誠。 日責柴一 其先齊人, 牛氏悍甚, 無則撻楚詬詛,不可堪。隱畜甘脆餌誠! 生子訥。 每嫉訥, 明末齊大亂 奴畜之,啖以惡草具。使 無何,妻卒,又娶繼室牛 妻為北兵掠去。 張

樵, 誠漸長, 未終, 性孝友, 不忍兄劬, 值大風雨, 避身巖下, 陰勸母;母弗聽。一 雨止而日已暮。 腹中大餒 訊入山 誠

塾中來,見兄嗒然,問:「病乎?」曰:「餓耳。」問其故, 遂負薪歸。母驗之少,怒不與食。饑火燒心,入室殭臥。

三百零三

前不知何往,業夏楚之。」歸謂誠曰:「不聽吾言, 之歸。誠不聽,以手足斷柴助兄。且云:「明日當以斧來。」 然,事洩累弟。 且日一啖,饑當不死。」 誠曰:「兄故弱,烏能 囑其師曰:「吾弟年幼,宜閉之。山中虎狼多。」 兄近止之。見其指已破,履已穿, 多樵!」次日食後,竊赴山,至兄樵處。兄見之,驚問:「將 竊面倩鄰婦為之,但食勿言也。」訥食之。囑弟曰:「後勿復 以斧自剄死!」誠乃歸。兄送之半途,方復回樵。 耳。」兄曰:「無論弟不能樵,縱或能之,且猶不可。」於是速 何作?」答曰:「將助樵採。」問:「誰之遣?」曰:「我自來 誠愀然便去,移時懷餅來餌兄。兄問其所自來。 悲曰:「汝不速歸, 師曰:「午 遭笞責

逐, 負人行緩,為訥追及,訥力斧之,中胯。虎痛狂奔,莫可尋一日與數人樵山中,欻有虎至,眾懼而伏,虎竟銜誠去。虎 勿來, 之弟;況為我死, 人肉者已寸許,血溢如湧,眩瞀殞絕。眾駭,裂之衣而約之, 一束, 痛哭而返。 眾慰解之, 哭益悲。 曰:「吾弟, 兄屢止之,終不聽。 誠笑曰:「無之。」明日懷斧又去,兄駭曰:「我固謂 不辭而返。師又責之,乃實告之。師嘆其賢,遂不之 何復爾?」誠不應, 我何生焉!」遂以斧自刎其項。 <u>刈薪且急,汗交頤不少休。</u>約足 眾急救之, 非猶夫人

云:「母勿煩惱,弟死,我定不生!」置榻上,創痛不能眠

三百零五

母哭罵曰:「汝殺吾兒,欲劙頸以塞責耶!」訥呻

曩苦。 顧, 鬼往來憧憧, 路屬我, 訥遂不食,三日而斃。 皂衫人自城中出,巫要遮代問之。皂衫人於佩囊中檢牒審 '至'」仰見雲中有偉人,毫光徹上下, 晝夜依壁坐 男婦百餘, 並無犯而張者。 哄騰震地。 因詢弟所, 便捽訥跪。 **大郎有福哉!菩薩幾十年一** 何得差逮。」訥不信,強巫入內城。 亦有故識,就問,迄無知者。 菩薩以楊柳枝遍灑甘露, 巫言不聞,遂反身導訥去。至一 父恐其亦死, 眾鬼囚紛紛籍籍, 村中有巫走無常者, 巫疑在他牒。 皂衫人曰:「 時就榻少哺之, 一入冥司拔諸苦惱 合掌 頓覺世界通明。 其細如塵;俄而霧 ·齊誦慈悲救苦之 訥途遇之, 忽共嘩言:「菩 城中新鬼、 都會, 輒詬責 今適 緬 此. 故

三百零六

與俱歸, 鶉百結 視納。 自伸, 長, 所遇, 收 引空處與泣, 每於沖衢訪弟耗, 光斂 年四十已來, 「非吾兄耶」」訥舉首審視,誠也, 如不可見,終此身勿望返也。 謂誠不死。母以為撰造之誣, 訥以其貴公子, 而摸創痕良瘥。自力起, 望見里門, 傴僂道上。偶見十餘騎過,走避道側。內一人如 失所在。 無敢留之,訥乃去。 途中資斧斷絕,丐而行。逾年達金陵, 健卒駿馬,騰踔前後。 始別而去。訥死二日,豁然竟蘇,悉述 **訥覺頸上沾露,** 未敢仰視。 拜父曰:「行將穿雲入海 ,斧處不復作 少年停鞭少駐,忽下 反詬罵之。訥負屈無以 願父猶以兒為死。」翁 握手大痛失聲。 一少年乘小駟, 痛。巫乃導

三百零七

詰之。 季清兵入境, 駕無長君,子之。 居, 別駕自都中來,過之, 寓於豫。」別駕曰:「僕亦齊人。貴裏何屬?」答曰:「曾聞父 並下問故, 三屬東昌轄。 訥拜謝不已。 「貴族在豫, 則相去已遠, 兄何漂落以至於此?」 虎銜誠去, 以白官長。 掠前母去。父遭兵燹, 驚曰:「我同鄉也!何故遷豫?」 幾何丁壯?」訥 誠入內捧帛衣出進兄,乃置酒燕敘。 蓋適從游矚也。 因載與俱歸。 不知何時置路側, 見其貌文,憐而撫之, 「命脫騎載訥, 又藥敷傷處, 曰:「無有。父少齊人, 訥言其情 誠具為兄告。言次, 蕩無家室。先賈於西道 連轡歸諸其家 臥途中經宿, 誠益悲。 漸 數日始痊。 蘇。言其里 訥 別駕 適 別 鴐 别

三百零八

問誠, 駕瞠 駕得兩弟, 哉!,乃謂別駕曰:「汝以弟為子, 遂出籍, 固山死, 適汝父三年, 來頗稔 謂別駕曰:「此汝弟也。」訥兄弟莫能解。太夫人曰:「我 而視, 問 訥 誠未嘗言齊人, 為長;誠十六, 復故譜。 屢遣人至齊, 汝兄補秩旗下遷此官。今解任矣。 曰:「汝是張炳之之孫耶?」曰:「然。」太夫人大 甚歡, 俯首若疑, 流離北去,身屬黑固山半年,生汝兄。又半年 與同臥處 又驚問:「君家尊何名?」 疾趨入內。無何,太夫人出。共羅 想幼稚不憶耳。」乃以齒序:別駕四 最少;訥二十二,則伯而仲矣, 盡悉離散端由 殊無所覓耗, 折福死矣!」別駕曰:「曩 每刻刻念鄉井, 何知汝父西徙 訥告之。

有無父之人? 夫人恐不見容。 別駕曰:「能容則共之,否則析之。天下豈

塞,坐立不知所為。誠不見母,問之,方知已死,號嘶氣絕, 別駕入, 恍恍以驚;又睹誠,喜極不復作言,濟濟以涕。又告以別駕 訥去,妻亦尋卒;塊然一老鰥,形影自吊。忽見訥人,暴喜. 食頃始蘇。 母子至,翁輟泣愕然,不能喜,亦不能悲,蚩蚩以立。未幾, 於是鬻宅辦裝,刻日西發。 拜已;太夫人把翁相向哭。 別駕出資建樓閣 既抵裏, 延師教兩弟。馬騰於廄,人喧 訥及誠先馳報父。父自 既見婢媼廝卒,內外盈

於室,居然大家矣。

三百一十

異史氏曰:「余聽此事至終,涕凡數墮。十餘歲童子,斧薪 不禁狂呼曰:『天道憒憒如此』』於是一墮。及兄弟猝遇, 助兄,慨然曰:『王覽固再見乎!』於是一墮。至虎銜誠去.

驚出不意,喜出不意, 有善涕如某者乎?] 無從之涕,則為翁墮也。不知後世亦

喜而亦墮。

轉增一兄,又益一悲,

則為別駕墮。

門團欒

二、三十二、汾州狐

是家人婦,未遑顧瞻,及舉目,竟不相識, 知其狐,而愛好之,遽呼之來,女停履笑曰:「厲聲加人, 汾州判朱公者,居廨多狐。公夜坐,有女子往來燈下,初 三百一十一 而容光艷絕。

是汝婢媼耶?」朱笑而起, 曰:「目前。 忽 謂 日:「君秩當遷, 但賀者在門,吊者即在閭,不能官也。」三日遷 曳坐謝過。 別有日矣。」問: 遂與款密, 何時?」答 久如夫妻

送之河上, 朱不忍別, 報果至,次日即得太夫人訃音。公解任,欲與偕旋。狐不可, 戀戀河畔。女忽出,言將一謁故舊。移時歸, 強之登舟。女曰:「君自不知, 狐不能過河也。」 即

非他, 依耳。」遂同濟。至十日, 送君渡。」朱曰:「向言不能渡,今何以渡?」曰:「 有客來答拜。女別室與語。客去乃來, 河神也。妾以君故特請之。彼限我十天往復,故可暫 果別而去。 曰:「請便登舟, 曩所謁

二、三十三、巧娘

廣東有搢紳傅氏年, 夜憂怛, 七歲陰才如蠶。 而無如何。 遐邇聞 六十餘, 知 無以女女者。自分宗緒已絕 生一子名廉, 甚慧而天閹

其前。女一回首,妖麗無比, 為,女曰:「倘之瓊也, 婢曰: 廉從師讀。 度師將至而懼,遂亡去。離家數里,見一 「試問郎君, 師偶他出,適門外有猴戲者, 得無欲如瓊乎?」婢果呼問, 有尺書 一函, 蓮步蹇緩, 煩便道寄里 素衣女郎偕小婢出 廉趨過之。女回顧 廉視之,廢學焉。 菛 廉詰其 何

在家,

亦可為東道主。」

廉出本無定向, 念浮海亦得,

三百一十三

心忐忑,与 曛暮, 忽聞人聲在下,俯瞰之,庭院宛然,一麗人坐石上,雙鬟挑 虎狼,因攀樹猱升, 草迷目,曠無逆旅, 女出書付婢, 問秦女村, 迄無知者。望北行四五里, 悔至如燒。 去北郭三四里。」生附舟便去。至瓊州北郭,日 轉付生。 蹲踞其上。 窘甚。見道側墓,思欲傍墳棲止,大 問其姓名居里, 云:「華姓, 聽松聲謖謖,宵蟲哀奏,中 星月已燦,

膽兒,

暗來窺人!」生大懼,

無所逃隱, 遂盤旋下, 伏地乞

敢

`少息。忽婢子仰視曰:「樹上有人'」女驚起曰:「何處大!茶,可烹一盞,賞此良夜。」生意其鬼魅,毛發直豎,不

",賞此良夜。」生意其鬼魅,毛發直豎,「。麗人左顧曰:「今夜月白星疏,華姑所

華姑所

贈

團 太,

分侍左右。

問所苦。 女搖首曰:「我嘆吾命耳。」 婢立榻前, 便下探隱處。乃停手悵然,悄悄出衾去, 脛股,生偽寐若不覺知。又未幾啟衾入, 駕。」邀生入。室惟一榻,命展婢兩被其上。生自慚形穢, 寄書郵。」女曰:「野多暴客,露宿可虞。 不嫌蓬蓽,願就稅 無以自容, 遂與共榻, 在下床。女笑曰:「佳客相逢,女元龍何敢高臥?」生不得已, 姿態艷絕, 恨天公之缺陷而已。女呼婢篝燈。婢見啼痕, 而惶恐不敢自舒。未幾女暗中以纖手探入,輕捻 聽其言亦土音。 睇, 反恚為喜, 曳與並坐。 睨之, 年可十七八, 問:「郎何之?」答云:「為人作 俄聞哭聲。生惶愧 搖生,迄不動,女 願

茫茫無所之。 女曰:「可喚郎醒 遣放去。」生聞之,倍益慚怍, 且懼宵半,

臥者, 十餘, 籌念間, 猶風格。見女未睡,便致詰問,女未答。又視榻上右 婦人排闥入。婢曰:「華姑來。」微窺之,年約五

婦笑曰:「不知巧娘諧花燭。」見女啼淚未幹,驚曰:「合巹 遂問:「共榻何人?」婢代答:「夜一少年郎寄此宿。」

遣之去。」婦呼生起,究詢書所自來,生備述之。婦曰:「遠 也!」 拆讀嘆吒。 女問之。 婦云:「是三姐家報,言吳郎 捋衣視生,一振衣,書落榻上。婦取視,駭曰:「我女筆意 之夕,悲啼不倫,將勿郎君粗暴也?」女不言,益悲。婦欲 **煢無所依,且為奈何?」女曰:「彼固云為人寄書,幸未** 

三百一十六

箱簏, 笑曰:-我之客, **椓人,是以悲耳。」婦顧生曰:「慧黠兒,** 言:「不自知罪。」 又詰女,女嘆曰:「自憐生適鬮寺, 得黑丸授生, 令即吞下, 「無怪巧娘零涕。 不可久溷他人。」遂導生入東廂, 當何以報?」又熟視生, 然幸有根蒂, 猶可為力。」 秘囑勿嘩, 笑問: 固雄而雌者耶?是 探手於褲而驗之。 挑燈遍 生獨臥籌 沒奔

隱處, 思,不知藥醫何癥。 如乍膺九錫。 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際 將比五更, 自探之,身已偉男。心驚喜, 初醒 覺臍下熱氣 縷直沖

三百一十七

出語巧娘曰:「郎有寄書勞,

將留招三娘來與訂姊妹交。

欞

色才分,

婦即入室,

以炊餅納生,

叮囑耐坐,反關其戶。

然。 娘羞暈不行。 動心佳麗否?」生曰:「跛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視。」相與粲 妹亦可。」並出堂中, 婦始攜女歸。 鳥窺籠。 中人逡巡入, 曰:「鬼也。 閉置 私囑生曰:「陰為吾婿,陽為吾子, 巧娘以三娘勞頓,迫令安置。婦顧三娘,俾與生俱。三 發硎新試,其快可知, 免人厭惱。」 望見巧娘, 才色無匹, 婦曰:「此丈夫而巾幗者, 向生斂衽。婦命相呼以兄妹, 巧娘笑曰: 「姊 發扉曰:「悶煞郎君矣!三娘可來拜謝。」途 輒欲招呼自呈, 乃出門去。生回旋無聊, 團坐置飲。飲次,巧娘戲問:「寺人亦 而時命蹇落。適毛家小郎子, 既於枕上問女:「巧娘何人? 慚訥而止。延及夜分, 可也。」生喜, 何畏之?」敦促偕 時近門隙, 病閹 捉臂

三百一十八

榻, 婢歷試數鑰 獨恨自獻無隙。 亦鬼。 羞見客, 觸手盈握。 非相禍者。」 母子無家, 而恚曰:「今乃知閉戶有因**。** 子將他往, 八歲而不能 偎向之, 女戲掬臍下, 故縮, 復閉生室中。 驚日: :「實告君 借廬棲止。<u>.</u> 曲 乃得啟。 此日共談宴。雖知巧娘非人, 今以誚謗難堪, 生蘊藉, 「何前之渺渺, 因邑邑不暢 」生大愕。 生附耳請間, 妾非鬼, 生悶氣, 善諛噱, 曰:「惜可兒此處闕然。」語未竟, 昔母子流蕩棲無所, 聊作蛙怒耳。」遂相綢繆。 齎恨如冥。」生驚 女云: 狐 而遽累然!」生 繞室隔扉呼巧娘;巧娘命 頗得巧娘憐。 耳。 巧娘遣婢去, 巧娘獨居無耦 「無懼 而心愛其娟好, 笑曰:「前 假廬居之。 雖故鬼狐 生挽就寢 日華氏母 疑三

三百一十九

眉目含情而已。 憤烈,然自是屈意事三娘。 但華姑晝夜閑防,兩情不得自展, 大笑人!是丈夫而巾幗者,何能為?」三娘見母與巧娘苦相 抵,意不自安,以一身調停兩間,始各拗怒為喜。巧娘言雖 宜歸告父母,早訂永約。」即治裝促生行。 巧娘笑逆自承。華益怒,聒絮不已。巧娘故哂曰:「阿姥亦 以情告, 三娘從學刺繡,妾曾不少秘惜。乃妒忌如此!」生勸慰之,且 一日,華姑謂生曰:「吾兒姊妹皆已奉事君,念居此非計, 華姑掩入,二人皇遽方起。華姑逋目, 巧娘終銜之。生曰:「密之!華姑囑我嚴。」語未及 問:「誰啟扉?

悲惻。而巧娘尤不可堪,淚滾滾如斷貫珠,

二女相向,

容顏

殊無已時。華姑

三百二十

告母, 私婢, 為戚黨笑。」父不言,但嗤之。生乃退而技癢,不安其分, 父曰:「妖言何足聽信?汝尚能生還者,徒以閹廢故。不然, 夙好,李氏廢園中,可待親迎。」生乃歸。 時傅父覓子不得, 送至舟上,曰:「君行後,老身攜兩女僦屋於貴邑。倘不忘 逢人宣暴, 死矣'] 生曰:「彼雖異物,情亦猶人,況又慧麗,娶之亦不 正切焦慮,見子歸,喜出非望。生略述崖末,兼至華氏之訂。 氏不娶。」母曰:「世不乏美婦人,何必鬼物?」生曰:「兒非 <u></u> 上 之, 漸至白晝宣淫,意欲駭聞翁媼。一日為小婢所窺,奔 母不信,薄觀之,始駭。呼婢研究,盡得其狀。喜極: 便曳生出。至門外,則院宇無存,但見荒塚。華姑 以示子不閹, 將論婚於世族。 生私白母: 「非華

三百二十一

歸, 命。 之。出東郭四五里, 姑親問之。答云:「已投生北地矣。」 生欷歔久之。 迎三娘 父母皆喜。末陳巧娘死耗,生惻惻欲涕。至親迎之夜,見華 日前忽殂謝去。」因以酒食餉嫗及僕。 公子魂思而夢繞之。」便問阿姊。華姑嘆曰:「是我假女,三 嫗下乘, 秦女墓夜聞鬼哭,生詫其異,入告三娘。三娘沉吟良久,泣 下曰:「妾負姊矣!」詰之,答云:「妾母子來時,實未使聞。 而終不能忘情巧娘,凡有自瓊來者,必召見問之。或言 見三娘, 無以知人道, 直造其闥, 驚曰:「此即吾家小主婦耶?我見猶憐,何怪 背之不祥。」傅父從之,遣一僕一嫗往覘 尋李氏園。 見敗垣竹樹中, 則母子拭幾濯溉,似有所伺。 嫗歸, 備道三娘容止, 縷縷有飲煙。 嫗拜致主

三百二十二

之, 地下, 父病, 娘 高郵翁紫霞, 既竣而卒。 之遺孽也,誕三月矣。」生嘆曰:「誤聽華姑言,使母子埋憂 嘶, 茲之怨啼 !巧娘!某在斯!」俄見女郎捧嬰兒, 體貌豐偉, 怨望無已;生亦涕下。探懷問誰氏子, 延醫來。 罪將安辭!」乃與同輿, 即命輿, 兒長, 將無是姊?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 客於廣而聞之。 巧娘曰:「疾不可為, 不類鬼物,益喜。二女諧和, 宵畫兼程, 絕肖父,尤慧, 馳詣其墓, 地名遺脫, 航海而歸。 十四游泮。 魂已離舍。」 督治冥具, 叩墓木而呼曰:「巧 自穴中出, 亦未知所終矣。 抱子告母。 巧娘曰:「是君 舉首酸 後傅

三百二十三

二、三十四、 、 吳 令

道相屬也。 建諸旗幢, 之,被錦藏機如生。值神壽節,則居民斂資為會,輦游通衢 吳令某公,忘其姓字, 雜鹵簿,森森部列,鼓吹行且作,闐闐咽咽然, 習以為俗,歲無敢懈。公出,適相值,止而問之, 剛介有聲。吳俗最重城隍之神,木肖 指神而責之曰:「城隍

地, 則物力宜惜, 實主一邑。 居民以告;又詰知所費頗奢。公怒, 答之二十。從此習俗頓革。 如冥頑無靈, 何得以無益之費, 三百二十四 則淫昏之鬼, 耗民脂膏?」言已, 無足奉事。其有靈

曳神於

神爭, 祠公,聲乃息。祠亦以城隍名,春秋祀之,較故神尤著。 失足而墮, 數日不止。 吳人不忘公德,集群祝而解之, 無私, ,折股,尋卒。人聞城隍祠中,公大聲喧怒, 惟少年好戲。居年餘, 偶於廨中梯簷探雀縠 別建一 似與 祠

至今有二城隍云。 村中來一女子,年二十有四五, 二、三十五、口技 攜 藥囊, 售其醫。有問病

,忽聞簾聲。女在內曰:「九姑來耶?」一女子答云:「來

傾耳寂聽;但竊竊語,莫敢咳。內外動息俱冥。

夜許,

繞門窗,

者,女不能自為方,俟暮夜問諸神。晚潔斗室,閉置其中。

覶言曰:「春梅亦抱小郎子來耶?」 一女曰:「拗哥子!嗚嗚 絮語間雜 刺刺不休。 「臘梅從九姑耶?」 俄聞簾鉤復動, 似一 婢答云:「來矣。」三人 女曰:「六姑至矣。」

聲, 不睡, 殷勤聲, 抱貓兒來。」 齊嘈雜。 定要從娘子來。 九姑問訊聲,六姑寒暄聲,二婢慰勞聲, 既而聲漸疏,簾又響, 即聞女子笑曰:「小郎君亦大好耍, 身如百鈞重, 滿室俱嘩, 負累煞人! 旋聞女子 小兒喜笑 四 姑 遠迢迢

喚添坐聲, 爾 姑以為宜得參, 許時始至。 參差並作, 喧繁滿室, 阿姑行且緩。」遂各各道溫涼聲 六姑以為宜得芪, 食頃始定。 四姑以為宜得術。 即聞女子問病。 一,並移坐聲,

三百二十六

何遲也?」

有一小女子細聲答曰:「路有千里且溢

與

阿姑

窺之, 昔王心逸嘗言:「在都偶過市廛, 其方亦不甚效。此即所謂口技,特借之以售其術耳。然亦奇 且捺且謳, 九姑之聲清以越,六姑之聲緩以蒼,四姑之聲嬌以婉, 聞三姑作別,三婢作別,小兒啞啞,貓兒唔唔,又一時並起。 蘇蘇然。頃之,女子推簾, 二婢之聲,各有態響,聽之了了可辨。群訝以為真神。 磨墨隆隆然; 既而投筆觸幾, 震筆作響, 即聞九姑喚筆 則見一少年曼聲度曲。 聽之鏗鏗,與弦索無異。」亦口技之苗裔也 硯。無何, 呼病者授藥並方。 並無樂器, 折 聞弦歌聲, 紙戢戢然, 惟以一指捺頻際 觀者如堵。 便聞撮藥包裹 反身入室, 拔筆擲帽丁丁 以及 近 即

三百二十七

二、三十六、狐聯

對我自去:戊戌同體,腹中止欠一點。」焦凝思不就。女笑 **其狐,正色拒之。長者曰:「君髯如戟,何無丈夫氣?」焦** 女知不可動,乃云:「君名下士,妾有一聯,請為屬對,能 來,顏色雙絕。一可十七八,一約十四五,撫幾展笑。焦知 焦生,章丘石紅先生之叔弟也**。** 下元鬼神,凡事皆以黑為白,況床第間瑣事乎?」焦又咄之。 曰:「僕生平不敢二色。」 女笑曰:「迂哉!子尚守腐局耶? **曰:「名士固如此乎?我代對之可矣:己巳連蹤,足下何不** 讀書園中,宵分有二美

雙挑。」一笑而去。

三百二十八

二、三十七、

灘水狐

者, 欲更僦他人?」李白所疑。翁曰:「我將久居是,所以遲遲 灘邑李氏有別第, 去無耗,李囑家人別租。翌日翁至,曰:「租宅已有關說, 勿問也。」李送出,問期,翁告之。 以涓吉在十日之後耳。」因先納一歲之直,曰:「終歲空 忽一翁來稅居,歲出直金五十,諾之。 何

聲雜矣。 過期數日,亦竟渺然。及往覘之,則雙扉內閉,炊煙起而人 訝之,投刺往謁。翁趨出,逆而入,笑語可親。

,遣人饋遺其家;翁犒賜豐隆。又數日,李設筵邀翁,

問其居里,以秦中對。李訝其遠,翁曰:「貴鄉福地

歸,

洽甚歡**。** 

三百二十九

於牛, 其異, 翁折 此 李乃托詞告令, 李詰其故。 今雖儼然民上, 亦時還往。 康熙十一年事, 翁 東報居停之禮 「驢之為物龐然也。 不惟聲難聞 以交好, 日結駟於門, 獨邑令求通, 翁離席近客而私語曰:「 因自言為狐。 乃飲粐而亦醉者也。 謂狐畏其神明故不敢見。令信之而止。 未幾秦罹兵燹, 狀 願納交翁, 供 帳飲食, 輒辭以故。 怒則踶趺嗥嘶 李駭絕, 翁無不傴僂接見。 倘執束芻而誘之, 備 。令又托主人先容, 狐能前 極侈麗。 君自不知, 僕固異類, 逢 人輒道。 知 李益: 眼大於盎 信 彼前身為驢 驚, 羞與為伍。 漸而郡: 則帖 邑搢紳 疑為貴 異史氏 氣 粗

三百三十

大難

將

對方承平,

置未深問。

越

者以驢為戒,而求齒於狐 首, 喜受羈勒矣。以此居民上,宜其飲粐而亦醉也。 則德日進矣。」 願臨民

鯁,而家屢空。數年間,媼與子婦又相繼逝,井臼自操之。 廣平馮翁有一子,字相如,父子俱諸生。翁年近六旬,性方

二、三十八、紅玉

寢處。 好, 之,微笑;招以手,不來亦不去。固請之,乃梯而過,遂共 一夜, 女諾之。 夜夜往來, 問其姓名,曰:「妾鄰女紅玉也。」生大愛悅,與訂永 相如坐月下,忽見東鄰女自墻上來窺。視之,美;近 約半年許。翁夜起聞女子含笑語

窺之見女,怒,喚生出,罵曰:「畜產所為何事!如此落寞,

三百三十三

冀可搖 尋斃。 翁及子,洶若沸鼎。女聞之,棄兒於床, 後聞婦不屈死, 益悲。 之,哄然便去。父子傷殘, 詬罵萬端**。** 共憐之, 斂怒為笑, 而慮其扈從繁, 生大哭, 扶之榻上。 見女艷之, 使家人風示之。 生驟聞, 家人鼠竄而去。宋氏亦怒, 歸告翁。 抱子興詞, 上至督撫, 問村人知為生配。 經日, 兒又罔托。 翁大怒,奔出, 冤塞胸吭, 吟呻在地, 生杖而能起;翁忿不食, 日夜哀思, 無路可伸。 怒形於色。 對其家人, 兒呱呱啼室中。 竟遣數人入生家, 料馮貧士, 披發號救。群篡舁 訟幾遍,卒不得直。 雙睫為之不交。 每思要路刺殺 既思勢不敵 指天畫 赗 鄰 Щ̈,

丈夫吊諸其室,

虯 髯 闊 頷,

曾與無素。

挽坐欲問邦族。

追問姓字,曰:「不濟,不任受怨;濟,亦不任受德。」遂 餂我。今實布腹心:僕之臥薪嘗膽者,固有日矣。但憐此褓 任者,願得而代庖焉。」生聞,崩角在地,客不顧而出。生 中物,恐墜宗祧。君義士,能為我杵臼否?」客曰:「此婦 客遽曰:「君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 人女子之事,非所能。君所欲托諸人者,請自任之;所欲自 今乃知不足齒之傖!」 生察其異,跪而挽之,曰:「誠恐宋人 人之偵, 生懼禍及, 抱子亡去。至夜, 宋執謂相如,於是遣役捕生,生遁不知所之,於是情益 殺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媳一 姑偽應之。客怒,皆欲裂, 宋家一門俱寢,有人越重 婢。宋家具狀告官。官大 遽出曰:「僕以君人也, 而忘報乎?] 生疑為宋

三百三十五

罪?」令 窮,不能置辯。 縲而行。 懼而號。 受梏慘, 呱呱者,何能逾垣殺人?」今曰:「不殺人,何逃乎?」生詞 心竊餒, 宋僕同官役諸處冥搜 「何殺人?」生曰:「冤哉!某以夜死, 曰:「汝殺人子多矣, 舉家驚起, 卒無詞, 令是夜方臥, 兒啼愈嗔, 又以宋人死, 乃收諸獄。生泣曰:「我死無足惜, 集而燭之; **令睹之**, 群奪兒拋棄之,生冤憤欲絕。 無可畏俱, 夜至南山, 魂魄喪失。 殺汝子何怨?」 生既褫革, 聞有物擊床, 短刀銛利如霜, 乃詳諸憲,代生解免. 聞兒啼 荷戈遍索, 我以晝出, 震震有聲, 蹤得之,系 剁床入木 見邑令, 孤兒何 屢

者, 熟; 似一 泣問 骨。 復能自禁。 墮;及思半生貧徹骨, 念大仇已報 爾父耶?」 兒牽女衣 凝神寂聽, 及葬而歸, 女子。扉初啟, 而倉卒不能追憶。 翁無升斗, 不暇問, 「兒那得來?」 如此半年, 則囅然喜;思慘酷之禍幾於滅 悲怛欲 聞一人在門外,噥噥與小兒語。生急起窺覘, 抱女嗚哭,女亦慘然。 孤影對四壁。 便問:「大冤昭雪,可幸無恙!」 其聲稔 女曰:「實告君, 目灼灼視生。 燭之, 死, 捕禁益懈。乃哀邑令,求判還衛氏之 宗支不續, 輾轉空床, 竟無生路。 則紅玉也。 幸鄰人憐饋食飲 則於無人處大哭失聲, 細審之, 既而推兒曰: 昔言鄰女者, 挽一小兒, 門, 福兒也。 。忽有款門 茍且自度。 則淚濟濟 嬉笑跨 「汝忘 大驚.

三百三十七

安妥, 笑曰:「妾前以四金寄廣文,已復名在案。 生裸跪床頭,涕不能仰。女笑曰:「妾逛君耳。今家道新創 攜來與君團聚耳。」生揮涕拜謝,兒在女懷, 類素封家。生曰:「灰燼之餘,卿白手再造矣。然 出金治織具, 自給。女曰:「但請下帷讀,勿問盈歉,或當不殍餓死。」遂 非夙興夜寐不可。」乃剪莽擁篲,類男子操作。生憂貧乏,不 日以為常。 不復能識父矣。天未明,女即遽起,問之,答曰:「奴欲去。」 如何?」詰之,答曰:「試期已迫,巾服尚未復也。」女 適宵行,見兒啼谷中,抱養於秦。聞大難既息, 里黨聞婦賢, 益樂資助之。約半年, 租田數十畝,雇傭耕作。荷鑱誅茅, 若待君言, 如依其母, 人煙騰茂 牽蘿補屋, 竟

三百三十八

冬自苦,而手膩如脂。自言二十八歲,人視之,常若二十許 夏屋渠渠矣。女裊娜如隨風欲飄去,而操作過農家婦。 已久。」生益神之。是科遂領鄉薦。時年三十六,腴田連阡, 雖嚴

異 亦俠也。 史氏曰:「其子賢,其父德,故其報之也俠。非特人俠, 遇亦奇矣!然官宰悠悠,豎人毛發,刀震震入木, 狐

何惜不略移床上半尺許哉?使蘇子美讀之,必浮白曰:『惜

三百三十九

乎擊之不中"]]

二、三十九

龍

塞而 北 貯潦水, 尺餘輒墮。 直界有墮龍入村, 淺不盈尺。 家人盡奔。 泥蟠三日, 龍入, 登樓嘩噪, 其行重抽, 蠅集鱗甲。 轉側其中,身盡泥塗, 銃炮轟然。 入某紳家。 忽大雨, 龍 其 戶 僅 乃霹靂拏空而 乃出。 極力騰躍, 門外停 可容軀,

房生與友人登牛山, 入寺游矚。 忽椽間 黄磚墮, **共、驚** 知 為 小

蛇, 巨龍夭矯其中, 群趨而下。方至山半, 細裁如蚓。 忽旋一 移時而沒。 周如指, 聞寺中霹靂 周已如帶。 一 聲,

天上黑雲如蓋

三百四十

但有赤線蜿蜒於肉分。或曰:「此蟄龍也。」婦憂懼待死。 如含麥芒,揉之吹之, 三月餘, 小相公莊, 「在蘇州, 天暴雨, , 有 民 婦 適 野 忽巨霆 值陰晦, 迄不愈。 啟臉而審視之, ,霹靂大作。 聲, 值大風, 裂眥而去, 眾見龍垂雲際, 塵沙撲面。 婦無少損。 睛固無恙, 袁宣 鱗

張動,

爪中摶一人頭,

須眉畢見;移時,

入雲而沒。

亦未聞

有失其頭者。」

青州道陳公寶鑰 **血艷絕**, 四十、 長袖宮裝。笑云:「清夜兀坐, 林四娘

閩

人。夜獨坐,有女子搴幃入,視之不識

得勿寂耶?」公驚問

既竟, 強之,乃俯首擊節, 之, 女曰:「久矣不托於音, 為之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猶處子也, 捉袂挽坐, 公遂意其工於度曲。 由此夜夜必至,每與闔戶雅飲。談及音律, 永好可耳,絮絮何為?」無何,雞鳴, 人耶?」公急闔戶, 曰:「一世堅貞,業為君輕薄殆盡矣。有心愛妾, 流丹浹席。既而枕邊私語,自言「林四娘」。公詳詰 談詞風雅, 「妾家不遠, 曰:「無。」促其緩裳, 曰:「兒時之所習也。」公請一領雅奏。 大悅。 「伊」、「涼」之調, 節奏強半遺忘,恐為知者笑耳。」再 近在西鄰。」公意其鬼, 擁之不甚抗拒, 遂起而去。 狂將不堪。」狎褻 其聲哀婉。 歌已: 意殊羞怯, 輒能剖悉宮商 顧曰:「他無 而心好之。 但圖

三百四十二

哀。」兩人燕暱, 悒悒。」女曰:「聲以宣意,哀者不能使樂, 泣下。公亦為酸惻, 過於琴瑟。既久,家人竊聽之, ,抱而慰之曰:「卿勿為亡國之音,使 亦猶樂者不能使 聞其歌者,

無不流涕。

此,君也, 公絕之。公不能聽, 夫人窺見其容,疑人世無此妖麗**,** 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托為燕婉,然實不敢 但固詰之。女愀然曰:「妾, 非鬼必狐 懼為厭盅, 衡府宮人

及式微之際,

倘見疑畏,

不可不知其實耳。」乃問宮中事,女緬述津津可聽。

即從此辭。」公曰:「我不為嫌,

但燕好若

則哽咽不能成語。女不甚睡,每夜輒起誦《準

妾思終身淪落,欲度來生耳。」 提》、《金剛》諸經咒。公問:「九原能自懺耶?」曰:「一也。

年。 之。」公素其贈。笑曰:「兒女之語,鳥足為高人道。」居三 緒風流, 又每與公評 一夕忽慘然告別,公驚問之,答云:「冥王以妾生前無 使人忘倦。公問:「工詩乎?」曰:「生時亦偶為 詩詞, 瑕輒疵之,至好句則曼聲嬌吟。

罪, **愴然;公亦淚下。乃置酒相與痛飲,女慷慨而歌,** 死猶不忘經咒,俾生王家。別在今宵,永無見期。」言

終曲,飲不能暢。 雞聲忽唱, 「必不可以久留矣。然君每怪妾不肯獻醜 乃起,逡巡欲別;公固挽之,又坐少時。

三百四十四

曼之音,一字百轉,

每至悲處,

**輒便嗚咽。數停數起,而** 

能推敲 今將長別, 乖音錯節, 當率成一 慎勿出以示人。」 章。」索筆構成, 掩袖而出, 「心悲意亂, 公送諸門

外, 紅顏力弱難為厲, 詩曰:「靜鎖深宮十七年, 貝葉兩三篇。 湮然沒。 泣望君王化杜鵑**。** 高唱梨園歌代哭, 公悵悼良久。 惠質心悲只問禪。 海國波濤斜夕照, 誰將故國問青天?閑看殿字封喬 視其詩, 請君獨聽亦濟然。」 日誦菩提千百句, 字態端好, 漢家簫鼓靜烽煙。 珍而藏之。 閑看

復脫節,

疑有錯誤。

## 二、

聖俞南游,

舟江心,

既寢,

視

月明如

未能

寐,

使童

一、江中

僕為之按摩。 漸 疏星皎月, 以所見。 近艙戶。 舟頂上, 水 以手攀舟而行。 隨 或疑錯誤。 水浮游 漫漫江波而已。 垂首窺艙內。 慮為盜, 忽聞舟頂如小兒行,踏蘆席作響, 眾噪曰: 漸近舡則火頓滅。 俄響聲又作。 急起問童, 大愕, 眾坐舟中 「必此物也!」欲射之。方開弓, 童亦聞之。 按劍呼諸僕, 群起四顧, , 即有黑人驟起屹立 旋見青火如燈狀, 問答間 渺然無 舟俱醒。 遠自舟尾來 **人**,

三百四十六

出沒, 則遽伏水中不可見矣。 其無足怪。」 問舟人, 舟人曰: 「此古戰場 鬼時

魯公女

駒, 招遠張於旦, 有女好獵**。** 翮然若畫。 生活遇諸野, 性疏狂不羈 歸憶容華, 見其風姿娟秀, 極意欽想;後聞女暴卒, 讀書蕭寺。 時邑令魯公, 著錦貂 裘, 悼嘆欲 跨 二韓 , 驪

絕。

食必祭, 魯 然物化。 以家遠, 今近在咫尺, 每酹而祝曰: 寄靈寺中, 而邈若河山, 「睹卿半面 即生讀所。 長系夢魂, 不圖玉人, 生 恨如何也!然生有拘束, |敬禮如神明, 朝必香 奄

三百四十七

死無禁忌,九泉有靈: 夕挑燈夜讀,忽舉首, 當姍姍而來,慰我傾慕。」日夜祝之幾 則女子含笑立燈下,生驚起

大喜, 致問。 《金剛經》 射獐殺鹿為快,罪孽深重,死無歸所。如誠心愛妾, 女曰:「感君之情,不能自己,遂不避私奔之嫌。」生 遂共歡好。自此無虛夜。 藏數,生生世世不忘也。」生敬受教, 謂生曰: 「妾生好弓馬, 每夜起, 煩代誦

福薄, 為 常, 即柩前捻珠諷誦。 生請抱負以行,女笑從之。如抱嬰兒,殊不重累, 考試亦載與俱,然行必以夜。生將赴秋闈,女曰:「君 徒勞馳驅。」遂聽其言而止。 偶值節序,欲與偕歸,女憂足弱,不能跋

满, 數世不足以酬!」生驚問之。曰:「蒙惠及泉下人,經咒藏 營葬。魯德之而莫解其故。 將就木焉,會將何為?」女亦泣曰:「願為奴婢以報。」少間 倚生懷, 車上或三人、四人、十數人不等;獨一鈿車, 十六日,煩一往會。」生泣下曰:「生三十餘年矣,又十五年, 自陳: 今得生河北盧戶部家。如不忘今日,過此十五年,八月 生送至通衢, 「君送妾六七里,此去多荊棘, ,淚落如豆,曰:「五年之好,於今別矣!受君恩義, 「某有薄壤近寺, 魯罷官,貧不能櫬,將就窆之,苦無葬地。 見路旁車馬一簇, 願葬女公子。」魯公喜。生又力為 魯去,二人綢繆如平日。一夜側 妾衣長難度。」乃抱生 **繡纓朱幰,僅** 

三百四十九

回顧生云:「盡此,且去!勿忘所言。」 老媼在焉。見女至,呼曰:「來乎?」女應曰:「來矣。」 生諾。女行近車,

引手上之,展幹即發,車馬闐咽而去。

生悵悵而歸,志時日於壁。因思經咒之效, 人告曰:「汝志良嘉,但須要到南海去。」問:南海多遠?」 持誦益虔。夢神

為善可喜, 後,次子明、長子政, 夜夢青衣人邀去,見宮殿中坐一人如菩薩狀,逆之曰:「子 I:「近在方寸地。」醒而會其旨,念切菩提,修行倍潔。 三年 惜無修齡,幸得請於上帝矣。」生伏地稽首。喚 相繼擢高科。生雖暴貴,而善行不替。

賜坐;

飲以茶,味芳如蘭。又令童子引去,使浴於池。

益明。 深處 亦漸舒。 自捋其須,白者盡簌簌落;又久之,黑者亦落。 失足而陷, 至數月後,頷禿童面,宛如十五六時。 過涉滅頂。驚寤, , 異之**。** 由此身益健 輒兼好游戲 面 紋

亦猶童。

過飾邊幅,二子輒匡救之。

未幾夫人以老病卒,子欲為求繼室於朱門。生曰: 河北來而後娶。」屈指已及約期,遂命僕馬至河北。訪之,果 「待吾至

骨已朽。 其年,大笑曰:「癡婢!張郎計今年已半百,人事變遷, 鐘愛之。貴家委禽,女輒不欲, 有盧戶部。先是,盧公生一女,生而能言,長益慧美,父母最 縱其尚在, 發童而齒壑矣。」女不聽。 怪問之,具述生前約。共計 母見其志不

與盧公謀,

戒閣人勿通客,

過期以絕其望。未幾生至,

三百五十一

訪之。女謂生負約,涕不食。母言:「渠不來,必已殂謝。 人拒之,退返旅舍, **悵恨無所為計。閑游郊郭,** 因循而

訝之。 不然, 泣不止。 公出,意緒懊喪,對客殊不款曲。 生問:「貴族有為 其狀不符,零涕而返,怨父欺罔,公力白其是,女無言, 即遽起,囑客暫獨坐,匆匆入內告女。女喜,自力起,窺審 亦思一見生之為人,乃托游遨,遇生於野。視之,少年也, 背盟之罪, 亦不在汝。」 女不語, 但終日臥。 班荊略談,甚倜儻。公喜,邀至其家。方將探問,盧 盧患之,

戶部者乎?」公漫應之。首他顧,似不屬客。生覺其慢,

女啼數日而卒。

隔。 生夜夢女來, 妾已憂憤死。 煩向土地祠速招我魂, 曰:「下顧者果君耶?年貌舛異, 可得活, 覿面遂致違 遲則無及

撫其尸, 矣。」既醒, 痰塊如冰, 而吊諸其室,已而以夢告**盧。** 呼而祝之, 扶移塌上, 急探盧氏之門, 俄聞喉中咯咯有聲。 漸復吟呻。 果有女亡二 **盧從其言**, **盧公悅**, 招魂而歸,啟其衾, 日矣。生大慟 忽見朱櫻乍啟, 肅客出, 置酒宴 進

歸, 會。 家產兒盡。 以子婦為姑嫜者焉。 盧送至家, 細展官閥 生迎養之,遂家焉。 半年乃去。夫婦居室儼如小耦, 知其巨家,益喜, 盧公逾年卒。子最幼,為豪強所中傷, 擇吉成禮。居半月攜女而 不知者多誤

韓 生,世家也。好客, 同村徐氏常飲於其座。

三、三、道士

其頻。 韓招之坐。道士向主客皆一舉手,即坐。 求飲焉。」韓命舉觴。道士能豪飲。徐見其衣服垢敝, 地主之禮。」答曰:「野人新至無交游, 韓聞擊剝之聲甚久,詢之家人,以情告。言未已,道士竟入, 初居村東破廟中。韓曰:「何日棲鶴東觀, 士托缽門外,家人投錢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人怒歸不顧。 自是每宴會道士輒至, 不甚為禮。 飲次, 徐嘲之曰:「道長日為客, 韓亦海客遇之。道士傾飲二十餘杯,乃辭 遇食則食, 遇飲則飲, 聞居士揮霍, 略致研詰,始知其 寧不一作主?」道 竟不聞知 會宴集,有道 韓亦稍 深 殊 頗 願 偃 缺

新, 答: 道 士 然起敬。甫坐, 畢, 家姊妹來。」童去少時,二美人入, 去, 玉石之器,光照幾榻。酸以玻璃盞, 備極豐渥。飯已,另有小進。珍果多不可名,貯以水晶 連閣雲蔓。大奇之,曰:「久不至此, 道士已候於途, 囑 「峻工未久。」比入其室,陳設華麗, 曰:「翌午幸賜光寵。」次日相邀同往, 「雖然,道人懷誠久矣,會當竭力作杯水之酬。」飲 「道人與居士等,惟雙肩承一喙耳。」徐漸不能 行酒下食,皆二八狡童, 且語且步,已至廟門。入門, **圍尺許。道士曰:「喚石** 細長如弱柳, 世家所無。二人肅 錦衣朱履。酒饌芳 創建何時?」道 疑其不設。 則院落一 身短,

齒最稚;媚曼雙絕。道士即使歌以侑酒。少者拍板而歌,

顧問 客曰:「姑煩自酌,我稍憩,即復來。」即去。南屋壁下, 顧韓曰:「君何太迂?」韓乃徑登南榻, 呼:「道士不得無禮」往將撓之,道士急起而遁。 立床下,乘醉拉向北榻,公然擁臥。 兩女對舞,長衣亂拂,香塵四散。舞罷,斜倚畫屏。韓、 二人心曠神飛,不覺醺醉。道士亦不顧客, 螺鈿之床,女子為施錦裀, 「和以洞簫, 命少者立床下為之爬搔。韓、徐睹此狀頗不平。徐乃大 撥之不轉;因抱與俱寢。天明酒夢俱醒, 「美人久不舞,尚能之否?」遂有僮僕展氍毹於筵下, 其聲清細。 既関,道士懸爵促釂,**又命**遍 扶道士臥。道士乃曳長者共 視床上美人, 尚眠繡榻。 欲與狎褻,而美人睡 舉杯飲盡,起謂 覺懷中冷物冰 見少女猶

草, 遺屙之石, 視之, 兩間破屋而已。 則抱長石臥青階下。 酣寢敗廁 中。 蹴起, 急視徐, 互相駭異。 徐尚未醒 四顧, 則 見其枕 一庭荒

三、四、胡氏

爽, 直隸有巨家欲延師, 淹洽非下士等。 叩而已在室中矣。 遂相知悅。 然時出游, 秀才自言胡氏, 遂相驚以狐。 忽 秀才踵門自薦, 輒昏夜始歸, 遂納贄館之。 胡課業良勤, 然察胡意固不惡 主人延之。 局 閉 儼 然, 優重之, 不聞款 詞語開

不以怪異廢禮。

深?」再三言之,而主人不可,客有慚色, 牽之不動, 默然良久, 胡知主人有女,求為姻好, 杖逐之,容乃遁。遺其驢,視之毛黑色,批耳修尾,大物也。 客聞之怒,主人亦怒,相侵益亟。客起抓主人,主人命家人 女已許字矣,煩代謝先生。」客曰:「確知令媛待聘,何拒之 何遽不如先生?」 主人直告曰:「實無他意,但惡非其類耳。 衣履鮮潔, 而去。<br />
次日有客來謁,<br />
摯黑衛於門, 意甚恬雅。 驅之則隨手而蹶, 曰:「僕與胡先生,交已莫逆, 既坐, 屢示意, 自達, 喓喓然草蟲耳。 主人逆而入。年五十餘 始知為胡氏作冰。主人 主人偽不解。 何必婚姻?且息 曰:「胡亦世族, 一日胡假

雪, 懼, 而斃, 至,益備之。明日眾方聚語,忽一巨人自天而降,高丈餘, 相沖擊,互有夷傷。狐漸靡,紛紛引去。遺刀地上,亮如霜 狐聲言火屋,主入益懼。有健者率家人噪出,飛石施箭, 去來不常, 身横數尺,揮大刀如門,逐人而殺。群操矢石亂擊之, 人適登廁, 人以其言忿,知必相仇, 或步、或戈、或駑, 近拾之, 急喊眾奔斗, 則芻靈耳。眾益易之。狐三日不復來, 俄見狐兵張弓挾矢而至, 雖不甚害, 則高梁葉也。眾笑曰:「技止此耳。」然恐其復 狐方去。 而日日戒嚴,主入患苦之。 馬嘶人沸, 戒備之。次日果有狐兵大至, 拔矢視之,皆蒿梗。如此月餘 聲勢洶洶。 主人不敢出, 亂射之, 眾亦少懈。 集矢於臀。 顛踣

三百五十九

濁見棄,在門墻之幼子年十五矣,願得坦腹床下**。** 樂附婚姻?但先生車馬、宮室,多不與人同, 酒相款,從容曰:「先生達人,當相見諒。以我情好,寧不 興戎?」 群狐欲射,胡止之。 主入近握其手, 奉箕帚如何?」主入起拜, 若者吾?」 生何取焉?」胡大慚。主人曰:「無傷,舊好故在。 先生當知其不可。且諺云:『瓜果之生摘者,不適於口。』先 之,不得已,乃出。主人曰: .胡生率眾至,主人身出, 胡喜曰:「僕有弱妹少公子一歲,頗不陋劣,以 胡答拜。於是酬酢甚歡, 「僕自謂無失禮於先生, 胡望見, 避於眾中,主人 邀入故齋, 弱女相從, 如不以塵 前隙俱 何

忘 雁 命羅酒漿, 胡辭之。 日暮繼燭 遍犒從者,上下歡慰。 醺醉乃去。由是遂安。 乃詳問居里, 將以奠

年歲豐兇, 設室中幾滿。 弟來送女, 主人喜,即同定期而去。至夜果有輿馬送新婦至,奩妝豐盛, 既道溫涼已, 年餘胡不至, 談吐俱風雅, 故謀生之計皆取則焉。 新婦見姑嫜, 或疑其約妄,而主人堅持之。 乃曰:「妹子長成矣。 又善飲。 溫麗異常,主人大喜。 胡生兄弟以及胡媼 天明乃去。 請卜良辰, 又半年胡忽至, 新婦且能預 遣事翁姑。」 胡生與 知

望女,人人皆見之。

戲術

又傾, 街 在多也。 有 桶戲者, 上 頃刻兩席皆滿。 持一升入桶中, 桶 可容升, 旋 然後一一量入,畢而舉之猶空桶。 無 出 底中空,亦如俗戲。 即有白米滿升傾注席上, 戲人以二席 取

利津李見田,在顏鎮閑游陶場, 成而去。至夜, 窯中未出者六十餘甕, 啟視一空。 陶人大驚. 欲市巨甕,與陶人爭直,不

疑李,以 在鎮之南山, 一甕不損, 踵門求之。 李謝不知, 在魁星樓下非與?」如言往視,果一一 去場三里餘。 傭工運之,三日乃盡 固哀之,乃曰:「我代汝出窯 一 俱 在**。** 

三百六十二

三、六、丐僧

濟南一 郭, 聞。少旋又語之,僧遽張目厲聲曰:「要如此化!」又誦不已。 忽出南城, 之數四, 久之自出而去,或從其後**,** 嘗見其餐飯。 何日日往來於膻鬧之場?」僧合眸諷誦, **而語之。僧怒,** 經抄募。 因集勸他徙。 一僧, 又厲聲曰:「非汝所知!老僧要如此化!」 不知何許人。 赤足衣百衲, 臥道側如殭,三日不動。 與以酒食錢粟皆弗受, 或勸之曰:「師既不茹葷酒,當募山村僻巷中, 於衲中出短刀, 欲飯飯之, 固詰其必如此之故, 走不應。 欲錢錢之, 僧瞑然不動, 自剖其腹, 叩所需又不答。 居民恐其餓死, 日於芙蓉、 睫毛長指許,若不 以手入內理腸於 明湖諸館 積數日. 貽累近

三百六十三

道, 踏之似空, 而氣 隨絕。 發視之, 眾駭告 席封如故 郡 蒿葬之。 猶空繭然。 異日為犬所穴. 席見;

訖 醫自言能伏狐, 太史行而狐從之, 太史某為狐所魅 狐展轉營脫, 入與狐交, 銳不可當。 太史延之入。 苦不得去。 大懼, 病 瘠。 無所為謀。 符禳既窮, 狐 **凝開易**, 移時無聲, 投以藥, 哀而求罷, 乃乞假歸, 則房中術也。 日止於涿, 現狐形而 聽, 門外有鈴 促令服 可逃避。 進益

伏狐

脫購, 孤館 樂就狎之。衿襦甫解,貫革直入。狐驚痛, 回, 餘鄉某生者,素有嫪毒之目,自言生平未得一 而已寂然矣。此真討狐之猛將也!宜榜門驅狐 四無鄰,忽有奔女扉未啟而已入, 穿窗而出去。某猶望窗外作狎暱聲, 心知其狐, 哀喚之, 啼聲吱然, 快意。 冀其: 亦 可以為 欣然 夜 如 復 鷹

八、 蟄龍

於陵曲銀臺公, 乃捧卷送之至門外, 蠕 而行, 過處則黑如蚰跡,

持立良久,

蠖曲不少動。公曰:「將無

三百六十五

讀書樓上。值陰雨晦暝,見一小物有光如熒

漸盤卷上,

卷亦焦。

意為龍,

蠕

謂我不恭?」 但見昂首乍伸, 回首向公, 則頭大於甕, 執卷返,仍置案上, 離卷橫飛, 其聲嗤然, 身數十圍矣。 冠帶長揖送之。 方至簷下, 光 一道如縷。 折反, 數步外,

騰霄而去。

回視所行處,

蓋曲曲自書笥中出焉。

蘇

仙

踞其上。 公明圖 有苔一 知 郴 州時 **鴂** 綠滑可愛, 有民女蘇氏浣衣於河, 浮水漾動, 繞石三匝。 河中有巨石,女 女視

之心動。 解。 遂矢志不嫁, 數月竟舉一子, 既歸而娠, 以明其不二也。 腹漸大, 欲置隘巷, 女不忍也, 母私詰之,女以情告,母不能 然不夫而孕, 終以為羞。 藏諸櫝而養之。

三百六十六

昂壑耳。」女泣詢歸期。答曰:「待母屬纊兒始來。 兒至七歲未嘗出以見人,兒忽謂母曰:「兒漸長, 坐空閨, 既葬,女獨居三十年, 具皆取給於櫝。 果得米,賴以舉火。自是有求輒應。逾三年母病卒,一切葬 依,而家益落**。** 而望之,已杳矣。女告母,母大奇之。女堅守舊志, 所需,可啟藏兒櫝索之,必能如願。」言已,拜母竟去。出 長也?去之不為母累。」問所之。曰:「我非人種, 語移時始去。居無何,忽見彩雲繞女舍,亭亭如蓋 偶缺晨炊,仰屋無計。忽憶兒言,往啟櫝 未嘗窺戶。一日鄰婦乞火者,見其兀 去後倘 行將騰霄 幽禁何可 與母相

中有一入盛服立,

審視則蘇女也。

回翔久之,漸高不見。鄰

三百六十七

歸, 亦竊知女有子,故不之疑。少年出金葬母,值二桃於墓, 人共疑之,窺諸其室,見女靚妝凝坐,氣則已絕。眾以其無 議為殯殮。忽一少年入,豐姿俊偉,向眾申謝。鄰人向

別而去。數步之外,足下生云,不可復見。後桃結實甘芳, 攜實以饋親友。 居人謂之「蘇仙桃」,樹年年華茂,更不衰朽。官是地者,每

李生伯言,沂水人,抗直有肝膽。忽暴病,家人進藥, 曰:「吾病非藥餌可療。陰司閻羅缺,欲吾暫攝其篆耳。死 卻

之

三、十、李伯言

三百六十八

勿埋我,宜待之。」是日果死。

散, 不誣, 團伏移時始復蘇。又撻之,爆墮如前。三墮,則匝地如煙而 足盤而上,甫至頂,則煙氣飛騰,崩然一 空其中而熾炭焉,表裏通赤。群鬼以鐵蒺藜撻驅使登,手移 騶從導去,入一宮殿, 不復能成形矣。 按冥律宜炮烙。堂下有銅柱,高八九尺,图宗:江南某,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八十二人, 進冕服, 隸胥祗候甚肅。 響如爆竹, 人乃墮; 案上簿書叢 圍可 鞫之 佐證 一 抱,

是一人賣婢,工又一起:為同日 土暴卒。 起:為同邑王某,被婢父訟盜占生女,王即李姻家。先 周懼而祝, 越日其友周生遇於途, 王知其所來非道, 問所欲為。王曰:「煩作見證於冥司耳。」驚 知為鬼,奔避齋中。王亦從 而利其直廉, 遂購之。至是

三百六十九

問周, 之 李視事畢, 與王皆三日而蘇。 熄。」李斂神寂慮,火頓滅。已而鞫狀,王與婢父反復相苦: 袒意。忽見殿上火生,焰燒梁棟。李大駭, 李曰:「余攝任三日已解任矣,何能為力?」眾曰:「南村胡 停車研詰, 曰:「陰曹不與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急消他念則火自 不由君耳。」未幾周果死, 惟借季路一言,無他說也。」周固拒之,王出曰:「恐 「何事?」曰:「餘婢實價購之,今被誤控, 周以實對; 王以故犯論笞。答訖,遣人俱送回生, 輿馬而返。中途見闕頭斷足者數百輩 則異鄉之鬼,思踐故土,恐關隘阻隔, 同赴閻羅質審。 李見王, 側足立, 吏急進 此事君親見 乞求路 伏地哀鳴。 隱存左

三百七十

醮何時?」 胡訝曰:「兵燹之後,妻孥瓦全,向與室人作此願 乃蘇。 胡生字水心,與李善,聞李再生,便詣探省。李遽問:「清 將建道場, 代囑可致。」李諾之。至家, 騶從都去,

**憊臥。見李,肅然起敬,申謝佑庇。李曰:「法律不能寬假。** 今幸無恙乎?」王云:「已無他癥,但笞瘡膿潰耳。」 又二十 心, 餘日始痊, 一語遂播幽冥,可懼哉!」乃敬諾而去。次日如王所,王猶 未向一人道也,何知之?」李具以告。胡嘆曰:「閨房 臀肉腐落, 三百七十一 瘢痕如杖者。

行, 異史氏曰:「陰司之刑慘於陽世,責亦苛於陽世。 民之堂廨耳! 則受殘酷者不怨也。 誰謂夜臺無天日哉?第恨無火燒臨 然關說不

婦人跨驢來,少年從其後。婦約五十許,意致清越;轉視少 何師參,字子蕭, **齋於苕溪之東,門臨曠野。薄暮偶出,見** 

三、十一、黃九郎

神出於舍,翹足目送,影滅方歸。 年, 次日早伺之,落日冥蒙,少年始過。生曲意承迎,笑問所來。 年可十五六,豐採過於姝麗。何生素有斷袖之癖,睹之,

三百七十二

答以「外祖家」。生請過齋少憩,

辭以不暇, 固曳之, 乃入;

生滅燭, 許, 臂遮留, 慈在外祖家,常多病,故數省之。」酒數行,欲辭去;生捉 郎怒曰:「以君風雅士故與流連, 處子,而詞涉游戲, 銜半規, 曰:「黃姓,第九。童子無字。」問:「過往何頻?」曰:「家 之也!」未幾晨星熒熒,九郎徑去。 坐興辭 而 去。 堅以睡惡為辭。強之再三,乃解上下衣, ,下管鑰。 少年欻至,大喜要入,命館童行酒。 少時移與同枕,曲肘加髀而狎抱之, 生由是凝思如渴, 豎不可挽。生挽手送之, 九郎無如何, 赬顏復坐, 挑燈共語, 便含羞面向壁。未幾引與同衾,九郎不 往來眺注, 乃此之為, 殷囑便道相過,少年 ,足無停趾**。** 是禽處而獸愛 苦求私暱。 問其姓字, 著褲臥床上。 溫若

僕何惜焉?」生大悅。 生俟其睡寐,潛就輕簿,九郎醒,攬衣遽起,乘夜遁去。 邑邑若有所失, 親愛何必在此?」生甘言糾纏,但求一 何, 生恐其遂絕, 日九郎過門即欲徑去,童牽衣入之。見生清臒,大駭,慰 解屨登床, 喜逆謝過, **賈以相愛無益於弟,面有害於兄,故不為也。** 生實告以情 遂相繾綣。 復伺之, 又撫哀之。九 強曳入齋 忘啜廢枕, 曰:「今勉承君意, 淚涔涔隨聲零落。 九郎細語曰: 九郎去後病頓減, 蹀躞凝盼,目穿北斗。 促坐笑語, 日漸委悴, |郎曰:「纏綿之意已鏤肺膈, 幸勿以此為常。」 竊幸其不念舊惡。 親玉肌, 惟日使齋童邏偵焉。 過數日九郎 九郎從之。 君既樂之, 「區區之 既而

三百七十四

夕。凡三日必一乞藥,齊怪其頻,曰:「此藥未有過三服者, 生問:「誰何?」九郎曰:「有表妹美無倫,倘能垂意,當執 忍禍君, 柯斧。」生微笑不答,九郎懷藥便去。 合。九郎曰:「勿相糾纏。請為君圖一佳人,勝弟萬萬矣。」 太醫齊野王先天丹可療。君與善,當能求之。」生諾之,臨去 又囑。生入城求藥,及暮付之。九郎喜,上手稱謝。又強與 三日乃來, 「欲有所求,肯為力乎?」問之,答曰:「母患心痛 故疏之。既不蒙見諒,請勿悔焉。」由是燕會無虛 復求藥。生恨其遲, 詞多誚讓。九郎曰:「本不

胡久不瘥?」因裹三劑並授之。又顧生曰:「君神色黯然,病

乎?」曰:「無。」脈之,驚曰:「君有鬼脈,病在少陰,不自

秦緩何能為力?」九郎日來省侍,曰:「不聽吾言,果至於 此!」生尋死,九郎痛哭而去。 無何,果病。 慎者殆矣!」歸語九郎。 不為君福。」生疑其誑, 邑有某太史,少與生共筆硯,十七歲擢翰林。 延齊診視, 九郎嘆曰:「良醫也!我實狐,久恐 藏其藥不以盡予, 曰:「曩不實言,今魂氣已游墟莽, **慮其弗至也。** 

購得舊所往來札脅公,公懼,自經;夫人亦投繯死。公越宿

曰:「我何子蕭也。」詰之,所言皆何家事,方悟其借

藩升是省中丞,日伺公隙。公少有英稱,曾邀叛王青盼,

而賂通朝士,無有言者。公抗疏劾其惡,以越俎免。

時秦藩

忽醒,

貪暴,

先是,

軀返魂。留之不可, 人索千金於公。公偽諾,而憂悶欲絕。 出奔舊舍。撫疑其詐,必欲排陷之,使

忽通丸郎至,喜共話言,悲歡交集, 悠憂以思,少間曰:「幸復生聚。君曠無偶,前言表妹慧麗 有三命耶?」公曰:「余悔生勞,不如死逸。」因訴冤苦,九郎 既欲復狎, 九郎曰:「君

多謀, 『驢子亡』,則諾也。」計已而別。明日亭午,九郎果從女郎 老母,此道所經,君偽為弟也兄者,我假渴而求飲焉,君 必能分憂。」公欲一見顏色。曰:「不難。 明日將取伴

不妨少休止。」扶之而下,系驢於門而入。公自起淪茗,

經門外過,公拱手絮絮與語,略睨女郎,

九郎索茶,

公請入飲。

九郎曰:「三妹勿訝,此兄盟好,

娥眉秀曼,誠仙

讓之。 善, 聽。」公乃誓以皦日。女不復拒。 為己者, 公自陳無室。女曰:「能矢山河, 囚拘,大呼九兄, 子其亡!」九郎火急馳出。公擁女求合。女顏色紫變, 聽去,女恐姑母駭怪, 郎曰:「君前言不足以盡。今得死所矣!」女似悟其言之 其人可依。 果母也。 有婦攜婢過, 九郎曰:「此何子蕭, 離榻起立, **瞥睹女**, 即聞諸妗氏,當不相見罪。」日向晚, 不應。 嚶喔而言日 怪問: ,九郎銳身自任,跨驢徑去**。** 曰:「君自有婦, 昔之名士,今之太史。 「何得在此?」女慚不能對。 神情意致雅似三娘。 : 「去休!」公外顧曰: 勿令秋扇見捐, 事 Ė, 九郎至, 何喪人廉恥也? 公呼女· 女色然怒 則惟命是 與兄!

三百七十八

廚 下, 懷, 恆蹙蹙有憂色。女問之,公緬述顛末。女笑曰:「此 設食供母, 拜而告之。 母笑曰:「九郎雅氣,胡再不謀?」女自入 食已乃去。公得麗偶頗快心期,而惡緒縈

來,肘行而逆之,九郎驚曰:「兩世之交,但可自效,頂踵 不敢惜, 可復。」公慮九郎不肯,女曰:「但請哀之。」越日公見九郎 而比頑童,此皆九兄所長也**。** 一人可得解,君何憂?」公詰其故,女曰:「聞撫公溺聲歇 何忽作此態向人?」公具以謀告, 投所好而獻之, 怨可消, 仇 九郎有難色。

九郎不得已,

諾之。

「妾失身於郎,

誰實為之?脫令中途凋喪,

焉置妾也?

九郎, 大設, 帛, 者, 陰陽之正竅。 母子及妗並家焉。九郎出,輿馬甚都,人不知其狐也。餘 惑之,亟請於王, 「笑判」,並志之:男女居室,為夫婦之大倫;燥濕互通 鼻之醜。人必力士,鳥道乃敢生開;洞非桃源,漁篙寧許誤 以難之。遲之又久。 假歸公家。既而撫公薨, 賜金萬計。 動息不相離, 撫公飲。命九郎飾女郎, 馳 迎風待月,尚有蕩檢之譏;斷袖分桃,難 書與所善之王太史, 半年撫公病, () 始將公命以進。撫喜,前隙頓釋。自欲以重金購九郎,惟恐不得當。王故沉 -撫公病,九郎知其去冥路近也,遂輦金侍妾十餘視同塵土。九郎飲食供具如王 九郎出資, 起屋置器, 畜婢僕, 作天魔舞 而致九郎焉。王會其意 ,宛然美女。

三百八十

訪知交於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鉆報於來生。彼黑松林戎 老僧入定;蠻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帥稱戈。系赤兔於轅 下其手;陰陽反背,居然表裏為奸。華池置無用之鄉 人?今某從下流而忘返,舍正路而不由。雲雨未興, 如將射戟;探大弓於國庫,直欲斬關。或是監內黃鱣, 謬

輒爾

馬頓來,固相安矣;設黃龍府潮水忽至,何以御之?宜斷其

鉆刺之恨,

兼塞其送迎之路。

睨之,美;悅之, 沂水居民趙某, 三、十二、金陵女子 以故自城中歸,見女子白衣哭路側,

凝注不去,女垂涕曰:「夫夫也,路不行

甚哀。

此一身,其何能擇?如得所托,媵之可也。」趙忻然自薦, 女曰:「夫死無路,是以哀耳。」趙勸其復擇良匹。曰:「渺 而顧我!」趙曰:「我以曠野無人,而子哭之慟,實愴於心。」

積二年餘,謂趙曰:「感君戀戀, 猥相從, 忽已三年, 今宜

若仙奔。至家,操井臼甚勤。

從之。趙以去家遠,將覓代步。女曰:「無庸。」乃先行、

資斧。」趙經營,為貰輿馬。女辭之,出門徑去,追之不及: 耳,何得無家?身父貨藥金陵。倘欲再晤,可載藥往,可助且去。」趙曰:「曩言無家,今焉往?」曰:「彼時漫為是言

瞬息遂杳。

三百八十二

試 之不言亦不笑,浣不輟。趙銜恨遽出,翁又曳之返,女不顧 藥肆一翁望見,曰:「婿至矣。」延之入,女方浣裳庭中, 翁問所載藥,女云:「已售之矣,直在此。」翁乃出方付金, 如初。翁命治具作飯,謀厚贈之。女止之曰,「渠福薄,多將 居久之,頗涉懷想,因市藥詣金陵。寄貨旅邸,訪諸衢市, 不任;宜少慰其苦辛,再檢十數醫方與之,便吃著不盡矣。\_ 其方, 有奇驗。沂水尚有能知其方者。以蒜白接茅簷雨水,

洗瘊贅,

其方之 一也,

良效。

三百八十三

能肖似之。 凈寧帖, 湯 頭熱血潮湧, 至股則足死, 氣縷縷然, 及瑣屑久忘之事, 公名聘, 猶憶七八歲時, 惡則懊憹煩燥 穿喉入腦自頂顛出 辛丑進士。抱病 食頃方過。 至腹則股又死, 都隨心血來, 直待平生所為, 似油沸鼎中, 曾探雀雛而斃之, 彌留, 至心,心之死最難。 騰上如炊, 忽覺下部熱氣漸升而 潮過。 其難堪之狀, 逾數十刻期 如一善則心中清 潮盡 只此一 凡自童 乃覺 事,

乃離竅忘軀殼矣。

三百八十四

過。 諸袖 而渺渺無歸, 巨人復納之,三納三墮,巨人乃去之。 中。入袖 公頓思惟佛能解厄, 漂泊郊路間。 則疊肩壓股, 因宣佛號,才三四聲, 其人甚夥, 高幾盈尋, **薅腦悶氣,殆不可** 飄墮袖外。 掇拾之

路側一 公獨立徬徨,未知何往之善。憶佛在西土,乃遂西。無何, 一僧趺坐, **趨拜問途。僧曰:「凡士子生死錄,文昌及** 

奔赴。無幾至聖廟,見宣聖南面坐,拜禱如前。宣聖言:「名 孔聖司之,必兩處銷名,乃可他適。」公問其居,僧示以途, 仍得帝君。」困指以路,公又趨之。見 殿閣如王

三百八十五

者居,

俯身入,果有神人,如世所傳帝君像。伏祝之,帝君

宜復有生理。但皮囊腐矣,

檢名曰:「汝心誠正,

華好。入, 公肅然稽首, 為力。」 因指示令急往, 見螺髻莊嚴, 拜述帝君言。 菩薩難之,公哀禱不已,旁有尊 金容滿月, 公從其教。 瓶浸楊柳,翠碧垂煙。 俄見茂林修竹,

者白言:「菩薩施大法力,撮土可以為肉,折柳可以為骨。\_

菩薩即如所請,手斷柳枝, 人駭然集, 使童子攜送靈所, 扶而出之。 推而合之。棺中呻動, 計氣絕已斷七矣。 傾瓶中水,合淨土為泥,拍附公 霍然病已,家

三、十四、閻羅

萊蕪秀才李中之,性直諒不阿。 三四日始醒。或問所見,則隱秘不洩。時邑有張生者, 三百八十六 每數日輒死去, 殭然如 亦數

異史氏曰:「阿瞞一案,想更數十閻羅矣。畜道、 門殿對聯,俱能述之。或問:「李昨赴陰司何事?」張曰:「不 能具述,惟提勘曹操,笞二十。」 日一死。語人曰:「李中之,閻羅也,餘至陰司亦其屬曹。」其 劍 山, 種

種具在,宜得何罪,不勞挹取;乃數千年不決, 臨刑之囚, 快於速割, 故使之求死不得也?異已!i 何也?豈以

蕭, 楊於畏移居泗水之濱,齋臨曠野,墻外多古墓,夜聞白楊蕭 夜淒風卻倒吹,流螢惹草復沾幃。」反復吟誦,其聲哀楚。聽 三、十五、連瑣 ,聲如濤湧。夜闌秉燭,方復淒斷,忽墻外有人吟曰:「玄

杌登望, 條遺荊棘中, 細婉似女子。 吟頓輟。 拾歸置諸窗 疑之。 悟其為鬼, 明日視墻外並無人跡 向夜二更許, 然心向慕之。 又吟如昨。 惟有紫帶 楊移

樹, 次夜, 聽其吟畢, ,低首哀吟。楊微嗽,女忽入荒草而沒。楊由是伺諸墻下, 伏伺墙頭, 乃隔壁而續之曰:「幽情苦緒何人見?翠袖單寒 更向盡, 有女子珊珊自草中出,手扶

月上時。」久之寂然, 「君子固風雅士,妾乃多所畏避。」楊喜, 楊乃入室。方坐,忽見麗者自外來, 拉坐。瘦怯 斂

西 孤寂如鶩。 隨父流寓。十七暴疾殂謝,今二十餘年矣。 所吟乃妾自作以寄幽恨者, 思久不屬, 九泉荒 凝寒,

若不勝衣

問:「何居里,

久寄此間?」答曰: 「妾**隴** 

縷;更視其一,則紫帶系之。 胸, 有幽 畏君而避, 歡生泉壤。」楊欲與歡,蹙然曰:「夜臺朽骨不比生人, 取以授女。女驚問何來,因以實告。女乃去線束帶。 自此每夜但聞微吟,少頃即至。 上書,忽見《連昌宮詞》,慨然曰:「妾生時最愛讀此。今視 之殆如夢寐!」與談詩文, 則雞頭之肉,依然處子。又欲視其裙下雙鉤。 「狂生太羅嗦矣!」楊把玩之, 恐有惡客見侵。」楊諾之。兩人歡同魚水,雖不至亂 促人壽數,妾不忍禍君子也。」楊乃止。 不知遺落何所。」楊曰:「為卿易之。」遂即窗上 慧黠可愛,剪燭西窗,如得良友。 問 ?:「何不俱帶?」 輒囑曰:「君秘勿宣。妾少 則見月色錦襪, 曰:「昨宵 約彩線一 女俯首笑 既翻案

三百八十九

挑燈作劇,樂輒忘曉,視窗上有曙色, 端 臆;楊不忍卒聽, 夜教楊手談。不則挑弄弦索,作「蕉窗零雨」之曲,酸人胸 **而閨閣之中,** 媚。又自選宮訶百首,錄誦之。使楊治棋枰,購琵琶, 誠有甚於畫眉者。女每於燈下為楊寫書,字態 則為「曉苑鶯聲」之調,頓覺心懷暢適。 則張皇遁去。

善。 一日薛生造訪,值楊晝寢。視其室,琵琶、棋枰俱在, 又翻書得宮詞,見字跡端好,益疑之。楊醒,薛問:「戲 知非所

具何來?」答:「欲學之。」又問詩卷, 托以假諸友人。

詰之益苦,楊不以告。薛卷挾,楊益窘,遂告之。薛求一見, 反復檢玩,見最後一葉細字一行云:「某月日連瑣書。」 曰:「此是女郎小字,何相欺之甚?」楊大窘,不能置詞。

三百九十

惻, 忽至, 掇巨石投之,大呼曰:「作態不見客, 暮與窗友二人來, 楊 聞吟聲,共聽之, 白眼,而無如何。 致意焉。 去,曰:「妾暫避之。」明日薛來, 自白,女曰:「與君緣盡矣!」楊百詞慰解,終不歡, 因述所囑。 使人悶損!」吟頓止, 泣曰:「君致惡賓,幾嚇煞妾!」楊謝過不遑,女遽出 女怒曰:「所言伊何?乃已喋喋向人!」楊以實情 楊獨宿空齋, 薛仰慕殷切, 淒婉欲絕。 薛方傾耳神注,內一武生王某, 眾見數夜杳然, 寢有去志, 淹留不去,故撓之,恆終夜嘩,大為楊生 冀女復來而殊無影跡。逾二日女 楊不得已,諾之。 楊代致其不可。薛疑支托 楊恚憤見於詞色。次 那甚得好句。嗚嗚惻 夜分女至,為 喧囂漸息。忽 起而

三百九十

夢中耳。」於是復共傾談,坐以達曙。 妾。 君如齒妾在琴瑟之數,必不聽自為生活。」楊大怒, 愧恧。」楊再三研詰,乃曰:「不知何處來一 女子搴幃入。 更不復至。 女臨去囑勿晝眠 。亟問之,欲言復忍,曰:「負氣去,又急而求人,難 顧念清白裔,豈屈身輿臺之鬼?然一線弱質烏能抗拒? 但慮人鬼殊途,不能為力。女曰:「來夜早眠, 「妾固謂緣分盡也, 楊思之,形銷骨立,莫可追挽。 楊喜極, 留待夜約。 曰:「卿見宥耶?」女涕垂膺,默不一 從此別矣。」挽之已渺。 楊諾之, 因於午後薄飲, 一齷齪隸,逼充媵 一夕方獨酌, 由是月餘 憤將致 妾邀君 乘醺 免

登榻,

蒙衣偃臥。

忽見女來,

授以佩刀,引手去。至一院宇,

三百九十二

裝以金玉, 楊喜感謝,王問故,具告之。王自喜前罪可贖,遂與共入女 也。大號乞救。王生張弓急至,射之,中股;再射之,殪。 室。女戰惕羞縮,遙立不作一語。案上有小刀長僅尺餘,而 見女慚懼可憐,乃出,分手去。 不能握刃。方危急間,遙見一人,腰矢野射。審視之,王生 言詞兇謾。 亭午王生來,便言夜夢之奇。 聽村雞已亂鳴矣。覺腕中痛甚;曉而視之, 楊大怒,奔之。隸捉石以投, 聞有人掿石撾門。女驚曰:「仇人至矣!」楊啟戶 出諸匣,光芒鑒影。王嘆贊不釋手。與楊略話, 人赤帽青衣, 蝟毛繞喙。怒咄之。隸橫目相仇 楊亦自歸,越墻而僕,於是 楊曰:「未夢射否?」王怪 驟如急雨, 中楊腕, 則皮肉赤

大悅。 抱問之,答曰:「久蒙眷愛,妾受生人氣,日食煙火,白骨 **積數月,** 之。妾愛而有之,纏以金絲, 畏之。」既而曰:「彼愛妾佩刀,刀實妾父出使粵中,百金購 遂達誠懇。女曰:「將伯之助,義不敢忘,然彼赳赳,妾實 其先知。 由是往來如初。 以殉葬。今願割愛相贈,見刀如見妾也。」次日楊致此意,王 自幸有功於女,復請先容。夜間,女來稱謝。楊歸功王生, 。至夜女果攜刀來,曰:「囑伊珍重,此非中華物也。\_ 楊出手示之,且告以故。王憶夢中顏色,恨不真見。 忽於燈下笑而向楊, 瓣以明珠。 大人憐妾夭亡, 似有所語,面紅而止者三。生

頓有生意。但須生人精血,可以復活。」楊笑曰:「卿自不肯

三百九十四

鳴 越十餘日,楊果病, 遲速皆不可!」乃去。 進湯酡, 於樹頭, 拚痛以相愛乎?」楊取利刃刺臂出血,女臥榻上,便滴臍中。 辰而愈。計至百日,使家人荷鍤以待。日既夕, 乃起曰:「妾不來矣。 可愈。」遂與為歡。 摩之微溫。蒙衣舁歸置暖處, 楊喜曰:「可矣!」乃斬荊發壙,見棺木已朽, 半夜而蘇。 即速發塚。」楊謹受教。出門又囑曰:「慎記勿忘, 既而著衣起,又曰:「尚須生血 腹脹欲死。 每謂楊曰:「二十餘年如一夢耳。」 君記取百日之期, 醫師投藥,下惡物如泥, 氣咻咻然, 視妾墳前有青鳥鳴 細於屬絲。 果見青鳥雙 而女貌 點, 能 如

|我故惜之?] 女云:「交接後,君必有念餘日大病

然藥之

三、十六、單道士

韓公子,邑世家。 急擊之。於是誘單往, 麗而悅,隱身入人閨闥,是濟惡而宣淫也。不敢從命。」公 固懇之,單曰:「我非吝吾術,恐壞吾道也。所傳而君子則 客。單與人行坐, 細灰布麥場上,思左道能隱形,而履處必有印跡,可隨印處 子不能強,而心怒之,陰與僕輩謀撻辱之。恐其遁匿,因以 可,不然,有借此以行竊者矣。公子固無慮此,然或出見美 有單道士工作劇,公子愛其術,以為座上 輒忽不見。公子欲傳其法,單不肯。公子 使人執牛鞭立撻之。單忽不見,灰上

果有履跡,左右亂擊,

頃刻已迷。

三百九十六

推撾, 後聞在青州市上,教兒童畫墨圈於掌, 上;陳已復探,凡十餘探, 且別,當有以報。」袖中出旨酒一盛,又探得肴一簋。並陳幾 公子歸, 去矣'」躍身入城**,** 仍內袖中。韓聞其異,使復作劇。單于壁上畫 城門頓闢。因將囊衣篋物,悉擲門內,乃拱別曰:「我 單亦至。 謂諸僕曰:「吾不可復居矣!向勞服役, 城門遂合,道士頓杳。 案上已滿。遂邀眾飲,俱醉, 逢人戲拋之,隨 二城,以手

處,

或面或衣,

卷

**輒脫去,落印其上。** 

又聞其善房中術

能

**令下部吸燒酒,** 

盡一器。公子嘗面試之。

三百九十七

-

吳青庵筠,少知名。葛太史見其文,每嘉嘆之,托相善者邀至 太史有女絕美,生聞大喜,確自信。既而秋闈被黜,使人謂 因俾鄰好致之曰「使青庵奮志云霄,當以息女奉巾櫛。」時 其家,領其言論風採。曰:「焉有才如吳生而長貧賤者乎?] 而後嫁。」於是刻志益苦。 太史:「富貴所固有,不可知者遲早耳, 請待我三年,不成

遲明欲去,生囑便道頻過。白感其情殷, 自言白氏,字於玉。略與傾談,豁人心胸。悅之,留同止宿。 夜月明之下, 有秀才造謁, 白晰短須, 細腰長爪。 願即假館, 詰所來, 約期而

三百九十八

時藝。 三 遂共晨夕,忻然相得。生視所讀書,並非常所見聞。亦絕無 另舍舍之。白命奴牽馬去。 別 至日, 訝而問之,白笑曰:「士名有志,僕非功名中人也。」 先一蒼頭送炊具來, 少間白至, 乘駿馬如龍。

緩置之。他日謂生曰:「曩所授,乃《黃庭》之要道,仙人 夜每招生飲,出一卷授生,皆吐納之術,多所不解,因以迂 亦笑曰:「『王請無好小色。』所好何如?」生具以情告。 使萬念俱寂,僕病未能也。」 白問:「何故?」 生以宗嗣為慮, 之梯航。」生笑曰:「僕所急不在此,且求仙者必斷絕情緣, ·曰:「胡久不娶?」笑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三百九十九

疑 哂而罷。 未必真美 「此遐邇所共聞 非小生之目賤也。」白

負裝行. 駕矣, 次日忽促裝言別 小如指 請 自此 兩相依戀。 別 翩然跨蟬背上, 如 一淒然與語, 相憶, 俄見一 青蟬鳴落案間 拂我榻而臥之。 嘲哳而飛, 刺刺不能休。 **杳**入雲中。生乃 方欲再問 白乃命童子先 .辭曰:「輿已

瞬間白· 掃 逾 桐 知其非常人, 除, 数日, 不能勝任, 鳳翔集, 設席即寢。 細 童捉謂生 雨忽集, 錯愕良久, 無何。 曰:「黑徑難行, 思白綦切。 「試乘之。」生如所請, 見白家童來相招, **悵悵自失** 視所臥榻, 可乘此代步。」生 鼠 忻然從之。 寬然殊有餘地, 跡碎 瑣 俄

四百

恐主人伺久,不暇留連,導與趨出。移時見白生候於門, 童導入廣寒宮,內以水晶為階,行人如在鏡中。 參空合抱。花氣隨風,香無斷際。亭宇皆紅窗, 人,冶容秀骨,曠世並無其儔。童言:王母宮佳麗尤勝。」然 **巨虎蹲伏**, 生覺心神搖曳, 給事左右。才覺背上微癢, 即有二八妖鬟,來薦香茗。少間命酌, 見簷外清水白沙, 生駭俱, 問 : 罔所安頓。 童一身障之。 見處處風景, 「此何所?」曰:「此天門也。」門邊有 涓涓流溢,玉砌雕闌,殆疑桂闕。 既而微醺 人即纖指長甲, 探 未幾見一朱門, 漸不自持, 有四麗人斂衽 時有美人出 與世殊異。 桂樹兩章,

和。 譙 細視四女, 生驚不能釂 便來把盞, 軟綃者, 引爵向客, 物, 訶之, 臂。」白大笑, 既 関, 僕求一 兜搭與語 ,吃吃笑, 女拾杯含笑, 便 生托接杯, 風致 一而難之,君集群芳, 衣翠裳者亦酌亦歌。 即筵前 女捧酒有愧色, 扁羽 罰令自歌且舞。 美 暗中互讓不肯前。白令一 翮 宛轉清 輒笑避。白令度曲侑 戲撓纖腕。女笑失手, 無 俯首細語云:「冷如鬼手馨, 非絕世者。 遽謂主人曰:「人 歌。 乃強飲之。 能令我真個銷魂否?」白 舞已, 尚 有 諸 麗者笙管敖曹, 衣淡白者又飛 紫衣· 一酌 觴 酒 一唱 杯傾墮。 與 衣絳綃 強來! 紫衣 嗚嗚雜

此何足當巨眼之顧?」生曰:「吾

四百零二

曰:「足下意中自有佳

**詣待漏**, 之愛,極盡綢繆。生索贈,女脫金腕釧付之。忽童入曰:「仙 能自決。白以紫衣人有把臂之好,遂使襆被奉客。 今乃知所見之不廣也。」白乃盡招諸女, 凡路殊, 回視童子, 而足已奔墮。 去時囑送客耳。」生悵然從之,復尋舊途。 君宜即去。」女急起,遁去。生問主人,童 不知何時已去。虎哮驟起,生驚竄而去,望之無 俾自擇 既而衾枕 將及門, 頭倒

釧 也。心益異之。 驚而寤, 則朝暾已紅。方將振衣,有物膩然墜褥間, 由是前念灰冷, 每欲尋赤松游, 而尚以胤

兒曰:「此君骨肉。

天上難留此物,

敬持送君。」乃寢諸床,

四百零三

續為憂。

過十餘月,

晝寢方酣,

夢紫衣姬自外至,

懷中繃

生醒,見嬰兒臥袱縟間, 牽衣覆之。匆匆欲去。生強與為歡 今一度為永訣,百年夫婦盡於此矣。 ,繃以告母。 母喜,傭媼哺之, 君倘有志,或有見期。 ?曰:「前一度為合巹, 取名

夢仙。

生於是使人告太史,自己將隱,令別擇良匹,太史不肯, 改之,是二天也。」因以此意告生。生曰:「我不但無志於功 固以為辭。太史告女,女曰:「遠近無不知兒身許吳郎矣。今

名

四百零四

定不他適!」使人三四返,迄無成謀,

遂諏日備車馬妝

吳郎去我事其姑

史又以商女,女曰:「吳郎貧我甘其藜藿,

兼絕情於燕好。所以不即入山者,

徒以有老母在。」太

過貧家女。逾二年,母亡,女質奩作具,罔不盡禮。 **奩嬪於生家。** 。生感其賢 敬愛臻至。女事姑孝, 曲意承順

遠逝, 理生計, 「得卿如此吾何憂!顧念一人得道, 內訓孤兒, 切付之於卿。」 女坦然, 井井有法。 夢仙漸長, 殊不挽留 拔宅飛升。 聰慧絕倫。 生遂去。

歲, 葛母一 以神童領鄉薦,十五入翰林。每褒封, 母曰:「汝父出家今已十有餘年, 值霜露之辰, 輒問父所, 母具告之,遂欲 想已仙去,何處 不知母姓氏,

後奉旨祭南嶽。 圍始解**。** 德之。 中途遇寇。窘急中, 饋以金不受。出書一函,付囑曰:「余有 道人仗劍入, 寇盡披

四百零五

林。 故 即以奉報。」視之嵌鏤精絕。 耳。」臨行出一金 人與大人同里, 因憶村中無此名, 釧 煩一致寒暄。」問:「何姓名?」答曰:「王 曰:「此閨閣物, 道士曰:「草野微賤,貴官自不識 道人拾此無所用處,

遍 分拆各天; 問村中, 並無王林其人者。 葬母教子, 端賴卿賢。無以報德, 私發其函,上云:「三 奉藥一 丸

懷歸以授夫人,夫人愛之,命良工依式配造,終不及其精巧。

示母, **而食之**, 持以告母。 母曰:「此汝母遺物。 始恍然悟「王林」為拆白謎也,悔恨不已。又 可以成仙。」後書「琳娘夫人妝次」。 母執書以泣。曰:「此汝父家報也。 。而翁在家時,嘗以相示。」又視 讀畢不解 琳

以

何

四百零六

丸 如 豆 喜曰:「我父仙人, 啖 此必能長生。」母不遽吞,

食之, 火勢拉 溢於膚革, 年都城有回祿之災,火終日不熄, 會葛太史來視甥,女誦 雑, 頃刻精神煥發。 寢及鄰舍, 遂棄輿而步, 太史時年七旬, 吳生書, 家徊徨,不知所計。 其行健速, 便進丹藥為壽。太 夜不敢寐, 家人坌息始能及焉。 龍鐘頗甚, 忽夫人臂上 畢集庭中 (史剖) 忽覺筋

釧錚然墮足下。 都 四百零七 中延燒民舍數萬間

乍斂.

則斜

越

而東。迨

火勢既遠,

竊意釧亡不可復得,

闌,

釧

口降東南隅

歷歷可見。

眾大愕**。** 

俄頃火自西來,

釧戛然有聲,

脫臂飛去。望之大可數畝。

專

覆宅上,形如

金

也。 灰燼 葛母年五 獨吳第無恙。 一十餘, 惟東南一 或見之, 小閣化為烏有, 猶似二十許人。 即 釧

交州徐 莽。 冀有居-姓, 1人, 遂 泛海為賈, |纜船而登 忽被大風吹去。 負 只糗臘焉。 開 眼 見兩崖皆

夜叉國

牙森 衣, 則夜叉已顧見之, **列戟**, 密如蜂房, 似欲啖噉。 目閃雙燈,爪劈生鹿而食。驚散魂魄, 內隱有人聲。 徐大懼, 輟食執入。 取橐中糗糒 至洞外佇足一窺, 物相語, 並 **平脯** 如鳥獸鳴, 進之。 中 有夜叉二, 急欲奔下, 分啖甚 爭裂;

復翻徐橐,

徐搖手以示其無

夜叉怒,

又執之。

遁, 呼徐同啖。居數日,夜叉漸與徐熟, 煮其殘鹿, 夜叉至, 叉負一大釜來, 徐再與手語,夜叉似微解。從至舟, 鹿來付徐, 徐曲體遙臥, 雌 雌大歡悅。 來妻 徐漸能察聲知意, 群集吞啖訖, 徐。 熟而獻之。二物啖之喜。 我舟中有釜甑可烹飪。」 徐剝革, 似人所常用者。於是群夜叉各致狼糜。既熟, 徐初畏懼莫敢伸, 每留肉餌徐 深懼不免。天明二物出,又杜之。 於深洞處取流 共指釜, 輒效其音,為夜叉語。 若琴瑟之好。 似嫌其小。過三四日 雌 自開其股就徐 夜以巨石杜 出亦不施禁錮 水,汲煮數釜。 取具入 叉不解其語 洞 門, 夜 束薪燃-叉益悅 徐乃與 俄有數 聚處 少頃攜 泌徐 一夜

坐, 作十字交。大夜叉按頭點視。 奔入洞, 珠可直百十金。俄頃俱出。徐煮肉畢, 少頃。大風揚塵,張皇都出。 夜叉曰:「徐郎無骨突子。」眾各摘其五,並付雌。 天王。」至一大洞廣闊數畝,中有石滑平如幾, 十枚,共得五十之數,以野苧為繩,穿掛徐項。徐視之, ,上一坐蒙一豹革,餘皆以鹿。 命徐多煮肉, 諸夜叉早起, 坐鶚顧。群隨入, 徐以問題 項下各掛明珠 雌 雌云:「此天壽節。」 問:「臥眉山眾盡於此乎?」群 見一巨物來,亦類夜叉狀, 東西列立,悉仰其首,以雙臂 夜叉二三十辈, 更番出門, 雌來邀去,云:「接 四圈俱有石 列坐滿中, 雌出謂 若伺貴客 雌又自解 眾

**哄應之。顧徐曰:「此何來?」雌以「婿」對,** 

眾又贊其烹調。

彈丸, 備。 躡風而行,其疾如飛。眾始享其餘食而散。 美 即有二三夜叉, - 物於項上摘取珠串, 且責常供。 雌急接代徐穿掛,徐亦交臂作夜叉語謝之。物乃去: 奔取熟肉陳幾上, 大夜叉掬啖盡飽, 又顧徐云:「骨突子何短?」眾曰:「初來未 脱十枚付之,俱大如指頂, 極贊嘉 圓

罛 居 夜叉皆喜其子, 四年餘, 雌欲與徐私,徐不肯。夜叉怒,撲徐踣地上。徐妻 雌忽產, 輒共拊弄。 一胎 而生二雄一 日皆出攫食,惟徐獨坐,忽 雌,皆人形不類其母。

別

洞

來一

自此雌每守徐, 外至, 暴怒相搏, 動息不相離。 又三年,子女俱能行步, **齕斷其耳。少頃其雄亦歸,** ,解釋令去。 徐輒

四百一十一

履坦途, 教 以 與徐依依有父子意。 漸能語 啁啾之中有人氣焉 雖童也,

止之。 故鄉, 鬥。交帥見而奇之, 金盈兆, 雌與一子一女出,半日不歸, 攜 父子登舟, 家頗豐。子 子至海岸, 以為千總。 取名彪, 晝夜達交。至家妻已 見故舟猶存, + 值邊亂, 四五歲, ,謀與同 而北風大作。 歸 能舉百鈞, 所向有功,十八為 出珠二枚, 子欲告母, 徐惻然 粗莽好 售

而驚。 時 商泛海, 知為中國 亦遭風, 人, 便 問居里, 飄 至臥眉,方登岸,見一少年, 商 以告。 少年曳入幽谷 視

副將。

四百一十二

石洞

洞

外皆叢棘,

囑

勿出。

去移時,

挾鹿肉來啖商。

小

堂, 應之。 來送汝行。 商勸南旋, 年甚歆動。 中國之官名。」又問:「何以為官?」曰:「出則輿馬,入則高 且同類覺之必見殘害,用是輾轉。」乃出曰:「待北風起, 目棘中外窺, 風策策, 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為官。」少 「我故人也。今其子為副將。」少年不解何名。商曰:「此 「父亦交人。」商問之, 又以肉置幾上, 少年忽至, 煩於父兄處,寄一耗問。」商伏洞中幾半年。 商曰:「既尊君在交, 曰:「余亦常作是念。但母非中國人,言貌殊異, 見山中輒有夜叉往還,大懼,不敢少動。 引與急竄。 而知為徐, 何久淹此?」少年以情告。 囑曰:「所言勿忘卻。」 商在客中嘗識之。

無涯, 道已八千里。 告以所往。 夜 彪視之, 彪落海中, 海濤妖藪 年臨流瞻望。 叉在水中, 咫尺迷悶,無從辨其南北。忽而湧波接漢,乘舟傾覆 既而問母及妹,並云健安。彪欲偕往, 物如夜叉狀。彪乃作夜叉語, 兩兵至海內。逆風阻舟, 險惡難犯, 副總府, 夜叉喜曰:「臥眉我故里也, 逐浪浮沉。久之被一物曳去,至一 此去為毒龍國,向臥眉非路。」乃覓舟來送彪。 行如矢,瞬息千里,過一宵已達北岸, 知山無人類, 備述所見。 ,力阻之。 疑是弟,近之, 彪聞 彪撫膺痛哭,父不能止。 擺簸海中者半月。 唐突可罪!君離故 夜叉驚訊之, 彪乃 欲往尋之。父慮 弟止之, 一處竟有舍宇。 四望

四百

十四四

登武進士第, 箭激,三日抵岸,見者皆奔。彪向三人脫分袍褲。 女皆男兒裝, 無不戰慄。彪勸母學作華言,衣錦, 夜叉見翁怒罵,恨其不謀,徐謝過不遑。家人拜見家主母, 帆南動,其聲瑟瑟。彪喜曰:「天助吾也!」相繼登舟,波 不敢欺。」歸計已決, 經史一過輒了。又不欲操儒業,仍使挽強弩, 母曰:「恐去為人所凌。」彪曰:「兒在中國甚榮貴,人 妹曰夜兒,俱強有力。彪恥不知書,教弟讀, 聘阿游擊女,夜兒以異種無與為婚。會標下袁 類滿制。 苦逆風難度。母子方徊徨間,忽見布 數月稍辨語言, 弟妹亦漸白皙。 厭粱肉,乃大欣慰。 馳怒馬. 如

四百一十五

回謝夜叉,

則已去。

未幾母妹俱至,見彪俱哭。

彪告

袁每征輒與妻俱,歷任同知將軍,奇勛半出於閨門。豹三十 奪備失偶, 四歲掛印,母嘗從之南征,每臨巨敵,輒擐甲執銳為子接應: 強妻之。夜兒開百石弓,百餘步射小鳥, 無虛落。

家床頭有個夜叉在。」 異史氏曰:「夜叉夫人,亦所罕聞, 然細思之而不罕也。家 見者莫不闢易。詔封男爵。豹代母疏辭,封夫人。

頗注疑念。客曰:「三數日將便徙居,與君比鄰矣。」過四五 長山居民某暇居, 輒有短客來,久與扳談。 素不識其生平,

又曰:「今已同里,旦晚可以承教。」問:「喬居何所?

三、十九、小髻

四百一十六

此, 戢然, 出, 遺一小髻如胡桃殼然, 客不與則自失之**。** 亦不詳告,但以手北指。自是日輒一來, ,共操兵杖往。 至不可數。眾噪起,並擊之。杖杖皆火, 似數十百人作耳語。 伏聽之, 久無少異。 群疑其狐,村北有古塚陷不可測,意必居 紗飾而金線,嗅之, 眾寂不動。 。 俄而尺許小人連遱而 一更向盡,聞穴中戢 時向人假器具, 騷臭不可言。 瞬息四散。惟

兩僧自西域來,一赴五臺, 國殊異。 自言歷火焰山, 山重重氣熏騰若爐灶,凡行必於 卓錫泰出。其服色言貌, 俱

三、二十、西僧

雨後,

心凝目注,

輕跡步履之,

誤蹴山石,

則飛焰騰灼焉。

與

四百一十七

所隔。 龍 中國名山四: 十八寒暑矣。 許過, 遍地皆黃金 又有隘可容單車,二龍交角對口把守之。過者先拜龍 則口 角自開。 離 河中有水晶山, 西土者十有二人, 泰 觀音、文殊猶生。 龍色白, 峭壁插天際, 鱗鬣皆如晶然。僧言途中歷 能至其處, 五臺, 至中國僅存其二。 落伽也。 四面瑩徹, 則身便是佛 相傳 似

中途相值,

各述所有,

當必相視失笑,

兩免跋涉矣。

四百一十八

聽其所言狀,

亦猶世人之慕西土也。

倘有西游人,

與東渡者

三、二十一、老饕

邢德, 喜與邢俱, 技。 而生平落拓, 澤州 途中恃以無恐。 綠 不利營謀 林之傑也, 出 能挽強弩, 門輒虧其資。兩京大賈往 發連矢, 稱 時絕

將並居貨。 會冬初, 有二三估客薄假以資, 有友善卜, 因詣之, 友占曰:「此爻為『悔』, 邀 同販鬻, 邢復自罄其囊

臘 強速之行。 操之業, 將半, 匹馬出都門,自念新歲無資,倍益快悶。 即不母而子亦有損焉。」邢不樂,欲中止,而諸客 至都果符所占。 時晨霧蒙

蒙,

暫趨臨路店解裝覓飲**。** 

見一頒白叟共兩少年酌北牖下,

四百一十九

時, 手拇, 亦跨羸馬相從,出門去。兩少年各腰弓矢, 命少年於革囊中探出鏹物, **汚叟衣。少年怒,立摘其耳。** 僮侍黃發蓬蓬然。 始緘裹完好。少年於櫪中牽一黑跛騾來, 俱有鐵箭鐶,厚半寸, 邢于南座,對叟休止。僮行觴誤翻柈具 堆累幾上,稱秤握算, 每一罥約重二兩餘。 捧巾持窣,代叟揩試。 捉馬俱出。 扶叟乘之, 食已, 可飲數杯 既見僮

出其絕技,

一矢剛發,

四百二十

此,

左足靴

微笑云:「而不識得老饕也?」

邢滿引一矢去。

乃下道斜馳出叟前, 緊銜關弓怒相向。 叟俯

仰臥鞍上,

伸其足,

開兩指如鉗

夾矢住。

笑曰:「技但止

猶款段於前,

邢窺多金,

窮睛旁睨,

饞焰若炙,

輟飲,急尾之**。** 

視叟與僮

脱

銜矢殭眠。僮亦下。 此知叟異,不敢復返。 鼓掌曰:「初會面, 曳手掇一,似未防其連珠, 何便作此惡劇?」邢大驚, 邢喜,謂其已斃 後矢直貫其口, 近臨之。叟吐矢躍 馬亦駭逸, 踣然 而 墮

氣始得揚。方疾騖間, 走三四十里,值方面綱紀, 聞後有蹄聲,回首則僮易跛騾來, 囊物赴都, 要取之, 略可千金,

若飛。 揚, 識 殊不忙迫, 『連珠箭邢某』否?」僮云:「適已承教矣。」邢以僮貌不 又無弓矢,易之。 叱曰:「男子勿行! 獵取之貨宜少瓜分。」 手接二,口銜一。笑曰:「如此技藝,辱寞煞人. 發三矢連遱不斷,如群隼飛翔。 邢曰:「汝

四百二十

未暇尋得弓來, 此物亦無用處,

請即擲還。」遂

乃翁傯遽,

臂, 弓, 奪弓去, 矢過貫耳, 束帶雙疊可駢三指許, 弦適觸鐵鐶, 上脫鐵鐶, 乃超乘, 足踏邢兩股, 拗折為兩, 不覺翻墜。 穿矢其中, 一舉手, 鏗然斷絕, 臂若縛, 又折為四, 僮 **僮下騎便將搜括**, 致 聲 以手力擲, 弓亦綻裂。 股若壓, 手捏之, 抛置之。 「孟浪」, 極力不能少動。 嗚嗚風鳴。 隨手斷如灰燼 霍然徑去。 邢驚絕, 已, 乃一手握那 邢以弓臥撻之, 未及覷避, 邢急撥 取 腰 僮 金 兩

邢歸, 焉。 卒為善土,每向人述往事不諱。 此與劉東山事蓋仿佛

四百二十二

三、二十二、連城

與顧生善,顧卒,時恤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宰終於任, 喬 家口淹滯不能歸,生破產扶柩,往返二千餘里。以故士林益 生,晉寧人,少負才名。年二十餘,猶偃蹇,為人有肝膽

重之,而家由此益替。

娑,早向蘭窗繡碧荷。刺到鴛鴦魂欲斷,暗停針線蹙雙蛾。」 史孝廉有女字連城,工刺繡,知書,父嬌愛之。出所刺《倦 年織錦非長技,幸把回文感聖明。」女得詩喜,對父稱賞,父 繡圖》,徵少年題詠,意在擇婿。生獻詩云:「慵鬟高髻綠婆 又贊挑繡之工云:「繡線挑來似寫生,幅中花鳥自天成。當

「連城我知己也!」 女逢人輒稱道, 傾懷結想, 又遣媼嬌父命 如饑思啖。 贈金以助燈火。

無何, 戴之。 子膺肉一錢, 未幾女病瘵沉痼不起,有西域頭陀自謂能療,但須男 女許字於鹺賈之子王化成,生始絕望,然夢魂中猶 搗合藥屑。 史使人詣王家告婿, 婚笑曰:「癡 佩

負大德, 藥始止。合藥三丸, 者妻之。」生聞而往, 老翁,欲我剜心頭肉也!」使返。 。 王怒, 請以相報。」因具白背盟之由。生怫然曰:「僕所以 欲訟官。史乃設筵招生,以千金列幾上。 三日服盡, 自出白刃, 疾若失。史將踐其言, 譸膺授僧。 血濡袍褲, 史乃言於人曰:「有能割 僧敷 先告

不愛膺肉者,

聊以報知己耳。

豈貨肉哉!」拂袖而歸**。** 

生大喜曰:「連城真知我者!」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歸,睨之,女秋波轉顧,啟齒嫣然。 一見連城。遙望南北一道,行人連緒如蟻,因亦混身雜跡其而絕。史異送其家。生自知已死,亦無所戚,出村去,猶冀會王氏來議吉期,女前癥又作,數月尋死。生往臨吊,一痛 生曰:「果爾,相逢時當為我一笑,死無憾!」媼既去。逾數 物也。」生告媼曰:「『士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誠恐連城 中。俄頃入一廨署值顧生,驚問:「君何得來?」即把手將送 未必真知我,但得真知我,不諧何害?」媼代女郎矢誠自剖。 天下何患無佳人?我夢不詳,三年必死,不必與人爭此泉下 意良不忍, 托媼慰諭之, 且云:「以彼才華,當不久落。

四百二十五

生矣。但煩稽連城托生何里,行與俱去耳。」顧諾而去,白衣今生,願矢來世耳。」生告顧曰:「有事君自去,僕樂死不願 驟起似喜,略問所來。生曰:「卿死,僕何敢生!」連城泣 所, 生賀曰:「我為君平章已確, 遂相憐愛。」生視之,意態憐人。方欲研問,而顧已返,向 告生曰:「此妾同姓, 女郎問生何人,連城為緬述之,女郎聞之,若不勝悲。 曰:「如此負義人,尚不吐棄之,身殉何為?然已不能許君 見連城與一白衣女郎,淚睫慘黛,藉坐廊隅。見生至, 。生太息言:「心事殊未了。」顧曰:「僕在此典牘 倘 ·可效力,不惜也。」 生問連城, ,小字賓娘,長沙史太守女。一路同來, 即教小娘子從君返魂,好否? 顧即導生旋轉多 連城

避, **憐救**, . 術, 為之。」去食頃而返,搖手曰:「何如!誠萬分不能為力矣!」 賓娘聞之,宛轉嬌啼,惟依連城肘下,恐其即去。慘怛無 生出,生憂其道遠無侶。賓娘曰:「妾從君去, 兩人各喜。 生曰:「卿大癡矣!不歸,何以得活也?他日至湖南勿復走 又哀顧, 相對默默,而睹其愁顏戚容,使人肺腑酸柔。 為幸多矣。」適有兩媼攝牒赴長沙, 「請攜賓娘去,脫有愆尤,小生拚身受之!」賓娘乃喜從 妾為姊捧窣耳。」連城淒然, 顧難之,峻辭以為不可,生固強之。乃曰:「試妄 方將拜別, ,賓娘大哭曰:「姊去, 無所為計, 生屬賓娘, 我安歸?乞垂 轉謀生。生 不願歸也。\_ 顧生憤然 泣別而

途中, 能活之。史喜,從其言。方舁入室,視之已醒。告父曰:「兒 戚戚於此,終非久計。」乃促生入,才至靈寢,豁然頓蘇。家 出,寄廂中者三日。連城曰:「諺有之:『醜婦終須見姑嫜。』 負君矣。請先以鬼報也。」生喜,極盡歡戀。因徘徊不敢遽 笑曰:「君憎妾耶?」生驚問其故。 無悔也。」生然之。偕歸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佇待之。 謀,不然生後何能自由?」相將入側廂中。默定少時,連城 女曰:「妾至此,四肢搖搖,似無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審 曰:「重生後,懼有反覆,請索妾骸骨來,妾以君家生,當 連城行蹇緩,里餘輒一息,凡十餘息始見里門。連 進以湯水。生乃使人要史來,請得連城之尸,自言 赧然曰:「恐事不諧,重

異史氏曰:「一笑之知,許之以身,世人或議其癡。 生延入。太守曰:「小女子賴君復生, 遣 舁歸生。王知之亦無如何,遂安焉。連城起,每念賓娘,欲 則帶懸梁上。越日,益憊,殆將奄逝,王懼 死, 生叩謝如禮。 夫婦出視, 婢往役給奉。王聞 **已委身喬郎矣,更無歸理。如有變動,但仍一死!」 史歸** 信探之, ,亦無奈之。連城至王家,忿不飲食,惟乞速死,室無人, 以道遠而艱於往。 則賓娘已至庭中矣。相見悲喜。太守親詣送女, 孝廉亦至,敘宗好焉。生名年,字大年。 , 具詞 申理, 官受 賂, 。一日家人進曰:「門有車馬。」 ,誓不他適,今從其志**。** 判歸王。生憤懣欲 ,送歸史;史復

五百人豈盡愚哉!此知希之貴,賢豪所以感結而不能自已

四百二十九

悲夫! 也。 顧茫茫海內 遂使錦繡才人, 僅傾心於峨眉之一笑也。

三、二十三、霍生

我最暱。」眾不信。 婦 文登霍生與嚴生少相狎, 妻不服, 霍有鄰嫗 有雙疣。」 以告霍。 搒益殘, 嚴止窗外, 曾與嚴妻導產, 偶與霍婦語, 霍與同黨者謀, 妻不堪虐, 霍因捏造端末,且云:「如不信,其陰側 聽之既悉,不入徑去。至家苦掠其妻, 長相謔也, 窺嚴將至, 自經死。 口給交御。 霍始大悔, 故竊語云:「某妻與 言其私處有兩贅疣, 惟恐不工。 然亦不敢

向嚴而白其誣矣。

異史氏曰: 遂為痼疾。不敢大言笑, 掌批其吻。 於戲矣。」 歡樂耶! 乃殷勤抱控甚至, 妻既死, 伺婦至, 因得私其婦於莽中,述衵褲履甚悉。 霍婦夢女子披發大叫曰: 與同窗某狎。 既醒而病, 驚而寤, 其鬼夜哭, 「死能為厲, 婦亦不識誰何。 覺唇際隱痛, 驢驚婦 煙, 數日尋卒。 舉家不得寧焉。 其氣冤也。 私病加於唇吻, 啟吻太驟, 惟 「我死得良苦, 霍亦夢女子指數詬罵, 王揚揚以此得意, 王知其驢善驚, 一僮從, 之高起,三日而成雙疣 則痛不可忍。 無何 某聞, 不能扶婦乘。 嚴暴卒, 汝夫妻何得 大慚而去。 先伏叢莽 謂僮逐

少間, 奔, 懼 逾垣而逃。 肺葉開張, 自窗隙中見某一手握刃, 某從之,追二三里地不及,始返。王盡力 以是得吼疾, 數年不愈焉。 一手捉妻來, 意甚怒惡。

汪士秀, 廬州人, 剛勇有力, 能舉石春, 父子善蹴鞠。 父四

三、二十四、

汪士秀

積 餘, 八九年, 過錢塘沒焉。 汪以故詣湖南, 夜泊洞庭, 時望月東升, 澄 略 如

半畝。 練。 二人踐席坐,二人侍飲。坐者一衣黃,二衣白。 方眺矚間, 紛陳酒饌, ,忽有五人自湖中出 饌器磨觸作響,然聲溫厚不類陶瓦。 四百三十二 攜 大席平鋪水面 頭上巾皆皂

汲水中取一圓出,大可盈抱,中如水銀滿貯,表裏通明。坐二漏將殘,忽一人曰:「趁此明月,宜一擊球為樂。」即見僮 聞, 侍者俱褐衣, 非父聲。 夜月色大佳,足供快飲。」 白衣者曰:「此夕風景,大似廣 王宴梨花島時。」三人互勸,引釂競浮白。但語略小即不 舟人隱伏不敢動息。汪細審侍者叟酷類父,而聽其言又 峨峨然下連 其一似童, 肩背,制 其一似叟也。 絕奇古, 而月色微茫,不甚可晰 但聞黃衣人曰:「今

騰尋丈,中有漏光下射如虹,蚩然疾落。又如經

飛墮舟中。汪技癢,極力踏去,覺異常輕軟。

踏猛似破,

而

訇然遠起,

者盡起。黃衣人呼叟共蹴之。蹴起丈餘,光搖搖射人眼。

忽已登舟,面皆漆黑,睛大於榴,攫叟出。汪力與奪, 僮 即亦不畏,捉刀立舟中。倏見僮叟操兵來,汪注視真其父也, 白衣人嗔其語戲, 生人敗我清興!」叟笑曰:「不惡不惡,此吾家流星拐也。」 疾呼:「阿翁!兒在此!」叟大駭,相顧淒斷。 小烏皮捉得狂子來,不然,脛股當有椎吃也!」汪計無所逃, 天之彗直投水中, 即反身去。叟曰:「兒急作匿。不然都死矣!」言未已三人 怒曰:「都方厭惱,老奴何得作歡?便同 滾滾作沸泡聲而滅。席中共怒曰:「何物 搖 舟

四面湖水奔注,

砰砰作響。俄一噴湧,

則浪接星斗,

斷纜。

其顱,

墮水有聲, 哄然俱沒, 方謀夜渡,

旋見巨喙出水面深

剁

汪以刀截其臂落, 黃衣者乃逃。 一白衣人奔汪, 汪

蹋圓得全。物得罪於錢塘君,故移避洞庭耳。三人魚精,所曰:「我固未嘗死也。溺江者十九人,皆為妖物所食,我以 激水雷鳴, 萬舟簸蕩。 湖人大恐。舟上有石鼓二皆重百斤,汪舉一以投 浪漸消。又投其一,風波悉平。汪疑父為鬼, 叟

翅徑四五尺許,乃悟是夜間所斷臂也。 蹴魚胞也。」父子聚喜,中夜擊棹而去。天明,見舟中有魚

三、二十五、商三官

四百三十五

捶之,舁歸而死。禹二子,長曰臣,次曰禮。一女曰三官。

三官年十六,出閣有期,以父故不果。兩兄出訟,終歲不得

故諸葛城有商士禹者,士人也,以醉謔忤邑豪,

豪嗾家奴亂

無何, 姿容平等, 惟恐婿家知,不敢告族黨,但囑二子冥冥偵察之。幾半年杳 為汝兄弟專生一閻羅包老耶?骨骸暴露,於心何忍矣。」二 會豪誕辰, 張再訟之本。三官曰:「人被殺而不理,時事可知矣。天將 有父尸未寒而行吉禮?彼獨無父母乎?」婿家聞之。漸而止。 兄服其言,乃葬父。葬已,三官夜遁,不知所往。 婿家遣人參母, 兩兄訟不得直,負屈歸,舉家悲憤。兄弟謀留父尸, 而音詞清徹, 群贊賞焉。 其一李玉貌韶秀如好女, 招優為戲,優人孫淳攜二弟子往執投。 請從權畢姻事,母將許之。女進曰:「焉 其一王成 母慚作,

呼令歌,

辭以不稔,強之,所度曲半雜兒女俚謠,合座為之

四百三十六

鉤, 聞聲。 移時 酒闌 繩絕墮地上, 之, 之 集莫解。眾移玉尸於庭, 勿罪責。」即命行酒。 人散, 蓋女子也。 但有展笑,豪惑益甚。 並無應者。 闔扉下楗焉。 行將旋踵, 聞廳事中格格有聲, 孫大慚 留與同寢, 梁間頸際, 白主人:「此子從學未久, 益駭。 呼眾排闔入, 忽有響聲甚厲, 諸僕就別室飲。 。玉往來給奉,善覷主人意向,豪悅之。 玉代豪拂榻解履, 呼孫淳詰之, 覺其襪履虛若無足。 殘綆儼然。 盡遣諸僕去, 一僕往覘之,見室內冥黑, 則主人身首兩斷;玉自經 如懸重物而斷其索。 淳駭極, 眾大駭, 獨留玉。玉伺諸僕 殷勤周至。醉語狎 只解行觴耳,幸 解之則素舄 傳告內闥 不知所對 寂 如

四百三十七

疑是商家刺客。 「玉月前投作弟子, 誓以二人邏守之。女貌如生, 願從壽主人,實不知從來。」以其服 撫之肢體

溫軟, 半載矣。」俾往驗視,果三官。官奇之,判二兄領葬, 如物擊, 且以告郡。 ,二人竊謀淫之。一人抱尸轉側,方將緩其結束, 口血暴注,頃刻已死。 郡官問臣及禮,並言:「不知;但妹亡去 其一大驚告眾, 眾敬若神 敕豪 忽腦 明

家勿仇。

然三官之為人, 異 沉者耶!願天下閨中人,買絲繡之,其功德當不減於奉壯繆 史氏曰: 「家有女豫讓而不知, 即蕭蕭易水,亦將羞而不流, 則兄之為丈夫者可知矣。 況碌碌與世浮

二、二十六、

立整。 股,江迄不動。 狼來逡巡嗅之, 恨欲死。夜俟母寢, 鄉民於江,父宿田間為狼所食。 起置草中。 既而歡躍直前, 江不動。無何, 少間又一狼來如前狀, 潛持鐵槌去眠父所, 將齕其領。江急以錘擊狼腦, 搖尾掃其額, 江時年十六, 冀報父仇。少間 又斃之。以至中夜 又漸俯首舐其 得父遺履,

杳無至者。

歸, 此都非是。」江醒, 忽 小睡, 恐驚母, 夢父曰:「殺二物,足洩我恨, 遂投諸眢井而歸。 堅臥以伺之。 至夜復往, 既明, 然首殺我者其鼻白 無所復得。 亦無至者。 欲曳狼 如此

四百三十九

傷膚。 異史氏曰:「農家者流, 始告母。母泣從去, 僕;又連錘之,斃。 三四夜。 江若死者, 忽一狼來嚙其足,曳之以行。行數步, 狼乃置之地上, 意將齕腹, 江驟起錘之, 探眢井,得二狼焉。 細視之, 乃有此英物耶!義烈發於血誠 真白鼻也。 大喜, 負之以歸, 棘刺肉, 非

直勇也。 智亦異焉。」

四百四十

從師讀,凡五年而熟五經焉。同窗丁生字紫陌,長於女三歲

一女小二絕慧美,趙珍愛之。年六歲,使與兄長春並

鄉中有「善人」之目。家稱

膝邑趙旺夫妻奉佛,不茹葷血,

三、二十七、小二

大家, 文採風流 故弗許。 頗相傾愛。 私以意告母, 求婚趙氏。 趙期以女字

未幾, 惟一 書善解, 一稱最,因得盡傳其術。 趙惑於白蓮教,徐鴻儒既反, 凡紙兵豆馬之術一見輒精。小女子師事徐者六人, 趙以女故,大得委任。時丁年十 一家俱陷為賊。小二知

下。 女見之喜,優禮逾於常格。女以徐高足主軍務,晝夜出 游滕泮矣,而不肯論婚,意不忘小二也,潛亡去投徐麾 父母不得閑。

卿知區區之意否?」女云:「不知。」丁曰:「 丁每宵見,嘗斥絕諸役, 所以故,實為卿耳。左道無濟, 輒至三漏。 丁私告曰:「小生此來 止取滅亡。卿慧人不念 「我非妄意攀

覺 此 乎? 我師神人, 能從我亡, 「背親而行不義, 豈有舛錯?」 則寸心誠不負矣。」女憮然為間 請告。」二人入陳利害, 趙不悟, 豁 I 然 夢

門靜對, 憂之。 避 拈鳶項, 肅展翼, 女知不可諫, ()亂者, 假 猜燈謎, 粟比舍, 僦屋而居**。** 似鶼鶼之鳥, 忽即斂墮, 乃易髫而髻。 憶亡書, 莫肯貸以升斗。 女無愁容, 遂收鳶。更以雙衛, 二人草草出, 比翼而飛。 出 以是角低昂,負者駢一 一紙鳶, 質明, 嗇於裝, 與丁各跨其 馳至山陰里, 抵萊蕪界。 薪儲不給, 但質簪珥。 指擊腕 鳶

焉

諧矣!」滴漉授爵。丁不服。 共翻閱。 金來,君當得飲部。」丁翻卷, 煮藏酒, 輸也。」乃剪紙作判官狀置地下, 方喧競所, 而女適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滿促釂**。**女乃祝曰:「若借得 中有巨金累累充溢。 「主人初歸, ,檢《周禮》為觴政, 其人得食旁、水旁、 酉旁者飲, 聞籠中戛戛,女起曰:「至矣。」 啟籠驗視, 籍燈夜坐。 丁不勝愕喜。後翁家媼抱兒來戲, 女曰:「君是水族,宜作鱉飲。」 地忽暴裂,深不可底。 任言是某冊第幾葉第幾行, 得「鱉人」。女大笑曰:「事已 覆以雞籠。 得酒部者倍之。 然後握丁登榻 一判官 則布

憂?暫假千金,其與我乎!」丁以為難。女曰:「我將使彼樂

綠林之雄也。

日獵歸,女曰:「富以其鄰

惡錄,須銀燈千架, 夫妻聽其言, 人駭懼, ` 言:『我地府司隸也。 焚香叩禱, 故嘖嘖詫異之。 架計重十兩。 奉以千金。 太山帝君會諸冥曹, 判官荏苒而入,地亦遂合。\_ 施百架, 則消滅罪愆。』主 造暴客

糾諸不逞, 而從此漸購牛馬, 逾垣劫丁。 蓄廝婢,自營宅第。 丁夫婦始自夢中醒, 里中無賴子窺其富 則編菅爇照

集滿屋。 一人執丁, 又一人探手女懷。女袒而起, 戟指而

褲下榻, 所時有, 二 止, 「遠方人埋頭澗穀, 窘急者不妨明告, 呼集家人,一 止!」盜十三人皆吐舌呆立,癡若木偶。 反接其臂, 冀得相扶持, 我豈積殖自封者哉?豺狼之行本 逼令供吐明悉。 何不仁至此!緩急人 乃責之 女始著

啖令, 於官, 其奇式幻採, 經紀過於男子。嘗開琉璃廠,每進工人而指點之。一 是里中人漸知為白蓮教戚裔。適蝗害稼,女以紙鳶數百翼放 因賤售其業而去之,止於益都之西鄙。女為人靈巧,善居積 女曰:「貨殖之來也茍,固宜有散亡。然蛇蠍之鄉不可久居。」 田 幼子以歸。 居 無何鴻儒就擒 中 以為鴻儒餘黨。官啖其富,肉視之,收丁;丁以重賂 蝗遠避,不入其隴,以是得無恙。里人共嫉之,群首 ,但吾所不忍, 始得免。 兒時三歲, 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居數年財益稱 ;,趙夫婦妻子俱被夷誅**。**生齎金往贖長春之 養為己出,使從姓丁,名之承祧。於 姑釋去,再犯不宥! 諸盜叩謝而去。 切棋燈,

四百四十五

村中童子不能耕作者,

授以錢,

使採茶薊

幾二十年,

饑者, 樓屋。 人竊非笑之。會山左大饑,人相食。女乃出菜雜粟贍 近村賴以全活, 無逃亡焉。

異史氏曰:「二所為殆天授,非人力也**。**然非一言之悟, **닏久。由是觀之,世抱非常之才,而誤入匪僻以死者當亦不** 駢

金大用, 好甚敦。 少,焉知同學六人中,遂無其人乎?使人恨不為丁生耳。」 亦偕妻以逃者,自言廣陵王十八,願為前驅。 三、二十八、庚娘 中州舊家子也。聘尤太守女,字庚娘, 以流寇之亂,家人離逖,金攜家南竄。途遇少年, 金喜, 行止與 麗而賢,

俱。至河上,女隱告金曰:「勿與少年同舟,

彼屢顧我,

戚好。 娘 動 劬勞臻至, 同居, 而色變, 意度亦頗溫婉。 王坐紅頭上與櫓人傾語: 金不忍卻。 .測也。」金諾之。王殷勤覓巨舟, 。又念其攜有少婦, 應亦無他。 代金運裝 似甚熟識 婦與庚

怪。 未幾日落, 豁, 頃之, **乃乘間擠金入水;金有老父,見之欲號,** 皎月初升, 水程迢遞, 見彌望皆蘆葦。 漫漫不辨南北。 既泊, 金四顧幽 王邀金父子 險, 頗涉疑 舟

**篙築之**, 庚娘在後, 已微窺之**。** 亦溺;生母聞聲出窺,又築溺之。 既聞 一家盡溺**,** 即亦不驚, 王始喊救。

「翁姑俱沒,我安適歸!」王入勸:「娘子勿憂,

四百四十八

至金陵,

家中田廬頗足贍給

保無虞也。」 女收涕曰:「得如

托體姓, 王乃就婦宿**。** 願亦足矣。」王大悅, 給奉良殷。 既暮, 曳女求歡, 女

矣。未幾抵金陵,導庚娘至家,登堂見媼,媼訝非故婦。王殺人賊婦!」王吼怒,捽婦出。便聞骨董一聲,遂嘩言婦溺 霆恐碎汝顱矣!」王乃撾婦。婦呼云:「便死休!誠不願 初更既盡,夫婦喧競,不知何由。但聞婦曰:「若所為, 言:「婦墮水死,新娶此耳。」 歸房,又欲犯。 庚娘笑曰:「三

強媚勸之,王不忍拒,又飲之。於是酣醉,

家沃饒,當即不難。

庚娘執爵,

勸酬殷懇。王漸醉,

辭不飲。 庚娘引巨碗,

裸脫促寢。庚娘

十許男子,尚未經人道耶?市兒初合巹亦須一杯薄漿酒,汝

清醒相對,是何體段?」王喜,具酒對

撤器 免, 媼 諸南郊。 明集視者數千人, 函, 仿佛有聞 捉臂作暱聲。 急自 滅燭 開 呼告居人,救之已死,色麗如生。 視, 刎, 好事者為之珠冠袍服 托言溲溺 趨 則女備述其冤狀。 刀鈍鈌不可入, 啟戶而奔, 庚娘力切之, 問之,女亦殺之。 見其容皆朝拜之。 不死, 群以為烈, 王弟十九覺焉。 號而起;又揮之,始殪。 終日間得金百, 共驗王尸, 見窗 九逐之, 謀斂資作殯。 庚娘知 項, 已投 池

所救。

舟蓋富民尹翁

翁優厚之。

留教其子。

金以不知親耗,

將往探訪

故不決。

專設以拯溺者。

金

一 既 蘇

当日

翁申謝。

初,

金生之溺也,

浮片

板上,

得不死。

將曉至淮上,為小

陵, 驚出, 既葬, 仇不能復, 故,喜為天報, 俄 **縗絰哭泣,如喪翁姑。** 耶?」翁以其言善, 弱作累。 相棄。金曰:「我方寸已亂 曰:「撈得死叟及媼。」金疑是父母,奔驗果然。 與豺子同鄉,前言廣陵者詐也。且江湖水寇,半 生方哀慟,又白:「拯一 金懷刃托缽,將赴廣陵,婦止之曰:「妾唐氏, 女子已至, 殊非庚娘, 婦曰:「如君言,脫庚娘猶在, 只取禍耳。」金徘徊不知所謀。忽傳女子誅仇事, 勸金納婦。 請暫代收養,金乃許之。卜葬翁媼 金以居喪為辭, 溺婦,自言金生其夫。」 生 何暇謀人?」婦益悲。尹審 乃十八婦也。 將以報仇居喪去之 向金大哭, 且將復仇, 翁代營 伊同黨 祖居金 揮 懼 請 細

之禮。 娘。 袁有大勛, 金以參機務, 敘勞, 西發,過尹, 肯中離, 呼曰:「看群鴨兒飛上天耶!」少婦聞之。亦呼云:「饞猧兒 Щ 洋溢河渠, 居數日,攜婦詣金陵,將以展庚娘之墓。 **汅辱。家有烈婦如此,何忍負心再娶?」婦以業有成說,不** 漾舟中流,欻一艇過,中有一嫗及少婦,怪少婦頗類庚 舟疾過,婦自窗中窺金,神情益肖。驚疑不敢追問, 願自居於媵妾。會有副將軍袁公, 姓名甚悉。金聞之一快,然益悲, 見生, 大相知愛, 請為記室。 授游擊以歸。夫婦始成合巹 **暫過鎮江,欲登金** 無何,流寇犯順 與尹有舊,適將 辭婦曰:「幸不 急

欲吃貓子腥耶!」蓋當年閨中之隱謔也。

金大驚, 反棹近之,

四百五十二

庚娘。 先是, 已葬, 真庚娘。 此禮相向?」乃以齒序,唐少庚娘一歲,妹之。 心常不忘,不圖吳越一家矣。蒙代葬翁姑,所當首謝 庚娘既葬, 自不知歷幾春秋。 忽一人呼曰: 「庚娘, 汝 只覺悶悶, 亦無所苦。 庚娘驚問, 金始備述其由**。** 青衣扶過舟, 尚當重圓。」遂如夢醒。 相抱哀哭,傷感行旅。 有惡少窺其葬具豐美, 發塚破 捫之四面皆壁, 庚娘執手曰:「同舟一話, 唐氏以嫡禮見 始悟身 何以 苑

我為尼,更可少得直。我亦不洩也。」盜稽首曰:「娘子貞烈

之曰:「幸汝輩來,使我得睹天日。頭上簪珥,悉將去,

神人共欽。小人輩不過貧乏無計,作此不仁。但無漏言幸矣。

棺,

方將搜括,見庚娘猶活,

相共駭懼。庚娘恐其害己,哀

願鬻

悉付盜, 家,托言舡風所迷。 耿夫人寡而無子,若見娘子必大喜。」庚娘謝之。 以為己出。 何敢鬻作尼!」庚娘曰:「此我自樂之。」又一盜曰:「鎮江 , 盜不敢受, 適母子自金山歸也, 庚娘緬述其故。<br/>
金乃登舟拜 耿夫人, 巨家, 寡媼自度。見庚娘大喜. 固與之, 乃共拜受。遂載去, 至耿夫人 自拔珠飾

母款之若婿。邀至家,

留數日始歸。

。後往來不絕焉。

多匹儔哉!誰謂女子,遂不可比蹤彥云也?」 異史氏曰:「大變當前,淫者生之,貞者死焉。生者裂人眥 死者雪人涕耳。至如談笑不驚,手刃仇讎,千古烈丈夫中豈

四百五十四

三、二十九、宮夢弼

之急, 也。 笑其行稚,而和獨悅愛之,尤較諸客暱。後十餘年家漸虛, 與發貼地磚,埋石子偽作埋金為笑。屋五架, 柳子名和,時總角,叔之,宮亦喜與和戲。每和自塾歸, 父結小友, 生平無所乞請,每至輒經歲, 柳芳華保定人,財雄。 不能供多客之求,於是客漸稀,然十數人徹宵談宴,猶是常 年既暮,日益落,尚割畝得直以備雞黍。 千金不靳; 賓友假貸常不還。惟一客宮夢弼, 陝人, 為柳經紀。 柳不之禁。 無何, 和益德之,事無大小,悉委宮叔。宮 鄉, 慷慨好客, 柳病卒,至無以治兇具。宮乃 詞旨清灑, 座上常百人;急人 柳與寢處時最多。 掘藏幾遍。 和亦揮霍, 輒

以為經理,而宮滅跡匿影去如黃鶴矣。 金可立盡也。男子患不自立,何患貧?」一日辭欲歸, 對宮憂貧,宮曰:「子不知作苦之難。 囑速返,宮諾之,遂去。和貧不自給,典質漸空,日望宮至 時自外入必袖瓦礫,至室則拋擲暗陬, 無論無金;即授汝千 更不解其何意。 和

先是, 柳生時,為和論親於無極黃氏,素封也,後聞柳貧

除 陰有悔心。柳卒訃告之,即亦不吊,猶以道遠曲原之。和服 斥門者不納。寄語云:「歸謀百金可復來,不然,請自 母遣自詣嶽所定婚期,冀黃憐顧。比至, 黄聞其衣履 敝 此

四百五十六

絕。」和聞言痛哭。對門劉媼,憐而進之食,贈錢三百,

慰令

母亦哀憤無策,因念舊客負欠者十常八九,俾擇富貴者

黄女年已及笄, 並怒,旦夕唾罵之,女亦安焉。 今貧而棄之,不仁!」 黃不悅, 曰:「柳郎非生而貧者也。 使富倍他日, 豈仇我者所能奪乎? 千金亦即匪難。 二十餘日不能致一文。惟優人李四舊受恩恤, 人金資, 一金。母子痛哭,自此絕望矣。 願以五十金致聘。 家中席卷一 曾無契保,責負亦難憑也。」母固強之, 和 日:「昔之交我者為我財耳, 如此景象, 誰猶念曩恩, 聞父絕和,竊不直之。黃欲女別適,女泣 一空。荏苒三載, 黃利而許之, 曲諭百端,女終不搖。翁 無何, 家益零替。有西賈聞女 將強奪其志。女察知其 夜遭寇劫, 憶故好耶?且父與 使兒駟馬高車, 聞其事,義贈 和從教, 黄夫婦炮

四百五十七

和居址 中, 覺有天堂地獄之別。」母為解頤。 俱哭。便為盥沐,顏色光澤,眉目煥映,母子俱喜。然家三 瘞石室中, 婦!」女笑慰之曰:「新婦在乞人中,稔其況味,今日視之, 母把手泣曰:「兒何形骸至此耶!」女又慘然而告以故,母子 同往驗視 日僅一啖,母泣曰:「吾母子固應爾;所憐者,負吾賢 暗陬有物堆積,蹴之迕足,拾視皆朱提。 毀裝塗面,乘夜遁去,丐食於途。 日入閑舍中, 見斷草叢叢無隙地, 直造其家。母以為乞人婦, 得毋皆金?而故地已典於東家,急贖歸。斷磚殘 則宮往日所拋瓦礫, 盡為白金。 故咄之,女嗚咽自陳 **閱兩月始達保定,** 漸入內室, 因念兒時,常 驚走告和 塵埃積 與

鏹 也。 缺, 中鄉選。 所藏石子儼然露焉, 頃刻間數巨萬矣。 因自奮曰:「若不自立,負我宮叔」] 刻志下帷, 由是贖田產, 市奴僕, 頗覺失望,及發他磚, 門庭華好過 則燦燦皆白

媼僅一屋, 乃躬齎白金, 和 往酬劉媼。 便坐榻上。人嘩馬騰, 棄溢里巷。黃翁自女失 鮮衣射目, 僕十餘輩皆騎怒馬如龍

亡, 窘如和曩日。 因述女賢, 強媼往視新婦, 西賈逼退聘財,業已耗去殆半,售居宅始得償,以故困 且惜女遁。問和:「娶否?」 聞舊婿炬耀, 載與俱歸。 閉戶自傷而已。媼沽酒備饌款和, 至家,女華妝出, 和曰:「娶矣。」食 群婢簇擁

四百五十九

優厚, 仙 制好衣,上下一新 見大駭, 遂敘往舊 始送令返。 殷問父母起居。 居數日 款洽

難色。 峻麗 告以姓氏,求暗達女知。少間婦出,導入耳舍, 媼 言黃許報女耗 既而凍餒難堪, 閣 · 入怒目張,終日不得通, 兼致存問 ,不得已如保定。 夫婦大驚。 一婦人出, 既到門, **媼勸往投女**, 曰:「娘子極 黄溫色卑詞 黃有

黄諾之。早起趣裝, 黄因訴所苦。婦人以酒 欲 1:「郎君宴房中,娘子恐不得來。 覲, 然恐郎君知, ,尚候隙也。 則管鑰未啟, 一 盛、 饌二簋 翁幾時來此?得毋饑否? 明旦宜早去, ,出置黃前;又贈五金, 一於門中, 坐袱囊以待。 勿為郎聞。

忽嘩主人出,黃將斂避,

和已睹之,怪問誰何,

家人悉無以

系樹間、 和怒曰:「是必奸宄!可執赴有司。」眾應聲出, 以前夕來晚, 黃慚懼不知置詞。未幾昨夕婦出, 故未告主人。」和命釋縛。 跪曰:「是某舅 短綆繃

使老夫人偽為賣花者,同劉媼來。」黃諾, 婦送出門, 曰:「忘囑門者,遂致參差。娘子言:相思時 歸述於嫗。

所。女著帔頂髻,珠翠綺褲,散香氣撲人。嚶嚀一 以告劉媼,媼果與俱至和家,凡啟十餘關,始達女 各以隱語

小

婢媼奔入滿側,移金椅床,置雙夾膝。慧婢瀹茗, 時所未經。居三五日,女意殷渥。 道寒暄, 女曰:「我子母有何過不忘?但郎忿不解,防他聞也。」每和 相視淚熒。至晚除室安二媼,裀褥溫軟, **媼輒引空處,** 泣白前非。 並昔年富

嫗 情也? 笑云:「都佳,但是貧不可過。官人大富貴, 老身瓜葛, 今欲得而寢處之, 1:「姥來數日,我大忙,未得展敘。 起身去。黃嫗愧喪無色, 敢引身與娘子接坐!宜撮鬢毛令盡!」劉媼急進曰:「 便走匿。 亦自謂無負郎君。何乃對子罵父,使人難堪?」 「彼即不仁,是我父母, 和擊桌曰:「曩年非姥憐賜一 王嫂賣花者, 一日方促膝, 何念焉!」言致忿際, 幸勿罪責。」和乃上手謝過。 和遽入,見之, 辭欲歸,女以二十金私付之。 我迢迢遠來, 甌粥, 黄家老畜產尚在否? 輒頓足起罵。女恚 怒詬曰:「何物村 手皴瘃, 更何得旋鄉土! 何不一念翁婿 足趾皆 即

告歸。 鄉有富者, 閨中人坐享高奉,儼然如嬪嬙,非貞異如黃卿, 交一客。然良朋葬骨,化石成金,不可謂非慷慨好客之報也。 異史氏曰:「雍門泣後, 顏受之。和以輿馬送還,暮歲稱小豐焉。 無愧者乎?造物之不妄降福澤也如是。」 多。」黃但唯唯。 作無以自容。 衣敗絮。啖糠秕以示貧。 。和遺白金百兩,曰:「西賈五十金,我今倍之。」黃汗 **曠絕音問,女深以為念。** 居積取盈,搜算入骨。窖鏹數百,惟恐人知 和謝曰:「舊歲辱臨,又不明告, 和為更易衣履。留月餘, 朱履杳然,令人憤氣杜門,不欲復 親友偶來,亦曾無作雞黍之事。 和乃遣人招之, 黄心終不自安, 數 孰克當此而 遂是開罪良

四百六十三

之俱,归 瀕死,兩子環問之,猶未遽告;迨覺果危急,欲告子,子至, 王汾濱言:其鄉有養八哥者,教以語言,甚狎習,出游必與 三、三十、鴝鵒 棺木,遂槁葬焉。嗚呼!若窖金而以為富, 屑一升,臂上皮摺垂一寸長,而所窖終不肯發。後漸尪羸。 何不可指為我有哉?愚已! **已舌蹇不能聲,惟爬抓心頭,呵呵而已。死後,子孫不能具** 言其家不貧,便逋目作怒,其仇如不共戴天。暮年,日**餐**榆 相將數年矣。一日將過絳州,去家尚遠,而資斧已罄 則大帑數千萬

其人愁苦無策。鳥云:「何不售我?送我王邸,當得善價,不

四百六十四

價疾行, 愁歸路無資也。」 其人云:「我安忍。」 鳥言:「不妨。 主人得 待我城西二十里大樹下。」其人從之。

願住否?」言:「願住。」王喜,鳥又言:「給價十金,勿多 攜 欲買之。 至城, 相問答,觀者漸眾。有中貴見之, 其人曰:「小人相依為命,不願賣。」 王問鳥:「汝 聞諸王。王召入:

貯水, 予。」 王益喜,立畀十金,其人故作懊悔狀而去。 王與鳥言, 應對便捷。呼肉啖之。食已,鳥曰:「臣要浴。」王命金盆 開籠令浴。浴已,飛簷間,梳翎抖羽,尚與王喋喋不

休。頃之羽燥。翩躚而起, 見其人攜鳥在西安市上。 王及內侍仰面咨嗟, 急覓其人則已渺矣。後有往秦中 四百六十五 操晉音曰:「臣去呀!」 顧盼已 此畢載積先生記。

三、三十一、劉海石

為邑名士,次子亦慧。滄客又內邑中倪氏女,大嬖之。後半 劉 又死,而婢僕之喪亡且相繼也。滄客哀悼,殆不能堪。 音問遂闕。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吉,十七歲, 年長子患腦痛卒,夫妻大慘。無幾何妻病又卒,逾數月長媳 同函丈, 海石, 蒲臺人, 因相善, 訂為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喪而歸 避亂於濱州。 時十四歲, 與濱州生劉滄客

愕然, 一日方坐愁間, 欲展寒溫, 海石忽驚 莫解所以。 忽閹人通海石至。滄客喜,急出門迎以入。 海石曰:「久失聞問, 曰:「兄有滅門之禍不知耶?」滄客 竊疑近況, 未必佳

四百六十六

至倪, 無色, 鑒, 不晤, 之, 滄客一一指示。 也。」滄客泫然, 餘初為兄吊也。然幸而遇僕, 頗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 已而請睹諸眷口。 豈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所長。陽宅風 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眾方驚疑,但見倪女戰慄 身暴縮短僅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其首,作石缶聲。 因以狀對, 海石欷歔 滄客從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堂. 請為兄賀。」滄客曰:「久 導海石入,內外遍觀 既而笑曰:「災殃未

拔去之**。** 女隨手而變,

黑色如貍。

。眾大駭,

海石掇納袖中,

即

但求勿拔。

海

石揪其發檢腦後,見白發數莖,欲拔之,女縮項跪啼,

海石怒曰:「汝兇心尚未死耶?」就項後

遽云仙。」 問其師, 狐屬。吸人神氣以為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君, 去, 何能神異如此!無乃仙乎?」笑曰:「特從師習小技耳,何 曰:「僕適不來,一門無噍類矣。」問:「此何物?」曰:「亦毛才二指。曰:「似此可月餘死耳。」滄客以及婢僕並刺之。 肯袒示。 尾末有大毛未去,今已遁去。」眾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 顧子婦曰:「媳受毒已深, 曰:「此毛已老,七日即不可救。」 又顧劉次子,亦有 獻俘於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空, 不能作人, 止能化獸, 劉子固強之,見背上白毛長四指許。海石以針挑 ,答云:「山石道人。 適此物,我不能死之, 背上當有異, 遁當不遠。」 於是入室而相其貓 請驗之。」婦羞,不 駭曰:「亡之矣」

為貍。 之多一 無再見時。」 難預定。我師立願宏深,常使我等邀世上,拔救眾生, 毛一莖,硬如針。方將檢拔, 及別後, 「汝造孽既多,拔一毛猶不肯耶?」執而拔之,隨手復 而嗾其犬, 一豕,聞海石笑,遂伏不敢少動。 納袖欲出,滄客苦留,乃為 細思其名, 皆日無之。 始悟曰:「海石殆仙矣!『山石』合 啟圈笑曰:「在此矣。 而豕轉側哀鳴,不聽拔。 飯。 提耳捉出, 問後會, 視尾上 」滄客視 海 此

『巖』字,

蓋呂祖諱也。」

四百六十九

幾公至, 青州石尚書茂華為諸生時, 中獲大寇數十名, ,有某甲正遭困厄,忽聞群鬼惶竄曰:「石尚書至矣!」未 甲以狀告。公以堊灰題壁示云:「石某為禁約事: 刑於淵上。鬼聚為崇,經過者輒曳入。 郡 門外有大淵,不雨亦不涸。 邑

三、三十二、諭鬼

照得厥念無良,致嬰雷霆之怒;所謀不軌,遂遭斧鉞之誅。

爾乃生已極刑,死猶聚惡。跳踉而至,披發成群;躑躅以前, 只宜返罔兩之心,爭相懺悔;庶幾洗髑髏之血 脫此沉淪。

搏膺作厲。黃泥塞耳,

爾?諭後各宜潛蹤, 勿猶怙惡。 無定河邊之骨, 靜待輪回;

路!彼丘陵三尺外,管轄由人;豈乾坤兩大中,兇頑任

輒逞鬼子之兇;白晝為妖,幾斷行人

患遂絕, 金閨夢里之魂, 淵亦尋干。 還踐鄉土。 如蹈前愆,必貽後悔!] 自此鬼

磊落, 餘鄉唐太史濟武, 膽即最豪, 數歲時,有表親某相攜戲寺中。太史童年

三、三十三、

泥鬼

作。 厲聲曰:「何故掘吾睛!」噪叫不休。 眾莫之知,太史始言所 陰以指抉取,懷之而歸。 家人乃祝曰:「童子無知,戲傷尊目,行奉還也。」 乃大 見廡中泥鬼睜琉璃眼,甚光而巨,愛之, 既抵家,某暴病不語;移時忽起,

所言,茫不自覺。乃送睛仍安鬼眶中。

「如此,我便當去。」言訖僕地遂絕,良久而蘇。

闕 異史氏曰:「登堂索睛,土偶何其靈也。顧太史抉睛, 以遷怒於同游?蓋以玉堂之貴,而且至性觥觥 拂袖南山, 神且憚之,而況鬼乎?」 觀其上書北 而 何

家, 王春李先生之祖, 黯然相語。問:「何來?」曰:「僕將長往, 與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好。 夜夢公至其 故與君來別

三、三十四、夢別

捐舍矣!」太公請先探之,信而後吊之。不聽,竟以素服往, 耳。」問:「何之?」曰:「遠矣。」遂出。送至谷中,見石壁 因而驚寐。 有裂罅,便拱手作別,以背向罅,逡巡倒行而入,呼之不應, 及明以告太公敬一,且使備吊具,曰:「玉田公 四百七十二

待巨卿而行, 則提幡掛矣。 ,豈妄哉 嗚呼!古人於友,其死生相信如此, 喪輿

飄落,及地化為犬。睨之, 韓光祿大千之僕夜宿廈間 轉舍後去,急起潛尾之,入院 見樓上有燈如明星,

三、三十五、犬燈

化為女子。心知其狐, 觀其變。女俯而撼之,僕偽作醒狀, 「樓上燈光非子也耶?」女曰:「既知之,何問焉?」 還臥故所。<br />
俄女子自後來,僕佯寐以 問其為誰,女不答。

共宿之。晝別宵會以為常。

有之。 啼, 策。 墮自何時。 別。」時秋初,高梁正茂。女攜與俱入, 鞭楚!」僕不敢言,諾而退,因念捉之難, 事出於主命,亦不汝怪也。 至前則舉袖障面。僕下騎呼曰:「何作此態?」女乃起握手 此可以脅之。夜來女至, 人知之, 力脫而去。從此遂絕。後僕自他方歸,遙見女子坐道周, 忽憶女子一 「我謂子已忘舊好矣。 但我兩人情好,何肯此為?」及寢, '主人益怒,謂僕曰:「來時, 使二人夾僕臥, 二人既醒, 一小紅衫密著其體, 問:「主人囑汝捉我乎?」曰:「良 既戀戀有故人意。 但緣分已盡 ,未肯暫脫,必其要害, 當捉之來;不然則有 則身臥床下,亦不覺 則中有巨第。 今設小酌, 不捉懼罪, 陰掬其衫, 女急 情尚可原。 請入為 展轉 系馬 執

而 欲覆主命 廳堂中酒肴已列。 遂別 既出, 甫坐, 則依然田隴耳。 群婢行炙。 日將暮 僕有·

須發鬈如羊角,自言從西域來。 釋體空言: 在青州見二番僧 像貌奇古, 聞太守重佛 耳綴雙環, 謁之, 太守遣 被黃布

番僧

視塔上有舍利放光, 之,止宿焉。或問:「西域多異人, 一隸送詣叢林, **冁然笑**, 一最高處, 出手於袖, 和尚靈轡不甚禮之。 照耀 掌中托小塔, 僧擲塔其中, 少間以手招之, 羅漢得毋有奇術否?」其 執事者見其人異, 高裁盈尺, 矗然端立, 玲瓏可愛。 無 少偏倚。 私款

伸右 其 僧 肱亦如左狀。 乃袒臂, 伸左肱 長可六七尺, 而右肱縮無有矣

狐妾

者, 萊蕪劉洞九官汾州 女子:一四十許, 並立幾前, ,相視而笑**。** 可三十,一二十四五已來,末後一垂髫 獨坐署中, 劉固知官署多狐,置不顧。 聞亭外笑語漸近, 入室則 。 少間, 四

劉漫應之,女遂去。 日年長者來, 謂劉曰: 俄偕 「舍妹與君有緣, 婢擁垂髫兒來, 俾與劉並肩坐。 願無棄葑 菲。 而去。

垂髫者出一紅巾戲拋面上,

劉拾擲窗間,

仍不顧。

四百七十六

劉喜, 甚豐。 豐。 實 視 **值劉壽辰**, 將無謂狐有尾耶?」轉身云:「請試捫之。」自此, 術生我, 人人也。 光艷無儔,遂與燕好。 每行坐與小婢俱,家人俱尊以小君禮。婢媼參謁 个如並其來者遣之**。**妾固短於才,然三十席亦不難辦**。**」 一到者。 命以魚肉姜椒悉移內署。 **遂飄然若狐。」劉因以手探尻際,女覺之笑曰:「君** 妾前官之女, 賓客煩多, 共三十餘筵, 劉不勝恚。女知之,便言:「勿憂。庖人既不足 盅於狐, 詰其行跡, 女日 。家中人但聞刀砧聲繁不絕。 奄忽以死, 須庖人甚眾; **窆園內,眾狐** 「妾固非人, 先期牒 了,賞賚 留

四百七十七

對好鳳侶,今夜諧花燭

勉事劉

郎

劉

**十餘人絡繹於道,取之不絕。末後,** 內設以幾,行炙者置柈其上,轉視則肴俎已滿。 行炙人來索湯餅。內言 托去復來

謂劉曰:「可出金資,償某家湯餅。」 之。」少頃呼取湯餅,視之三十餘碗,蒸騰幾上。客既去, 失湯餅,方共驚疑, 「主人未嘗預囑, 使至疑始解。 咄嗟何以辨?」 一夕夜酌,偶思山東苦醁 劉使人將直去。則其家 既而曰:「無已, 其假

劉視之, 越數日,夫人遣二僕如汾。途中一僕曰:「聞狐夫人犒賞優 女請取之。遂出門去,移時返曰:「門外一罌可供數日飲。 此去得賞金,可買一裘。」女在署已知之,向劉曰:「家 果得酒, 真家中甕頭春也。

中人將至。可恨傖奴無禮,必報之。」僕甫入城,頭大痛,至

像 得五金。 禮?」已而曰:「汝愈矣。」言已, 謂狐也?」 時張道一為提學使, 自簾中擲 無所告訴, 抱首號呼, 眾疑其獲罪小君。 劉問家中消息,僕言都無事, 一僕乃悟, 即取酒夜也。 漫膝行而哀之。 裹出, 共擬進醫藥。 張強攜而去。歸懸座右,朝夕祝之云:「以 曰:「此一羔羊裘也, 叩不已。又曰:「既欲得裘, 聞其異, 群憚其神, 僕自思:初來未解裝, 。簾中語曰:「爾謂夫人則已耳, 以桑梓誼詣劉 劉笑曰:「勿須療 僕病若失。 呼之「聖仙」, 惟夜失藏酒一 可將去。」 僕拜欲出 欲乞一面 罪何由得? 劉為繪 何得復無 時至當自 型, 僕解視, 何

拒之。

劉示以像,

四百七十九

懲之。」一 卿麗質, 何不一 一日張方祝,似有人以界方擊額, 何之不可?乃托身於髮髮之老!下官殊不惡於 惠顧?」女在署,忽謂劉曰: 「張公無禮, 崩然甚痛。 大懼, 當

反卷。

劉詰之,使隱其故而詭對。

劉笑,

日:「主人額上得

毋痛否?」使不能欺,以實告。

他人, 無何婿亓生來, 何拒之深?」女曰:「婿相見,必當有以贈之。 請覲之,女固辭之,亓請之堅。劉曰:「婿 渠望我

奢, 首矣!」言已大笑,烈烈如鴞鳴。亓聞之,脛股皆軟, ·日見。 自度不能滿其志,故適不欲見耳。」既固請之,乃許以 即退, 及期亓入,隔簾揖之,少致存問。 數步之外輒回眸注盼。 但聞女言曰:「阿 儀容隱約, 搖搖然 婿

敢

四百八十

受之,三 霹靂, 伴至汴梁,其城為河伯占據,庫藏皆沒水中,入水各得些須, **慣使小錢耶?」女聞之曰:「我固知其然。** 女凡事能先知,遇有疑難與議,無不剖。 如喪魂魄。 何能飽無饜之求?且我縱能厚饋,彼福薄亦不能任。」 竟不覺身為己有。」少頃,婢以女命,贈亓二十金。 謂婢曰:「聖仙日與丈人居,寧不知我素性揮霍, 既出, 坐移時始稍定。 乃曰:「適聞笑聲 一日並坐,忽仰天 囊底適罄;向結 曰:「餘悉 如

無恙, 大驚曰:「大劫將至,為之奈何!」劉驚問家口, 獨二公子可慮。此處不久將為戰場, 君當求差遠去,

聞者吊之,而女獨賀。

無何,

姜瓖叛,

汾州沒為賊窟。

劉仲

得解餉雲貴間。 道里遼遠,

庶免於難。」劉從之,乞於上官,

惟劉以公出得免。 山東來, 適遭其變 遂被其害。 城 陷, 官僚皆罹工 難

資用度。」劉大喜,問:「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物 盜 取之不盡, 多所需索, 平, 紙裹數事留贈, 劉始歸。 何庸竊乎!」劉借謀得脫歸, 因而窘憂欲死。女曰:「勿憂,床下三千金, 。尋以大案桂誤,貧至饔飧不給, 中有喪家掛門之小幡,長二寸許, 女從之。 而當道者 後數年忽 群 可

為不祥。

劉尋卒。

樂恆產無多,又代夏生憂內顧,家計日蹙。乃嘆曰:「文如 葬, 樂雲鶴、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 恐先狗馬填溝壑,負此生矣, 並著。而潦倒場屋,戰輒北。無何,夏遘疫而卒,家貧不能 平子尚碌碌以沒, 每得升鬥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於是士大夫益賢樂。 歲知名。樂虛心事之。夏相規不倦;樂文思日進,由是名 樂銳身自任之。遺襁褓子及未亡人,樂以時恤諸其家, 而況於我?人生富貴須及時, 不如早改圖也。」於是去讀而 相交莫逆。夏少慧 戚戚終歲

操業半年,家資小泰。

四百八十三

無屋, 悉沒江中。 戀不去。 飄泊若此?」曰:「罪嬰天譴,不可說也。」問其里居, 樂異之, 復盡。遂命主人割豚脅, 推食食之, 耳。」益奇之。次日渡江, 而謝曰:「三年以來未嘗如此飫飽**。**」樂曰:「君固壯士, 侧, 日客金陵, 水無舟, 色黯淡有戚容。樂問: 遂與偕行。 樂辭之, 則以手掬啖, 俄風定, 休於旅舍,見一人<u></u>頒然而長, 朝村而暮郭也。」樂整裝欲行,其人相從, 告曰:「君有大難 途中曳與同餐, 其人負樂踏波出, 登客舟, 堆以蒸餅, 頃刻已盡;樂又益以兼人之饌, 風濤暴作, 「欲得食耶?」 又盡數人之餐。始果腹 辭曰:「我終歲僅數餐 估舟盡覆, 吾不忍忘一飯之德。 其人亦不語。 筋骨隆起 又破浪去。 樂與其 曰:「陸 徬 何

四百八十四

又言別 驚為神人, 放舟欲行, 樂與歸, 笑云:「此一厄也,止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 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還哉!」檢視貨財,並無亡失。益喜, 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視之,此疑乃可解。」 曰:「幸不辱命。」江上人罔不駭異。 勸止,已投水中而沒。驚愕良久,忽見含笑而出,以簪授樂 笑曰:「君欲作雲中游耶?」少時樂倦甚,伏榻假寐。 擲舟中, 又入之; 數入數出, 寢處共之,每十數日始一食,食則啖嚼無算。一日 樂固挽之。適晝晦欲雨, 其人告退,樂苦留之,遂與共濟。樂 列貨滿舟。 聞雷聲。樂曰:「雲間 樂謝曰:「君

四百八十五

少時挽一舟至,扶樂入,囑樂臥守,復躍入江,

以兩臂夾貨

滿之。 是夢。 灑。 駕縵車來, 显 而起, 樂審所與壯士在焉, 小如盎盂。以手撼之,大者堅不可動, 卜者;遂摘其一 覺身搖搖然不似榻上, 愕然自念: 「我本雷曹, 有數十人, 細視星嵌天上如蓮實之在蓬也, 如舟 尾一 樂接器排雲, 一 掉, 藏袖中。撥雲下視, 設一 前誤行雨, 踏之軟無地。 以器掬水, 語眾云:「是吾友也。」因取 如鳴牛鞭。車上有器, 脫足, 遙望故鄉, 開目則在雲氣中, 此身何可復向?俄見二龍夭矯, 罰謫三載。今天限已滿 遍灑雲間。 仰視星斗,在眉目 則銀河蒼茫, 大者如甕,次如瓿 盡情傾注。 小星搖動似可摘 忽見樂, **圍皆數丈**, 周身如絮。 器授樂令 間 見城郭如 未幾謂樂 共怪之。 貯水 遂疑

此 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 別。」乃以駕車之繩萬丈擲前 繩漸收入雲中, 不可見矣。 **飀飀然瞬息及地。** 使握端縋下。 視之, 樂危之;其 則墮

益寶之, 星仍在。 射目。 時 久旱, 夜妻坐對握發,忽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 什襲而藏。每有佳客, 出以照飲。正視之, 出置案上,黯黝如石,入夜則光明煥發,映照四壁。 十里外雨僅盈指, 獨樂里溝澮皆滿。 歸探袖中, 則條條 摘

德

促餘壽齡。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自上天攜歸,

以報大德」。樂三十無子,

得夢甚喜。

云有緣**。**今為君嗣,

奇之。既寢,

夢夏平子來,

曰:「我少微星也。

因先君失

方怪吒,

已入口中,咯之不出,竟已下咽。愕奔告樂,樂

機警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是妻果娠. 及臨蓐,光輝滿室, 如星在幾上時, 因名「星兒」。

遂棄毛錐如脫屣,此與燕頷投筆者何以少異?至雷曹感 異史氏曰:「樂子文章名一世,忽覺蒼蒼之位置我者不在是, 飯之德,少微酬良朋之知,豈神人之私報恩施哉?乃造物之

三、三十九、賭符

公報賢豪耳。」

善,每適城,輒造之。一日與先叔赴邑,擬訪韓,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齊廟, 多幻術,共名之「仙」。 適遇諸途。 先子與最

韓 . | | | | | | 曰:「請先往啟門坐,少旋我即至。」乃如其言。 則韓已坐室中。 諸如此類。 計 廟

理。 淡,言語失次。 骨頭當鐵杵碎之!」韓乃以紙書符,授佩衣帶間。囑曰:「但 典質田產復往,終夜盡喪。邑邑不得志,便道詣韓, 先是有敝族人嗜博賭, 倘能戒賭, 賭甚豪。 族人見而悅之,罄資往賭, 韓問之,具以實告。韓笑曰:「常賭無不輸之 我為汝覆之。」族人曰:「倘得珠還合浦 因先子亦識韓。值大佛寺來一 ,大虧。心益熱: 精神慘 僧,專

為期,

僧笑而從之。

乃以千錢為孤注,

僧擲之無所勝負

擲

得故物即已,

人大喜而往。僧驗其資,易之,不屑與賭。族人強之,請

勿得隴復望蜀也。」又付千錢約贏而償之。

符已亡矣,大驚而罷。載錢歸廟,除償韓外, 再贏數千亦更佳,乃復博, 在此矣。固囑勿貪,而君不聽,故取之。」 末後所失, 、接色, 明明梟色,呵之皆成盧雉, 擲成採。 適符原數也。 已乃愧謝失符之罪, 。僧復以兩千為注。又敗。 則色漸劣。心怪之,起視帶上 計前所輸,頃刻盡覆。陰念 僧漸增至十餘 追而計之, 韓笑曰:「已

於博。入其中者如沉迷海,將不知所底矣。夫商農之人,俱 異史氏曰:「天下之傾家者莫速於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 有本業;詩書之士,尤惜分陰**。** 。負耒橫徑, 固成家之正路;

清談薄飲,

猶寄興之生涯。

強, 雉呵盧 方思, 冀珠還於合浦;不意火灼毛盡, 徊, 如擎 相看似鬼。 技癢英雄之臆;顧囊底而貫索空矣,灰寒壯士之心。引頸 覺白手之無濟;垂頭蕭索,始玄夜以方歸。幸交謫之人 尚眈眈於盆里。 忘餐廢寢, 費盡魍魎之技。 恐驚犬吠; 苦久虛之腹餓, **團扇。左覷** 已作下流之物; 試問賭中誰最善, ,乞靈於淫昏之骨, 迨夫全軍盡沒**,** 人而右顧己,望穿鬼子之睛;陽示弱而陰 纏綿永夜。 門前賓客待,猶戀戀於場頭;舍上火煙 盤施五木,似走圓珠;手握多章, 傾囊倒篋 熱眼空窺。視局中則叫號濃焉, 終撈月於滄江。及遭敗後我 則久入成迷;舌敝唇焦, 敢怨羹殘。 懸金於嶮巇之天;呼 群指無褲之公。甚 既而鬻子質田

呼 而枵腹難堪,遂棲身於暴客;搔頭莫度,至仰給於香奩。 敗德喪行, 傾財亡身, 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

文登景星者少有重名, 陳暮過荒落之墟 聞女子啼松柏間,近臨則樹橫枝有懸帶. 與陳生比鄰而居, 齊隔一短垣**。**一

阿霞

帶, 歸, 圖狼子野心,畜我不卒。伶仃如此不如死!j 言已復泣。 若將自經。陳詰之,揮涕而對曰:「母遠出,托妾於外兄。不 勸令適人,女慮無可托者。 挑燈審視, 豐韻殊絕, 四百九十二 ,大悅,欲亂之,女厲聲抗拒**,** 陳請暫寄其家,女從之。 陳解

目停睇, 紜之聲達於間壁。 久乃奔去**。**二人共逐之,不知去向**。** 景生逾垣來窺 陳乃釋女。女見景生, 凝

齊, 景歸 去, 處, 德薄福淺,不可終托。」景大喜,詰其姓氏。曰: 此處煩雜困人甚。 齋中多友人來往, 女恆隱閉深房。 以齊為姓,小字阿霞。」入以游詞, 「正不遠耳。」遂早去,夜果復來,歡愛綦篤。 闔戶欲寢, 則女子盈盈自房中出。驚問之,答曰:「彼 繼今, 請以夜卜。」問: 。過數日, 笑不甚拒, 曰:「妾姑 「家何所? 「妾祖居於 遂與寢

別?」約以旬終。

謂景曰:「我兩人情好雖佳,終屬茍合。家君宦游西疆

**日將從母去,容即乘間稟命,而相從以終焉。」** 

既去,景思齋居不可常,

移諸內又慮妻妒

問:「幾日

又數

年未嘗失德,何決絕如此!」景不聽,逐愈急,妻乃出門去。 自是堊壁清塵,引領翹待,不意信杳青鸞,如石沉海。妻大 景曰:「死恐見累,請早歸。」遂促妻行。妻啼曰:「從子十 計不如出妻。志既決,妻至輒詬厲,妻不堪其辱, 涕欲死

與景接壤, 歸後,數浼知交請復於景,景不納,遂適夏侯氏。夏侯里居 阿霞復來,差足自慰。 以田畔之故世有隙。景聞之,益大恚恨。然猶冀

越年餘並無蹤緒。 會海神壽,

從之,只 見一女甚似阿霞 見一女郎著朱衣, 飄然竟去, 景追之不及, 恨悒而返。後半載適行於途, 景近之,入於人中;從之,出於門外;又會海神壽,祠內外士女雲集,景亦在。遙 從蒼頭, 四百九十四 鞚黑衛來,望之,霞也。因問從

時矣?」曰:「半月耳。」景思得毋誤耶?女郎聞語, 「娘子為誰?」答言:「南村鄭公子繼室。」又問:「娶幾 回眸一

幛紗謂景曰:「負心人何顏相見?」 景曰:「卿自負僕, 睇, 娘!何忘舊約?」從人聞呼主婦,欲奮老拳。女急止之,啟 , 景視, 真阿霞也。見其已適他姓,憤填胸臆,大呼:「霞 僕何

嘗負卿?」女曰:「負夫人甚於負我!結發者如是而況其他? 爾祿秩,今科亞魁王昌即替汝名者也。 向以祖德厚,名列桂籍,故委身相從。今以棄妻故,冥中削 我已歸鄭姓, 無勞復

景俯首帖耳,口不能道一詞。 ' 視女子策蹇去如飛

恨而已。

敗絮, 歸, 窗外言曰:「此私貯, 客 祖德未斬 是科景落第, 家益替, 官至吏部郎。 以十餘金買縉紳家婢, 見而憐之, 「未適君時,曾避難其家,亦深得其豢養。彼行雖 留以數日。夜分欲寢, 尚足及子孫; 無復喪檢, 恆趁食於親友家。 且與君為故人,亦宜有綈袍之義。」鄭然之, 亞魁果王氏昌名, 既沒,女送葬歸, 問鄭曰:「堂上客非景慶雲耶?」問所自識 聊酬夙好, 偶詣 甚醜悍。 有婢持金二十餘兩贈景。 景以是得薄幸名。 啟輿則虛無人矣, 鄭, 以促餘齡。」 可將去, 舉一子, 鄭款之,留宿焉。女窺 覓一良匹。 景感謝之。 後登兩榜。 始知其非 賤而 幸 祖

天之所報亦慘矣! 人也。噫!人之無良,舍其舊而新是謀,卒之卵覆而鳥亦飛

李氏。地方報廣平,行永年查審。司鑒在府前,忽於肉架 李司鑒, 永年舉人也,於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打 死其妻

四十一、李司鑒

將左指剁去。又言:「神責我不當奸淫婦女, 奪一屠刀, 不當聽信奸人,在鄉黨顛倒是非, 拋臺下。 奔入城隍廟登戲臺上對神而跪。 又言:「神責我不應騙人錢財, 四百九十七 著我割耳。」遂將左耳割 自言:「神責 著我割指。」 使我割腎。」

我

自閹 而司鑒已伏冥誅矣**。** 昏 迷殭僕。 時總督朱雲門題參革褫究擬, 邸抄。 已奉諭旨

五數。 甚, 為佳兆。 河津暢體元, 暗中摸索, 啞然自笑神之戲己也。 及遇流寇之亂, 字汝玉,為諸生時, 得數羊皮護體, 盡剝其衣, 後以明經授雒南知縣。 僅不至死。 夢人呼為「五羖大夫」, 夜閉置空室。時冬月寒 質明視之, 恰 畢載績

四十二、五羖大夫

先生志。

三、四十三、毛狐

妝, 將去,一 我貧?」婦諾之。次夜來, 其蹤跡無據,自念得非狐耶?遂戲相詰, 馬乃以門戶向背俱告之,婦乃去。夜分果至,遂相悅愛。覺 寧宜為此,子歸掩門相候,昏夜我當至。」馬不信,婦矢之。 農子馬天榮年二十餘, 其膚肌嫩甚,火之,膚赤薄如嬰兒, 野無人, 曰:「既為仙人,自當無求不得。既蒙繾綣,寧不以數金濟 踐禾越陌而過, 貌赤色, 馬又囑。至夜, 戲挑之, 婦亦微納。 問:「所乞或勿忘也?」婦笑, 喪 偶 馬索金,婦故愕曰:「適忘之。」 致亦風流。 貧不能娶。 欲與野合, 細毛遍體, 婦亦自認不諱。馬 馬疑其迷途, 蕓田間,見少婦盛 笑曰:「青天白日 異之。又疑 顧

四百九十九

邊細紋, 持示 收藏而歸 不能任也。」一笑而罷。 愈數日馬復索, 人。人曰:「是錫也。」以齒齕之,應口而落。馬大駭, 雅可愛玩。 至夜婦至,憤致誚讓,婦笑曰:「子命薄,真金 馬喜, 婦笑向袖中出白金二錠, 深藏於櫝。積半歲, 約五六金 偶需金, 翹

馬口 □:「聞狐仙皆國色,殊亦不然。」婦曰:「吾等皆隨人現

化。子且無一金之福,落雁沉魚何能消受?以我陋質固不足 忽以

以奉上流, 然較之大足駝背者,即為國色。」過數月,

有期, 二金贈馬, 婦曰:「一二日自當有媒來。」 馬問:「所言姿貌何如? 請以一婦之資相饋,亦借以贈別。 曰:「子屢相索, 我以子命不應有藏金。今媒聘 」馬自白無聘婦之

五百

遽 為?」 天明而去,授黃末一刀圭, 金何能買婦?」婦曰:「此月老注定,非人力也。」馬問:「何 言別?」曰:「戴月披星終非了局。使君自有婦, 「子思國色,自當是國色。」馬曰:「此即不敢望。但三 曰:「別後恐病 服此可 搪塞 何

適往見女,坐室中,請即偽為謁表親者而過之,咫尺可相·

倩人爬背。

先往,使馬候諸村外。久之來曰:「諧矣!餘表親與同院居,

良家子不肯炫露,

既而約與俱去,

相機因便。

既至其村,

何?」「約四五數。」馬不難其價,

而必欲一親見其人。

媒

「在妍媸之間。」

聘金幾

.果有媒來,先詰女貌,答::

過, 縮如龜, 金裝女出閣。 已盡,亦未多費一文**。** 掠之以目,貌誠如媒言。及議聘,並不爭直,但求一二 下視裙底, 馬益廉之, 乃納金並酬媒氏及書券者, 蓮船盈尺。乃悟狐言之有因也。 擇吉迎女歸,入門, 則胸背皆駝, 計二 兩 項

異 良可深信。 本身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因果者,必不以我言為 史氏曰:「隨人現化, 餘每謂:非祖宗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 或狐女之自為解嘲;然其言福

河漢也。」

四十四四

猶未遽絕之。無何,廣瘡潰臭,沾染床席,逐而出。丐於市. 生竊從遁去。居娼家半年,床頭金盡,大為姊妹行齒冷,然 羅子浮,邠人,父母俱早世,八九歲依叔大業。業為國子左 作狹邪游,會有金陵娼僑寓郡中,生悅而惑之。娼返金陵, 富有金繒而無子,愛子浮若己出。十四歲為匪人誘去

生以實告。女曰:「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頗不 邠界。又念敗絮膿穢,無顏入里門,尚趑趄近邑間。 市人見輒遙避。自恐死異域,乞食西行,日三四十里, [就暮,欲趨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問:「何適?] 漸至

五百零三

之。 與對榻寢。 衣, 便生妄想!」生云:「聊以報德。」遂同臥處, 具餐, 詰旦將興, 解懸鶉, 畏虎狼。」生喜從去。 如真者。 **石梁駕之。又數武,** 生臥視之。 數日瘡痂盡脫, 女取山葉呼作餅,食之果餅;又剪作雞、魚烹之, 室隅一 「請即眠,當為郎作褲。」 浴於溪流, 心疑蕉葉不可著,取而審視, 生浴後, 一罌貯佳醞 制無幾時, 有石室二, 光明徹照, 就女求宿。女曰:「輕薄兒!甫能安身」 覺瘡瘍無苦, 曰:「濯之, 入深山中, 折迭床頭, 輒復取飲,少減, 乃取大葉類芭蕉,剪綴作 瘡當愈。」又開幛拂褥促 既醒摸之, 洞府, 曰:「曉取著之。」乃 則綠錦滑絕。少間 無須燈燭。 入則門横溪水 大相歡愛。 則以溪水灌益 則痂厚結矣。 命生

笑謔, 是漸顏息慮, 褲 捻翹鳳。 以款飲。 娘子瓦窖哉!那弗將來?」曰:「方嗚之, 吹送也!小哥子抱得未?」曰: 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風緊, 竊幸二女之弗見也。少頃酬酢間,又以指搔纖掌。花城坦然 無溫 日有少婦笑入曰:「翩翩小鬼頭快活死! 四,綽有餘妍, 殊不覺 自顧所服悉成秋葉, 花城他顧而笑,若不知者。生方恍然神奪, 又顧生曰:「小郎君焚好香也。」生視之,年二十有 知。 不敢妄想。 心好之。 突突怔忡間, 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 剝果誤落案下,俯地假拾果,陰 :「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 幾駭絕。 危坐移時, 漸變如故。 , 衣已化葉, 睡卻矣。」於是坐 薛姑子好夢幾時 移時始復變。 頓覺袍

恐啼腸斷矣。」女亦起曰:「貪引他家男兒,不憶得小江城 幸 絕矣。花城既去, 好 兒, **「弗是醋葫蘆娘子,** 便值得寒凍殺!」 懼貽誚責, 女卒晤對如平時。 相與鼓掌。 跳跡入雲霄去。」女亦 花城離席曰:「小婢醒, 居無何, 哂曰:「薄

綿。 持襆掇拾洞口白雲為絮復衣,著之溫暖如襦,[ 老風寒, 霜零木脱,女乃收落葉, 蓄旨御冬。 顧生 且輕松常如新 

漸 與同歸。女曰:「妾不能從。 逾 臘故大高, 長, 年生一子, 遂與花城訂為姻好。 幸復強健, 極惠美, 五百零六 無勞懸耿。 在洞中弄兒為樂。然每念故里, 生每以叔老為念。女曰:「阿叔 然, 君自去。」因循二三年, 待保兒婚後,去住由君。

兒福相, 女在洞中, 放教入塵寰 輒取葉寫書, 無憂至臺閣。」未幾兒年十四, 教兒讀 兒過目即了。女曰: 花城

褲。 親詣送女,女華妝至,容光照人。夫妻大悅。 翩扣釵而歌曰:「我有佳兒,不羨貴官。我有佳婦,不羨綺 今夕聚首,皆當喜歡。為君行酒,勸君加餐。」既而花城 與兒夫婦對室居。 新婦孝, 依依膝下,宛如所生。生 舉家宴集。

言歸, 我不誤兒生平。」新婦思別其母, 令三人跨之以歸。 各滿眶。 女曰:「子有俗骨,終非仙品。兒亦富貴中人可攜去, 兩母慰之曰:「暫去, 可復來。」翩翩乃剪葉為驢 花城已至。 兒女戀戀,

思翩翩, 入 門, 業已歸老林下, 意侄已死, 各視所衣悉蕉葉, 破之, 絮蒸蒸騰去, 乃並易之。後生 偕兒往探之, 則黃葉滿徑, 忽攜佳孫美婦歸, 洞口路迷,零涕而返。 喜如獲寶。

然幃幄誹謔, 無『人民城郭』之異, 狎寢生雛 而雲迷洞口, 亦復何殊於人世?山中十五載, 雖 無跡可尋,睹其景況

異史氏曰:「翩翩、

花城,殆仙者耶?餐葉衣云何其怪也!

四十五、

黑默

真劉、

阮返棹時矣。」

虎銜物來,以爪穴地, 聞李太公敬一言:「某公在沈陽, 瘞之而去。 宴集山顛, 使人探所瘞得死鹿, 俯瞰山下, 取

獸怒其誑, 客。 而掩其穴。 既至穴, 以爪擊虎額, 少間虎導一 淵 眈眈蹲 黑獸至, 虎立斃, 伺 Õ 虎探穴失鹿 毛長數寸, 獸亦徑去。 戰伏不敢少動。 虎前 驅

ó

頸受死. 伏, 始哄散。 聽狨至, 最畏狱, 異史氏曰: 之;而民之戢耳聽食 悚若木雞 遙見之則百十成群, 懼 余嘗謂貪吏似狨, 以爪遍揣其肥瘠, 之如此其甚哉?凡物各有所制 「獸不知何名。 惟恐墮落。 莫敢喘息, 然問其形, 肥者則以片石志顛頂。 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 狨揣志已, 羅而跪 蚩蚩之情亦猶是也。 無敢遁者。 殊不大於虎, 乃次第按石取食, 理不可解 凝睛定息 獮戴石 加 可哀 裂 如 何 獮

## Y 名

、余德

武 卻 又蘊藉 遇諸其門, 圖南有別第 可愛。異之, 年最少, 嘗為一 歸語妻, ∭ 一秀才稅居, 容儀裘馬, 妻遣婢托遺問以窺其室。 翮 年來亦未嘗 翻甚都 趨與語 過 問。

有麗

姝,

美艷逾於仙人。

一切花石服玩,

俱非耳目所經。

測其何人,

計

門投謁,

適值他出

翼

和來拜答,

展其

刺

五百一十

「欲相還往,

僕不敢自絕。

應知非寇竊通逃者,

何須必

始知餘姓德名。

語次細審官閥

言殊隱約,

固詰

馬挑燈 知 來歷。」尹謝之。命酒款宴,言笑甚歡。 迎導以去。 向暮, 有昆侖捉

葉疏花密,含苞未吐, 金狻猊爇異香, 明日折簡報主人。尹至其家,見屋壁俱用明光紙裱, 水晶瓶浸粉花一樹, 碧玉瓶插鳳尾孔雀羽各二, 各長二尺餘. 不知何名, 亦高二尺許, 垂枝覆幾外, 花狀似濕蝶斂翼,蒂即如須。筵間不 潔如鏡,

斃矣。」亦引二觥。三鼓既終, 瓶 過 須頓落, 八八簋, 中花顫顫欲折, 亦揚去。頃之鼓又作, 豐美異常。 即為一蝶飛落尹衣。余笑起 俄而蝶翅漸張, 即命童子擊鼓催花為令。 兩蝶飛集餘冠。余笑云:「作法 花亂墮, 既而鼓歇, 飛一 翮翮而下, 巨觥, 淵然一聲, 鼓聲既動, ,酒方引滿

五百一十

鼓童笑來指數:尹得九籌 強引三爵 離席亡去。 由是益奇之。 餘得四籌。尹已薄醉,

去後, 聞其異者爭交歡餘, 然其為人寡交與, 攜歸貯水養朱魚,經年水清如初貯,後為傭保移石誤碎之, 零帛斷綿, 尹入其家, 空庭灑掃無纖塵, 指印宛然。 每闔門居,不與國人通吊慶。 門外冠蓋相望。 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 。餘頗不耐, 燭淚堆擲青階下, 窗間 可受石許。 忽辭主人去。 尹逢人輒宣

臘月忽解為水,陰濕滿地,

魚亦渺然,

其舊缸殘

洩,

出其手則復合,冬月不冰。一

水蓄並不傾瀉。視之缸宛在,捫之虛軟。手入其中,-

尹畏人知

常置密室,

非子婿不以示也。久之漸播,

一夜忽結為晶,

魚游如故。

水隨手

予一片, 殷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 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洩之異。道士曰:「此缸之魂也。」 歡謝而去。 曰:「以屑合藥,可得永壽。

蓄

石猶存。

忽有道士踵門求之,尹出以示,道士曰:「此龍宮

二、楊千總

偶見一 畢 奴無禮,合小怖之。」乃遙呼曰:「遺屙者,奉贈 民部公即家起備兵洮岷時, 有千總楊花麟來迎。 一人遺便路側。 楊關弓欲射之,公急呵止。 楊曰:「此 冠蓋在途. 股會稽藤

簪綰髻子。」即飛矢去,正中其髻,其人急奔,便液污地。

五百一十三

康熙二 一枚,大如碗。 一十六年六月, 邑西村民圃中, 黄瓜上復生蔓, 結西瓜

四、三、

瓜異

白下程生性磊落, 沉沉,若有物墮,視之,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從衣後出. 不為畛畦。 一日自外歸, 緩其束帶,覺帶

匹、

青梅

親友共誚姍之。程志奪,聘湖東王氏。狐聞之大怒,就女乳 掠發微笑,麗甚。 女,小字青梅。 1:「倘得佳人, 每謂程:「勿娶,我且為君生子。」程遂不娶: 鬼且不懼,而況於狐!」遂與狎。二年生一 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

五百一十四

之 青梅寄食於堂叔。 青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 代人作乳媼乎!」出門徑去。 方候銓於家, 委於程曰:「此汝家賠錢貨,生之殺之俱由爾 聞其慧, 叔蕩無行,欲鬻以自肥。 購以重金, 使從女阿喜服役。 既而程病卒, 。適有王 一進士者 再醮去。 我何故 喜年十

四, 容華絕代,見梅忻悅, 與同寢處。梅亦善候伺,

聽, 以眉語, 由是一家俱憐愛之。 能以目

與生母絮語,見案上具豚蹄焉。時翁臥病,生入,抱父而私 邑有張生字介受,家屢貧, 便液污衣, 行不茍,又篤於學。青梅偶至其家, 翁覺之而自恨。 無恆產, 生掩其跡, 見生據石啖糠粥,入室 稅居王第。 急出自濯,恐翁知。 性純孝,

五百一十五

否也, 妾故窺其意以為言。冰人往,我兩人袒焉,計合允遂。縱其 張媼,媼大驚, 天下笑。梅曰:「妾自謂能相天下士,必無謬誤。」明日往告 夫人聞之而笑以告王,王亦大笑。喚女至,述侯氏意**。**女未 夫人必召商之,但應之曰『諾』也, 子不欲得良匹則已**,** 此大異之。 梅曰:「不然, 如能啜糠覈也, 於公子何辱乎?」媼曰:「諾。」乃托侯氏賣花者往。 青梅亟贊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汝百年 謂其言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賢之也, 歸述所見, 是在娘子。如以為可,妾潛告使求伐焉。 欲得良匹, 即為汝允之。」女俯首久之,顧壁而答 謂女曰:「吾家客非常人也。 張生其人也。」女恐父厭其 則諧矣。」女恐終貧為

五百一十六

詞涉吞吐。 生正色卻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 青梅見不諧,欲自謀。過數日,夜詣生,生方讀,驚問所來, 媒亦遂奔。 進!欲攜筐作乞人婦,寧不羞死!」女漲紅氣結,含涕引去, 適張氏耶?」女不答;再問,再不答。怒曰:「賤骨子不長 初,王之商女也,將以博笑,及聞女言,心不樂曰:「汝欲 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錐者豈少哉?是在父母。」 曰:「貧富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無窮期矣。

以君賢,故願自托。」生曰:「卿愛我,謂我賢也。昏夜之

行,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夫始亂之而終成之,

子猶曰不可,況不能成,役此何以自處?」梅曰:「萬一能

五百一十七

生諾。 李之嫌可畏也!」 梅臨去,又囑曰:「倘君有意,乞共圖之。」 而卿之身直必重,我貧不能措,則尤不可如何。 不可如何;即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不可如何;即樂之, 何者三,故不敢輕諾耳。」曰:「若何?」曰:「不能自主, 肯賜援拾否?」生曰:「得人如卿又何求?但有不可如 卿速退, 瓜

已。」既而曰:「子將若何?」曰:「嫁之。」女笑曰:「癡婢孝也;不輕然諾,信也;有此三德,天必祐之,其無患貧也

泣白無他,因以實告。女嘆曰:「不茍合,禮也;必告父母,

梅歸,女詰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將施撲責。梅

能自主乎?」曰:「不濟,則以死繼之。」女曰:「我必如所

蓄數金, 也。」梅聞之泣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無已,我私 果欲慈悲耶?果爾,尚有微情,並祈垂憐焉。」女問之,答 方乞貸,共得如乾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間告 猶不嫁也。」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為力矣。我曰嫁且 母曰:「青梅年已長,今將蒞任,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 不得當,而日必無取直焉,是大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 曰:「張生不能致聘,婢又無力可以自贖,必取盈焉,嫁我 梅稽首而拜之。又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 恐導女不義, ,當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 有傭保婦白張氏意,王笑曰:「是只合偶婢子, 每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 張母大喜, 恝

此 待我久,賣為妾,良不忍。」王乃傳語張氏,仍以原金署券, 以青梅嬪於生。 何妄也!然鬻媵高門,價當倍於曩昔。」女急進曰:「青梅

為苦。 人門孝翁姑,曲折承順,尤過於生, 。由是家中無不愛重青梅。梅又以刺繡作業,售且速, 而操作更勤, **饜糠秕不** 

誤讀, 之?然以為不如婢子, 賈人候門以購, 「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賜, 經紀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 惟恐弗得。 是促婢子壽。」遂泣相別。 得資稍可御窮。 往別阿喜。喜見之,泣 且勸勿以內顧 ,而敢忘

王如晉半載, 漸貧不能自給,從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染疾卒。 夫人卒, 停柩寺中。又二年, 王坐行賕免, 五百二十

有兩 惟 媼即導李來, 厚葬,必當不惜。」 女大哭曰:「我搢紳裔而為人妾耶!」 媼無 者又嫌子為陵夷嗣。奈何!尚有一策, 月復來, 女泣告曰: 言遂去, 日:「若何?」 媼從女, 「能為我雙葬親者,從之。\_ 日僅 曰:「我為娘子極力, 己將轉溝壑, 「困頓如此, 未幾媼亦卒, 微窺女,大悅。 曰:「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 一餐,延息待賈, 每欲自盡 誰收親骨者?故思不如依汝言也。 女伶仃益苦。 事難合也:貧者不能為葬, 一媼憐之, 即出金營葬, 居半年益不可支。 猶戀戀而茍活者, 但恐不能從也。」 贈以斗米而去。 有鄰媼勸之嫁 倘見姿容, 雙槥具舉。 一日媼至, 徒以 即遣

乃載女去,入參塚室。塚室故悍妒,李初未敢言妾,但托買 及見女, 暴怒, 杖逐而出 ,不聽入門

中陶器脱粟粗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時至,子自去。\_ 庵中拜求祝發, 女披發零涕, 進退無所。 尼不可, 有老尼過, 曰:「我視娘子非久臥風塵者, 邀與同居,喜從之。

無何, 泣欲自盡。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始稍斂跡。 市中無賴窺女美,每打門游語為戲,尼不能止。 後有 女號

遲遲當有以報命。」既去,女欲乳藥死。 五百二十二 夜夢父來,疾

笞責,始漸安。

又以厚賂啖尼。

夜穴寺壁者,

尼驚呼始去。因復告吏部,捉得首惡者,

送

又年餘有貴公子過,見女驚絕,強尼通殷勤,

尼婉語之曰:「渠簪纓胄,不甘媵御。公子

避風雨。」導入殿中, 命。尼唯唯敬應,謝令去。女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女慮 笑語承迎,但請緩以三日。奴述主言,事若無成,俾尼自復 面濁氣盡消,橫逆不足憂也。福且至,勿忘老身。」語未既聞 次日方晡, 扣戶聲。女失色,意必貴家奴。尼啟扉果然。驟問所謀,尼 夙願尚可復酬。」女異之。天明盥已,尼望之而驚曰:「睹子 三日復來,無詞可應。尼曰:「有老身在,斬殺自當之。」 不知所為。 曰:「我不從汝志,致汝至此,悔之已晚。但緩須臾勿死, 僕從煊赫,冠蓋甚都。驚問之,云:「是司李內眷, 尼冒雨啟關,見有肩輿停駐,女奴數輩捧一麗 暴雨翻盆,忽聞數人撾戶大嘩。女意變作, 移榻肅坐。家人婦群奔禪房,各尋休

後,他,室 **贊勸。女慮同居其名不順,梅曰:「昔日自有定分,** 母子皆喜。 忘大德!試思張郎,豈負義者?」強妝之, 兩人完聚耳。徜非阻雨,何以有此邂逅?此中具有鬼神,非 合巹,女曰:「庵中但有一絲生路,亦不肯從夫人至此**。** 日相看, 有, 人力也。」乃取珠冠錦衣,催女易妝。女俯首徘徊, 連捷授司李。生先奉母之任,後移諸眷口。女嘆曰:「今 入室見女,艷之,走告夫人。 蓋青梅也。各失聲哭,因道行蹤, 尼引入, 何啻霄壤!」梅笑曰:「幸娘子挫折無偶,天正欲我 女拜曰:「今無顏見母。」母笑慰之。 睹女艷絕, 凝眸不瞬,女亦顧盼良久。 無何雨息,夫人 蓋張翁病故, 別尼而去。抵任, 起, 因謀涓吉 尼從中 生起復

五百二十四

梅率婢媼強衣之,挽扶而出,見生朝服而拜,遂不覺盈盈 念舊好, 以夫人。梅終執婢妾禮罔敢懈。 曰:「勿留我, 自拜也。 曰:「今夜得報恩,可好為之**。**」返身欲去。女捉其裾,梅笑 **业**版來, 梅事女謹,莫敢當夕,而女終漸沮不自安。於是母命相 梅曳入洞房,曰:「虚此位以待君久矣。」又顧 女左右不知所可。 得受一廬,可容蒲團足矣。」梅笑而不言。及期: 此不能相代也。」解指脫去。 俄聞樂鼓大作, 女亦無以自主。 三年張行取入都, 過庵,

五百金為尼壽,尼不受,強之,

乃受二百金, 起大士祠,

王夫人碑。後張仕至侍郎。程夫人舉二子一女,王夫人四子

張上書陳情,

俱封夫人。

五百二十五

智出婢子下哉! 志 經營,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夫人能識英雄於塵埃,誓嫁之 留以贈褲褲, 異史氏曰:「天生佳麗, 期以必死,曾儼然而冠裳也者, 此造物所必爭也。 固將以報名賢, 而離離奇奇,致作合者無限 顧棄德行而求膏粱, 而世俗之王公, 何

四、五、羅刹海市

不可煮,寒不可衣,

歲入郡庠,

即知名。父衰老罷賈而歸,

吾兒可仍繼父賈。」馬由是稍稍權子母。

子弟,

以錦帕纏頭,

美如好女,

因復有「俊人」之號。十

謂生曰:「數卷書,

馬驥字龍媒,

賈人子,

美豐姿,

少

倜儻,

喜歌舞。

輒從梨

袁

馬至, 終不敢前;其來者, 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 啜其餘。 其何貧, 稍稍近就之。 駭己也, 村人喜, 馬問其相駭之故,答曰:「嘗聞祖父言:西去二萬六千 以為妖, 遂反以此欺國人。 或 久之入山村, 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 為颶風引去, 遍告鄰里, 馬笑與語, 其人民形象率詭異。 群嘩而走。 口鼻位置, 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 客非能搏噬者。 然奇醜者望望即去, 但遙望之。久之覺馬非噬人者,始 其言雖異,亦半可解。馬遂自陳所 數畫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 遇飲食者則奔而往, 馬初見其狀,大懼 尚皆與中國同, 共羅漿酒 但耳食之,今始信。」 而在形貌。 然襤褸如丐。 追知 國中之 人驚遁, 其美之極 則

刹國。 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為不祥,往往置棄之,其 不忍遽棄者, 為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邀貴人寵 都城在北去三十里。」馬請導往一觀。於是雞鳴而興 皆為宗嗣耳。」 問:「此名何國?」曰:「大羅 故得鼎烹以

天明,始達都。 瓦。覆以紅石,拾其殘塊磨甲上,無異丹砂。時值朝退, 都以黑石為墻, 色如墨, 樓閣近百尺。 朝然

中

引與俱去。

三孔, 街衢人望見之,噪奔跌蹶, 指其官職, 有冠蓋出,村人指曰:「此相國也。」 視之,雙耳皆背生,鼻 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 率猙獰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殺。無何, 五百二十八 如逢怪物。 村人百口解說,

市人

竊竊 然臣臥林下,十餘年不踐朝階,早旦為君一行。」乃具飲饌, 突出,須卷如蝟。 造 修主客禮。 今一百二十餘歲,又得見上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於天子。 執戟郎, 郎門。 (見聞: 以自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扮唱不知何詞 敢遙立。 顧而樂之。 自門隙中窺語, 郎果喜,揖為上客。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 遂令村人要馬。每至一家, ,曾為先王出使異國,所閱人多,或不以子為懼 既歸 酒數行, 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 曰:「僕少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至中華。 國中咸知有異· 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 日,無敢延見者。 閽 於是搢紳大夫, 人輒闔戶,丈夫女子 腔拍恢詭。 貌類夜叉 - 0 L

五百二十九

擬其聲 嘯 |趨朝 從未曾聞。 遂擊桌為度一 薦諸國王。王忻然下詔,有二三大夫言其怪狀. 主人喜曰:「異哉 如鳳鳴龍

易面 恐驚聖體, 令馬繪面以待**。**客至,呼馬出見客**。** 飲而醉, 以張飛見宰相 月圖榮顯?」主人強之,馬乃諾。 把劍起舞, 厚祿不難致。」 以煤塗面作張飛。主人以為美, 郎出告馬, 深為扼腕。居久之, 客訝曰:「異哉!何前 主人設筵,邀當路者, 「游戲猶可, 何能

馬委曲上陳,大蒙嘉嘆,

賜宴離宮。

酒酣,

明日交章薦馬,王喜,

召以旌節。

媸而今妍也!'」遂與共飲,甚歡。 馬婆娑歌「弋陽曲」

國治安之道,

無不傾倒。

宴, 許;又告休沐,乃給三月假。 效白錦纏頭, 不甚與款洽。馬至是孤立,怡然不自安。遂上疏乞休致,不 恩寵殊異。久而官僚知其面目之假, 「聞卿善雅樂, 作靡靡之音。王大悅, 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馬即起舞 即日拜下大夫。時與私 所至, 輒見人耳語

於是乘傳載金寶,復歸村。 所與交好者, 歡聲雷動。村人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 村人膝行以迎。馬以金資分給舊

明

戲。 帛付我輩代購異珍。今其期不遠矣。」問所自知, 四海鮫人,集貨珠寶。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 <u></u>赴海市, 雲霞障天,波濤間作**。** ,當求珍玩以報」,問: 五百三十 貴人自重, 「海市何地?」曰:「海中市, 不敢犯險阻 曰:「每見 ,皆以金

生騎 過, 舟, 激水如箭。 接雲漢。 寄資者, 使自貴。 人世所無。 少年乘駿馬來, 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 具展邦族。世子喜曰:「既蒙辱臨,緣分不淺!」於是授 請與連轡。 曰:「此非異域人。」 遂與裝資入船。 維舟而入,見市上所陳, 「我顧滄海客, 乃出西城, 市人 遙見水雲幌漾之中, 五百三十二 八盡奔避, 船容數十人, 方至島岸, 即有前馬者來詰鄉籍。 視墻上磚皆長與人等, 何畏風濤?」未幾, 云是 奇珍異寶 平底高欄。 「東洋三世子。」 所騎嘶躍入水。 樓閣層疊, 果有踵 生揖道 敵樓高 貿遷之 人搖櫓, 一世子

朱鳥往來,

七日即市。」馬問行期,

欲同游矚

村

碧色, 生起, 筝, 常與女嘯詠其下。 殿而出。 導生入副宮. 於四海。宮中有玉樹一株, 明珠如斗大, 有心淡黃色, 皆專員來賀, 車中奏玉。三日間,遍歷諸海。 拾視之, 趨出朝謝。 尾長於身, 武士數十騎, 稍細於臂, 葉類碧玉, 厚 如赤瑙雕 女濃妝坐伺。 衾褥皆香軟。 聲等哀玉, 花開滿樹, 爭折簡招駙馬飲。 拜為駙馬都尉。以其賦馳傳諸海。 鏤, 背雕 光 珊瑚之床飾以八寶, 圍可合抱,本瑩澈如白琉璃, 弧,荷白棓, 天方曙, 惻人肺腑。 明可愛。 狀類蒼葡。 生衣繡裳,坐青虯 雛女妖鬟,奔入滿側。 時有異鳥來鳴, 是「龍媒」之名, 一錢許, 生聞之, 晃耀填擁。 每一瓣落, 細碎有濃陰。 帳外 輒念故土。 流蘇綴 諸海 鏘 然 彈 噪 中 回

此盟, 亦嘆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明日,生自外歸。龍王 年猶旦暮耳, 矣。」生大悲,女曰:「歸養雙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 復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 旅孤臣, 能從我歸乎?」女曰:「仙塵路隔,不能相依。 因謂女曰:「亡出三年, 兩地同心, 水之愛, 曰:「聞都尉有故土之思,詰旦趣裝,可乎?」生謝曰:「逆 婚姻不吉。倘慮中饋乏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 過蒙優寵,銜報之思, 奪膝下之歡。容徐謀之。」生聞之, 即伉儷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老乎?若渝 何用作兒女哀泣?此後妾為君貞,君為妾義 恩慈間阻,每一念及, 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 結於肺腑。容暫歸省, 涕不自禁。女 妾亦不忍以魚 涕膺汗背。 當圖

五百三十五

出宫, 還君體胤。」女以魚革為囊, 自浮海去, 男耶可名福海。」女乞一物為信,生在羅刹國所得赤玉蓮花 數世吃著不盡也。」天微明,王設祖帳, 自奉衣裳,似有佳朕,煩君命名。」生曰:「其女耶可名龍宮」 回車便去,少頃便遠,海水復合,不可復見。生乃歸。 對, ,出以授女。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南島, ,女乘白羊車。送諸海涘。生上岸下馬,女致聲珍重, 家人無不謂其已死;及至家人皆詫異。幸翁媼無 實以珠寶, 饋遺甚豐。生拜別 授生曰:「珍藏之,

見兩兒坐在水面,

欲為生再婚,生不可,納婢焉。謹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

拍流嬉笑,不動亦不沉。近引之,兒啞然

獨妻已去帷。乃悟龍女「守義」之言,蓋已先知也。父

恙,

為笑。 茫藍蔚. 膝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聞君克踐舊盟 棗抓梨, 此生不二,之死靡他。 女,猶悵銀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興思及此, 紅塵永隔;盈盈一水, 細審之, 別後兩月,竟得孿生。今已啁啾懷抱, 背有錦囊, 君似征人,妾作蕩婦, 不母可活。 有恨如何也!顧念奔月姮娥,且虛桂府;投梭織 一男一女, 拆視, 敬以還君。所貽赤玉蓮花,飾冠作信。 **奩中珍物,不蓄蘭膏;鏡裏新妝,** 青鳥難通,結想為夢,引領成勞。茫 大啼, 貌皆俊秀。 得書云: 似嗔生之不援己者。 即置而不御, 「翁姑俱無恙。忽忽三年 額上花冠綴玉, 頗解言笑;覓 意願斯慰。 輒復破涕 則赤蓮

返棹, 『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還之路。 缺然。 伏惟珍重,不盡欲言。」生反覆省書攬涕。兩兒抱頸曰:「歸 生視海水茫茫, 」生益慟撫之, 歲後阿姑窀穸,當往臨穴, 獨計翁姑已得抱孫 悵然遂歸。 極天無際, 曰:「兒知家在何許?」兒啼, 曾未 霧鬟人渺, 覿新婦, 一盡婦職。 揆之情理 煙波路窮。 過此以往, 嘔啞言 抱兒

福海稍長,

輒思其母,

忽自投入海,

數日始還。

龍宮以女子

雷

軍轉,

繼以急雨, 轉瞬已失所在。

松柏新植多枯

至是皆活。

忽而風激

果亡。

靈輿至殯宮,

,有女子縗絰臨穴。眾驚顧,

知母壽不永,

周身物悉為預具,

墓中植松檟百餘。

逾歲

俄頃, 成家, 百粒, 異 不得往, 史氏曰:「花面逢迎, 哭泣何為? 迅雷破屋, 八寶嵌金合 時掩戶泣。 女已無矣。 一雙,為嫁資。 乃賜八尺珊瑚 一日晝暝, 世情如鬼。嗜痂之癖, 龍女急入,止之曰:「兒 生聞之突入, 株 龍腦香一 舉世一 執手啜泣。 轍。「小 明珠

顯榮富貴,

當於蜃樓海市中求之耳!

五百三十九

慚

**小好** 

者蓋幾希矣!彼陵陽癡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

大慚大好』。 若公然帶須眉以游都市,

其不駭而走

武 曰:「子交游遍海內,皆濫交耳**。**惟一人可共患難, 承休,遼陽人,喜交游,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之 何反不

田七郎

識?」問:「何人?」曰:「田七郎非與?」醒而異之。 見所游, 輒問七郎。客或識為東村業獵者,武敬謁諸家, 詰

朝

中不快, 皂犢鼻,多白補綴,拱手於額而問所自。武展姓氏, 馬箠撾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貙目蜂腰,著膩帢, 借 廬 憩 息。 問七郎,答曰:「我即是也。」遂延客 且托途

五百四十

大悅之。遽貽金作生計,七郎不受;固予之,七郎受以

見破屋數椽,木岐支壁。入一小室,虎皮狼蛻,

懸布檻

更無机榻可坐,七郎就地設皋比焉。武與語,

武登其堂, 聞之,深嘆母賢,然益傾慕七郎。 報 受 郎持金白母, 二月, 日武邀酬之, 人以義。 人知者分人憂, 乃受之。 不解其意。適從人於室後聞母言, 俄頃將還, 無所獵獲。 「老身止此兒,不欲令事貴客!」武慚而退。 坐而索飲。七郎自行酒, 無故而得重賂,不祥, 歸視所蓄,計不足償, 母曰:「我適睹公子有晦紋,必罹奇禍。 乃至。款洽甚歡。 會妻病, 固辭不受。 受人恩者急人難。富人報人以財,貧人 守視湯藥, 武強之再 贈以金, 恐將取死報於子矣。」武 翼日設筵招之, 辭不至。 思再獵而後獻之。入 陳鹿脯,殊盡情禮。 不遑操業。浹旬妻淹 因以告武。 即不受。武托購虎 母龍鐘而至, 歸途展 聞之:

潛易之, 往。七郎不可, 脫, 亟 渥 忽以 郎辭之堅, 因先索舊藏, 妄交。武 凡數夜, 懊喪益甚。 武知之, 既葬, 切望七郎姑一臨存, 「此亦復佳。僕所欲得,原不以毛。」遂軸鞟出, 忽得一 不得已而受。 為營齋葬, 周旋七郎, 負弩山林, 武鍵庭戶使不得出。 以速其來。 一虎,全而饋之。 乃自歸。. 殊異諸客。 所受金稍稍耗去。 益思所以報武 既去, 七郎終以不足報武為念, 馳行其庭,極意慰解之。又視敗革, 七郎檢視故革, 七郎終以負債為憾, 其子奉媼命 為易新服卻不受, 賓客見七郎樸陋, 武喜,治具, 武 武探得其故, 親臨唁 則蠹蝕殃敗, 返新衣, 請三日 不肯至。 裹糧入山 承 竊謂公子 留 兼邀 禮儀 其寐而 輒 毛 勸

同

武

領之。 更向盡, 遽至此?」七郎曰:「無則更佳。」 當去殺人不遠矣。公子宜親君子,遠小人,或萬一 迄佩三世矣。決首至千計,尚如新發於硎。 問:「床下臥者何人?」武答:「皆廝僕。」七郎曰:「此中必 從煩多, 自騰出匣數寸, 有惡人。」武問故,七郎曰:「此刀購諸異國, 日留公子家。 七郎曰:「我別無恐怖, 七郎終不樂, 夜舍履滿。 諸僕皆睡去, 饋遺輒受,不復辭,亦不言報。 錚錚作響, 光閃爍如電。武驚起, 七郎亦起, 武偕七郎臥斗室中, 輾轉床席。 兩人猶刺刺語。七郎背劍掛壁間, 徒以有老母在。」 武曰:「何 武曰:「災祥數耳, 三僕即床下臥。 見惡人則鳴躍, 殺人未嘗濡縷, 會武初度, 可免。」武 何憂之 忽

婦欲遁,: 始釋手逃去。武歸聞之,怒覓林兒,竟已不知所之。過二三 令去。武長子紳,娶王氏。 : 裂眼爭, 花方燦, 年十二三,武所常役者;一李應,最拗拙, 以同袍義, 日:「君言驗矣。」因與告訴。 七郎顏色慘變, 床下三人:一為林兒, 始知其投身某御史家。某官都中,家務皆委決於弟。武 新婦意翁出, 齋庭當寂, 自詣摘菊。林兒突出勾戲, 武恆怒之。當夜默念, 林兒強挾入室。 致書索林兒,某弟竟置不發。武益恚,質詞邑宰。 而隸不捕, ,官亦不問。武方憤怒, 婦啼拒,色變聲嘶。紳奔入,林兒 是老彌子, 一日武出,留林兒居守。齋中菊 疑此人。 能得主人歡;一僮僕 詰旦喚至, 善言絕 每因細事與公子 終無一語, 適七郎至。

勸 舍慰勸令歸。 婦與私。 宰釋林兒,付紀綱以去。林兒意益肆,倡言叢眾中, 武掠楚之, 丢。 不如治以官法。武從之,縶赴公庭。 武囑乾僕邏察林兒。 武無奈之,忿塞欲死。馳登御史門,俯仰叫罵,里 林兒語侵武。 武叔恆, 故長者, 林兒夜歸,為邏者所獲, 而御史家刺書郵至, 恐侄暴怒致禍 執 見 武 。 誕主

逾夜, 意稍得伸。 忽有家人白:「林兒被人臠割, 俄聞御史家訟其叔侄,遂偕叔赴質。宰不聽辨。 抛尸曠野間。」 武驚喜,

武抗聲曰:「殺人莫須有!至辱詈搢紳,

則生實為

之,

無與叔事。」宰置不聞。

欲笞恆。

隸皆紳家走狗,

恆又老耄,

簽數未半,

奄然已死。宰見武叔

武裂皆欲上,群役禁捽之。操

杖

耗。 憤 胡得不謀?於是遣人探索其家,至則扃鐍寂然, 待伊不薄, 一斃,亦不復究。武號且罵, 無所為計。 何遽如行路 因思欲得七郎謀, 人?亦疑殺林兒必七郎。 宰亦若弗聞者。 而七郎終不一 遂舁叔歸 鄰人並不知 問。 轉念果爾 竊自念

前, 削,釋擔抽利刃直奔之。某惶急以手格刃,刃落斷腕,一日,某弟方在內廨,與宰關說,值晨進薪水,忽一樵· 始決其首。 宰大驚, 竄 去。樵人猶張皇四顧。諸役吏急闔 忽一樵人至

停蓋審視,尸忽突然躍起,竟決宰首,已而復踣。郎也。宰驚定,始出驗,見七郎殭臥血泊中,手燁署門,操杖疾呼。樵人乃自剄死。紛紛集認,識者

手猶握

刃。

衙官捕

識者知為田

操杖疾呼。樵人乃自剄死。

使七郎, 以功至同知將軍。 犬環守之。 武破產夤緣當路,始得免。七郎尸棄原野月餘, 武厚葬之。其子流寓於登, 歸遼,武已八十餘, 乃指示其父墓焉。 變姓為佟。起行伍,

母子,則亡去已數日矣。武聞七郎死,

馳哭盡哀。咸謂其主

千載無遺恨矣。茍有其人,可以補天網之漏。世道茫茫, 七郎者, 憤未盡雪, 死猶伸之, 抑何其神? 使荊卿能爾,

七郎少也。

悲夫!

五百四十八

異

史氏曰:「一錢不輕受,

正

飯不敢忘者也。

賢哉母乎!

恨

則

握。 壬戌間, 臨蓐, ,邑邢村李氏婦, 晝夜不能產。 視之, 死, 有遺腹, 見龍首, 忽脹如甕,忽束 見輒縮去。

如

產龍

人懼, 惟數鱗大如盞。 有王媼者焚香禹步, 保住 **。繼下一女,肉瑩徹如晶,** 且捺且咒。未幾胞墮,不復見龍

臟腑可數。

初架。 吳藩未叛時, 四返;已, 打虎將」。 住沿樓角而登, 將中一人名保住, 乃踴身躍下, 嘗諭將士:有獨力能擒一 五百四十九 頃刻至顛, 立脊檁上疾趨而行, 直立挺然。 健捷如猱。 虎者, 邸中建高樓, 優以廩祿,

梁木

號

姬寶藏: 處。 達 適 聲且急, 土使人馳告府中, (姬院, 儋 住 愛姬善琵琶 乃作貓子叫, 期 女子挑燈出, 以 翼 聞姬云: 見燈輝室中 非王手諭 趨 日。 Ó 內外戒備 所御琵琶, 「綠奴可急視, 姬愕呼「 住在側, 既而學鸚鵡鳴, 身甫離門, 而門扃錮 寇至」 以暖玉為牙柱 然後遣之。 曰:「不奉王命 夕宴集, , 住已塞入。 鸚鵡被撲殺矣!] 住隱身喑 \_, 不得入。 防者盡起。 疾 呼 住逾十數重垣, 「貓來」。 廊 請 抱之一室生 見姬守琵琶 下有鸚鵡宿架 觀 臣能 住抱琵 0 其異。 擺撲: 取之。」

五十

餘章,

住穿樹行杪,

如鳥移枝。

樹盡登屋,

屋盡登

樓

逐之不及,

攢矢如

雨

住躍登樹

墻

下故有

大槐

前 殿閣 門扃如故 不啻翅翎 雞犬無聲。 瞥然不知所在**。** 客方飲 住抱琵琶飛落窓

於七一 盡戮於演武場中, 一案, 連坐被誅者,棲霞、 碧血滿地, 萊陽兩縣最多。 **[骨撐天。上官慈悲,** 1俘數百

公孫九娘

甲寅間, 給棺木, 有萊陽生至稷下, 濟城工肆, 材木一 有親友二三人亦在誅數,

歸。 帛 僕人問其誰, 酹 奠 榛 墟, 合眸不對。 就稅舍於下院之僧。 造室來訪。 既而生歸, 見生不在, 空。以故伏刑東鬼,多葬南郊。 明日,入城營干, 則暮色朦朧 脫帽登床, 著履仰

五百五十

惠。」先是,生有女甥,早失恃,遺生鞠養,十五始歸其家。 異物猜薄之。」生乃坐,請所命。曰:「令女甥寡居無偶,僕 於七之難者。大駭卻走,朱曳之云:「僕與君文字之交, 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即起著冠, 向依阿誰?」曰:「與鄰媼同居。」生慮生人不能作鬼媒。 求?」朱曰:「其父為猶子啟櫬去,今不在此。」問:「女甥 俘至濟南, 欲得主中饋。屢通媒約,輒以無尊長命為辭。幸無惜齒牙餘 寡於情?我雖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忘。今有所瀆,願無以 道寒暄, **詣床下問之,瞠目曰:** 聽其音,似會相識。急呼燈至, 聞父被刑,驚而絕。生曰:「渠自有父,何我之 「我候汝主人, 絮絮逼問,我豈暴 則同邑朱生,亦 揖而坐, 何

北行里許,有大村落,約數十百家。至一 之?」曰:「第行。」勉從與去。 「如蒙金諾 ,還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辭 一第宅,朱以指彈: 問:「何

大隘, 即有媼出, 阿舅至。」媼旋反,頃復出, 勞公子門外少坐候。」生從之入。見半畝荒庭, 豁開兩扉, 問朱:「何為?」曰:「煩達娘子,云 ,邀生入,顧朱曰:「兩椽茅舍子 列小

矣。」女又嗚咽曰:「兒少受舅妗撫育,尚無寸報, 室二。甥女迎門啜泣,生亦泣,室中燈火熒然。女貌秀潔如 凝目含涕,遍問妗姑。生曰:「具各無恙, 殊為恨恨。 伶仃如秋燕。 舊年伯伯家大哥遷父去,置兒不一念,數 舅不以沉魂可棄,又蒙賜金帛,兒已 但荊人物故 不圖先葬

冷也。」 得 此意慊得。」言次, 秋月,羞暈朝霞,實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 女郎亦斂衽。 得之矣。」生以朱言告,女俯首無語。 否?」九娘笑奔出, 亦『窮波斯』,落落不稱意。 二五返,老身謂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草草,得舅為政,方 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無端敗壞 如此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學士,詩詞俱大高作。 轉身欲遁。女牽其裾曰:「勿須爾!是阿舅。」生揖之。 甥曰:「九娘, 曰:「婢子顛瘋作也!」遂去, 「舅斷弦未續, 一十七八女郎,從一青衣遽掩入,瞥見 旦晚與兒還往。」生睨之,笑彎 棲霞公孫氏。 若個小娘子, 阿爹故家子, 今 蝸廬人焉 頗能快意 教阿舅齒

後, 既而曰:「家有濁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賓,奈何!」生 撝謝而退。朱送至中餘,始別**。** 展謝。出金爵一、晉珠百枚,曰:「他無長物,聊代禽儀。\_ 西望。月銜半規,昏黃中猶認舊徑。見南面一第,朱坐門石 以糞壤致猜, 而生殊愛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無雙,舅倘不 起逆曰:「相待已久,寒舍即勞垂顧。」遂攜手入,殷殷 月明人靜,當遣人往相迓。」生至戶外,不見朱。翹首 「無傷, 僧僕集問,隱之曰:「言鬼者妄也,適友人飲耳。」後 彼與舅有夙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 兒當請諸其母。」生大悅,然慮人鬼難匹。女

五日,

朱果來,整履搖箑,意甚欣。方至戶,望塵即拜。

五百五十五

開, 伊家無男子, 荷, 音, 生欲展拜, 辭乃受, 於歸?」女曰:「三日矣。」朱乃出所贈珠, 但言老耄無他骨肉, 尚未致聘, 從與俱去。 二人登其堂。 君嘉禮既成, 謂生曰:「兒以舅意白公孫老夫人, 夫人云:「老朽龍鐘,不能為禮, 便可同郎往也。」朱乃導去。村將盡, 何遽成禮?」朱曰:「僕已代致之。」 直達臥所, 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嫗升階 慶在旦夕, 不欲九娘遠嫁, 則女甥華妝迎笑。 便煩枉步。」 生曰: 期今夜舅往贅諸其家。 為甥助妝。女三 夫人作大歡喜。 生 問 : 當即脫邊幅 「以無回 「 何 時 一第門 深感

指畫青衣,

進酒高會。朱乃喚家人,

另出肴俎,

列置生前;

殊不勸進。 亦別設 一 壺, 為客行觴。筵中進饌 無異人世。然主人自舉,

逅含情,極盡歡暱**。** 既 堪困苦死, 而席罷, 九娘亦自剄。 朱歸。 青衣導生去,入室, 初, 枕上追述往事, 九娘母子, 原解赴都。至郡 則九娘華燭凝待。 哽咽不成眠。 母

楓 作雲?忽啟鏤金箱裏看,血腥猶染舊羅裙。」天將明, 占兩絕云:「昔日羅裳化作塵,空將業果恨前身。十年露 林月, 「君宜且去,勿驚廝僕。」自此畫來宵往,劈惑殊甚。 此夜初逢畫閣春。」「白楊風雨繞孤墳, 誰想陽臺更 即

因以為名。」生聞之欷歔。女悲曰:「千里柔魂, 五百五十七

一夕問九娘:「此村何名?」曰:「萊霞裏。

里中多兩處新鬼,

蓬游無底

來省問。 歸。 半載不能自釋, 表。 不宜 息樹下, 百年得所依棲, 含涕而別。 亦夙夜圖之。 「 久滯。」 乃以 羅襪贈生, 因過叩朱氏之門。朱白足出逆;甥亦起, 及夜復往 著風寸斷, 孤 趨詣叢葬所。 生惆悵移時,始述九娘語。女曰:「妗氏不言, 言之愴惻。 叩寓歸寢,展轉申旦。欲覓九娘之墓, 此非人世,不可久居」。於是相對汝瀾, 復 則千墳累累, 腐如灰燼 死且不朽。」生諾之。女曰:「人鬼路殊, 如稷門,冀有所遇。 。幸念一夕恩義, 但見墳兆萬接, 遂治裝東旋。 揮淚促別。 生淒然出, 切怛不 竟迷村路, 迷目榛荒, 及抵南郊, 收兒骨歸葬墓 嘆恨而返。 雲鬢籠松, 鬼 則忘問· 火狐鳴, 勢已晚 展視羅 生, 生 厠 使

五百五十八

頓呼「九娘」,則煙然滅矣。 駭人心目。驚悼歸舍。失意遨游,返轡遂東。行里許,遙見 下與語,女徑走,若不相識。 一女立丘墓上, 神情意致, 怪似九娘。揮鞭就視,果九娘。 再逼近之, 色作怒, 舉袖自障。

之托,一

古有孝子忠臣,至死不諒於君父者。公孫九娘豈以負骸骨

而怨懟不釋於中耶?脾膈間物,不能掬以相示,冤乎

史氏曰:「香草沉羅,血滿胸臆;東山佩玦,

淚漬泥沙。

異

陰令, 責之里正。 宣德間, 欲媚上官, 宮中尚促織之戲 以一頭進, 歲徵民間 試使鬥而才, 此物故非西產。 ,因責常供。 令以

促織

市 中游俠兒, 得佳者籠養之, 輒傾數家之產。 昂其直, 居為奇貨。

里正役, 邑有成名者, 假此科斂丁口 百計營謀不能脫。 操童子業, 久不售。為人迂訥, 每責一頭, 不終歲, 薄產累盡。 遂為猾胥報充 會征促織

成不敢斂戶口,

而又無所賠償, 憂悶欲死。

妻曰:「死何益?

冀有萬一之得。」成然之。

早出暮歸,

提竹

不如自行搜覓,

睹促織 視之, 婆, 針叢棘. 爽。 時村中來一駝背巫, 香於鼎, 兩股間膿血流離,並蟲不能行捉矣。 各竦立以聽。少間, 銅 三兩頭, 填塞門戶。 成妻納錢案上, 絲籠 非字而畫, 中繪殿閣類蘭若, 後小山下怪石亂臥, 再拜。 青麻頭伏焉;旁一蟆, 隱中胸懷, 又劣弱,不中于款。宰嚴限追比,旬餘,杖至百 於敗堵叢草處探石發穴, 入其室,則密室垂簾, 巫從旁望空代祝, 唇吻翕闢, 不知何詞, 焚香以拜。 簾內擲一紙出, 折藏之, 能以神卜。成妻具資詣問,見紅女白 歸以示成。成反復自念:「得 食頃, 若將跳舞。展玩不可曉。 即道人意中事,無毫發 靡計不施, 轉側床頭,惟思自盡。 簾外設香幾。 簾動, 片紙拋落。 迄 無濟。 問者爇

五百六十

得之。 儼然類畫。 成 雖連城拱璧不啻也。 急逐之。 起 力俱窮, 無教我獵蟲所耶? 石穴中。 · 待限期, 子九歲, 審視:巨身修尾, 絕無蹤響。 蟆入草間 執圖詣寺後, 掭以尖草不出 遂於蒿萊中側聽徐行, 以塞官責。 窺父不在, 冥搜未已, 躡跡披求,見有蟲伏棘根**,** 有古陵蔚起。 矚景狀, 一於盆而養之, 青項金翅。大喜, 以筒水灌之始出。 竊發盆 與村東大佛閣真逼似。 癩頭蟆猝然躍去。 似尋針芥, 蟲躍躑徑出, 循陵而走, 蟹白慄黃 籠歸. 狀極俊健, 而心、 見蹲石鱗鱗 **遽**撲之, 迅 備極護愛。 舉家慶賀 成益愕, 逐而

及撲入手,

已股落腹裂,

斯須就斃。

兒懼

啼告母。

母聞之,

五百六十二

蘇, 則氣斷聲吞, 渺然不知所往;既而, 面 日將 暮, 色灰死,大罵曰:「業根 夫妻心稍慰。但兒神氣癡木,奄奄思睡,成顧蟋蟀籠虛 見涕而出。 夫妻向隅, 取兒槁葬,近撫之,氣息惙然。喜置榻上,半夜復 ,亦不復以兒為念,自昏達曙,目不交睫。 茅舍無煙, 未幾成入, 得其尸於井。 相對默然, 聞妻言如被冰雪。 死期至矣! 因而化怒為悲, 不復聊賴。 翁歸 怒索兒, 目與汝復算 搶呼欲 東曦

見蟲伏壁上。

審諦之,

短

黑赤色,

頓非前物。

成以

則又超而躍。急趁之,折過墻隅,迷其所往。

一鳴輒躍去,行且速。覆之以掌,

既駕,一

殭臥長愁。忽聞門外蟲鳴,

驚起覘視, 蟲宛然尚在,

虚若無物;手

徘

徊

喜而捕之。

收之。 其 袖 小, 間 視之, 劣之; 將獻公堂, 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脛,意似良。 惟徬徨瞻顧,尋所逐者。壁上小蟲。忽躍落襟 惴惴恐不當意, 思試之斗以覘之。 , 喜 而

無不勝。 視成所蓄, 村中少年好事者, 。欲居之以為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徑造廬訪成。 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己蟲,納比籠中。成視之, 馴養一 蟲,自名 「蟹殼青」,日與子弟角

又笑。屢撩之,

蟲暴怒,

直奔,

遂相騰擊,振奮作聲。

俄見

若木雞。少年又大笑。試以豬鬣毛撩撥蟲須,仍不動。

物終無所用,不如拚博一笑。因合納斗盆。小蟲伏不動,

**深修偉,自增慚怍,不敢與較。少年固強之。顧念:蓄劣** 

龐

翹然矜鳴, 小蟲躍起 **并瞻玩** 張尾伸須, 似報主知。 雞瞥來 直齕敵領。少年大駭 徑進一 成大喜。 啄。 成駭立愕呼。 解令休止。 幸啄不中, 蟲

方 力叮不釋。 知 蟲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逐逼之,蟲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 所救, 頓足失色。 成益驚喜, 旋見雞伸頸擺撲;臨視, 掇置籠中。 則蟲集冠上,

翼 蟲 斗, 日進宰。 蟲盡靡; 又試之雞, 宰見其小, 怒訶成。成述其異,宰不 果如成言。 乃賞成, 獻諸撫軍。 試與他

蝴蝶、 其右者。 撫軍大悅, 螳螂、 每聞琴瑟之聲, 以金籠進上,細疏其能。 油利撻、 五百六十五 青絲額…… 則應節而舞, 切異狀, 既入宮中, 益奇之。上大嘉悅 遍試之,無出 舉天下所貢

宰悅, 舊, 成。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躈各千計。一出門, 詔賜撫臣名馬衣緞。 自言:「身化促織, 免成役;又囑學使,俾入邑庠。後歲餘, 撫軍不忘所自,無何,宰以「卓異」 輕捷善鬥,今始蘇耳。」撫軍亦厚賚 成子精神復

為定例。加之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 異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者

裘馬過世家焉。

酬長厚者, 裘馬揚揚。當其為里正、受撲責時,豈意其至此哉!天將以 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第成氏子以蠹貧,以促織富 仙及雞犬。信夫! 遂使撫臣、令尹、並受促織恩蔭。聞之:一人飛

五百六十六

令去。 控老蒼衛,緩蹇北度。即爇香,捧卮酒, 免。」令異之。治具出邑南。伺良久, 脫蝗口。」婦曰:「可恨柳秀才饒舌,洩我密機!當即以其身 秀才來謁,峨冠綠衣,狀貌修偉,自言御蝗有策。 云:「明日西南道上有婦跨碩腹牝驢子,蝗神也。哀之, 不損禾稼可耳。」乃盡三卮,瞥不復見。 婦問:「大夫將何為?」令便哀求:「區區小治, 果有婦高髻褐帔, 迎拜道左,捉驢不 詢之, 幸憫

明季,

蝗生青兗間,

漸集於沂,

沂令憂之。退臥署幕,

, 夢 一 十一、柳秀才

方悟秀才柳神也。 後蝗來飛蔽天日 或云:「是宰官憂民所感。」誠然哉 竟不落禾田, 盡集楊柳 過處柳葉都盡

小雨, 一十一年, 始種粟。十八日大雨後, 山東旱,自春徂夏,赤地千里。 乃種豆。 石門莊有老

四、十二、水災

叟, 暮見二羊鬥山上,告村人曰:「大水至矣!」遂攜家播

村人共笑之。無何,雨暴注,平地水深數尺,居廬盡沒。

` 與妻扶老母奔避高阜。 下視村中,

並不復念及兩兒。 五百六十八 水落歸家。一村盡成墟墓,

入己門,

匯為澤

國,

農

人棄其兩兒,

康熙二 僅 則 感所致。 存一 屋獨存, 舍, 一十四年, 此六月二十二日事也。 則孝子某家也。 見兩兒尚並坐床頭 平陽地震, 茫茫大劫中, 人民死者十有七八。 嬉笑無恙。 惟孝嗣無恙 咸嘆謂夫婦孝 城郭盡墟 誰謂

前 諸城孫景夏學師言:其邑中某甲, 天公無皂白耶 寇退, 諸城某甲 家人得尸, , 將舁瘞之, 值流寇亂 聞其氣縷縷然, 被殺, 審視之, 首墜胸

稍哺飲食,

半年竟愈,

又十餘年,與二三人聚談,

或作一

以 上 箸

五百六十九

咽不斷者盈指。遂扶其頭荷之以歸。經一晝夜能呻,

頤語 異 流 史氏曰:「 共視之已死。 眾為哄堂, 笑頭落, 父訟笑者, 甲亦鼓掌 此千古第 眾斂金賂之, 俯仰間 、笑也。 刀痕暴裂 乃葬甲。 頭 連 頭障 線

耶! 死, 十四、 直待十年後成一笑獄 庫官 豈非二 一三鄰 負債前生

鄒平張華東,

奉旨祭南嶽,

出江淮

間,

將宿驛亭。

前

靴聲

則一頒白叟,

皂紗黑帶。

怪而問之,

叟稽首日

I:「我

驛中有怪異,

不可宿。」

張弗聽,

宵分冠劍而坐,

俄

庫官也。

五百七十

為大人典藏有日矣。

幸節鉞遙臨

下官釋此重負。

驛亭,叟復出謁。 約歸時盤驗, 大人此行, 其前後之乖。 [:「庫存幾何?」答云:「二萬三千五百金。」公慮多金累級 應得之數已得矣,又何求?」言已竟去。張乃計 叟曰:「人世祿命,皆有額數,錙銖不能增損。 叟唯唯而退。張至南中,饋遺頗豐。及還,宿 及問庫物, 曰:「已撥遼東兵餉矣。」深訝

其所獲, 四、十五、 與庫數適相吻合。方嘆飲啄有定,不可妄求也。 酆都御史

供應度支, 載之經制。

五百七十一

所在。

酆都縣外有洞,深不可測,

相傳閻羅署。

其中一切獄具,

人工。 桎梏朽敗,

輒擲洞口,

邑宰即以新者易之,經宿失

暴滅。 其惑, 還**。**」公益懼, 俄有金甲神人,捧黃帛書至, 慄如濯冰水, 府也。」公愕然告退。尊官指虚座曰:「此為君坐, 矣乎?別來無恙否?」公問:「此何處所?」尊官曰:「此 有回陽之機矣。」公喜致問。 卷示公, 惟東首虛一座。尊官見公至,降階而迎,笑問曰:「至 眾云不可。公弗聽,乃秉燭入,以二役從。入里許, 視之, 階道闊朗, 有廣殿十餘間, ·注云:「某月日,某以肉身歸陰**。**」公覽之,戰 念母老子幼,泫然流涕。 固請寬宥,尊官曰:「定數何可逃也!」遂檢 曰:「適接帝詔,大赦幽冥, 群拜舞啟讀已,乃賀公曰:「君 列坐尊官, 袍笏儼 那可復

五百七十二

明有御史行臺華公,按臨酆都,

聞之不以為信,欲入洞以決

辨行路, 頓覺一線光明, 公自計經咒多不記憶,惟《金剛經》頗會習之,乃合掌而誦 數尺。公迎拜而哀之, 為君委折原例耳。」乃示公途而出, 復誦復明;乃始得出。 ,公甚窘苦。忽 映照前路。 神人曰:「誦佛經可出。」 言已而去。 一神將, 偶有遺忘, 其二役, 軒然而入,赤面長髯,光射 數武之外, 則不可問矣。 則目前頓黑 冥黑如漆, 定想移

龍無目

覆之,未能周身。為設野祭,猶反覆以尾擊地,

沂水大雨,忽墮一

龍,

雙睛俱無,奄有氣息。邑令以八十席

其聲塩然。

五百七十三

頗麗, 萬喜而不疑。女囑勿與客共,遂日至,與共臥處。凡日用所 萬適報充役, 尚不能掇一芹。鄉中澆俗,多報富戶役,長厚者至碎破其家。 我何為哉?我亦猶人耳。」聞其聲,不見其人。客有孫得言 萬福字子祥,博興人,幼業儒,家貧而運蹇,年二十有奇 居無何,二三相識, 拒,不得已以實告客。客願一睹仙容,萬白於狐。狐曰:「見 無不仰給於狐。 ,萬悅而私之,問姓氏。女自言:「實狐,然不為君祟。\_ 懼而逃,如濟南,稅居逆旅。夜有奔女,顏色 **輒來造訪,恆信宿不去。萬厭之,而不忍** 

五百七十四

狐諧

憂, 祟行客。 客知之, 願聞之否?」眾唯唯。 華, 鼠出於床下。客大駭, 行樂圖耶?」 人大悅, 1:『我今所見, 甚諱言狐。忽有一遠方客,自言異國人, 徒使 『狐巢於此, 謔 欲他徙。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入室方臥,見群 甫邀入門, 人聞聲相思?」狐笑曰:「賢孫子! 固請 見, 眾大笑**。** 相戒不宿其舍, 半年, 細細么麼,不是狐兒,必當是狐孫子?]] 何誑我言無?』主人又問:『所見何狀?』 且曰:「得聽嬌音, 即有途人陰告曰:『是家有狐。』客懼, 狐 狐 驟奔,急呼:『有狐-』主人驚問。 曰:「昔某村旅舍,故多狐, 日 : 「我為狐, 請與客言狐典, 門戶蕭索。主人大 魂魄飛越。 欲為高曾母作 望門休止。 何 客 輒 頗

五百七十五

惡作劇,乃共散去,然數日必一來, 臺。」狐笑曰:「寄宿無妨。倘有小迕犯,幸勿介懷。」客恐其 座客粲然。 孫曰,「既不賜見, 索狐笑罵。 我輩留勿去, 狐諧甚, 阻 爾

語即顛倒賓客,

滑稽者不能屈也。群戲呼為「狐娘子」。

蔓之令。客值瓜色,會當飲,戲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太清 榻待狐。狐辭不善酒。咸請坐談,許之。酒數行,眾擲骰為瓜 一日。置酒高會,萬居主人位,孫與二客分左右坐,上設一

罵狐何如?」 眾曰:「可。」 於是傾耳共聽。 狐曰:「昔一大臣, 飲。」孫掩耳不樂聞。客皆曰:「罵人者當罰。」 醒,暫借一 出使紅毛國, 一杯。」狐笑曰:「我故不飲,願陳一典,以佐諸公 著狐腋冠見國王。王見而異之, 問:『何皮毛, 狐笑曰:「我

五百七十六

犬。』」 主客又復哄堂。 二客, 溫 字畫何等?使臣書空而奏曰:『右邊是一大瓜 厚乃爾?』夫臣以狐對。王曰: 陳氏兄弟,一名所見, 此物生平未曾得聞。 **,左邊是**一小 狐字 一 名

使臣乘一騾,甚異之。使臣告曰:『此馬之所生。』 又大異 狐曰:「適一典談猶未終,遂為群吠所亂, 之。使臣曰:『中國馬生騾, 所聞。見孫大窘,乃曰:「雄狐何在,而縱雌狐流毒若此? 騾主駒駒。』 王細問其狀。 使臣 請終之。 國王見

舉坐又大笑。 日:『馬生騾, 眾知不敵, 是「臣所見」,騾生駒駒,是「臣所聞」。 乃相約:後有開謔端者,

莩親, 爾盟, 頭出應門。 述。 **鱉也『得言』,龜也『得言』。」眾絕倒。孫大恚曰:「適與** 屬思未對。 姑從之。二里許, 而行可也。」 萬詢其處, 居數月, 明日設席, 往來久梗, 不可不一訊。 「妓者出門訪情人, 何復犯戒?」狐笑曰:「罪誠在我, 入則重門疊閣, 狐笑曰:「我有之矣。」對曰:「龍王下詔求直諫, 孫戲謂萬曰:「一聯請君屬之。」萬曰:「何如: 與萬偕歸。乃博興界,告萬曰:「我此處有葭 以贖吾過。」 一莊, 指言「不遠。」萬疑前此故無村落, ,宛然世家。俄見主人,有翁與媼 來時一 相笑而罷。 生平所未歷。 日且暮, 『萬福』, 去時『萬福』。」眾 狐之詼諧。 與君同寄宿, 但非此不能確對 狐往叩關 不可殫

揖萬 **遽偕君歸**, 預白於家人。未幾狐至, 恐駭聞聽。 列筵豐盛, 待萬以姻婭 君宜先往, 與萬言笑, 我將繼至。」萬從其言,先 **〕,遂宿焉。** 盡聞之, 狐早謂曰:「我 而不

其人。 語, 從許時。 備極寒暄。乃語萬曰:「我本陝中人, 逾年, 今我兄弟來,將從以歸, 萬復事於濟, 狐又與俱。 不能周事。」留之不可 忽有數人來, 與君有夙因 狐從 與

延 入, 州 通姓氏, 秀才讀書齋中, 雨錢

濱

翁自言:「養真,

姓胡

實狐仙。

慕君高雅

有款門者,

啟視則一老

翁

形貌甚-

鏤花雕繪, 生驚服, 願共晨夕。」生故曠達,亦不為怪。 留之甚久。 粲於牙齒, 時抽經義, 則名理湛深,出人意外。 相與評駁今古, 殊博洽,

錢自可立致,何不小周給?」翁默然,少間笑曰:「此大易 一日密祈翁曰:「君愛我良厚。顧我貧若此,君但一舉手,金

步作咒。俄頃,錢有數十百萬從梁間鏘鏘而下,勢如驟雨, 事。但須得十數錢作母。」生如其請。翁乃與共入密室中,禹 顧生曰:「頗厭君意否?」曰:「足矣。」翁一揮, 轉瞬沒膝,拔足而立又沒踝。廣丈之舍,約深三四尺餘。 錢畫然而

乃相與扃戶出。生竊喜暴富矣。

五百八十

失望, 能承命!」遂拂衣去。 謀與君作賊!便如秀才意,只合尋梁上君子交好得,老夫不 盛氣向翁,頗懟其誑。翁怒曰:「我本與君文字交,不

頃之入室取用,則阿堵化為烏有,惟母錢十餘枚尚在。生

撻橫施, 益都西鄙有貴家某巨富,蓄一妾頗婉麗, 妾奉事惟謹, 某憐之,常私語慰撫, 而塚室凌折之, 妾殊無怨言。 鞭

四、十九、

妾杖擊賊

蓬麻, 妾起默無聲息,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拔關遽出。 夜數人逾垣入,撞其扉幾壞。某與妻惶恐惴慄,不知所為。 妾舞杖動, 風鳴鉤響,立擊四五人僕地, 賊盡靡 群賊亂

五百八十

殺嫌辱我。」悉縱之逸去。 愕亂奔, 顧笑曰: 「此等物事,不直下手打得, **墻急不得上,傾跌咿啞,亡魂失命。妾拄杖於地,** 亦學作賊!我不殺汝.

也, 某大驚,問曰:「何自能爾?」則「妾父故槍棒師, 是善視女,遇之反如嫡,然而妾則終無纖毫失禮。 其術,殆不啻百人敵也。」妻尤駭甚, 他何敢言。」聞者益賢之。 「嫂擊賊若豚犬,顧奈何俯首受撻楚?」妾曰:「是吾分 悔向之迷於物色。 妾得盡傳 鄰婦謂妾

車。 異史氏曰:「身懷絕技,居數年而人莫知之,一旦捍患御災. 化鷹為鳩,嗚呼!射雉既獲,內人展笑;握槊方勝,貴主同 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五百八十二

四、二十、秀才驅怪

術, 騎。徐問:「召某何意?」僕曰:「不知。 諸僕倉皇撤肴器, 勸杯酒。 徐因問曰:「實欲何為?」幸祛疑抱。主人輒言:「無他。」但 徐乃行。至則中亭宴饌,禮遇甚恭,然終不道其相迎之旨。 飲園中。 長山徐遠公,故明諸生, 遠近多耳其名。某邑一巨公,具幣,致誠款書,招之以 天色曛暗, 言詞閃爍, 抵一閣,覆板之上懸蛛錯綴, 園頗佳勝,而竹樹蒙翳,景物陰森,雜花叢叢, 命燭復飲。徐辭不勝酒,主人即罷酒呼茶。 盡納閣之左室幾上。茶啜未半,主人托故 殊所不解。談話之間,不覺向暮,邀徐 鼎革後, 棄儒訪道, 似久無人住者。酒數 但囑小人務屈降臨。 稍稍學敕勒之

五百八十三

徐疑或攜襆被來伴,久之,人聲杳然,乃自起扃戶就寢。 竟去。 僕人持燭引宿左室, 燭置案上, 遽返身去,頗甚草草。

窗 不成寐。頃之, . 外皎月,入室侵床,夜鳥秋蟲, 一 。 徐 駭 , 毛發蝟立,急引被蒙首,而門已豁然頓開。 板上橐橐似踏蹴聲, 甚厲。俄下護梯,俄 時啾唧, 心中怛然, 近

寢門。 按之狂喊。怪出不意, 數器輒淨如掃。已而趨近榻, 黑色;牙粲群蜂, 展被角微伺之,見一物獸首人身,毛周遍體,長如馬鬐, 目炯雙炬。 驚脫, 嗅徐被。徐驟起,翻被冪怪頭, 啟外戶竄去。徐披衣起遁, 及幾,伏餂器中剩肴,舌一 過,

廄人驚,徐告以故,

即就乞宿。

.外局,不可得出。

緣墻而走,

躍逾短垣,

則主人馬廄。

將旦, 如意鉤,又不送達寢所, 「我不慣作驅怪術, 主人使伺徐,不見,大駭。 君遣我,又秘不一 是欲死我也!」主人謝曰:「擬即相 已而出自廄中。 一 言, 我橐中蓄 徐大怒

告, 索騎歸。 慮君難之,初亦不知橐有藏鉤。 自是怪絕。 後主人宴集園中, 幸宥十死!」徐終怏怏, 輒笑向客曰:「我終

个忘徐生功也**。**」

真神人不可及矣。」

異史氏曰:

「黃貍黑貍,

得鼠者雄。

此非空言也。

假令翻:

被

狂喊之後,

隱其駭懼

公然以怪之絕為己能,

則人將謂徐生

四、二十一、姊妹易嫁

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 去,勿久混貴人宅!」張聞,亦未深信。 既又頻得夢警曰:「汝 新阡在東山之陽。或經其側, 掖縣相國毛公,家素微,其父常為人牧牛。時邑世族張姓, 何得久假此?」由是家數不利。 聞墓中叱吒聲曰:「若等速避

勸徙葬吉,張乃徙焉。

益甚, 自詣張,丐咫尺地掩兒父。張問其姓氏,大異之。往視溺死 一日相國父牧,出張家故墓, ,潦水奔穴,崩渹灌注,遂溺以死。 猝遇雨, 匿身廢壙中。已而 相國時尚孩童。 母

**儼當置棺處**,

五百八十六

更駭;乃使就故壙窆焉。且令攜若兒來。

之妝不妝,勸亦不解。俄而新郎告行,鼓樂大作,女猶眼零 兒!] 及親迎,新郎入宴,彩輿在門,女方掩袂向隅而哭。催 奔入視女。往復數番,女終無回意。其父周張欲死,皇急無 家人報新郎欲行,父急出曰:「衣妝未竟,煩郎少待。」又 其女甚薄毛家, 屬毛郎;若以妹子屬毛郎, 雨而首飛蓬也。父入勸女,不聽,怒逼之,哭益厲,父無奈。 以齒子弟行。又請以長女妻兒, 亦學人喋聒!爾何不從他去?」妹曰: 其次女在側 母偕兒詣 張謝。 怨慚之意時形言色。 因非其姊,苦逼勸之。 張一見, 何煩姊姊勸駕耶?」父聽其言慷 母謝不敢。張妻卒許之。然 輒喜, 且曰:「我死不從牧牛 「阿爺原不曾以妹子 即留其家, 姊怒曰:「小妮子,

五百八十七

命, 逑。 母大喜,即以姊妝妝女,倉猝登車徑去。入門,夫婦雅敦好命,即乞丐不敢辭;且何以見毛家郎便終身餓莩死乎?」父 遵父母命,今欲以兒代姊,兒肯行否?」女慨然曰:「父母之 第女素病赤鬜,毛郎稍介意。及知易嫁之說,由是益以 因與伊母竊議,以次易長。母即向次女曰:「迕逆婢不

居無何,毛郎補博士弟子,往應鄉試。經王舍人莊,店主先 一夕夢神曰:「旦夕有毛解元來,後且脫汝於厄,可善待之。」

知己德女。

索直。公問故,特以夢兆告。公頗自負;私計女發鬑鬑,慮

以故晨起,專伺察東來客,及得公,甚喜。供具甚豐,且不

主人,不敢復由王舍,迂道歸家。 為顯者笑,富貴後當易之。及試, 竟落第, 偃蹇喪志, 赧見

逾三年再赴試,店主人延候如前。公曰:「爾言不驗, 不足踐耶?」公愕然,問故。主人曰:「別後復夢神告, 祗奉。」主人曰:「秀才以陰欲易妻,故被冥司黜落,豈吾夢 故 殊 慚

委綠, 其姊適里中富兒,意氣自高。夫蕩惰, 終當作解首。」入試, 之。」公聞而惕然悔懼,木立若偶。主人又曰:「秀才宜自愛, 倍增嫵媚。 果舉賢書第一。夫人發亦尋長,雲鬟 家漸陵替,貧無煙火。

聞妹為孝廉婦, 彌增愧怍, 家落。毛公又擢進士。女聞 五百八十九 姊妹輒避路而行。 刻骨自恨, 遂忿然廢身為 未幾,良人又

異史氏曰:「張家故墓, 率自顛倒,美惡避就,緊豈由人耶?後王舍店主人以人命逮 難承受耳。」行者歸,告其師。 遽令送回。公與夫人疑之,啟視,則金具在,方悟見卻之意。 以五十金付尼去, 失所望, 系囹圄 夫人饋以綺縠羅絹若干匹,以金納其中。行者攜歸見師, 「汝師百金尚不能任, ,恚曰:「與我金錢,尚 公乃為力解釋罪。 。強遣女行者詣府謁問,冀有所貽。比 且囑曰:「將去作爾師用度。但恐福薄人 毛氏佳 焉有福澤從我老尚書也。」遂 |可作薪米費,此物我何所須!| 師啞然自嘆, 私念生平所為, 城 斯已奇矣。 余聞時

『大姨夫作小姨夫,前解元為後解元』之戲,

此豈慧黠者所

五百九十

耶? 能 較計耶? 嗚呼 彼蒼者天久已夢夢, 何至毛公, 其應如響

四、二十二、續黃粱

院寓一 福建曾孝廉, 佞諛之。 一星者, 曾搖箑微笑, 往詣問卜。入揖而坐。星者見其意氣揚揚, 捷南宮時, 便問:-與二三同年, 「有蟒玉分否?」 星者曰:「二 遨游郭外。 聞 跳盧禪

十年太平宰相。」曾大悅,

氣益高。

專 值 曾心氣殊高, 小雨, 淹蹇不為禮。 乃與游侶避雨僧舍。舍中一老僧,深目高鼻,坐蒲 便指同游曰:「某為宰相時, 眾一舉手, 五百九十一 登榻自話, 推張年丈作南撫 群以宰相相賀。

家中表為參、 座大笑。 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 餘願足矣。」

詔, 俄聞門外雨益傾注, 召曾太師決國計。 ,曾倦伏榻間。 曾得意榮寵, 。忽見有二中使, ,亦烏知其非有也, 齎天子 疾趨

入家, 聞。 人朝。天子前席,溫語良久,命三品以下,聽其黜陟,不必奏 即賜蟒服一襲, 則非舊所居第, 玉帶一 繪棟雕榱, 圍, 名馬二匹。曾被服稽拜以出 窮極壯麗, 自亦不解何以

**遽至於此。然拈須微呼,** 

則應諾雷動。俄而公卿贈海物,

**僂足恭者疊出其門。** 為裊裊, ·此者, 為仙仙,二人尤蒙寵顧。 頷之而已。 晉撫饋女樂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 六卿來, 五百九十二 倒屣而迎;侍郎 科頭休沐, 輩 揖與語;

擢用。 仕路, 下。 心意。 以意旨;越日, 念微時嘗得邑紳王子良周濟, 接第連阡者, 偶出郊衢, 又念郭太僕曾睚眥我, 何 不一引手?早旦一 彈章交至,奉旨削職以去。恩怨了了, 醉人適觸鹵簿, 皆畏勢獻沃產, 疏 即傳呂給諫及侍御陳昌等, 薦為諫議 自此富可埒國。 我今置身青雲, 即遣人縛付京尹,立斃杖 即奉諭旨,立行 無何而裊 渠尚磋 頗 快

絕也。 數輩 **每思購充勝御,** 仙仙, 強納資於其家。 以次殂謝, 輒以綿薄違宿願, 今日幸可適志。 於願斯足。 俄頃藤輿舁至, 朝夕遐想, 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絕美, 則較之昔望見時尤艷 乃使乾僕

下, 賢臣, 不袒, 為奇貨, 馬, 膺聖眷,父紫兒朱, **反恣胸臆**, 又逾年, 強委禽妝。沴氣冤氛,暗無天日!奴僕一 估計夤緣, 曾亦高情盛氣, 「竊以曾某, 輒許鹿馬之奸;片語方幹, 不肯阿附, 朝 量缺肥瘠,為價重輕。 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民膏腴, 朝士竊 擅作威福。 可死之罪, 儼如負販, 原 輕則置之閑散。 不以置懷。 恩寵為極。不思捐軀摩頂,以報萬 飲賭無賴, 似有腹非之者,然揣其意, 仰息望塵, 不可算數。 有龍圖學士包拯上疏, 因而公卿將士, 市井小人。 重則褫以編氓。 擢發難數 遠竄豺狼之地。 任肆蠶食;良家女 !朝廷名器, 一言之合, 盡奔走於門 或有傑 則守、 朝士為之

退於自公,聲歌已起於後苑。聲色狗馬,晝夜荒淫;國計民 赫, 荼毒人民, 皇上優容,留中不發。又繼而科、 若不急加斧鑕之誅,勢必釀成操、莽之禍。臣拯夙夜抵懼, 加臣身。」雲云。 不敢寧處,冒死列款,仰達宸聽。伏祈斷奸佞之頭,籍貪冒 出則乘傳, 之產,上回天怒,下快輿情。如果臣言虛謬, ,怙寵無悔。召對方承於闕下,萋菲輒進於君前;委蛇才 罔存念慮。世上寧有此宰相乎!內外駭訛,人情洶洶。 書函一 奴隸官府, 風行雷動。 則司、 扈從所臨, 地方之供給稍遲,馬上之鞭撻立至。 曾聞之氣魄悚駭, 院枉法。或有廝養之兒,瓜葛之親 野無青草。而某方炎炎赫 道、九卿, 如飲冰水。幸而 刀鋸鼎鑊,

子任平陽太守, 墻 稱假父者,亦反顏相向。 已差員前往提問 奉旨籍家 充雲南軍。

妾出 女舄 萬 曾方聞旨驚 珠翠瑙玉數百斛, 遺 披發嬌啼, 墜庭階。 與妻並系。 但, 旋有武士數十人,帶劍操戈, 曾 玉容無主。悲火燒心,含憤不敢言。 俄見數夫運資於庭, 幄幕簾榻之屬,又數千事, 一視之。酸心刺目。 金銀錢鈔以數 又俄而 直 |抵內寢 俄

就道,

求一下駟劣車,

少作代步,

亦不可得。

十里外,

閣倉庫,

並已封志,立

叱曾出。

監者牽羅曳而出,

弱,

欲傾跌,

曾時以一手相攀引。

又十餘里,

己亦困憊。

見高山,

直插雲漢

自憂不能登越,

時挽妻相對泣。

而監者

獰目來窺 任監者叱罵。 參差蹩躠而行。 不容稍停駐。 比至山腰, 又顧斜日已墜, 妻力已盡 泣坐路隅。 尤可投止, 曾亦憩止, 不得已,

去。 盜裂眥宣言:「我輩皆被害冤民,只乞得佞賊頭,他無索取。\_ 曾怒叱曰: 曾長跪告曰:「孤身遠謫, 「我雖待罪, 乃朝廷命官, 囊中無長物。」 賊子何敢爾!」 哀求宥免。 賊亦

忽聞百聲齊噪,

有群盜各操利刃,

跳梁而前

監者大駭

都會。 魂方駭疑, 頃之, 即有二鬼來反接其手, 睹宮殿, 殿上一 醜形王者, 驅之行。行逾數刻 憑幾決罪福。 曾前

怒,

以巨斧揮曾項,

覺頭墮地作聲。

五百九十七

匍伏請命,

王者閱卷,

才數行,

即震怒曰:「此欺君誤國之

密筍。 無路。 隨油波而上下,皮肉焦灼, 罪 捉曾起, 促曾上, 復捽去。 伏堂下。 念欲速死, 痛苦不可言狀, 見鼎高七尺已來, 先 置油鼎! 鬼以左手抓發, (有數人胃腸刺腹於其上,呼號之聲, 望空力擲。 王又檢冊籍, 見 一山, 曾大哭退縮。 而萬計不能得死。 ,不甚廣闊, 又移時. 萬鬼群和 四圍熾炭, 覺身在雲霄之上, 怒曰: 鬼以毒錐刺腦 右手握踝, 身驅重贅, 痛徹於心, 約食時, 而峻削壁立,利刃縱橫, 「倚勢凌人,合受刀山獄!」鬼 鼎足皆赤。 如雷霆。 抛置鼎中。 沸油入口, **刀孔漸闊,** 暈 鬼方以巨叉取曾, 曾負痛乞憐。 即有巨鬼捽至墀下, 曾觳觫哀啼 落, 慘絕心目。 覺塊然一 煎烹肺腑。 忽焉脫落 刃交於胸 鬼怒, 竄 亂 身 如

四支蠖屈。鬼又逐以見王。王命會計生平賣爵鬻名, 上如丘陵, 萬。」王曰:「彼既積來,還令飲去!」少間 流頤則皮膚臭裂,入喉則臟腑騰沸。生時患此物之少, 所得金錢幾何。 漸入鐵釜, ,熔以烈火。鬼使數輩,更相以杓灌 即有盨須人持籌握算, 曰:「二百二十 取金錢堆階

登輪。方合眼躍登, 王者令押去甘州為女。行數步,見架上鐵梁, 一火輪, 其大不知幾百由旬,焰生五採,光耿雲霄。鬼撻使 則輪隨足轉, 似覺傾墜, 遍體生涼。 韋 可數尺,

是時患此物之多也。半日方盡

五百九十九

室之中,

目自顧,

身已嬰兒,

而

又女也。視其父母,

則懸鶉敗絮;-

知為乞人子,日隨乞兒托缽,腹轆

乳。 賊去, -繋 赴 刑 黯也。 衣食粗 刀入, 枕 呼,私, 不得 上喋喋,方自訴冤苦;忽震厲一 狀 幸良人頗憐愛, 乃自念前身惡孽, 「 所。 竟決秀才首, 乃喊奔嫡室。嫡大驚 正悲號間 白刺史。 **人與嫡婦盡起,少年始竄去。** 足自給。 胸中冤氣扼塞, 著敗衣 而塚室悍甚, 刺史嚴鞫, 聞游者呼曰:「夢魘耶?」 稍自寬慰。 囊括衣物。 風常刺骨。十四歲, 已被鬼責,今那得復爾。 距踴聲屈, 竟以酷刑 相與泣驗。遂疑妾以奸夫殺良 東鄰惡少年, 以鞭棰從事, 團伏被底, 聲,室門大闢, |延服 覺九幽十八獄無此 **灣與顧秀才備勝妾** 豁然而寤 不敢作聲。 秀才宿諸其室, 律擬凌遲處死, 忽逾墙來逼 輒 於是大聲疾 用赤鐵烙 有兩賊持 既 胸 與

教。 猶 慘淡而起。 跏趺座上。 僧 僧微笑曰: 「修德行仁,火坑中有青連也。 同侶競相謂曰:「日暮腹枵, 「宰相之占驗否? 曾益驚異, 何久酣睡?」 山僧何知焉。 拜 -曾

請

僧

曾勝氣而來, 知所終。 不覺喪氣而返。 臺閣之想由此淡焉。後入山

六百零一

粱將熟,

異

史氏曰:

「夢固為妄,

想亦非真。

彼

以虚

作,

神

以幻

報。

黄

波浪湧起, 徐東癡夜南游, 隨龍身而上。遙望水光閃閃, 泊舟江岸, 見一蒼龍自空垂下, 以尾攬江水, 闊於三 尺練。 移 時

四、二十三、

龍取水

龍尾收去,水亦頓息。俄而大雨傾注,

渠道皆平。

四、二十四、

小獵犬

不成寐。 山右衛中堂為諸生時, 食後偃息在床,忽見一小武士首插雉尾,身高二寸 假齋僧院。苦室中暨蟲蚊蚤甚多,

許, 騎馬大如蠟, 行且駛。公方疑注,忽又一人入,裝亦如之, 臂上青鞲,有鷹如蠅。自外而入,盤旋室 腰束小弓

牽獵犬如巨蟻。

又俄頃,

步者、騎者,紛紛來以數百輩,

六百零二

散盡。 飛獻走, 間 躡 床緣 殺蟣虱。 | 倉皇, 履 著平 壁, 外 決殺殆盡。 皆數百。 公急捉之, 窺 公歷 小 ·環。 天冠 各命鞍馬, 搜噬虱蚤 旋復來伏 集盈 歷在 渺 如王者, 無 飼 、跡響, 公偽睡睨 以飯顆 側 馴。 臥 凡 駭詫不知 蹄攢 罅 置 登 返身周視, **个知作何** 逾 之, 有 砚匣-別榻 起 嗅輒-奔, 所伏 公疑其已往 中 鷹 縱 所 藏 鷹騰 集犬竄於其身。 語 曲 紛 系駟葦篾間 都 如 反 撒菽 復瞻 [無所] 擊 嗅之無不出 躍 無 登 何 盡撲 玩 視之則盤伏如 飛霧騰 一者登 從騎皆 毛 惟壁磚遺 尋 既 者 極 M 細 葺 獵 頃 黄 刻 斯 項 細

六百零三

有物, 拱壁。 是壁蟲無噍類矣。 臥 則登床簀 固疑是犬, 畫臥, 遇蟲輒啖斃 急起視之, 犬潛伏身畔。 三遍 蚊 而死, 醒 **蠅無敢落者。公愛之甚於** [轉側, 如紙剪成者。 壓於腰底。 覺

揚 **口登高與客弈,** 州 督同將軍梁公, 忽有 解組鄉居, 人來, 逡巡局側, 攜棋酒, 耽玩不去。 林丘 間。 視之, 會

四、二十五、

棋鬼

始即局。

局終而負,

神情懊熱,

若不

何不與客

壘?」其人遜謝移時

坐

亦殊撝謙。

分指棋謂曰:「先生當必善此

「面寒儉,

懸鶉結焉,

然意態溫雅,

有文士風。公禮之,

駭疑, 生離席悚立, 勿縛小生頸。」公又異之, 自晨至於日昃,不遑溲溺。方以一子爭路,兩互喋聒 起扶之曰:「戲耳, 又著又負,益憤慚。 神色慘阻。少間, 何至是?」書生曰:「乞囑付圉人, 問:「圉人誰?」曰:「馬成。」 酌之以酒,亦不飲, 屈膝向公座, 敗顙乞救, 惟曳客弈。 T, 忽書

役。 先是,公圉役馬成者,走無常,十數日一入幽冥, 公以書生言異,遂使人往視成, 則已殭臥三日矣。公乃 攝牒作勾

叱成不得無禮,瞥見書生即地而滅,公嘆吒良久,乃悟其鬼。

盡。 父聞詬詈,終不可制止,父齎恨死。 越日馬成寤, 父憂之, 、 公召詰之**。** 閉置齋中。 成曰:「渠湖襄人, 輒逾垣出, 閻王以書生不德, 竊引空處,與弈者狎。 癖嗜弈, 促其 產蕩

生。 前承主人命,故未敢以縲紲系之。」公問:「今日作何狀?」 徵文人作碑記。王出之獄中,使應召自贖。不意中道遷延, 夫!」異史氏曰:「見弈遂忘其死;及其死也, 大愆限期。 曰:「仍付獄吏, 非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哉?然癖嗜如此,尚未獲一高著, 罰入餓鬼獄,於今七年矣。會東嶽鳳樓成,下牒諸府 岳帝使直曹問罪於王。王怒, 永無生期矣。」公嘆曰:「癖之誤人也如是 使小人輩羅搜之。 見弈又忘其

徒令九泉下,有長死不生之弈鬼也。哀哉!;

辛十四娘

世, 殿後一 於門, 欲一 暮醉歸, 容色娟好。 一斑白叟出,衣帽整潔,問:「客何來?」生曰:「偶過古刹」 此安頓細小。 平馮生, 瞻仰。」因問:「翁何至此?」叟曰:「老夫流寓無所, 忽見生來, 一院,石路光明, 往覘其異。 入則斷垣零落, 道側故有蘭若,久蕪廢, 從小奚奴, 少輕脫, 即轉身入。陰思: 既承寵降, 縱 躡露奔波, 無復榛莽。入其室, 酒。 山茶可以當酒。」乃肅賓入。 昧爽偶行, 麗者何得在禪院中?縶驢 有女子自內出, 履襪沾濡 階上細草如毯。徬徨間 遇一少女, 則簾幌床幕, 。心竊好之。 則向麗

坐展姓字,

,云:「蒙叟姓辛。」生乘醉遽問曰:

佳報, 領 耳語。 雲英如有意, 謀之荊人。」生即索筆為詩曰:「千金覓玉杵, 衷所不敢言耳。」 生固請, 審意旨, 內聞鉤動, 有女公子未適良匹,竊不自揣願以鏡臺自獻。」辛笑曰:「容 小奚奴帶露行者。」辛不應, 醮命任之荊人,老夫不與焉。」 生曰:「小生只要得今朝 而辛乃坐與嗢噱, 不復有他言。生不能忍, 辛起慰客耐坐,牽幕入,隱約數語即趨出。 幸釋疑抱。」辛曰:「君卓犖士,傾風已久,但有私 群立愕顧。 曰:「伉儷既不可得, 親為搗玄霜。」主人笑付左右。少間 果有紅衣人, 辛曰:「弱息十九人,嫁者十有 相對默然。 當 振袖傾鬟,亭亭拈帶。 見顏色,以消吾憾。」 聞房內嚶嚶膩語 殷 問日:「未 勤手自將。 生意必有 有婢與辛

望見生入,遍室張皇。辛怒, 榛蕪中, 瓦石亂落如雨 幸不著體 命數人捽生出。 酒愈湧上, 倒

何所。 悶, 臥移時, 誤 入澗穀, 遙望蒼林中燈火明滅,疑必村落,竟馳投之。 聽驢子猶齕草路側, 狼奔鴟叫, 豎毛寒心。 乃起跨驢, 踟躕四顧,並不知其 踉蹌而行。夜色迷 仰見

婦人出 高関, 代客捉驢。生入, 以策撾門, 「待達主人。」生累足鵠俟。 問客姓氏, 內問曰:「何人半夜來此?」生以失路告, 生以告。逾刻, 見室甚華好,堂上張燈火。少坐, 忽聞振管闢扉, 青衣數人扶 一老嫗 健僕

非馮云子之孫耶?」曰:「然。」嫗曰:「子當是我彌甥。 六百零九

1:「郡君至。」 生起立,

肅身欲拜。

嫗止之坐,

謂生曰:「爾

失怙 嫗 鐘 漏並歇 與我祖父處者, 「子自知之。」生不敢復問, 殘年向 .杰 骨肉之間 不識一焉。 ,坐對懸想。 殊多乖闊。」 生日:「兒少 素未拜省, 乞便指示。」

得強自高?甥勿慮,我能為若致之。」生謝唯唯。 嫗笑曰:「此大好事**。** 嫗 「甥深夜何得來此?」生以膽力自矜詡, **况甥名士,殊不玷於姻婭** 遂 歷陳 所遇。 野狐精 顧左 何

步者乎?」青衣曰:「是也。」嫗 女, 餘矣。」青衣曰:「此是十四娘。三月間 何忘卻?」嫗笑曰:「是非刻蓮瓣為高履, 都翩翩有風格, 「我不知辛家女兒遂如此端好。」青衣人曰: 不知官人所聘行幾?」 生曰:「年約十五 「此婢大會作意, 實以香屑, 蒙紗而 曾從阿母壽郡 渠有十九

喚之來。」青衣應諾去。 然果窈窕, 阿甥賞鑒不謬。」即謂青衣曰:「可遣小貍

移時, 娉而立, 俯 拜。 入白:「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旋見紅衣女子, 曰:「後為我家甥婦,勿得修婢子禮。」女子起, 紅袖低垂。 嫗理其鬢發,捻其耳環,曰:「十四娘

途, 羞縮不安。 近在閨中作麼生?」女低應曰:「閑來只挑繡。」回首見生, 終夜竄溪穀?」女俯首無語。 嫗曰:「此吾甥也。 盛意與兒作姻好, 嫗曰:「我喚汝非他, 何便教迷

謬?」女曰:「郡君之命,父母當不敢違, 女腆然曰:「還以告之父母。」嫗曰:「我為汝作冰, 然如此草草, 有何:

六百一十一

為吾甥作伐耳。」女默默而已。

嫗命掃楊展裀褥,

即為合巹。

辰為定。 也! 而已。定想移時,乃悟其處為薛尚書墓。 數步外, 加死, (拔女頭上金花一朵, 不敢奉命'」 嫗笑曰:「小女子志不可奪,真吾甥 数一回顧,則村舍已失,但見松楸濃黑,**蓬**顆蔽塚 乃使青衣送女去。 聽遠雞已唱,遣人持驢送生出。 付生收之。命歸家檢歷,以良

薛乃生故祖母弟 何人。咨嗟而歸, 故相呼以甥。心知遇鬼,然亦不知十四娘

若, 漫檢歷以待之,而心恐鬼約難恃。再往蘭

若得麗一 生已無望。 雙鬟扶女坐青廬中。 則殿宇荒涼, 人, 狐亦自佳。至日除舍掃途,更僕眺望,夜半猶寂 頃之門外嘩然, 問之居人,則寺中往往見狐貍云。陰念· 妝奩亦無長物, 屣出窺, 惟兩長蠶奴扛一撲滿 則繡幰已駐於庭,

六百一十二

蹇修, 都巡環使,數百里鬼狐皆備扈從,故歸墓時常少。」生不忘 而去。生以告女,女曰:「此郡君物也。」 翼日往祭其墓。歸見二青衣,持貝錦為賀,竟委幾上 死鬼, 卿家何帖服之甚?」女曰:「薛尚書, 今作五 息肩置堂隅。生喜得佳麗偶,並不疑其異類。

邑有楚銀臺之公子,少與生共筆硯,頗相狎。聞生得狐婦, 謂生

饋遺為餪,即登堂稱觴。越數日,又折簡來招飲。女聞, 曰:「曩公子來,我穴壁窺之,其人猿睛鷹準,不可與久居

也。宜勿往。」生諾之。翼日公子造門,問負約之罪,且獻

六百一十三

慘然曰:「公子豺狼,不可狎也!子不聽吾言,將及於難!

生評涉嘲笑,公子大慚,不歡而散。生歸笑述於房,女

子言已,一座盡贊。生醉不能忍,大笑曰:「君到於今,尚其謬。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以起處數語略高一籌耳。」公主甚樂。公子忽謂生曰:「諺云:『場中莫論文。』此言今知 以為文章至是耶!」生言已, 卷示生, 第一,生第二。公子沾沾自喜,生笑謝之。後與公子輒相諛噱, 則殺吾身。君禍不遠矣!我不忍見君流落, 漸去,生亦遁。 乃往。至則知為公子初度,客從滿堂,列筵甚盛。公子出 之儇子也!輕薄之態, 親友疊肩嘆賞。酒數行,樂奏於堂,鼓吹傖佇, 醒而悔之, 施之君子, 因以告女。女不樂曰:「君誠 一座失色。公子慚忿氣結。 走伻來邀生飲, 生辭; 頻 **||隙漸釋。會提學試,公子** 則喪吾德;施之小人; 請從此辭。」生

六百一十四

絕交游, 懼 而涕 勿浪飲。」生謹受教。 **一告之悔。女曰:「如欲我留** 與君約: 從今閉戶

訪者輒囑蒼頭謝去。 又時出金帛作生計, 四 娘為人勤儉灑脫, 日有贏餘 日以紝織為事。 時自歸寧, 未嘗逾夜。 輒投撲滿。 日杜門戶,有造

子於喪者之家, 楚公子馳函來, 女焚爇不以聞。 捉臂苦約, 翼日, | 吊於城 遇

悍妒, 興頓豪, 姬彈箏為樂。生素不羈 捽以行。 至家, 婢妾不敢施脂澤。 無復縈念。 立命洗腆。 因而醉酣 向 日前 閉置庭中, 繼辭夙退。公子要遮無已,出生辭以故。公子使圉人挽轡, 頹 婢入齋中, 臥席間。 頗覺悶損, 忽逢劇飲, 為阮掩執, 公子妻阮氏, 以 杖

六百一十五

之,人也。意主人遣僮伴睡。 解, 出門怪呼。廝役盡起,爇之,見尸,執生怒鬧。 醉以酒而誣之。乘生醉寐, 女還往之間 知今日矣!」因按日以金錢遺生。 生見府尹, 誣生逼奸殺婢, 始覺身臥幾上,起尋枕榻, 女知陷阱已深, 腦裂立斃。公子以生嘲慢故 又托媒媼購良家女, 名祿兒, 皮肉盡脫。 女自詣問, 人咫尺不相窺。 執送廣平。隔日,十四娘始知,濟泣曰:「早 勸令誣服, **扛尸床間,合扉徑去。生五更醒** 又蹴之不動, 舉之而殭, 大駭. 歸家咨惋, 生見之, 則有物膩然, 以免刑憲。生泣聽命。 銜 年及笄, 生,日思所報, 悲氣塞心, 不能言 **遽遣婢子去。** 無理可伸, 容華頗麗, <del></del> 維維步履。 公子出驗之, 獨 摸 與

六百一十六

不成聲。 蒼頭聞之,喜告主母。女亦喜, 忍。 動, 同寢 得達上聽。 蒼頭復命,女漫應之,亦不愴惻,殊落落置之;家人竊議其 料理門戶如平時。翼日,蒼頭至獄,生寄語娘子一往永訣。 見女,泫然流涕,女亦相對愴楚,悲已而喜,然終不知何以 相見悲喜。俄捕公子至,一鞫, 一日,日晡,狐婢忽來。女頓起,相引屏語。出則笑色滿容, 忽道路沸傳:楚銀臺革職, 書去夕來, 女聞, 撫愛異於群小。生認誤殺擬絞。 女笑指婢曰:「此君之功臣也。」生愕問故。 坦然若不介意。 無停履。 每於寂所,於邑悲哀,至損眠食。 即遣入府探視, 既而秋決有日,女始皇皇躁 盡得其情。生立釋寧家。歸 平陽觀察奉特旨治馮生案。 蒼頭得信歸 則生已出獄 慟

六百一十七

惱?君被逮時,妾奔走戚眷間, 紙筆記姓名;且言欲與共富貴。 婢言:「但得父子團聚, 蒙寵眷。 謀, 皆雙熒。 願華膴也。」上頷之, 遂鬻妾勾欄中。」上慘然,賜金百兩。 婢對曰:「妾原籍直隸廣平,生員馮某之女。父以冤獄將死, 中有神守護, ,忽聞今上將幸大同,婢乃預往,偽作流妓。上至勾欄, 誠不可以告訴。今視塵俗益厭苦。 女遣婢赴燕都, 居無幾何, 疑婢不似風塵人,婢乃垂泣。上問:「有何冤苦? 徘徊禦溝間, 女忽謂生曰:「妾不為情緣, 乃去。 婢以此情告生。 生急起拜, 欲達宮闈,為生陳冤抑。 數月不得入。 並無一人代一謀者。 臨行, 我已為君蓄良偶 婢懼誤事,方欲 細問顛末, 婢至, 何處得煩 爾時酸 則 極

溘逝**。** 有佳侶 絕飲食, 遂以祿兒為室。逾年, 知尚在否。近臨之,則豉具鹽盎, 黑如村嫗:生敬之,終不替。女忽復言別, 別。」生聞, 。生悲怛欲絕。 對影長愁。 朝視十四娘, 安用此鳩盤為?」生哀泣如前日。又逾月,女暴疾 ||選 泣伏不起, 女乃止。 忽憶堂陬撲滿, 撲而碎之, 生侍湯藥, 即以婢賜金,為營齋葬。 容光頓減;又月餘, 生一子。然比歲不登, 金錢溢出。 如奉父母。 巫醫無靈, 羅列殆滿。 常見十四娘投錢於中, 夜遣祿兒侍生寢 由此頓大充裕。 漸以衰老;半載 頭頭置去,箸探 數日, 家益落。 婢亦去, 一,竟以

後蒼頭至太華、遇十四娘,乘青騾,婢子跨蹇以從, 郎安否?」且言:「致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訖不 問:「馮

異史氏曰:「輕薄之詞,多出於士類,此君子所悼惜也。 嘗冒不韙之名,言冤則已迂,然未嘗不刻苦自勵,以勉附於

余

殺身,茍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脫囹圄,以再生於當世耶 君子之林,而禍福之說不與焉。若馮生者,一言之微,幾至 可懼哉?」

六百二十

四、二十七、白蓮教

帆檣具焉。 守,戒勿啟視。去後門人啟之,見盆貯清水,水上編草為舟, 者甚眾。 白蓮教某者,山西人, 日將他往, 異而撥以指, 隨手傾側; 急扶如故, 堂中置一盆 大約徐鴻儒之徒。 一,又一盆覆之, 左道惑眾, 仍覆之。 囑門人坐

海 以風滅。 而師來,怒責曰:「何違吾命?」 門人立白其無**。** ·中舟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燒巨燭於堂上,戒恪守, 漏二滴, 師不至, **儽然而殆,就床暫寐,** 師曰:「適 及醒燭已

竟滅,

急起爇之。

睡,

燭何得息?」

師怒曰:「適使我暗行十餘里,

尚復云云

既而師入,又責之。門人曰:「我固不曾

耶?」門人大駭。

六百二十一

奇行種種,

不可勝書。

吞之,一 樊籠, 其遁, 妖也, 息。有同師者隱知其事,洩諸門人之父,父告之邑宰。 後有愛妾與門人通, 目如盎, 又殺吾子, 以子不歸,過問之,辭以久弗至。門人家各處探訪,杳無消 巨人又吞之。 立地化為豕, 吾妻可以卻之。」 甲士脫妻縛,妻荷戈往, 不敢捕治, 眾愈駭。 將以解都。途經太行山,山中出一巨人,高與樹等, 口如盆,牙長尺許。兵士愕立不敢行。 情何以甘!非某自往不可也。」眾果出諸籠 眾相覷, 某即呼屠人殺之,貨其肉, 某日: ,詳請官兵千人圍其第,妻子皆就執。 覺之隱而不言。遣門人飼豕, 莫知所為。某泣且怒曰:「既殺吾妻: 「既殺吾妻, 是須吾子。」復出其子, 人無知者。 某曰:「此 閉置

頸咽下, 之刃而遣之。巨人盛氣而逆。 從容竟去。 格鬥移時 巨人抓攫入口: 伸

魏運旺, 二十餘廢學,就岳業酤。 益都盆泉人, 故世族大家也。後式微不能供讀。 夕獨臥酒樓上,忽聞樓下踏蹴聲,

四、二十八、

雙燈

驚起悚聽。

已至榻下。

後一年少書生, 導一女郎, 近榻微笑。

聲漸近, 循梯而上, 步步繁響。

無何,

雙婢挑燈,

穢,

不知所對。

書生率婢,

遺燈竟去。

魏細視女郎,

楚楚若

轉

知為狐,

毛發森豎,

俯首不敢睨。

書生笑曰:「君勿見猜。

魏大愕怪。

舍妹與有前因

便合奉事。」魏視書生,錦貂炫目,

自慚形

頭者, 捋褲相嘲, 仙 心甚悅之。 何作措大氣?」遽近枕席, 遂與狎暱。 然慚作不能作游語。 曉鐘未發, 雙鬟即來引去。復訂夜約。 暖手於懷。 。女顧笑曰:「君非抱本 魏始為之破顏

贏。 夜自投到也。」魏喜無人,置酒與飲, **全晚女果至,** 乃笑曰:「不知妾握枚子, 笑曰:「癡郎何福,不費一 君自猜之,中則勝,否則負。 賭藏枚,女子十有九 錢,得如此佳婦,夜

間, 若使妾猜, 綺縠香軟。 「昨宵衾褥澀冷, 君當無贏時。」遂如其言, 頃之, 令人不可耐。」遂喚婢袱被來, 緩帶交偎 「脂濃射, 通夕為樂。 ,真不數漢家溫 既而將寢, 展布榻

六百二十四

柔鄉也。

自此,

遂以為常。

與君別矣。請送我數武,以表半載綢繆之意。」魏驚叩其故, 後半年魏歸家,適月夜與妻話窗間,忽見女郎華妝坐墻頭, '魏近就之,女援之,逾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

雙燈以待,竟赴南山,登高處,乃辭魏言別。留之不得,遂 女曰:「姻緣自有定數,何待說也。」語次,至村外,前婢挑 魏佇立徬徨,遙見雙燈明滅, 漸遠不可睹,怏怏而反。

四、二十九、捉鬼射狐

是夜山頭燈火,村人悉望見之。

城王季良內弟。季良家多樓閣,往往見怪異。公常暑月寄宿. 李公著明, 睢寧令襟卓先生公子也,為人豪爽無餒怯,為新

六百二十五

幾上茗碗,傾側旋轉,不墜亦不休。公咄之,鏗然立止。又爐,請衽何趾,始息燭覆扉而去。公就枕移時,於月色中見 若有人拔香炷,炫搖空際,縱橫作花縷。公起叱曰:「何物 屬僕輩伴公宿, 暗陬,忽一物騰擊頰上,覺似履狀,索之,亦殊不得。乃: 鬼魅敢爾!」裸裼下榻,欲就捉之。以足覓床下,僅得一履, 不暇冥搜, (人搜履: 一晚涼。或告之異,公笑不聽, 呼從人爇火燭之,空無一物,乃復就寢。 赤足撾搖處,炷頓插爐,竟寂無兆。公俯身遍摸 翻席倒榻,不知所在。主人為公易履。 履夾塞椽間, 公辭曰:「生平不解怖。」主人乃使炷香於 固命設榻 既明, 日偶

六百二十六

念。 其半。南院臨高閣,止隔一堵, 公益都人, 偶與家人話於庭**,** 僑居於淄川孫氏第。 閣開門, 時見閣扉自啟閉,公亦不置 第綦闊, 一小人面北而坐,身不 皆置閑曠,公僅

急取弓矢, 滿三尺, 綠袍白襪。 眾指顧之,亦不動。公曰:「此狐也。」

見。公捉刀登閣,且罵且搜,竟無所睹,乃返。異遂絕。 居數年, 平安無恙。公長公友三,為餘姻家,其所目睹。 對閣欲射。 小人見之,啞啞作揶揄之聲,遂不復 大約慷

史氏曰:「予生也晚,未得奉公杖履。 剛毅丈夫也。 觀此二事, 大概可睹。 然聞之父老, 浩然中存,

四、三十、蹇償債

問之,豆資已蕩然矣。公憐其貧,亦置不索。 時無晨炊,向公哀乞,公輒給以升斗。一日告公曰:「小人 李公著明, 不能操農務,家屢貧。 日受厚恤,三四口幸不餓殍,然何可以久?乞主人貸我綠豆 一石作資本。」公忻然授之。卓負去,年餘,一無所償,及 慷慨好施。 然小有技能,常為役務,每齎之厚。鄉人王卓,傭居公家。其人少游惰,

數?」卓愀然曰:「固然。凡人少有所為而受人千金,可不報 來投償。」公慰之曰:「若索爾償,則平日所負欠者,何可算 公讀書蕭寺。後三年餘,忽夢卓來曰:「小人負主人豆直,今

卓, 符豆價也。 需以歲月**。**萬一得痊, 有牛醫至公家, 內監見而悅之, 公忽悟曰:「得毋駒乃王卓耶?」越數日歸,見駒, 不可待,遂歸。 駒奔赴,若有知識。自此遂以為名。公乘赴青州, 牛醫售驢得錢千八百, 公愈疑。 若無端受人資助, 噫!昭昭之債, 既而家人白公曰:「夜牝驢產一駒, 見 之, 又逾歲,駒與雄馬同櫪, 願以重價購之,議直未定。適公以家務,急 謂公曰:「乞以駒付小人, 升鬥且不容昧, 況其多哉!」言已竟 得直與公剖分之。」公如所請。後數 以半獻公。公受錢頓悟,其數適 而冥冥之償, **齕**折脛骨, 不可療。 此足以勸矣。 朝夕療養, 且修偉。 戲呼王 衡府

床下旋轉不已。驚而中疾, 蘇孝廉貞下太封公晝臥, 見一人頭從地中出,其大如斛, 遂以不起。後其次公就蕩婦宿

四、三十一、頭滾

罹殺身之禍,其兆於此耶? 杜生九畹, 四、三十二、鬼作筵 內人病。 會重陽,為友人招作茱萸會。早起盥已,

告妻所往。

冠服欲出,

就問臥榻,

妻輒「兒」呼之。家人心知其異。時杜有母柩未

忽見妻昏憒,絮絮若與人言,杜異之,

杜祝曰:「得毋吾母耶?」妻罵曰:「畜

何乃歸家崇兒婦?

疑其靈爽所憑。

何不識爾父!」杜曰:「既為吾父,

渠事, 饋送, 乃 蘇 。 矣。 安能代庖?望恕宥。」 此物豈爾所可用耶!』我乃斂手, 不能料理中饋。 人來勾致, 幸 彼不忍違吾面目, 竊取一錠來, 阿翁哀請。 當毋憚勞。」言已, 杜問所言, 便宜付之。」杜 首者張懷玉。我萬端哀乞, 「我專為兒婦來 及期, 且解囊賂之, 茫不記憶。 作糊口計。 妻日: 即於門外焚紙錢。 尚煩兒婦 三日後當治具酬之。 曰:「吾且去。」 「兒勿懼, 但曰:「適 始去。 何反怨恨?兒婦應即死。 翁窺見, 往。」 未敢動。」杜以妻病革, 我見阿翁鏹袱尚餘 見四人來, 去去即復返。 甫能允遂。 妻又曰:「四人去 妻即冥然, 曰:『爾欲何為! 曰:「幽冥殊途, 爾母年老龍鐘, 我 許· 欲 捉 良 此為

六百三十

始醒, 器 外, 紺帔而綠緣之, 調自有人,只須堅坐指揮足矣。我冥中喜豐滿, 婦去為我敦庖務, 信相半。 曩見我白金便生覬覦,然大要以貧故,亦不足怪。 告杜曰:「適阿翁呼我去, 切宜記之。』我諾。 越三日,方笑語間, 呼我以嫂。 勿慮也。」言甫畢, 至廚下,見二婦操刀砧於中, 每盛炙於簋, 忽瞪目久之, 謂曰:『不用爾操作, 奄然 竟斃。 必請覘視。 語日: 諸物饌都覆 約半日 「爾婦綦 我烹 將

都在筵中。

進饌既畢,

酒具已列器中。

翁乃命我還。」杜·

每語同人。

萊蕪張虛一者,

聞

道 邑 中

扉 自闢 然足音矣。 相 漆朱盤貯雙茗盞 寂無人, 某宅為狐貍所居, 何不竟賜光霽?」 以薌蔘。 公, 茶已,繼之以酒。 從人所呼也。」於是酬酢議論, 僕大愕卻走, 揖而祝曰:「小生齋宿而來,仙人既不以門外見斥, 請坐賜教。」 進酒行炙者, 學使張道一之仲兄也, 忽聞空中有人言曰:「勞君枉駕, 懸目前。 敬懷刺往謁, 張肅衣敬入,見堂中幾榻宛然, 細審官閥 即見兩坐自移相向。 似小輩甚夥。 各取對飲, , 冀 ,曰:「弟姓胡, 一見之。投刺隙中 意氣頗洽。 性豪放自縱。 吸嚦有聲, 酒後思茶,意才動, 甫坐, 繁羞鹿脯 行四, 而終不見 即有鏤 可謂跫 移時 而 闃

香茗已置幾上。 目是三數日必一往, 凡有所思, 胡亦時至張家, 俱如主客往來禮。 應念即至。張大悅, 盡醉而歸

狐君識之否?」曰:「妄耳, 張問胡曰:「南城中巫媼, 未知何如人。小人欲從先生往 實無狐。」少間,張起溲溺, 日托狐神漁利。不知其家 觀

命。 之, 請於狐曰:「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輩, 語曰:「適所言南城狐巫, - 狐固言不必,張言之再三,乃許之。 煩一言請於主人。」張知為小狐,乃應曰:「諾。」即席 如有控者。 既騎而行,狐相語於途,曰:「今後先生於 往探狐巫, 既而張出, 敬請君 馬自

巫見張生,

道途間

覺有細沙散落衣襟上,便是吾輩從也。」語次入城

笑逆曰:「貴人何忽降臨?」 張曰:「聞

顛蹶, 我狐否?」 老身也?」 始惕惕而出。 發半磚來, 爾家狐 止 袖手者? 此 |獨行於途, 巫急起奔遁房中, 穢泥亂墜, 巫惟謝過。 巫錯愕不知所出。 張笑曰: 中巫臂, 何便言狐子?恐吾家花姊不歡!」 言未 張笑諭之, 應 塗巫 |塵沙淅淅然, 果否?」巫正容曰:「若 「婆子盲也!幾會見自己額顱 踉蹡欲跌。 張招之,且 |面如鬼**。** 闔戶不敢出。 乃還。 愈與莫逆。 嘗問其甲子, 回惑間, 惟哀號乞命。 則 驚謂張曰: 仰首望空中, 呼狐語, 張呼與語曰: 又一石子落, 輒 應 不 「官人何得拋 戒勿傷巫, 張請恕之, 破, 語 訛 「爾狐 冤 虎 狼

恃以無恐。

如是年餘,

殊不

六百三十五

陝中產, 為?. 便了足耳。」張謂狐曰:「交情之好如吾兩人,可云無憾;終 頭蘇然作響, 未一見顏色,大是恨事。\_ 「何不邀來共坐?」曰:「伊道頗淺, 他日可相認耳。」張四顧都無所見。 即有履聲藉藉隨其後, 衣裳楚楚,眉目如畫 則弟在焉。」 將歸去矣。 但言:「見黃巢反, 置酒邀張, **其聲甚厲。張異之,** 張即推同 君每以對面不覿為憾,今請 且告別。 胡曰:「但得交好足矣,見面何 扉 轉瞬之間, 曰:「今日釋君憾矣。」 猶如昨日。」 一夕共話: 画 覷, 問 : 胡曰:「此必家兄。」張 則內有美少年, 不復睹矣。 「將何往?」 只好攫得兩頭雞啖, 胡曰: 「君試開寢 識數載之 張依戀不 張 相 反身而 視 忽 墻

忍別。 至中夜, 狐 曰:「離合自有數 始以紗燭導張歸。 明日往探, 何容介介。」乃以巨觥勸酒。 則空屋冷落而已。 飲

物, 後道一 比歸, 三里許, 躡 其後。 歧路中, 察張不豫, 乞笑納之。」復欲詢之,馳馬遙去。 先生為西州學使, 甚違初意 少年拱手而別, 張回顧, 見一蒼頭持小簏子, 詰之**。** 張告以故。少年亦為慰藉。 見裘馬甚麗,意亦騷雅,遂與閑話。少年 咨嗟馬上,嗒喪若偶**。** 張請如晉。 曰:「前途有一人, 獻於馬前, 因往視弟, 張莫解所由。 曰:「胡四相公敬 忽一少年騎青驢 同行里許, 寄君故人 願望頗奢。

致先生。」

張豁然頓悟。

啟視,

則白鏹滿中。

及顧蒼頭,

2、三十四、念秧

橐, 異史氏曰: 蓋之交,遂罹喪資之禍。 強弓怒馬, 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來也漸, **攫貨於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 御人於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劙囊刺 人情鬼蜮, 所在皆然;南北沖衢, 隨機設阱,情狀不一;俗以其言辭 此非鬼蜮之尤者耶 其入也深。誤認傾

浸潤,

,名曰「念秧」。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眾。

訊。 時以閑語相引, 餘鄉王子巽者, 治裝北上, 邑諸生。 王頗與問答。 出濟南, 有族先生在都為旗籍太史, 將往探 行數里, 有一人跨黑衛馳與同行, 其人自言:「張姓。 為棲霞隸,

六百三十八

整潔, 門庭, 探省, 苑 若廝僕, 夜戒備之。雞既唱,張來呼與同行,僕咄絕之,乃去。朝暾已 被令公差赴都。」稱謂撝卑, 「夜何作, 王始就道。 不使相從。張頗自慚, 許姓, 少獲饋貽。 在前則策蹇迫及,在後則祗候道左。 垂首蹇分, 則見張就外舍飲。方驚疑間, 稍稍問訊。 臨淄令高檠是我中表。 致迷頓乃爾?」 其人聞之, 行半日許, 。今夜旅舍, 盹寐欲墮。 或先或後, 王亦以泛泛適相值, 不為疑, 然王僕終 前一人跨白衛, 約四十許, 祗奉殷勤, 揮鞭遂去。 誤同念秧者宿,驚惕不敢交睫 家兄設帳於官署, 張望見王垂手拱立, 既暮休於旅舍, 相從數十里 猛然欠伸,言:「青 因循十餘里。 。僕疑之, 我往 衣 偶 厲 色

之。 遂致白晝迷悶。」王故問:「念秧何說?」許曰:「君客時少, 乘機騙賺。 未知險詐。 先是, 。今有匪類,以甘言誘行旅,夤緣與同休止, 臨淄宰與王有舊, 曾入其幕, 昨有葭莩親,以此喪資斧。吾等皆宜警備。」王 識其門客,果有許 一頷

貌甚都。同行久之,未交一言。日既夕,少年忽曰:「前去 翼日卓午,又遇一少年,年可十六七,騎健騾, 諾之。僕終疑其偽,陰與主謀,遲留不進,相失,遂杳。 姓,遂不復疑。因道寒溫,兼詢其兄況。許約暮共主人, 冠服修整,

致詰,少年嘆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火,冀博一第, 圖竟落孫山!家兄為部中主政,遂載細小來,冀得排遣。 律店不遠矣。」王微應之。少年因咨嗟欷歔,如不自勝。王 六百四十

審視, 晚投旅邸, 不已。 許乃展問邦族, 攜裝入者,見王、 少年日: 王視之則許。王止與同舍, 平不曾踐涉, **닏將暮,** 即有一人入,攜之而出, 聽其語, 則途中少年也。 奈何!」遲留瞻望,行甚緩。王遂先驅, 「適先馳出,眷口久望不來, 既入舍, 撲面塵沙, 操南音, 少年又以途中言為許告。 許在舍, 則壁下一床,先有客解裝其上。王問主 王未言, 嬌婉若女子。 使人薅惱。」 返身遽出, 許遂止, 曰:「但請安置,當即移他所。 許急起曳留之, 因與坐談。 少間,又有 因取紅巾拭面 王心好之,稍為慰藉。 曰:「已有客在。」 干 何僕輩亦無至者?日 俄頃, 相去漸遠。 少年遂坐。 r, 嘆吒

堆累頗重 止之,卒不聽。 秤兩餘付主人, 囑治肴酒, 以供夜話。二人爭勸

俄而酒炙並陳。筵間,少年論文甚風雅。王問江南闈題,少 年悉告之。且自誦其承破, 平,共扼腕之。少年又以家口相失,夜無僕役,患不解牧圉 及篇中得意之句。言已,意甚不

耳沸心,使人不眠。」南音呼骰為兜,許不解, 平蹇滯, 王因命僕代攝莝豆,少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蹴然曰:「生 手摹其狀。 出門亦無好況。昨夜逆旅與惡人居,擲骰叫呼, 許乃笑,於囊中出色一枚, 曰:「是此物否?」少 固問之, 少年

許乃以色為令,

相歡飲。酒既闌,

許請共擲,贏一

王辭不解。

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陰囑王曰:

須, 少間, 之, 王賭, 勿漏 見棲霞隸亦在其中。大疑, 言。蠻公子頗充裕, 明當奉屈耳。」二人乃入隔舍。旋聞轟賭甚鬧, 王堅辭不解。許願代辨梟雉,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 就榻報王曰:「汝贏幾籌矣。」王睡夢應之。 年又雛 展衾自臥。 又移時, ,未必深解五木訣。 我贏 王潛窺 眾共拉

時賭禁甚嚴,各大惶恐。佟大聲嚇王,王亦以太史旗號相 忽數人排闔而入,番語啁嗻。首者言佟姓。為旗下邏捉賭者

佟怒解, 取償。王憤起相爭。 王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無相混。」許不聽,仍 一來報之。既散局,各計籌馬, 與王敘同籍, 金捉王臂,陰告曰:「彼都匪人,其情 笑請復博為戲。 王負欠頗多, 佟遂搜王裝橐 眾果復賭, 佟亦賭。

相抵。 佟。 實取君償耶?」王故長厚,遂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告不過暫掩人耳目,過此仍以相還。終不然,以道義之交,遂 測 乃對眾發王裝物,估入己橐,佟乃轉索許、 我輩乃文字交, 無不相顧。 此當取償許君者,今請易之。便令許償佟,君償我。 適局中我贏得如乾數, 張而去。

避之,少年又近就之。 少年遂襆被來,與王連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僕人臥榻上, 各默然安枕。久之,少年故作轉側,以下體暱就僕。僕移身 膚著股際, 滑膩如脂。 僕心動, 試

與

疲殆, 狎, 不疑其有他也。昧爽,狎,而少年殷勤甚至,^ 夜所寄物, 前途請相授耳。」王尚無言,少年已加裝 六百四十四 少年即起,促與早行。且云:「君。衾息鳴動。王頗聞之,雖其駭怪,: 促與早行。且云:「君蹇

許、佟皆其一黨,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入也。償 談詞風雅,非念秧所能,急追數十里,蹤跡殊杳。始悟張、 被念秧者騙矣!焉有宦室名士,而毛遂於圉僕?」又轉念其 初不為意。 一騎,王不得已從之。騾行駛: 因以夜間所聞問僕, 僕以實告。王始驚曰:「今 去漸遠,王料其前途相待

篡奪而去。為數十金,委綴數百里,恐僕發其事,而以身交 債易裝,已伏一圖賴之機,設其攜裝之計不行,亦必執前說 歡之,其術亦苦矣。

六百四十五

邑有吳生字安仁,三十喪偶,

相知悅。從一小奴,名鬼頭,

亦與吳僮報兒善。久而知其為

獨宿空齋。有秀才來與談,遂

後數年,又有吳生之事:

旋里, 狐 行無不利。」 吳遠游, 聞王生遭念秧之禍,因戒僮警備。狐笑曰:「勿須, 必與俱, 同室之中,人不能睹。吳客都中, 將

之。 喜同途不孤寂。」於是吳止亦止, 至涿, 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黃姓, 一人系馬坐煙肆,裘服齊楚。 每共食必代吳償值。 提堂戶部。 見吳過,亦起,超乘從 將東歸, 、吳陽

及晚, 感而陰疑之。私以問狐,狐曰:「不妨。」吳意釋。 同尋寓所,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為禮,

喜問少年:「何時離都?」答云:「昨日。」 黃遂拉與共寓 話當不寥落。」乃出金資,治具共飲。 吳曰:「此史郎, 我中表弟, 亦文士, 六百四十六 少年風流蘊藉,遂與 可佐君子談騷雅,

為質 作笑。 吳大相愛悅 吳益悅之。既而更與黃謀賭博, 狐囑報兒暗鎖板扉, 飲間, 輒目示吳作觴弊, 曰:「倘聞人喧, 罰黃, 共牽吳, 強使釂 遂各出橐金 但寐無嘩。 鼓

吳諾。 黄錯橐垂罄 吳每擲, 小注則輸, 議質其馬。 大注則贏。 更餘, 計得二百金。

主人覓鑰不得, 忽聞撾門聲甚厲 破局啟關, 吳急起, 投色於火, 有數人洶洶入, 蒙被假臥。久之, 搜捉博者。

檢吳裝。方不能與之撐拒, 黃並言無有。 眾始懼, 曳之入, 人竟捋吳被, 但求無聲。 忽聞門外輿馬呵殿聲。 指為賭者, 吳乃從容苞苴付主人。鹵 吳叱咄之。數人強 吳急出鳴

六百四十七

簿既遠,

眾乃出門去。

令歸。 黄於途, 別, 可任, **橐置枕頭,方伸被而睡。** 食已徑去。 相偎抱。 與史共作驚喜狀, 贈金為藥餌之費。途中語狐,乃知夜來鹵簿,皆狐所為。 吳以為狹。黃曰:「此臥兩人則隘, 「愛兄磊落,願從交好。」吳心知其詐, 及明, 竊竊哀免。吳固求訖事。 有指彈之聲。 益諂事吳。暮復同舍, 史極力周奉,不料吳固偉男,大為鑿枘, 吳亦喜獨宿可接狐友,坐良久, 史 憊 不 能 起 , 取次覽寢, 吳拔關探視, 無何, 托言暴病, 鬥室甚隘 手捫之,血流漂杵矣。 史啟吳衾, 黃命史與吳同榻。 一少女艷妝遽入, 請吳、黃先發。 君自臥則寬, ,僅容一 狐不至。 然計亦良得, 裸體入懷, 榻 顰呻殆 倏 何 妨? 頗暖 吳臨

今宵, 遂 敢隱匿, 已傾心於君 與狎, 向吳展笑, 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甘。 妾實主人遣以餌君者。 大相愛悅**。** 乞垂拔救!」吳聞駭懼, **佳麗如仙。吳喜致研詰,** 女忽潸然泣下。 曩時入室,即被掩執, 吳驚問之, 女日 計無所出,但遣速去, 則主人之子婦也。

忽聞黃與主人捶闔鼎沸, 何遂誘我弟室!」吳懼, 但聞黃曰:「我 逼女令去。 聞壁扉外亦有騰 路祇奉, 汝為

女惟俯首泣。

不聽, 有我等客數輩, 吳倉卒汗流如沈,女亦伏泣。又聞有人勸 推 門愈急。 勸者曰:「請問主人, 必不坐視兇暴。 六百四十九 如兩人中有一逃者, 意將何為?如欲

就 聞喧,始入勸解。 行旅, 黃及主人皆釋刀杖, 欲起,秀才牽裾,苦不令去。後乘間得遁,操杖奔吳所。秀才 聞竊感佩 罪安所辭?如欲質之公庭耶, 才叱罵曰: 人意稍奪, l:「恨不如人,為人驅役賤務!」主人聞之, 外舍宿。 又勸止吳, 明明陷詐, 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默不一言?」 女啼 攜有香醞,遍酌同舍, 而 「爾輩禽獸之情, 不知何人。初, 兩始和解。 吳伏窗窺之, 安保女子無異言?」主人張目不能語。 長跪而請。 肆門將閉, 亦已畢露。 帷薄不修, 則狐友也,心竊喜。又見主 吳亦啟戶出 勸黃及主人尤殷。 即有秀才共一 此客子所共憤者! 適 以取辱。且爾 頓大怒詈,秀 面如死灰。 兩人辭 一僕來,

將行, 與鬼頭計, 共促裝,載女子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頗殆。午間稍息憩 頭知女止一兄,遠出十餘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狀,使報兒 吳詰之, 遂以問狐。狐曰:「無憂,將自至矣。」星月已出, 秀才調停主客間,議定五十金。人財交付後, 今日倒繃孩兒, 女子又啼, **〈益哀。秀才勸重價貨吳生,主人俯首曰:「作老娘三十年,** 喚報兒,不知所往。日已夕,尚無蹤響, 入門索姊妹。主人惶恐,詭托病殂。二僮欲質官 報兒笑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傖, 反身索得。」遂以金置幾上。 吳驚問其故, 寧死不歸。 內奔出嫗婢, 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吳固不肯破重資 捽女令入。女子臥地, **晨鐘已動,** 報兒始至。 頗懷疑訝, 蓋鬼

吳歸,琴瑟綦篤。家益富。細詰女子,曩美少年即其夫, 主人益懼,啖之以金, 吳即賜之。 漸增至四十,二僮乃行。 報兒具述其

眾, 逆旅主人, 皆其一類。何意吳生所遇, 即王子巽連天呼 苦之人,不亦快哉!!旨哉古言:「騎者善墮。」 史即金也。襲一槲綢帔,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黨羽甚

有二孔,每孔伏蛙。 王子巽言:在都時,曾見一人作劇於市, 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作鳴。或與金錢 攜木盒作格,

四、三十五、蛙曲

則亂擊蛙頂,

如拊雲鑼之樂,宮商詞曲,了了可辨。

鼠戲

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

背負一囊

中蓄

小鼠十餘頭。

每

於

登樓, 劇。 稠人中, 歌聲甫動, 人立而舞。 出小木架置肩上, 則有鼠自囊中出 男女悲歡, 儼 如戲樓狀。乃拍鼓板, 悉合劇中關目。 蒙假面, 被小裝服 唱 自背 雑

四、三十七、泥書生

不得志。 羅 村有陳代者少蠢陋, 然貞潔, 婆媳亦相安。一 娶妻某氏頗麗。 一夕獨宿, 自以婿不如人, 忽聞風動扉 鬱 開

六百五十三

聽其狎褻而去。自是夜無虛夕。

書生入,

脫衣巾,

就婦共寢。

婦駭懼,

苦拒,

而

肌膚頓軟

月餘,

形容枯瘁,

母怪問之,

術禁咒, 歡然樂受。 寫橋王炳者出村, **墮地上**, 生復來, 四、三十八、土地夫人 相悅愛。 塔然作聲。 咄 咄!有生人氣! 終不能絕。 置冠幾上, 狎暱無所, 問其姓名, 四壁張顧, 乃使陳代伏匿室中, 又脫袍服, 六百五十四 一地祠中出一 遂期夜奔, 固不以告。 急復披衣。 書生已杳。 搭椸架上。 才欲登榻, 炳因告以居址**。** 由此往來不絕。 代暗中暴起, 束薪爇照 顧盼甚殷。 操杖以伺。 至夜果至, 泥衣一 時炳與妻 夜分書 試挑之, 擊 忽驚

初

慚怍不欲言

固 問

以情告。

母駭

妖也!

極

共榻 「我土地夫人也。」炳大駭,亟欲絕之,而百計不能阻。 美人亦必來與交,妻亦不覺其有人。炳訝問之。美人

土地雖小亦神也,豈有任婦自奔者?不知何物淫昏,遂使千

果卒。美人猶日一至,炳妻叱之曰:「淫鬼不自羞!人已死

復來何為?」美人遂去,不返。

因循半載,病憊不起。美人來更頻,家人都見之。未幾**,** 

古下謂此村有污賤不謹之神。冤哉!

濟南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冬夏著一單帢 四、三十九、寒月芙蕖 衣,系黃絳,無褲襦。 每用半梳梳發, 即以齒銜髻,如冠狀。

六百五十五

其術, 輒對人作幻劇, 曰:「請以賜還,當不吝術。」無賴者恐其紿, 曰:「果不相授耶?」曰:「然。」道人默不與語,俄見黃 不許。遇道人浴於河津,驟抱其衣以脅之,道人揖 市上; ,市人爭貽之。有井曲無賴子, 夜臥街頭, 離身數尺外, 冰雪盡熔。 ,遺以酒, 固不肯釋。

縉紳家聞其異,招與游,從此往來鄉先生門。 綈 非蛇;另有一蛇, 某大愕, 化為蛇, 長跪,色青氣促,惟言乞命。道人乃竟取絳。 圍可數握, 繞其身六七匝, 蜿蜒入城去。由是道人之名益著。 怒目昂首,吐舌相向 司 道俱耳其 絳竟

至期,各於案頭得道人速帖,

每宴集,必以道人從。

道人請於水面亭報諸憲之

亦不知所由至。

諸官赴宴

都有。 際。 極奢麗。 管而啟。 客無不駭異。亭故背湖水, 勿與內人交語。 官共諾之。道人於壁上繪雙扉, 白:「荷葉滿塘矣!」 一座皆驚。 日佳集, 道人啟官宰曰: 宴時方凌冬, 即有人一 既而旨酒散馥, 共趨覘望, 可惜無蓮花點綴!」 兩相授受, 一傳送門外,道人命吏胥輩接列亭中, 窗 既入, 「貧道無僮僕, 則見憧憧者往來於中,屏幔床幾 外茫茫, 熱炙騰熏,皆自壁中傳遞而出, 每六月時, 惟顧而笑。 則空亭寂然, 眾俱唯唯。 惟有煙綠。 以手撾之。 推窗眺矚 煩借諸扈從, 頃刻, 荷花數十 少頃, 幾榻未設,或疑其 內有應門者, 官偶嘆曰:「此 果見彌望菁蔥 陳設滿亭, 頃, 少代奔走。 亦 座 窮

遠際, 蓋, 沁腦。 夢之空花耳。」無何,酒闌, 間以菡萏。 袖 是日客飲而甘之, 間返棹, 日公與客飲。公故有傳家美醞,每以一斗為率,不肯供浪飲。 曰:「君必欲滿老饕,索之貧道而可。」客請之。道人以壺入 視酒紙 中,少刻出,遍斟座上, 無復存矣。濟東觀察公甚悅之,攜歸署,日與狎玩。一 。群以為異。遣吏人蕩舟採蓮,遙見吏人入花深處, 漸至北岸,又轉遙遙在南蕩中。」道人笑曰:「此 素手來見。官詰之, 吏曰:「小人乘舟去, 見花在 封固宛然, 轉瞬間, 固索傾釀,公堅以既盡為辭。道人笑謂客 萬枝千朵, 瓶已罄矣。心竊愧怒, 與公所藏無異。盡 荷亦凋謝,北風驟起, 齊都開,朔風吹面,荷 歡而罷。公疑 執以為妖, 摧折荷

下, 知所往。 杖才加. 觀察已血殷座上。 後有人遇於金陵, 公覺股暴痛 。乃止不笞, 再 衣裝如故, 加 遂令去。道人遂離濟 肉欲裂。 問 之, 道人雖聲

家, 繆永定, 與客滑稽諧謔, 江西拔貢生, 遂共酣飲。 素酗於酒, 繆醉, 戚黨多畏避之。 使酒罵座, **忤客**;客 偶適族叔

酒狂

怒, 奔告其家。 座大嘩。 家人來, 叔為排解, 扶挾以歸。才置床上, 繆為左袒客, 益遷怒叔。 四肢盡厥, 叔無計. 撫之,

奄然氣絕。

視之, 壯麗。 暮, 賊 並未告家人,故毫無資斧, 獄者翼日早候,於是堂下人紛紛散去。繆亦隨皂帽人出 無歸著, 繆見有皂帽人縶已去。 首不敢聲。 心益悲懼 回顧皂帽 若酤自啖, 各去尋眠食 則其母舅。 墀 縮首立肆簷下。皂帽人怒曰:「顛酒無賴子!日將 忽一人自戶內出, 向舅涕零曰:「阿舅救我!」 賈顧皂帽人曰:「東 怒目如牛, 似欲伺見官宰, 便有用度!再支吾, 舅賈氏, 爾欲何往?」繆戰慄曰:「我且不知何事, 移時至一府署, 又不敢問。 庸將焉歸?」皂帽人曰:「顛酒 死已數載。 見繆, 自思無罪, 詫異曰:「爾何來?」**繆** 忽堂上一 老拳碎顛骨子!j 縹碧為瓦, 繆見之, 一吏宣言, 當是客訟鬥毆。 始悟已死 世間無其 使訟

奈何!」繆伏地哭, 常不忍一訶。 登訪。」乃去。 謝 在側, 甥將得何罪?」答曰:「未可知也。然大王頗怒此等人。」繆 俄頃出酒食, 輒撾門裸罵, 問:「見王未?」曰:「浮羅君會花子案,駕未歸。」又問:「阿 非他 人曰:「大王駕詣浮羅君,遇令甥醉詈,使我捉得來。」 賈 曰:「叨盛酌, 聞二人言, 屈臨寒舍。」二人乃入。賈重揖皂帽人,且囑青眼 十六七歲, 猶謂齒稚。不意別十餘年, 團坐相飲。 賈問:「舍甥何事,遂煩勾致?」 皂 賈謂繆曰:「甥別無兄弟,父母愛如掌上珠, 已經醉矣。 觳觫汗下, 杯箸不能舉。無何, 皂帽人起, 懊悔無及。 賈曳之曰:「舅在此業酤, 每三杯後, 即以令甥相付托, 喃喃尋人疵, 小不合, 甥了不長進。今且 駕歸,再容

規望。 繆 幣錢紙百提, 幾何?」曰:「十萬。」 我先罄所有用壓契,餘待甥歸從容湊致之。」繆喜曰:「共得 舅頗相善。大王日萬幾, 十萬不能了也。」 以私意釋甥去,或可允從。」又轉念曰:「此事擔負頗重, 欲出市上 賈請間。 一少游矚, 足矣。」繆喜曰:「此易辦耳。」待將停午, 語移時,來謂繆曰:「諧矣。 繆謝諾,即就舅氏宿。次日, 賈囑勿遠蕩, 亦未必便能記憶。 「甥何處得如許?」賈曰: 諾而出。見街里貿 我委曲與言 少頃, 皂帽人早來 即復來。 飯, 非

小聲望,

必合

極力。

適飲者乃東靈使者,

舅常飲之酒

如

人間。

至一所,

棘垣峻絕,

似是囹圄。

對門一酒肆,

往來

六百六十二

契闊。 頗夥。 難搖 出。 繆素厭人道其酒德, 顛墮溪中。溪水殊不甚深,而水中利刃如麻, 舊態復作, 聞肆內一人呼曰:「繆君何來?」繆急視之,則鄰村翁生, 十年前文字交。趨出握手,歡若平生。即就肆內小酌,各道 上人觀笑如堵, 動, 繆又追至溪頭,捋翁帽,翁怒曰:「此真妄人!」乃推 繆慶幸中,又逢故知,傾懷盡釂。大醉, 肆外一帶長溪, 痛徹骨腦。 漸絮絮瑕疵翁。翁曰:「數年不見, 黑水雜溲穢 聞言益憤。擊桌大罵。翁睨之,拂袖竟 一為援手。 黑潦湧動,深不見底。方佇足窺探 隨吸入喉, 更不可耐。 刺脅穿脛, 君猶爾耶? 頓忘其死,

也! 宜急措置, 夜於村外曠莽中, 渠迫不能待。我已立券,付千緡令去,餘以旬盡為期。子歸 泣拜知罪。 時方危急, 死猶弗悟,不足復為人!請仍從東靈受斧鑕。」繆大懼 賈乃曰:「適東靈至,候汝立券, 賈忽至, 望見大驚, 呼舅名焚之,此案可結也。」繆 提攜以歸 曰:「爾不可為 汝乃飲蕩不歸

蘇, 味熏騰, 時繆已殭臥三日,家人謂其醉死,而鼻息隱隱如懸絲。 大 嘔 與吐物無異,身始涼爽。 **嘔出黑沈數斗,臭不可聞。** 告家人以異。 吐已, 汗濕裀褥, 旋覺刺處痛 是日

氣

無益。」乃示途令歸。

悉如命,

乃促之行,送之郊外,又囑曰:「必勿食言,累我

隔夜成瘡,猶幸不大潰腐。十日漸能杖行。

家人共乞償

腫,

於子姓之家,又罵座, 稍稍與共酌。年餘,冥報漸忘,志漸肆, 之幻境耳。縱其不然,伊以私釋我,何敢復使冥王知?」家 其子方知,扶持歸家**。**入室,面壁長跪,自投無數, 人勸之,不聽。然心惕惕然,不敢復縱飲。里黨咸喜其進德, 繆計所費, 非數金不能辦, 主人擯斥出,闔戶徑去。繆噪逾時, 頗生吝惜,曰:「曩或醉鄉 故狀漸萌。一日飲 曰:「便

償爾負!便償爾負!」言已僕地,

視之氣已絕矣。

## 五、卷五

Ŧ,

陽武侯

競以翼覆漏處,異之。 於主人為宅兆,構茅而居。後數年,太夫人臨蓐, 陽武侯薛公祿, 產告, **適二指揮使奉命稽海,** 先生有荒田,公牧其處,輒見蛇兔鬥草萊中,以為異, 垢面垂鼻涕, 又詢所產, 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咨嗟而去。 膠州薛家島人。 父薛公最貧, 殊不聰穎。 曰:「男也。」指揮又益愕, 既而翁出, 出其途,避雨戶中。見舍上鴉鵲群集, 島中薛姓, 指揮問:「適何作?」因以 故隸軍籍。 牧牛鄉先生家 曰:「是必極 值雨驟至, 是年應 因 請 侯既

六百六十六

太憨生, 無人耶?」曰:「然。」笑曰:「若肯以婢子妻我, 丁口戍遼陽, 無與為婚。忽自謂兄曰:「大哥啾唧, 翁長子深以為憂。 時候十八歲,人 得無以遣 我當任:

役。」兄喜,

即配婢。

侯遂攜室赴戍所。行方數十里, 妻奔避其下。少間雨止,始復行。 、遙望兩虎躍出, 逼附兩人而沒。侯自此勇健非常,豐採頓 才及數武, 崖石崩墜。 雨忽集。途側有危崖,

至啟、 禎間, 襲侯某公薨, 無子, 止有遺腹,因暫以旁支代。

後以軍功封陽武侯世爵。

年餘, 世封家進御者, 夫人生女。 產後, 有娠即以上聞, 六百六十七 腹猶震動, 官遣媼伴守之,既產乃已。 凡十五年,更數媼,又

械梏百端, 男。 應以嫡派賜爵 皆無異言。 爵乃定。 旁支噪之, 以為非薛產。 官收諸媼

痛 趙 )城嫗 幾不欲活, 年七十餘, 止一子。一日入山, 號啼而訴之宰。宰笑曰:「虎何可以官法 為虎所噬。

五、二、

趙城虎

肯行。宰無奈之。即問諸役,誰能往之。 詣座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嫗始去**。** 之乎?」嫗愈號啕,不能制之。宰叱之亦不畏懼,又憐其老, 不忍加以威怒,遂給之,諾捉虎。媼伏不去,必待勾牒出乃 隸名李能, 醺醉. 隸醒而悔之,

謂宰之偽局,

姑以解嫗擾耳,

因亦不甚為意。

六百六十八

之。 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 杖數百,冤苦罔控。遂詣東郭嶽廟, **隸集獵人,日夜伏山谷,冀得一虎庶可塞責。月餘,** 跪而祝之, 請牒拘獵戶,宰從 哭失聲。

無何, 立門中。 虎自外來,隸錯愕,恐被咥噬,虎入,殊不他顧, 隸祝曰:「如殺某子者爾也, 其俯聽吾縛。」遂出縲 蹲

而爾殺之,彼殘年垂盡,何以生活?倘爾能為若子也。我將之耶?」虎頷之。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嫗止一子, 赦之。」虎又頷之,乃釋縛令去。嫗方怨宰之不殺虎以償子 索摯虎項,虎帖耳受縛。牽達縣署,宰問虎曰:「某子爾噬

六百六十九

時銜金帛擲庭中。嫗從此豐裕,奉養過於其子。心竊

為常,

遲旦啟扉,

則有死鹿,嫗貨其肉革,

用以資度。自是以

雷動, 瘞之**。** 數 年, 虎 嫗死, 墳壘方成, 移時始去。 來, 虎來吼於堂中。 時臥簷下, 土人立「義虎祠」 虎驟奔來,賓客盡逃。 竟日不去。 人畜相安, 嫗素所積, 於東郭, 虎直赴塚前, 綽可營葬, ,至今猶存。 1無猜 嗥鳴

碗, 張姓者偶行溪谷, 擺撲叢樹中, 以尾擊柳, 聞崖上有聲甚厲。 柳枝崩折。反側傾跌之狀, 尋途登覘,見巨蛇圍 似

五、

螳螂捕蛇

據 有物捉制之, 頂上, 以刺刀攫其首,攧不可去,久之,蛇竟死。 然審視殊無所見,大 疑。 漸近臨之, 則 視額. 一螳螂

已破裂雲。

五、四、武技

李超字魁吾,淄之西鄙人,豪爽好施。

偶

僧來托缽,

李飽

李喜, 啖之。 時, 笑, 蹈僧瑕,僧忽一腳飛擲,李已仰跌丈餘。 角低昂。」李忻然,即各交臂作勢。既而支撐格拒,李時時 僧問:「汝益乎?」曰:「益矣。師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 未盡吾能也。」李以掌致地, 詡詡然交叉而立。僧又笑曰:「可矣。子既盡吾能, 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 僧甚感荷, 館之客舍,豐其給,旦夕從學。三月藝頗精,意甚得。 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 慚沮請教。又數日,僧辭去。 如猿飛,如鳥落,騰躍移 僧撫掌曰:「子尚 請以相授。」 請一

戲。 眾慫恿之, 無應者。李在側,不覺技癢,意氣而進。尼便笑與合掌。才一 年少喜勝, 耶?若爾, 李初不言, 交手,尼便呵止曰:「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 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場 僧弄藝於場, 李由此以名 但兩相會意可耳。」李諾之。然以其文弱故, 思欲敗之, 但笑不言,李以為怯, 尼乃曰:「既是憨師弟子, 不必交手足,願拜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 尼固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憨和尚汝師 遨游南北, 觀者填溢。 以要一日之名。方頡頏間, 罔有其對。 撲為戲。」如是三言。 尼告眾客曰:「顛倒一身, 固請再角。 偶適歷下, 同是個中人,無妨 尼乃起。少間 眾相顧,迄 易之。 尼即遽 殊大冷

六百七十二

李騰 不能起。 踝 去, 尼笑謝曰:「孟浪迕客, 尼駢五指下削其股, 幸勿罪!」李異歸, 李覺膝下如中刀斧, 月 餘 蹶 僕

愈, 他何為?幸先以我名告之, 不然, 後年餘, 僧復來,為述往事。 僧驚曰:「汝大鹵莽 股已斷矣!!

五

五、小人

敢言, 康熙間 出, 術人所迷,復投以藥, 唱 了有 術 固詰之, 方自述其鄉族。 曲而退。 人攜一 至掖, 榼, 掖宰索榼入署, 四體暴縮, 榼藏小人長尺許。 蓋讀書童子, 彼遂攜之, 細 審小人出處。 投一 錢, 以為戲具。 塾中歸, 則啟榼 初

杖殺術人。

六、秦生

憐君子與己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言訖不見。余友 徑就靈寢,以甌水灌之,豁然頓蘇。叩而詰之,曰:「我狐徑就靈寢,以甌水灌之,豁然頓蘇。叩而詰之,曰:「我狐 妻號,為備棺木,行入殮。次夜,忽有美人入,身不滿三尺, 滿屋流溢,生伏地而牛飲之。少時,腹痛口噤,中夜而卒。 死, 癢涎流,不可制止。取盞將嘗,妻苦勸諫。生笑曰:「快飲而 仙也。適丈夫入陳家,竊酒醉死,往救而歸,偶過君家,彼 萊州秦生制藥酒,誤投毒味,未忍傾棄,封而置之。 夜適思飲,而無所得酒。忽憶所藏,啟封嗅之,芳烈噴溢,腸 人邱行素貢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沽, 勝於饞渴而死多矣。」一盞既盡,倒瓶再斟。妻覆其瓶: 輾轉不可復 積年餘

六百七十四

忍 伯弟襄宸, **壺既盡**, 因思代以醋。 始解衣甘寢。 詰知其故, 謀諸婦 因疑嫂不肯為兄謀酒。 婦嗤之。邱固強之,乃煨醯以進。 竭壺酒之資, 遣僕代沽。 僕言:「夫 道遇

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興初濃 此亦可以傳矣。 『家中蓄醋無多, 昨夜已盡其半;恐再一壺, 即毒藥甘之,況醋乎? 則醋根斷

執甚歡, 諸生王文, 乃步門外。 便邀臨存。 東昌人,少誠篤。 遇里戚趙東樓, 至其所, ,大賈也,常數年不歸。 薄游於楚, 過六河, 有美人坐室中, 愕怪卻步。 休於旅舍 見 王,

趙

相

六百七十五

瓦

鴉頭

曳之, 捉令坐。 「此何處所?」答云: 話間, 又隔窗呼妮子去。 妮子頻來出入,王局促不安, 「此是小勾欄。 王乃入。 趙具酒饌 餘因久客, 離席告別, 話溫涼。 趙 假

俄見一 嫻 **完婉,實神仙也。王素方直,** 少女經門外過,望見王, 秋波頻顧, 茈 惘然若失, 眉目含情 便問:

倘垂意,當作冰斧。」王憮然曰:「此念所不敢存。」 聘耳。」王聞言,俯首默然癡坐, 以重金啖媼,女執不願,致母鞭楚,女以齒稚哀免。今尚待 夕絕不言去。 何人?」趙 曰:「此媼次女,小字鴉頭,年十四矣。 趙又戲請之,王曰:「雅意極所感佩 六百七十六 酬應悉乖。趙戲之曰:「 纏頭者

付媼。 趨出, 蒙繾綣, 得允從, 母曰: 何 王與女歡愛甚至。既, 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放卻財神去。」媼以女性拗執 趙知女性激烈 罄資而至,得五數,強趙致媼 「母日責我不作錢樹子,今請得如母所願。 義即至重。 即甚歡喜。遂諾之,使婢邀王郎。趙難中悔,加金 ,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為助**。** 君傾囊博此一宵歡, 謂王曰:「妾煙花下流, **媼果少之。** 明日如何?」王泫 不堪匹敵, 鴉頭言語 我初學作 王拜 於 既

下矣。女急易男裝,草草偕出,

叩主人扉。王故從雙衛,

然悲哽。

女曰:「勿悲。妾委風塵,實非所願。

請以宵遁。」王喜遽起,女亦起。

聽譙鼓已三

顧未有敦篤

如君可托者。

遇, 贏餘, 與僕人躬同操作, 薄亦可自給。 終見棄置。」女曰:「何必此慮。今市貨皆可居,三數口, 以急務, 王略無疑貳,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 女曰:「言之,得無懼乎?妾非人,狐耳。 **小容**啟, 心所積懣,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即非所知, 顧贍甚優。 命僕便發。女以符系僕股並驢耳上, 耳後但聞風鳴,平明至漢口,稅屋而止。王驚其異, 可鬻驢子作資本。」 王如言,即門前設小肆, 賣酒販漿其中。女作披肩, 積年餘, 漸能蓄婢媼 王自是不著犢鼻, 母貪淫,日遭虐 縱轡極馳, 刺荷囊, 可幸無恙。」

但課督而已。

至耳。」夜已央,自慶日:「不妨, 日悄然忽悲, 「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母自 曰:「今夜合有難作,奈何!」 王問之,女 阿姊來矣。」居無何,

老母令我縛去。」 罪?」妮子益忿,捽女斷衿。家中婢媼皆集, 老母令我縛去。」即出索子縶女頸。女怒曰:「從一者得何子排闥入,女笑逆之。妮子罵曰:「婢子不羞,隨人逃匿! 妮子懼,奔出。 隨人逃匿!

愴惻, 禮, 女曰:「姊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乃急辦 須自來也!」 女迎跪哀啼,媼不言, 將更播遷。媼忽掩入,怒容可掬,曰:「我固知婢子無 眠食都廢, 急詣六河, 翼得賄贖。<br/> 揪發提去。王徘 至則門庭如故,.

問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徙。悼喪而返。於是俵散客

者,心竊喜,甚愛惜之。及歸,見者不問而知為王生子。孜 之子。」 王大駭曰:「我即王文,烏得有子?」 念必同己姓名 姓氏?」曰:「本師嘗言,得我時,胸前有字,書山東王文 愛而贖之。詰其名,自稱王孜。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 笑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乏嗣,因其肖己, 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不務生產, 孜往覘之。 鉗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狐,悉不之信。會里中有患狐者, 僕人怪似其主,反復凝注之。王問:「看兒何說?」僕 囊資東歸。後數年偶入燕都,過育嬰堂,見一兒,七八 至則指狐隱處,令數人隨指處擊之, 樂鬥好殺, 王亦不能 即聞狐鳴

毛血交落,

自是遂安。 由是人益異之。

楚掠。 趙慘然請間。王乃偕歸, **[游市廛,忽遇趙東樓** 既北徙,又欲奪其志。 命酒。 女矢志不二,因囚置之。 巾袍不整, 趙曰:「媼得鴉頭, 驚問 生 施

口:「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 ::「君何落拓至此?」 嘆 男棄之曲巷,聞在育嬰堂,想已長成,

此君遺體也。」王出涕

北徙, 億, <sup>日:「</sup>今而知青樓之好, 煩費不資, 趙以負販從之。貨重難遷者,悉以賤售。途中腳直供 因大虧損, 不可過認真也。夫何言!」先是, 妮子索取尤奢。 數年, 萬金蕩然。

**媼見床頭金盡,** 

旦夕加白眼。

妮子漸寄貴家宿, 恆數夕不歸。

六百八十

「勾欄中原無情好,

所綢繆者,

錢耳。

君依戀不去

然亦無可如何。

適媼他出,

鴉頭自窗中呼趙

見孜, 赴都,詢吳媼居,則車馬方盈。孜直入,妮子方與湖客飲, 時孜年十八矣,王為述前後,因示母書。孜怒皆欲裂, 與兒謀,必能脫妾於厄。母姊雖忍,要是骨肉,但囑勿致傷 晨昏,如歷年歲。君如不忘漢上雪夜單衾,迭互暖抱時,當 趙乃歸。因以此情為王述之。即出鴉頭書, 尸,已化為狐。孜持刀徑入,見媼督婢作羹。孜奔近室門,媼 可言!妾幽室之中,暗無天日,鞭創裂膚,饑火煎心, 已在膝下矣**。**妾之厄難,東樓君自能面悉**。** 是所願耳。」王讀之,泣不自禁,以金帛贈趙而去。 愕立變色。孜驟進殺之,賓客大駭,以為寇。及視女 趙懼,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 前世之孽,夫何 書云:「知孜兒 女授書使達王,

欲死。 以獻。 孜承奉甚孝; 然誤觸之, 忘撻楚耶?」母益怒,啼不止。孜葬皮反報,始稍釋。 悲喜交至。既問吳媼,孜言:「在吾囊中。」驚問之,出兩革 剝其皮而藏之。檢媼箱篋,盡卷金資,奉母而歸。夫婦重諧, 誅之。」 母怨曰: 其首。尋得母所, 王自女歸,家益盛。心德趙,報以巨金, 母怒, 王極力撫慰,叱兒瘞革。孜忿曰:「今得安樂所, 罵曰:「忤逆兒!何得此為!」號痛自撻, 「兒何不聽吾言!」命持葬郊野。 投石破局,母子各失聲。母問媼,曰:「已 急抽矢望屋梁射之,一狐貫心而墮,遂決 則惡聲暴吼。 女謂王曰:「兒有拗 趙始知母子皆狐也。 孜偽諾之, 轉側

不刺去,終當殺身傾產。」夜伺孜睡,

潛縶其手足。

候父母, 聲, 側不可開。女以巨針刺踝骨側三四分許, 曰:「我無罪。」母曰:「將醫爾虐, 又於肘間腦際並如之。已乃釋縛, 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 其勿苦。」孜大叫 拍令安臥。 都非人類!」父母大 用 刀掘斷, 天明, 崩然 奔 轉

從此溫和如處女,

鄉里賢之。

異 而禽矣。 史氏曰: 「妓盡狐也。 不謂有狐而妓者, 狐而鴇, 則 獸 此

於鴉頭亦云。」 類所難, 滅理傷倫, 而 乃於狐也得之乎?唐太宗謂魏徵更饒嫵媚, 其何足怪?至百折千磨 六百八十四 之死靡他,

異疾。 之。」曰:「此酒蟲也。」劉愕然,便求醫療。 半種黍,而家豪富,不以飲為累也。 山劉氏, 劉答言:「無。」僧曰:「君飲嘗不醉否?」 體肥嗜飲, 每獨酌輒盡一甕。負郭田三百畝, 一番僧見之, 曰:「易耳。」

謂其身有

ゼ

酒蟲

酬以金,不受,但乞其蟲。

問:「將何用?」曰:「此酒之精

劉驚謝

解縛視之,赤肉長二寸許,蠕動如游魚,口眼悉備。

熾,而苦不得飲。忽覺咽中暴癢,哇有物出,直墮酒中。

思飲為極,酒香入鼻,

饞

去首

半尺許置良醞一器。移時燥渴,

問:「需何藥?」俱言不需。但令於日中俯臥,縶手足,

是惡酒如仇。 甕中貯水, 史氏曰:「日盡一石, 入蟲攪之, 體漸瘦, 家亦日貧,後飲食至不能給 即 無損其富;不飲一斗, 成佳 一釀。」 劉使試之, 適以益貧。豈 果然。 劉

飲啄固有數乎哉?或言:『蟲是劉之福, 異 以成其術。』然歟否歟?

됓 簏 商 中出木雕美人高尺餘,手自轉動, 人白有功言: 木雕美人 在濼口河上, 見一人荷竹簏, 艷妝如生。 非劉之病,僧愚之 牽巨犬二。於 又以小錦 韉

被犬身,

便令跨坐。

安置已,

叱犬疾奔。

美人自起, 學解

馬

作諸劇

鐙而腹藏,

腰而尾贅,

跪拜起立,靈變不訛。

六百八十六

君頻頻回顧, 君出塞, 別取一木雕兒, 羊裘兒揚鞭追逐,真如生者。 插雉尾、 披羊裘, 跨犬從之。

昭

昭

五、十、封三娘

範十一 之,求聘者輒令自擇,女恆少所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 一 娘, [] 城祭酒之女, 少艷美, 騷雅尤絕。父母鐘愛

乎?」答曰:「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 姝也。悅而好之,轉用盼注。女子微笑曰:「姊非範十一娘 尼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云,女亦詣之。方隨喜間, 一女子步趨相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 娘亦審里居,女笑曰:「妾封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臂 六百八十七

從。 金非玉, 窺, 母訊得故 得來。」十 無伴侶?」 羸頓無聊。 亦摘髻上綠簪為報。十 一娘固邀之。答:「俟異日。」十 笑, 覘之, 封曰:「娘子朱門繡戶,妾素無葭莩親,慮致譏嫌。」 詞致溫婉, 家人都不之識, 甚異之。日望其來, 娘驚喜, 則封女也。 使人於近村諮訪, 曰:「父母早逝, 倩侍兒強扶窺園, 娘將歸, 於是大相愛悅 頓起,曳坐褥間 呼曰:-封凝眸欲涕, 娘既歸, '家中止一老嫗留守門戶. 「接我以力?」 設褥東籬下。 並 無知者。 依戀不舍。十 娘乃脫金釵一 傾想殊切。 十一娘亦惘然, 責其負約, 時值重<sub>.</sub> 忽一 侍兒從之, **悵然遂病。** 出 女子攀垣 一股贈之, 一娘問 所贈簪, 且問所來。 遂邀 门门何 驀然 故 娘 调 非 封

六百八十八

慚作, 家耳。 積五六月,公及夫人頗聞之。一日,兩人方對弈,夫人**掩** 語,便一攀望,冀是小姐,今果如願。」十一娘因述病源, 為姊妹,衣服履舄, 泣下如雨 所不堪受。」十一娘諾。 恐為婢僕下眼覷,是以不果來。適經墻外過, 別後懸思頗苦,然貧賤者與貴人交,足未登門, 「妾家去此尚遠, 因曰:「妾來當須秘密。 輒互易著。見人來,則隱匿夾幕間。 偕歸同榻, 時來舅家作耍。 。造言生事者,飛短流長, 快與傾懷, 前言近村者 病尋愈。 聞女子

諦視,

驚曰:「真吾兒友也!」

因謂十一娘:

「閨中有良友,

我兩人所歡,

胡不早言?」十

娘因達封意。夫人顧謂三娘

曰:「伴吾兒,

極所忻慰,何昧之?」封羞暈滿頰,

默然拈帶

留, 封 癡 問 後數月, 如 扶床悲惋, 之。 此, 兒 外匆忙奔入, 使兩婢逾墻送之。 會告夫人, 復何面目!」十 「舅家咫尺, 婢以故至東村 如失伉儷。 出更衣, 泣 但須 行半里許, 暮歸, 固 謂 不 細詰形貌, 少年丈夫 梯度我過墻耳。」十 封堅辭欲去。 不可留 娘苦留之, 遇封女從老嫗 辭謝自去。 横 今果遭此大辱! 來相干, 婢返, 勿須怪 娘請待天曙 幸而得逃。 婢喜 知

問,

封亦

惻

惻

娘興居。

婢捉袂曰:「三姑過我。

我

姑盼欲

死 !

封曰:「我亦思之,但不樂使家人知

歸

啟

六百九十

道場, 起, 在 頗不參差。」 無以貧富論。」十 第, 眺覽 移與十 園中矣。 我自至。」婢歸告十一娘, 何患無貴介婿, 明日再煩一往, 曰:「我適物色甚詳, 娘略睨之, 周, 布袍不飾, 昧爽封即去, 約俟蘭若, 相見, 娘同枕, 一娘然之。 娘便邀同車。 各道間闊, 封別 然褲褲兒敖不足數, 當令見一 私 而容儀俊偉。 語曰:「妾固知娘子未字。 曰:「娘子先歸 ,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 封 綿綿 如意郎君。 攜手出門, 「舊年邂逅處,今復作 封潛指曰:「此翰苑 寐。 |娘果往, 視婢子眠熟 如欲得佳偶, 我即繼至。 妾少讀相人書, 一秀才, 封已 以 才 色 則

六百九十

貧賤者, 兩艷, 生大悅, 贈金鳳釵 已動, 草?父母在, 時孟生貧而多才, 志若堅, 奈何?」 · 所 見, 歸涉冥想。 而魔劫未消。 生死何可奪也?」十 予當抉眸子, 不暇細審, 喜致詰問。 矯命贈之。」十 「願得一 不遂如何?」 意將擇耦 更向盡 所以故, 物, 遽前擁抱。 六百九十二 不復相天下士矣。」十 持與訂盟。」十 封曰:「妾此為, 一娘方謀更商, 「妾封氏, 來報前好耳。 封三娘款門而入。 故十八猶未聘也。 娘必不可。 封拒曰:「妾非毛遂, 範十一娘之女伴也。 封曰:「娘 封已出門去。 娘曰: 請即別, 娘曰:「且 一恐其不遂耳。 燭之, 「姊何草 子姻 即以所 識 忽 睹

娘

知其貧,

「娘子何墮世情哉

竟不商女,立便卻去。十一 寧終鰥耳。」封遂去。生詰旦,浼鄰媼詣範夫人。夫人貧之, 釵示生。生喜不自已,矢曰:「勞眷注如此,僕不得十一娘 己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之。 娘願締永好, 請倩冰也。」生愕然不信,封乃以 一娘知之,心失所望, ~ 深恨封之誤

權要, 娘忿不食,日惟耽臥。 竟許某紳家;且疑十 默不言,但有涕淚。 又數日,有某紳為子求婚,恐不諧,浼邑宰作伐。 **範公心畏之。以問十一娘,十一娘不樂,母詰之,** 使人潛告夫人, 非孟生不嫁。公聞益怒, 娘有私意於生, 至親迎之前夕, 忽起, 遂涓吉速成禮。十 攬鏡自妝, 時某方居

默

復及。三日遂葬。 俄侍女奔曰:「小姐自縊死!」舉家驚涕, 痛悔無所

娘之墓。欻有一人來,近之,則封三娘。向生道喜曰:「喜姻 然悲喪,恨不從麗人俱死。向晚出門,意將乘昏夜一哭十一 佳人有主, 忿火中燒, 萬慮俱斷矣。未幾, 孟生自鄰媼反命,憤恨欲絕。 然遙遙探訪, 聞玉葬香埋, 

察

榻上,投以藥,逾時而蘇。顧見三娘,問:「此何所?」封指 生從之,發墓破棺,復掩其穴。生自負尸,與三娘俱歸, 所謂就者,正以其亡。可急喚家人發塚,我有異藥能令蘇。」 好可就矣。」生泫然曰:「卿不知十一娘亡耶?」封曰:「我 六百九十四

將去五十里, **孟安仁也。」因告以故,** 避匿山村。 始知復生。 封懼漏洩

妹骨肉不啻也,然終無百年聚。計不如效英、皇。」封曰:「妾 傳養生術, 少得異訣, 資度,亦稱小有。封每遇生來輒避去,十一娘從容曰:「吾 封欲辭去,十 汗牛充棟,行而效者誰也?」 封曰:「妾所得非人 吐納可以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一 一娘乞留作伴,使別院居。因貨殉葬之飾 一娘笑曰:「世

世所知。

無非欲血氣流通耳,若得厄逆癥,

作虎形立止,

非其驗

凡修

煉

娘陰與生謀,使偽為出者。入夜,強勸以酒

「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破,

世所傳並非真訣,惟華陀五禽圖差為不妄。

生潛入污之。 三娘醒曰:

愛慕, 當 而逝。 留則魔更生, 意而哀謝之。 如繭自纏, 夫妻驚嘆久之。 無底止矣。 封曰:「實相告:我乃狐也。 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 命耳!」乃起告辭。十 娘子福澤正遠, 珍重自愛。」言已 緣瞻麗容, 非關人力。 娘告以 忽 誠 再

固請之,乃見。生入, 逾 年, 生 鄉 會果捷, 執子婿禮, 官翰林。 投刺謁範公, ,伏拜甚恭。公大怒, 公愧悔不見; 疑生

儇 薄。 驚喜。陰戒勿宣, 充遼海軍。 生請間,具道情事。公不深信, 一娘始歸寧焉。 懼有禍變。 又二年, 六百九十六 使人探諸其家,方 某紳以關節發覺,

ゼ 十一、狐夢

畢每讀《青鳳傳》,心輒向往, 名。嘗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別業, 余友畢怡庵, 既而歸齋, 倜儻不群, 日已寢暮。 縱自喜, 休憩樓上。 恨不一遇。 貌豐肥, 傳言樓中故多狐。 因於樓上攝想凝 多髭, 귞

時暑月燠熱,當戶而寢。 睡中有人搖之,醒而卻視則一婦

年逾四十, 而風韻猶存。 畢驚起, 問為誰, 笑曰:「我狐也。

櫛。 齒 蒙君注念, 加長矣, 明宵, 心竊感納。」畢聞而喜, 無寓人於室, 縱人不見惡, 當即來。」言已而去。至夜, 先自漸沮。 投以嘲謔。 有小女及笄, 婦笑曰:「妾 可侍巾

六百九十七

即去。 入幃, 候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惰。才伏案頭,女忽入曰:「勞君 去。」問:「何所?」曰:「大姊作筵主,此去不遠也。」畢果 郎與有夙緣 否?」女以扇擊背, 見燈燭熒熒,燦若星點。俄而主人至,年近二旬, 久伺矣。」 乃握手而行。 奄至一處有大院落, 直上中堂, 斂衽稱賀已, 將踐席, 婢入曰:「二娘子至。」見一女子 年可十八九, 款 既夕自來,曰:「姊妹輩將為我賀新郎, 曲備至。 果攜女至。 即須留-事已笑曰:「肥郎癡重,使人不堪。」未 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 白眼視之。二娘曰:「記兒時與妹相撲 止。明旦早歸,勿貪睡也。」畢乃握 態度嫻 婉, 曠世無匹。 婦謂女曰:「畢 新郎頗 明日即屈 淡妝絕 明 則 同

我當嫁僬僥國小王子。 爾憨跳!」,頃之,合尊促坐,宴笑甚歡。 今果然矣**。**」 大娘笑曰:「無怪三娘子怒詛也!新郎在側, 戲, 妹畏人數脅骨, 遙呵手指,即笑不可耐**。** 我謂婢子他日嫁多髭郎, 便怒我 刺破小吻,

忽 **、娘曰:「四妹妹亦要見姊丈耶?此無坐處。」因提抱膝頭** 一少女抱一貓至,年可十二三,雛發未燥, 而艷媚入骨

取肴果餌之。移時,轉置二娘懷中,曰:「壓我脛股酸痛

恐姊丈所笑。」少女孜孜展笑,以手弄貓, 若無人。畢抱與同杯飲,大娘曰:「小婢勿過飲, 二姊曰:「婢子許大,身如百鈞重,我脆弱不堪;既欲見姊 姊丈故壯偉,肥膝耐坐。」乃捉置畢懷。入懷香軟, 貓戛然鳴。大娘 醉失儀容

箸交傳, 覺 舉數觥, 畢持杯向口立盡。 旁以小蓮杯易合子去,曰:「勿為奸人所算。」置合案上, 聊以示意。」畢視之,一吸可盡, 妹子歸休!壓殺郎君,恐三姊怨人。」小女郎乃抱貓去。 **小勝灑。** 巨缽。 有數斗之多。 姊見畢善飲, 「尚不拋卻 二娘出一口脂合子,大於彈丸, 鳴處則飲。」眾如其教。 乃知小女子故捉令鳴也, 娘曰: 比干視之, 乃摘髻子貯酒以勸。 抱走蚤虱矣!] 二娘曰: 把之,膩軟;審之, 「何預汝事!三日郎君, 則荷蓋也。 接吸百口, 至畢輒鳴; 畢故豪飲 因大喧笑。二姊曰:「小 視髻僅容升許,然飲之 二娘亦欲相酬 「請以貍奴為令, 酌曰:「既不勝酒、 更無干時。 便如許親愛耶! 畢辭 連

七百

冷也!」遂起,入室易舄。 襯飾工絕**。** 二娘奪罵曰:「猾婢! 何時盜人履子去, 怪足冰

景, 未醉死耶?」畢言:「方疑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噪, 女約畢離席告別, 而鼻口醺醺, 女送出村, 酒氣猶濃, 使畢自歸。 異之。至暮女來,曰:「昨宵 瞥然醒寤, 竟是夢

畢出, 嗜此,我謂必大高著。今視之,只平平耳。」畢求指誨,女 托之夢,實非夢也。」女每與畢弈,畢輒負。女笑曰:「君日 有益。」 居數月,畢覺稍進。 女試之,笑曰:「尚未,尚未。」 曰:「弈之為術, 與所嘗共弈者游, 在人自悟, 則人覺其異,稍咸奇之。 我何能益君?朝夕漸染,或當

七百零一

徵作花鳥使,不復得來矣。 視我孰如青鳳?曰:「殆過之。」曰:「我自慚弗如。 然聊 產二女,今尚未醮;妾與君幸無所累。」畢求贈言, **齋與君文字交,** 坐相向。 過不遑,女乃稍解,然由此來濅疏矣。積年餘,一夕來, 道者不交狂生也!屢囑甚密,何尚爾爾?」怫然欲去。 畢為人坦直, 曰:「夙有此志。曩遵舊囑,故秘之。」女曰:「向為是囑, **凵將別,復何諱?」問:「何往?」曰:「妾與四妹妹為西王母** 與之弈,不弈;與之寢,不寢。 胸無宿物, 請煩作小傳,未必千載下無愛憶如君者。」 微洩之。女已知,責曰:「無惑乎同 曩有姊行, 與君家叔兄, 悵然良久, 曰:「君 臨別已 畢

氣平, 涕分手, 康熙二十一 過自寡。」遂起 曰:「役此有志, 一年臘月十九日, 捉手曰:「君送我行。」 至里許 未必無會期也。」乃去。 畢子與餘抵足綽然堂, 細述其 灑

五、 · 異。 休咎。術人推之曰:「運數大惡,可速歸。 長清某, 十二、布客 餘曰:「有狐若此, 販布為業, 客於泰安。 則聊齋筆墨有光榮矣。」遂志之。 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詣問 - 某懼,囊資北下。

飲, 長清, 途中遇一短衣人,似是隸胥,漸漬與語,遂相知悅, 呼與共啜。短衣人甚德之, 有所勾致。」問為何人,短衣人出牒,示令自審,第 七百零三 某問所營干, 屢市餐

「將適

無何,一 然牒上名多, 此即所以報交好耳。」 東 四司隸役。 即己姓名。 至河際,斷絕橋梁,行人艱涉。鬼曰:「子行死矣, 拘集尚需時日。 想子壽數盡矣。」某出涕求救。 曰:「何事見勾?」短衣人曰: ' 子速歸處置後事, 鬼曰:「不 ,我最後相招 「我乃蒿里人, 能

文亦將不去。 請即建橋利行人,雖頗煩費,然於子未必無

益。」某然之,及歸,告妻子作周身具。克日鳩工建橋。

之, 呼名酬奠。 敬以報命。」某喜感謝。後再至泰山,不忘鬼德, 報城隍, 鬼竟不至,心竊疑之。一日,鬼忽來曰:「我已以建橋 既出, 轉達冥司矣。謂此一節可延壽命。今牒名已除 見短衣人匆遽而來曰:「子幾禍我!適司 敬齎楮錠

七百零四

復來。 事 倘有事北往, 幸不聞知。 自當迂道過訪。」遂別而去。 不然, 奈何! 送之數武 「後勿

器中餘粥盡空。 有農人耕於山下,婦以陶器為餉, 如是者屢。 心疑之, 食已置器壟畔, 因睨注以覘之。有狐來, 向暮視之,

五

農人

不得脫, 探首器中。 狐顛蹶觸器碎落, 農人荷鋤潛往, 出首,見農人, 力擊之, 狐驚竄走。 竄益急, 越山 器囊頭

後數年, 上符咒, 山南有貴家女,苦狐纏祟, 能奈我何!」 女給之曰:「汝道術良深, 敕勒無靈。狐謂女曰:「紙 可幸永好

畏 與予曩年事適相符, 無從問訊。會僕以故至山村,向人偶道。旁一人驚曰:「此 戮, 至今猶悸。」 女告父。 父思投其所畏, 但不知姓名、居里, 在北 笑曰:「曩所遇誠有之,顧未必即為此物。且既能怪變,豈復 歸告主人。主人喜, 不宥!」言已, 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 農人?」貴家固強之, 山時,嘗竊食田畔,被一 「我日覓汝不可得, 即聞狐鳴於室。 即命僕持馬招農人來, 將無向所逐狐, 今能為怪耶?」僕異之, 使披戴如爾日狀, 入室以鋤卓地: 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 人戴闊笠, 狐 農人益作威怒 曰:「我罔所怖。 持曲項兵,幾為所 敬白所求。 狐即哀告乞 決殺 農

遂安。 命 農人叱曰:「速去, 釋汝。」女見狐捧頭鼠竄而去。

衛輝戚生, 少年蘊藉, 有氣敢任。 時大姓有巨第, 白晝見鬼

五

十四、

章

-阿端

樓亭, 死亡相繼, 蒿艾成林, 願以賤售。 亦姑廢置。家人夜驚, 生廉其直購居之。 輒相嘩以鬼。 而第闊人稀 東院 兩

僕輩 餘, 家人益懼, 以覘其異。 喪 又時以怪異相聒。 婢。 勸生他徙, 久之無他, 無何, 生妻以暮至樓亭, 生怒, 生不聽。 亦竟睡去。 盛氣襆被, 而塊然無偶 既歸得疾, 獨臥荒亭中 憭慄自傷。 數口 尋斃。 留

七百零七

將禍爾死!」生強解裙襦, 笑曰:「小生此間之地主,候卿討房稅耳。」遂起,裸而捉 情婉炒,闖然至燈下,怒罵:「何處狂生,居然高臥!」生起 章氏,小字阿端。誤適蕩子, 之。女急遁,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既窮,便坐床上。 承教!」婢慚,斂手蹀躞而去。少頃,一女郎自西北隅出, 近臨之,對燭如仙, 臃腫無度。 生知其鬼, 反復捫搎 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 則亦不甚抗拒。 剛愎不仁, 生醒視之, 捉臂推之,笑曰:「尊範不堪 横加折辱, 憤悒夭 已而自白曰:「妾

曰:「亦一故鬼,從妾服役**。**上有生人居,則鬼不安於夜室,

瘞此二十餘年矣。此宅下皆墳塚也。」

問:「老婢何人?

弄之,剛腸者不敢犯也。」聽鄰鐘響斷,著衣下床,曰:「如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不自量矣。要之:餒怯者,鬼益侮 適 · 令驅君耳。」問:「捫搎何為?」笑曰:「此婢三十年未經

不見猜,夜當復至。」

懷。卿能為我致之否?」女聞之益戚,曰:「妾死二十年,誰入夕果至,綢繆益歡。生曰:「室人不幸殂謝,感悼不釋於

環, 尚在冥司否。」逾夕告生曰:「娘子將生貴人家。以前生失耳 一置念憶者!君誠多情,妾當極力。然聞投生有地矣,不知 撻婢,婢自縊死,此案未結,以故遲留。今尚寄藥王

廊

散?」曰:「凡枉死鬼不自投見,閻摩天子不及知也。」二鼓 有監守者, 妾使婢往行賄, 或將來也。」生問:「卿 七百零九

別去, 事。 向 盡 妻曰:「無妨,行結矣。」上床偎抱, 老婢果引生妻而至。 「兩人可話契闊 。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女 另夜請相見也。」生慰問婢死 款若平生之歡。

此遂以為常。

聞言, 後五日,妻忽泣曰:「明日將赴山東, 揮涕流離,哀不自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得 乖離苦長,奈何!」生 持賄

聚。 一共收涕詢之。女請以錢紙十提, 焚南堂杏樹下,

歡盡。 押生者, 得十日聚。」生喜, 過七八日,生以限期將滿,夫妻終夜哭。 ,俾緩時日,生從之。至夕妻至,曰:「幸賴端娘, 「勢難再謀。 禁女勿去, 然試為之, 留與連床,暮以暨曉, 非冥資百萬不可。」生焚之 問計於女,

惟

七百一十

今生塞戶牖,燈燭不絕。 如 數。 女來, 喜曰:「妾使人與押生者關說! 心始搖。今已以他鬼代生矣。」自此, 白日亦不復去, 初甚難 既見

為鬼病。」生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妻曰: 如是年餘,女忽病,瞀悶懊憹,恍惚如見鬼狀。妻撫之曰:「此 人死為鬼,鬼死為聻。鬼之畏聻,猶人之畏鬼也。生欲

從之。馬方爇, 為聘巫醫。 可往召之。然去此十餘里,妾足弱不能行,煩君焚芻馬。」生 與一老嫗疊騎而來, 曰:「鬼何可以人療?鄰媼王氏,今行術於冥間 即見婢女牽赤騮,授綏庭下, 縶馬廊柱。 嫗入,切女十指。 轉瞬已杳,少 既而

端坐,首

悚作態。僕地移時,蹶而起曰:「我黑山大王

撲捉**。**: 叱, 筵一 益沉殆, 不得再履人世矣。合目輒見冤鬼,命也!」因泣下。越宿,病 入視女郎, 會生他出 不妨!但是病有廖,須厚我供養,金百錠、錢百貫 娘子病大篤,幸遇小神, 由體戰慄, 若有所睹**。** 不得少缺。」妻一 啟之,白骨儼然。 : 起, 似稍醒。夫妻大悅,撫問之。女忽言曰:「妾恐 既而欲去。妻送諸庭外,贈之以馬,欣然而去。 半日而歸 則驚叫不寧。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為計 聞妻哭聲,驚問, 一噭應。嫗又僕而蘇, 生大慟, 福澤不淺哉 拉生同臥,以首入懷,似畏 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 !此業鬼為殃, 則端娘已斃床上, 向病者呵

側

已解矣, 早起, 生從之。 一夜, 居三年, 其聒耳, 去。逾刻而來,曰:「余已命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 夫為聻鬼,怒其改節泉下,銜恨索命去,乞我作道場**。**」生 即將如教。妻止之曰:「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 妻夢中嗚咽, 向生啼曰:「前押生者,今情弊漏洩,按責甚急,恐 家人初聞而懼, 久之漸習。生不在, 將生作城隍之女。煩為轉致。」 生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端娘來謝,言:「冤 日方落,僧眾畢集,金鐃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 搖而問之,答云:「適夢端娘來,言其 則隔窗啟稟。

生也。今將永訣,

不能久聚矣。」數日果疾,曰:「情之所鐘,本願長死,不樂

得非數乎!」生皇遽求策,曰:「是不可為

之罪小。」言訖不動。 每獨宿亭中,冀有他遇, 問:「受責乎?」 曰:「薄有所責。然偷生之罪大, 細審之,面龐形質, 終亦寂然, 人心遂安。 漸就澌滅矣。 偷 死

煤火, 韓生居別墅半載 熾耀甚明。 見一媼 臘盡始返。 ,可八九十歲, 夜妻方臥,聞人視之**。** 雞皮橐背,衰發 爐

瓦

十五、

餺飥媼

火, 數。 **託數十枚投湯中**, 女乘媼去, 加釜其上,又注以水, 向女曰:「食餺飥否?」女懼,不敢應。媼遂以鐵箸撥 急起捉釜傾簀後, 歷歷有聲。自言曰:「待尋箸來」遂出 七百一十四 俄聞湯沸。 蒙被而臥。少刻, **媼撩襟啟腰橐,出** 媼至,

餺

問釜湯所在。 一鱉蟲數 女大懼而號 堆累其中 媼始去**。** 啟簀照視

夢神告 利津金永年, 「本應絕嗣, 八十二歲無子;媼亦七十 念汝貿販平準, 歲 自公絕望。 子。」醒以 忽

五

十六、金永年

則

逼

媼 媼 「此真妄想。 兩人皆將就木, 何由生子?」無何

輒不惜重直買釋之。會舅家喪葬, 安幼輿, 五 五 媼腹震動, 陝之撥貢生, 花姑子 竟舉一 為人揮霍好義 一男。 往助執紼。 喜放生, 暮歸, 見獵者獲禽 路經華

關曰:「郎子來耶?」 叟曰:「諾。」 投止。叟曰:「此非安樂鄉。幸老夫來,可從去, 問, 既入,則舍宇湫隘。叟挑燈促坐,便命隨事具食。又謂 數武中, 下榻。」安大悅,從行里許,睹小村。叟扣荊扉,一嫗出,啟 叟先詰誰何。安以迷途告, 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 將以 迷竄山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見燈火,趨投之。 ,欻見一叟,傴僂曳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 茅廬可以

曰:「此非他,是吾恩主。婆子不能行步, 可喚花姑子來

酒。」俄女郎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斜盼。 安視之,芳容韶 安問:「此女公何人?」答云:「老夫章姓。七十年止有此女。 **始類天仙。 叟顧令煨酒。 房西隅有煤爐,女郎入房撥火。** 

未竟, 叟方謙挹,忽聞女郎驚號。 叟奔入,則酒沸火騰。 叟乃救止, 訶曰:「老大婢,濡猛不知耶!」回首,見爐旁有蒭心插紫姑 目袍服, 田家少婢僕,以君非他人,遂敢出妻見子,幸勿哂也。」安 「婿何家裡?」答言:「尚未。」安贊其惠麗,稱不容口。 致酒騰沸。蒙君子獎譽,豈不羞死!」安審諦之,眉 又訶曰:「發蓬蓬許,裁如嬰兒!」持向安曰:「貪此 制甚精工。贊曰:「雖近兒戲,亦見慧心。」

斟酌移時,女頻來行酒,嫣然含笑,殊不羞澀。安注目情動。 屢問不對。 生漸入室,女起,厲色曰:「狂郎人闥,將何為! 忽聞嫗呼, 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如何?」女抱壺向火,默若不聞 叟便去。安覷無人,謂女曰:「睹仙容,使我魂 七百一十七

遂去。叟設裀褥, 安妥,益德之。魂魄顛倒, 聲疾呼,叟匆遽入問。安釋手而出,殊切愧懼。女從容向父 曰:「酒復湧沸, 長跪哀之。女奪門欲去,安暴起要遮, 非郎君來,壺子融化矣。」安聞女言, ,喪所懷來。於是偽醉離席,女亦 狎接臄

闔扉乃出。

安不寐,未曙,呼別。至家, 返,竟莫得其居里。安遂命僕馬,尋途自往。至則絕壁巉巖 即浼交好者造廬求聘,終日而

者困怠並寐, 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終夜環伺之,氣勢阽危。 竟無村落,訪諸近裏, 此得昏瞀之疾,強啖湯粥, 生矇瞳中, 此姓絕少。失望而歸,並忘寢食。 覺有人揣而抁之。略開眸, 則唾 欲吐, 潰亂中, 則花 夜,

食, 神倍爽,乃遣散家人。又慮女來不得其門而入,潛出齋庭, 達肢體。小語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日當復相望。」 悉脫扃鍵。 穴。安覺腦麝奇香,穿鼻沁骨。 未幾女果至,笑曰:「癡郎子!不謝巫耶?」安喜極,抱與綢 衣覆餘餅, 又於繡祛中出數蒸餅置床頭,悄然遂去。安至中夜,汗已思 **子立床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女郎,** 捫餅啖之。不知所苞何料,甘美非常,遂盡三枚。又以 「癡兒何至此耶?」乃登榻 懵騰酣睡, 辰分始醒, 如釋重負。 三日餅盡, 坐安股上, 以兩手為按太陽 按數刻,忽覺汗滿天庭, **濟濟涕墮。女傾頭笑** 

繆,恩愛甚至。已而曰:「妾冒險蒙垢,所以故,來報重恩耳。

七百一十九

實不能永諧琴瑟,幸早別圖。」安默默良久, 何處與卿家有舊?實所不憶。」女不言,但云:「君自

今, 能來?」曰:「妾固未歸。東頭聾媼我姨行,為君故,淹留至 家。」安乃收悲以忻, 思之。」生固求永好。女曰: 問曰:「熏何薌澤,致侵肌骨?」女曰:「妾生來便爾」 不能。」安聞言,悒悒而悲。女曰:「必欲相諧,明宵請臨妾 家中恐所疑怪。」安與同衾, 問曰:「道路遼遠,卿纖纖之步,何遂 「屢屢夜奔固不可, 但覺氣息肌膚, 無處不香。 常諧伉儷 非由

雜具藜藿。

既而請安寢,

女子殊不瞻顧, 頗涉疑念。

更既深,

偕至舊所,叟媼歡逆。酒肴無佳

安慮迷途,女約相候於路

熏飾。」 安益奇之。 女早起言別,

安抵暮馳去,女果伺待,

我清門, 悲愴。依戀之間,夜色漸曙。 叟忽然闖入,罵曰:「婢子玷 村孤寂,故將遠徙。與君好合,盡此夜耳。」安不忍釋,俯 言有恩, 數日徘徊,心景殆不可過。因思夜往,逾墻以觀其便。叟固 行且詈。安驚孱愕怯,無以自容,潛奔而歸。 日:「此宵之會,乃百年之別。」安驚問之, 女始至,曰:「父母絮絮不寢,致勞久待。」浹洽終夜, 即令事洩,當無大譴。遂乘夜竄往,蹀躞山中:迷 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 草草奔出 答曰:「父以小 叟亦出, 且 仰

氏之居。有青衣人出,

則

悶不知所往。大懼。方覓歸途,見谷中隱有舍宇。喜詣之,

**閚高壯,似是世家,重門尚未扃也。安向門者訊章** 

問:「昏夜何人詢章氏?」安曰:「是

吾親好. 可伺床寢。」少間, 廊舍, 花姑趨出迎, 花姑即今在此, 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無問章也。 攜手入幃。安問:「妗家何別無人?」女 謂青衣曰:「安郎奔波中夜,想已困殆, 容傳白之。」入未幾, 即出邀安。才登 此是渠妗

際, 如刺。安駭絕,急欲逃脫,而身若巨綆之縛,少時悶然不覺 安不歸,家中逐者窮人跡,或言暮遇於山徑者。家人入 覺甚膻腥,心疑有異,女抱安頸,遽以舌舐鼻孔, 「妗他出,留妾代守。幸與郎遇,豈非夙緣?」然偎傍之 徹腦

其中, 眾方聚哭, 呼曰:「天乎,天乎!何愚冥至此!」 女郎來吊,自門外噭啕而入。 七百二十二 痛哭聲嘶 撫尸捺鼻, 移時 涕

洟

則裸死危崖下。驚怪莫察其由,舁歸。

言。嘆曰:「再殺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因述所遇。女揮眾令去。女出青草一束,燂湯升許,即床頭進之,頃刻能忽蘇,反側以呻。家人盡駭。女子入,相向嗚咽。安舉手,已渺。群疑為神,謹遵所教。夜又來,哭如昨。至七夜,安 之, 將啟問,女傲不為禮,含涕徑出,留之不顧。尾其後, 乃已。告家人曰:「停以七日,勿殮也。」眾不知何人,方 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妾與父訟諸閻摩王, 恐致驚怪。君五年前,曾於華山道上買獵獐而放之否? 「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毋乃仙乎?」曰:「久欲言 「此蛇精冒妾也。前迷道時,所見燈光, 「然,其有之。」曰:「是即妾父也。前言大德, 即是物也。」安 轉眸

除。」生銜恨切齒,而慮其無術可以擒之。女曰:「不難。但 幸耳。然君雖生,必且痿痺不仁,得蛇血合酒飲之,病乃可 多殘生命,累我百年不得飛升。其穴在老崖中,可於晡時聚 弗善也。父願壞道代郎死,哀之七日,始得當。今之邂逅

終事,實所哀慘。然為君故,業行已損其七,幸憫宥也。月 來覺腹中微動,恐是孽根。男與女,歲後當相寄耳。」流涕

茅焚之,外以強弩戒備,妖物可得。」言已,別曰:「妾不能

而去。

人往, 安經宿,覺腰下盡死, 如其言, 熾火穴中,有巨白蛇沖焰而出。數弩齊發, 七百二十四 爬搔無所痛癢。乃以女言告家人。家

蛇血進。 射殺之。 火熄入洞 安服三日 蛇大小數百頭 兩股漸能轉側, 皆焦且死。 半年始起。 家人歸

復娶。 君。」方欲問訊, 後獨行谷中, 遇老媼以繃席抱嬰兒授之, 瞥不復見。 啟襁視之, 男也。 「吾女致意郎 抱歸, 。 竟不

慧於憨, 異 銜結,至於沒齒,則人有慚於禽獸者矣。 史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終而寄情於恝。 乃知憨者慧之極, 至於花姑, 始而寄 此非定論也。 恝者情之至也。 蒙恩

仙

乎,

仙乎!

五、十八、武孝廉

痊 茍病瘳,勿相忘。」石灑泣矢盟。婦乃以藥餌石, 載石。榜人悅, 神採猶都。 榜人謀委棄之。會有女子乘船,夜來臨泊, 武孝廉石某, 游墟墓。」石聞之,噭然哀哭。婦曰:「我有丸藥, 石膝行而前, 長臥舟中。 即榻供甘旨,殷勤過於夫婦。石益德之。月餘, 呻以感謝, 婦臨審曰: 「君夙有瘵根, 囊資赴都, 扶石登女舟。 石視之,婦四十餘, 僕篡金亡去, 石大惠, 敬之如母。 ,將求銓敘。 婦曰:「妾煢獨無依 至德州, 病益-聞之, 加, 暴病, 資糧斷絕 被服燦麗 今魂魄已 自願以舟 能起死。 唾血不 如不以 覺 少

色衰見憎,

願侍巾櫛。」時石三十餘,

喪偶經年,

聞之,

七百二十六

實對, 悚怯, 釋杯凝聽, 敬以達石, 中務冗,尚未暇遑。乞修尺一書,為嫂寄之。」婦如其言。某 因念婦臘已高,終非良偶,因以百金聘王氏女為繼室。心中 愜過望, 有石中表, 托官署司賓者通姓氏,石令絕之。 ,婦大罵, 石赴都夤緣 「薄情郎!安樂耶?試思富若貴何所自來?我與汝情分 恐婦聞知,遂避德州道,迂途履任。 遂相燕好。 偶至德州, 石殊不置意。又年餘, 則婦已搴簾入矣。 因告以情。 選得本省司閩 婦乃出藏金, 與婦為鄰。 某亦代為不平,慰解曰:「或署 使入都營干, 婦知之, 餘金市鞍馬,冠蓋赫奕。 婦自往歸石, 面色如土。 方燕飲, 年餘,不通音耗。 詣問石況, 相約返與同 止於旅舍, 聞喧詈聲, 婦指罵 某以

久之, 妹禮見婦。王氏雅不欲,石固哀之,乃往。 曰:「妹勿懼,我非悍妒者。曩事,實人情所不堪, 長跪自投,詭辭求宥,婦氣稍平。石與王氏謀,使以 即欲置婢妾,相謀何妨?」石累足屏氣,不能復作聲。 王拜, 婦亦答拜。 即妹亦

初, 閣人固言管鑰未發,無入者,不服**。** 石不能自為地,惟求自贖,遂相安帖。 婦之未入也,石戒閣人勿通。至 茈, 石疑之而不敢問婦。 怒閣人, 陰詰讓之。 兩

不當願有是郎。」遂為王緬述本末。王亦憤恨,因與變詈石。

眠, 雖言笑,而終非所好也。幸婦嫻婉,不爭夕。三餐後,掩闥早 厭旦往朝, 並不問良人夜宿何所。王初猶自危, 如事姑嫜。婦御下寬和有體, 七百二十八 見其如此,益敬之。 而明察若神。一日,

似知盜者之姓名,然終不肯洩。居之終歲,察其行多異。 憂, 疑其非人,常於寢後使人輶聽之, 而為狐。 亦不知其何為。婦與王極相憐愛。 石失印綬, 一夕,石以赴臬司未歸,婦與王飲, 竭井可得。」石從之,果得。 王憐之, 合署沸騰 覆以錦褥。未幾, 屑屑還往, 叩其故,輒笑不言。隱約間 無所為計。婦笑言:「勿 但聞床上終夜作振衣聲 石入, 王告以異, 臥席間, 欲

時啖藥,乞賜還也!」即唾石面。

。石覺森寒如澆冰水,

喉

殺之。

王曰:「即狐,何負干君?」 石不聽,急覓佩

婦

罵曰:「虺蝮之行,而豺狼之性,必不可以久居!

已醒,

習習作癢 石中夜舊癥復作, 唱出, 則丸藥如故。 血嗽不止, 婦拾之,忿然徑出,追之已 半載而卒。

異史氏曰:「石孝廉翩翩若書生, 如恐傷。 壯年殂謝, 士林悼之。至聞其負狐婦 或言其折節能下士, 事 則與李 語

五、 陳生弼教, 並獲之。鎖置桅間, 泊舟洞庭。 十郎何以少異?] 西湖主 適豬婆龍浮水面, 字明允, 奄存氣息, 燕人也。家貧,從副將軍賈綰作記室。 賈射之中背。 有魚銜龍尾不去, 而龍吻張翕, 似求援拯。

七百三十

惻然心 浮 動 沉逾 刻 請於賈而釋之。 而沒。 攜 有金創藥 戲敷患處 縱之水

終夜 聊, 討粒 後 年 餘 坐 對憩息。 僥 徑 北 蚱 歸 、灩灼停 但 見 · 復經 埂 小山聳 洞 庭, \* 翠, 引出之, 、風覆舟。 細 柳搖青, 就斃矣。 人絕少 懈 簏 無 無

捫之, 問途。 燥 可著。 無何 自遲明以至辰後**, 而枵腸轆** 赗 水數斗, 轆 饑 不可 豁 **悵**慢靡之。 然頓蘇。 堪。 於是越山疾行, 忽僮僕肢體 相與曝衣石 微動, 近午

口口

撒萩。

鳴鏑

疑聽間

女郎乘駿馬來

騁

著小袖紫衣

腰束綠錦

之。 麗 卒解裹糧授之,囑云:「宜即遠避,犯駕當死!」 生懼 挾彈, 答曰:「此 裝束若一。生不敢前。有男子步馳, 臂青髒。 一西湖主獵首山也。」 生述所來, 度過嶺頭, 則數十騎獵於榛莽, 似是馭卒, 告之餒。 · 疾趨 因就 並 姝 馭

下山。

流 茂林中隱有殿閣, 朱門半啟,石橋通焉。 謂是蘭若。 攀扉一 近臨之, 望, 則臺榭環雲, 粉垣圍沓, 擬於上 溪 

過

數折曲 苑, 人世。 則花片亂飛;深巷微風, 又疑是貴家園亭。逡巡而入, 欄, 穿過小亭, 又是別一院宇, 有秋千一架, 七百三十二 垂楊數十株, 則榆錢自落。 上與雲齊, 横藤礙路, 高拂朱簷。山鳥 怡 ,香花撲人。 而罥索沉沉 目快心,

蕊瓊英, -皓腕, 起, 亭上坐**。** 射得雁落,幾空勞僕馬也。」無何, 子曰:「今日獵興不佳,獲禽絕少。」又一女曰:「非是公主 歷階而下。一女曰:「公主鞍馬勞頓, 躡利屣, 未足方喻。諸女子獻茗熏香, 遂有駕肩者, 秃袖戎裝, 年可十四五。發多斂霧, 輕如飛燕, 捉臂者,褰裙者, 蹴入雲霄。已而扶下, 紅妝數輩, 燦如堆錦。移時, 挽扶而上。公主舒 尚能秋千否?」公 腰細驚風, 擁一女郎至

主真仙人也!嘻笑而去。

染, 盡。 御, 廣寒隊裡恐相妒, 將何為計!」遂皇皇持巾去。生心悸肌慄 幸能垂救。」女問:「拾得紅巾否?」生曰:「有之。然已玷 設有文具,遂題巾曰:「雅戲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蓮。 尋故徑, 睨良久, 塗鴉若此, 如何?」因出之。女大驚曰:「汝死無所矣!此公主所常 下有紅巾 一女掩入,驚問:「何得來此?」生揖之曰:「失路之人, 罪已不赦。念汝儒冠,欲以私意相全, 則重門扃錮矣。踟躕無計, 神志飛揚。迨人聲既寂,出詣秋千下, 何能為地?」生失色,哀求脫免。女曰:「竊 知為群美所遺,喜納袖中。 莫信凌波上九天。」題已,吟誦而出。復 ,返而樓閣亭臺,涉歷幾 登其亭, 見案上 恨無翅翎 徘徊凝想。 惟延

既而斜日西轉,眺望方殷,女子坌息急奔而入, 我輩下人,何敢屑屑瀆告?」 饋君食。此非惡耗也。」生徊徨終夜,危不自安。 生急問消息,女云:「適我乘間言:『園中秀才,可恕則放 垣, 女子又餉之。生哀求緩頰,女曰:「公主不言殺,亦不言放. 之;不然,餓且死。』公主沉思云:『深夜教渠何之?』遂命 憂煎欲死**。** 頸俟死。 二四遍, 發覺不宥矣。」 日已投暮, 兇祥不能自必, 囅然無怒容, 或當放君去。宜姑耐守, 迂久,女復來,潛賀曰:「子有生望矣!公主看 無何, 女子挑燈至, 一婢提壺榼, 出酒食餉生。 而餓焰中燒, 勿得攀樹鉆 曰:「殆矣! 辰刻向盡

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

妃展巾抵地,大罵狂傖,

禍不遠矣!

七百三十五

麗者, 遂 今夕即遣奉侍。」生意出非望, 妃急起拽之,曰:「我非君子, 間來,曰:「王妃請陳郎入。」生戰惕從之。經數十門戶,至 數人持索, 宮殿, )佳客, 止持索者, ,袍服炫冶。 「再造之恩,恨無所報。 面如灰土,長跽請教。 罪何可贖!」即設筵, 碧箔銀鉤。 洶洶入戶,內一婢熟視曰:「將謂何人, 曰:「且勿且勿, 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臣,幸恕生命。」 即有美姬揭簾,唱: 待白王妃來。」返身急去。 忽聞人語紛拿,女搖手避去。 酌以鏤杯。生茫然不解其故, 神惝恍而無著。 息女蒙題巾之愛, 無以有今日。婢輩無知, 「陳生至。」上 當是無緣, 陳郎耶 致

姬, 笙管嗷嘈 扶公主交拜。 階上悉踐花罽, 婢前曰:「公主已嚴妝訖。」遂引生就帳。忽而 **麝蘭之氣,** 門堂藩溷, 充溢殿庭。 處處皆籠燭。 既而相將入幃, 數十妖 兩

君妃子, 免斧鑕, 相傾愛。 幸矣,反賜姻好, 生日: 乃揚江王女。舊歲歸寧,偶游湖上,為流矢所中。 「羈旅之臣,生平不省拜侍。點污芳巾, 實非所望。」公主曰:「妾母,

湖

類見疑。妾從龍君得長生訣, 蒙君脫免,又賜刀圭之藥, 一門戴佩,常不去心。郎勿以非 願與郎共之。」生乃悟為神人,

因問 尾, 「實憐君才, 即此碑也。」 「婢子何以相識?」曰:「爾日洞庭舟上, 但不得自主。顛倒終夜,他人不及知也。」 又問:「既不見誅, 何遲遲不賜縱脫?」笑 曾有小魚銜

七百三十七

晚耳。」問:「大王何在?」曰:「從關聖征蚩尤未歸。」 生嘆曰:「卿 心。」生曰:「何以報德?」笑曰:「侍君有日,徐圖塞責未 我鮑叔也。 饋食者誰?」曰:「阿念,亦妾腹

音聞梗塞,終恐漂泊難返。又半載,生忽至,裘馬甚都, 家中聞洞庭舟覆,妻子縗絰已年餘矣。僕歸,始知不死, 居數日,生慮家中無耗,懸念綦切,乃先以平安書遣僕歸。

盛。 中寶玉充盈。由此富有巨萬,聲色豪奢,世家所不能及。 八年間, 或問所遇, ,生子五人。 日日宴集賓客,宮室飲饌之奉,窮極豐 言之無少諱。

有童稚之交梁子俊者,宦游南服十餘年。 雕檻朱窗, 笙歌幽細, 緩蕩煙波。時有美人推窗憑跳。 歸過洞庭,見一畫

烹茗,山海珍錯,目所未睹。梁驚曰:「十年不見,何富貴 答:「將西渡。」梁欲再詰,生遽命歌以侑酒。一言甫畢,旱 共飲何人?」曰:「山荊耳。」梁又異之。 問:「攜家何往?」 殘肴滿案,酒霧猶濃。生立命撤去。頃之,美婢三五,進酒 允也。不覺憑欄酣呼,生聞罷棹,出臨鷁首,邀梁過舟。見 梁目注舫中,見一少年丈夫,科頭疊股其上,旁有二八姝麗 醉矣!然有一美妾之資,可贈故人。」遂命侍兒進明珠一顆: 雷聒耳,肉竹嘈雜, 挼莎交摩。念必楚襄貴官,而騶從殊少。凝眸審諦,則陳明 一至於此!」笑曰:「君小覷窮措大不能發跡耶?」問:「適 言曰:「明允公,能令我真個銷魂否?」生笑云:「足下 不復可聞言笑。梁見佳麗滿前,乘醉

不及與故人久聚。」送梁歸舟, 「綠珠不難購 明我非吝惜。」乃趣別 開纜徑去。

梁歸, 故。 異史氏曰:「竹簏不沉, 笑曰:「君誤矣,僕豈有分身術耶?」眾異之, 何歸之速?」答曰:「無之。」梁乃追述所見, 後八十一歲而終。迨殯,訝其棺輕,開視, 探諸其家, 則生方與客飲, 紅巾題句,此其中具有鬼神, 益疑。 因 問 : 而究莫解其 座盡駭。 「昨在洞庭、 則空棺耳。 要之

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迨宮室妻妾,一身而兩享其奉,

昔有願嬌妻美妾、貴子賢孫,而兼長生不老者,

豈仙人中亦有汾陽、季倫耶?**!** 

僅得其半耳。

五、二十、孝子

憂煎無以為計。夢父告曰:「母疾賴汝孝。然此瘡非人膏塗 青州東香山之前,有周順亭者, 肉脫落, 之不能愈,徒勞焦惻也。」醒而異之。乃起, 不可忍, 敷母患處,痛截然頓止。母喜問:「何藥而靈效如此? ,覺不甚苦。急以布纏腰際,血亦不注。於是烹肉持 晝夜嚬呻。周撫肌進藥, 至忘寢食。數月不痊, 事母至孝。母股生巨疽 以利刃割脅肉,

周詭對之。母瘡尋愈。周每掩護割處,

即妻子亦不知也。

有巨疤如掌,

妻詰之,始得其詳。

七百四十一

猶在天壤耳。」 孝哉?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己者而已。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 異史氏曰:「封股傷生,君子不貴。然愚夫婦何知傷生為不

**暹邏國貢獅,** 每止處, 觀者如堵。其形狀與世所傳繡畫者迥

五、二十一、獅子

毛黑黃色, 長數寸。或投以雞, 先以爪摶而吹之。一吹:

李常久, 以故他適,路旁有廣第, 五、二十二、閻王 則毛盡落如掃,亦理之奇也。 。<br />
臨朐人。<br />
壺榼於野,<br />
見旋風蓬蓬而來, 殿閣弘麗。 一青衣人自內出,邀李, 敬酹奠之。後

七百四十二

相謝, 嫂也,大駭。李有嫂,臂生惡疽,不起者年餘矣。因自念何 者命曳起之,慰之曰:「勿懼。我以曩昔擾子杯酌,欲一見 得至此。 青衣云:「不誤。」便言李姓字。 自知之。」入,進一層門,見一女子手足釘扉上, 曰:「此甚悍妒, 下,上一人,冠帶如王者,氣象威猛。李跪伏,莫敢仰視。 **小憶田野酹奠時乎?」李頓悟,** 無他故也。」李心始安,然終不知故。王者又曰:「汝 受此嚴刑, 轉疑招致意惡,畏沮卻步,青衣促之,乃入。至殿 青衣人要遮甚殷,李曰:「素不相識 宜得是罰。 骨肉之情, 三年前, 實愴於懷。 乞王憐宥!」 王 知其為神,頓首曰:「適見 問:「此誰家第?」云:「入 汝兄妾盤腸而產, 得無誤耶? 近視之其

則扉上無人矣。 「便以子故宥之。歸當勸悍婦改行。」李謝而 俾至今臟腑常痛。 歸視嫂,嫂臥榻上,創血殷席。 此豈有人理者!」李固哀 時以妾拂意

乾綱, 其情, 姑姑, 故, · 未與玉皇案前吏一眨眼,中懷坦坦, 忌嫉所致。」 嫂怒曰:「小郎若個好男兒,又房中娘子賢似 方致詬罵。 恐欲哭不暇矣。」嫂曰:「便曾不盜得王母籮中線, 任郎君東家眠,西家宿,不敢一作聲。自當是小郎大 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媼!」李微矖曰:「嫂勿怒,若言 李遽勸曰:「嫂勿復爾!今日惡苦,皆平 何處可用哭者!」李

告之故。

嫂戰惕不已,

曰:「針刺人腸,

·何罪?」 嫂勃然色變,

問此言之因,

涕泗流離而哀鳴曰: 「吾不敢矣!」啼

後妾再產,腸復墮, 淚未幹, 覺疼頓止, 針宛然在焉。 拔去之, 旬日而瘥。 由是立改前轍,遂稱賢淑。 腸痛乃瘳。

多也。 異史氏曰:「或謂天下悍妒如某者,正復不少, 餘日不然。冥司之罰,未必無甚於釘扉者, 恨陰網之漏 但無回信

五、二十三、 、土偶

沂水馬姓, 娶妻王氏, 琴瑟甚敦。 馬早逝, 王父母欲奪其志,

然齒太幼, 王矢不他。 兒又無出。 姑憐其少, 七百四十五 每見有勉強於初, 亦勸之,王不聽。 而貽羞於後者, 母曰:「汝志良佳,

命塑工肖夫像, 如早嫁 猶恆情也。」王正容, 每日酹獻如生時。 以死自誓, 母乃任之。女

酸辛。 無嗣, 真其夫也。女懼呼母,鬼止之曰:「勿爾。感卿情好, 子承祧緒。」女亦沾襟,遂燕好如平生。雞鳴, 一夕將寢,忽見土偶人欠伸而下。 遂至促我茂齡。 一門有忠貞,數世祖宗皆有光榮。吾父生有損德, 冥司念爾苦節, 故令我歸, 駭心愕顧, 即已暴長如 即下榻去。 與汝生一 幽 應 壤

女初不言, 女無他,大惑不解。十月, 即而腹漸大不能隱, 果舉一男。向人言之,聞者無不 陰告其母。母疑涉妄,然窺

七百四十六

遂絕。

此

月餘

覺腹微動。鬼乃泣曰:「限期已滿,從此永訣矣!

匿笑, 兒日中, 取他偶塗之, 訊鄰人, 女亦無以自伸, 影淡淡如輕煙然。又刺兒指血付土偶上, 立入無痕. 並無異言。今日:「聞鬼子無影,有影者偽也。」抱 一拭便去。以此信之。長數歲, 有里正故與馬有隙, 告諸邑令。今拘 口鼻言動,

由是日持缽近廛間。適一瞽人自陳家出,道士追與同行,問 陳歡樂, 五、二十四、長治女子 一不肖馬者。 潞之長治人,有女慧美。一道士行乞, 睨之而去。

我中表親欲求姻好,

何來。瞽云:「適從陳家推造命。」道士曰:「聞其家有女郎,

但未知其甲子。」瞽為述之,道士乃別

家門。 尾之, 欣然入門, 被黑水淹沒。 目覺奔波殆極, 則見茫茫黑波中, 大駭 翼見同鄉以相告語 而暈然傾僕。 女欲號 曰:「奔馳如許, 父母尚未歸。 又視路上, 就榻憩坐。道士忽入, 則喑不能聲。 定逾刻 行人絕少, 路 復至己房, 如線, 走數里, 固猶在村中。 始恍惚能立, 駭而卻退, **士急以利刃剖女心,** 惟道士緩步於前。 忽睹里舍, 所繡業履, 女大驚欲遁。 何向來迷惘若此 將尋告母。 門舍居廬 視 之, 在榻上。 道 遂遙 則 及

飘飘離殼而立,

四顧家舍全非,

惟有崩崖若覆。

囑曰:「自茲當聽差遣,勿得違誤!」遂佩戴之。 己心血點木人上,又復疊指詛咒,女覺木人遂與己合。道士

陳氏失女,舉家惶惑。尋至牛頭山, 女子剖心而死。 陳奔驗,果其女也。 泣以訴宰。 聞村人傳言,嶺下一 宰拘嶺下居

里外, 中審獄狀,去當隱身暖閣上。倘見官宰用印, 人,拷掠幾遍,訖無端緒。姑收群犯,以待覆勘。道士去數 坐路旁柳樹下,忽謂女曰:「今遣汝第一差, 即當趨避, 往偵邑

之, 急痛;二刻, 記勿忘!限汝辰去巳來。遲一刻,則以一針刺汝心中, 領下人羅跪堂下,尚未訊詰。 四體驚悚, 刺二針;至三針, 飄然遂去。 瞬息至官廨,如言伏閣上。 適將鈐印公牒, 女未及避, 則使汝魂魄銷滅矣。」女 令

堂愕顧。 宰起祝曰:「如是冤鬼,當便直陳,為汝昭雪。」女哽咽而 印已出匣。 歷言道士殺己、遣己狀。宰差役馳去,至柳樹下,道士 宰命再舉, 響如前; 三舉, 女覺身軀重軟, 紙格似不能勝, 翻墜地下, 曝然作響, 眾悉聞之。 滿

果在。 前, 家。」女良久曰:「官署即吾家,我將入矣。」宰又問, 女曰:「將從大人。」宰曰:「我署中無處可容, 捉還, 一鞫而服。 。人犯乃釋。宰問女:「冤雪何歸? 不如暫歸汝 音響

**닏寂。退入宅中,** 

則夫人生女矣。

七百五十

五、二十五、義犬

頓念犬吠有因。 不祥, 逐不返, 犬,犬始奔去;某既行, 跨騾出, 潞安某甲, 犬雞吠不已。 及掃腰橐, , 益怒, 從行數十里。某下騎, 則所養黑犬從之。呵逐使退。 父陷獄將 忽躍在前, 回騎馳逐之。 金亡其半, 涔涔汗下, 候關出城, 死, 憤 魃縣首, 則犬欻然復來, 嚙騾尾。 搜括囊蓄, 視犬已遠, 細審來途。 趨路側私焉。 似欲阻其去路。 得百金, 魂魄都失。 既走, 乃返轡疾馳, 又自計南北沖衢 既, 則又從之, 將詣郡關說。 輾轉終夜, 某怒鞭之, 乃以石投 抵郡已 某以為

如蟻

遺金寧有存理。

逡巡至下騎所,

見犬斃草間

毛汗

七百五十一

濕 如洗。 提耳起視 則封金儼然。 感其義 買棺葬之,人以

五、二十六、 為義犬塚云。 鄱陽神

翟 內雕丁普郎死節神像, 湛持, 司 理饒州 道經鄱陽 翟姓一 神, 湖。 最居末坐。 湖上有 神 祠 曰:「吾家 停蓋游瞻。

宗人, 翟登小舟, 檣傾側, 何得在下!」遂於上易一 家哀號。俄一 於是家人盡登。 一小舟, 審視其人, 座 破浪而來, 既而登舟,大 與翟姓神無少異。 既近官舟, 風斷帆, 急挽 桅

七百五十二

何,

浪息,

尋之已杳。

伍秋月

勿游, 居於逆旅閣上。江水澄波, 秦郵王鼎字仙湖,為人慷慨有力,廣交游。年十八,未娶, 五,容華端妙,上床與合, 人來, 每遠游,恆經歲不返。兄鼐,江北名士,友於甚篤。勸 又夢之;如是三四夜。心大異,不敢息燭,身雖偃臥, 請生移居, 辭不去。 將為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友,友他出, 既寤而遺。 金山在目, 居半月餘, 頗怪之, 亦以為偶然。 夜夢女郎, 心甚快之。 年可十四 次日,

入夜,一

惕然自警。才交睫,夢女復來,方狎,忽自驚寤,

儼然猶在抱也。 見生醒,

頓自愧怯。

急開目

則少女如仙,

無暇問訊,

直與馳驟。

女若不堪,曰:「狂

塚志,惟立片石於棺側,曰:『女秋月,葬無塚,三十年,嫁 不許字人。後十五歲果夭歿,即攢瘞閣東,令與地平,亦無 暴如此, 。先父名儒,邃於《易》數。常珍愛妾,但言不永壽,故 無怪人不敢明告也。」生始詰之,答云:「妾伍氏秋

求復生,實不禁此風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遂起 故假之夢寐耳。」王亦喜,復求訖事。曰:「妾少須陽氣,欲 王鼎。』今已三十年,君適至。心喜,亟欲自薦,寸心羞怯,

而去。次日復至,坐對笑謔,

歡若平生。滅燭登床, 開異生

曰:「等耳。冥間城府,不在此處,去此可三四里。但以夜 人,但女既起,則遺洩流離,沾染茵褥。 明月瑩澈, 小步庭中, 問女: 「冥中亦有城郭否?」答 七百五十四

女諾之。乘月去, 言:「不遠矣。」 生瞻望殊無所見。 女以唾塗其兩眥,啟之, : 「生人能見之否?」答云: 「亦可。」生請往觀 ,女飄忽若風,王極力追隨,欻至一處,女

之,果兄,駭問:「兄那得來?」兄見生,潸然零涕,言:「自 趨如墟市。俄二皂縶三四人過,末一人怪類其兄;趨近視 明倍於常, 不知何事,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禮君子,何至縲紲 視夜色不殊白書。 頓見雉堞在杳靄中。 路上行人,

與爭,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餘乏用度,

如此!」便請二皂,幸且寬釋。皂不肯,殊大傲睨,生恚,

七百五十五

兄頓顛蹶。生見之,忿火填胸,

不能制止,

即解佩刀,

弟歸, .

宜措置。」生把兄臂,

哭失聲。

皂怒, 猛掣

吊客在門, **个宥!遲則禍及!請即覓舟北發,** 立決皂首。 七日保無慮也。」王乃挽兄夜買小舟, 知兄果 皂喊嘶, 生又決之。 歸家勿摘提幡, 女大驚日: 火急北渡。 「殺官使 杜 門絕. 歸見 罪

呼: 死 「餓死矣!可急備湯餅。」時死已二日,家人盡駭, 閉門下鑰, 始入, 視兄已渺, 入 室, 則亡者已 生乃 便

轉思秋月, 備言其故。 但偽對之。 朦朧欲寢, 七日啟關 想念頗煩, 遂復南下至舊閣 去喪幡,人始知其復蘇。 秉燭久待,女竟不 親友集問

前以公役被殺,

一婦人來,曰:「秋月小娘子致意郎君:

捉得娘子去,見在監押,

押役遇

世, 篡取女郎而出,幸無覺者。裁至旅舍, 尚守貞耶?」王怒,不暇語, **撮頤捉履**, 之兇,見秋月含睇而立。生驚起曳坐,告之以夢。女曰:「真 有燈火。王近窗以窺,則秋月在榻上,掩袖嗚泣。二役在側 妾待月盡 房舍頗繁, 非夢也。」生驚曰:「且為奈何!」女嘆曰:「此有定數。 。日日盼郎君, , 入西郭, 引以嘲戲,女啼益急。一役挽頸曰:「既為罪犯, 寄頓囚犯甚多,並無秋月。 日頻喚妾名,三日可活。但未滿時日, 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當速發瘞處, ,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此間。」王入, 當謀作經紀。」王悲憤, 持刀直入, 一 役 一 刀, 又進一小扉, 鬥室中 驀然即醒。方怪幻夢 便從婦去。 摧斬如麻, 骨軟足弱

七百五十七

之,冥追若何?生時,父傳我符書 乃索筆疾書兩符,曰:「一君自佩, ,言三十年後可佩夫婦。\_ 一粘妾背。」

不能為君任井臼耳。」言已,草草欲出。又返身曰:「妾幾忘

果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隨風盡 送之出,志其沒處, 掘尺許即見棺木,亦已敗腐。 側有小碑,

化 粘符已, 以被褥嚴裹, 負至江濱, 呼攏泊舟, 偽言妹急

病, 屢欲傾側。 始告兄嫂。 盈盈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 夜輒擁尸而寢。日漸溫暖,三日竟蘇,七日能步。更衣拜嫂, 將送歸其家。幸南風大競,甫曉已達里門。 見者以為身有此病,轉更增媚。 一家驚顧,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啟衾, 須人而行, 每勸生日:「君 不則隨風搖曳 抱女安置, 長呼秋月,

不佞佛, 罪孽太深, 至此皈依甚虔。後亦無恙。 宜積德誦經以懺之。不然, 壽恐不永也。」生素

苛之,不可謂虐。況冥中原無定法,倘有惡人,刀鋸鼎鑊, 蓋此輩無有不可殺者也。故能誅鋤蠹役者, 異史氏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 不以為酷。若人心之所快, 即冥王之所善也。豈罪致冥追, 即為循良;即稍 罪減平人三等。」

五、二十八、蓮花公主

遂可幸而逃哉!]

膠 似欲有言。生問之, 州竇旭, 字曉暉。 答云:「相公奉屈。」 生問:「相公何人? 方晝寢, 見一褐衣人立榻前, 逡巡惶顧,

七百五十九

不敘, 樓, 諾。 俄, 人女官往來甚夥, 萬椽相接, 「近在鄰境。」 遂疏參謁。過蒙愛接,頗注疑念。」貴官曰: 一貴官出,迎見生甚恭, 曲 一從之而出。 折而行, 覺萬戶千門, 都向褐衣人問曰:「竇郎來乎?」 轉過墻 既登堂, 屋, 迥非人世。 生 | 啟問日:「素既 外, 褐衣· 閣

何人?」答云:「少間自悉。」 先生清族世德,傾風結慕, 深願思晤焉。」生益駭,

無何, 見生入, 殿上一 即至深。便當暢懷,勿致疑畏。」生唯唯,酒數行, 一女官至,以雙旌導生行。入重門, 匾 曰 一 降階而迎,執賓主禮。禮已, 「桂府」。生局蹙不能致辭。王曰:「忝近芳鄰, 七百六十 。 踐席, 見殿上一王者 列筵豐盛。 笙歌作

視

意, 環聲近,蘭麝香濃,則公主至矣。年十六七,妙好無雙。王 癡, 神情搖動,木坐凝思。王舉觴勸飲,目竟罔睹。王似微察其 此?寧非夙分?傳語公主,不可不出一晤君子。」移時, 耶?」生茫乎若失,忪儸自慚,離席曰:「臣蒙優渥,不覺過 命向生展拜, 煩卿等屬對:『才人登桂府。』」四座方思,生即應云: 子愛蓮花。」王大悅曰:「奇哉!蓮花乃公主小字,何適合如 乃曰:「息女宜相匹敵,但自慚不類,如何?」生悵然若 儀節失次,幸能垂宥**。**然日旰君勤, 即又不聞。近坐者躡之曰:「王揖君未見,王言君未 鉦鼓不鳴,音聲幽細。 曰:「此即蓮花小女也。」拜已而去。生睹之, 稍間, 王忽左右顧曰:「朕一言 即告出也。」王 佩

中,內官語生曰:「適王謂可匹敵,似欲附為婚姻, 亦無敢於強,若煩縈念,更當再邀。」遂命內官導之出。途 曰:「既見君子,實愜心好,何倉卒而便言離也?卿既不住 一言?」生頓足而悔,步步追恨,遂已至家。 何默不

冀舊夢可以復尋,而邯鄲路渺,悔嘆而已。一夕, 忽然醒寤, 則返照已殘。冥坐觀想,歷歷在目。晚齋滅燭, 與友人共

王曳起,延止隅坐,曰:「別後知勞思眷。謬以小女子奉裳榻,忽見前內官來,傳王命相召。生喜,從去,見王伏謁, 錦覆首, 闌,宮人前白:「公主妝竟。」俄見數十宮人擁公主出,以紅衣,想不過嫌也。」生即拜謝。王命學士大臣,陪侍宴飲。酒 凌波微步, 挽上氍毹, 與生交拜成禮。已而送歸館

舍, 忘死。 君, 洞房溫清, 那得是夢?」詰旦方起, 但恐今日之遭,乃是夢耳。」公主掩口曰:「明明妾 窮極芳膩 。生曰:「有卿在目 戲為公主勻鉛黃, ,已而以帶 ,真使人樂 與

腰,

故細志之。倘是夢時,亦足動懸想耳。」

布指度足。公主笑問曰:「君顛耶?」曰:「臣屢為夢誤

遠矣!」生大驚,趨見王。王執手泣曰:「君子不棄,方圖永 調笑未已,一宮女馳入曰:「妖入宮門,王避偏殿, 兇禍

好。詎期孽降自天,國祚將覆,且復奈何!」生驚問何說。

非常怪異, 以案上一章, 六日,來一千丈巨蟒盤踞宮外,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 祈早遷都, 以存國脈事。據黃門報稱: 自五月 授生啟讀。章曰:「含香殿大學士臣黑翼,

宮人奔奏:「妖物至矣!」合殿哀呼,慘無天日。 王倉遽不知 皇上早率宮眷,速遷樂土」雲云。生覽畢,面如灰土。即有 真千古未見之兇,萬代不遭之禍!社稷宗廟,危在旦夕!乞 妾從君來,父母何依?請別築一舍,當舉國相從。」生難之。 竄匿可乎?」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擇,乞攜速往**。**」生乃挽 左右抱首哀鳴,見生入,牽衿曰:「郎焉置妾?」生愴惻欲絕, 所為,但泣顧曰:「小女已累先生。」生坌息而返。公主方與 頭如山嶽,目等江海。昂首則殿閣齊吞,伸腰則樓垣盡覆。 乃捉腕思曰:「小生貧賤, 所過宮殿盡成丘墟 未幾至家,公主曰:「此大安宅,勝故國多矣。然 ,等因。臣奮勇前窺,確見妖蟒 慚無金屋。有茅廬三數間,姑

繹如蠅, 巢,生如所請,督工構造。方豎兩堵, 夢也。而耳畔啼聲, 之 圃中蜂一 乃知巨蟒即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 亦詫為異。共起視蜂, 二三頭, 公主伏床悲啼, |曰:「不能急人之急,安用郎也!」生略慰解, 蜂戶寂然。 頂尖未合, 飛集盈斗。跡所由來, 飛鳴枕上。大叫怪事。 房,三十餘年矣,生息頗繁。或以生事告翁, 發其壁, 不可勸-嚶嚶未絕, 依依裳袂間,拂之不去。友人勸為營 則蛇據其中,長丈許, 友人詰之, 乃以夢告, 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蜂 焦思無術, 而群蜂自墻外來,絡 則鄰翁之舊圃也。 頓然而醒 亦無他異。 ,捉而殺之。 即已入 友

綠衣女

思間,女子已推扉笑入,曰:「勤讀哉!」於驚起,視之,綠 窗外贊曰:「於相公勤讀哉!」因念深山何處得女子?方疑 於璟,字小宋,益都人, 腰細殆不盈掬。更籌方盡,翩然遂出。由此無夕不至。 非能咋噬者,何勞窮問?」於心好之,遂與寢處。 衣長裙,婉妙無比。於知非人,因詰里居。女曰:「君視妾當 讀書醴泉寺。夜方披誦,忽一女子 羅襦既解,

必能消魂。」女笑曰:「不敢度曲,恐銷君魂耳。」於固請之。 一夕共酌, 談吐間妙解音律。於曰:「卿聲嬌細, 倘度一曲

七百六十六

曰:「妾非吝惜,恐他人所聞。

君必欲之, 請便獻醜, 但只微

認。 聲示意可耳」遂以蓮鉤輕點床足, 奴中夜散。不怨繡鞋濕,只恐郎無伴。」聲細如蠅 而靜聽之, 宛轉滑烈, 動耳搖心。 歌云:「樹上烏臼鳥 裁可辨 賺

歌已,啟門窺曰:「防窗外有人。」繞屋周視,乃入。生曰:「卿 矣。」既而就寢, 何疑懼之深?笑曰:「諺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謂 惕然不喜, 曰:「生平之分, 殆止此乎?」於

怯。 輶, 急問之,女曰: 我逾垣去, 披衣下榻。 蓋是常也, 乞送我出門。」於果起, 方將啟關, 君方歸。」於曰:「諾。」 何遽此云?」女稍釋,復相綢繆。 「妾心動,妾祿盡矣。」於慰之曰:「心動眼 徘徊復返,曰:「不知何故, 送諸門外。女曰:「君佇望我 更漏既歇 只是心

往, 將斃矣。 物, 以身投墨汁,出伏幾上, 女轉過房廊 四顧無跡, 哀鳴聲嘶。 捉歸室中置案頭, 聲 寂 在簷間。 不復見。 於破網挑下, 去其縛纏, 停蘇移時 舉首細視, 走作「謝」 欲歸寢 始能行步。徐登硯池, 則 聞女號救甚急。 頻展雙翼 蛛大如彈, 則一綠蜂, 奄 摶 於 捉

啼 龍 號 門謝中條者, 縈累甚苦。 翔步山途, **佻達無行。三十餘喪妻,** 謀聘繼室, 忽一婦人出其後。 低昂未就。 待以窺覘, 遺二子一女, 暫雇傭媼撫子女。 是好女子, 晨夕

七百六十八

五、三十、

黎氏

穿窗而去。

自此遂絕。

對。 近身側, 婦 處強人, 謝從之。 困窘無計, 問其里居姓氏, 又曰:「娘子纖步,山徑殊難。」婦仍不顧, 偕入靜壑, 横來相侵'」謝牽挽而行,更不休止, 遽挲其腕。 曳入幽谷,將以強合。婦怒呼曰:「何 乃曰:「燕婉之求,乃如此耶?緩我,當相就耳。」 心悅之,戲 謝以實告。 野合既已,遂相欣愛。 曰:「娘子獨行,不畏怖耶?」 既亦問婦,婦言:「妾黎氏。不 婦步履跌蹶 謝四望無人。

兒啼女哭,令人不耐。」

謝

日:「實不相欺,

若論枕席之事, 交好者亦頗不乏。 只是

婦躇躊曰:「此大難事,

能相從乎?」婦問:「君有子女無也?」

謝

「我亦鰥也,

幸早寡,

姑又殞殞

塊然一身,

無所依倚,

故常至母家耳。」

納。 即細事。 為奇貨,恐不允諧,將復如何?」謝亦憂皇, 讓也。」謝 曰:「我亦思之爛熟**。**所慮家人一洩,兩非所便。」謝云:「此 轉而慮曰:「肌膚已沾,有何不從。但有悍伯, 家中惟一孤媼,立便遣去。」婦喜,遂與同歸。 曰:「請毋疑阻。 我自不言, 人何干與?」婦亦 謀與逃竄。 每以我

襪履款樣,

亦只平平,

我自謂能辦。

但繼母難作,

對,

更不通客。月餘,

適以公事出

反關乃去。

及歸

兼為兒女補綴,辛勤甚至。謝得婦,嬖愛異常,

門嚴閉,

扣之不應。

排闥而入,

渺無人跡。方至寢室,

先

置

外舍,

即入遣

掃榻迎婦,

倍極歡好。

婦便操作,

日惟閉門相

異史氏曰:「士則無行, 狼沖門躍出, 存焉。返身追狼,已不知所之矣。 幾驚絕。入視,子女皆無, 報亦慘矣。 再娶者, 鮮血殷地, 皆引狼入室耳; 惟三頭

湖州宗相若, 五、三十一、荷花三娘子 況將於野合逃竄中求賢婦哉!i 士人也。 秋日巡視田壟,見禾稼茂密處,

悅之, 甚動。 乎?」女笑不語。 子靦然結帶,草草徑去。女子亦起。細審之。雅甚娟好。 疑之, 欲就綢繆, 越陌往覘, 宗近身啟衣, 膚膩如脂, 實慚鄙惡。乃略近拂拭曰:「桑中之游樂 則有男女野合, 笑將返。即見男 於是挼莎上下幾

七百七十一

數 遇一女子, 1:「宗郎是我表兄, 宗益沉綿 問 曰 : 若將隕墜。 「汝是宗湘若紀綱否?」答云:「是。」女 聞病沉篤,將便省視,適有故不得去。 家人趨市 為購材木。途中

靈藥一

一裹,勞寄致之。」家人受歸。宗念中表迄無姊妹,知是

狐報。 無以報高厚,今為君覓一良匹, 女也。大悅, 再觀。 服其藥, 一夜, 把手稱謝, 閉戶獨酌,忽聞彈指敲窗。拔關出視, 果大瘳,旬日平復。心德之,禱諸虛空, ,延止共飲。女曰:「別來耿耿, 聊足塞責否?」宗問: 則狐 何 願

著冰縠帔者,當急趨之。茍迷所往, 人?」 曰:「非君所知。明日辰刻,早越南湖, 便採歸 以蠟火爇其蒂,當得美婦, 即視堤邊有短幹蓮花隱 兼致修龄。」 如見有採菱女

道。 謹受教。 奈何以衾裯之愛, 而告 別, 取 固挽之。女曰:「自遭厄劫, 人仇怨?」厲聲辭去。 頓悟.

代也。 宗 如言,至南湖,見荷蕩佳麗頗多,中一 促舟劘逼,忽迷所往。 即撥荷叢, 果有紅蓮一枝,垂髫人衣冰縠, 絕

能識卿, 許, 為君崇矣!」宗不聽。女曰:「誰教子者?」答曰:「小生 回頭,化為姝麗。宗驚喜伏拜。女曰:「癡生!我是妖狐, **小盈**尺, 面面玲瓏。 折之而歸。入門置幾上,削蠟於旁, 何待教?」捉臂牽之,隨手而下,化為怪石, 乃攜供案上, 焚香再拜而祝之。1 將以爇火。 入夜,: 高 將

猶存餘膩。宗覆衾擁之而臥。

暮起挑燈

即又非石, 紗帔

襲,

遙

聞

澤,展視領衿,猶存餘膩。宗塞竇,惟恐其亡。平旦視之,

笑曰:-復拒。而款洽間若不勝任,屢乞休止。宗不聽,女曰:「如 則垂髫人在枕上。喜極,恐其復化,哀祝而後就之。女 「孽障哉!不知何人饒舌,遂教風狂兒屑碎死!」乃不

我便化去!」 宗懼而罷。

喏, 由是兩情甚諧。而金帛常盈箱篋,亦不知所自來。女見人喏 似口不能道辭,生亦諱言其異。懷孕十餘月,計日當產。

入室, 囑宗杜門禁款者, 自乃以刀割臍下, 取子出,令宗裂

帛束之, 別也。」宗聞泣下,曰:「卿歸我時,貧苦不自立, 何忍遽離逖?且卿又無邦族,他日兒不知母, 亦悵悒曰:「聚必有散, 過宿而愈。又六七年,謂宗曰:「夙業償滿, 固是常也。兒福相, 賴卿小阜, 請

已高於頂。宗躍起,急曳之, 子」當有見耳。」言已解脫, 求?妾本何氏。 倘蒙思眷, 捉得履。 曰:「我去矣。」驚顧間,飛 抱妾舊物而呼曰:『荷花三娘 履脫及地, 化為石燕

色紅於丹朱, 初來時所著冰縠帔尚在。 歡容笑黛。並肖生平,但不語耳。 內外瑩徹, 每一憶念, 若水精然。 抱呼 「三娘子」, 拾而藏之。檢視箱中, 則宛

白家莊民某, 盜鄰鴨烹之。 至夜, 無術可醫。 覺膚癢; 天明視之, 夜夢一人告之曰:「汝

五、三十二、罵鴨

病乃天罰。 鴨毛,觸之則痛。大懼, 須得失者罵, 毛乃可落。」 鄰翁素雅量, 每失物

某益窘, 罵之亦可警將來**。**」翁笑曰: 未嘗徴於聲色。 因實告鄰翁。 民詭告翁曰:「鴨乃某甲所盜。 翁乃罵, 其病良已。 「誰有閑氣罵惡人。」卒不罵。 彼深畏罵焉

**罵者之宜戒也:一罵而盜罪減!然為善有術,** 異 史氏曰:「甚矣, 攘者之可懼也: 攘而鴨毛生!甚矣 彼鄰翁者,

甚至。 膠 五、三十三、 以罵行其慈者也。」 州柳西川, 縱任之,惟恐拂。 柳氏子 法內史之主計僕也。年四十餘, 既長, **蕩侈逾檢,** 翁囊積為空。 生一子,

何,

子病,

翁故蓄善騾,

子曰:「騾肥可啖。

殺啖我,

我病

悼嘆欲絕。 騾以進,子乃喜。然嘗一臠,便棄去。病卒不減,尋死, 可愈。」 」柳謀殺蹇劣者。子聞之,大怒罵,疾益甚。 柳 懼 柳 殺

馬亥, 來, 東西奔馳而已。」便問逆旅主人姓名,眾具告之。柳子拱手 曰:「適有小故,不暇敘間闊,明日當相謁。」上騾遂去。眾 亦不敢詰其死。但問:「在此何作?」答云:「亦無甚事, 怪似柳子。比至,果是。下騾遍揖,各道寒暄。村人共

後三四年,

村人以香社登岱。至山半,見一人乘騾駛行而

趨進笑言。眾曰:「尊大人日切思慕,何不一歸省侍?」子

既歸寓,亦謂其未必即來。厭旦俟之,子果至,系騾廄柱,

訝問:「言者何人?」眾以柳對。子神色俱變,久之曰:「彼

眾歸,以情致翁。翁大哭,如期而往,自以其故告主人**。**主 既見思 請歸傳語: 我於四月七日, 在此相候。」言訖, 別

常,恐遭不善。如必欲見,請伏櫝中,察其詞色,可見則出。」之,殆不可見。」柳啼泣不信。主人曰:「我非阻君,神鬼無 人止之,曰:「曩見公子,情神冷落,似未必有嘉意。以我卜

資,悍不還。今願得而甘心,何父之有!] 言已出門,曰:「便 柳如其言。既而子來,問曰:「柳某來否?」主人曰:「無。」 子盛氣罵曰:「老畜產那便不來!」 主人驚曰:「何罵父?」 答 **曰:「彼是我何父!初與義為客侶,不意包藏禍心,** 隱我血

七百八十

呼之出, 宜 他! 狼狽而歸。 柳在櫝中, 歷歷聞之,汗流接踵,不敢出氣。主人

異史氏曰:「暴得多金, 尚不忘於夜臺,怨毒之於人甚矣!j 何如其樂?所難堪者償耳。 蕩 費 殆

癸亥三月,與高季文赴稷下,同居逆旅。季文忽病。會高振 五、三十四、上仙

觀音像。又兩三軸,跨馬操矛,騶從紛沓。北壁下有案,案頭 致綏綏有狐意。入其舍,復室中掛紅幕。探幕一窺,壁間懸 美亦從念東先生至郡,因謀醫藥。聞袁鱗公言:南郭梁氏家 有狐仙, ,善「長桑之術」。遂共詣之。梁,四十以來女子也,

與 簾下, 仙 恐礙夜難歸 揖。 最愛夜談, 上仙飲 婦擊磬三。 高 理發支頤與客語 仙亦出良醞酬諸客, 煩再祝請。 他時往往不得遇。 中隱約有詞。 貼 婦乃擊磐重禱, 具道仙人靈跡。 禱 雲仙人至, 昨宵有候試秀才, 賦詩歡笑。 肅 轉身復立, 久之, 客就外榻 則居此 散時, 攜酒肴-漸曛。 **眾焚香** 坐。 更漏向 婦 罛

若墮巨石 , 聞室中細細繁響, 聲 甚厲 婦轉身曰:「幾驚怖煞人!」便聞案 如蝙蝠飛鳴。 凝聽間 忽案

盡矣。」

嘆吒 有緣哉!」抗聲讓坐, 似 健叟。 婦以蕉扇隔小座。 七百八十二 似拱手為禮。 已而問客:「何

當夜祀茶水,我與大士處討藥奉贈,何恙不已。」眾各有問 海是我熟徑, 諭教?」高振美尊念東先生意,問:「見菩薩否?」答云:「南 耳。」「閻羅何姓?」曰:「姓曹。」已乃為季文求藥。曰:「歸 如何不見!」「閻羅亦更代否?」曰:「與陽世等

遂不暇造訪矣。

五、三十五、侯靜山

悉為剖決。乃辭而歸。過宿,季文少愈。餘與振美洽裝先歸

間之叟, 高少宰念東先生云:「崇禎間,有猴仙, 與人談詩文,決休咎,娓娓不倦。以肴核置案上, 號靜山。托神於河

啖飲狼藉,但不能見之耳。」時先生祖寢疾。或致書云:「侯

迎, 驚顧。 仙猶未來。 焚香祠之,忽聞屋上大聲嘆贊曰:「好人家!」 眾 靜山,百年人也,不可不晤。」遂以僕馬往招叟。叟至經日 雲路亦不遠矣。」 二公敬問祖病,曰:「生死事大,其理 方人闈歸。仙言:「二公闈卷亦佳,但經不熟,再須勤 又聞作拱致聲。既入室,遂大笑縱談。 俄簷間又言之,叟起曰:「大仙至矣。」 群從叟岸幘 時少宰兄弟尚諸

年, **舊有猴人,弄猴於村。** 人猶見之。其走飄忽,見人則竄。後漸入村中,竊食果 猴斷鎖而逸, 不可追, 入山中。 數

人皆莫之見。一日,為村人所睹,逐諸野,射而殺之。而

難明。」因共知其不祥。無何,太先生謝世。

猴之鬼竟不自知其死也,但覺身輕如葉, 河間叟,曰:「汝能奉我,我為汝致富。」 因自號靜山雲。 息百里。遂往依

沂水劉宗玉云:其僕杜和,偶在園中,見錢流如水,深廣一

五、三十六、錢流

三尺許。杜驚喜,以兩手滿掬, 復偃仰其上。 既而起視,

五、三十七、 錢已盡去, 郭生,邑之東山人。少嗜讀, 郭 生 惟握於手者尚存。 但山村無所就正, 年二十餘

之。一夜讀,卷置案頭,狐塗鴉甚,狼藉不辨行墨。

字畫多訛。先是,家中患狐,

服食器用,

輒多亡失,

深患苦

因擇其

恨甚。 稍潔者輯讀之,僅得六七十首,心恚憤而無如何。又積窗課 二十餘篇 待質名流。 晨起, 見翻攤案上, 墨汁濃泚殆盡

會王生者, 郭具言所苦, 以故至山,素與郭善,登門造訪。見污本, 且出殘課示王。王諦玩之,其所塗留, 問之。

患, 復塗, 秋。 改作兩題,置案上,以觀其異。比曉,又塗之。積年餘, 王閱之曰:「狐真爾師也, `當即以為師。」過數月, 又復視涴卷, 但以濃墨灑作巨點, 類冗雜可刪。 七百八十六 佳幅可售矣。」是歲, 回視舊作, 淋漓滿紙。 訝曰:「狐似有意。不惟 頓覺所塗良確。於是 郭異之, 果入邑庫。 持以白王。

郭以是德狐 但決於狐。由是兩試俱列前名, ,恆置雞黍,備狐啖飲。 每市房書名稿,不自

入闈中副車。

作, 時葉、 惜臻至。忽被傾濃墨碗許於上,污蔭幾無餘字, 自覺快意, 悉浪塗之:於是漸不信狐。 繆諸公稿, 風雅絕麗,家弦而戶誦之。郭有抄本, 無何, 葉公以正 又擬題構

儼然, 是而今非也?」遂不為狐設饌, 灑點煩多者試之,狐又盡泚之。乃笑曰:「是真妄矣!何前 塗污。自以屢拔前茅,心氣頗高,以是益疑狐妄。乃錄向之 文體被收, 啟視則卷面塗四畫, 又稍稍服其先見。然每作一文, 經營慘淡, 粗於指, 取讀本鎖箱簏中。 第一章畫五,二章亦畫 輒被

錮

五, 異史氏曰: 始知其兆已寓意於畫也。 後即無有矣。自是狐竟寂然。後郭一次四等,兩次五等, 「滿招損, 謙受益,天道也。名小立,遂自以為

是, 執葉、 繆之餘習,狃而不變,勢不至大敗塗地不止也。

滿之為害如是夫! 五、三十八、金生色

病 金生色,晉寧人也。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周歲。 自分必死, 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 」妻聞 金忽

保,之, 勿令守也。」母哭應之。既而金果死。 甘詞厚誓, 期以必死。金搖手呼母曰:「我死,勞看 七百八十八

母過, 幼弱, 也。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匹?小兒女不早作人家,眈眈守 母夜夢子來, 此襁褓物,寧非癡子?倘必令守,不宜以面目好相向。」金 木媼來吊 中,不忘塗澤。居家猶素妝, 所適。而詢諸術家,本年墓向不利。婦思自炫以售, 不教婦守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媼怒而去。 「必以守!」媼慚而罷。夜伴女寢,私謂女曰:「人盡 ,頗聞絮語,益恚。明日:謂媼曰:「亡人有遺囑,本 將何為計?」母悲悼中, 涕泣相勸, 心異之。使人言於木, 謂金母曰:「天降兇憂, 歸寧, 聞媼言, 則嶄然新艷。母知之, 不勝憤激 婿遽遭命。女太 約殯後聽婦 , 盛氣對 縗絰之

心弗善也,以其將為他人婦,

亦隱忍之。於是婦益肆。

, 村中

七百八十九

聲四塞, 夜 分, 無賴子董貴者 嫗家逾墻 所 不知者惟母耳。 ,見而好之, 以達婦所, 以金啖金鄰 因與會合。 嫗 往來積有旬日 求通殷勤於婦

聞 聲 婦 如爆竹。 室夜惟 人駭詫聲, 婢在外榻, 小 婢, 少頃, 婦腹心也。 董裸奔出; 見亡者自幛後出 夕, 無何, 兩情 方洽, 金 | 捽婦發亦出。 劍入寢室去。 聞棺木震響,

大嗥, 母驚起, 見婦赤體走去,方將啟關, 問之不答。出

呼婢, 追視, 專 伏墻 寂不聞聲,竟迷所往。 婢 將假衣於媼 始戰惕而出 隅 移時, 視院中 聞人聲漸息,始起。 具言其異, 室,雙扉虛掩, 入婦室, 燈火猶亮。見男子履, 相與駭怪而已。 身無寸 董竄過

七百九十

私之。 褻備至。先是, 摸榻上, 婦醒, 問 鄰子以故赴北村, 「汝來乎?」 知為鄰子婦。 應 囑妻掩戶以待其歸。 頓生淫心, 諾。 婦竟不疑, 乘其寢, 既返, 潛

聞室內有聲,

疑而審聽,

音態絕穢。 大怒,

操戈入室。

董

懼,

氣息。 已絕。 **竄於床下**, 但不解床下何人, 詰其所來, 嫗倉皇失措, 子就戮之。又欲殺妻;妻泣而告以誤, 猶自供吐。 呼母起,共火之, 謂子曰:「捉奸而單戮之,子且奈何? 而刃傷數處, 僅能辨認。 血溢不止, 視之, 乃釋之。 少頃 奄

是夜, 火人猶徬徨未去。 木翁方寢, 聞 翁大呼,家人畢集,幸火初燃,尚易撲滅。 戶外拉雜之聲, 出窺則火熾於簷, 加

七百九十一

**子不得已**,

遂又殺妻。

殊杳。 聲, 細於屬絲。 則女子白身臥,矢貫胸腦 外乃翁家桃園 人操弓駑 血暴注, 翁媼驚惕欲絕,不解其故。女合眸, 惟墻下塊然微動, 使 逐搜縱火者 人拔腦矢不可出 氣亦遂絕。 **園中四繚周墉皆峻固。** 問之不應, 細燭之, 人趫捷如猿 足踏頂而後出之。女嚶然 則翁女而金婦也。 射之而軟。啟扉往驗 數人梯登以望, 面色灰敗, 竟越垣去。 蹤

俄鄰子以執奸自首, 翁 母殊不怨怒, 詬數前非**。** 計無所出。 但告以故,令自營葬。 翁慚沮, 既曙, 既薄責釋訖。 七百九十二 **賂**令罷歸。 以實情白金母,長跽哀祈。 而婦兄馬彪素健訟, 而終不知婦所私者何 金有叔兄生光,怒登

而

生光代質, 控妹冤。 切廉得其情。 官拘嫗 具陳底裏。於是前狀並發,牽木翁夫婦盡 木以誨女嫁,坐縱淫,笞;使自贖,家產蕩焉。 嫗懼, 悉供顛末。又喚金母, 母托疾, 出

鄰嫗導淫,

杖之斃。

案乃結。

殺, 異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諄囑醮婦, 而諸恨並雪,可不謂神乎!鄰媼誘人婦, 抑何明也!一人不 而反淫己婦;

木媼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因,

當前作者是」,

報更速於來生矣!

瓦

、三十九、

彭海秋

啄者。 鄙之。 偶。 萊州諸生彭好古 海 相揖環坐, 秋。 人, 念村中無可共語。 齋僮出應門, 值此良夜, 月 既· 布衣潔整, 便詢族居。客曰:「小生廣陵人, 一,倍益無聊, 旅邸倍苦。 讀書別業 談笑風流。 則 惟邱生是邑名士, 書生,將謁主人。 不得已, 聞君高雅,遂乃不介而見。」視 離家頗遠, 彭大喜曰:「是我宗人。今夕 折簡邀邱。 中秋未 而素有隱惡 彭離度, 肅客人。 與君同姓 飲次, 剃

邱

仰與攀談

輒傲不為禮

彭代為之慚,

因撓亂其詞

乃仰天再咳,

「扶風豪士之曲」,

相與歡笑。

何夕,

此嘉客!

即命酌,

款若夙好。

察其意,似甚鄙邱。

教。」客問:「萊城有名妓無也?」彭曰:「無。」 客曰:「僕不能韻,莫報『陽春』。 請代者可乎?」彭言:「如

出 客默良久, ,果見一女子逡巡戶外。 謂齋僮曰: 「適喚一人, 引之入,年二八已來,宛然若仙。 在門外, 可導入之。」僮

彭驚絕, 鄉苦無佳人,適於西湖舟中喚得來。」謂女曰: 煩跋涉也。」女含笑唯唯。彭異之,便致研詰。客曰:「貴 掖坐。衣柳黄帔, 香溢四座。 客便慰問:「千里頗 「適舟中所

七百九十五

不怨別離多,但愁歡會少。

眠何處?勿作隨風

馬聲杳;江天高,山月小。掉頭去不歸,

請再反之。」女歌云:「薄幸郎,

庭中空白曉。

馬洗春沼。人聲遠,

唱

『薄幸郎曲』,大佳,

曲終笛止。 便是不封侯, 莫向臨邛去!」客於襪中出玉笛, 隨聲便

異, 月, 彭驚嘆不已,曰:「西湖至此**。** 答言:「願舟。」客曰:「此處呼舟較遠,天河中當有渡者。」 仙乎?」客曰:「仙何敢言,但視萬里猶庭戶耳。今夕西湖 乃以手向空中招曰:「船來!我等要西湖去, 不吝價也。」 無 諾曰:「幸甚。」客問:「舟乎,騎乎?」彭思舟坐為逸, 尤盛曩時, 不可不一觀也, 能從游否?」彭留心以覘其 何止千里, 咄嗟招來,

人雲霄,

望南游行,

其駛如箭。

逾刻,

舟落水中。

但聞弦管

棹末密排修翎

形類羽扇,

一 搖 羽,

風習習。

何,

彩船一隻,自空飄落,

煙雲繞之。眾俱登。

見一人持短

者。」 敖嘈 動, 間, 棹, 起, 歡然對酌。 二兩人, [如盤, 彭依戀徘徊, 請要後期。女曰:「如相見愛,但問娟娘名字, 任其自流 托女子於掌中, 客即以彭綾巾授女, 鳴聲喤聒。 圍棋喧笑。 少間 女伏身蛇游而進, 0 細 惟恐其去,蹴之以足。女斜波送盼, 出舟 視,真西湖也。 客飛一觥向女曰:「引此送君行。」女飲 樓船漸近, 曰:「仙乎,仙乎!」乃扳鄰窗捉女人, 曰:「我為若代訂三年之約。」 月印煙波, 殊不覺隘。 相傍而行。 客於艙後, 游船成市。 俄聞鄰舟曰:「 隔窗以窺, 取異肴佳釀 無不知 彭益

興頓消。

娘醒矣。」舟即蕩去。

遙見舟已就泊,

舟中人紛紛並去,

覺向午。計不如暫訪娟娘,可以徐察邱耗。比詢娟娘名字, 明, 具白其異。 振轡至泊舟所,則人船俱失。念腰橐空匱,倍益憂皇。天大 復去,曰:「待再假兩騎來。」久之不至。行人亦稀,仰視斜 遂與客言, 並無知者, 月西轉,天色向曙。 **而離舟翔步**, 見馬上有小錯囊;探之,得白金三四兩。買食凝待,不 。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齋僮歸白:「主人已仙去。」舉 謂其不返。彭歸, 興轉蕭索。次日遂行。馬調良,幸不蹇劣,半月 因念獨還鄉井,恐邱家聞而致詰,戒家人勿播。 覺有里餘。 登崖, 邱亦不知何往。捉馬營營,進退無主, 客後至, 牽一馬來, 系馬而入,家人驚喜集問, 彭始 令彭捉之。

則馬頓渺, 次 馬所由來。 但有邱生, 眾以仙人所遺, 以草韁縶櫪邊。 便悉詣廄驗視。 駭極, 呼彭出視。

忍, 急欲登廁, 邱垂首棧下, 解扶榻上,若喪魂魄,灌以湯酡, 扶掖而往, 面色灰死, 下馬糞數枚。 問之不言, 兩眸啟閉而已。 又少飲啜, 稍稍能咽。 始能言。 中夜少蘇, 彭大不

項領, 就榻研問之, 遂迷悶顛踣。 邱云:「下船後, 伏定少刻,自顧已馬。 彼引我閑語, 心亦醒悟 至空處, 但 歡

能言耳。 是大辱恥, 誠不可以告妻子,乞勿洩也!」彭諾之,

彭自是不能忘情於娟娘。 命僕馬馳送歸 州有梁公子, 年, 以姊丈判揚 州 因往省

與彭通家,

開筵邀飲。

即席有歌姬數輩

視

深問, 僕有舊, 疑名字偶同, 公子命侍客寢。 子盛氣排數。 人攜去置一村中, 目注移時,始度舊曲。聽其聲,宛似當年中秋時。 「昔日從人泛西湖,飲不數卮,忽若醉。 「此娼女, 即命行觴。彭問:「『薄幸郎曲』猶記之否?」娟娘更 幸垂原恕。」娟娘向彭審顧,似亦錯愕。公子未遑 可將索子系之來!」 彭聞娟娘名, 然突突自急,極欲一見之。 彭諦視,真中秋所見者也。 廣陵第一人。緣有微名, 彭捉手曰:「三年之約,今始踐耶?」 一僮引妾入,席中三客,君其一焉。 家人白以病。公子怒曰:「婢子聲 無何, 遂倨而無禮。」彭 謂公子曰:「是與 驚問其誰。 蒙朧間 娟娘至, 公 酒闌 被

有意, 別駕 遂舍念此苦海人。」彭曰:「舟中之約,未嘗一日去心。 縱體入懷, 船至西湖 綾巾宛在, 千金削其籍 則瀉囊貨馬, 送妾自窗欞歸 哽咽而言曰:「仙人已作良媒, 今猶什襲藏之。」 彭告以故, 攜之以歸。 所不惜耳。」 詰旦, 告公子, 把手殷殷。 偶至別業, 每所凝念, 君勿以風塵可棄, 猶能識當年飲處 相共嘆吒。 謂是幻夢, 又稱貸 娟娘 卿 徜 於

異史氏曰: 為人 耳。 獅象鶴鵬,悉受鞭策, 「馬而人, 必其為人而馬者也;使為馬,正恨其 何可謂非神人之仁愛乎?

亦度苦海也。」

即訂三年約,

壽域, 者, 爭, 騎遍郊野, 理。 此言封侯, 困憊不舉, 兄建舍於旁, 沂州宋侍郎君楚家,素尚堪 不憚千里爭羅致之。於是兩門術士,召致盈百。日日 宋公卒, 自晨至於日昃, 不能決。賓客盡引去。 舁夫凡十易肩 錦棚彩幢, 相與委柩路側。因止不葬, 彼言拜相。兄弟兩不相下,因負氣不為謀,並營 東西分道出入, 留役居守, 兩公子各立門戶, 兩處俱備。 弟亦建舍如兄,兄再建之,弟又建 如兩旅。 靈輿至歧路,兄弟各率其屬以 為公卜兆。 即閨閣中亦能讀其書 經月餘,各得牛眠地, 鳩工構廬, 聞能善青烏之術 以蔽風雨。 解

之:三年而成村焉。

每得一: **積多年兄弟繼逝,嫂與娣始合謀,力破前人水火之議,並車** 地當先發一武孝廉。」葬後三年,公長孫果以武生領鄉薦。 旬餘,始卜一域。嫂覽圖,喜曰:「可矣。」示娣。娣曰:「是 入 野, 視所擇兩地, 並言不佳, 遂同修聘贄, 地,必具圖呈閨闥, 判其可否。日進數圖, 請術人另相之。 悉疵摘之。

異史氏曰:「青烏之術,或有其理,而僻而信之則癡矣。

兒孫哉!如閨中宛若,

八百零三

負氣相爭,

委柩路側,

其於孝弟之道不講,

奈何冀以地理福

況

真雅而可傳者矣。」

南三復, 晉陽世家也。 有別墅, 所居十餘里, 每馳騎 瓦

四十一、竇氏

詣之。 止焉。 其舍斗如。客既坐,主人始操篲, 命之坐, 近村人固皆威重南。少頃, 適遇雨, 始敢坐。問其姓名,自言:「廷章,姓竇。」未幾, 奉周至。 ,中途有小村, 有笄女行炙, 見一 殷勤氾掃;既而潑蜜為茶。 一農 時止戶外, 主人出邀, 及人家, 門內寬敞, 稍稍露其半體 跼蹐甚恭, 因投

越 相與留連。女漸稔, 日,具粟帛往酬, 不甚避忌, 借此階進。 輒奔走其前。 是後常一 一過竇, 睨之, 時攜肴酒 則低鬟

八百零四

年十五六,

端妙無比,

南心動。

雨歇既歸,

系念綦切。

也。 始, 會媒來議婚於大家 因循之。 何貴倨凌人也!」 時南失偶 女出應客。 女要誓;南指矢天日, 瞰竇他出 速 南益惑焉 為計!」南諾之。 南捉臂狎之, 即過繾綣。 倘肯賜以姻好,父母必以為榮 初尚躊躇 女慚急, 轉念農家豈堪匹偶 女促之曰:「桑中之約, 便揖之曰: 以堅永約, 既聞貌美財豐 [值竇不在 「倘獲憐眷 女乃允之。 「奴雖貧, 姑假其詞以 當 I此為

以體

催

並益急

南遂絕跡不往。

無何,

女臨蓐,

父怒搒女,

女以情告,

言:「南要我矣。」 竇乃釋女,

使人

八百零五

以苦, 始不復聞。 殺之!」大家貪南富,卒許之。既親迎,奩妝豐盛,新人亦 以南不義,欲罪南。南懼, 而告閹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 其大家夢女披發抱子而告曰: 不念兒耶?」閹人具以達南,南戒勿入。女倚戶悲啼,五 南亦置之。女夜亡,視棄兒猶活, 南立即不承。竇乃棄兒。益撲女。 至明視之,女抱兒坐殭矣。竇忿,訟之上官,悉 以千金行賂得免。 「必勿許負心郎;若許, 女暗-遂抱以奔南。 彼即不念我, 我 款 寧 關

八百零六

將入室。見女而駭曰:「適於後園,見吾女縊死桃樹上,

之,亦不言。過數日,婦翁至,入門便淚,

南未遑問故,

好,

然喜悲,終日未嘗睹歡容,

枕席之間

時復有涕洟。

至後園. Ļ 決。 房中誰也?」女聞言,色暴變,僕然而死。 稍替。 南又厚餌竇, 前忿未蠲,倍益慘怒,復訟於官。官因其情 新婦果自經死。 又以異跡傳播 哀令休結; 官亦受其賕囑 駭極, ,數年無敢字者。 往報竇。 竇發女塚, 視之, 乃罷。 幻 則竇女。急 棺啟 擬罪. 而南家

自此 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以故有女者, 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聘曹進士女。未及成禮, 悉送歸夫家去。一 `會民間訛傳, 「選

嬪之事已急,倉卒不能如禮, 亦風致, 有嫗導一輿至, 曰:「薄有奩妝, 遂與諧笑。 自稱曹家送女者。 '女俯頸引帶, 八百零七 相從在後耳。」嫗草草徑去。 且送小娘子來。」 神情酷類竇女。心中作惡: 扶女入室, 謂南日: 問 南視女 何

無

征之, 日斂昏, 怪莫知其故, 姚孝廉女新葬, 因南屢行無理, 未敢言。女登榻, 果其女。 曹人不至, 馳伻告曹,曹竟無送女之事。 啟衾一 惡之, 隔宿為盜所發, 引被幛首而眠, 始疑。 坐發塚見尸 捋被問女, 四體裸然。 破材失尸。 亦謂新人常態, 論死。 姚怒, 而女亦奄然冰絕。 聞其異,詣南 相傳為異。 質狀於官

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 乎?撻於室, 亦比李十郎慘矣! 聽之;哭於門, 仍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 非德也, 況誓於初 而絕於後

八百零八

五、四十二、梁彦

徐州梁彦,

患齇嚏,久而不已。一日方臥,

覺鼻奇癢,

弱者以食,食一枚則身頓長。瞬息吞並, 鼠矣。伸舌周匝,自舐其吻。梁大愕,踏之,物緣襪而上, 漸至股際。 大嚏。有物突出落地,狀類屋上瓦狗,約指頂大。又嚏, 一枚落。 。 大懼, 四嚏凡落四枚。蠢然而動, 捉衣而撼擺之,粘據不可下。頃入衿底,爬搔腰 急解衣擲地。 捫之,物已貼伏腰間。 相聚互嗅。俄而強者嚙 ,止存其一,大於鼫 推之不動

竟成贅疣,

口眼已合,

如伏鼠然。

八百零九

擊人而死。」太史曾食其肉,實不謬也。 人割取, 姜太史玉璇言:「龍堆之下, 但勿言『龍』字。或言『此龍肉也』, 掘地數尺,有龍肉充牣其中,任 則霹靂震作,

五

龍肉

卷六

、潞令

杖下者狼藉於庭。餘鄉徐白山適過之,見其橫, 宋國英,東平人,以教習授潞城令。貪暴不仁,催科尤酷 民父母, 威焰固至此乎?」宋洋洋作得意之詞曰:「喏!不 八百一十

諷

視事, 罪當死!我罪當死!」扶入署中, 敢 兼攝陽政,不然,顛越貨多, !官雖 忽瞪目而起, 手足撓亂, 小, 誅五十八人矣。」後半年, 則「卓異」聲起矣,流毒安窮 似與人撐拒狀,自言曰「我 逾時尋卒。嗚呼!幸陰曹 方據:

官握篆於上,必有一二鄙流,風承而痔舐之。其方盛也,則異史氏曰:「潞子故區,其人魂魄毅,故其為鬼雄。今有一

哉

體, 者一日未去, 竭攫未盡之膏脂,為之具錦屏;其將敗也, 為之乞保留。官無貪廉, 則蚩蚩者不敢不從。積習相傳, 每蒞一任, 必有此兩事。 則驅誅未盡之肢 沿為成規, 赫 赫

亦取笑於潞城之鬼也已!!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懼」。妻尹氏,

六、二、馬介甫

也。」馬方驚訝,楊兄弟岸幘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 候試郡中,見一少年, 為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曰:「此即其翁 別,約半載,馬忽攜僮僕過楊。值楊翁在門外曝陽捫虱, 不令見客。萬石四十無子,納妾王,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 楊與弟萬鐘常竊餌翁,不敢令婦知。然衣敗絮, 自云:「介甫,馬姓。」由此交日密,焚香為昆季之盟。 輒以鞭撻從事。楊父年六十餘而鰥, 尹以齒奴隸數。 容服都雅。 與語, 悅之, 詢其姓字, 恐貽訕笑,

**石辭以偶恙。促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 

教, 寢, 飽, 門不吉, 異聞,不可不一目見之。請假閑舍, 醜不敢揚也。」馬駭嘆移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得此 粟失飪, 父子兄弟皆感泣。 力卻之, 行道者羞之!」萬鐘泫然曰:「在心之情,卒難申致。 即除室為馬安頓。夜深竊饋蔬稻,惟恐婦知。 萬石頻起催呼, 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 兄弟迭互出入, 殊不甘旨。 蹇遭悍嫂,尊長細弱, 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 萬鐘有子喜兒方七歲,夜從翁眠 食已,萬石草草硬去。萬鐘襆被來伴客 額頰間熱汗蒸騰。 始有瘦奴持壼酒來, 横被催殘。 非瀝血之好, 遂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 就便自炊。」 俄瘦奴以饌具出, 俄頃飲盡。坐伺良 為易袍褲 馬會其意, 萬鐘從其 馬撫之 此

八百一十三

馬居, 始出。 萬石跪受巾幗, 無敢問者。 跣而歸, 去!」婦即反奔,若被鬼逐, 弗聞也者。妾王,體妊五月,婦始知之,褫衣慘掠。已,乃喚 馬強脫之,而坐立不寧,猶懼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 趑趄而前。 此兒福壽, 以示瑟歌之意。楊兄弟汗體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 婦亦隨出,叉手頓足, 面色灰死。少定, 輒罵, 馬曳萬石為解巾幗,萬石聳身定息,如恐脫落, 婦殊不發一語, 操鞭逐出。值馬在外, 謂馬強預人家事。 過於其父, 婢進襪履,著已,噭啕大哭。家 褲履俱脫, 但少年孤苦耳。」婦聞老翁 觀者填溢。 遽起, 初惡聲尚在閨 慚懅不前, 又追逼之, 入房自寢。 足纏縈繞於道上,徒 馬指婦叱曰:「去, 萬石意始 漸

羞怒**,** 之, 舒 具牢饌,更籌再唱, 崩注墮胎。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 與弟竊奇焉。 遍 撻奴婢。 家人皆以為異,相聚偶語。 呼妾,妾創劇不能起。婦以為偽,就榻搒 不放萬石去。 馬慰解之。 婦微有聞 呼僮

婦 已闢。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猙獰如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 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恚忿,聞撬屝聲,急呼婢,則室門

利刃。 婦駭絕欲號,巨人以刀刺頸曰:「號便殺卻!」 婦急以 婦益懼, 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婦心耳! 自投敗顙。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如某

畫膚革不啻數十。末乃曰:「妾生子,亦爾宗緒,何忍打墮?

謂可殺否?」即以畫。凡一切兇悍之事,責數殆盡,

頭乞命 此事必不可宥!」乃令數人反接其手, 已悔過, 但 姑留餘生。」紛然盡散。 言知悔。 俄聞中門啟閉 剖視悍婦心 「楊萬石來矣。 腸。 婦

問之, 無何, 是婦威漸斂,經數月不敢出 得其故, 萬石入, 大駭, 見婦赤身繃系,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 竊疑馬。明日,向馬述之, 一惡語。馬大喜, 告萬石曰:「實 馬亦駭。 解

告君,· 搖戰。 去。 解此樂, 婦每日暮,挽留萬石作侶,歡笑而承迎之。 幸勿宣洩,前以小術懼之。既得好合, 萬石思媚婦意 遽遭之, 覺坐立皆無所可。 微露其假。 婦遽 婦一夜憶巨人狀, 起, 請暫別也。」遂 萬石生平不

目覺失言,

而不能悔,

遂實告之。

婦勃然大罵,

萬石懼,

八百一十六

翼兄。 既殯, 救之已死。 顛 條條割裂, 婦逐之。犬吠雞騰, 朝夕受鞭楚, 畫汝心頭如乾數, 蹶而斃。 存氣息。 弟婦戀兒, 婦乃詬詈,忽見翁來, 移時婦復蘇, 萬鐘 批 日馬忽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 俟家人食訖, 頰而摘翁髭。 曰:「我死而父兄得生, 矢不嫁。 此恨始消。」乃起捉廚刀。萬石大懼而奔, 家人盡起。 聞萬鐘死, 婦唾罵不與食, 萬鐘見之怒, 始啖以冷塊。 睹袍服, 萬鐘不知何故, 婦曰:「欲得我恕, 怒亦遂解。 倍益烈怒, 何憾!」遂投井中, 積半歲, 以石擊婦, 醮去之。 但以身左 馬見翁 即就翁身 兒尪羸 遺孤兒,

如故,大駭;又聞萬鐘殞謝,

頓足悲哀。兒聞馬至,

便來

八百一十七

威, 即便殺卻勿懼。僕有二三知交,都居要地,必合極力,保無 萬石欠伸, 入, 果不謬。兩人止此一線,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惟伏首 虧也。」萬石喏,負氣疾行,奔而入。適與婦遇,叱問:「何 帖耳而泣。坐語數刻,婦己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石 為?」萬石皇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餘出婦。」婦益 獨不能斷『出』耶?毆父殺弟,安然忍之,何以為人! 顧尋刀杖,萬石懼而卻步。馬唾之曰:「兄真不可教也 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 翁乃囁嚅具道情事, 馬忿然謂萬石日, 我曩道兄非人, 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顧始辯,驚曰:「兒何憔悴至 似有動容。馬又激之曰:「如渠不去,理須殺;

**冒。**: **閨**選, 少間 迎 咫。 散。 萬石不聽,又割之。家人見萬石兇狂, 石不語, 去, 少頃, 萬石於腰中出佩刀。婦罵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 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 即復握石成拳, 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 夫人之所以懼者,非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叫喊雷動。婦未及詰 捉臂相用慰勞。萬石餘怒未息,屢欲奔尋,馬止之。 力消,嗒若喪。馬囑曰:「兄勿餒。乾綱之振,在 割股上肉大如掌, 擲地下。方欲再割, 萬石覺忿氣填胸, 擂擊無算。婦體幾無完膚, 萬石以足騰起,婦顛去數尺有 如烈焰沖燒, 相集,死力掖出。 曰:「此丈夫再造 刻不容忍, 婦哀鳴乞恕。 嘲 直 此 猶 抵

萬石入探入。婦股慄心慴 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 死而今生,須從此滌故更新。再一 倩婢扶起, 將以膝行。 則不可為矣。」 馬曰:「我 止 之,

適有東海之行,故便道相過,還時可復會耳**。**」

居無何 月餘婦起, 舊態全作矣。 賓事良人。 翁不能堪, **久覺黔驢無技**, 宵遁, 漸狎, 至河南隸道士籍 漸嘲, 漸罵

萬石亦不敢尋。年余馬至, ,知其狀, 怫然責數已, 立呼兒至,

劣行黜名。 置驢子上, 驅策徑去。 又四五年, 由此鄉人皆不齒萬石。 遭回祿,居室財物,悉為煨燼, 學使案臨, 延燒

鄰舍。村人執以告郡,

罰鍰煩苛。於是家產漸盡,

亦絕拒之。

至無居廬

萬 婦不肯從, 既窮 聒夫再嫁。 適有屠而鰥者, 質妾於貴家, 偕妻南渡。至河南界,資斧已絕。 以錢三百貨去。

兒,名, 前 萬石一身, 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 少間一官人出,萬石伏地啜泣。官人熟視久之,略詰 驚曰:「是伯父也!何一貧至此?」萬石細審, 丐食於遠村近郭間。 至 一
朱
門
, **閣人訶拒不聽** 知為喜

Щ

非人,實狐仙耳。

道侶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

祖孫泣留之。馬曰:「我

年領鄉薦,始為完婚。乃別欲去,

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邑庠,次

相對悲哽。萬石始述所遭。初,馬攜喜兒至此,數日,

**惻楚。因念昔與庶伯** 。年餘生一子, 母同受酷虐, 倍益感傷。 因以為嫡。 遂以輿馬齎金

梁上, 呼痛之聲, 尹從屠半載, 荷肉竟出。 震動四鄰。 狂悖猶昔。夫怒, 號極聲嘶, 以是見屠來, 鄰人始知。 以屠刀孔其股, 解縛抽練, 穿以毛練

愈, 亦猶是也。 一日, 屠既横暴, 而斷芒遺肉內,終不利於行, 每醉歸, 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 則撻詈不情。至此, 猶夙夜服役, 則骨毛皆豎**。**後脛創 始悟昔之施於人者, 近村農婦 無敢少懈。

婦從屠,當不乏肉食,何羸瘠乃爾?」尹愧恨, 歸欲自經,

八百二十二

「張屠之妻。」便訶使前,

與太夫人稽首。

來參謁。

尹在中悵立不前, 王氏故問:

「此伊誰?」家人進

膝行,淚下如麻。萬石礙僕, 侄固不肯。 弱不得死。 婦為里人所唾棄, 屠益惡之。歲餘 未通一言。歸告侄,欲謀珠還, 屠死。 **久無所歸,依群乞以食。萬石** 途遇萬石,遙望之,

猶時就尹廢寺中,侄以為玷,

陰教群乞窘辱之,乃絕。

此事餘不知其究竟,後數行,

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懼內,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間,

噱 : 楊郎!寧非變異?余常作《妙音經》之續言,謹附錄以博一

『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內助。 同甘獨苦,勞爾十月呻吟;就濕移干,苦矣三年顰笑。此顧

八百二十三

『惡乎哉!呼天籲地, 始 猥欲投繯延玉頸。當是時也:地下已多碎膽, 觀滿道行人;嘲 將代孟母投梭;婦唱夫隨, 須低眉;釜底毒煙生, 來。 搗月夜之衣;麻姑之爪能搔, 以有魚水之愛也。 而不遜之聲,或大施而小報;繼則如賓之敬,竟有往而 祧而動念, 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瞻井臼而懷思, 古人所 北宮黝未必不逃, 只緣兒女深情, 遂使英雄短氣。床上夜叉坐, 第陰教之旗幟日立,遂乾綱之體統無存。 忽爾披發向銀床;醜矣夫!轉目搖頭 孟施舍焉能無懼?將軍氣同雷電, 雞嘶, 即鐵漢無能強項。秋砧之杵可掬, 翻欲起周婆制禮。 輕試蓮花之面 撲落一群嬌鳥。 婆娑跳擲, 小受大走, 天外更有驚 任金剛-

八百二十四

『豈縛游子之心, 若贅外黃之家,不免奴役,拜僕僕將何求?彼窮鬼自覺無 波詞」憐而成嘲。設為汾陽之婿,立致尊榮,媚卿卿良有故; 雙孔撩天;聽牝雞之鳴,則五體投地。登徒子淫而忘丑,「回 冤枉者:鳩盤蓬首到人間,也要香花供養。聞怒獅之吼, 寒而慄?猶可解者:魔女翹鬟來月下,何妨俯伏皈依?最 死同穴,生同衾,何嘗教吟「白首」?而朝行雲,暮行雨, 亦嬰鱗犯制,不能借助於方兄。 可問之處。豈果脂粉之氣,不勢而威?胡乃骯臟之身, 任其斫樹摧花,止求包荒於悍婦,如錢神可云有勢, 頓歸無何有之鄉;大人面若冰霜,比到寢門,遂有 惟茲鳥道?抑消霸王之氣,恃此鴻溝? 輒

八百二十五

洋, 笑纏頭,一 室家。 設, 妄之刑, 客,牽來已化為羊。 恨駑馬之不奔。榻上共臥之人,撻去方知為舅;床前久系之 薄」,獨支永夜寒更。蟬殼鷺灘,喜驪龍之方睡;犢車塵尾 故飲酒陽城, 淹斷藍橋之月。又或盛會忽逢, 甚而雁影分飛, 且由房出逐客之書;故人疏而不來,遂自我廣絕交之 古人為此, 李陽亦謂不可。 而成自作之孽,太甲必曰難違;俯首帖耳,而受無 【恨煞 「池水清」,空按紅牙玉板;憐爾 「妾命 有隱痛矣。 堂中惟有兄弟;吹竽商子, 涕空沾於荊樹; 鸞膠再覓, 需之殷者僅俄頃,毒之流者無盡藏。買 酸風凜冽,吹殘綺閣之春;酷海汪 良朋即坐, 鬥酒藏而不 變遂起於蘆 七旬餘並無

『嗚呼!百年鴛偶,竟成附骨之疽;五兩鹿皮,或買剝床之 胎, 髯如戟者如是, 又誰能向蠶室中斬除孽本?娘子軍肆其橫暴,苦療妒之 膽似鬥者何人?固不敢於馬棧下斷絕禍

鑊之波; 花雨晨飛, 無方;胭脂虎啖盡生靈,幸渡迷之有楫。天香夜爇,全澄湯 長舌之端,青蓮並蒂。拔苦惱於優婆之國,立道場於愛河之 咦!願此幾章貝葉文,灑為一滴楊枝水-』」 盡滅劍輪之火。極樂之境, 彩翼雙棲;

鄆城張濟宇, **若魁星狀。急起拜叩,光亦尋滅。由此自負,** 臥而未寐,忽見光明滿室。 驚視之, 以為元魁 一鬼執筆

八百二十七

、魁星

之先兆也。後竟落拓無成,家亦雕落, 人存焉。 彼魁星者, 何以不為福而為禍也? 骨肉相繼死 惟生

遇之,屢蒙拔擢, 厙大有,字君實, 遷偽周總戎。後覺大勢既去,潛以兵乘祖 漢中洋縣人, 以武舉隸祖述舜麾下。 祖

六、

庫將軍

潰, 祖格拒傷手, 氏曰:「事偽朝固不足言忠;然國士庸人,因知為報, 王怒其不義, 之自命宜爾也**。** 指盡墮;又益之瘧。輒呼曰:「我誠負義!」遂死。 命鬼以沸湯澆其足。既醒, 因就縛之,納款於總督蔡。至都夢至冥司, 是誠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 足痛不可忍, 後腫 異史

八百二十八

八、五、絳妃

公杖履, 癸亥歲, 餘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公家花木最盛 得恣游賞。 暇 輒從

近請 召? 朱 門 洞 做。 高接雲漢,下有石階層層而上,約盡百餘級, 鉤碧箔, **眺**覽既歸, 曰:「有所奉托, 光 「絳妃耳。」恍惚不解所謂, 明射眼, 內 又有二三麗者,趨入通客。 倦極思寢, 敢屈移玉。」餘愕然起, 婦人降階出, 解屨登床。夢二女郎被服艷麗 環佩鏘然,狀若貴嬪。 遽從之去。 無何, 計 始至顛頭。 殿外, 俄睹殿閣 「誰相」

方思展拜,

婦便先言:「敬屈先生,

理須首射。」呼左右以毯

八百二十九

之愚。」妃喜, 然起奏:「臣學陋不文, 懼有愆儀。 貼 封家女子横見摧殘。今欲背城借一,煩君屬檄草耳。」餘惶 餘屢請命,乃言:「妾, 妃命撤毯設宴, 辱寵召, 又一垂髫人, 若將行禮。 餘素遲鈍, 已有餘榮。 教命云何?幸釋疑慮。」妃不言,但以巨杯促飲。 折紙為範置腕下。略寫一 即殿上賜筆札。 對宴相向。 酒數行, 餘惶然無以為地, 此時覺文思若湧。 況分敢庭抗禮, 恐負重托;但承寵命,敢不竭肝膈 花神也。 合家細弱依棲於此, 諸姬者拭案拂坐, 因啟曰:「草莽微賤, 少間稿脫, 益臣之罪, 餘辭曰:「臣飲少輒醉, 一兩句,便二三輩疊背 爭持去啟呈 折臣之福! 磨墨濡毫。 屢被

絳妃。妃展閱一過, 但檄詞強半遺忘, 因足而成之: 頗謂不疵,遂復送餘歸 醒而憶之,

「謹按封氏,飛揚成性,忌嫉為心。濟惡以才,妒同醉骨; 人於暗 借渠以解慍;楚王蒙其盅惑,賢才未能稱意,惟得彼以稱 奸類含沙。 昔虞帝受其狐媚,英、皇不足解憂,

澎湃中宵, 從此怙寵日恣,因而肆狂無忌。怒號萬竅, 雄。 沛上英雄, 雲飛而思猛士; 茂陵天子, 弄寒聲於秋樹。倏向山林叢裏,假虎之威;時於 響碎玉於王宮; 秋高而念佳人。

世, 尋帷下榻,反同入幕之賓;排闥登堂,竟作翻書之客。 簾鉤頻動,發高閣之清商;簷鐵忽敲, 破離人之幽

**灩滪堆中,生江之浪。** 

羊角摶空;箏聲入乎雲霄,百尺之鳶絲斷系。不奉太后之 合者,高興方濃,輕輕落茱萸之帽。篷梗卷兮上下,三秋之 說為花寄信。 不曾於生平識 欲速花開;未絕坐客之纓,竟吹燈滅。 吐虹絲於碧落,乃敢因月成闌;翻柳浪於青郊,謬 賦歸田者,歸途才就,飄飄吹薜荔之衣;登高 面,直開門戶而來;若非是掌上留裙,凡掠妃

馮夷起而擊鼓,少女進而吹笙。蕩漾以來,草皆成偃;吼奔「甚則揚塵播土,吹平李賀之山;叫雨呼云,卷破杜陵之屋。

而至,瓦欲為飛。未施摶水之威,浮水江豚時出拜;陡出障

臺之翠帳,於意云何?至於海鳥有靈,尚依魯門以避;但使

天之勢,書天雁字不成行。助馬當之輕帆,彼有取爾;牽瑤

踏春園 躪。 卸 綴為藉客之裀; 傷哉綠樹猶存, 爾乃趾高氣揚, 狼之逆氣, 斯時也: 飄愁;覓殘紅於西東,五更非錯恨。 人無恙 紛紅駭綠,掩苒何窮?擘柳鳴條, 翻飛;朱榭雕闌, 御以行者幾人?駕炮車之狂云, , 寂寞玉樓人,珠勒徒嘶芳草。 傷春者有難乎為情之怨, 漫以河伯為尊。 願喚尤郎以歸 簌簌者繞墻自落; 久矣朱幡不豎, 露冷華林, 發無端之踔厲;催蒙振落, 雜佩紛其零落。 ;古有賢豪, 姊妹俱受其摧殘, 去作沾泥之絮。 尋勝者作無可奈何之歌 蕭騷無際。雨零金谷, 遂以夜郎自大; 減春光於旦夕, 翻躚江漢女,弓鞋漫 而破者萬 埋香瘞玉 動不已之環 匯族悉為其蹂 娟娟者雪 里; 妝

八百三十三

於天庭。 年?怨羅裳之易開, **涕誰憐?墮溷沾籬** 兵。莫言蒲柳無能, 誕告芳鄰, 學作蛾眉之陣;凡屬同氣,群興草木之 **罵空聞於子夜**; 但須藩籬有志。 畢芳魂於一日; 訟狂伯之肆虐,章未報 朝容夕悴, 且看鶯儔燕侶 免荼毒於何 ,公覆奪

愛之仇; 於昆明;桑蓋柳旌, 大樹將軍, 請與蝶友蜂媒,共發同心之誓。 應懷義憤。殺其氣焰、洗千年粉黛之冤;殲爾豪 用觀兵於上苑。 東籬處士,亦出茅廬: 蘭橈桂楫, 可教戰

銷萬古風流之恨!

翁始諾。挽生臂,疾如乘風,可炊黍時,至一城市。入酒肆, 翁曰:「此正人,不可近。」生默念:狐與我游,必我邪也。 色蒼皇, 生難之, 河 中人曾莫之禁。 見坐客良多,聚飲頗嘩,乃引生登樓上。下視飲者,幾案柈 其中,常與主人相見,老翁也。 人莫能跡, 間某生, 可以指數。翁自下樓,任意取案上酒果,抔來供生。 強而後入。入則廊舍華好。即坐,茶酒香烈;但日 不辨中夕。筵罷既出, 問之則言友朋招飲。 生請與俱,翁不可;固請之, 場中積麥穰如丘,家人日取為薪, 移時, 生視一 一朱衣人前列金橘, 景物俱杳。翁每夜往夙歸 日屈主人飲, 命翁取之。 拱生入洞

八百三十五

河間生

眾審其情確,贈而遣之。問其處,乃魚臺,去河間千里雲。 者大駭,相嘩以妖。生仰視,竟非樓,乃梁間耳。以實告眾。 自今以往, 我必正!方一注想, 覺身不自主,眩墮樓下。飲

登岱。當四月交, 梁有才,故晉人, 香侶雜沓,又有優婆夷、塞,率男子以百 流寓於濟作小負販, 無妻子田產。從村

雲翠仙

女郎, 膝困無力狀,故以手據女郎足。女回首似嗔,膝行而遠之。 雜跪神座下, 年十七八而美,悅之。詐為香客,近女郎跪,又偽為 視香炷為度,名曰:「跪香」。 才視眾中有

八百三十六

才亦膝行而近之,少間又據之。女郎覺,遽起,不跪,

出

途中見女郎從媼 才亦起,亦出履其跡, ,似為女也母者,才趨之。 不知其往, 心無望, 怏怏而行。

但獲娘娘冥加護,護汝得快婿。但能相孝順,都不必貴公媼女行且語,媼云:「汝能參禮娘娘,大好事!汝又無弟妹 都不必貴公

此 路 路 城 , 家宿耳。」才曰:「適言相婿,不以貧嫌,不以賤鄙,我又未 子、富王孫也。」才竊喜,漸漬詰媼;媼自言為雲氏,小女 其出也。家西山四十里。才曰:「山路 妹如此纖纖, 何能便至?」曰:「日已晚, 將寄舅 母如

寡福,

又蕩無行,輕薄之心,

還易翻覆。兒不能為遢伎兒作

八百三十七

婚,頗當母意否?」媼以問女,女不應;媼數問,女曰:「渠

勃然而已。 婦。」才聞 母又強拍咻之。 樸誠 自表, 切矢皦日。 媼 喜, 竟諾之。 女不樂:

舅家。 適良, 過隘 才殷勤, 不須別擇,便取今夕。」舅亦喜,出酒肴餌才。既 輒訶兜夫不得顛搖, 舅出翁, 妗出媼也。 手於橐, 覓山兜二, 意良殷。 俄抵村舍, 雲兄之嫂之,謂:「才吾婿。 舁媼及女, 己步從, 便邀才同入 若為僕。

明日早起, 媼果送女至**。** 母謂才:「宜先去, 入視室中, 八百三十八 虛無有,便云:「似此何能自 我以女繼至。」才歸

闥,

相隨。

郎若人也,當不須憂偕活。」才唯唯聽受。

妝翠仙出,

拂榻促眠。女曰:

「我固知郎不義,迫母命,

漫

辈, 各攜服食器具,布一室滿之。不飯俱去, 老身速歸,當小助汝辛苦。」遂去。次日 但留一婢。 即有男女數

博。 此坐溫飽, 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守箱奩, 惟 日引里無賴朋飲競賭, 漸盜女郎簪珥佐 如防寇。

博黨款門訪才,窺見女,適適然驚。戲謂才曰:「子大富貴 金可得百;為妓,可得千。千金在 適與

歔,室, 作諸態。 何憂貧耶?」才問故,答曰:「曩見夫人,真仙人也。 又不能御貧, 子家道不相稱。 貨為媵, 而聽飲博無資耶?」才不言,而心然之。歸, 時時言貧不可度。女不顧,才頻頻擊桌,拋箸, 一夕女沽酒與飲, 分郎憂衷, 豈不愧怍?但無長物, 止有此婢 忽曰:「郎以貧故, 日焦心。 輒向女欷 罵婢,

歸省;且郎與妾絕,何得不告母?」才慮母阻,女曰:「我顧 夜將半, 就矣。女曰:「母以婿家貧,常常縈念,今意斷矣,我將暫 中貴人親詣才,見女大悅。恐不能即得,立券八百緡, 之,色作莊。 才喜曰:「容再計之。」遂緣中貴人,貨隸樂籍。 所便益, 才日與女居,每請詣母,女輒止之。故為甥館年餘,曾未 死相從,不過均此百年苦, 自樂之, 「妾於郎,有何不相承?但力竭耳。念一貧如此, 可稍稍佐經營。」才搖首曰:「其值幾何!」又飲少時 始抵母家。 保無差貸。」才從之。 得值或較婢多。」才故愕言:「何得至此!」女固言 撾闔入, 見樓舍華好, 婢僕輩往來**憧憧**。 有何發跡?不如以妾鬻貴家,

八百四十

耶? 夜惡。 奉貴 脫, 終不是白頭侶!」言次,婢嫗連衿臂, 用處。」 登樓上, 香火情?我豈不能起樓宇、 初近我, 今果然。」乃於衣底出黃金二鋌,置幾上,曰:幸不為小人賺 今仍以還母。」母駭問故,女曰:「渠將鬻我, (人;似若輩男子,我自謂猶相匹) 才垂首不敢少出氣。 自我歸汝家, 安座餐飯, 乃指才罵曰:「豺鼠子!曩日負肩擔, **熏熏作汗腥**, 至此大駭, **媼驚問:** 「夫婦何來?」女怨曰:「我固道渠不義 膚垢欲傾塌,足手皴一寸厚, 女又曰:「自顧無傾城姿, 買良沃?念汝儇薄骨、乞丐相, 鬼皮始脫。母在前, 恐媵妓所不甘從也。女引才 旋旋圍繞之。 有何虧負, 面沾塵如鬼。 ,遂無一念 故藏金無 我豈誣 使人終

簪、 已白, 卻 據 才坐聽移時, 便是劇, 地自投, 渠便無仁義 剪刀股攢刺脅腂。 便都唾罵,共言: 野色蒼莽, 何忍以同衾人賺作娼!」言未已, 但言知悔。 語聲俱寂, 思欲潛遁。 燈亦尋滅。並無屋宇,身坐削壁上。 我不忍觳觫。」乃率眾下樓去。 。才號悲乞命,女止之,曰:「可暫釋 女又盛氣 「不如殺卻, 日:「鬻妻子已大惡, 何須復云云:「才大懼 忽仰視,見星漢, 眾眥裂, 悉以銳 東方 猶 俯瞰

身力俱竭。日漸高

始有樵人望見之; 尋綆來,

縋而下,

嗥怖聲嘶,

身盡腫,

眼耳鼻舌

知幾何尋丈。不敢轉側,

壁半有枯横焉,

罥不得墮。以枯受腹, 手足無著。下視茫茫,

絕望深無底,

駭絕,

懼墮。

身稍移,

場然

聲,

隨石崩墜,

身無襦, 異史氏曰: 悉唾棄之。才無計,貨屋而穴居,行乞於道,以刀自隨。或 然自臥, 廉得其情, 向勸鬻妻者於途, 勸以刀易餌,才不肯, 床簏什器俱杳, **子誘人淫博,** 己則非人, 奄將 溢斃。 婦無褲, 饑時日一 而怨逢惡之友,故為友者不可不知戒也。凡狹 亦未忍酷虐之,系獄中, 「得遠山芙蓉, 為諸不義,其事不敗,雖則不怨亦不德。迨於 ,惟有繩床敗案, 一乞食於鄰, 千人所指, 近而哀語,遽出刀摮而殺之,遂被收。官 舁歸其家, 曰:「野居防虎狼, 與共四壁, 無疾將死, 既而腫潰為癩。 至則門洞敞, 是己家舊物, 尋瘐死。 與之南面王豈易哉! 窮敗之念,無時不 用自衛耳。」後遇 家荒荒如敗寺, 零落猶存。 里黨薄其行,

八百四十三

縈於心;窮敗之恨, 而因以及發端致落之人。至於此,弱者起,擁絮坐詛,強者 夫然後歷歷想未落時, 無時不加於齒。清夜牛衣中, 歷歷想將落時, 又歷歷想致落之故, 輾轉不寐

忍凍裸行, , 篝火索刀, 霍霍磨之,不待終夜矣。故以善規人

戒哉! 如贈橄欖 以惡誘人, 如饋漏脯也。 聽者固當省,言者可勿

六、八、 跳神

婆作態,名曰「跳神」。而此俗都中尤盛。良家少婦,時自為 濟俗:民間有病者, 閨中以神卜。 倩老巫擊鐵環單面鼓,

八百四十四

之。堂中肉於案,

酒於盆

甚設幾上。

燒巨燭,

明於書。

婦 短幅裙 刺刺瑣絮, 屈一足, 似歌又似祝, 「商羊舞」。 字多寡參差, 兩人捉臂,左右扶掖之。 無律帶腔。 。室數鼓

嘘, 亂 尺有咫。室中諸女子,凜稟愕顧曰:「祖宗來吃食矣。」 而首垂目斜睨,立全須人,失扶則僕**。** 撾 如雷, 吹燈滅, 蓬蓬聒人耳。婦 內外冥黑。人惵息立暗中,無敢交一 吻闢翕, 雜鼓聲,不甚辨了。 旋忽伸頸巨躍, 便 語 地

不得聞 某姍笑我, 察嗔喜。 共爇燭, 鼓聲亂也。 **倡僂問休咎。** 大不敬, 肅羅問之, 食頃, 將褫汝褲。 答若響。 視樽中、 聞婦厲聲呼翁姑及夫嫂小字,始 盎 中、· 誹者自顧 中有腹誹者, 案中, 瑩然已裸, 都空。望顏色, 神已知 輒

門外樹頭覓得之。

者聲傖佇。或言關、張、 假 滿 怖人。有丈夫穴窗來窺, 馬, 洲婦女, 執長兵, 舞榻上, 名「跳虎神」。 馬、虎勢作威怒, 奉事尤虔。小有疑,必以決。 玄壇, 輒被長兵破窗刺帽! 不一號。赫氣慘凜,尤能畏 時嚴妝, 騎假虎

六、 鐵布衫法

嫗媳姊若妹,

森森蹜蹜,

雁行立,無歧念,

無懈骨。

挑入去。

之, 力撐去,猛反之,沙裸腹受木, 其勢即石上, 沙 回子得鐵布衫大力法, 可洞牛腹。曾在仇公子彭三家, 懸木於空, 以木椎力撃之, 八百四十六 駢其指力斫之, 無少損。 砰然一 聲, 木去遠矣。 但畏刀耳 可斷牛項;橫 遣 兩健僕

極

搠

大力將軍

<u>香</u>伊璜,

清明飲野寺中, 見殿前有古鐘,

大於兩石甕

合之乃去, 移時復來, 者。」査以其健, 座盡駭。查問:「若個男兒胡行乞?」答以:「啖噉多,無傭 乃坐飲以伺其人;居無何,有乞兒入, 升許,不知所貯何物。使數人摳耳,力掀舉之無少動,益駭。 **卜。乃以一手起鐘,一手掬餌置筐內,** 之,計其食,略倍五六人。為易衣履,又以五十金贈之行。 上下土痕手跡, 浙人, 勸投行伍,乞人愀然慮無階。查遂攜歸 滑然如新。 探取食之。食已復探, 疑之。 俯窺其下, 往返數回始盡。已復 攜所得糗糒 輕若啟櫝。 有竹筐受八 , 堆 累 鐘

八百四十七

服至, 座者, 誤,而將軍傴僂益恭。肅客入,深啟三四關,忽見女子往來, 命數人撩查座上不使動, 因告之,伊璜茫不記憶。因其問訊之殷, 處有素?」曰:「是我師也。十年之別,頗復憶念。 知為私廨, 賜臨也。」漫應之。自念叔名賢,何得武弟子?會伊璜至, 間 十餘年, 將軍趨出,逆諸大門之外。 將軍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為。 並皆少姬。 查猶子令於閩 屏足立。將軍又揖之。少間登堂, 「伊璜是君何人?」答言:「為諸父行。 既坐,方擬展問, 而後朝拜, 有吳將軍六一者, 視之, 將軍頤少動, 如覲君父。查大愕, 殊昧生平。竊疑將軍 眾嫗捉袖整衿訖, 即命僕馬,投刺於 則卷簾者、 忽來通謁。 與將軍 煩致先生 一姬捧

解 耶?」查乃悟。 所以。 既而華筵高列, 家樂作於下。 以便服侍坐。 笑曰:「先生不憶舉鐘之乞人 酒 闌 群姬列

侍。

將軍入室,

請衽何趾,乃去。

投轄下鑰 醉起遲, 將軍已於寢門三問矣。查不自安, 錮閉之。 見將軍日無別作,惟點數姬婢養廝卒, 辭欲返, 將

**及騾馬服用器具,督造記籍,戒無虧漏。查** 

喝。 軍不聽。 未深叩。 婢一 出藏鏹數萬, 一物,所不敢私,敢以半奉先生。」查愕然不受, 執籍謂查曰:「不才得有今日,悉出高厚之 亦兩置之。按籍點照, 古玩床幾, |以將軍家政, 故

內外羅列幾滿。查固止之,將軍不顧。稽婢僕姓名已,

即 今

八百四十九

後查以修史一案, 婢登輿,廄卒捉馬騾, 男為治裝,女為斂器, 株連被收, 卒得免, 闐咽並發, 囑敬事先生, 百聲悚應。 乃返別查。 皆將軍力也。異史氏 又親視姬

慷慨豪爽, 尤千古所僅見。 曰:「厚施而不問其名,真俠烈古丈夫哉!而將軍之報 知兩賢之相遇, 非偶然也。」 如此胸襟, 自不應老於溝瀆,

六、十一、白蓮教

白蓮盜首徐鴻儒 懸於庭,令人自照,或襆頭,或紗帽, 走 門下者如鶩。於是陰懷不軌。 得左道之書,

能役鬼神。

小試之,

觀

者盡

因 出

鏡,言能鑒

繡衣貂蟬,

現形不

翼符所照。不數月,聚黨以萬計, 者。眾相視而驚,大眾齊伏。徐乃建旗秉鉞,罔不歡躍相從, 宜努力,勿得退縮。」因以對眾自照, 乃宣言: 人益怪愕。由是道路遙播, 「凡鏡中文武貴官, ,皆如來佛注定龍華會中人。 踵門求見者, 滕、嶧一帶,望風而靡。 則冕旒龍袞, 揮汗相屬。 儼然王

後大兵進剿,有彭都司者,長山人,藝勇絕倫, 女與戰。女俱雙刃,利如霜;騎大馬,噴嘶甚怒。飄忽盤旋, 自晨達暮,彼不能傷彭,彭亦不能捷也。 如此三日,彭覺筋 寇出二垂髫

力俱竭,

哮喘卒。

迨鴻儒 既誅,

捉賊黨械問之,

始知刃乃木

騎乃木凳也。

假兵馬死真將軍,

亦奇矣!

六、十二、顏氏

也。 成幅。而豐儀秀美,能雅謔, 順天某生,家貧,值歲饑,從父之洛。 無何,父母繼殁,孑然一身,受童蒙於洛汭。 善尺牘,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 性鈍,年十七,

過輒記不忘。十數歲,學父吟詠,父曰:「吾家有女學士, 時村中顏氏有孤女,名士裔也,少慧,父在時嘗教之讀,一 就與攀談。以字紙裹繡線,女啟視, 而母又卒。或勸適佳士,女然之而未就也。適鄰婦逾垣來. 反復之似愛好焉。 不弁耳。」鐘愛之,期擇貴婿。父卒, 鄰婦窺其意,私語曰:「此翮翮一美少年, 則某手翰, 母執此志, 三年不遂, 寄鄰生者,

默默不語。 孤與卿等, 有母遺金鴉環,托委致焉。刻日成禮,魚水甚歡。 年相若也。倘能垂意,妾囑渠儂 婦歸,以意授夫。鄰生故與生善,告之,大悅。 』 合之。」女

聽漏三下,乃已。如是年餘,生制藝頗通, 夕勸生研讀,嚴如師友。斂昏,先挑燭據案自哦,為丈夫率, 及睹生文,笑曰:「文與卿似是兩人,如此,何日可成?」朝 而再試再黜,

名蹇落,饔飧不給,撫情寂漠,嗷嗷悲泣。 女訶之曰:「君非

名富貴,似在廚下汲水炊白粥;若冠加於頂,恐亦猶人耳! 丈夫,負此弁耳!使我易髻而冠,青紫直芥視之!」生方懊 女笑曰:「君勿怒。俟試期, 聞妻言,睒睗而怒曰:「閨中人,身不到場屋,便以功 妾請易裝相代。倘落拓如君,當

八百五十三

攻苦,倍益愛敬。雇一剪發雛奴為供給使,暮後輒遣去之。 生叔兄尚在,見兩弟如冠玉,甚喜,晨夕恤顧之。又見宵旰 否?」生視之,儼然一少年也。生喜,遍辭里社。交好者薄 其非?」 生從之。 女入房,巾服而出,曰:「視妾可作男兒 嘗試之。但恐綻露,為鄉鄰笑耳。」女曰:「妾非戲語。君嘗 有饋遺,買一羸蹇,御妻而歸。 不敢復藐天下士矣。」生亦笑曰:「卿自不知蘗苦,直宜使請 言燕有故廬, 請男裝從君歸,偽為弟。 君以襁褓出, 誰得辨

迫之,一揖便亡去。客見豐採,又共傾慕,由此名大噪,

鄉中吊慶,兄自出周旋,弟惟下帷讀。居半年,罕有睹其面

者。客或請見,兄輒代辭。讀其文,蝦然駭異。或排闥入而

田里。 治。 青雲,不及第, 弟以冠軍應試, 家爭願贅焉。 尋遷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因托疾乞骸骨, 賓客填門, 叔兄商之, 不婚也。」會學使案臨 中順天第四。 迄謝不納。 惟囅然笑。 明年成進士, 授桐城令, 再強之, 兩人並出。兄又落: 則言:「矢志 賜歸 有吏

或疑其私, 又自諸生以及顯貴,並不言娶,人無不怪之者。歸後漸置婢, 嫂察之, 殊無茍且。無何, 明鼎革, 天下大亂。

乃告嫂曰: 「實相告:我小郎婦也。以男子關茸,不能自立,

負氣自為之。深恐播揚,致天子召問,貽笑海內耳。」嫂不信。 仍閉門而雌伏矣。 靴而示之足, 始愕, 而生平不孕,遂出資購妾。 視靴中則絮滿焉。於是使生承其銜

八百五十五

福澤, 禮 傳為笑。是時生父母,屢受覃恩矣。搢紳拜往,尊生以侍禦 人置身通顯, 生羞襲閨銜,惟以諸生自安,終身未嘗輿蓋云。 坐享佳麗?」生曰:「面首三十人,請卿自置耳。」相 則買姬媵以自奉,我宦跡十年猶一身耳。

異史氏曰:「翁姑受封於新婦,可謂奇矣。然侍御而夫人也 何時無之?但夫人而侍御者少耳。天下冠儒冠、稱丈夫 皆愧死矣!

六、十三、杜**翁** 

忽若夢,見一人持牒攝去。至一府署,從來所未經。一人戴 杜翁,沂水人。偶自市中出,坐墻下, 以候同游。 覺少倦.

八百五十六

遂去,久之不出。 為查驗。乃囑曰:「謹立此,勿他適。恐一迷失,將難救挽。 哥何至此?」杜言:「不知何事,但有勾牒。」 張疑其誤,將 瓦壟冠自內出, 則青州張某,其故人也。見杜驚曰:「杜大

郎,容色美好,悅而尾之。下道,趨小徑,行數十步,聞張在 惟持牒人來,自認其誤,釋今歸。 別杜而行,途中遇六七女

後大呼曰:「杜大哥,汝將何往?」 杜迷戀不已。 俄見諸女人 即覺身在苙中,與諸小豭同伏。豁然自悟,已化豕矣。而耳 中猶聞張呼,大懼,急以首觸壁。聞人言曰:「小豕顛癇矣。」 入一圭竇,心識為王氏賣酒之家。不覺探身門內,略一窺瞻,

還顧,已復為人。速出門,則張候於途。責曰:「固囑勿他

醒, 則身猶倚壁間。 何 不聽言?幾至 壞 詣王氏問之,果有一豕自觸死雲。 事!」遂把手送至市門, 杜 忽

往

渭 數易皆死,遂廢之。里有陶生望三者, 南姜部郎第, 多鬼魅, 常惑人, 因徙去。 夙倜儻, 留蒼頭門之而死 好狎妓,

十四、

小謝

之。 闌 沾染**。**常宿部郎家, 因請部郎假廢第。 ,輒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拒, 郎, 家綦貧, 且曰:「鬼何能為!」 又有「鼓盆之戚」;茅屋數椽, 部郎以其兇故卻之,生因作《續無鬼論》 有婢夜奔, 部郎以其請之堅, 生堅拒不亂, 溽暑不堪其熱 部郎以是契重 而實終夜無所

八百五十八

欲移歸, 腹, 嚏, 瞻。 生驟起, 姝麗。逡巡立榻下, 卒不顧。 以紙條拈細股 房中出 除廳事。 夜將半, 少者掩口匿笑。生覺心搖搖若不自持, 但聞暗處隱隱作笑聲。 。女近以左手捋髭,右手輕批頤頰作小響,少者益笑。 叱曰:「鬼物敢爾!」二女駭奔而散。 生恐夜為所苦, 又恥其言不掩,乃挑燈讀。 所亡書送還案上。 一約二十, 靜息以伺其變。 食頃, 燭而寢。 始交睫, 鶴行鷺伏而至, 置書其中, 相視而笑。生寂不動。 生不語, 返 覺人以細物穿鼻, 生暴起訶之, 取他物, 聞 步履聲 暗中鬼影僮僮,略不顧 假寐以俟之。 則書已亡。怪之, 長者翹一足踹生 可十七八,並皆 即急肅然端念, 睨之,見二女 飄竄而去。 俄見少女 奇癢,

眠, 寢 終日無所睹聞。 **乂穿其耳。終夜不** 个堪其擾。 雞既鳴, 乃寂無聲 一始酣

觀生 既下, 以手按卷讀。少者潛於腦後,交兩手掩生目, 讀, 既而掩生卷。生怒捉之, 恍惚出現。生遂夜炊, 將 即已飄散;少間, 以達旦。長者漸曲肱幾 瞥然去, 又撫之。

懼。 卿此為, 以哂。 因戲之曰: 轉身向灶, `生指罵曰:「小鬼頭!捉得便都殺卻!」女子即又不 不勝憨跳耶?」 「感卿服役, 「房中縱送, 析薪溲米, 八百六十 俄頃粥熟,爭 何以報德?」女笑云:「『飯中溲合 為生執爨。 我都不解, 以匕、箸、 生顧而獎之曰:「 纏我無益。」二女微 陶碗置幾

復盛, 砒 酖矣。」 生日: 爭為奔走。生樂之,習以為常。 「與卿夙無嫌怨, 何至以此相加。」啜已

呈身, 日漸稔, 阮家小謝也。」又研問所由來,小謝笑曰:「癡郎!尚不敢一 誰要汝問門第,作嫁娶耶?」生正容曰:「相對麗質 接坐傾語,審其姓名。長者云:「妾秋容喬氏, 彼

寧獨無情;但陰冥之氣,中人必死。不樂與居者,行可耳;

樂與居者,安可耳。如不見愛,何必玷兩佳人?如果見愛, 何必死一狂生?」二女相顧動容,自此不甚虐弄之。然時而

擲筆睨笑。 錄書未卒業而出, 近視之, 雖劣不成書, 返則小謝伏案頭, 而行列疏整。 操管代錄。 生贄

探手於懷,

捋褲於地,亦置不為怪。

俾共臨摹,生另一燈讀。竊喜其各有所事,不相侵擾。仿畢, 起, 教之畫。 祗立幾前,聽生月旦。秋容素不解讀,塗鴉不可辨認, 為不覺者,遂抱而授以筆,曰:「我視卿能此否?」作數字而 嘗從父學書,久不作,遂如夢寐。」秋容不語。 生喻其意,偽 小謝書居然端好, 自顧不如小謝,有慚色。生獎慰之,顏霽。二女由此師 生百端慰解之乃已。因教之讀, 曰:「秋娘大好筆力!」秋容乃喜。生於是折兩紙為範, 「卿雅人也!茍樂此, 坐為抓背, 秋容自外入,色乍變,意似妒。小謝笑曰:「童時 生偶贊之。秋容大慚,粉黛淫淫,淚痕如 臥為按股, 僕教卿為之。」乃擁諸懷 不惟不敢侮, 穎悟非常,指示一過: 爭媚之。 逾月, 花判

容執一 然, 簡, 譏切時事, 郎慮君不吉, 囑勿教秋容, 給其薪水。 無再問者 生將赴試, 、飄忽而す 淹禁獄中。 恐履不吉。」生以告疾為辱,遂行。先是,生好以詩詞 入 獲罪於邑貴介, 滿堂咿唔, 五六,姿容秀美,以金如意 與生競讀, 積數月, 秋容與三郎皆能詩, 二女涕淚相別。三郎 生諾之;秋容陰囑勿教小謝, 今果不謬。 則秋容也, 資斧絕,乞食於囚人,自分已無生理。 常至終夜。小謝 生於此設鬼帳焉。 以饌具饋生。 三郎與妾同來, 日思中傷之。陰賂學使, ·日:「此行可以托疾免;不 又引其弟三郎來拜 相向悲咽, 鉤為贄。 時相酬唱。 部郎聞之喜, 赴院申理矣。」數 生亦諾之。 生令與 小謝 忽一 陰 秋 時

八百六十三

郎義, 始至, 里, 之。覽其狀,情詞悲惻。提生面鞫,問部院勘三郎,素非瓜葛,無端代控, 年。 能再至矣。」因示之足,血殷凌波焉。出金三兩,跛踦而沒。 西廊黑判強攝去,逼充御媵。秋容不屈,今亦幽囚。妾馳百 容入獄報生,返身往偵之,三日不返。生愁餓無聊,度日 奔波頗殆;至北郭,被老棘刺吾足心,痛徹骨髓,恐不 出,人不之睹。 忽小謝至,愴惋欲絕,言:「秋容歸, 令托生富貴家。秋容久錮 慘然曰:「三郎在部院, 部院悟其冤,釋之。既歸, 越日部院出,三郎遮道聲屈,收之。 被廨神押赴冥司;冥王因三 妾以狀投城隍, 竟夕無一人。 更闌, 問:「三郎何人?」 生偽 將杖之,撲地遂滅。異 經由城隍祠, 又被按閣

同寢, 不得 擬負他。」因書二符付生,曰:「歸授兩鬼,任其福命。 均伉儷。二女以遭難故,妒念全消。會一道士途遇生,顧 僕其像, 固亦不曾污玷。煩告陶秋曹,勿見譴責。』」生聞少歡, 相逼,今夕忽放妾歸,曰:『我無他意,原亦愛故;既不願, 醉夢中耶!」悲憤相對,不覺四漏將殘,秋容飄然忽至。 ·身有鬼氣」。生以其言異,具告之。道士曰:「此鬼大好, 知義理, 人驚喜, 曰:「今日願與卿死。」二女戚然曰:「向受開導, 踐踏為泥, 何忍以愛君者殺君乎?」執不可。 急問。秋容泣下曰:「今為郎萬苦矣!判日以刀杖 且復奈何?」生忿然曰:「黑老魅何敢如此 數城隍而責之。 案下吏暴横如此, 然俯頸傾頭, 欲 渠 如聞 與 頗

去, 生齋,偃臥不起。郝乃識婿而去。 生就視之,面龐雖異, 寄生齋外, 痛哭而返。生出視,則富室郝氏殯其女。共見一女子入棺而 吞其符。 非汝女也**。**」遂以情告**。** 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 方共驚疑;俄聞棺中有聲,息肩發驗,女已頓蘇。 後月餘, 忽聞嗚嗚然鬼泣, 見有喪輿過,秋容直出,入棺而沒;小謝不得入, 羅守之。忽開目問陶生, 果聞有哭女者,二女爭棄而去。小謝忙急,忘 則小謝哭於暗陬。 而光艷不減秋容, 郝未深信,欲舁歸,女不從, 先到者可活。」生拜受, 郝氏研詰之,答云:「我 喜愜過望, 心甚憐之, 殷紋平 即移燈 歸 徑入 囑

寬譬哀情,

而衿袖淋浪,

痛不可解,

近曉始去。天明,

八百六十六

靜室,掩扉坐,戒勿相問,凡十:笑曰:「癡生好纏人。合與有緣, 瞑若睡**。** 微笑曰: 秋容曰:「道士,仙人也。再往求,倘得憐救。」生然之。跡 始得一好廬舍,道人載與俱來矣。待見其人,便相交付耳。」 道士所在,叩伏自陳。道士力言「無術」,生哀不已。道士 如此六七夜。夫婦俱為慘動,不能成合巹之禮。生憂思無策. 郝以婢媼齎送香奩,居然翁婿矣。暮入帷房, 掩扉坐,戒勿相問,凡十餘日,不飲不食。潛窺之, 小謝至,女遽起迎抱之,翕然合為一體, 「跋履終日,憊極矣!被汝糾纏不了,奔馳百里外, 一日晨興,有少女搴簾入,明眸皓齒,光艷照人, 請竭吾術。」乃從生來,索 僕地而殭。

置床上,氣體漸舒, 道士自室中出,拱手徑去。 但把足呻言趾股痠痛, 拜而送之。及返,則女已蘇。 數日始能起。

後生應試得通籍。有蔡子經者與同譜, 小謝自鄰舍歸,蔡望見之,疾趨相躡,小謝側身斂避, 以事過生,留數日。 , 心 竊

答曰:「三年前,少妹夭殞,經兩夜而失其尸,至今疑念。適 怒其輕薄。蔡告生曰:「一事深駭物聽,可相告否?」詰之,

君妹?然既系同譜,義即至切,何妨一獻妻孥。」乃入內室, 見夫人。何相似之深也?」生笑曰:「山荊陋劣,何足以方 具述其本末。蔡喜曰:「妹子未死,吾將速歸 使小謝衣殉裝出。蔡大驚曰:「真吾妹也!」 因而泣下。生乃 過數日, 舉家皆至。後往來如郝焉 用慰嚴慈。

八百六十八

而一 也! 異史氏曰:「絕世佳人,求一而難之, 一見 茍有其術, 惟不私奔女者能遘之也。 醜鬼可交耳。」 道士其仙耶 何遽 得兩哉! ?何術之神 事千

範生者宿於旅,食後燭 而假寐。 忽一婢來,袱衣置椅上, 發篋

縊鬼

開奩, 新 進匜沃盤。 有鏡奩揥篋, 制 對鏡櫛掠;已而髻,已而簪,顧影徘徊甚久。前婢來, 就著之。 掩衿提領, 盤已捧帨, 一列案頭 既, 持沐湯去。 乃去。俄一少婦自房中出 結束周至。範不語,中心疑怪 婦解樸出裙帔, 炫

謂必奔婦,

將嚴裝以就客也。

婦裝訖,

出長帶,

垂諸梁而

八百六十九

眉即豎, 焉。 訝之。 驗之已渺。主人曰:「曩子婦經於是, 即死猶作其狀, 舌出吻二寸許, 婦從容跂雙彎,引頸受縊。方一著帶, 此何說也? 顏色慘變如鬼。大駭奔出,呼告主 毋乃此乎?」異 目即合,

異史氏曰:「冤之極而至於自盡,苦矣!然前為人而不知 後為鬼而不覺, 所最難堪者,束裝結帶時耳。故死後頓忘其

他,而獨於此際此境,猶歷歷一作,是其所極不忘者也。」

吳門一 靡刻不存**。**一 十六、吳門畫工 畫工, 日, 喜繪呂祖, 有群丐飲郊郭間, 內一人敝衣露肘 每想象神會,希幸一遇, 虔結在念 而神

八百七十

至夜, 呂祖, 醒而異之, 祖 嘆而歸。 祖也。」丐者大笑。某堅執為是,伏拜不起。丐者曰:「我 骨氣貪吝,不能為仙。我使見一人可也。」 採軒豁。心疑呂祖, 有一麗人躡空而下,服飾如貴嬪,容光袍儀, 可謂有緣。然此處非語所,夜間當相見也。」轉盼遂杳,駭 : 「已記之。」又曰: 「勿忘卻。」俄而麗者去,呂祖亦去。 曰:「此乃董娘娘,子謹志之。」既而又問:「記得否?」答 ,汝將奈何?」某叩頭,求指教。丐者曰:「汝能相識 果夢呂祖來, 曰:「念子志慮專凝, 即夢中所見,肖像而藏之,終亦不解所謂。 諦視,愈覺其確,遂捉其臂曰:「君 特來一見。但汝 即向空一招 煥映 一室。

八百七十一

受;賜萬金。名大噪。 以圖呈進。宮中傳覽, 後數年偶游於都。會董妃卒,上念其賢,將為肖像。 口授心擬,終不能似。 俱謂神肖。上大悅,授官中書, 貴戚家爭齎重幣,求為先人傳影**。** 某忽憶念夢中麗者, 得無是耶 諸丁

懸空摹寫,無不曲肖。 見其人。 浹辰之間 ,累數萬金。萊蕪朱拱奎曾

濟南戚安期, 兵佩刀系床頭, 而賢。會北兵入境被俘去,暮宿途中欲相犯, 素佻達,喜狎妓,妻婉戒之不聽。 急抽刀自刎死, 八百七十二 兵舉而委諸野。 林偽許之。 次日,拔舍 妻林氏,

適

六、十七、

林氏

萬 游從此絕跡。 頸痕所牽, 稍嚬呻, 有人傳林死, 能活 輕 扶其項, 常苦左顧。戚不以為醜 相負者必遭兇折!」半年, 林自覺形穢 戚痛悼往。視之,有微息。負而歸 以竹管滴瀝灌 將為置勝, 飲, 愛戀逾於平昔, 能 林平復如故;惟首為 戚執不可。 咽。 戚撫之曰:「卿 曲巷之 「漸動,

即 居數年, 乃托疾, 嗣續不承,亦吾命耳。若不應絕, 使戚獨宿, 林不育, 因勸納婢, 遣 · 陳海棠臥其床下。 戚曰:「業誓不二,鬼神鑒之。 卿豈老而不能生耶?」林 既 陰以宵情問

八百七十三

曰:「我海棠也。」 戚拒卻

「我有盟誓

不敢更也。

若似

少間

聞床上睡息已動。

潛起,

登床捫之。

戚問

誰

林

婢。

婢

曰:「並無。」林不信。

至夜,

戒婢勿住,

[詣婢所臥

無痕, 托 年, 已往就之。 尚 知 為婢, 須汝奔就耶?」 戚念妻生平從不肯作不速之客,疑而摸其項 又叱之。婢慚而退。及明,以情告林, 戚仍 眠。 林 使速

嫁婢。

林笑曰:「君亦不必過執。倘得一丈夫子,豈不幸甚。」

「倘背盟誓,鬼責將及,尚望延宗嗣乎?」

戚

林 不 [笑語戚曰:「凡農家者流, 苗與秀不可知 播種常 滅燭

可違。 晚間 . 就 耕 耕 素 之 男 至 矣 。 」 戚 笑 會 之 。 既夕, 林

鎛

呼

腫, 不利, 婢, 從此時值落紅 顛猛不任。」 使臥己衾中。 負此良田。 戚 」婢不語。 戚入就榻, 體意溫恤之。 輒一為之,而戚不知也。未幾, 婢及舉事, 小語戚曰: 「私處 戲 曰:「佃人來矣。 事已 婢偽起溺, 深愧錢 婢腹震 以林

八百七十四

值戚初度,林先期治具,為候賓客。戚嘆曰:「歲月騖過,忽 林謂戚曰:「日謂我不嫁海棠,母家有一義男,業配之。」又 抱養母家。積四五年,又產一子一女。長名長生已七歲,就 戚 數年,子女俱長成。 時促遣之。林輒諾。婢日思兒女,林乃竊為上鬟,送詣母所。 外祖家讀書。 君弗聽。 氏每使靜坐,不令給役於前。 「留犢鬻母。」林不言。 設爾日冒妾時, 林半月輒托歸寧, ,君誤信之**。**交而得孕, 無何婢舉一子, 故謂戚曰:「妾勸內婢 往看視。婢年益長,戚時 林暗買乳媼, 將復如何?

林曰:「君執拗,不從妾言,夫誰怨?然欲得男,

八百七十五

己半世。幸各強健,家亦不至凍餒。所闕者,

膝下一點耳。」

兩亦甚易,

歸。 何況一 曰:「易耳, 入 門, 令雁行立,呼父叩祝千秋。拜已而起**,** 易耳!」早起,命駕至母家, 戚解顏曰:「既言不難 明日便索兩男。」林 嚴妝子女, 載與俱 相顧嬉笑。

尚可絕其母乎?」戚感極涕泣。遂迎婢歸, 戚喜曰:「何不早告?」曰:「早告,恐絕其母。今子已成立, 偕老焉。

戚駭怪不解。林曰:「君索兩男,妾添一女。」始為詳述本末。

異史氏曰:「女有存心如林氏者, 可謂賢德矣。」

將取作服, 益都岳於九, 六、十八、胡大姑 見捆卷如故, 家有狐祟, 八百七十六 布帛器具, 解視, 則邊實而中虛, 輒被拋擲鄰堵。

悉被剪去。

蓄細葛

之。 一日,夫妻臥未起,狐攝衾服去,各白身蹲床上,望空哀祝

勿相擾。請以為女,何如?狐曰:「我齒較汝長,何得妄自紅,外襲雪花比甲。岳著衣,揖之曰:「上仙有意垂顧,幸 忽見好女子自窗入,擲衣床頭。視之,不甚修長;衣絳

鎮張八公子家,有狐居樓上,恆與人語。岳問:「識之否?」尊?」又請為姊妹,乃許之。於是命家人皆呼以胡大姑。時顏 答云:「是吾家喜姨,何得不識?」岳曰:「彼喜姨曾不擾人, 汝何不效之?」狐不聽,擾如故。猶不甚崇他人。而專崇其 **子婦:履襪簪珥往往棄道上,每食,輒於粥碗中埋死鼠或糞** 

燼 姑, 西山李成文, 益患之。 時婦坐衣笥上, 便相安矣。」子婦罵曰:「淫狐不自慚, 日始成**。** 剩一二事, 又促之,仍不應, 何略無尊長體耶?」狐曰:「教汝子出若婦, 輒擲碗罵騷狐 又以鏡縛梃上, 善符水, 皆姑服也。又使嶽子出其婦, 忽見濃煙出尻下,熏熱如籠 並不禱免。岳祝曰:「兒女輩皆呼汝 狐怒以石擊之, 因幣聘之。 捉作柄, 李以泥金寫紅絹作符,三 遍照宅中。 額破血流, 欲與人爭漢子耶 啟視, 使童子隨 子不應。 我為汝媳, 藏裳俱 過

所見,

即急告。至一處,童

曰:「墻若犬伏。」李即戟手

既而禹步庭中,

咒移時,

即見家中犬豕並來,

帖

八百七十八

俱去, 群鴨又來,又揮去之。已而雞至。李指一 此雞獨伏,交翼長鳴, 若聽教誨。李揮曰:「去!」 曰:「餘不敢矣」!李曰:「此 即紛然魚貫而去。又咒 大叱之;他雞

叱 搜之,見芻偶在廄梁上。李取投火中。乃出一酒瓻,三咒三 尚在。」因共憶三年前,曾為此戲,怪異即自爾日始矣。遍 物是家中所作紫姑也。」家人並言不曾作。李曰:「紫姑今 雞起徑去。 聞瓻口作人言曰。「岳四狠哉!數年後當復

來。」岳乞付之湯火;李不可,

塞口者皆狐也。言其以次縱之,出為崇, 攜去。或見其壁間掛數十瓶 因此獲聘金,居為

奇貨云。

頭 蹙然曰:「妾雖污賤, 款洽臻至。 詠之事,妾自謂無難, 顧不能適願。 俯哂而入。詢之,知為娼樓賈氏女細侯也。 可當家否?」生大悅, 言笑甚歡, 心志益迷。 托故假貸同人, 斂金如乾, 攜以赴女, 頭。 化滿生, 小語麝蘭香。新鬟明日重妝鳳, 仰視, 設帳餘杭。 即枕上口占一絕贈之云:「膏膩銅盤夜未央,床 歸齋冥想,終宵不枕。 雛姬憑閣上,妖姿要妙,不覺注目發狂, 每願得同心而事之。君既無婦, 偶涉廛市 每於無人處, 即叮嚀, 堅相約。 經臨街閣 無復行雲夢楚王。」 明日, 欲效作一首,恐未能便 細侯亦喜曰:「吟 往投以刺,相見, 其聲價頗高, 自 細 侯

八百八十

細侯

忽有荔殼墜

幾何?」 百金, 君後, 織, 憚於行**。** 妾齒稚, 多?」曰:「依媼貪志, 相候。」 以種黍, 金何能自致, 暇則詩酒可遣, 為觀聽所譏。 當常相守, 過 」答曰:「薄田半頃 細侯曰:「諾。」生即棄館南游, 織 今為卿 此即非所慮。」 生曰:「小生之落寞, 不知重資財, 五匹絹 有同盟友令於湖南, 故,當往謀之。計三 倘 勿復設帳為也。 納 得相從, 戶侯何足貴-'」 生曰:「卿身價約可幾 太平之稅有餘矣。 得輒歸母, 何能盈也?多不過二百金足矣。可! 破屋數椽而已。」細 幸以教妾。」因問生:「家田產 所私者區區無多。君能 四十畝聊足自給,-屢相見招 四 至則令已免官 閉戶相對, 可 以復歸, 僕因道遠, 卿所知也, 侯曰:「妾歸 君讀 畝 辨 恨 口

訟 徒 掛 師, 焉。 誤居民舍, 因被逮囹 年, 莫能歸。 宦囊空虚,不能為禮。 圄 幸有他門 o 偶笞弟 弟子自溺死 憐師 無過, 生落魄難返, 時致饋遺, 東翁痛る 就邑中

以無苦。

聽之。 細侯自別生, 有富賈慕細侯名, 杜門不交一 托媒于媼 客。 母詰知故, 務在必得, 而志不可 不靳直 細

世, 媼 賂當事吏, 侯不可, 守齷齪商 何 如衣錦而厭粱肉乎?」細侯曰:「滿生雖貧, 「無論滿生已死, 賈 以負販詣湖南, 使久錮之。 誠非所願。 八百八十二 歸告媼云:「生已瘐死。」 縱或不死, 敬偵生耗。 且道路之言,何足憑信!」 與其從窮措大以椎布 時獄已將解, 細侯不信。 其骨清 買以金 賈

細侯不得己,遂嫁賈。賈衣服簪環, 朝夕哀哭, 所得報日亦無多。 '囑他商' 媼 假 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 「我自幼於汝, 既不願隸籍, 又不肯嫁, 撫育良劬。 供給豐侈。 以絕其望。 何以能生活? 汝成人二三年, 年餘,生 細侯得書

嫌隙, 無何, 生得門人力, 反復不得其由, 昭 雪出獄, 門人義助資斧得歸, 始知賈之錮己也。 既聞細侯已嫁. 然念素無

悟前此多端, 心甚激楚,因以所苦, 悉賈之詭謀。 托市媼賣漿者達細侯。 乘買他出, 殺抱中兒, 細侯大悲,方 攜所有以

歸滿;凡賈家服飾,

無所取。

賈歸,

怒訟於官。官原其情

而行, 竟置不問。 未免太忍矣! 嘻 破鏡重歸 盟心不改, 義實可嘉。 然必殺子

隨屠尾行數里。 有屠人貨肉歸, 屠懼,示之以刃,少卻;及走, 日已暮, 欻一 一狼來, 瞰擔上肉, 又從之。屠 似甚垂涎

六、二十、

狼

思狼所欲者肉, 似人縊死狀,大駭。 示以空擔。 中含肉 狼乃止。 鉤刺狼鰐, 不如懸諸樹而早取之。遂鉤肉, 逡巡近視, 屠歸。昧爽往取肉,遙望樹上懸巨物, 如魚吞餌。 則死狼也。仰首細審, 時狼皮價昂, 翘足掛樹間 直十餘金

緣木求魚,

狼則罹之,

是可笑也!

擔待刀。狼不敢前, 野有麥場, 至;骨已盡, 投以骨, 晩歸 狼得骨止, 場主以薪積其中,苫蔽成丘。 擔中肉盡 而兩狼並驅如故。 眈眈相向。 少時, 狼又從;復投之,後狼止而前狼 剩骨。 屠大窘, 途遇兩狼綴行甚遠。 以刀劈狼首, 狼徑去;其一犬 恐前後受其敵。 屠乃奔倚其下, 層懼 弛 顧

於前,久之, 身已半入, **刀斃之。** 以誘敵。 轉視積薪後, 露其尾, 狼亦黠矣!而頃刻兩斃, 目似瞑, 屠自後斷其股,亦斃之。方悟前狼假寐 意暇甚。 狼洞其中, 屠暴起, 禽獸之變詐幾何哉 意將隧入以攻其後也。

八百八十五

!

不能屈, 吹移時, 惟 狼自苫中探爪入,屠急捉之,令出不去,但思無計可以死之。 有小刀不盈寸,遂割破狼爪下皮,以吹豕之法吹之。 覺狼不甚動, 口張不得合。遂負之以歸。 為狼所逼。道旁有夜耕者所遺行室,奔入伏焉。 方縛以帶。出視, 則狼脹如牛, 烏能作此謀也! 極力 股直

六、二十一、美人首

二事皆出於屠; 則屠人之殘,

殺狼亦可用也。

諸商寓居京舍,舍與鄰屋相連, 如盞。忽女子探首入,挽鳳髻, 絕美;旋伸一臂,潔白如玉。 隔板壁,板有松節脫處穴

八百八十六

欲捉,

已縮去。少頃,又至,

但隔壁不見其身。

奔之, 而落, 商鞫之, 乃釋商, 血 則又去之。 殊荒唐。 濺塵土。 瘞女首。 淹系半年, 迄無情詞, 亦未有一人送官者, **眾驚告主人,主人懼,** 一商操刀伏壁下,俄首出,暴決之, 以其首首焉。 逮諸 應手

濟南懷利仁曰:劉公亮採, 狐之後身也。 初, 太翁居南山,

六、二十二、劉亮採

便利,悅之。治酒相歡,醺醺而去。越日復來, 少,惟我兩人,可與數晨夕,故來相拜識。」因與接談, 有叟造其廬,自言胡姓。問所居,曰:「只在此山中。 閑處 云:「自蒙下交,分即最深。 八百八十七 但不識家何里, 焉所問興居? 更加款厚。 詞旨

亦不疑, 休咎亦以告。 交門下。 曰:「不敢諱, 更相契重。 固不能為翁福 某實山中之老狐也。 即敘年齒, 亦不敢為翁禍, 胡作兄, 與若有夙因, 往來如昆季。 幸相信勿駭。 故敢 有小 劉

時劉乏嗣, 「僕算數已盡 叟忽云:「公勿憂, 投生有期矣。與其他適, 我當為君後。 劉訝其言怪 何如生故

家? 知。 劉曰: 「仙壽萬年, 何遂及此?」叟搖首曰: 「非汝

趙之客, 是為劉公。公既長, 壬辰成進士。 為人任俠, 遂去。 趾踖於門;貨酒賣餅者, 夜果夢叟來, 身短, 曰:「我今至矣。」 既醒, 急人之急, 言詞敏諧, 門前成市焉。 以故秦、 絕類胡。

苦。 戀戀殊殷。 問其姓氏,曰:「母肯納我, 壽!] 女固請之,媼拒益力,女去。越三日復來,留連不去。 光華照人。 ]:「貧賤傭保骨, **媼益驚曰:「娘子天人,有此一言,則折我母子數年** 居青州東門內,以貨面為業。家貧無婦, 媼辭之曰:「娘子宜速去,勿相禍**。**」女出門, **媼驚詰之,女笑曰:「我以賢郎誠篤, 媼獨居,忽有美人來,年可十六七,** 得婦如此,不稱亦不祥。」 女笑坐床頭: 我乃言;不然,無庸問。」 媼 椎布甚樸 願委身母 與母共作

窺之西去。

參母, 依, 也。」媼曰:「我母子守窮廬,不解役婢僕。日得蠅頭利, **媼掃室布席,將待子歸往娶之。日將暮,女飄然自至,入室** 忽如飛鳥墮,二婢已立於前, 豈吸風所能活耶?」女笑曰:「婢來,亦不費母度支,皆能 足自給。今增新婦一人,嬌嫩坐食,尚恐不充飽;益之二婢, 自食。」問:「婢何在?」女乃呼:「秋月、秋松!」聲未及已 曰:「烏有是?如有乖謬,咎在老身。」母大喜,諾之。呂去, 又數日,西巷中呂媼來, 自願為賢郎婦,胡勿納?」母以所疑為逃亡具白之。呂 起拜盡禮。告媼曰:「妾有兩婢,未得母命,不敢進 謂母曰:「鄰女董蕙芳, 即令伏地叩母。 孤而無 僅

仙, 出一革袋,執向扉後,掿掿撼擺之。已而以手探入,壺盛酒 幾屏簾幕, 相屬。即起,欲出行沽,女曰:勿須。」因命二婢治具。秋月 益駭, 卻退, 女挽之, 坐與溫語。 馬喜出非分, 形神若不 光耀奪目。驚極,不敢入。女下床迎笑,睹之若 母迎告之, 馬喜。 入室,見翠棟雕梁,侔於宮殿

天明出門, 人門,先謝其媒合之德,呂訝云:「久不拜訪, 則茅廬依舊。母子共奇之。媼詣呂所, 何鄰女之曾 將跡所由

**柈盛炙,觸類熏騰。飲已而寢,則花罽錦裀,** 

溫膩非常。

笑迎之。極道作合之義。呂見其惠麗

愕眙良久, 即亦不辨

即同媼來視新婦。女

托乎?」媼益疑,具言端委。呂大駭,

唯 姥姥爬背耳。」呂受以歸 唯 而已。女贈白木搔具一事,曰:「無以報德: 審視則化為白金。 姑奉此為

忽曰:「我謫降人間十餘載,因與子有緣,遂暫留止。今別 馬自得婦, 而出室門, 則為布素, 頓更舊業, 但輕暖耳。女所自衣亦然。 門戶一新。 笥中貂錦無數, 任馬取著 積四五年,

坐, 至焉。」忽不見。馬乃娶秦氏。後三年,七夕,夫妻方共語 矣。」馬苦留之,女曰:「請別擇良偶以承廬墓,我歲月當一 女忽入,笑曰:「新偶良歡,不念故人耶?」馬驚起,愴然曳 便道衷曲。女曰:「我適送織女渡河,乘間一相望耳。

曰:「余適同雙成姊來,彼不耐久伺矣。」馬送之,

語勿休止。忽空際有人呼「蕙芳」,女急起作別。

馬問其誰,

兩相依依

異史氏曰:「馬生其名混,其業褻, 女曰:「子壽八旬,至期, 十餘矣。其人但樸訥, 無他長。 我來收爾骨。」言已遂逝。今馬六 蕙芳奚取哉?於此

益 六、二十四、山神 曳入坐, 人之貴樸訥誠篤也。余嘗謂友人曰:若我與爾, |都李會斗,偶山行, 所差不愧於仙人者,惟『混』耳。」 競觴之。 視其柈饌, 值數人籍地飲。 雜陳珍錯。 移時飲甚歡, 但酒 見李至, 鬼狐且棄之 歡然並起

稱是。

眾驚曰:「山神至矣!」即紛紛四去。 李亦伏匿坎窞

八百九十三

忽遙有一人來,面狹長,可二三尺許;冠之高

味薄

六、二十五、 晰蜴數枚而已。 既 而起視 蕭七 則肴酒 無所有 惟有破陶器貯溲浡, 瓦片

徐繼長, 偶適姻家,道出於氏殯宮。 臨淄-居城東之磨房莊。 薄暮醉歸 業儒未成, 過其處, 見樓閣繁麗 去而為吏。

徐亦疲殆, 飲。飲已, 夫一言, 叟當戶坐。 勿嫌孟浪:君清門令望, 叟曰:「曛暮難行, 遂 徐酒渴思飲, |止宿焉。 叟命家人具酒奉客, 揖叟求漿。 姑留宿, 可附婚姻。 叟起邀客人, 早旦而發, 且謂徐曰:「老 有幼女未字, 何如也? 升堂授

幸垂援拾。」徐踧踖不知所對。

叟即遣伻告其親

欲充下陳,

愛止。徐問其族姓,女曰:「蕭姓, 但欲速寢。 女郎亦炫妝出 **乂傳語令女郎妝束。頃之,** 酒數行, 姿容絕俗。 堅辭不任, 於是交坐宴會。 乃使小鬟引夫婦入幃, 峨冠博帶者四五輩 行七。」又細審門閥, 、徐神魂眩亂 先後並 館 同

女曰: 歸除一舍, 此 處不可為家。 行將自至耳。 」徐應之。既而加臂於身, 審知汝家姊姊甚平善, 或不拗阻 奄忽就

款暱備至,不復他疑。

「身雖陋賤,配吏胥當不辱寞,何苦研窮?」徐溺其色,

寐, 尺許厚。 及覺, 「新娘子今夜至矣。」相與共笑。 駭嘆而歸 則抱中已空。天色大明,松陰翳曉, 告妻。 八百九十五 妻戲為除館, 日既暮, 設榻其中, 妻戲曳徐啟 身下籍黍穰 闔門出,

謹。 見 人入,橋起逆之,夫妻大愕。女掩口局局而笑,參拜恭 妻乃治具,為之合歡。女早起操作,不待驅使。 曰:「新人得毋已在室耶?」及入, 則美人華妝坐榻

來, 去。 已。」徐告妻,妻諾之。 晨炊後, 日:「都知吾家不饒, 妻為職庖人之役。 圍坐並飲,喧笑盈室。徐妻伏窗一窺,惟見夫及七姐 「姊姨輩俱欲來吾家一望。」徐慮倉卒無以應客。女 將先齎饌具來,但煩吾家姊姊烹任而 晡後, 六七女郎至, 果有人荷酒胾來,釋擔 長者不過四十以

少間女還,

殷殷相勞,奪器自滌,

促嫡安眠。

妻日:「客臨

遂如狗舐砧。

妻入視案上,杯柈俱空。笑曰:「諸婢想俱餓

向坐,他客皆不可睹。北斗掛屋角,歡然始去,女送客未返。

錄事, 徐郎, 妖艷, 懶 眾客離席**。** 間 從眾去。 接其吻亦不覺, 從妻言 女年十八九, 荏弱難持。 徐問之, 使自備飲饌 禁笑謔。 善笑能口。 乃急理其衣, 徐拳拳懷念不釋, 使女復召客。 六姊未醒, 群笑曰: 無何亡去,徐燭而覓之, 以手探褲, 姊頻犯, 與徐漸洽, 素舄縞裳, 亦大笑話。 見袖中有綾巾, 七姐入搖之,始呵欠而起, 客至, 「夫人為吾輩惡,故留以待調人。」座 私處墳起。 連引十餘爵, 將於空處展玩遺巾, 恣意飲啖;惟留四簋, 不加 云是新寡, 女呼為六姊; 輒以諧語相嘲。行觴政, 明日合另邀致。」逾數日, 竊之而出。 心旌方搖, 酡然徑醉, 芳體嬌 則酣寢暗幃中。 迨於夜央, 系裙理發 席中紛喚 而覓之已 情態 徐 為 近

招諸女, 我何尤?今八年之好, 感此意,允其所請。 語之曰:『我已不起。但得若來獲一捫其肌膚,死無憾!』彼 君無宿分,緣止此耳。」問其故, 將去,徒勞心目。」徐驚,以實告,且言懷思。女曰:「彼 女一日謂徐曰:「君以六姊之故,妄相見罪。彼實不肯至,於 士人,見而悅之,為兩親所阻,志不得遂,感疾阽危。 疑送客時遺落途間。執燈細照階除, 是前世與君有一 惟六姊不至。 女問之, 徐漫應之。女笑曰:「勿誑語, 適以冗羈未遽往, 過夕而至, 捫之緣也。過此即非所望。」後設筵再 徐疑女妒,頗有怨懟。 行相別矢, 曰:「彼前身曲中女, 請為君極力一謀, 都復烏有,意頊頊 則病者已 用解前 使 為 與

八百九十八

卮, 溫煦", 使人怨我!」 六姊微矖曰:「輕薄郎何宜相近!」 女執兩人殘 長跽而哀之,色漸和, 似前此之諧。 喚婢請六娘子來,久之不出。女入曳之以至,俯首簡默, 作會。女便問諸姊妹。母云:「各歸其家, 門戶曲折, 知。」徐喜從之,女握手飄然履虛, 亡去,室中止餘二人。 強使易飲, 彼雖不來, 老身以殘年衰慵,有疏省問,或當不怪耶?」 與初見時無少異。岳父母並出, 少時,叟媼辭去。女謂六姊曰:「姐姐高自重, 曰:「吻已接矣,作態何為?」少時,七 寧禁我不往?登門就之,或人定勝天不可 相攜入室。 徐遽起相逼, 裁緩襦結, 忽聞喊嘶動地, ` 頃刻至其家。 黃甓廣堂. 六姊宛轉撐拒。徐牽衣 惟六姊在耳。」 曰:「拙女久蒙 即張筵

八百九十九

迫不知所為, 火光射闥。 六姊大驚, 而女郎已竄無跡矣。 推徐起曰: 「禍事忽臨 奈何! 徐忙

驚

逐一 問 徐 快快而歸。尤冀七姊復至,晨占雀喜,夕卜燈花, ::「何人夜伏於此?」徐托言迷途,因告姓字。 悵然少坐, 狐見之否?」答曰:「不見。」細認其處,乃於氏殯宮也。 屋宇並失。 獵者十餘人, 按鷹操刃而至, 一人曰:「適 而竟無消

六、二十六、

**風離** 

息矣。

董玉玹談。

學師劉芳輝, 人境,父兄恐細弱為累, 京都人。 有妹許聘戴生, 謀妝送戴家。 修飾未竟, 出閣有日矣。 亂兵紛入 值北

從 唯 都 別 父子分竄 年即戴生也。 所命。 雅 唯 榻, 牛錄謂之曰: 又指 飲食供奉甚殷。 牛錄 女謂 女為牛錄俘去。 乃使同榻, 曰:「如肯, 「我無子,將以汝繼統緒, 又掠一 浹洽甚樂。 及枕上各道姓氏, 從之數 一少年來, 即以此女為汝婦。」少年喜, 年與女相上下 殊不少狎。 肯否?」少. 夜則臥 則少 儀

音信 陜 西某公任鹽 隔絕。 後亂平, 秩 家累不從。 遣人探問, 值姜瓖之變 則百里絕煙, 無處 故里陷 可詢消息。 為盜藪

會 就擇之。自分金少,不敢問少艾。中一媼甚整潔,遂贖以歸 大兵凱 以復命入都, 旋, 俘獲婦口無算, 有老班役喪偶, 貧不能娶, 公賚數金使買婦。 插標市上, 如賣牛馬。 遂攜

九百零

異史氏曰:「炎昆之禍,玉石不分, 喜極,乃以百金為班役娶美婦焉。此必公有大德, 之感應。惜言者忘其姓字,秦中或有能道之者。 駭,導見公,公視之真其夫人,又悲失聲。一日而母妻重聚, 耶?」又驚問之,曰:「汝從我夫服役, 風範超脫, 我兒服役, 而痛哭, 坐床上細認曰:「汝非某班投耶?」驚問所知,曰:「汝從 倍償之。班役以金多不屑謀媼。 因贖之。 胡不識!」役大駭,急告公。公認之果母也, 即行,婦且走且顧,曰:「汝非某班役 誠然。若公一門,是以 如何不識!」 班役愈 見一婦年三十餘 故鬼神為

聚而傳者也。董思白之後,僅有一孫,今亦不得奉其祭祀,

無歸宿, 或言內多大蛇,故游人絕跡。 水山中舊有禪院, 遙見蘭若, 趨投之。 道士驚曰: 「居士何來, 四無村落, , 人跡罕到, 少年入山羅鷹, 有道士棲止其中。 入既深,夜 幸不

六、二十七、豢蛇

為兒輩所見!」即命坐,具饘粥。食未已, 餘圍,昂首向客,怒目電衏。 客大懼。 道士以掌擊其額, 一巨蛇入。 盤旋其 粗

不妨, 室去。室無臥處, 可五六圍。見客遽止,睒眨吐舌如前狀。道士又叱之。亦入 去!」蛇乃俯首入東室。 室盡滿。客大懼。道士曰:「此平時所豢養。有我在, 所患客自遇之耳。」客甫坐,又一蛇入,較前略小,約 半繞梁間 蜿蜒移時, 其軀始盡, 壁上土搖落有聲。 客益懼,

使送出谷口,乃歸。 餘鄉有客中州者,寄居蛇佛寺。寺中僧人具晚餐, **盞者,行臥不** 夜不眠。 早起欲歸 。見生人,皆有吞噬狀。客依道士肘腋而行 `,道士送之。 出屋門見墻上階下,大如盎 肉湯甚美,

 而段段皆圓, 「此蛇段耳。」客大驚,有出門而哇者。既寢, 類雞項。疑問寺僧:「殺雞何乃得多項?」僧

蠕, 爇火下視, 因以火照壁間,大小滿墻,榻上下皆是也。次日, 佛座下有巨井,井中有蛇, 摸之, 蛇也, 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 頓起駭呼,僧起曰:「此常事, 粗如巨甕,探首井邊而不出。 ,族居其中。僧云:「昔 僧引入佛 覺胸上蠕 奚足怪!

九百零四

佛坐其上以鎮之,

其患始平」云。

蛇出為害,

返身疾逃;極力展騰,不得去,顛倒庭際,嗥聲如牛。 而入。大駭,急以器中便溺傾注之。雷公沾穢,若中刀斧, 亳州民王從簡,其母坐室中,值小雨冥晦,見雷公持錘振翼 六、二十八、雷公

雲漸低, 雨暴澍, 身上惡濁盡洗, 漸與簷齊。雲中蕭蕭如馬鳴,與雷公相應。少時 乃作霹靂而去。

六、二十九、菱角

掩頸, 祠, 母囑過必入叩。 而風致娟然。 楚人, 其母素奉佛。 成從塾師讀, 時成年十四,心好之**。** 一日至祠,有少女挽兒邀戲其中, 九百零五 問其姓氏, 女笑 道由菱角觀音

發裁

奢, 成有伯父, 母實白心願。 無不諧。」成曰:「諾。」因念其慧而多情,益傾慕之。 焉。成乃出。 婿家否?」女酡然曰:「無也。」成曰:「我為若婿, 女慚云:「我不能自主。」而眉目澄澄,上下睨成, 事幾不就。 「我是祠西焦畫工女菱角也。 老而無子, 女追而遙告曰:「崔爾誠,吾父所善, 母止此兒,恐拂其意,遂浼崔作冰。 崔極言成清族美才,焦始許之。 授教職於湖北。 妻卒任所, 問將何為?」成又問:「有 焦責聘財 意似欣 母遣成往 好否? 歸, 用為媒 向

九百零六

日昃不去。自言:「亂無歸

將以自鬻。」或問

有媼年四十八九,

縈回村中,

家耗遂隔。

成竄民間

吊影孤惶。一日

奔其喪。

數

月將歸,

· 伯

又病卒。

淹留既久,適大寇據湖南

母, 喜, 其 價 濡煦過於所生。 之, 觸 便為炊飯織屨, 不較直。」 懷大悲。 |:「不屑為 聞者皆笑。 自念只身無縫 人奴 勉勞若母。 成往視之, 不願為人婦 初者, 拂意輒譴之;少有疾苦, 遂 邀 面目間 歸 有 執 子禮焉。 一頗肖 則 則

忽謂 不 ,可廢。一 三兩日, 此處太平, ,當為兒娶之。」 幸可無虞。然兒長矣, 成泣 「兒自有婦, 雖在羈 旅

間

泣 阻 **夕**, 答, 南北耳。」媼曰:「大 戒成曰:「獨坐勿寐, 但為治簾幌衾枕 無論結發之盟不可背, 、亂時, 九百零七 甚周備. 我往視新婦來也未。」遂出門去。 且誰以嬌女付萍梗人?! 事翻覆, 亦不識所自來。 何可株待? 成

後, 亂中不能成禮。 燈審顧,曰:「得無夢耶?」乃轉悲為喜,相道離苦。先是亂 即是胡某。 強以我歸汝家。身可致, 女曰:「我少受聘於胡大成,不意湖北去,音信斷絕。 子坐庭中, 二更既盡 湖南百里, 即扶升輿,疾行若飛,至是始停。一老姥曳入,曰:「此 途次,女顛墮其下。遂有四人荷肩輿至,云是周家迎女 「娶我來, 篷首啜泣。 驚問 卿菱角耶?」女收涕而駭, 媼不返, 滌地無類。焦移家竄長沙之東,又受周生聘。 即亦非福 期是夕送諸其家。 女泣不盥櫛, 心大疑。 ,但有死耳!」成大驚,不知其故。 志不可奪也!」 成聞而哭曰:「我便 俄聞門外喧嘩, 「何人?」亦不語。 不信。日 相將入室, 良久, 家中強置車 視 父母

知情 自戎馬戒嚴, 事, 始悟媼神人也。夫妻焚香共禱, 但入勿哭。 汝家婆婆, 旦晚將至矣。」乃去, 一夜, 噪言寇至, 願得母子復聚。 即並張 成

遬, 皇四匿。 一戶云: 瞬息至湖上。 有童子以騎授母, 「此中可居。」母將啟謝。 同儔人婦奔伏澗穀。 馬踏水奔騰, 母急不暇問, 蹄下不波。 回視其馬, 扶肩而上,輕迅剽 無何, 化為金毛犼, 扶下, 指

怪其音熟, 疑媼是觀音大士現身, 高丈餘, 童子超乘而去。母以手撾門, 視之, 成也。 由此持觀音經咒益虔。遂流寓湖北, 母子抱哭。 婦亦驚起, 豁然啟扉。 有人出問, 門歡慰

田廬焉。

六、三十 餓鬼

鄉, 邑有朱叟者, 值馬攫食不償,為肆人所苦;憐之,代給其直。引歸, 齊人馬永, 衣百結鶉, `大為士類所口,而朱潔行為善, 人始稍稍禮貌之。 貧面無賴、 兩手交其肩 少攜妻居於五都之市, 鄉 ,在市上攫食。人盡棄之, 八戲名為餓鬼, 操業不雅;暮歲歸其 年三十餘, 不以齒。 <u>L益窶</u> 贈以

故轍。 怒欲加刑。 暮宿學宮,冬夜凜寒, 數百俾作本。 。而常懼與朱遇,去之臨邑。 馬哀免, 馬去,不肯謀業,坐而食。無何資復匱, 願為先生生財。 輒摘聖賢頭上旒而煨其板。 學官喜,縱之去。 學官知之, 馬探

九百一十

學。 學官勒取重點, 登門強索資, 笞四十, 始免申黜。 故挑其怒, 乃以刀自劙 諸生因而共憤, 公質縣尹。

梏其頸, 三日斃焉。

尹廉得實,

是夜, 寤, 妾生子。叟知為馬,名以馬兒。少不慧,喜其能讀。 朱叟夢馬冠帶而入,曰:「負公大德,今來相報。」

竭力經紀, 得入邑庠。後考試寓旅邸, **晝**臥床上,

四句題,心畏其難,讀

笑;不則睫毛一寸長,棱棱若不相識,偶大令以諸生小故, 臨邑訓導。數年,曾無 十餘, 判令薄懲, 志之。入場,適遇此題,錄之,得優等,食餼焉。六十餘, 壁間悉糊舊藝,視之有「犬之性」 **輒**酷烈如治盜賊。 道義交。惟袖中出青蚨, 有訟士子者, 即富來叩門矣。 則作鸕鶿

九百一十

物色烏須藥。 月而死。 所塑靈官狀。 如此多端 諸生不復可耐。 大怒拘生,生已早夜亡去。 有某生素狂, 銼茜根給之。 而年近七旬, 臃 因此憤氣中結 天明共視, 腫聾胔 如廟. 每向人

禮。一 聞人生, 已而請生少步, 河南人。抱病經日,見一秀才入伏謁床下, 把臂長語, 刺刺且行, 數里外猶不言別。 謙抑盡

六、三十一、考弊司

生佇足, 見之,例應割髀肉, 生問之,答云:「吾輩悉屬考弊司轄。 拱手致辭。秀才云:「更煩移趾, 浼君一緩頰耳。」生驚問:「何罪而至於 九百一十二 司主名虚肚鬼王。 僕有一事相求。」

是伊大父行, 我貧。」生曰:「我素不稔鬼王, 此 曰:「不必有罪,此是舊例。 宜可聽從。」 何能效力?」曰:「君前世 苦豐於賄者可贖也,然

堂下兩碣東西立,綠書大於拷栳,言次,已入城郭。至一府署,廨 至一府署,廨宇不甚弘敞,惟 一云「孝弟忠信」, 堂高廣

間, 化;上士、中士、 '禮義廉恥」。躇階而進,見堂上一匾,大書「考弊司」。楹 板雕翠色一聯云:「曰校、曰序、曰庠, 下士, 堂禮樂鬼門生。」 游覽未已, 兩字德行陰教

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駭極,欲退卻;鬼王已睹,

從一主簿吏,虎首人身。有十餘人列侍,

已出

鬈發鮐背, 若數百年人。

而鼻孔撩天,

唇外傾,不

以秀才意具白之。鬼王色變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階揖生上,便問興居。生但諾諾。又云:「何事見臨?」生 刀來,裸其股,割片肉,可駢三指許。秀才大嗥欲嗄。 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交臂歷指,儼然在徽纆中。一獰人持 承!」氣象森凜,似不可入一詞。生不敢言,驟起告別, 王側行送之,至門外始返。生不歸,潛入以觀其變。至堂下,

鬼王驚起,暫命止割,蹺履迎生。生忿然已出,遍告市人,生少年負義,憤不自持,大呼曰:「慘毒如此,成何世界」 將控上帝。或笑曰:「迂哉!藍尉蒼蒼,何處覓上帝而訴之

冤也?此輩與閻羅近,呼之或可應耳。」乃示之途。趨而往,

閻羅方坐,伏階號屈。王召訴已,立命諸鬼

果見殿陛威赫,

**綰紲提錘而去。少頃,** 去若善筋, 「憐爾夙世攻苦, 增若惡骨, 暫委此任, 罰今生生世世不得發跡也!」 鬼乃棰 鬼王及秀才並至, , 候生貴家, 今乃敢爾 審其情確

之,僕地,

王呼痛,

聲類斬豕。手足並抽訖,有二鬼押去。

顛落一齒。以刀割指端,抽筋出,亮白如絲。鬼

朱簾, 生稽首而出, 簾內一女子露半面, 秀才從其後, 容妝絕美。 感荷殷殷。 生問:「誰家?」秀才 挽送過市,見一戶垂

相道姓名。女曰:「柳氏,小字秋華。」一嫗出, 生望秀才去遠, 曰:「此曲巷也**。**」 1:「君為僕來, ,急趨入簾內。女接見,喜形於色。 而今踽踽而去,心何忍。」生固辭, 既過,中低徊不能舍、遂堅止秀才。 為具肴酒。 入室促坐,

九百一十五

腸鳴餓 音, 與女俱入。生慚, 要耗郎君金資, 並無知其村名者。 立。大懼, 解衣為質, 1:「曾聞夜度娘索逋欠耶?」秋華顰蹙,不作一語。生暫 潛入窺之,見嫗與女,自肩以上化為牛鬼,目睒睒相 入帷, 「我實不曾攜得一文,官署券保, 而簡褻若此?」生靦顏莫對。 進退不能自決。 趨出,欲歸, 嫗持笑曰:「此尚不能償酒值耳。」呶呶不滿志, 歡愛殊濃, 奈何!」生頓念腰橐空虛, 移時,猶冀女出展別, 徘徊廛肆之間, 則百道岐出,莫知所從。問之市人 忽秀才過 切切訂婚嫁。 歷兩昏曉, 望見之, 歸即奉酬。」嫗變色 嫗入曰:「薪水告竭 再訂前約。久候無 愧惶無聲。久之, **凄意含酸**, 驚曰:「何尚

罵之矣**。**」送生至家, 家人言之。 少施面目耶!」去少時, 乃別而去。 生暴絕三日而蘇, 即以衣來付生曰:「淫婢無禮 歷歷為 己叱

毋為花夜叉所迷耶?」遂盛氣而往,曰:「秋華母子,何遽不

六、三十二、閻羅

升天。天上墮蓮花, 問馬昨夕冥中處分何事?馬曰「無他事,但送左蘿 朵大如屋」云。 九百一十七

沂州徐公星自言夜作閻羅王。州有馬生亦然。

徐聞之,

訪

諸

其家,

南, 伏叢莽中。見後來者更巨,至樹下,往來巡視, 捉人首穿腮,如貫魚狀,貫訖,提行數步,條毳折有聲。大 向,不能寐。忽見一大人來,高以丈許。客團伏莫敢息。大 解裝,傍樹棲止。夜深,虎豹鴞鴟,次第嗥動,諸客抱膝相 頰俱有瘢,大如錢,異之, 人似恐墜落,乃屈條之兩端,一 人至,以手攫馬而食,六七匹頃刻都盡;既而折樹上長條, 佩 ,日暮失道,入大山中,絕壑巉巖,不可得出**。**因共系馬 刀自斷貫條,負痛疾走。見大人又導一人俱來,客懼 因問何病之同。客曰:舊歲客雲 壓以巨石而去。 客覺其去遠,

九百一十八

長山李孝廉質君詣青州,途中遇六七人,

語音類燕。審視兩

六、三十三、大人

諸客始倉皇出,荒竄良久,遙見嶺頭有燈火,群趨之。至則 因以掌批其頰。大人傴僂順受,不敢少爭。俄而俱去。 不得。已乃聲啁啾, 似巨鳥鳴,意甚怒,蓋怒大人之給己也。

物殊可恨,然我亦不能鉗制。待舍妹歸,可與謀也。」無何 女子荷兩虎自外入, 男子居石室中。客入環拜,兼告所苦。男子曳令坐曰:「此 問客何來,諸客叩伏而告以故。女子

曰:「久知兩個為孽,不圖兇頑若此!當即除之。」於石室中

肉熟, 出銅錘,重三四百斤,出門遂逝。男子煮虎肉餉客。肉未熟: 因以指擲地,大於胚骨焉。眾駭極,問其姓氏,不答。少間 女子已返,曰:「彼見我欲遁,追之數十里,斷其一指而還。」 客創痛不食;女以藥屑遍糝之,痛頓止。天明,女子

九百一十九

送客至樹下, 子指示之,石窪中殘血尚存盆許。 行李俱在。各負裝行十餘里, 出山,女子始別而返。 經昨夜鬥處,女

六、三十四、

向杲

斯, 向杲字初旦,太原人, 有割臂之盟, 以其母取直奢, 所約不遂。 適其母欲從良, 與庶兄晟友於最敦。晟狎一妓,名波

願先遣波斯。有莊公子者,素善波斯,請贖為妾。波斯謂 晟喪偶未婚,喜,竭資聘波斯以歸。莊聞,怒奪所好,途中 去幾何矣!肯從奴志,向生其可。」母諾之,以意達晟。 曰:「既願同離水火,是欲出地獄而登天堂也。 若妾媵之相

偶逢,大加詬罵;晟不服,

遂嗾從人折棰答之,垂斃乃去。

九百二十

杲 使其理不得伸。 聞奔視 則兄已死,不勝哀憤。 具造赴郡。 莊廣行賄賂,

徑之莽。 果隱忿中結 有焦桐者, 久之, 勇而善射,以多金聘為衛。 , 莫可控拆, 機漸洩。 惟思要路刺殺莊 莊知其謀, 出則戒備甚嚴 杲無計可施, ?,日懷利刃伏於 然猶 州

四塞, 伺之。 村中, 強起奔赴。既入廟, 身化為虎。道士已失所在。 杲輒飯之,道士以故識杲。見杲衣服濡濕, 曰:「姑易此。」杲易衣, 冰雹繼至, 一日方伏, 雨暴作, 上下沾濡, 身忽然痛癢不能復覺。 則所識道士在內焉。 心中驚恨, 忍凍蹲若犬,自視則毛革頓 寒戰頗苦。 先是,道士嘗行乞 嶺上舊有山神祠, 轉念:得仇人而 乃以布袍 既而烈風

身已死, 杲在錯楚中, 暴出,於馬上撲莊落, 蹶然遂斃。 猶恐葬於烏鳶, 時時邏守之。 恍若夢醒;又經宵,始能行步, 鮑其首, 咽之。 焦桐返馬而射, 越日, 莊始經此, 厭厭以歸。 中虎

計亦良得。下山伏舊處,見己尸臥叢莽中,始悟前

惡之,因訟果官以其誕而無據

置不理焉。

九百二十二

即我也。」遂述其異,由此傳播。

澀不能語。少間,

人以其連夕不返,方共駭疑,見之,喜相慰問。杲但臥,

聞莊信,爭即床頭慶告之。杲乃自言:「虎

莊子痛父之死甚慘,

聞

怨者常為人, 之殺以為生, 異史氏曰:「壯士志酬,必不生返,此千古所悼恨也**。** 仙人之術亦神哉!然天下事足發指者多矣。使 恨不令暫作虎! 借

青州董尚書可畏,家庭嚴肅,內外男女,不敢通一語。一日

六、三十五、董公子

聲甚厲 有婢僕調笑於中門之外,公子見而怒叱之,各奔去。及夜公 子偕僮臥齋中,時方盛暑,室門洞敞。更深時,僮聞床上有 驚醒;月影中見前僕提一物出門去,以其家人故,

亭侯像,

捉一人頭入。僮懼,

蛇行入床下,聞床上支支格格

一偉丈夫赤而修髯,似壽

九百二十三

弗深怪,

遂復寐。 忽聞靴聲 訇然,

公子,公子方醒, 見窗欞上有曉色。 如振衣, 如摩腹, 告而火之, 血盈枕席。大駭, 不知其故。 移時始罷。 以手捫床上,著手沾濕,嗅之血腥。大呼 靴聲又響,乃去。 **僮伸頸漸出** 

埋首於關廟之側。往驗之,穴土猶新,而首則並無。」公子駭 其衣有血污,執而白之官,審知為公子家人。渠言已殺公子, 忽有官役叩門,公子出見,役愕然,但言怪事。詰之,告 曰:「適衙前一人神色迷罔,大聲曰:『我殺主人矣-』眾見

**積數日,其鄰堵者,夜聞僕房中一聲震響若崩裂,急起呼之,** 

排闥入視,見夫婦及寢床,皆截然斷而為兩。木肉上

重責而釋之。公子不欲結怨於小人,以前婢配之,令去。

異,趨赴公庭,見其人即前狎婢者也。因述其異。官甚惶惑:

不應。

也。 六、三十六、周三 俱有削痕, 似一刀所斷者。 關公之靈跡最多,未有奇於此者

狀於州尹,尹亦不能為力。時州之東亦有狐居村民家, 泰安張太華,富吏也。家有狐擾,不可堪,遣制罔效。 陳

隸家設筵招胡,胡至,揖讓酬酢,無異常人。吏告所求, 都呼為胡二爺。適有諸生謁尹,間道其異。尹為吏策,使往 問叟,時東村人有作隸者,吏訪之,果不誣, 共見為一白發叟,叟與居人通吊問,如世人禮。自雲行二, 因與俱往。

曰:「我固悉之,但不能為君效力。僕友人周三,僑居嶽廟:

九百二十五

宜 胡果導周至。 張筵於嶽廟之東,吏領教。 一弟致尊意, 可 當代求之。」吏喜 周虯髯鐵面, 事已盡悉。但此輩實繁有徒,不可善諭 服褲褶。 申謝。 飲數行, 胡臨別與吏約 向吏曰:「適 明

用武。 我非他比, 狐, 是以暴易暴也, 請即假館君家,微勞所不敢辭。」吏轉念去一狐, 且與君有喜緣, ,游移不敢即應。 請勿疑。」吏諾之。 周已知之, 周又囑:「明 「無畏。

攻擊刺斗之

. 聲,

逾時始定。

**啟關出視**,

血點點盈階上;墀

則周危坐其中,

悉遵所教。

俄聞庭

小狐首數枚,

大如碗盞焉;又視所除舍,

日偕家人闔戶坐室中,幸勿嘩**。**」 吏歸,

拱手笑曰:「蒙重托, 如主客焉。 妖類已蕩滅矣。」自是館於其家, 相見

六、三十七、

鴿異

有諸尖,皆異種也。又有靴頭、點子、大白、黑石、 花狗眼之類, 鴿類甚繁:晉有坤星, 名不可屈以指, 魯有鶴秀,黔有腋蝶 惟好事者能辨之也。 梁有翻跳 、夫婦雀、 越

鄒 平張公子幼量癖好之, 按經而求,務盡其種。 其養之也

置地上, 有病麻痺而死者。 如保嬰兒:冷則療以粉草,熱則投以鹽顆。鴿善睡, 盤旋無已時,不至於死不休也, 張在廣陵,以十金購一鴿, 九百二十七 故常須人把握之; 體最小, 善走, 睡太甚,

養鴿家,無如公子最;公子亦以鴿自詡。 夜置群中使驚諸鴿,可以免痺股之病,是名「夜游」。齊魯

兩頭,頗願觀之否?」張喜,從少年去。月色冥漠,曠野蕭笑曰:「人言果不虛,公子可謂養鴿之能事矣。僕亦攜有一 好, 夜坐齋中,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殊不相識。 願得寓目。」張乃盡出所有,五色俱備,燦若雲錦。少年 「漂泊之人,姓名何足道。遙聞畜鴿最盛,此亦生平所

見一道院僅兩楹,少年握手入,昧無燈火。少年立庭中,口條,心竊疑俱。少年指曰:「請勉行,寓屋不遠矣。」又數武, 鳴且鬥,每一撲,必作斤鬥。少年揮之以肱,連翼而去。 中作鴿鳴。忽有兩鴿出:狀類常鴿而毛純白, 九百二十八 飛與簷齊,

中節。既而小者飛起,大者又顛倒引呼之。張嘉嘆不已,自鼓;大者伸頸不敢動。鳴愈急,聲變如磬,兩兩相和,間雜 學鶴 可數。 覺望洋可愧。 透,若無隔閡,中黑珠圓於椒粒; 不嫌憎, 少年乃叱鴿去,仍作前聲,招二白鴿來,以手把之,曰:「如 兩種未獻, ·飛鳴, 舞。大者延頸立 作異聲,又有兩鴿 張甚奇之, 以此塞責。」接而玩之, 時集其頂, 今不敢復請觀矣。」 。遂揖少年,乞求分愛,少年不許。又固求之, 而意猶未足, 出:大者如鶩,小者裁如拳, 翼翩翩如燕子落蒲葉上, 張翼作屏, 跪求不已**。**少年曰:「尚有 睛映月作琥珀色,兩目通 宛轉鳴跳 啟其翼, 脅肉 晶瑩 若引之; 小者 聲紙碎類 集階·

九百二十九

抱鴿, 沖霄而去。 方競論 駭嘆而歸。 間 家人燎麻炬入尋主人。回視少年,化白鴿大如雞 又目前院宇都渺, 試使飛, 馴異如初, 蓋一小墓, 雖非其尤, 人世亦絕 樹二柏焉。 與家人

貴官, 某意愛好之也,思所以報而割愛良難。又念長者之求,不 一日見公子, 問:「畜鴿幾許?」公子唯唯以退。 可

積二年,

育雌雄各三。雖戚好求之,不得也。有父執某公為

少矣。於是愛惜臻至。

忍, 啻也。 : 重拂。 問:「前禽佳否?」答云:「亦肥美。」張驚曰:「烹之 他日見某公, 頗有德色, 且不敢以常鴿應,選二白鴿籠送之, 而其殊無一 自以千金之贈 申謝語。心不能

九百三十

者也!」 某回思曰:「味亦殊無異處。」 ?」曰:「然**。**」張大驚曰:「此非常鴿 乃俗所言『靻韃

故遂托以子孫。何以明珠暗投, 張嘆恨而返。至夜夢白衣少年至,責之曰:「我以君能愛之, 言已化為鴿,所養白鴿皆從之,飛鳴徑去。天明視之,果俱 致殘鼎鑊!今率兒輩去矣。」

亡矣。心甚恨之,遂以所畜,分贈知交,數日而盡。 異史氏

魚,索柈而進之,及達主所,魚已枯斃。公子笑而不言,以酒 饋朱鯽於孫公子禹年,家無慧僕, 而聚者特少,亦以見鬼神之怒貪,而不怒癡也。」向有友人 士之於良友, 曰:「物莫不聚於所好,故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 賢君之於良臣乎?而獨阿堵之物,好者更多, 以老傭往。及門,傾水出 而況學

貴官默然。僧惑甚,又以最上一等烹而進之。飲已將盡,並 登公子門, 頗不粗劣, 容, 之貴賤以為烹獻;其最上者, 靈隱寺僧某以茶得名,鐺臼皆精。然所蓄茶有數等, 而後進之,有何不周詳也?」主人罵而遣之。 公子遷怒耳。」傭揚手力辯曰:「我固陋拙,遂以為非人也! 傭 「有貴官至,僧伏謁甚恭,出佳茶,手自烹進,冀得稱譽。 立命賜酒,且烹數尾以犒小人。」主人駭甚,自念所贈 即烹魚以饗。 「歡甚。」問 小心如許,猶恐筲鬥不文,敬索柈出,一一勻排 何至烹賜下人。因責之曰:「必汝蠢頑無禮, 「何以知?」曰:「公子見魚便欣然有笑 既歸 主人問:「公子得魚頗歡慰否? 非貴客及知味者,不一奉也。 恆視客

九百三十二

無贊語。 曰:「甚熱。」此兩事, 僧急不能待 可與張公子之贈鴿同一笑也。 鞠 躬曰:「茶何如?」 貴官執盞 拱

為王所睹,遣輿馬直入其家。女子號泣不伏,強舁而出。王 懷慶潞王有昏德,時行民間, 窺有好女子輒奪之。有王生妻

六、三十八、

聶政

聲曰:「我聶政也!良家子豈可強占!念汝輩不能自由, 且宥恕。寄語無道王:若不改行,不日將抉其首!」眾大駭: 夫,大哭投地。王惻動心懷,不覺失聲。從人知其王生**,** 亡去,隱身聶政之墓,冀妻經過,得一遙訣。無何妻至,望見 將加榜掠。忽墓中一丈夫出,手握白刃,氣象威猛,

九百三十三

過十餘日, 棄車而走。 丈夫亦入墓中而沒。 夫妻叩墓歸,猶懼王命復臨 竟無消息,心始安。王自是淫威亦少殺雲。

還也?此千古之所恨,而聶政之所嗤者矣。聞之野史:其墳 秦,遂使絕裾而去,自取滅亡。輕借樊將軍之頭,何日可能 面自刑,不累骨肉,有曹之智。至於荊軻,力不足以謀無道 異史氏曰:「余讀刺客傳,而獨服膺於軹深井里也。 其銳身 見掘於羊、左之鬼。果爾, 而報知己也,有豫之義;白晝而屠卿相, 之抱義憤而懲荒淫者,為人之賢不肖何如哉!噫!聶之賢 則生不成名,死猶喪義,其視聶 』 之勇;皮

之, 燕處,每聞其終夜語, 幸學使退休,不聞。後值某學使規矩嚴肅,終日危坐堂上。 明年食餼。每逢場作笑,響徹堂壁,由此「笑生」之名大噪。 平城冷生,少最鈍,年二十餘,未能通一經。忽有狐來與之 忽聞笑聲, 忽得狂易病,每得題為文,則閉門枯坐,少時嘩然大笑。 則手不停草,而一藝成矣。脫稿又文思精妙。是年入泮: 怒執之,將以加責,執事官代白其顛。學使怒稍 而黜其名。從此佯狂詩酒。著有《顛草》四卷: 即兄弟詰之,亦不肯洩。如是多日,

超拔可誦。

九百三十五

景夏往訪友人,至其窗外,不聞人語,但聞笑聲嗤然, 刻數作。意其與人戲耳。入視, 亦一快事, 曰:「適無事,默熟笑談耳。」 「閉門一笑,與佛家頓悟時何殊間哉!大笑成文: 何至以此褫革?如此主司,寧非悠悠!」學師孫 則居之獨也。怪之。始大笑

邑宮生家畜一驢,性蹇劣,每途中逢徒步客,拱手謝曰:「適

妻拱手,作遇客語,驢果伏。便以利錐毒刺之。適有友人相 爽。宮大慚恨,因與妻謀,使偽作客。己乃跨驢周於庭,向 不遑下騎, 勿罪!」言未已, 驢已蹶然伏道上, 屢試不

又言之。心大怪異, 叩扉問其故,以實告, 九百三十六 相與捧腹。

方欲款關,

聞宮言於內曰:「不遑下騎,勿罪!」少頃

此二則,可附冷生之笑並傳矣。

六、四十、狐懲淫

湯餅中。 某生購新第, 常患狐。 切服物, 多為所毀, 且時以塵土置

客 在, 婦食之,覺有腦麝氣, 婢啜食餘餌。生素不羈, 不可暫忍,強自按抑, 一日有友過訪,值生出, 遂往叩齋。客問其誰,實告之;問何作,不答。 問婢, 燥渴愈急。籌思家中無可奔者, 好蓄媚藥,不知何時狐以藥置粥中, 至暮不歸。 婢云不知。食訖,覺欲焰上熾, 生妻備饌供客,已而借 惟

曰:「我與若夫道義交,不敢為此獸行。」婦尚流連,客叱罵

頃刻, 退 始有微息。 恐天曉難以見人, 果狼藉滿案, 因自念我何為若此?忽憶碗中香, 「某兄文章品行, 心下清醒, 客夜間已 **盎盞中皆是也。稔知冷水可解,** 愧恥無以自容。 乃解帶自經。 被 |汝喪盡矣!| 婢覺救之,氣已漸絕;辰後 展轉既久, 隔窗唾之, 得毋媚藥也?檢包中 更漏已殘, 因就飲之。 婦大慚 愈

驚, 也, 晡後方歸, 苦詰之。 卿何尤?幸有良友, 妻遣婢去, 見妻臥, 問之不語, 始以實告。 不然, 但含清涕。 何以為人!」 遂從此痛 生嘆曰: 婢以 「此我之淫 告, 改 報

往行,

狐亦遂絕。

九百三十八

者, 幾上。又有藤津偽器一事,水浸盎中。諸鄰人以生新歸,某生赴試,自郡中歸,日已暮,攜有蓮實菱藕,入室,並 哉!顧蓄之不過以媚內耳!乃至見嫉於鬼神;況人之縱淫, 有過於蓄藥者乎?」 異史氏曰:「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鴆,從無有相戒不蓄媚 亦猶人之畏兵刃而狎床第也。 日已暮,攜有蓮實菱藕,入室,並 寧知其毒有甚於砒鴆者

並出供客,包 酒登堂,生倉卒置床下而出,令內子經營供饌,與客薄飲。 飲已入內, 何尚尋也?」生憶肴中有黑條雜錯,舉座不知何急燭床下,盎水已空。問婦,婦曰:「適與菱藕

九百三十九

「我尚怨子不言烹法,其狀可醜,

又不知何名,只得糊

可供客耶?」

乃失笑曰:「癡婆子!此何物事,

六 奥山山市, 以為戲。 塗臠切耳。」 生乃告之, 四十一、山市 邑八景之一也, 相與大笑。 今某生貴矣, 數年恆不 見。孫公子禹年, 相 狎者 與

同人飲樓上,忽見山頭有孤塔聳起, 高插青冥。 相顧驚疑

念近中無此禪院。無何,見宮殿數十所, 碧瓦飛甍,始悟

者、 山市。未幾高垣睥睨, 、堂若者、坊若者, 連亙六七里, 歷歷在目,以億萬計。 居然城郭矣。 忽大風起, 中有樓若

樓一座, 氣莽莽然, 直接霄漢。 城市依稀而已。 樓五架窗扉皆洞開. 既而風定天清 一行有五點明處, 切烏有;惟危

九百四十

樓, 點, 屑, 樓 見山上人煙市肆, 外天也。 或憑或立,不一狀。 **乂漸如高舍,** 又其上則黯然縹緲, 層層指數: 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見。又聞有早行者, 與世無別, 樓愈高則明漸小;數至八層、 逾時樓漸低, 不可計其層次矣。而樓上人往來屑 故又名「鬼市」云。 可見其頂, 又漸如常 裁 如 星

臨 江高蕃, 少慧, 儀容秀美, 四歲入邑庠。富室爭女之, 六、

四十二、江城

選擇良苛, 屢梗父命。父仲鴻年六十, 止此子, 寵惜之,

九百四十

不忍少拂。

徙去, 見母, 若欲有言, **艷美絕俗**, 以授女。女入袖中, 移時始別, 勿得諱其遺物, 城 | 生曰:「我自欲之, 積四五. 與生同甲, 請與論婚。 從以小鬟僅六七歲, 細視之江城也。頓大驚喜。各無所言, 生聞之悶悶, 兩情戀戀。生故以紅巾遺地而去,小鬟拾之, **疟**, 可追還之。」小鬟果追付生, 生得巾大喜。歸 授童蒙於市 不復聞問。 母 曰 : 時皆八九歲, 易以己巾, 嗌不容粒。 固當無悔。」 「家無半間屋, ,偽謂鬢曰: 不敢傾顧但斜睨之。女停睇 兩 攜家僦生屋。 小無猜, 生於隘巷中, 母憂之, 母不能 南北流寓,何足匹 日共嬉戲。 「高秀才非他人, 謂高 日:「樊 相視呆立, 以商仲鴻 女郎,

九百四十二

秀齒, 亦無害。」高曰:「諾。」母托燒香黑帝祠, 、雖貧, ,居然娟好, **亦非狙儈無賴者比。我請過其家,** 心大愛悅。遂以金帛厚贈之, 詣之。 倘其女可偶 實告以意。 見女明眸

樊媼謙抑而後受盟。歸述其情,生始解顏為笑。

逾歲擇吉迎女歸,夫妻相得甚歡。 其惡聲,女益怒, 弗善也, 詞舌嘲啁,常聒於耳。生以愛故,悉含忍之。 潛責其子。為女所聞, 大惠, 撻逐出戶, 闔其扉。 而女善怒, 反眼若不相識 生曜曜門外, 不敢 詬罵彌加。 翁媼聞之, 生稍稍反

至屈膝無靈,而丈夫益苦矣。翁姑薄讓之,女抵牾不可言狀。

抱膝宿簷下。 女從此視若仇。 其初,

長跪猶可以解,

翁姑忿怒,

逼令大歸。

並寢。 盟。」樊勸之, 昨夜宿僕家, 迫而後見之。 暫一寄岳家宿 樊乃沽酒款婿, **岳邀歸其家,** 高呼子而罵,生但俯首, 高赧謝曰:「我固不知。 既曙辭歸, 不敢以情告父母, 「我不能為兒女任過, 浼交好者請於仲鴻 樊膝行而請, 不聞有異言。」高驚問:「何時寄宿?」樊具以 謝罪不遑。 不聽。 酬勸甚殷。 而父母不知也。樊一 遂別院居之, 妝女出見, ,高不承, 日暮堅止留宿, 不如各立門戶, 不少出氣。言間, 彼愛之, 仲鴻不: 掩飾彌縫。 遣一婢給役焉。 諉諸其子。 樊曰:「婿 夫婦! 日自詣仲鴻。 我獨何仇乎?」 樊既 相看, 年 掃別榻, ,樊已送女至。 即煩主析爨之 自此三五 不覺惻楚。 初不見, 使夫婦

即 芒 父母明知之, 翁側捉而棰之。翁姑涕噪, 然如鳥雀之被鸇毆者。 餘 高逐子曰:「我惟避囂 頗相安, 亦忍不置問 翁嫗竊慰。 翁媼方怪問 未幾女漸肆 略不顧贍, 日生不堪撻楚, 故析爾。 生面上時有指爪痕 女已横梃追 爾固樂此 撻至數十, 奔避父所, 又焉逃 始悻 悻

生被 又召樊來, 逐, 徙 使教其女。 倚無所歸。 樊入室, 母恐其折挫行死, 開諭萬端,女終不聽, 今獨居而給之食。

乎?

惡言相苦。 死 樊拂衣去, 誓相絕。 惟 日隔壁噪罵 無何樊翁憤生病, 故使翁姑聞。 與嫗

九百四十五

相遇, 齋中, 成否故未必也。」女以其言誠,姑從寬恕。 婦, 或可宥免;若有隱秘,撮毛盡矣!」 媼戰而告曰:「半月來, 誣, 惟勾欄李雲娘過此兩度耳。適公子言,曾於玉笥山見陶家 生自獨居, 如其言。女即速入。 矢以天日,女始歸。自此日伺生隙。李媼自齋中出**,** 日既昏,呵之曰:「可先往滅其燭,便言陶家至矣。」媼 生暗中索其足, 愛其雙翹, 往來皆以夜。久之,女微聞之, 急呼之; 媼神色變異, 女愈疑, 若離湯火, 囑奴招致之。渠雖不貞, 亦未便作夜度娘, 生喜極,挽臂促坐, 曰:「山上一覲仙容,介介獨戀是耳。」 但覺淒寂。暗以金啖媒媼李氏, **詣齋嫚罵**。生力白 謂媼曰:「明告所作, 具道饑渴。女默不 媼欲去, 又強止 納 適

為人狡黠善辯,顧影弄姿,貌不及江城,而悍妒與埒。姊妹 俱適諸生。長姊平善,訥於口,常與女不相洽。二姊適葛氏, 也?」躬自促火一照, 葛嘲曰:「子何畏之甚?」生笑美曰:「天下事頗多不解: 友, 生日在蘭麝之鄉, 上 跪觳觫, 相逢無他語,惟各以閩威自鳴得意。以故二人最善。生適戚 女終不語。生曰:「夙昔之願, 亦震懾不能為人。女批頰而叱去之,益厭棄不以人齒。 女輒嗔怒;惟適葛所, 醒則罵之。 生以此畏若虎狼, 若兵在頸。女摘耳提歸, 如犴狴中人, 仰獄吏之尊也。女有兩姊, 則江城也。 知而不禁。 今始得遂, 大懼失色, 以針刺兩股殆遍,乃臥以 即偶假以顏色,枕席之 日飲葛所, 何可覿面而不識 墮燭於地,

九百四十七

能起。 出 生見其兇, 葛大慚, 畏其也, 誤中顱, 不能對。 跴 乃有美不及內人, 血流如沈。二姊去,生蹒跚而歸 屣欲走。 婢 聞, 杖起, 以告二姊。二姊怒, 已中腰膂,三杖三蹶而 而畏甚於僕者, 惑不滋甚 操 杖

女以帛束生首, 妻驚問之, 初以迕姨故, 忿然曰:「人家男子, 不敢遽告;再三研詰,始具陳之。 何煩他撻楚耶!」 更

語, 短袖裳, 以杵擊之,僕;裂褲而痛楚焉。 懷木杵, 攜婢徑去。 抵葛家, 齒落唇缺,遺失溲便。 |姊笑語承迎,女不

女返, 兩人何嫌焉。」女已聞之, 「僕此來,不得不爾。悍婦不仁,幸假手而懲創之, 二姊羞憤, 遣夫赴訴於高。生趨出 遽 指罵曰:「齷齪賊!妻子虧 ',極意溫恤

九百四十八

杖。 苦 同窗王子雅過之,宛轉留飲。飲間,以閨閣相謔,頻涉狎褻。 葛大窘,奪門竄去。生由此往來全無一所 反竊竊與外人交好! 此等男子,不宜打煞耶! 疾呼覓

可堪, 之所自來,呻吟而哀之,則綠豆湯已儲待矣,飲之乃止。從 女適窺客,伏聽盡悉,暗以巴豆投湯中而進之。未幾吐利不 奄存氣息。女使婢問之曰:「再敢無禮否?」始悟 病

往 王有酤肆,肆中多紅梅,設宴招其曹侶。 生托文社, 稟白

此同人相戒,

不敢飲於其家。

呼來共飲。」 眾大悅。 惟生離席, 目雖長, 日暮,四 亦聽睹不至於此。」因相矢緘口, 既酣, 王生曰:「適有南昌名妓, 流寓此間, 九百四十九 興辭, 群曳之曰:「閩 生乃復坐。少

無何, 遙座一美少年對燭獨酌,有小僮捧巾侍焉;眾竊議其高雅。 猶屬意生,屢以色授。 少年乃江城,僮即其家婢也。 胭脂虎, 不敢,心如亂絲,不可言喻。而傾頭耳語,醉態益狂, 把生手, **妓果出,年十七八,玉佩丁冬,雲鬟掠削。** 語。」眾則茫然, 小字芳蘭。」出詞吐氣,備極風雅, 少年罷飲,出門去。僮返身入,向生曰:「主人相候 亦並忘之。少選, 以指書掌作「宿」字。生於此時,欲去不忍, 惟生顏色慘變,不遑告別,匆匆便去。 為眾所覺, 聽更漏已動, 故曳兩人連肩坐。 舉座若狂。而芳蘭 肆中酒客愈稀,惟 問其姓,云:「謝 芳蘭: 榻上

留

陰

撻之。 束。 城原靜業和尚所養長生鼠,公子前生為士人, 摭食之。如是種種。母以憶子故,偶至其家, 生以誤講降為青。 痛哭欲死。 月餘, 今作惡報, 已而縛生及婢, 必當有效。」 女横如故, 伏受鞭撲。 補處竟合為一云。女每以白足踏餅塵土中, 夜夢一 曳告之曰:「不須憂煩, 不可以人力回也。 日與婢語 益之狂縱。 醒而述於仲鴻, 從此禁錮益嚴 以繡剪剪腹間肉互補之, 女疑與私 聞門外鉦鼓, 異之, 每早起, 吊慶皆絕。文宗下學, 夫妻遵教。 此是前世因。 以酒壇囊婢首 見子柴瘠, 虔心誦觀音咒 輒握發出, 偶游其地, 釋縛令其 虔誦

誹而已。 然 引眺 ,千人指視, 恬不為怪。 翁姑共恥之,而不能禁 腹

奔出, 如弗覺。 忽有老僧在門外宣佛果,觀者如堵。僧吹鼓上革作牛鳴。 見人眾無隙, 命婢移行床, 翹登其上。 逾時, 僧敷衍將畢,索清水一盂, 持向女而宣言 眾目集視,

入衾。 遂去。女入室癡坐,嗒然若喪, 忽喚生醒, 子縮頭去,勿使貓兒尋。」宣已, 曰:「莫要嗔,莫要嗔!前世也非假,今世也非真。 **卜沾衿袖。** 生承命, 生疑其將遺,捧進溺盆。女卻之,暗把生臂, 眾大駭, 意女暴怒, 女殊不語, 四體驚悚, 若奉丹詔。 終日不食, 吸水噀射女面,粉黛淫淫, 女慨然曰:「使君如 , 拭面 自歸**。** 掃榻遽寢。中 咄!鼠 僧

出駭問 去, 除舊舍。女自是承顏順志過於孝子,見人, 昧爽即起,折衣斂器,婢攜簏,躬襆被, 腑肺。今回憶曩昔所為, 之良厚。 輒以爪甲自掐, 夫婦而不能歡,有姑嫜而不能事, 女伏地哀泣, **,此?」生為細述前狀,** 仍與父母同居,庶便定省。」絮語終夜,如話十年之別。 何以為人!」乃以手撫捫生體, 告以意。母尚遲回有難色,女已偕婢入。母從入。 女曰:「妾思和尚必是菩薩化身。 但求免死。 ,恨不即死。生見其狀,意良不忍, 始悟曩昔之夢驗也。喜, 都如隔世。妾向時得毋非人耶?有 母察其意誠, 是誠何心!明日可移家 亦泣曰:「 促生前往叩扉。 則觍如新婦;或 嚶嚶啜泣 喚廝僕 吾兒何遽 灑, 所以慰藉 若更

萌 家計, 與江城對弈。 芳蘭,今猶憶之**。**」生以不受荼毒,願已至足,妄念所不敢 戲 述往事 唯唯而已。會以應舉入都, 而富稱巨萬矣。生是歲鄉捷。 則紅漲於頰。且勤儉,又善居積,三年翁媼不問 。驚而問之,則女以數百金出其籍矣。 數月乃返。入室, 每謂生曰:「當日一見 此事浙 見芳蘭

王子雅言之甚詳。

附骨之疽,其毒尤慘。 異 史氏曰: 「人生業果, 每見天下賢婦十之一, 悍婦十之九, 飲啄必報,而惟果報之在房中者,

中水灑大千世界也?」 亦以見人世之能修善業者少也**。**觀自在願力宏大,何不將孟

九百五十四

六、四十三、孫生

密, 以言笑。 孫生娶故家女辛氏,初入門,為窮褲,多其帶, 因就別榻眠。月餘,不敢問鼎。即白晝相逢, 拒男子不與共榻,床頭常設錐簪之器以自衛。 渾身糾纏 女未嘗假 孫屢被刺

迷藥入酒,給使飲焉,則惟君所為矣。」孫笑之,而陰服其策 戲之曰:「僕有調停之法,善而可行。」問:「何法?」曰:「以 问窗某知之,私謂孫曰:「夫人能飲否?」答云:「少飲**。**」某

九百五十五

如此三夕,妻終不飲。一夜孫臥移時,視妻猶

酌數觥而寢。

詢之醫家,

敬以酒煮烏頭置案上。 入夜,

孫釃別酒,

啟衾潛i 滿飲 檠熔化矣! 默然就枕而已。 孫自此殊厭恨之,夫妻避道而行, 起而奔視, 任其輕薄而去。 如霜雪。孫嘗寄宿齋中, <del></del> 个交一語。 坐, 久之無**聲**, 入, 孫故作齁聲 妻或在室中, 舌已出兩寸許。 大驚, 又復的, 層層斷其縛結。 妻不應, 而燈惶煌尚未滅也。 父母甚憂之。 既醒, 約盡半杯許, 再呼仍不應; 白身往視, 乃下榻: 惡之, 經歲不歸;即強之歸, 與他人嬉笑, 妻固覺之, 投繯自縊。 取 斷索, 酒煨爐上。 相逢則俯其首, 以其餘仍內壺中, 疑其尚醒, 見夫至色則立 不能動, 扶榻上, 孫夢中 孫竊喜。 故大呼:「 亦面壁移時 則醉睡如泥。 逾時始蘇。 聞喘吼聲, 亦不能言 拂榻 變, 四五 既

艾一撮, 至晚, 取其枕, 孫聞妻名便怒, 孫不答。 見夫婦面首相背, 回婦意,當不靳酬也。」尼窺室無人,耳語 尼詰其故, 二日後為若厭之。」尼去, 「此須甚密,勿令夫婦知。」乃剪下圖中人,又針三枚、 母強子歸宿。 少間, 並以素紙包固,外繪數畫如蚓狀,使母賺婦出, 開其縫而投之;已而仍合之,返歸故處。尼乃去。 具以情告。 婦復語、 切齒。 知尼之術誣也。 , 見婦 媼往竊聽。 二更將殘, 母怒罵之, 尼曰:「此易事耳。」母喜曰:「倘能 孫厭氣作惡聲。 母即購以待之。 三日尼果來, 亟加贊譽。 不顧而去。 呼子於無人處, 母不言, 但有浩嘆 曰:「購春宮一幀、 質明, 聞婦呼孫小字, 母入其室,

九百五十七

嬉笑,· 久之, 故, 琴瑟和好。生一男兩女,十餘年從無角口之事。 越 亦能令人怒, 心也。」 言婦憎夫, 更餘, 笑曰:「前此顧影生怒,後此聞聲而喜, 吃吃不絕。 聞兩人在一床上唧唧語,但隱約不可辨。將曙, 異史氏曰:「移憎而愛, 必有驗。」母從之,索子枕如前緘置訖,又呼令歸 故偏厭之。今婦意已轉, 猶聞兩榻上皆有轉側聲,時作咳,都若不能寐。 告之罔效, 術人之神, 媼以告母, 母喜。尼來, 尼大疑。 正術人之可畏也。 媼因述所聽:尼笑曰:「前 術亦神矣。 ,所未轉者男耳。 厚饋之。孫由是 先哲云:『六婆 然能令人喜者, 自亦不解其何 同人私問其 猶聞

不入門。』 有見矣夫!]

四十四、八大王

後自婿家歸,至恆河之側, 得鱉輒獻之。一日獻巨鱉,額有白點,生以其狀異,放之。 臨 洮馮生, 蓋貴介裔而凌夷矣。 日已就昏, 見一醉者從二三僮, 有漁鱉者負其債, 不能償

顛跋而至,遙見生,便問:「何人?」 生漫應:「行道者。」醉

然力解不能脫。問:「汝何名?」囈然而對曰:「我南都舊令 徑過之。醉人益怒, 尹也。將何為?」生曰:「世間有此等令尹,辱寞世界矣!幸 人怒曰:「寧無姓名, 捉袂使不得行,酒臭熏人。生更不耐, 胡言行道者?」生馳驅心急,置不答,

是舊令尹;假新令尹,將無殺盡途人耶?」醉人怒甚,勢將

九百五十九

尊顏, 勿驚, 歸治 畏我狂耶?但請勿懼。 醉, 以無賴之行施之長者 **而設筵豐盛,** 含華好, 再作縈擾,偽醉求寢。八大王已喻其意,笑曰:「君得無 酒徒之不德, 實切愧悚。」生知其妖, 我洮水八大王也。 踉 似貴人家。醉人酲稍解,生始詢其姓字。 蹡 生辭之不得。 下拜曰:「是我恩主, 促坐歡飲。八大王最豪,連舉數觥。 故犯者十之九。 「我馮某非受人撾打者!i 握手行數里, 凡醉人無行, 何遂見拒如此?」生乃復坐, 適西山青童招飲, 不覺過醉, 以其情辭殷渥,遂不畏怖。 唐突勿罪!」 起喚從 僕雖不齒於儕偶 見一小村。 謂隔夜不復記者, 醉人聞之, 既入, 日:「言之 生恐其復 顧 有犯 變怒 欺 則 俄 廊 敢

九百六十

錯愕久之,自念所獲,必鱉寶也。 類痰核狀。驚問之,笑而不答。但曰:「君宜行矣。」送生 急以小人按捺其上,釋手已入革裏,甲痕尚在,而漫漫墳起, 還也。」口中吐一小人,僅寸許, 茲敬聞命矣。」傾談間遠鐘已動。八大王起,捉臂曰:「相聚 不久。蓄有一物, 沉湎尤過於今日。 八大王自返。 曰:「既自知之, 。今老將就木, 回顧村舍全渺, 聊報厚德。此不可以久佩,如願後,當見 自觸帝怒, 潦倒不能横飛,故態復作, 何勿改行?」八大王曰:「老夫為令尹時 惟一巨鱉,蠢蠢入水而沒。 謫歸島嶼,力返前轍者十餘年 因以爪掐生臂, 痛若膚裂; 由此目最明, 我自不解耳。 凡有珠寶之

處,

黄泉下皆可見,

即素所不知之物,

亦隨口而知其名。於

九百六十一

賄中貴· 欲言而波欲動, 喜而藏之。 照之而歸,設置案頭。審視之,見美人在中, 主絕美,雅慕其名。會主游崆峒,乃往伏山中,伺其下輿 也;若改妝重照,或更一美人,則前影消矣。時肅府第三公 射里餘,須眉皆可數。佳人一照,則影留其中,磨之不能滅 年餘為妻所洩,聞之肅府。王怒收之, 木難之類皆蓄焉。得一鏡,背有鳳紐**,** 中有藏鏹無算,遂以重金購居之。由此與王公坪富矣,火齊 人 掘得藏鏹數百,用度頗充。後有貨故宅者,生 使言於王曰:「王如見赦,天下之至寶, 不難致 環水雲湘妃之圖, 追鏡去, 拈巾微笑, 擬斬。 生 視

也。

不然,有死而已,於王誠無所益。」王欲籍其家而徙之。

九百六十二

納王邸, 之,使參公主。公主亦悅之,訂為姊妹,轉使諭生。生告妻入宮,將鴆之。既見,妻以珊瑚鏡臺納妃,詞意溫惻。妃悅 命。王如聽臣自贖,傾家可也。」王怒,復逮之。妃召生妻命中貴以意示生。生辭曰:「糟糠之妻不下堂,寧死不敢承 生一夕獨寢,夢八大王軒然入曰:「所贈之物,當見還也。 佩之若久,耗人精血,損人壽命。」生諾之,即留宴飲。八 王大喜,釋生歸,以公主嬪焉。公主仍懷鏡歸。 不許,公主閉戶不食。妃子大憂,力言於王。王乃釋生囚, 曰:「王侯之女,不可以先後論嫡庶也。」妻不聽,歸修聘幣 三公主曰:「彼已窺我,十死亦不足解此玷,不如嫁之。」王 齎送者迨千人。珍石寶玉之屬,王家不能知其名。

九百六十三

解 極而醒。 曰:「自聆藥石, 視之, 則核塊消矣。後此遂如常人。 戒杯中物,已三年矣。」乃以口嚙

**鱉雖日習於酒狂乎,而不敢忘恩,不敢無禮於長者,鱉不過** 異史氏曰:「醒則猶人, (遠哉?若夫己氏則醒不如人) 而醉則猶鱉, 而醉不如鱉矣。古人有龜 此酒人之大都也。

鑒, 『有一物焉, 盍以為鱉鑒乎?乃作《酒人賦》。賦曰: 陶情適口;飲之則**醺醺騰騰**, 厥名為「酒」。其 以促膝而為歡,

以合巹而成偶;或以為「釣詩鉤」,又以為「掃愁帚」。故 名最多,為功已久:以宴嘉賓,以速父舅, 糟丘之臺既成,鴟夷之功不朽。齊臣遂能一石,學士亦稱五 曲生頻來, 則騷客之金蘭友;醉鄉深處, 九百六十四 則愁人之逋逃藪。

之側也, 1 則酒固以人傳,而人或以酒醜。若夫落帽之孟嘉, 或察其無心;濡首於墨汁之中也,自以為有神。 山公之倒其接 • 彭澤之漉以葛巾。 酣眠乎美人

底臥乘船之士,槽邊縛珥玉之臣。甚至效鱉囚而玩世,亦猶

錯, 『至如雨宵雪夜,月旦花晨,風定塵短,客舊妓新,履舄交 若兮無人。雅謔則飛花粲齒,高吟則戛玉敲金。總陶然而大 蘭麝香沉, 細批薄抹, 低唱淺斟;忽清商兮一奏, 則寂

非害物而不仁。

勢將投刃;伸頸攢眉,

爾乃嘈雜不韻,俚詞並進;坐起歡嘩,呶呶成陣。涓滴忿爭,

引杯若鴆; 傾沈碎觥,

拂燈滅燼。

亦魂清而夢真。果爾,即一朝一

一醉,當亦名教之所不嗔。

弗飲。 醑葡萄, 狼藉不靳;病葉狂花, 觴政所禁。如此情懷,不如

『又有酒隔咽喉;間不盈寸;吶吶呢呢, 兮沾裾;口狺狺兮亂吠, 努石棱, 前而受忤,妻子弱而難扶。或以父執之良友,無端而受罵于 舌底生蓮者,不能窮其狀;燈前取影者,不能為之圖。父母 似李郎之嘔其肝臟;其揚手而擲足也,如蘇相之裂於牛車。 行,飲復不任:酒客無品,於斯為甚。甚有狂藥下,客氣粗; 磔鬡須;袒兩臂, 發蓬蓬兮若奴。 其籲地而呼天也, 躍雙趺。塵蒙蒙兮滿面,哇浪浪 猶譏主吝。坐不言

灌夫。婉言以警,

倍益眩瞑。

九百六十六

『此名「酒兇」,不可救拯。惟有一術,可以解酩。 只須一 至百餘, 一梃。縶其手足, 豁然頓醒。」 與斬豕等。止困其臀,勿傷其頂;捶 厥術維何?

邑人某年少無賴,偶游村外,見少婦乘馬來,謂同游者曰:「我 能令其一笑。」眾不信,約賭作筵。某遽奔去出馬前, 連聲

四十五、戲縊

猶不動,眾益笑之。近視則舌出目瞑, 嘩曰:「我要死!」因於墻頭抽粱點一本,橫尺許, 引頸作縊狀。婦果過而哂之,眾亦粲然。婦去既遠, 而氣真絕矣。粱干自 解帶掛

不亦奇哉?是可以為儇薄者戒。

九百六十七

## 七 坐

、羅祖

羅祖, 將, 羅居邊數年, 欲攜與俱去, 即墨人也, 生 少貧。 羅乃托妻子於其友李某者,遂西。自此三 駐防守備雅厚遇之。會守備遷陝西參 總族中應出一丁戍北邊, 即以羅往。

羅至家,妻子無恙, 適參將欲致書北塞, 年不得返。 良慰。 羅乃自陳, 然床下有男子遺舄,心疑之;即 請以便道省妻子, 參將從之。

**日謂妻曰:「我往致主命,** 

暮不能歸,

勿伺也。」出門跨馬

九百六十八

而至李 申謝。

李致酒殷勤,

妻又道李恩義,

羅感激不勝。

二人懼, 名亦而充之, 為人也,今如此,殺之污吾刀耳!與汝約:妻子而受之,籍 去。匿身近處,更定卻歸。聞妻與李臥語,大怒,破扉。 膝行乞死。羅抽刃出,已,復韜之曰:「我始以汝 馬匹械器具在。我逝矣!」遂去。鄉人共聞於

則絕匿名跡。官疑其因奸致殺,益械李及妻;逾年並桎梏以官,官笞李,李以實告。而事無驗見,莫可質憑,遠近搜羅, 乃驛送其子歸即墨。

異,齎糧供之。或有識者蓋即羅也。饋遺滿洞。羅終不食,後石匣營有樵人入山,見一道人坐洞中,未嘗求食。眾以為 意似厭囂,以故來者漸寡。積數年,洞外蓬蒿成林。或潛窺 則坐處不曾少移。又久之,見其出游山上,就之已杳: 九百六十九

邑劉姓, 越,不求為聖賢,但望成佛祖。 收稅金焉。浙水劉宗玉向予言之甚詳。予笑曰:「今世諸檀 其子往, 人皆呼以小羅祖, 香稅悉歸之。 今其後人猶歲一往, 往瞰洞中,則衣上塵蒙如故。益奇之。更數日而往,則玉柱 七、二、劉姓 下垂,坐化已久。土人為之建廟,每三月間,香楮相屬於道。 虎而冠者也。後去淄居沂, 請遍告之:若要立地成佛 習氣不除, 鄉人咸畏惡

之。有田數畝,與苗某連壟。苗勤,

**子往攀摘**,

劉怒驅之,指為己有,子啼而告諸父。父方駭怪,

田畔多種桃。桃初實:

九百七十

故相熟, 既罷, 休, 藏懷中, 知 訶紙,曳入肆,將與調停。 己有。」李呼劉出, ;我素識苗甚平善, 同邑李翠石作典商於沂, 已詬罵在門,且言將訟。 苗惟和色卑詞, 「我農人,半世不見官長。 逾四五日, 見其村中人傳劉已死, 期以必告。未幾苗至, 問:「作何干?」劉以告, 告以退讓之意。劉又指天畫地, 無敢少辯。 何敢占騙?將毋反言之也!」 劉恨恨不已, 劉持狀入城, 苗笑慰之。 但得罷訟, 細陳所以, 李笑曰:「子聲望眾 怒不解, 竊肆中筆, 李為驚嘆。異日 適與之遇。 。 因哀李為之解免, 數株桃何敢執為 忿而去。 復造狀 乃碎其 叱罵不 鄉 他

適

見杖而來者儼然劉也。

比至,

殷殷問訊,

且請顧臨。

九百七十

物, 三年, 我去?還祈明示。』吏持簿下,指一條示之。上記:: 數十年, 門見二人來, 有一善合不死。』南面者閱簿, 逡巡問 命當絕, 去。』數十人齊聲呵逐。餘曰:『因何事勾我來?又因何事遣 有怒容曰:「汝即某耶?罪惡貫盈,不自悛悔;又以他人之 占為己有。此等橫暴,合置鐺鼎-1 一人稽簿曰:『此人 用錢三百,救一人夫婦完聚。吏曰:『非此, 曰:「日前忽聞兇計, 非怯見官長者,亦不為怖。從去至公廨,見南面者 宜墮畜生道。』駭極,乃從二人出。二人索賄 捉見官府。 羅漿酒焉。 問何事,但言不知。自思出入衙 乃言:「前日之傳, 何妄也?」劉不答,但挽 其色稍霽,便云:『暫送他 非妄也。 則 今

九百七十二

啖得一掬水。』二人既去,入門遂蘇,時氣絕已隔日矣。」 ·曰:『不知劉某出入公門二十年,專勒人財者, 討肉吃耶?』二人乃不復言。送至村,拱手曰:『此役不曾 何得向老

人相食。 云:「夫婦聚裁年餘,今歲荒,不能兩全,故悲耳。」少時 劉時在淄,為主捕隸。適見男女哭甚哀,問之,答

而異之,因詰其善行顛末。初,崇禎十三年,歲大兇,

李聞

油肆前復見之,似有所爭。近詰之,肆主馬姓者便云:「伊 夫婦餓將死, 日向我討麻醬以為活;今又欲賣婦於我,我家

不足供逃亡之費。本欲兩生,若賣妻而不免於死,何敢焉? 中已買十餘口矣。 生來纏人!」男子因言:「今粟如珠,自度非得三百數 此何要緊?賤則售之,否則已耳。如此可

九百七十三

與之。夫妻泣拜而去。劉述此事,李大加獎嘆。 我請如數相贈。若能逃荒,又全夫婦,不更佳耶?」遂發囊 價之資,馬執不可。劉少負氣, 非敢言直,但求作陰騭行之耳。」劉憐之,便問馬出幾何。 言:「今日婦口,止直百許耳。」劉請勿短其數,且願助以半 便謂男子:「彼鄙瑣不足道,

双 圍 劉自此前行頓改,今七旬猶健。去年李詣周村, [勸不能解,李笑呼曰:「汝又欲訟桃樹耶?」劉茫然改 遇劉與人爭

異史氏曰:「李翠石兄弟皆稱素封。 未嘗以富自豪,抑然誠篤君子也。觀其解紛勸善, 吶吶斂手而退。 然翠石又醇謹,喜為善 其生平可

九百七十四

先富而後仁者耶? 知矣。古云:『為富不仁。』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後富者耶?

遇之,經歲而死。 柴廷賓, 太平人, 妻金氏不育, 又奇妒。 柴百金買妾, 柴忿出, 獨宿數月, 不踐閨闥。 金暴

邵九娘

一日柴初度,金卑詞莊禮為丈夫壽,柴不忍拒, 始通言笑。

誠終日, 金設筵內寢招柴, 君即醉, 請一盞而別。」柴乃入,酌酒話言。妻從 柴辭以醉。 金華妝自詣柴所, 日:「妾竭

容曰:「前日誤殺婢子,今甚悔之。何便仇忌,

遂無結發情

九百七十五

耶 後請納金釵十二, 妾不汝瑕疵也。」 柴益喜, 由此敬愛如初。 **燭盡見跋** 

促之。 養 金 女。 便呼媒媼來, 如是年餘。 金一見,喜形於色,飲食共之, 囑為物色佳媵, 柴不能待, 遍囑戚好為之購致, 而陰使遷延勿報, 得林氏之 〕則故督

勤儉, 地。 若嚴師誨弟子。 然林固燕產, 而金之憐愛林尤倍於昔, 非似王侯家, 不習女紅, 初猶呵罵, 買作畫圖看者。」於是授美錦, 繡履之外須人而成。 金曰:「我素 繼而鞭楚。柴痛切於心, 往往自為汝東, 脂澤花釧任其所取。 **匀鉛黃焉。** 使學制, 不能

履跟稍有折痕,

則以鐵杖擊雙彎,發少亂則批兩頰。

自經死。

柴悲慘心目

頗致怨懟。妻怒曰:「我代汝

好。 教娘子, 陰於別業修房闥, 有何罪過?」 柴始悟其奸, 思購麗人而別居之。 因復反目, 永絕琴瑟之

荏苒半載

未得其人。

偶會友人之葬,見二八女郎

艷

《內經》及冰鑒書。父愛溺之,有議婚者, 邵貧士, 停睇神馳。 止此女,少聰慧, 。女怪其狂顧, 秋波斜轉之。詢諸 教之讀, 過目能了。 輒令自擇, 知 為

然心低徊之。 富皆少所可, 又翼其家貧, 或可利動。 故十七歲猶未字也。 柴得其端末, 謀之數媼 知不可圖 無敢媒者, 而

忽有賈媼者,以貨珠過柴,柴告所願, 遂亦灰心, 無所復望。 賂以重金,

九百七十七

通誠意,

其成與否所勿責也。

萬一

可圖

千金不惜。」媼

澤才能消受得!昨 向?」媼曰:「夫人勿須煩怨。 貴客也!」邵妻嘆曰:「王侯家所不敢望;只要個讀書種子, 見顏色,願以千金為聘。此非餓鴟作天鵝想耶?早被老身呵 便是佳耳。 阿誰?」邵妻答:「尚未。」媼言:「若個娘子, 個美姑姑 斥去矣!」邵妻微笑不答。媼曰:「便是秀才家難與較計, 別個 其有 曰:「果爾, 諾之, !假到昭陽院, 失尺而得丈,宜若可為矣。」邵妻復笑不言。 我家小孽冤, 翻復遴選, 十無一 則為老身計亦左矣。 登門,故與邵妻絮語。 大笑事, 趙家姊妹何足數得! 柴家郎君云:於某家瑩邊望 憑個麗人, 不知前身修何福 日蒙夫人愛, 睹女, 一當,一 何愁無王候作 驚贊曰: 「好 又問: 不解是何意 登堂便促 「婿家

不就, 柴郎亦福相, 顧命薄,若得佳偶,必減壽數, 懟父母。」 女腆然曰:「父母安享厚奉, 益喜,喚女曰:「試同賈姥言之。此汝自主張,勿後悔, 得一小哥子,大夫人便如何耶!」言已,告以別居之謀。 者呵叱及之矣。」 膝賜漿酒;若得千金,出車馬,入樓閣, 女;又移時三人並出。邵妻笑曰:「婢子奇特,多少良匹悉 **曰:「君之計,** 聞為賤勝則就之。但恐為儒林笑也!」 媼曰:「倘入門 備輿馬,娶女於別業,家人無敢言者。女謂柴 ,子孫必有興者。」媼大喜,奔告。柴喜出非望, 所謂燕巢於幕, 邵妻沉吟良久, 不謀朝夕者也。 少受折磨,未必非福。前見 起而去與夫語;移時喚其 則養有濟矣。 老身再到門, 況 則 致 邵

九百七十九

「不然。此非常之悍,不可情理動者。」女曰:「身為賤女曰:「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我茍無過,怒何由起?」柴 ,何可得寧?請不如早歸,猶速發而禍小。」 柴慮摧

飾兼卑,氣亦稍平。乃命婢子出錦衣衣之,曰:「彼薄幸人 竟詣嫡所,伏地而陳。妻始而怒,既念其自首可原,又見容 一日柴他往,女青衣而出,命蒼頭控老牝馬,一嫗攜襆從之,

播惡於眾,使我橫被口語。其實皆男子不義,諸婢無行,有 以激之。汝試念背妻而立家室,此豈復是人矣?」女曰:「細

察渠似稍悔之,但不肯下氣耳。諺云:「大者不伏小。」以禮

命婢媼為之除舍。心雖不樂,亦暫安之。 則積怨可以盡捐。」妻云:「彼自不來,我何與焉?」即 妻之於夫,猶子之於父,庶之於嫡也。夫人若肯假以

而至,見家中寂然,心始穩貼。女迎門而勸,令詣嫡所, 柴聞女歸,驚惕不已,竊意羊入虎群,狼藉已不堪矣。疾奔

何哉?分在則然耳。」妻乃從之,見柴曰:「汝狡兔三窟,何已言:夫之於妻,猶嫡之於庶。孟光舉案,而人不以為諂, 無以見夫人,乞夫人往一姍笑之也。」妻不肯行,女曰:「妾 有難色。女泣下,柴意少納。女往見妻曰:「郎適歸,自慚 歸為?」柴俯不對。女肘之,柴始強顏笑。妻色稍霽,將返。 女推柴從之,又囑庖人備酌。自是夫妻復和。女早起青衣往

無可蹈瑕,或薄施呵譴,女惟順受。 肯一納。 妻亦心賢之,然自愧弗如,積慚成忌。 但女奉侍謹, 盤已授帨, 執婢禮甚恭。柴入其室,苦辭之,十餘夕始

柴不能忍,盛氣奔入,曳女出,妻呶呶逐擊之。柴怒, 妻益恚,握發裂眥。女懼, **反撲,面膚綻裂,始退。由是夫妻若仇。柴禁女無往,女弗** 夜夫婦少有反唇, 曉妝猶含盛怒。女捧鏡, 長跪哀免。 怒不解,鞭之至數十。 鏡墮,

夫妻絕好,女亦莫敢當夕,柴於是孤眠。 妻聞之,意不稍安:

吊慶。 ・

妻無如何,惟日撻婢媼以寄其恨,

聽,

早起,膝行伺幕外。妻捶床怒罵,叱去,不聽前。日夜切

將伺柴出而後洩憤於女。柴知之,謝絕人事,杜門不通

生理。彼罪固不赦,然不如鬻之,既全其生, 伏地乞死。柴欲撻之,女止之曰:「恐夫人所聞,此婢必無 婢驚懼, 向女溫語, 柴然之。會有買妾者急貨之。妻以其不謀故, 面有殺機, 女亦不言。 有今日?」言已而走。妻怪其言,遍詰左右並無知者,問女, 女,詬罵益毒。柴忿,顧女曰:「皆汝自取。 有大婢索狡黠: 人處,疾首怨罵。一夕輪婢值宿,女囑柴,禁無往, 無所措詞。柴益疑,檢其衣得利刃焉。婢無言,惟 心益悶怒, 而心轉恨其言之不早。 叵測也。」柴如其言,招之來,詐問:「何作?」 ,偶與柴語,妻疑其私,暴之尤苦。 捉據浪罵。柴乃返,以實告。妻大驚 前此殺卻, 烏 罪柴,益遷怒 我亦得直焉。」

九百八十三

洩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尚有滿時,若再觸焉,是坎已填 固蹈之。當嫁君時,豈以君家為天堂耶?亦自顧薄命,聊以 柴歸,見面創,大怒,欲往尋之。女捉襟曰:「妾明知火坑而 皆哭,願代受死。妻乃不烙,以針刺脅二十餘下,始揮去之。 鐵烙女面欲毀其容,婢媼皆為之不平。每號痛一聲,則家人 前見眾哭, 柴以為嫌隙盡釋,不復作防。適遠出,妻乃召女而數之曰:「殺 而復掘之也。」遂以藥糝患處,數日尋愈。忽攬鏡喜曰:「君 主者罪不赦,汝縱之何心?」女造次不能以詞自達。 今日宜為妾賀,彼烙斷我晦紋矣!」朝夕事嫡。一如往日。金 月餘忽病逆,害飲食。柴恨其不死,略不顧問。 自知身同獨夫,略有愧悔之萌,時時呼女共事, 妻燒赤

告之。 無不指為氣鬱者。 饋之思, 劑易之。藥下,食頃三遺,病若失。遂益笑女言妄,呻而 女進曰: 持家嚴整, 自經理, 以醫理自陳;金自覺疇昔過慘, 日腹脹如鼓,日夜濅困。女侍伺不遑眠食,金益德之。女 「女華陀,今如何也?」女及群婢皆笑。金問故, 泣曰:「妾日受子之覆載而不知也!今而後, 「此等藥百裹無益,只增劇耳。」金不信。 聘醫藥之。金對人輒自言為「氣盅」,以故醫脈之, 劬勞甚苦, 婢僕悉就約束;自病後, 凡易數醫,卒罔效,亦濱危矣。又將烹藥, 而家中米鹽,不食自盡。由是慨然興中 疑其怨報,故謝之。金為 皆散誕無操作者。柴躬 女暗撮

聽子而行。」

無何病痊, 自此, 愛異常情。更闌女托故離席,金遣二婢曳還之, 事必商, 食必借, 柴整設為賀。女捧壺侍側, 金自起奪壺, 即姊妹無其和也。無何,女產 曳與連 強與連

一男。產後多病,金親為調視,若奉老母。

比至, 後金患心痗,痛起則面目皆青,但欲覓死。女急取銀針數枚, 則氣息瀕盡,按穴刺之, 畫然痛止。十餘日復發, 復

刺;過六七日又發。 雖應手奏效, 不至大苦, 然心常惴惴

微譴。前殺兩姬,此其宿報。至邵氏何罪,而慘毒如此?鞭 恐其復萌。夜夢至一處,似廟宇,殿中鬼神皆動。神問:「汝 金氏耶?汝罪過多端,壽數合盡:念汝改悔,故僅降災以示 已有柴生代報, 可以相準;所欠一烙、二十三針,

色。 略經絡刺之如數。自此平復,果不復病。不可。金請益堅,起跪榻上,女終不忍。 懼, 無戾色。 非爛燒不可,但恐夫人不能忍受**。**」金憶夢中語,以故無難 今三次止償零數 如一朝受盡, 手而瘥。 可以泛常施用耶?』金曰:「不必論穴,但煩十九刺。」女笑 歲有神童之目, 然呻吟忍受之際,默思欠此十九針,不知作何變癥, 猶冀為妖夢之誣。食後果病,其痛倍苦。女至刺之, 子名曰俊, 疑 曰:「技止此類,病本何以不拔?請再灼之。 庶免後苦。炷盡,求女再針,女笑曰:「針豈 便望病根除耶?明日又當作矣!」 醒而 秀惠絕倫。 五歲以進士授翰林。 是時柴夫婦年四 。女每曰:「此子翰苑相 彌自懺 實以夢告,女乃約 悔, 臨 此

九百八十七

女後, ·夫人三十有二三耳。 輿馬歸寧, 家暴富,而士林羞與為伍,至是始有通往來者。 鄉里榮之。邵翁自鬻

守, 美弄機以增其怒。嗚呼!禍所由來矣。若以命自安,以分自 異史氏曰:「女子狡妒,其天性然也。而為妾媵者, 百折而不移其志, 此豈梃刃所能加乎?乃至於再拯其 又復炫

死, 之息,亦造物之恕矣。 而始有悔悟之萌。 嗚呼!豈人也哉!如數以償,而不增 顧以仁術作惡報, 不亦值乎!每見愚

夫婦抱痾終日,即招無知之巫,任其刺肌灼膚而不敢呻,心

閩人有納妾者,夕入妻房,不敢便去,偽解屨作登榻狀。 嘗怪之,至此始悟**。**」 曰:「去休!勿作態!」夫尚徘徊,妻正色曰:「我非似他家

九百八十八

灌之。目略開 字略可辨識。郎罷,閩人呼父也。妻聽逾刻, 往伏門外潛聽之。但聞妾聲隱約,不甚了了, **夫驚起啟戶,尸倒入。呼妾火之,則其妻也。** 何必爾爾。」夫乃去。妻獨臥, 即呻曰:「誰家郎罷被汝呼!」妒情可哂。 輾轉不得寐, 痰厥而踣,首觸 ,惟「郎罷」 急扶

鞏道人, 有中貴人出,揖求之,中貴見其鄙陋,逐去之;已而復來。 鞏 仙 無名字,亦不知何里人。嘗求見魯王, 閽 人不為通。

者覆中貴:「為言我亦不要見王;但聞後苑花木樓臺,

極人

煩逐

九百八十九

中貴怒,且逐且撲。至無人處,道人笑出黃金二百兩

端系根-大號。 草野之夫, 繃 因而斷之。 東手無計, 從登樓上, 王命訪道士所在。 喜, 腰 遇於途,遂引見王**。** 反命 無何數監至, 懸於空際;下視則高深暈目, 若能導我 奏之魯王, 欲解援之, 中貴方憑窗, , 甫畢, 無他庸能。 中貴亦喜, 葛崩然自絕, 聞館於尚秀才家, 駭極。見其去地絕遠, 登樓共視, 則葛細不堪用力。 王詣視大奇之, 命樓下藉茅鋪絮, 既承優寵 王賜宴坐, 道人一 引道人自後宰門入, 生平足矣。」又以白金賂逐者。 推, 去地乃不咫耳。 敢獻女樂為大王壽。」遂 便請作劇, 但覺身墮樓外, 往問之, 葛隱隱作斷聲。 遍索道人, 已杳矣。 諸景俱歷。 則出游未復。 相與失笑。 有細 懼 則 極 葛

九百九十

間, 留其一二, 獻天衣一襲,金彩絢爛,光映一室。王意其偽,索觀之,道 祝王萬年。女子吊場數語。道士又出一人,自白「王母」。少 探袖中出美人置地上,向王稽拜已。道士命扮「瑤池宴」本 士急言:「不可!」 王不聽,卒觀之,果無縫之衣,非人工 今則濁氣所染, 所能制也。道士不樂曰:「臣竭誠以奉大王,暫而假諸天孫, 之, 董雙成、 果茫然不自知。道士以衣置火燒之, 細視之, 許飛瓊,一切仙姬次第俱出。末有織女來謁, 何以還故主乎?」王又意歌者必仙姬, 則皆宮中樂伎耳。 轉疑此曲非所夙諳 然後納諸袖中, 思欲

再搜之,

則已無矣。

其室, 仍眠 如藩籠、 逆指作鐵釜聲。返以白王。 再搖之,齁聲作矣。推之, 非仙人,故心如枯木矣。」 堅留, 每於其坐臥時, 於是深重道士, 可搖;加 地上。 「聞仙人亦不能忘情, 數 呼不應,燭之, 亦遂宿止。 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 醒而笑曰:「 十餘人舉擲床下, 按之為戲, 留居府內。道士曰:「野人之性, 輒於筵間, 則瞑坐榻上。搖之,目 一場惡睡, 果否?」對曰:「或仙人然耳;臣 則遂手而倒, 一夜宿府中, 王使刺一針, 初按猶軟, 若千斤石墮地者。 顛倒四時花木為戲。 每至中夜, 必還其所, 墮床下不覺耶! 王遣少妓往試之。入 酣臥如雷; 彈其額, 針弗入。 再按則鐵石矣。 一閃即復合; 旦而窺之, 推之, 一後女子 視宮殿 王

不已。 有。 傾一 無由通。 凝想時, 陽以袍袖拂塵,惠哥已納袖中, 轉寄一語 臥室中。 道士舍秀才家,恆中夜不歸。 如屋。伏身入, 不知其惠哥為誰。」尚述其貌,道其年,道士乃憶之。尚求 時。 居其內, 道士展其袖曰:「必欲一見, 初, 忽有美人自簷間墮, ,道士笑曰:「我世外人,不能為君塞鴻。」尚哀之 魯王聞其名,召入供奉,遂絕情好。 一夕問道士:「見惠哥否?」答言:「諸姬皆見, 尚與曲妓惠哥善, 殊無悶苦。道士入府,與王對弈。 則光明洞徹,寬若廳堂;幾案床榻 尚鎖其戶,及旦啟扉,道士已 視之惠哥也。 而他人不之睹也。尚方獨 矢志嫁娶。 惠雅善歌, 請人此。」尚窺之中大 兩相驚喜 每系念之, 望惠哥至, 無物不 弦

九百九十三

煩與鞏 緊帛束腰際。 隱隱有字跡, 其情事, 畢, 人。前後凡三入。惠哥謂尚曰:「腹中震動 伏地不起。道士曳之曰: 忽有五人入,八角冠, 捉惠哥去。 袖裏乾坤真個大。」惠曰: 候門似海久無蹤。」 尚曰:「今日奇緣 隱諱不以盡言。 細裁如蟣, 府中耳目較多, 見妾三叉腰時, 尚驚駭, 道士微笑, 蓋即所題句也。 不知所由。 惠續云: 不可不志。 淡紅衣, 「所言, 倘 便 「離人思婦盡包容。」書甫 拯救。 朝臨蓐, 「誰識蕭郎今又逢。」尚 解衣反袂示之。尚審視 認之都與無素。默然不 道士既歸, 請與卿聯之。」書壁 予已了了。 後十數日, 又求 尚諾之。 妾甚憂之, 常以 何處可容兒啼? 呼之出 但請勿憂。 歸見道

九百九十四

物, 道士 泣 袖 報 得公子至矣。 而存一子;適生女,盈月而殤。 [出嬰兒,酣然若寐,臍梗猶未斷也。尚妻接抱,始呱呱而 宗祧賴此一 君者,原不在情私也。」後數月,道士自外入,笑曰:「攜 解衣曰:「產血濺衣,道家最忌。今為君故,二十年故 一旦棄之。」尚為易衣。 線,何敢不竭綿薄。但自此不必復入。我 可速把襁褓來!」尚妻最賢,年近三十,數胎 道士囑曰:「舊物勿棄卻, 聞尚言,驚喜自出。道士探 燒

錢許,

言不祥。道士不言而去,入見王曰:「臣欲死!」王驚問之,

九百九十五

曰:「所藏舊衲,當留少許自用,我死後亦勿忘也**。**」尚謂其

可療難產,墮死胎。」尚從其言。居之又久,忽告尚

妓, 尚悉辭不受。王問所欲,曰:「臣不敢言。」 再請之,頓首 尚生告者,立召入,一劑而產。王大喜,贈白金、彩緞良厚, 剪領衿,罔不效。及聞所囑, 衲用催生,應如響,求者踵接於門。始猶以污袖與之;既而 珍藏之。會魯王有愛妃臨盆,三日不下,醫窮於術,或有以 具棺木,以禮葬之。尚臨哭盡哀, 起,王又止之。請就外舍,從之。 任尚自擇,尚一無所好**。**王笑曰:「癡哉書生!十年前 「妾十八入府,今十四年矣。」王以其齒加長,命遍呼群 「如推天惠,但賜舊妓惠哥足矣。」王召之來, 此有定數,亦復何言。」王不信 疑妻必有產厄, 斷血布如掌, 如悟曩言蓋先告之也。遺 道士趨臥, 視之已死。 ,強留之;手談一局急 問其年,

九百九十六

道人於途, 十一矣。 妝, 婚嫁耶?」尚以實對。 送之出。 日念仙人之恩, 出書一卷曰:「此府中物,來時倉猝,未暇璧返, 惠所生子,名之秀生。 乃盛備輿馬 清明則上其暮。 秀者, 仍以所辭彩緞為惠哥 有久客川中者, 袖 也。是時年

異史氏曰:「 秀生承繼,益服鞏之先知雲。 「袖裏乾坤,古人之寓言耳,豈真有之耶?抑

視

果道士所借。

疑之,發其塚,空棺耳。後尚子少殤,

煩寄去。」客歸,

聞道人已死,

不敢達王,

尚代奏之。王

**其奇也!中有天地、有日月,** 可以娶妻生子,而又元催科之

苦,人事之煩, 老於是鄉可耳。」 則袖中蟣虱, 九百九十七 何殊桃源雞犬哉!設容人常住,

莒人商姓者, 里中三四惡少,窺大商饒足, 暫以殘盎敗榻, 矣。」妻固強之, 妻令往告兄, 如哉!] 妻詳問阿伯云何,子曰:「伯躊躇目視伯母,伯母告 夕不自給。 曰:『兄弟析居,有飯各食, 兄富而弟貧, 商曰:「無益。 少易糠秕而生。 商便使其子往,少頃空手而返。商曰:「何 日向午, 尚未舉火、 鄰垣而居。 ,誰復能相顧也。』」夫妻無言, 脫兄憐我貧也,當早有以處 夜逾坦入。 夫妻警寤, 康熙間, 枵腹蹀踱, 歲大兇, 無以為計。 鳴盥器 弟朝 此

而號。

鄰

人共嫉之,

無援者。

不得已疾呼二商,

商聞嫂鳴欲

九百九十八

聲疾呼。二商父子故武勇,人所畏懼,又恐驚致他援,盜乃 能相顧也!俄, 趨救,妻止之,大聲對嫂曰:「兄弟析居,有禍各受, 商 曰:「彼固無情,焉有坐視兄死而不救者!」率子越垣,大 視兄嫂兩股焦灼,扶榻上, 招集婢僕, 乃歸 盜破扉, 執大商及婦炮烙之, 呼聲蒸慘。

弟賜 大商雖被創,而金帛無所亡失,謂妻曰:「今所遺留,悉出 (\*) 宜分給之。」妻曰:「汝有好兄弟,不受此苦矣!」商

乃不言。二商家絕食, 謂兄必有一報,久之寂不聞。婦不能

待,使子捉囊往從貸,得鬥粟而返。婦怒其少欲反之,二商 不如鬻宅於兄。兄恐我他去,或不受券而恤焉,未可知;縱 止之。逾兩月,貧餒愈不可支。二商曰:「今無術可以謀生,

葺墙垣, 計定,令二商押署券尾,付直而去。二商於是徙居鄰村。 孤立,不如反其券而周之。」妻曰:「不然、彼言去, 也;果爾,則適墮其謀。世間無兄弟者,便都死卻耶?我高 大商告之婦 亦足自固。不如受其券, 從所適, 得十餘金, ,且曰:「弟即不仁, 亦可存活。」妻以為 我手足也。 然, 亦可以廣吾宅。」 遣子操券詣 彼去則能 挾 我

一千

能語,

恣所取,

梏毒慘至,所有金資,悉以贖命。盜臨去,

頃刻都盡。次日二商始聞

及奔視,

則兄已昏憒不

開廩呼村中貧者

榜楚並兼,

鄉

中不逞之徒,

聞二商去,又攻之。復執大商,

州守亦莫如何。 邑宰。盜首逃竄 大商遺幼子,才五歲,家既貧,往往自投叔所,數日不歸: 莫可緝獲。盜粟者百餘人,皆里中貧民

義, 子, 送之歸, 陰負斗粟於嫂,使養兒。如此以為常。又數年,大商賣 其子何罪?」因市蒸餅數枚,自送之。過數日,又避妻 則啼不止。二商婦頗不加青眼。二商曰:「渠父不

使攜籃從兄貨胡餅。 望, 其田宅,母得直足自給,二商乃不復至。後歲大饑,道殣相 言,遂失手足之義。 , 二商食指益繁, 弟不念前嫌,增我汗羞。所賣故宅,今 不能他顧。侄年十五, 荏弱不能操業, 一夜夢兄至,顏色慘戚曰:「余惑於婦

千零一

尚空閑,宜僦居之。 屋後**篷**顆下,

藏有窖金,發之可以小阜。

設肆廛 重 使醜兒相從, 二商益愛之。 直啗第主, 間。 侄 頗慧,記算無訛, 始得就, 長舌婦余甚恨之,勿顧也。」既醒, 日泣為母請粟,商妻欲勿與, 果發得五百金。從此棄賤業,使兄弟 又誠愨, 凡出入一 錙銖必告。 一商念其孝,

言是聽, 異史氏曰: **憒憒不置** 「聞大商 詞, 介不輕取與, 恝情骨肉 卒以吝死。 亦猖潔自好者 嗚呼! 何

家資割半與之。

按月廩給之。

數年家益富。 大商婦病死,二商亦老,

一千零二

嗚呼!一行不同,

而人品遂異。」

怪哉!二商以貧始,

以素封終。為人何所長?但不甚遵闔

七、六、沂水秀才

袖拂榻. 顧, 不可耐!」秀才捫金則烏有矣。 可三四兩許,秀才掇內袖中。美人取巾, 上,上有草書三四行,亦未嘗審其何詞。 沂水某秀才, 而金是取,是乞兒相也,尚可耐哉!狐子可兒,雅態可 ,相將坐,衣軟無聲。少間一美人起,以白綾巾展幾 課業山中。夜有二美人入,含笑不言,各以長 麗人在坐, 投以芳澤, 握手笑出,曰:「俗 一美人置白金一鋌, 置不

語。 友人言此, 富貴態狀。秀才裝名士。旁觀諂態。 並思不可耐事,附志之:對酸俗客。市井人作 一千零三 信口謊言不倦。

想。

洲 坐苦讓上下。歪詩文強人觀聽。財奴哭窮。醉 餘威裝模樣。 調。 體氣若逼人語。市井惡謔。任憨兒登筵抓肴果。 歪科甲談詩文。 語次頻稱貴戚。 人歪纏。 假 滿

封雲亭,太行人。偶至郡,晝臥寓屋。 下,頗有所思。凝視間,見墻上有女子影依稀如畫,念必意 時年少喪偶, 岑寂之

· 梅女

儼然少女,容蹙舌伸,索環秀領,驚顧未已,冉冉欲下。 為縊鬼, 想所致, 小生可以極力。」影居然下, 然以白晝壯膽, 不大畏怯。語曰:「娘子如有奇冤, 而久之不動, 亦不滅,異之。 曰:「萍水之人,何敢遽以重務 起視轉真;再近之,

一千零四

之, 經。後梅夫妻相繼卒,宅歸於餘。客往往見怪異,而無術 詣典史**。**典史受盜錢五百,誣其女與通,將拘審驗,女聞自 浼君子。但泉下槁骸,舌不得縮 人言:「此十年前梅氏故宅,夜有小偷入室, 恩同山嶽矣。」諾之,遂滅。 呼主人來, 為梅所執, 問所見狀

封乃協力助作。 以靖之。」封以鬼言告主人。計毀舍易楹,費不資,故難之,

既就而復居之。梅女夜至,

展謝已,喜氣充溢,

姿態嫣然。

非但不為

封愛悅之,欲與為歡。瞞然而慚曰:「陰慘之氣,

利, 若此之為,

一千零五

今日尚未。」問:「何時?」但笑不言。 封問:「飲乎?」答

則生前之垢,西江不可潘矣。會合有時

良久, 所經 窮於術。 侑清夢。」封從其請。 今長夜莫遣, 曰:「我陰人不寐, 有雙線, 「妾生平戲技, 「不飲。」封曰:「坐對佳人, 封迷亂不知所從, 女輒口道而頤指之, 愈出愈幻, 骨若醉。 擂至腰, 封笑曰:「此閨房之絕技。」女曰:「此妾自悟, 即可成文,人自不之察耳。」更闌頗怠,強使就寢. 聊與君為交線之戲。」封從之, 既而握指細擂, 目皆慵;至股, 請自休。妾少解按摩之術,願盡技能, 惟諳打馬。 女疊掌為之輕按,自頂及踵皆遍;手 但兩人寥落, 如以團絮相觸狀, 悶 眼 相 看 則沉沉睡去矣。 促膝戟指, 亦復何味?」女 夜深又苦無局。 體暢舒不 翻

挽之, 致。 逼之。女曰:「君勿纏我。 呼欲遍?」 活,當破產購致之。」女笑曰:「無須破產。」戲至半夜, 不以盡道, 而呼之, 醒 少婦同至, 明夕招與俱來,聊以自代, 打馬為戲。 飄然已逝。 日已向午, 並無響應。 「鬼不見地,猶魚不見水也。」封握腕曰:「使卿 曰:「鬼無所,要在地下。」 但曰:「郎如愛妾,當以指彈北壁 年近三十已來, 局終, 覺骨節輕和, 兩人登榻, 日夕女始至, 女起曰:「嘉會方殷, 有浙娼愛卿者, 於飛甚樂。 眉目流轉, 若何?」封允之。次夕, 殊於往日。 間 詰其家世, 隱含蕩意。三人 新寓北鄰, 「地下有隙可容身 卿居何所, 心益愛慕 我且去。 微呼曰:『壺 頗極 則含 」封欲 封苦 使 與 風

北壁隙中而去。次日女來,封問愛卿,女曰:「被高公子招 **盧子』,即至。三呼不應,可知不暇,勿更招也。」天曉,** 去侑酒,以故不得來。」因而剪燭共話。女每欲有所言, 四漏始去。自此二女頻來,笑聲徹宵旦,因而城社悉聞。 已啟而輒止;固詰之,終不肯言,欷嘘而已。封強與作戲 吻

典史某,亦浙之世族,嫡室以私僕被黜。 繼娶顧氏, 深相愛

招鬼妓。日及曛, 遂跨馬造封。封初不肯承,某力求不已。 色變欲走; 封以身横阻之。 期月夭殂,心甚悼之。 叩壁而呼,三聲未已, 聞封有靈鬼, 某審視, 大怒, 投以巨碗 愛卿即入。舉頭見 封設筵與坐, 諾 欲以問冥世之緣,

好,

俄暗室中一老嫗

千零八

又擊, 也。」某張皇鼠竄而去。至署患腦痛 代哀冥司, 黑白?袖有三百錢便而翁也!神怒人怨, 張目吐舌, 女憤不已, 本浙江一無賴賊, 以杖擊某,中顱。 少存投鼠之忌。」女乃曳嫗曰:「暫假餘息, **,方切哀痛,不圖為鬼不貞。於姥乎何與?」嫗怒曰:「汝** 大罵曰:「貪鄙賊!壞我家錢樹子!三十貫索要償也!」 某宛轉哀鳴。 顏色變異, 近以長簪刺其耳。 封勸曰: 願以愛媳入青樓, 某抱首而哀曰:「此 買得條烏角帶, 方驚詫無從救解,旋見梅女自房中出 「某即有罪,倘死於寓所, 代汝償貪債, 鼻骨倒豎矣!汝居官有何 |顧氏,我妻也!少年 中夜遂斃。 封驚極, 以身障客。 死期已迫。汝父母 不知耶?」言已 則咎在小生。 為我顧封郎

次夜, 娼也。」又問愛卿,曰:「臥病耳。」因囅然曰:「妾昔謂會合此十有八年,妾冤歿十六寒暑矣。」問:「嫗為誰?」曰:「老意其仇人也。」封訝曰:「此即誣卿者耶?」曰:「彼典史於 附君以往,就展氏求婚,計必允諧。」封慮勢分懸殊, 有期,今真不遠矣。君嘗願破家相贖,猶記否?」封曰:「今 自愧無纖毫之德,故將言而輒止。適聞紛拏,竊以伺聽,不 不遂。女曰:「但去無憂。」封從其言。女囑曰:「途中慎勿 日猶此心也。」女曰:「實告君:妾歿日,已投生延安展孝廉 曰:「曩已言之:受賄誣奸,銜恨已久。每欲浼君一為昭雪. 徒以大怨未伸,故遷延於是。請以新帛作鬼囊,俾妾得 女出笑曰:「痛快!惡氣出矣!」 問:「何仇怨?」女

攜至延安,訪之,果有展孝廉,生一女,貌極端好,但病癡 封諾之。才啟囊,女跳身已入。 噢;待合巹之夕,以囊掛新人首,急呼曰:『勿忘勿忘]]」

家。 衿露乳, 成痗。封到門投刺, 又常以舌出唇外, 。女癡絕,不知為禮,使兩婢扶曳歸所。群婢既去,女解 對封憨笑。封覆囊呼之,女停眸審顧,似有疑思。 類犬喘日。年十六歲無問名者,父母憂念 具通族閥。既退,托媒。展喜,贅封於

一千零一十一

展疑之。無何女至,

舉止皆佳,因大驚異。女但掩

衿,喜共燕笑。

承青眷,

君倘有意,家中慧婢不乏,僕不靳相贈。」封力辨

詰旦, 封入謁嶽。展慰之曰:「癡女無知,

封笑曰:「卿不識小生耶?」舉之囊而示之。女乃悟,

, 急掩

者, 熙甲子,貝丘典史最貪詐,民咸怨之。忽其妻被狡者誘與偕 牿亡盡矣。奪嘉偶,入青樓,卒用暴死。籲!可畏哉!〕康 異史氏曰:「官卑者愈貪,其常情然乎?三百誣奸,夜氣之 後展招令歸寧,女固辭不往。後封舉孝廉,始通慶好。 亡。或代懸招狀云:「某官因自己不慎,走失夫人一名。 欲留女,女不可。父兄盡怒,不給輿馬,女自出妝資貰馬歸。 浸潤,禮稍懈。女覺之,謂封曰:「岳家不可久居;凡久居 大成漸厭薄之, 盡關茸也。及今未大決裂,宜速歸!」封然之,告展。展 愛悅逾於平時。使子大成與婿同學,供給豐備。 因而郎舅不相能,廝僕亦刻疵其短。 展惑於

一千零一十二

口微笑。

展細詰之,女進退而慚於言,封為略述梗概。

壞。」亦風流之小報。 無餘物, ,止有紅綾七尺,包裹元寶一枚, 翘邊細紋, 並無闕

許, 東粵士人郭某, 聞山頭笑語,急趨之,見十餘人藉地飲。 暮自友人歸, 入山迷路, 竄榛莽中。 望見郭, 哄然 約

郭秀才

持壺傾注。郭故善飲,又復奔馳吻燥, 路?即飛 便請指迷。一人笑曰:「君真酸腐!舍此明月不賞, l:「坐中正欠一客,大佳,大佳!」郭既坐,見諸客半儒巾, 一觥來。 郭飲之,芳香射鼻, 舉十觴。 一引遂盡。又一人 眾人大贊 何求道

曰:「豪哉!真吾友也!」郭放達喜謔,

能學禽語,無不酷肖。

作之。 鵑, 坐起溲, 「郭秀才醉矣, 既而悟其為郭, 竊作燕子鳴。 郭 坐, 送他歸也! 但笑不言。 ,始大笑。 眾疑曰:「半夜何得此耶?」 又效 方紛議問, 皆撮口從學, 寂不復聞;少頃又 郭回首為鸚鵡 無一 能者。

踏肩之戲, 先生不可不來。」郭敬諾。 人曰:「或惜青娘子未至。」 又一 若何?」於是嘩然並起。 一人起曰:「客有絕技, 人曰:「中秋還集於此, 前一人挺身矗立;即 我等亦獻

郭

間, 肩踏 日腹大痛 人飛登肩上,亦矗立;累至四人, ·臂如緣梯狀。 十餘人頃刻都盡 挺然倒地,化為修道一 溺綠色似銅青, , 著物能染, 線。 郭駭立良久, 高不可登;繼至者 望之可接霄漢。方驚顧 亦無潮氣,三日乃已。 遵道得歸。

赴約, 乎其見之搖也! 朋友諫止之。 設斗膽再往一會青娘子, 必更有異,

往驗故處,

則肴骨狼藉,

四圍叢莽,

並無道路。

至中秋郭

發扃驗之, 久之乃去**。** 廊下。夜既靜, 不見道士,道士亦若不見之。僧直入殿登佛座,抱佛頭而笑, 及明視室,門局如故。怪之,入村道所見。眾如寺 則僧殺死在地,室中席篋掀騰, 聞啟闔聲, 旋見一僧來,渾身血污,目中若 知為盜劫。 疑鬼

某道士雲游日暮,

沒止野寺。

見僧房扃閉,遂藉蒲團,

趺

死僧

嘟稹 殖,以予所不知誰何之人,亦已癡矣;況僧並不知誰何之人 異史氏曰: 「諺有之: 『財連於命』。 不虛哉! 夫人儉嗇 笑有因;共驗佛首,見腦後有微痕 而無之哉!生不肯享,死猶顧而笑之,財奴之可嘆如此。 遂用以葬之。 勩 **証**厝 

甘玉字璧人, 兄鞠養。玉性友愛,撫弟如子。後珏漸長,豐姿秀出, **云:『一文將不去,誰有孽隨身。』其僧之謂夫!** 阿英 廬陵人,父母早喪。遺弟珏字雙壁,始五歲從 一千零一十六 又 惠

適 拔過刻, 能文。玉益愛之,每曰:「吾弟表表,不可以無良匹。」然簡 .讀書匡山僧寺,夜初就枕, 姻卒不就。 聞窗外有女子聲。 窺之,見三

能 阿英何不來?」下坐者曰:「昨自函谷來,被惡人傷右臂,不四女郎席地坐,數婢陳肴酒,皆殊色也。一女曰:「秦娘子, 同游, ,方用恨恨。」一女曰:「前宵一夢大惡, 今猶汗悸。

鳳頭鞋子即當來。」吟罷,一 快。」女笑曰:「婢子何膽怯爾爾!便有虎狼銜去耶?若要 勿言,須歌一曲,為娘行侑酒。」女低吟曰:「閑階桃花取 卜坐者搖手曰:「莫道,莫道! 今宵姊妹歡會, 昨日踏青小約未應乖。 付囑東鄰女伴少待莫相催 一座無不嘆賞。 言之嚇人不

千零一十七

股落, 報? 被執哀啼,強與支撐。丈夫吼怒, 則右拇斷矣, 踣地若死**。** 疾之人,不能操箕帚矣。 則床已空, ,負痛逃去。 並無確耗。 「秦氏。」玉乃展衾, 玉自初窺時,心已隱為弟謀, 「妖至矣!」倉卒哄然, 玉憐惻不可復忍, 偉丈夫岸然自外人, 裂帛代裹之。 女始呻曰:「拯命之德, 意其自歸。 歸與弟言, 扶女入室, 俾暫休養, 自乃襆被他所。 當別為賢仲圖之。」詰其姓氏, 而訪察近村, 悔恨若失。 面如塵土, 乃急袖劍拔關出, 殆如鳥散。惟歌者婀娜不前 鶻睛熒熒, 因告以意。女曰:「狼 殊少此姓; 血淋衿袖, 其貌獰醜。 揮之中股; 驗其手 將何以 曉而視 罛

家? 問兄。」女曰:「無須細道,但得一言,妾當自至。」 玨 得不聞?」 居東山望村。 三日內當候玉音。」 稟兄命為辭,女笑曰:「騃郎君!遂如此怕哥子耶?妾陸氏, 兄曰:「此大謬語!父殁時,我二十餘歲, 「君家尊曾與妾有婚姻之約, 因以秋波四顧而後問曰:「君甘家二郎否?」曰:「然。 **旺云:「小生幼孤,夙好都不曾聞, 玨紅徹面頸不出一言。** 又以其獨行曠野, ,遇一二八女郎,姿致娟娟,顧之微笑,似將 遂與男兒交語, 嫂笑曰:「想是佳人。」 何今日欲背前盟,另訂秦 乃別而去。珏歸,述諸兄 請言族閥,歸當 愈益鄙之。 倘有是說, 

逾 未晚。」珏默而退。 数日, 「童子何辨妍媸?縱美,必不及秦;待秦氏不諧! 玉在途, 見一女子零涕前行, 垂鞭按轡而微睨之, 圖之

往問伯伯甘璧人, 貧遠徙, 人世殆無其匹。使僕詰焉,答曰:「我舊許甘家二 遂絕耗問。 近方歸,復聞郎家二三其德, 焉置妾也?」 玉驚喜曰「甘璧人, 背棄前盟。 郎;因家 即我是

授轡, 也。 先人囊約, 步御以歸。女自言:「小字阿英, 實所不知。去家不遠, 請即歸謀。」 家無昆季, 惟外姊

竊喜弟得佳婦,

母事嫂,

嫂亦雅愛慕之。

秦氏同居。」始悟麗者即其人也。玉欲告諸其家,女固止之。

然恐其佻達招議。久之,女殊矜莊

又嬌婉

之。女但笑,卒不復去。質旦, 值中秋,夫妻方狎宴,嫂招之,玨意悵惘。 以繼至; 而端坐笑言良久,殊無去志。珏恐嫂待久,故連促 晨妝甫竟, 。女遣招者先行, 嫂自來撫問:「夜

勸駕。 · 大駭: 我不薄耳。今既見疑, 弟!] 女靦然曰:「妾本非人,只以阿翁夙盟,故秦家姊以此 來相對, 「家世積德, 自分不能育男女,嘗欲辭去, 「茍非妖物, 何爾怏怏?」女微哂之。 曾無怨仇。 何得有分身術?」玉亦懼 請從此訣。」 如其妖也, **玒覺有異,** 轉眼化為鸚鵡 **所以戀戀者,** 請速行, 質對參差, 隔簾而告之 幸勿殺吾 兄嫂待 翮然逝

懸情猶切,旦夕啜泣。玉悔之而無如何。 亡去。始悟舊約云即此也。然珏明知非人,而思之不置;嫂 鳥何為?」父戲曰:「將以為汝婦。」間鸚鵡乏食, 云:「不將餌去,餓煞媳婦矣!」家人亦皆以此為戲。後斷 ,甘翁在時,蓄 一鸚鵡甚慧,嘗自投餌。時珏四五歲, 則呼玨

往省之,久不歸。適上寇為亂,近村裏落,半為丘墟。 後二年為弟聘姜氏女,意終不自得。有表兄為粵司李,

懼, 女乃謂同行者曰:「姊且去, ,率家人避山谷。山上男女頗雜, 絕類英,嫂促珏近驗之,果英。珏喜極,捉臂不釋, 我望嫂嫂來。」 既至, 都不知其誰何。忽聞女 嫂望見

悲哽。女慰勸再三,又謂:「此非樂土。」因勸令歸。

眾懼

俱去**。** 嫂問:「行人無恙乎?」曰:「近中有大難。 來, 秦家姊受恩奢,意必報之, 諺所云, 以金束腰間, 穴者悉被殺擄。遂益德女,目之以神。女忽謂嫂曰:「妾此 L去。 玉自東粵歸, 徒以嫂義難忘, 既明, 噪聲四起,舉家不知所謀。 非李非桃, 始知村中焚掠殆盡 潛身叢棘中。 心異之。俄而群盜四合,繞莽殆遍,似尋 聞亂, 聊分離亂之憂。阿伯行至,妾在此, 可笑人也。我姑去,當乘間 兼程進。途遇寇,主僕棄馬, 固當無妨。」嫂挽之過宿, 秦吉了飛集棘上,展翼覆之。 ; 盜縱群隊窮搜,凡伏匿岸 俄聞門外人馬鳴動, 此無與他人事, 一相望耳。」 未明 紛 如

後值玉他出不歸,英必暮至;計玉將歸而早出。玨或會於嫂 之。 始知秦吉了即所救麗者也。 二人氣不敢息。 盜既散 鳥始翔去。 既歸 各道所見。

所,

間邀之,則諾而不赴。

一夕玉他往,

**玨意英必至;潛伏** 

緣已盡, 候之。未幾英果來,暴起,要遮而歸於室。女曰:「妾與君情 如何?」珏不聽, 強合之, 恐為造物所忌。少留有餘, 時作一面之會, 卒與狎。天明詣嫂,嫂怪之。女笑云:「中

途為強寇所劫, 居無何, 輟洗急號 有巨貍銜鸚鵡經寢門過。 勞嫂懸望矣。」數語趨出。 群起噪擊, 始得之。左翼沾血 嫂駭絕, 固疑是英。 奄存餘息。 時 方

把置膝頭,

撫摩良久,

始漸醒<sup>。</sup>

自以喙理其翼。 少選,

飛繞

中室, 來。 曰:「嫂嫂, 別矣!吾怨玨也!」 振翼遂去,不復

指, 陜西劉公為興化令,有道士來獻盆樹,視之,則小橘細裁 **擯弗受。劉有幼女,時六七歲,適值初度。道士云:「此** 

七、十一、橘樹

勝愛悅, 是年初結實。簡裝將行,以橘重贅,謀棄之。女抱樹嬌啼。 不足供大人清玩,聊祝女公子福壽耳。」乃受之。女一見,不 置諸閨闥,朝夕護之惟恐傷。劉任滿,橘盈把矣,

家人紿之曰:「暫去,且將復來。」女信之,涕始止。又恐為

大力者負之而去,立視家人移栽墀下,乃行。

一千零二十六

更奇之。莊任三年,繁實不懈;第四年,憔悴無少華。夫人 問之故役,皆云:「劉公去後,橘甚茂而不實,此其初結也。\_ 竊意十餘年,橘不復存;及至。則橘已十圍,實累累以千計。 女歸,受莊氏聘。莊丙戌登進士,釋褐為興化令,夫人大喜。 曰:「君任此不久矣。」至秋,果解任。

異史氏曰:「橘其有夙緣於女與?何遇之巧也。 其實也似感

朝冶馳。」 順治乙未冬夜, 七、十二、赤字 其不華也似傷離。物猶如此,而況於人乎?」 天上赤字如火。其文云:「白苕代靖否復議

千零二十七

歲病死。 其故。 三月, 肆, 貧寡無歸, 兄從人適金陵,途中遇寇,資斧盡喪,飄蕩不能歸。偶趨典 父業而苦無資。妹適毛姓,毛富賈也,女哀婿假數十金付兄。 產入囊, 見主肆者絕類其父,出而潛察之,姓字皆符,駭異不諭 覘其言笑舉止,真父無訛**。** 惟日流連其旁, 求以同鄉之故, 改醮而去,遺兩孤難以存濟。有牛從嫂,年已六秩, 子名忠。時方十二;女八九歲而已。母不能貞,貨 送與居處。數年嫗死,家益替。而忠漸長,思繼 以窺意旨, 進身為傭。立券已,主人視其里居、 而其人亦略不顧問。 即又不敢拜識,乃自陳於 如此

千零二十八

牛成章,

江西之布商也。娶鄭氏,生子、女各一**。**牛三十三

七、十三、牛成章

別,忠實以父死告母,姬乃大驚,言:「彼負販於此,曩所乃率子紀理肆務。居之三月,乃以諸籍委子,取裝西歸。既牛終欷歔不樂,即欲一歸故里。妻慮肆中乏人,故止之。牛 久之, 與交好者留作當商,娶我已六年矣,何言死耶?」忠又細述 問:「而母無恙乎?」忠又不敢謂父死,婉應曰:「我 似有所動,問所從來。忠泣訴父名,主人悵然若失.

相與疑念,不諭其由。逾一晝夜而牛已返,攜一婦人頭

一千零二十九

救吾!」 忠大不忍, 大驚,相嘩以鬼。旋視牛,顏色慘變,委衣於地,化為黑氣 婦懾伏不敢少動。 亦尋滅矣。母子駭嘆,舉衣冠而瘞之。忠席父業,富有萬金。 忠視之則其所生母也。牛摘耳頓罵:「何棄吾兒! 牛以口齕其項, 横身蔽鬲其間。 牛猶忿怒,婦已不見。眾 婦呼忠曰:「兒救吾!兒

七、十四、

青娥

後歸家問之,

則嫁母於是日死,一家皆見牛成章云。

霍桓字匡九,晉人也。父官縣尉,早卒。 十三尚不能辨叔伯甥舅焉。 人,十一歲以神童入泮。 而母過於愛惜: 禁不令出庭戶,年 遺生最幼,聰惠絕

一千零三十

鬱鬱不自得。母恐拂兒意,遂托往來者致意武,果不諧。 極,而不能言;直告母,使委禽焉。母知其不可故難之,生 母無奈之。一日,生於門外瞥見之。童子雖無知,只覺愛之 常倫。幼時竊讀父書,慕何仙姑之為人,父既隱,立志不嫁. 同里有武評事者,好道,入山不返。有女青娥,年十四,美異

生行思坐籌, 無以為計。會有一道士在門,手握小鑱長裁尺

腐。 雖微,堅石可入。」生未深信。道士即以斫墻上石,應手落如 許, 。生大異之,把玩不釋於手,道士笑曰:「公子愛之, 生借閱一過 問:「將何用?」答云:「此劚藥之具,物

略無隔閡。頓念穴墻則美人可見,而不知其非法也。更定

千零三十一

以奉贈。」生大喜,酬之以錢,不受而去。

持歸,歷試磚石,

開

垣

直至武第,

凡穴

達中庭。見小廂中

媒氏, 既歸, 納袖中。已為婢子所窺,急白之,女不言亦不怒。 以告夫人, 俯首沉思, 曰:「莫道他騃,若意念乖絕也。」乃曳之,仍自竇中出。 曰:「騃兒童!猶不忘兇器耶?」 生覷枕邊,有鳳釵一股。 陰 第,殊不辱玷。不如縱之使去,俾復求媒焉。 急為別覓良姻。 不敢實告母, 如何也?」女不答。眾乃促生行。生索鑱,共笑 意似不以為可。 但囑母復媒致之。母不忍顯拒,惟遍托 青娥知之, 中情皇急, 陰使腹心者 眾窺知女意,因曰:「此子聲 詰 日 , 媼拍頸 風

悲憤**。** 

媒至,益觸其怒,

示媼。

媼悅,

托媒往。 會小婢漏洩前事, 武夫人辱之, 不勝

以杖畫地,罵生並及其母。媒懼

歸,

具述其狀。

生母亦怒曰:「不肖兒所為,

我都懜懜。

何

禁之使勿言也。女陰使人婉致生母, 是見其親屬, 會秦中歐公宰是邑,見生文,深器之,時召入內署,極意優 [以無禮相加!當交股時,何不將蕩兒淫女一並殺卻?] 由 母感之乃不復言,而論親之媒,亦遂輟矣。 一日問生:「婚乎?」答言:「未。」細詰之,對曰:「夙 輒便披訴。 。女聞愧欲死,武夫人大悔, 且矢之以不他, 其詞悲 而不能

約。」珍佩之,恆不去身。女為人溫良寡默,一日三朝其母,

**乃以鑱擲地曰:「此寇盜物,可將去!」生笑曰:「勿忘媒** 

教諭,

之否?」 生靦然不言。 公笑曰:「我當為子成之。」 即委縣尉

納幣於武。夫人喜,婚乃定,逾歲娶女歸。女入門,

與故武評事女小有盟約,後以微嫌,遂致中寢。」問:「猶願

購致。 顧惜。 後 **晝夜無停趾。返至山中,** 遂憊不起。逆害飲食, 敲石取火, 身入室。 長會短, 材而葬之。 一叟至, 罔不井井。 時廝騎皆被差遣, 又四五年, 追而詰之, 可將奈何!」生驚問之, 母已衰邁, 以紙裹藥末熏生兩足訖。 坐 問曰:「足得毋泡乎?」生唯唯。 年餘生一子孟仙, 不甚留心家務。 忽謂生曰:「歡愛之緣,於茲八載。今離 則仰眠榻上而氣絕矣。 母子痛悼, 每每抱子思母, 如摧肺肝, 由是遘病, 但思魚羹,而近地則無, 生性純孝, 日已沉冥, 母或以吊慶他往, 即已默默,盛妝拜母, 一切委之乳保, 試使行,不惟痛止, 急不可待, 兩足跋騎, 步不能 **叟便曳坐路** 百里外始可 懷資獨往, 則事 似亦不甚 購良 返

雜, 苦不可復騎, 幸數尺下有一 馬往尋叟,至舊處迷村所在。 辭以母病待魚, 方將下山, 村 一 矯 健 。 又不可以極望。乃與僕上山頭,以瞻里落;而山徑崎嶇, 乃別而去。 生歸烹魚獻母, 叟問 「此處有 感極申謝 而歸路已迷, 一線荒臺,墜臥其上, 跋履而上, 姑不 遑暇。 「何不另娶?」答云:「未得佳者。」叟遙 一佳人,倘能從我去, 叟問:「何事汲汲?」答以母病 心中燥火如燒。 昧色籠煙矣。 叟乃拱手, 周章逾時, 母略進, 闊僅容身,下視黑不見底。 蹀躞 四望, 約以異日入村但問老 僕當為君作伐。」生 荒竄間, 夕暾漸墜, 數日尋瘳。 更無村落。 冥墮絕壁, 乃命僕 山谷甚

懼極不敢少動。

又幸崖邊皆生小樹,

約體如欄

然。 稍穩, 陳, 生辭以母望,不能久留。 約三四里許, 亦何傷。」乃餌以肴酒, 來。」翁驚起, 因導令朝父, 乃仙府。曩時非死,所瘞一竹杖耳。郎今來,仙緣有分也。」 房中出,視之則青娥也。 抱祛嗚惻。女勸止之,問母及兒,生悉述苦況,女亦慘 生曰:「卿死年餘,此得無冥間耶?」女曰:「非也,此 冀天明可以呼救。 見足傍有小洞口, 忽睹廊舍, 則一修髯丈夫坐堂上,生趨拜。女曰:「霍郎 握手略道平素。曰:「婿來大好,分當留此。」 翁曰:「我亦知之。但遲三數日 即令婢設榻於西堂,施錦裀焉。 見生,驚曰:「郎何能來?」生不暇 並無红燭, 而光明若書。 心竊喜, 少頃, 深處有光如星點。 以背著石, 螬行而入。意 漸近之, 麗人自

門,父子闔扉去。回首峭壁鑱巖, 令女須便將去。」翁無辭,招女隨之,啟後戶送之,賺生離 洞底豁開二扉,推娥出曰:「可去,可去!」壁即復合。女怨 面壁叫號, 捉臂不舍。窗外婢子笑聲嗤然,女益慚。方爭拒間,翁入叱 所歸適。視天上斜月高揭,星斗已稀。悵悵良久,悲已而恨, 曰:「兒女之情, 「俗骨污吾洞府!宜即去!」生素負氣,愧不能忍,作 「既愛我為婦,豈有待丈人如此者?是何處老道士授汝 約女同榻寢,女卻之曰:「此何處, **迄無應者。** 隱隱聞人語 人所不免, 長者何當伺我?無難即去, 憤極, 曰:「孽障哉」」生奮力鑿益急。忽 腰中出鑱, 無少隙縫,只影煢煢,罔 鑿石攻進, 瞬息洞

既退,

可容狎褻?」生

色

至家。 歸, 家茅田中有雉抱八卵, 偕居十八年,生一女,適同邑李氏。後母壽終。女謂生曰:「吾 刻期徙往,人莫之知。 歸而告母。母遣人窮搜山谷,並無蹤緒。正憂惶所,聞子自 憂路險難歸。 女以形跡詭異,慮駭物聽,求即播遷,母從之。異郡有別業, 歡喜承迎。 時失生已七日矣。初, 八纏混欲死?」生得女, 。女折兩枝,各跨其一 。舉首見婦, 其地可葬,汝父子扶櫬歸窆。兒已成 幾駭絕。生略述之,母益忻慰。 生之與僕相失也,覓之不得, 意願已慰, 即化為馬,行且駛,俄頃 不復置辯

立,宜即留守廬墓,

無庸復來。」生從其言,葬後自返。月餘

千零三十九

孟 心知其異,浩嘆而已。 仙往省之,而父母俱杳。 問之老奴, 則云:「赴葬未還。」

貫, 廩生霍仲仙**。** 遇同號生,年可十七八,神採俊逸,愛之。視其卷, 右霍姓者,吾族也,宜與款接,今果然矣。 仙文名甚噪, 孟悉告之。仲仙喜曰:「弟赴都時,父囑文場中如逢 瞪目大駭,因自道姓名。仲仙亦異之,便問鄉 而困於場屋,四旬不售。 後以拔貢入北闈 顧何以名字相 注順天

如此?」孟仙因詰高、曾,並嚴、慈姓諱,已而驚曰:「是

父母也!」仲仙疑年齒之不類。孟仙曰:「我父母皆仙人,

可以貌信其年歲乎?」因述往跡,

仲仙始信。

在, 追覓,孟仙以為無益,乃止。是科仲領鄉薦。以晉中祖墓所 場後不暇休息,命駕同歸。才到門,家人迎告, 早旦入室, 及夫人所在。 從兄而歸。猶冀父母尚在人間, 異史氏曰:「鉆穴眠榻,其意則癡;鑿壁罵翁,其行 仙人之撮合之者,惟欲以長生報其孝耳。 ,母謂:『汝夫婦少不更事。明日大哥來,吾無慮矣。』 則闃無人類。」兄弟聞之,頓足悲哀。仲仙猶 兩人大驚。仲仙入而詢諸婦,婦言:「昨夕尚 則居而終焉, 亦何不可?乃三十年而屢棄其 隨在探訪, 然既混跡人 而終無蹤跡 是夜失太翁 欲

抑獨何哉?異已!

不齒禮。 因子並及其婦;二鄭落拓, 何遂不能為妻子爭氣?」遂擯弗與同宿。於是二鄭感憤, 都鄭氏兄弟, 亦遂知名。父母稍稍優顧之,然終殺於兄。 冷暖相形, 皆文學士。 頗存芥蒂。次婦每謂二鄭:「等男子耳, 不甚為父母所歡, 遂惡次婦, 大鄭早知名, 父母嘗過愛之,

鏡聽

聞後,

兄弟皆歸。時暑氣猶盛,

兩婦在廚下炊飯餉耕

其 熱

正苦。忽有報騎登門,

報大鄭捷,

母入廚喚大婦曰:「大男

次婦望夫甚切,

心銳思,

相推為戲,云:「汝也涼涼去!」婦歸,兇吉不可解,亦置之。

是歲大比,竊於除夜以鏡聽卜。有二人初起

激, 異史氏曰: 捷者,次婦力擲餅杖而起 中式矣!汝可涼涼去。」次婦忿惻, 不覺出之於口;既而思之,始知鏡聽之驗也。 「貧窮則父母不子,有以也哉!庭幃之中, 「儂也涼涼去!」此時中情所 泣且炊。 俄又有報一 古 鄭

憤激之地;然二鄭婦激發男兒, 投杖而起,真千古之快事也!i 亦與怨望無賴者殊不同科

牛廣

來, 陳華封, 首著圍領, 陳起座, 蒙山人。以盛暑煩熱, 笑曰:「若除圍領,不扇可涼。」客曰:「脫之 疾趨樹陰, 掬石而座, 千零四十三 枕藉野樹下。忽一 揮扇不停, 人奔波而

:下如流

想, 但得冰浸良醞 陳笑曰:「此願易遂, 請即迂步。」客笑而從之。 一道冷芳,度下十二重樓, 僕當為君償之。」因握手曰:「寒 暑氣可消一

再著難也。」就與傾談,

頗極蘊藉。

既而曰:「此時無他

舍伊邇,

至家, ,大忽雨,於是張燈於室,客乃解除領巾, 出藏酒於石洞,其涼震齒。客大悅, 一舉十觥。日已就 相與磅礡。

次, 見客腦後時漏燈光,疑之。 無何,客酩酊眠榻上。 陳

移

狀類小牛, 軟革垂蔽, 燈竊窺之, 見耳後有巨穴如盞大,數道厚膜間鬲如欞;欞 隨手飛出, 破窗而去。益駭不敢復撥。方欲轉步, 中似空空。 驚曰:「子窺見吾隱矣!放牛廣出 駭極,潛抽髻簪, 撥膜覘之, 有一物 將為奈何?

千零四十四

經夜牛乃盡起。 肯傳,惟傳其弟。弟試之神驗。而陳自銼啖牛,殊罔所效。 牛為業, 陳拜詰其故,客曰:「今已若此, 中心懊惱, 有牛兩百蹄陵, 不復見。 居無何, 言已謝別出門, 又掬土堆壁龕中, 何術之能解?惟苦參散最效,其廣傳此方,勿存私念可也。」 瘟神耳。 聞之大恐, 無所用力。忽憶龕中掬土,念未必效, 適所縱者牛廣,恐百里內牛無種矣。」陳故以養 。始悟藥之不靈, 倒斃殆盡; 遺老牡牛四五頭, 牛果病,瘟疫大作。陳欲專利, 拜求術解。客曰:「余且不免於罪, 乃神罰其私也。後數年, 曰:「每用一合亦效。」拱 尚復何諱。 實相告:我 亦逡巡就 姑妄投之, 秘其方不

牛繁育,

漸復其故。

志不醮,三旬而卒。族人祠之,謂之梅姑 會稽有梅姑祠。 神故馬姓 族居東莞, 未嫁而夫早死, 遂矢

金姑夫

丙 青衣來, 申, 上 虞金生赴試經此, 入廟徘徊, 傳梅姑命招之。從去,入祠, 梅姑立候簷下, 頗涉冥想。至夜夢

惡之。 唯唯。 像。」 家俱病。 1:「蒙君寵顧,實切依戀。不嫌陋拙, 詰村人語夢悉同。族長恐玷其貞, 是夜,居人夢梅姑曰:「上虞金生今為吾婿, 梅姑送之曰:「君且去。設座成,當相迓耳。」 大懼,為肖像於左。 千零四十六 既成,金生告妻子曰:「梅姑 願以身為姬侍。」金 以故不從, 未幾一 宜塑其 - 醒

易其操, 異史氏曰:「未嫁而守,不可謂不貞矣。為鬼數百年, **頰數四**, 迎我矣。」衣冠而死。 乃去。今馬氏呼為金姑夫。 抑何其無恥也?大抵貞魂烈魄, 妻痛恨, 詣祠指女像穢罵; 未必即依於土偶: 又升座批 而始

其廟貌有靈

驚世而駭俗者,

皆鬼狐憑之耳。」

梓潼令

常進士大忠,太原人。 復任粹潼乎?已而果然。 得粹潼令,奇之。後丁艱歸 一千零四十七 候選在都。前一 服闋候補, 夜夢文昌投刺, 又夢如前。 默思豈

拔簽

前, 入喉。 然登床, 中又滿, 始以手自分, 欲 不咽而氣不得息, 力抱其首,便與接唇, 氣急復咽之。 露面出, 如此良久, 肥黑絕 咽之稠粘塞喉。 以舌度津, 醜。 氣閉不可復忍。 某大 懼, 才一呼吸, 如冰塊, 欲 門

浸

而

婦

參蘆湯探吐之,

吐出物:

如卵清

病乃瘥。

千零四十八

行聲,

婦始釋手去。

由此腹脹喘滿,

數十日不食。或教以

聞

外

李某晝臥

見一

婦婦

人自墻中出

首如筐

發垂蔽

面

鬼津

罵,多所凌折**。**偶遇一道士,視之曰:「子相極貴,然被**『**輕 問:「在何處?」曰:「咫尺耳。」遂以杖夾股間, 何見之卑?無他求,即我便是仙耳。」王乃益笑其誣。 薄孽』折除幾盡矣。以子智慧,若反身修道,尚可登仙籍。」 空翕飛,潛捫之,鱗甲齒齒焉。駭懼,不敢復動。移時,又呵 道士曰:「我何足異。能從我去,真仙數十,可立見之。」 王嗤曰:「福澤誠不可知,然世上豈有仙人!」道士曰:「子 令如己狀。 囑合眼,呵曰:「起」」覺杖粗如五斗囊, 千零四十九 即以一頭授

王勉字黽齋,

靈山人。

有才思,

屢冠文場,心氣頗高,善誚

七、二十、仙人島

盛會, 少頃, 然寂坐, 彩鳳,宮樣妝束,有侍兒代抱樂具,長五尺以來,非琴非瑟, 不知其名。酒既行,珍肴雜錯,入口甘芳,並異常饈。 又各攜樂器。有女子,有丈夫,有赤其兩足。中獨一 子設筵招賓。 臺高丈餘, 絲竹之聲,響徹雲漢。 彈。 諸客自空中來, 自宜盡歡。 惟目注麗者, 然心愛其人, 而又欲聞其樂, 酒闌 即 上殿十 抽杖去, 殿 上列數十筵, 請以器之同者,共隊為曲。」於是各合配 一叟倡言曰:「蒙崔真人雅召,今日可云 楹 所騎或龍、或虎、或彎鳳, 獨有跨鳳者,樂伎無偶。 弘麗無比。道士曳客上, 一,重樓延 鋪張炫目。 閣 道士易盛服以伺。 類帝王居。有 一麗者跨 竊恐其 即命童 群聲既 王 類。

後涉想猶勞;念己才調 道 絕技哉!」大眾皆起告別, 數倍於琴, 有咳者。 士設寶榻錦衾, 既 関, 烈足開胸, 鏗爾一 備生寢處。 柔可蕩魄。 自合芥拾青紫, 富貴後何求弗得. 鶴唳龍吟, 如擊清磬。 王初睹麗人心情已動, 彈半炊許, 並贊曰:「雲和夫 時並散。 合殿寂然 聞樂之 無

歇

侍兒始啟繡囊橫陳幾

上。女乃舒玉

如

指筝狀

乃以鞭驅石。

石飛起,

風聲灌耳,

堅囑無視。

復見之期,

然作天仙須再劫矣。」遂指階下長石,

令閉目坐,

惡濁;了

不料迷晦已深,

夢夢不可提悟。

今當送君行。

同學,

後緣意念不堅,

遂墜塵網。僕不自他於君,

實欲拔出

頃刻百緒

亂如蓬麻。

道士似已知之,

謂

曰:「子前身與我

幾許。 海茫茫, 響, 忽念下方景界未審何似, 汩沒若鷗。 渾無邊際。 大懼 即復合, 隱將兩眸微開 ,而身已隨石俱墮, 線, 則 見 砰然

之,年可十六七, 幸夙近海, 女子以棹催艇, 言:「從我至家,當為處置。茍適意,勿相忘。」 王曰:「是何 言哉!我中原才子,偶遭狼狽, 女子援登舟上, 略諸泅浮。 疾如風雨,俄已近岸。於艙中攜所採蓮花 且曰:「吉利,吉利,秀才『中濕』矣!」視 顏色艷麗。王出水寒慄,求火燎之。女子 聞人鼓掌曰:「美哉跌乎!」 危殆方急: 過此圖以身報,何但不忘!

導與俱去。

僻, 齒德來**。** 真人切切眷戀, 半里許入村,見朱戶南開, 丈夫起敬曰:「此名仙人島,遠絕人世。文若姓桓,世居幽 如何?」王意必採蓮人, 王更衣。既,詢邦族。王曰:「某非相欺,才名略可聽聞。 二女,長者芳雲年十六矣,只今未遭良匹,欲以奉侍高人, 丈夫出,是四十許人,揖王升階, 何幸得近名流。」因而殷勤置酒。又從容而言曰:「僕有 顧左右,立喚女郎。 光艷明媚, 招升天闕。自分功名反掌,以故不願棲隱。」 若芙蕖之映朝日。 離席稱謝。 進歷數重門,女子先馳入。少 無何, 異香濃射, 命侍者取冠袍襪履 桓命於鄰黨中, 拜已即坐, ,美姝十餘輩,

則採蓮人亦在焉。

句。 對客吟詩,遂誦《竹枝詞》三章, 顧客曰: 請其他, 慨然誦近體一 桓因謂:「王郎天才,宿構必富, 雲肘下, 酒數行, 行者離火雲洞, 小飲能令塊磊消。」鄰叟再三誦之。 芳雲低告曰:「上句是孫 沉吟, 秋波流動。 「此綠雲, 王述《水鳥》詩云:「瀦頭鳴格磔, 垂髫女自內出 一作, **芳雲向妹呫呫耳語**, 下句是豬八戒過子母河也。」 顧盼自雄,中二句云:「一 即僕幼女。頗惠, 桓曰:「女子不在閨中,出作何務?」乃 僅十餘齡, 可使鄙人得聞教乎?」王 嬌婉可聽,便令傍姊隅坐。 遂掩口而笑。 能記典、墳矣。」因令 而姿態秀曼, 身剩有須眉在, ……」忽忘下 一座撫掌。 綠雲告父 笑依芳

王色稍定,桓復請其文藝。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業,乃炫 王有慚色。桓顧芳云:怒之以目。 「渠為姊夫續下句矣。云:「狗腚響弸巴。」」合席粲然。

知!不在此,只論文耳。」王乃復誦,每數句,姊妹必相耳一句,即是人言。」王聞之,意興索然。桓笑曰:「童子何賢之孝……」綠雲顧父曰:「聖人無字門人者,『孝哉……』 語, 其冠軍之作, 似是月旦之詞,但嚅囁不可辨。王誦至佳處,兼述文宗 題為「孝哉閔子騫」二句,破云:「聖人贊大

字。』」眾都不解。桓恐其語嫚,不敢研詰。王誦畢,又述總

有云:「字字痛切。」綠雲告父曰:「姊云:『宜刪「切」

有云:「羯鼓一撾,則萬花齊落。」芳雲又掩口語妹,

煞矣! 字,言『痛』則『不通』。鼓四撾,其聲云『不通又不通』也。」 又不解。 人皆笑不可仰。綠雲又告曰:「姊云:『羯鼓當是四撾。』」 眾大疑,互有猜論。 綠雲啟口欲言。芳云忍笑訶之曰:「婢子敢言, 綠雲不能忍,乃曰:「去『切』 罛

眾大笑。桓怒訶之,因而自起泛卮,謝過不遑。

著半夕即成龜。」芳雲失笑,呵手扭脅肉數四。 桓諛而慰之曰:「適有一言,請席中屬對焉:『王子身邊, 王初以才名自詡, 有一點不似玉。』」 眾未措想, 顧曰:「何預汝事!汝罵之頻頻不以為非, 目中實無千古,至此神氣沮喪,徒有汗淫。 綠雲應聲曰:「黽翁頭上, 綠雲解脫而 再

句便不許耶?」桓咄之,始笑而去。

鄰炎辭別

猶相愛好。王安居無事, **誚辱,自恐不見重於閨闥;幸芳雲語言雖虐,而房幃之內,** 知肯嘉納否?」問:「何言?」曰:「從此不作詩,亦藏拙之 洋堪羞。女喚「明璫」,則採蓮者趨應,由是始識其名。屢受 簽滿架, 一道也。」王大慚,遂絕筆。 婢導夫妻入內寢 靡書不有。 略致問難, 燈燭屏榻, 輒復吟哦。女曰:「妾有良言, 響應無窮。 陳設精備。 王至此,始覺望 又視洞房中,

久之, 情益篤, 強自解免。一夕對酌, 少假以辭色。」芳雲乃即許之。每作房中之戲, 與明璫漸狎,告芳雲曰:「明璫與小生有拯命之德, ,時色授而手語之。芳雲微覺,責詞重疊,王惟喋喋, 千零五十七 王以為寂, 勸招明璫。芳雲不許, 招與共事,

願

問樂, 不正, 所謂 意,亦不問訊, 略。 約, 矣!」王不敢隱,實供之。芳雲曰:「自作之殃,實無可以方 故以此戲之也。 已而前陰盡腫。 言君不通,今益驗矣。句讀尚不知耶?**『**獨要, 既非痛癢。 王得間,急引明璫,綢繆備至。當晚, 「卿無書不讀, 『胸中正, 孰要乎?曰:不。』」一笑而罷。適芳云姊妹赴鄰女之 則鷁子眸焉』。」蓋「沒有」之「沒」,俗讀似 大懼, 但凝視之, 秋水盈盈, 聽之可矣。」數日不疹,優悶寡歡。芳雲知其 王失笑, 哀求方劑。 則眸子鷁焉』。」芳雲笑曰:「卿所謂 何不記 以告芳雲。雲笑曰:「必明璫之恩報 『獨樂樂』 曰:「君不聽良言, 朗若曙星。王曰:「卿 數語?」 覺小腹微痛, 乃樂於人要: 芳雲日: 胸 「 眸

君若· 此 師必審患處。」乃探衣而咒曰:「『黃鳥黃鳥, 王不覺大笑,笑已而瘳。 未必不疑妾為妒意。不知此婢,原不可近。 東風之吹馬耳,故唾棄不相憐。 無已,為若治之。然醫 曩實相愛, 無止於楚门

即不難, 逾數月, 但會合無日耳。」王涕下交頤,哀與同歸, 女籌思

王以親老子幼,

每切懷憶,以意告女。女曰:

別, 草創。」芳雲拜而受之。近而審諦, 再三,始許之, 莫可持贈。 小如橘,約二十餘座,每座梁棟榱題歷歷可數,其中供 恐至海南, 桓翁張筵祖餞。綠雲提籃入,曰: `無以為家,夙夜代營宮室, 則用細草制為樓閣 「姊姊

嫌

如

遠

帳床榻類麻粒焉。 王兒戲視之,而心竊嘆其工。 芳雲曰:「實

敬諾。 塵, 馬已候於門。 於君言:我等皆是地仙。因有夙分, 徒以君有老父,故不忍違。 桓乃問:「陸耶?舟耶?」王以風濤險, 待父天年, 遂得陪從。本不欲踐紅 須復還也。」王 願陸。 出則車

籃中草具, 漸收。至一處, 練一匹, 謝別而邁,行蹤騖駛。 則與島中居無稍差殊, 望南抛去,化為長堤, 偕明璫數輩, 布置如法, 潮水所經, 俄至海岸,王心慮其無途。芳雲出素 洞房內幾榻宛然。 四望遼邈。芳云止勿行, 其闊盈丈。 轉眼化為巨第。並入解 瞬息馳過, 下車 堤 取

時已香暮,

止宿焉。

並盡, 宴, 與空花何異。 之念,不恝於懷;及聞此況,沉痛大悲,自念富貴縱可攜取 鞭打立斃矣!」子泣而去。 各器失聲;問不肖子,則出賭未歸。王乃載父而還。芳雲朝 以廿金, 之里人,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惟老父尚存。子善博, ,享奉過於世家。子一日尋至其處, 必延接盤桓, 祖孫莫可棲止, 煙湯 請浴, 使人傳語曰:「可持此買婦, 驅馬至西村見父,衣服滓敝,衰老堪憐。相見, 王命騎趨詣故里,至則居宅已屬他姓 進以錦裳,寢以香舍。又遙致故老與談 撝抑過於平時**。** 暫僦居於西村。 王初歸時,尚有功名 不甚與人通禮;然故人 獨有黃子介, 以圖生業。 王絕之不聽入, 但予 再來, 夙與同門

雲一見, 婦束男子嚴, 居三四年,王翁卒,王萬錢卜兆, 亦名士之坎坷者,王留之甚久, 許其能家,賜三百金為田產之費。 子賭亦少間矣;是日臨喪,始得拜識姑嫜。芳 營葬盡禮。 時與秘語, 翼日, 時子已娶婦, 賂遺甚厚**。** 黄及子同

往省視,

則舍宇全渺,

不知所在。

豈仙人遂不之忌哉?彼婦之口,

抑何其虐也!

理固宜

異史氏曰:「佳麗所在,人且於地獄中求之, 況享受無窮乎?

地仙許攜姝麗,恐帝闕下虛無人矣。輕薄減其祿籍,

巡撫某公父,先為南服總督,

七、二十一、閻羅薨

代哀之,勿忘!」醒而異之,意未深信。既寐,又夢父讓之 實可畏凜。 而誤調之,途逢海寇,全軍盡覆。今訟於閻君,刑獄酷毒, 色慘慄,告曰:「我生平無多孽愆,只有鎮師一旅,不應調 曰:「父罹厄難,尚弗鏤心,猶妖夢置之耶?」公大異之。 閻羅非他,明日有經歷解糧至,魏姓者是也。當 殂謝已久。公一夜夢父來,

人捺坐, 魏不自任,公伏地不起。魏乃云:「然,其有之。但陰曹之 留心審閱,果有魏經歷, 而後起拜, 如朝參禮。拜已,長跽漣漣而告以故。 轉運初至,即刻傳入,使兩

置若死, 之益 強之再四, 公請為糞除賓廨, 切, 非若陽世懜懜, 其實非死。如有所見,無庸駭怪。」 魏不得已諾之。公又求其速理 囑 日:「去即勿聲。 許之。公乃起。又求一 可以上下其手, 且冥刑雖慘, 即恐不能為力。」公哀 往窺聽, 魏籌回慮無靜 與世不同 魏不 所

至夜潛伏廨側,見階下囚人,斷頭折臂者紛雜無數。墀中置 火鐺油鑊, 數人熾薪其下。俄見魏冠帶出,升座,氣象威猛

**迥與曩殊。** 

群鬼一時都伏,

齊鳴冤苦。

魏曰:「汝等命戕於

鬼嗥冤,

其聲訩動。

乃被妄檄前來,

遂遭兇害,誰貽之冤?」魏又曲為解脫,

魏乃喚鬼役:「可將某官赴油鼎,

略入

何得妄告官長?」眾鬼嘩言曰:「例不應調

冤自有主,

顛道人,不知姓名, 怛, 以非佳名, 公嘆吒而歸。 有牛首阿旁執公父至,即以利叉刺入油鼎。 七、二十二、顛道人 煤 痛不可忍,不覺失聲一號, 於理亦當。」察其意似欲借此以洩眾忿。言 故諱其人。 及明視魏 寓蒙山寺。 則已死於廨中。 歌哭不常, 人莫之測, 庭中寂然, 松江張禹定言之。 公見之, 中心慘 萬形俱滅矣。 或見 即

道人赤足著破衲,

自張黃蓋,

作警蹕聲而出,

意近玩弄。

邑

會重陽,有邑貴載酒登臨,

輿蓋而往, 宴畢過寺,

甫及門,

其煮石為飯者。

前, 者倒植其中,而孔大僅容兩手, 則 駭, 異史氏曰:「張蓋游山, **術耳,烏能噬人!」 遂操刃直前。 蟒張吻怒逆,吞客咽之。 眾** 毀裂之,片片化為鷹隼,四散群飛。眾始駭。蓋柄轉成巨蟒 赤鱗耀目。眾嘩欲奔,有同游者止之曰:「此不過翳眼之幻 何可笑!余鄉殷生文屏,畢司農之妹夫也,為人玩世不恭。 比樹開而人已死, **入蟒俱無。方將返報,聞老槐內喘急如驢** 擁貴人急奔, 息於三里之外。 使數人逡巡往探, 漸入寺, 潛蹤移近之,見樹朽中空有竅如盤。試一攀窺,則鬥蟒 逾時少蘇,舁歸。道入不知所之矣。 厭氣浹天骨髓。 無術可以出之。急以刀劈樹 仙人游戲三昧,一 駭甚。!

千零六十六

慚怒,

揮僕輩逐罵之。道人笑而卻走。逐急,棄蓋

章丘有周生者, 值太夫人壽, 以寒賤起家,出必駕肩而行。亦與司農有瓜 殷料其必來, 先候於道, 著豬皮靴

之堂, 葛之舊。 公服持手本。俟周至, 丘生員!」周慚, 冠裳滿座, 下輿, 視其服色,無不竊笑; 鞠躬道左, 略致數語而別。少間, 唱曰:「淄川生員,接章 殷傲睨自若。 同聚於司農 既而

筵終出門, 殷亦仙人之亞也。」 有二健僕, 横扁杖於前 各命輿馬。 殷亦大聲呼:「殷老爺獨龍車何在? 騰身跨之。致聲拜謝, 飛馳而去。

千零六十七

程孝思, 劍南人,少惠能文。父母俱早喪, 家赤貧,

無衣食

七、二十三、胡四娘

銀臺有三子四女,皆褓中論親於大家;止有少女四娘孽出 不長貧,可妻也。」 求傭為胡銀臺司筆札。 胡公試使文, 大悅之, 曰:「此

婢僕咸揶揄焉。生默默不較短長,研讀甚苦, 母早亡, 而公弗之顧也, 讀弗輟, 笄年未字, 群又以鳴鉦鍠聒其側, 除館館生,供備豐隆。 遂贅程。 或非笑之, 程攜卷去讀於閨中。 群公子鄙不與同 以為惛髦之亂命, 眾從旁厭譏之,

四娘之未字也,

有神巫知人貴賤,

遍觀之,都無諛詞

惟四

之, 當抉我眸子去!」桂兒怒而言曰:「到爾時,恐不舍得眸子郎君,便不作貴官耶?」二姊聞而嗤之曰:「程郎如作貴官, 噪訴四娘, 悲, 也!」二姊婢春香曰:「二娘食言,我以兩睛代之。」桂兒 儀何物?」 二婦曰:「兩肩荷一口!」四娘坦然, 會公初度, 率相呼。 人」以嘲笑之,而四娘端重寡言,若罔聞之。 桂兒號嘩。夫人聞 擊掌為誓曰:「管教兩丁盲也!」二姊忿其語侵, 四娘有婢名桂兒,意頗不平,大言曰:「何知吾家 諸婿皆至,壽儀充庭。大婦嘲四娘曰:「汝家祝 四娘方績, 知, 不怒亦不言, 績自若。 即亦無所可否,但微哂焉。 漸至婢媼, 殊無慚作。

千零六十九

娘至,

曰:「此真貴人也!」及贅程

諸姊妹皆呼之「貴

也, 樸, 晝夜攻苦,夫豈久為人下者?汝勿效尤, 見也。」故三娘每歸寧, 聰明渾而不露 恆禮重四娘 類 癡 ,諸婢子皆在其包羅中而不自知。 愈益狎之。 往往相顧恤。 輒加意相歡。 獨有公愛妾李氏, 每謂三娘曰: ,宜善之,他日好相 四娘內慧 一姊所自 況程 外 郎

是年, **粮**哀如子, 程以公力得入邑庠。 未得與試。 既離苫塊, 明年, 學使科試士, 而公適薨, 四娘贈以金,使趨入「遺

萬分不可矣!倘能吐氣,庶回時尚有家耳。」臨別,李氏、 娘賂遺優厚。 才」籍。 願乖氣結, 囑 日:「曩久居 程 · 入 聞 難於旋里, 千零七十 砥志研思, 以求必售。 所不被呵逐者, 徒以有老父在, 幸囊資小泰, 攜卷入都。 無何放榜, 時妻

納貢, 空匱,貨其沃墅, 李公假千金,先使紀綱赴劍南,為之治第。時胡大郎以父亡 黨多任京秩, 人之門。東海李蘭臺見而器之, 使應順天舉, 恐見誚訕,乃易舊名, 因購焉。 連戰皆捷, 既成,然後貸輿馬往迎四娘。 收諸幕中, 資以膏火, 為之 授庶吉士。自乃實言其故。 詭托裏居, 求潛身於大

符, 程擢第後,有郵報者, 舉宅皆惡聞之;又審其名字不

叱去之。 適三郎完婚, 戚眷登堂為餪, 姊妹諸姑咸在,

發視, 喧雜滿屋。 惟四娘不見招于兄嫂,忽一人馳入,呈程寄四娘函信 四娘銜恨不至。 相顧失色。筵中諸眷客始請見四娘 耳有聽, 無何, 聽四娘;目有視, 翮然竟來。 申賀者, 視四娘;口有道,道 捉坐者,寒暄者, 姊妹惴惴,

千零七十

贈遺, 顧。 也。 獨拜李夫人及三姊,出門登車而去。眾始知買墅者, 粉交下。四娘漠然;合坐寂無一語, 郎衣冠既竟, 歸展墓, 泣曰:「桂兒逼索眼睛, 見春香奔入, 是爭把盞酌四娘 娘 也: 數年, 四娘初至墅,什物多闕。夫人及諸郎各以婢僕、 四娘一無所受;惟李夫人贈一婢受之。居無何 車馬扈從如云。 靈寢漏敗, 四娘凝重 面血沾染, 已升輿矣。 方宴笑間, 如 漸將以華屋作山丘矣。 故。 非解脫, 胡公殁, 共詰之, 詣嶽家, 眾見其靡所短 門外啼號甚急, 幾抉去矣!」二娘大慚, 群 禮 哭不能對。 公枢, 公子日競資財, 各始告別。 次參李夫人。 程睹之悲, 群 稍 二娘呵之, 就安帖 致怪 四娘盛妝, 器具相 柩之弗 即程 假

咸嘉嘆焉。 不謀於諸郎 刻期營葬, 事事盡禮 殯日, 冠蓋相屬 里中

程

十餘年歷秩清顯,

凡遇鄉黨厄急罔不極力。一

一郎適以

命被逮, 冀 持李夫人手書往。至都, 觀察函致之,殊無裁答, 四娘念手足之義, 直指巡方者, 為程同譜, 而忘睚眥之嫌。 益懼。 不敢遽進。 欲往求妹, 風規甚烈。大郎浼婦翁王 覷程入朝, 閣人既通, 而自覺無顏, 而後詣之。 即有舊媼

幾曾見嗚嗚向人?」大郎乃出李夫人書。

所來。

四娘扶而笑曰:「大哥好男子,

此何大事,

直復爾爾

四娘

妹子一女流

問:「大哥人事大忙,萬里何暇枉顧?」大郎五體投地,

導入廳事,具酒饌,

亦頗草草。食畢,

四娘出,

顏溫霽,

泣

來省妹子, 到此?」大郎無詞, 「諸兄家娘子都是天人,各求父兄即可了矣, 乃以大訟求貴人耶!」拂袖徑入。大郎慚憤而出。 ,但顧哀之。 四娘作色曰: 「我以為跋涉 何至奔波

歸家詳述,大小無不詬詈,李夫人亦謂其忍。逾數日二郎釋

力也。 李夫人。喚入,僕陳金幣,言:「夫人為二舅事, 放寧家, 未遑字覆。 後三娘家漸貧, 眾大喜,方笑四娘之徒取怨謗也。 聊寄微儀, 以代函信。」眾始知二郎之歸, 程施報逾於常格。 又以李夫人無子, 俄而四娘遣價候 遣發甚急,

迎養若母焉。

半炊時,有一錢泛起,當拜之。」乃去。黃不解何術, 河海。 三月, 當代假之。三日為約。」黃諾之。竭力典質如數。 **黄生,故家子,才情頗贍,** 效否未定,而十千可惜。乃匿其九,而以一千投之。少間巨 者。能置十千否?」答言:「不能。」僧曰:「請勉辦其半, 君騰達已久,今尚白紵耶?想福命固薄耳。請為君賄冥中主 素與分深,既而僧雲游,去十餘年復歸。見黃,嘆曰:「謂 僧果以五千來付黃。黃家舊有汲水井, 僧命束置井邊, 一千零七十五 戒曰:「約我到寺, 夙志高騫。村外蘭若有居僧某, 即推墮井中。 深不竭,云通 轉念

候

七、二十四、

、僧術

拜, 暮僧至, 致矣。」黃大悔,求再禳之,僧固辭而去。黃視井中錢猶浮, **曰:「鄙吝者必非大器。此子之命合以明經終,不然甲科立** 1:「冥中使者止將一千去,何乃妄言?」黃實告之,僧嘆 又取四千投焉。 譙讓之曰:「胡不盡投?」 黃云:「已盡投矣。」 落下擊觸有聲, 為大錢所隔不得沉。 僧

鏗然而破,

即有一

一錢浮出

大如車輪。

黄大駭

以綆釣上,大錢乃沉。是歲,黃以副榜準貢,卒如僧言。

廉矣。然一千準貢,猶昂貴耳。

明經不第,

何值一錢!

第,

直亦

異史氏曰:「豈冥中亦開捐納之科耶?十千而得 |

某顯者多為不道,夫人每以果報勸諫之,殊不聽信。適有方 士能知人祿數,詣之。方士熟視曰:「君再食米二十石、 二十餘年天祿,豈不善所能絕耶?橫如故。逾年, 十石,天祿乃終。」歸語夫人。計一人終年僅食面二石,尚有 忽病「除

面

几

七、二十五、

祿數

七、二十六、柳生

中」,食甚多而旋饑,

一晝夜十餘餐。

未及周歲

死矣。

周生,

順天宦裔也,

與柳生善。

柳得異人之傳,

精袁許-

術

嘗謂周曰:「子功名無分,

萬鍾之資尚可以人謀,

然尊

一千零七十七

聊賴。 因詣 闘 薄相 柳, 將以卜姻。入客舍坐良久, 恐不能佐君成業。」未幾婦果亡,家室蕭條,不可 柳歸內不出。呼之再三,

遇之否?」曰:「遇之。襤褸若丐。」曰:「此君岳翁,宜敬禮 術,求月老系赤繩耳。」周喜問之,答曰:「甫有一人攜囊出. 始方出, 曰:「我日為君物色佳偶, 今始得之**。**適在內作小

微, 與無舊,姓名亦問訊知之。」周笑曰:「尚未知犁牛,何知其 之。」周曰:「緣相交好,遂謀隱密,何相戲之甚也!僕即式 子?」柳曰:「我以數信之, 有子,何害?」周問:「曾見其女耶?」答曰:「未也**。** 猶是世裔,何至下昏於市儈?」柳曰:「不然。 其人兇而賤, 然當生厚福之女。 犁牛尚

一千零七十八

但強合之必有大厄,容復禳之。」周既歸 諸方覓之,迄無一成。 未肯以其言為信

至, 可謂倉卒主人矣。」飲間傅憂馬病不可騎, 蓋傅姓營卒也。 柳生忽至, 每托某代訪, 少間酒肴既陳, 「且勿問, 宜速作黍。」周不諭其故, 曰:「有一客,我已代折簡矣。」問:「為誰 曩夕始得晤。 心內不合,陽浮道譽之;而柳生承應甚 雜惡草具進。柳起告客:「公子向慕已 又聞不日遠征, 立刻相邀, 如命治具。 柳亦俯首為之籌 俄

稍不快,已無如何。

借馬騎歸,

因假命周,

登門持贈傅。

思。

既而客去,

柳讓周曰:「千金不能買此友

何乃視之漠

盜怒, 驗也, 家世, 爵L, 難人七八位,皆劫其金資釋令去,惟周被擄至巢。盜首詰其 遂告曰:「小生所以踟躕者,以文弱不能從戎, 過歲將如江西, 三年不得歸。後稍平, 如使夫婦得相將俱去,恩莫厚焉。」盜曰:「我方憂女 立命梟斬。周懼,思不如暫從其請,因從容而棄之。 能否?」柳云:「並如君願。」及至江西,值大寇叛 因曰:「我有息女,欲奉箕帚,當即無辭。」周不答, 「我意無他, 此何不可從也。」引入內,妝女出見,年可十八九. 投臬司幕。 但薄有所獵, **詣柳問**卜, 選日遵路,中途為土寇所掠, 當購佳婦,幾幸前言之不 柳言:「大吉!」 恐益為丈人

過三四日, 蓋天人也。 年荷囊人也。 當夕合巹, 將送之行,忽大軍掩至,全家皆就執縛。有將官 因述柳言,為之感嘆。 深過所望。 細審姓氏, 乃知其父即當

員審視曰:「此非周某耶?」蓋傅卒已軍功授副將軍矣。 謂僚 三員監視, l:「此吾鄉世家名士,安得為賊!」解其縛, 已將婦翁斬訖, 尋次及周。 周自分已無生理, 問所從來。

戴二天!但室人離散,求借洪威, 詭曰:「適從江臬娶婦而歸,不意途陷盜窟,幸蒙拯救, 令其自認,得之。餉以酒食,助以資斧**,** 旦夕不忘。但搶攘間,不遑修禮, 助君北旋。」又遣二騎持信矢護送之。 更賜瓦全。」傅命列諸俘, 請以馬二匹、金五十 曰:「曩受解驂之

骨耳。 產。 **瘞翁尸**, 計於簷下,女垂簾聽之, 周以出死得生,不復追問。及訪柳, 佩刀掘尺許, 女持家逾於男子, 所以偷生旦暮者, 囑騎者候於路, 某所窖藏巨金, 家人謂其已死, 恣意侵冒, 又引拜母塚, 大懼,哄然盡逃;只有 果得金, 擇醇篤者, 兩人至舊處,廬舍已燼,於灰火中 始行。至直隸界, 盡裝入橐,乃返。 以少時曾為相者所許, 可以發贖父骨,餘者攜歸,尚足謀 盤中誤下一珠, 授以資本而均其息。 嫗、一 則不知所適矣。 粟帛器具, 輒指其訛。 以百金賂騎者, 厚賜騎者而去。 婢、 冀他日能收 老奴在焉。 蕩無存者。 每諸商 內外 會 使 取

千零八十二

途中

,女告周曰:「癡

父不聽忠告,母氏死之。

知有今日

敢欺。 之。 數年伙商盈百, 家數十巨萬矣。 乃遣人移親骨厚葬

也而有是女耶?培婁無松柏, 異史氏曰:「月老可以賄囑 況以相天下士哉! 無怪媒妁之同於牙儈矣。 此鄙人之論耳。婦人女子猶

朱生, 鄰人之妻, 陽穀人, 少年佻達, 睨之美, 戲謂媼曰:「適睹尊鄰, 喜詼謔。 因喪偶往求媒媼 雅少麗, 遇

七、二十七、冤獄

朱笑曰: 千零八十三

我求凰.

渠可也。」媼亦戲曰:「請殺其男子,

我為若圖之。

欲殺夫而娶其婦皆我之為,婦不知之也。」問:「何憑?」答 訊朱,朱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既是冤死,而又 因押歸告母曰:「予我衣,死也;即不予,亦死也;均之死, 加以不節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何忍乎?我實供之可矣: 究無端緒,惟媒媼述相謔之詞,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 而復蘇者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證據死我耳,待自取之。\_ 言:「血衣可證。」及使人搜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之,死 令又疑鄰婦與私,搒掠之,五毒參至,婦不能堪,誣伏。又 **剋不如其速也。」母泣,入室移時,取衣出付之。令審** 擬斬。再駁再審,無異詞。 鄰人出討負、被殺於野。邑令拘鄰保, 經年餘, 決有日矣。 血膚取實

也, 然並僕。 得。 官若動, **憒**, 蓋宮素不逞, 令方慮囚 何足臨民!i 聞朱誣服, 及問其人, 於朱某何與?」言已倒地, 即便誅卻!」令戰懼悚聽。其人曰:「殺人者 **令懼欲逃**, 忽一人直上公堂, 知 竊自幸, 則宮標也, 某討負而歸, 隸役數十輩, 其人大言曰: 是日身入公門, 榜之盡服其罪。 將共執之。 意腰橐必富, 氣若絕。 [視令而大罵曰: 「我關帝前周將軍 殊不自 少頃而醒 其人振臂一 及殺之竟無 知 面無人 乃宮標 也!昏 令 揮 問 所

羈留而死。

年餘

鄰母欲嫁其婦

婦感朱義,

遂嫁之。

異

左臂,

刀痕猶未平也。

令亦愕然。

後以此被參揭免官,

贖

則割臂所染

驗

血

衣所自來,

朱亦不知之。喚其母鞠之,

民命。 於此 盈,不令消見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 情,不必羈候;若無疑難之事,何用徘徊?即或鄉里愚民 藤悉斷**。**所謂神明之宰非耶? 細哉!余嘗謂為官者不濫受詞訟, 每見今之聽訟者矣: 一 山村豪氣,偶因鵝鴨之爭,致起雀角之忿,此不過借官宰之 一言,以為平定而已,無用全人,只須兩造,笞杖立加,葛 不可不慎也。躁急污暴, 「訟獄乃居官之首務, 一人興訟則數農違時, 一票既出, 培 陰 案既成則十家蕩產, 豈故之 固乖天和;淹滯因循, 若故忘之。 即是盛德。且非重大之 娱, 不肯懸聽審之牌。 攝牒者入手未 滅天理

蒙蔽因循,

動經歲月,

不及登長吏之庭, 而皮骨已將盡矣!

千零八十六

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於奸民。何以故?奸民惜;而在良民株累,亦復何堪?況且無辜之干連,往往奸民無數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拔救耶!然在奸民之兇頑,固無足而儼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 良者而施之暴。 難 何大事,而顧奄奄堂上若死人,似恐溪壑之不遽飽,而故假 自入公門, 之以歲時也者!雖非酷暴,而其實厥罪維均矣。嘗見一詞之 湟,而良民易欺也。皂隸之所毆罵,胥徒之所需索,皆相 如蹈湯火。早結一日之案, 則早安一日之生,有

被羅織者也。或平昔以睚眥開嫌,或當前以懷璧致罪,故興

其急要不可少者,不過三數人;其餘皆無辜之赤子,妄

狀若烏集;人出亦出, 遂成附骨之疽;受萬罪於公門,竟屬切膚之痛。 訟者以其全力謀正案, 其實一無所用,只足以破產傾家,飽蠹役之貪囊;鬻子 還同猱系。而究之官問不及,吏詰不 而以其餘毒復小仇, 名於紙尾 人跪亦跪,

典妻,: 詰:當逐逐之,不當逐芟之。不過一濡毫、 洩小人之私憤而已。 深願為官者, 每投到時, 略一審 一動腕之間

便保全多少身家,培養多少元氣。從政者曾不一念及於此, 又何必桁楊刀鋸能殺人哉!

千零八十八

馳馬殿階。階上多古柏。一日縱馬入,觸樹頭裂,自言:「子 教諭展先生, 灑脫有名士風。 然酒狂不持儀節, 每醉歸 輒

七、二十八、鬼令

路怒我無禮,

擊腦破矣!」中夜遂卒。

**攜酒入飲**, 邑中某乙者,負販其鄉,夜宿古刹。更靜人稀,忽見四五 展亦在焉。酒數行,或以字為令曰:「田字不透

字不透風,口字在當中;口字推上去,呂字贏一鍾。」一人 風, 又一人曰:「困字不透風,木字在當中;木字推上去,杏字 曰:「囹字不透風,令字在當中;令字推上去,含字贏一鍾**。** ,十字在當中;十字推上去,古字贏一鍾。」一人曰:「回 千零八十九

推上去,一口一大鍾!」相與大笑,未幾出門去。 在當中; 贏 命。」飛 竊疑其罷官歸也。及歸問之,則展死已久,始悟所遇者 末至展, 觥來。 。 眾又笑曰:「推作何物?」展吸盡曰:「一字 展即云:「我得之矣:日字不透風, 凝思不得。眾笑曰:「既不能令,須當受 某不知

鬼耳。

七、二十九、

甄后

洛城劉仲堪, [ 方讀, 与 忽聞異香滿室,少間佩聲甚繁。驚顧之,有美人入, 少鈍而淫於典籍。 恆杜門攻苦,不與世通。

簪珥光採,

從者皆宮妝。

劉驚伏地下,

美人扶之曰:「子何

解襦 未曙 之。 耳, 此 博洽非常。 磚者非子耶?」乃展錦薦, 幾時有侮?」美人笑曰:「相別幾何,遂爾懜懜! 危坐 劉依依苦詰姓字,喝,諸姬已復集。美 劉受飲訖, 忽覺心神澄徹。 而後恭也?」劉益惶恐,「 ·歷幾生, 曲盡歡好。 劉茫茫不知所對。 聰明頓盡矣!」遂命侍者, 美人起, 設瑤漿, 美人曰:「我止赴瑤池一回宴 曰:「何處天仙 妝容如故, 既而曛黑, 捉坐對飲,與論古今事, 鬢發修整, 不再理 以湯沃水晶膏 從者盡去,息燭 未曾拜識。

甄氏;;

君,公幹後身。

當日以妾故罹罪,心實不忍,今日之

`:「魏文安在?」曰:「丕,不過

答曰:「告郎不妨,

恐益君疑耳。妾,

也。

會

亦聊以報情癡也。」

問

雲推而去。 賊父之庸子耳。妾偶從游嬉富貴者數載, 見之。」旋見龍輿止於庭中,乃以玉脂合贈劉 以阿瞞故,久滯幽冥,今未聞知。反是陳思為帝典籍, 過即不復置念。 作別登車,

劉自是文思大進。然追念美人, 母不知其故,憂之。家一老嫗,忽謂劉曰:「郎君意頗有思 凝思若癡, 歷數月漸近羸殆。

否?! 劉以言隱中情告之, 嫗曰:「郎試作尺一書, 我能 郵

敢忘也。」乃折柬為函,付嫗便去。半夜而返曰:「幸不誤 致之。」劉驚喜曰:「子有異術,向日昧於物色。果能之, 初至門,門者以我為妖, 少頃喚入,夫人亦欷歔, 欲加縛縶。我遂出郎君書, 自言不能復會。便欲裁答。

千零九十二

我言:『郎君羸憊, 言乃百年計,但無洩,便可永久矣**。』**」劉喜, 云:**『**煩先報劉郎, 當即送一佳婦去。』瀕行, 非一字所能瘳。』夫人沉思久, 伺之。 又囑: 「適所

明日, 坐待成禮而去。惟劉心知其異,陰問女:「系夫人何人?」答 女其所出,名司香,願求作婦。」母愛之,議聘,更不索資, 云:「妾銅雀故妓也。」劉疑為鬼,女曰:「非也。妾與夫人俱 果一 老姥率女郎詣母所, 容色絕世, 自言: 「陳氏;

犬斷索咋女,女駭走, 隸仙籍,偶以罪過謫人間。夫人已復舊位;妾謫限未滿,夫 人請之天曹,暫使給役,去留皆在夫人。故得長侍床簀耳。」 一日,有瞽媼牽黃犬丐食其家, 羅衿斷。 拍板俚歌。女出窺, 立未定, 劉急以杖擊犬。 犬猶怒,

千零九十三

知, 女, 斷 女不可, 幅 犬乃老瞞所化, 驚顏未定, 頃刻碎如麻 曰:「上帝所罰,何得擅誅?」 蓋怒妾不守分香戒也。」 嚼吞之。 「卿仙人,何乃畏犬?」女曰: 瞽媼捉領毛,縛以去。 劉欲買犬杖斃 「君自不 劉

妖。 居 母陰覓術士來, 母詰劉 見者皆驚其艷, 而審所從來, 劉亦微道其異。 作法於庭。 方規地為壇,女慘然曰:「本期 母大懼,戒使絕之, 殊恍惚,於是共疑為 劉不聽

白首, 咒可遣耳!」乃東薪爇火,拋階下。 女已渺。 忽有聲震如雷,已而煙滅, ,今老母見疑,分義絕矣。要我去亦復非難, 呼嫗問之, 嫗亦不知所去。 見術士七竅流血死矣。 瞬息煙蔽房屋, 劉始告母:「嫗蓋 但恐非禁 對面

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已!! 睹故妓,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癡,固猶然妒之耶?嗚呼!奸雄 狐也。」異史氏曰:「始於袁,終於曹,而後注意於公幹, 人不應若是。然平心而論:奸瞞之篡子,何必有貞婦哉?犬 仙

溫 七、三十、宦娘 如春,秦之世家也。少癖嗜琴, 雖逆旅未嘗暫舍。 客晉

紋理佳妙,略一勾撥, 筇杖倚壁,花布囊琴。溫觸所好,因問:「亦善此也?」道 經由古寺,系馬門外,暫憩止。入則有布衲道人,趺坐廊間. 人云:「顧不能工,願就善者學之耳。」遂脫囊授溫 清越異常。喜為撫一短曲,道人微笑: 千零九十五 , 視之,

試使彈, 撥動, 拜請受業。道人三復之,溫側耳傾心,稍稍會其節奏。道人 足為貧道師也。」溫以其言誇, 遂稱絕技。 覺和風自來;又頃之,百鳥群集, 點正疏節,曰:「此塵間已無對矣。」溫由是精心刻 乃竭盡所長, 道人哂曰:「亦佳 轉請之。 庭樹為滿。溫驚極, 道人接置膝上, 佳!但未

嫗言:「宿當不妨, 未偶 趨之,不遑審擇, 女郎出, 系情殊深。 年十七八, 貌類神仙。 俄一老嫗出問客, 溫道姓名, 兼求寄宿。 但少床榻;不嫌屈體 門匆匆遽入。登其堂, 舉首見客,驚而走入。 便可藉槁。」少旋 **闃無人;俄** 

溫

千零九十六

後歸程,

離家數十里,

日已暮,暴雨莫可投止。路旁有小村

溫 揣 不堪臥處, 語其故, ?:「女郎何人?」 曰:「此宦娘,老身之猶子也。」 溫曰:「不 寒陋,欲求援系, 展草鋪地,意良殷。 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雨既歇,冒夜遂歸 但云難言,悵然遂罷。嫗既去,溫視藉草腐濕, 如何?」嫗顰蹙曰:「此即不敢應命。」 問其姓氏,答云:「趙姓。」又

以燭來,

邑有林下部郎葛公喜文士, 溫偶詣之,受命彈琴。簾內隱約

通之,一 每冀再聆雅奏;而溫以姻事不諧,志乖意沮, 有眷客窺聽, 之門矣。一日,女於園中拾得舊箋一折,上書《惜餘春詞》 女, 小字良工, 善詞賦, 而葛以溫勢式微不許。 忽風動簾開, 有艷名。溫心動, 見一及笄人, 然女自聞琴以後,心竊傾慕, 麗絕一世。 蓋公有 歸與母言,媒 絕跡於葛氏

千零九十七

笺, 草。 葛經閨門過,拾之;謂良工作, 年, 柳傷春, 欲急醮之。 睡好?漫說長宵似年, 望穿秋水,道棄已拚棄了!芳衾妒夢,玉漏驚魂,要睡何能 莊書一通置案間, 更有何人不老!」女吟詠數四,心悅好之。懷歸,出錦 自別離,只在奈何天裏,度將昏曉。今日個蹙損春山, 「因恨成癡, 同是一般懷抱。甚得新愁舊愁, 臨邑劉方伯之公子,適來問名,心善之,而猶欲 公子盛服而至, 轉思作想, 逾時索之不可得,竊意為風飄去。 **儂視一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是三** 儀容秀美。葛大悅, 日日為情顛倒。 惡其詞蕩, 火之而未忍言, **鏟盡還生,便如青** 海棠帶醉 款延優渥。

故。 先是,葛有綠菊種,吝不傳,良工以植閨中。溫庭菊忽有一 既而告別,坐下遺女舄一鉤。 公子亟辯其誣,葛弗聽,卒絕之。 心頓惡其儇薄, 因呼媒而告以

二株化為綠, 同人聞之, 輒造廬觀賞, 溫亦寶之。凌晨趨視,

菊變綠,訝之,躬詣其齋,見詞便取展讀。溫以其評褻,奪 「春」為己名益惑之,即案頭細加丹黃,評語褻嫚。適葛聞溫 於畦畔得箋寫《惜餘春詞》,反覆披讀,不知其所自至。以 而挼莎之。葛僅讀一兩句, 蓋即閨門所拾者也。大疑,並

千零九十九

歸溫。

葛然之, 遙致溫,

菊之種,

亦猜良工所贈。歸告夫人,使逼詰良工。良工涕

莫有取實。 夫人恐其跡益彰,

計不如以女

溫喜極。是日招客為綠菊之宴,焚

而事無驗見,

澀, Щ, 之戲也, 則終夜寂然。因意為狐, 香彈琴, 曲 雅足聽聞。 似將效己而未能者。 ,而設弦任操若師, 既知其非人, 良夜方罷。 既歸寢 始 白溫。 夜夜潛伏聽之。至六七夜, 居然成 固知其願拜門墻也者,遂每夕為奏 爇火暴入,杳無所見。溫攜琴去, 齋童聞琴自作聲 溫自詣之,果不妄。其聲梗 初以為僚僕

溫 工聞琴鳴之異,往聽之,曰:「此非狐也, 既親迎,各述曩詞,始知締好之由,而終不知所由來。良 調淒楚, 有鬼聲。」

溫 能復隱, 何琴聲既作, 未深信。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可鑒魑魅。翌日遣人取至, 細審之趙氏之宦娘也。大駭,窮詰之。泫然曰:「代 握鏡遽入;火之, 果有女子在,倉皇室隅,

千一百

之。 箏, 時, 娘曰:「君之業, 吻合佳偶,以報眷顧之情。 矣!」乃起辭欲去。良工故善穩, 詞,皆妾為之也。 諾之。乃囊鏡。女遙坐曰:「妾太守之女死百年矣。少喜琴 作蹇修, 女命筆為給譜十八章,又起告別。夫妻挽之良苦,宦娘淒然 得聆雅奏,傾心向往;又恨以異物不能奉裳衣,陰為君 筝已頗能諳之,獨此技未能嫡傳,重泉猶以為憾。惠顧 溫如其請,又曲陳其法。宦娘大悅曰:「妾已盡得之 不為無德, 其調其譜, 並非塵世所能。良工擊節, 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夫妻咸拜謝之。宦 妾思過半矣,但未盡其神理, 何相逼之甚也?」溫請去鏡, 劉公子之女舄,《惜餘春》之俚 聞其所長, 願以披聆。宦 請為妾再鼓 轉請受業。 約勿避;

出門遂沒。 當懸之臥室, 世可相聚耳。」因以一卷授溫曰:「此妾小像。如不忘媒妁, 快意時焚香一炷, 對鼓一曲, 則兒身受之矣。

曰:「君琴瑟之好,自相知音;薄命人烏有此福。如有緣,

姣麗無雙,心愛好之。潛至其肆,托言買扇。女子便呼父, 海 州劉子固,十五歲時,至蓋省其舅。見雜貨肆中一女子,

七、三十一、阿繡

將覓父,劉止之曰:「無須,但言其價,我不靳直耳。」女如

言固昂之,劉不忍爭,脫貫竟去。明日復往又如之。行數武

父出,劉意沮,故折閱之而退。遙睹其父他往,又詣之,女

積 完 實 劉益感其誠, 香帕脂粉等類,密置一篋, 對。 半月為僕所窺,陰與舅力要之歸。 好, 呼曰:「返來!適偽言耳 轉詰之, 已而以舌舐粘之。 蹈隙輒往, 自言:「姚氏。」臨行, 由是日 劉懷歸不敢復動, 無人時, 熟。女問:「郎居何所?」以 價奢過當。」因以半價返之。 意惓惓不自得。以所 輒闔戶自撿一過, 所市物,女以紙代裹 恐亂其舌痕也。

凝想。 猶意偶出未返,早又詣之,**闔**如故**。** 次年復至蓋, 以貿易無重息, 裝甫解即趨女所, 故暫歸去,又不審何時可復來。神 至則肆宇闔 問諸 鄰 焉, 始 知姚原廣寧 失望而返。

居數日怏怏而歸。

母為議婚,

**屢梗之,母怪且怒。** 

僕私

適媒來. **篋啜泣**, 勇 以 曩 矣!阿繡已字廣寧人。」劉低頭喪氣,心灰絕望。 母憂思無計, 事告母 媒合之。 而徘徊顧念,冀天下有似之者。 艷稱復州黃氏女。 念不如從其志。 母益防閑之,蓋之途由是絕。 舅即承命詣姚。 劉恐不確,命駕至復。入西 於是刻日辦裝使如蓋, 逾時而返, 謂劉曰: 劉忽忽遂減眠食。 既歸 「事不諧 轉寄語

即返身走,以手指其後;又復掌及額,而入。劉喜極,

以冀女或復出。一日日方西,女果出,忽

天下寧有此酷肖者耶?居數日莫可夤緣,

劉大動,因僦其東鄰居,

細詰知為

見劉

惟

目眈眈候其門,

李氏。反復疑念,

行且盼而入,真是無訛。

見北向一家,

兩扉半開,內一女郎怪似阿繡。再屬目之,

計不遂, 涕墮如綆。 其首,小語曰:「來乎?」 略可及肩。 但不能解。 飾不甚炫麗, 人他宿,妾當自至。」劉如言,坐伺之。少間女悄然入, 曰:「李氏,妾表叔也。」劉請逾垣。女曰:「君先歸, 何未醮也?」女曰:「言妾受聘者,妄也。 不願附公子婚, 自謂今生已矣, 凝思移時 豁然頓悟, 女隔堵探身, 袍褲猶昔。 此或托舅氏詭詞以絕君望耳。」既就枕 信步詣舍後,見荒園寥廓,西有短垣 遂蹲伏露草中。久之,有人自墻 劉諾而起, 劉挽坐, 以巾拭其淚,深慰之。劉曰:「百 何期復有今夕?顧卿何以至此? 備道艱苦, 細視真阿繡也。 家君以道里賒 因問:「卿已 遣從 妝

劉自是不復措意黃氏矣。旅居忘返, 夜僕起飼馬,見室中燈猶明,窺之,見阿繡,大駭。 宛轉萬態, 款接之歡不可言喻。 經月不歸。 四更遽起 過墻而去。 顧

愛。 敢言主人,旦起訪市肆,始返而詰劉曰:「夜與還往者, 人也?」劉初諱之, 彼姚家女郎, 何為而至此?」劉始腆然曰:「西鄰是其 僕曰:「此第岑寂,狐鬼之藪,公子宜自

表叔, 操兵入共擊之。至暮女至,謂劉曰:「知君見疑, 家一子尚幼, 阿繡美。」劉反復思,乃大懼曰:「然且奈何?」僕謀伺其來: 衣尚未易者?且其面色過白,兩頰少瘦, 有何疑沮?」僕言:「我已訪之審: 別無密戚。所遇當是鬼魅;不然,焉有數年之 笑處無微渦, 不如 東鄰止一孤媼, 然妾亦無

西

一千一百零六

益恐, 棄兵! 杳。 起立曰:「我且去,待花燭後,再與新婦較優劣也。」轉身遂 猶昔否耶?」劉毛發俱豎,噤不語。女聽漏三下, 劉信狐言, 將圖效綿薄, 以是故去, 托媒自通, 強設酒饌。女談笑如常,舉手向劉曰:「君心事, 速具酒來, 就否未可知。須旋日方可計校。」劉聞之,徬徨無 啖以重賂。姚妻乃言:「小郎為覓婿廣寧, 竟如蓋。 何竟伏戎?妾雖非阿繡,頗自謂不亞, 當與若主別。 怨舅之誑己也,不舍其家;寓近姚氏, 僕便自投, 若或奪焉。 , 把 盞 君視之 若翁 呷,

不過了夙分耳。」言未已,

僕排闥入。女呵之曰:

以自主,惟堅守以伺其歸。

逾十餘日, 忽聞兵警, 猶疑訛傳:

千一百零七

感之。「 從, 握腕趣遁, 阿繡也。父攜妾自廣寧歸,遇兵被俘,授馬屢墮。 阿繡耶?」 女問: 亂始作。 矣!前皆坦途可緩行,愛汝者將至,宜與同歸。』」 以劉文弱疏其防,盜馬亡去。至海州界見一女子, 履蹉跌,不可堪。 之信益急,乃趣裝行。中途遇亂,主僕相失,為偵者所掠。 百步而屨屢褪焉。 劉停鞭審顧, 因述其留蓋之故。女言其叔為擇婿於方氏, 劉始知舅言非妄。攜女馬上, 荒竄軍中, 「何為出此言?」劉述所遇。女曰:「妾真 則阿繡也。 劉馳過之, 久之, 亦無詰者。女子健步若飛隼,苦不能 聞號嘶漸遠,乃釋手曰: 『別 心仍訝其為狐 女遽呼曰:「馬上人非劉 **疊騎歸。** 曰:「汝真 劉知其狐 蓬鬢垢耳, 未委禽而 忽一女子

使從己宿。 劉出藏篋, 吉成禮乃去。 容光煥發。 無恙,大喜。 又遣人赴蓋,寓書於姚。 母撫掌曰: 封識儼然。 有粉一函, 系馬入, 俱道所以。母亦喜,為女盥濯, 「無怪癡兒魂夢不置也!」遂設裀 啟之, 不數日姚夫婦俱至, 化為赤土。 竟妝. 劉異

之。 裹, 更不及審真偽,故以此相戲耳。」方嬉笑間, 女掩口 1日:「數年之盜,今始發覺矣。 爾日見郎任妾包

一人搴簾

母。 始揖而謝之。女子索鏡自照, 母及家人悉集, 「快意如此,當謝蹇修否?」劉視之,又一阿繡也,急呼 為位於室而祀之。 無有能辨識者。 一夕劉醉歸, 赧然 趨出, 劉回眸亦迷,注目移時, ,室暗無人,方自挑燈, 尋之已杳。夫婦感

如此 狐姊孰勝?」劉曰:「卿過之。然皮相者不辨也。」 已而合扉 言語 誰作桑中逃耶?」劉笑捧其頰,女曰: 「郎視妾與

劉挽問:「何之?」笑曰:「醉臭熏人,

使人不耐

回

相狎。 。俄有叩門者,女起笑曰:「君亦皮相者也。」劉不解,

笑聲。. 趨啟門, 夫妻望空而禱, 則阿繡入,大愕。始悟適與語者,狐也。 祈求現像。狐曰: 「我不願見阿繡。」 暗中又聞

問 : 「何不另化一貌?」曰:「我不能。 問: 「何故不能?」

似;我學三月而後成,然終不及妹。今已隔世。自謂過之, 宮見西王母,心竊愛慕, 「阿繡, , 吾妹也, 前世不幸夭殂。 歸則刻意效之。 生時, 妹較我慧, 一月神 與餘從母至天

个意猶昔耳。 我感汝兩人誠,故時復一至,今去矣。」 遂不復

不復來。 簪長數寸, 常數日住, 自此三 頭痛大作,悔無及!」天明,果於某所獲之。三年後, 偶失金帛, 家人皆懼避之。每有亡失,則華妝端坐,插玳 朝家人而莊語之:「所竊物,夜當送至某所; 日輒一來, 阿繡效其裝嚇家人,亦屢效焉。 切疑難悉決之。 值阿繡歸寧,

七、三十二、楊疤眼 獵人夜伏山中, 又一人來, 高亦如之。 適相值,

見一小人,長二尺已來,

踽踽行澗底。

間

將往望楊疤眼。前見其氣色晦黯

多罹不吉。」後人曰:「我

交問何之。

前者曰:

我

一千一百一十一

亦為此. 有矣。 夜獲一狐 汝言不謬。」 左目上有瘢痕大如錢。 獵者知其非人, 厲聲大叱,

小 翠

之非貓. 物大於貓 王太常, 越人。 始怖, 來伏身下, 總角時,畫臥榻上。忽陰晦 隔房呼兄。 展轉不離 兄聞, 移時晴霽, 喜曰:「弟必大貴 物即徑出。 **巳霆暴作,** 此 視

來避雷霆劫也。」後果少年登進士,

以縣令入為侍御。

生一 然展笑,真仙品也。 婚。 子名元豐, 王憂之。適有婦人率少女登門, 絕癡,十六歲不能知牝牡, 喜問姓名。 一千一百一十二 自言:「虞氏。 ,自請為婦 因而鄉黨無於 女小翠, 視其女,

年

乎!] 夫人大悅,優厚之。婦即命女拜王及夫人,囑曰:「此 二八矣。」與議聘金。曰:「是從我糠覈不得飽,一旦置身廣 役婢僕,厭膏梁,彼意適,我願慰矣,豈賣菜也而索直

僕馬送之,婦言:「里巷不遠,無煩多事。」遂出門去。 爾翁姑,奉侍宜謹。我大忙,且去,三數日當復來。」王命

不至,以居里問女,女亦憨然不能言其道路。遂治別院, 小翠殊不悲戀,便即奩中翻取花樣。夫人亦愛樂之。數日婦

敬馬, 善謔, 過於常情,然惕惕焉惟恐其憎子癡,而女殊歡笑不為嫌。 驚,群議始息。女又甚慧,能窺翁姑喜怒。王公夫婦,寵惜夫婦成禮。諸戚聞拾得貧家兒作新婦,共笑姍之;見女皆 刺布作圓, 蹋蹴為笑。著小皮靴,蹴去數十步,給公

千一百一十三

面 奔拾之,公子 女與婢俱斂跡去, 踴躍奔逐之。 一偶過 怒 圓然來直 投之以

始色變, 骰 石 弄帶,不懼亦不言。 手劥病く韌耍 始伏而啼。 屈膝乞宥。 嬡綣懟 7 蛉 王以告夫人, + 人怒頓解, 人無奈之, 綣剩 見之怒甚, 人往責女, 釋杖去。女笑拉公子入室, 因杖其子。 災 呼女詬罵。 女俯首微笑, 弁抗 元豐大號, 女倚幾

細腰 女闔庭戶 婆娑作帳下舞;或髻插雉尾 塵, 拭眼淚, 復裝公子作霸王, 以棗慄。 撥琵琶,

千一百一十四

喧笑一室, 亦若置之。 日以為常。王公以子癡,不忍過責婦 即微聞焉

計吏, 計 飾兩婢為虞候, 同巷有王給諫者, 一夕早寢, 忌公握河南道篆, 思中傷之。公知其謀, 女冠帶飾塚宰狀, 剪素絲作濃髭, 竊跨廄馬而出, 隔十餘戶,然素不相能; 戲云:「將謁王先生。」馳至 憂慮無所為 時值三年 又以青衣

我之瑕, 諫王耶!」回轡而歸。 給諫之門, 公急起承迎, 詬讓之。女惟憨笑,並不一置詞。 **反以閨閣之醜登門而告之,** 即又鞭撾從人,大言曰:「我謁侍御王, 方知為子婦之戲。 比至家門, 千一百一十五 怒甚, 門者誤以為真,奔白王公。 餘禍不遠矣!」夫人怒: 謂夫人曰:「人方蹈 撻之不忍,出之 寧謁給

從, 愈疑, 逾 相公至君家耶?」公疑其相譏, 則無家,夫妻懊怨,終夜不寢。 托善公者往假萬金, 而客未出 人勸女改行,女笑應之。 **一歲,首相免,適有以私函致公者誤投給諫。** 與女偽裝無少殊別,王給諫亦誤為真。屢偵公門, 謀遂寢,由此益交歡公。公探知其情竊喜,而陰囑夫 疑塚宰與公有陰謀。 公拒之。給諫自詣公所。 慚言唯唯, 時塚宰某公赫甚, 次日早期, 不甚響答。 見而問曰:「夜 公覓巾袍並不 給諫大喜,先 其儀採 給 中 夜 諫

去。公急出,

則客去遠。

聞其故,驚顏如土,

大哭曰:「此

、駭;已而笑撫之,

脫其服冕而

千一百一十六

有女子自門內推之以出,

可得;給諫伺候久,怒公慢,憤將行。忽見公子袞衣旒冕,

軌 **黃袱也。上怒其誣。**又召元豐至,見其憨狀可掬,笑曰:「此 此, 怒。 嚴詰臧獲, 王由是奇女。又以母久不至,意其非人,使夫人探詰之,女 可以作天子耶?」乃下之法司。給諫又訟公家有妖人,法 任其詬厲**。**公怒,斧其門, 水也!指日赤吾族矣!」與夫人操杖往。女已知之, 袞冕作據。上驚驗之,其旒冕乃梁黠心所制,袍則敗布 有新婦在,刀鋸斧鉞婦自受之,必不令貽害雙親。翁若 是欲殺婦以滅口耶?」公乃止。給諫歸,果抗疏揭王不 以給諫充雲南軍。 並言無他,惟顛婦癡兒日事戲笑,鄰里亦無異詞 ,女在內含笑而告之曰:「翁無煩 闔

但笑不言。再復窮問,

則掩口曰:「兒玉皇女,母不知耶?

千一百一十七

異寢, 紛噪間 無何, 姑待。 令去。 聞 已絕。 癡 **子覺蒸悶,大呼欲出。女不聽,** 之, 喘氣不得;又慣掐人股里。」婢嫗無不粲然。夫人呵 公子告母曰:「借榻去,悍不還 不如勿有。」夫人益恚,以首觸女;婢輩爭曳勸之。 既去, 似未嘗有所私。 女坦笑不驚,曳置床上, 日女浴於室, 公子見之, 欲與偕; 婢告曰:「公子呻矣!」 乃更瀉熱湯於甕, 。五十餘每患無孫。 罵曰:「狂婢何殺吾兒!」女囅然曰:: 夫人異榻去, **拭體乾潔**, 解其袍褲, 以衾蒙之。 一輟涕撫之, !小翠夜夜以足股 女居三年, 囑公子與婦同寢。 少時無聲, 與婢扶之入。公 女笑止之, 諭 加復被焉。 則氣息休休 夜夜與公子 啟 加 過 此 拍 視 使

千一百一十八

好如形影焉。 遣婢去。 獲異寶。 其言語不癡,大異之。攜參其父,屢試之果不癡,大喜, 似不相識 年餘,公為給諫之黨奏劾免官,小有掛誤。舊有廣西中丞所 至晚, 早窺之,則榻虛設。自此癡顛皆不復作,而琴瑟靜 ,曰:「我今回憶往昔,都如夢寐, 沾浹裀褥。食頃汗已,忽開目四顧遍視家人: 還榻故處, 更設衾枕以覘之。公子入室, 何也?」 夫人以

遂不少存面目?實與君言:我非人也。以母遭雷霆之劫,

千一百一十九

碎,

慚而自投。公夫婦方以免官不快,聞之,怒,交口呵罵。

謂公子曰:「我在汝家,所保全者不止一瓶

價累千金,將出以賄當路。女愛而把玩之,失手**墮** 

贈玉瓶,

女奮而出

愛未盈。今何可以暫止乎!」 盛氣而出,追之已杳。 公爽然 寢食不甘,日就羸瘁。公大憂,急為膠續以解之,而公子不 夙願耳。身受唾罵、擢發不足以數,所以不即行者,五年之 受而翁庇翼;又以我兩人有五年夙分,故以我來報曩恩、了 自失,而悔無及矣。公子入室,睹其剩粉遺鉤,慟哭欲死;

過, 偶以故自他裏歸, 聞笑語聲,停轡,使廄卒捉鞚,登鞍一望, 明月已皎, 村外有公家亭園, 則二女郎游 騎馬墻

外

樂。

惟求良工畫小翠像, 日夜澆禱其下, 幾二年。

戲其中。雲月昏蒙,不甚可辨,但聞一翠衣者曰:「婢子當 逐出門!」一紅衣者曰:「汝在吾家園亭,反逐阿誰?」翠衣 人曰:「婢子不羞!不能作婦,被人驅遣,猶冒認物產也?

一千一百二十

千一百二十

從, 女每勸公子別婚,公子不從。後年餘,女眉目音聲漸與曩異 《悉如其言。托公子養痾園中,日供食用而已。 不能無眷注耳;外惟一老僕應門, 餘都無所復須。」夫

美?」公子曰:「今日美則美矣,然較疇昔則似不如。」 女 出像質之,迥若兩人。大怪之。女曰:「視妾今日何如疇昔 l:「意妾老矣!」公子曰:「二十餘歲何得速老!」女笑而焚

母所。 圖, 不作繭,今親老君孤,妾實不能產,恐誤君宗嗣。 救之已燼。 一日謂公子曰:「昔在家時,阿翁謂妾抵死 納幣於鍾太史之家。吉期將近,女為新人制衣履 旦晚侍奉公姑, 及新人入門, 則言貌舉止,與小翠無毫發之異。大奇 君往來於兩間, 亦無所不便。」公子然 請娶婦於

異史氏曰:「一狐也,以無心之德,而猶思所報;而身受再 悟鍾氏之姻,女預知之,故先化其貌,以慰他日之思云。 暫歸寧, 遂攜婢俱歸。 往至園亭, 留此貽公子。」展巾, 雖頃刻不忘小翠,幸而對新人如覿舊好焉。始 則女亦不知所在。 則結玉玦一枚, 心知其不返, 問婢,婢出紅巾曰:「娘子

造之福者, 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於流俗也! 顧失聲於破甑,何其鄙哉!月缺重圓,從容而去,

金和尚, 不能肄清業, 七、三十四、金和尚 諸城人, 父無賴, 牧豬赴市若傭保。 以數百錢鬻於五蓮山寺。少頑鈍, 後本師死, 稍有遺金, 卷懷

千一百二十三

離 於水坡里。 弟子繁有徒, 等 作負販去。 食指日千計 飲羊、 登壟, 繞里膏田千百 計最工。 畝 數年暴富, 里中起第數 買 田 宅

楹節棁, 處, 門內, 皆僧無人;即有亦貧無業, 四繚連屋, 繪金碧, 射人眼。堂上幾屏, 皆此輩列而居。僧舍其中, 攜 妻子, 晶光可鑒。 就 屋 佃 田 者 也。 前有廳事, 又其後為

內寢, 受命皆掩口 褥, 聲長呼, ,褶疊大尺有咫**。** 朱簾繡幕, 語 門外數十人轟應如雷, 側耳以聽。 蘭麝充溢噴人。 壁上美人、山水諸名跡,懸粘幾無隙處 客倉卒至,十餘筵可咄嗟辦 螺鈿雕檀為床, 細纓革靴者皆烏集鵠立 床上錦 茵

紛紛狼藉如霧霈。

但不敢公然蓄歌妓,

而狡童十數

轡, 嘗蓄鐃鼓,此等物門人輩弗及見,並弗及聞。凡僦屋者,婦 頂趾無雅骨。生平不奉一經持一咒,跡不履寺院,室中亦未 即邑人之若民,或「祖」之,「伯、叔」之,不以「師」,不 以此挾方面短長,偶氣觸之,輒惕自懼。而其為人,鄙不文, 以「上人」,不以禪號也。其徒出,稍稍殺於金,而風鬃雲 女浮麗如京都, 亦略於貴公子等。金又廣結納,即千里外呼吸亦可通, 不田而農者以百數。時而惡佃決僧首瘞床下,亦不甚窮 但逐去之, 皆慧黠能媚人,皂紗纏 前後數十騎, 脂澤金粉,皆取給於僧;僧亦不之靳,以 其積習然也。 腰弓矢相摩戛。奴輩呼之皆以「爺 頭, 唱艷曲, 睹亦頗不惡。金

金之名以「太公」 因令入邑庠;旋援例作太學生;未幾赴北闈 金 又買異姓兒, 私子之。 噪。 。向之「爺」之者「太」 延 (儒師 教帖括業。 之, 領鄉薦。 兒聰慧能文 膝席者皆

垂手執兒孫禮。

滿床榻 無何, 太公僧薨。孝廉縗絰臥苫塊,北面稱孤 ;而靈幃後嚶嚶細泣, 惟孝廉夫人一 而已。 ;諸門人

幡 咸華妝來, 搴幃吊唁 冠蓋輿馬塞道 路。 殯日, 棚閣雲連, 十事,

飛舞 金鎧 匹, 空中而横以木架, 美人百袂皆如生。 目光鑠閃 医 多 多 H 殉葬 芻靈, 如將叱吒。 千一百二十六 方弼、 方相, 納活人內負之行。 飾以金帛, 觀者驚怪, 輿蓋儀仗數十 以紙殼制巨人, 或小兒女遙望之, 設機轉動

須 眉

皂

帕

馬

方面, 輒啼走。冥宅壯麗如宮闕, 人者迷不可出。 皆傴僂入, 祭品象物, 起拜如朝儀;下至貢監簿史, 樓閣房廊連垣數十畝,千門萬戶, 多難指名。 會葬者蓋 照相摩, · 則手據地以

叩

不敢勞公子,

勞諸師叔也。

當是時, 自肩以下皆隱不見,惟萬頂攢動而已。 鼎沸。 傾國瞻仰, 雜以鼓樂喧豗, 男女喘汗屬於道, 百戲鞺鞳, 人語都不可聞。 攜婦襁兒, 有孕婦痛急欲產, 呼兄覓 觀

妹

或扶之,或曳之,蹩躄以去。

奇觀哉

不暇問雌雄

斷幅繃

女伴張裙為幄羅守之;但聞兒啼,

葬後, 又相關雲。 而居第之南、之北、之東西, 以金所遺貿產, ,瓜分而二之:子一, 盡緇黨;然皆兄弟敘, 人一。孝廉 痛

中說法,座上參禪,是謂『和樣』;鞋香楚地,笠重吳天, 門者矣。 異史氏曰:「此一派也, 抑聞之:五蘊皆空,六塵不染,是謂『和尚』; 兩宗未有,六祖無傳, 可謂獨闢

一千一百二十八

**蠅**營淫賭,

是謂『和幛』。金也者,『尚』耶?『樣』耶?『唱』

是謂『和唱』;狗茍鉆緣,

耶?『撞』

耶?抑地獄之

『幛』

耶 ? 謂『和撞』;鼓鉦鍠聒,笙管敖曹,

七、三十五、 龍戲蛛

於地。 公。公以為異,日遣婢輩投餌焉。蛛益馴 徐公為齊東令。署中有樓, 家人屢受譙責, 因伏伺之。 用藏肴餌, 蜘蛛大如斗,駭走白 往往被物竊食, **)**饑輒出依人, 狼 飽

異史氏曰:「龍戲蛛, 家震斃。 呼家人取餌,旋見兩蛇夾蛛臥, 不勝懼。 而後去。 公為人廉正愛民, 移時公蘇,夫人及婢僕擊死者七人。公病月餘,轉瞬間,蛇暴長粗於卵。大駭欲走。巨霆大作, 積年餘, 公偶閱案牘, 一千一百二十九 每意是里巷之訛言耳,乃真有之乎? 柩發之日,民斂錢以送,哭聲滿野。 蛛忽來伏幾上。疑其饑, 細 裁如箸, 蛛爪蜷腹縮,

之憒憒,不已多乎! 七、三十六、商婦

聞雷霆之擊,必於兇人,

奈何以循良之吏,罹此**慘毒**?天公

及夕, 授婦, 自縊。 伏久,但聞商人婦轉側床上,似不成眠。 既而壁上一小門開: 天津商人某,將賈遠方,往從富人貸資數百。為偷兒所窺 一室盡亮。門內有女子出,容齒少好,手引長帶一條, 婦以手卻之。女固授之;婦乃受帶,起懸梁上, 女遂去,壁扉亦闔。偷兒大驚, 預匿室中以俟其歸。而商以是日良,負資竟發。偷兒 一千一百三十 拔關遁去。 近榻

既明, 容貌, 不日就決。偷兒憤其冤,自首於堂,告以是夜所見。鞫之情 鄰人遂免。 家人見婦死,質諸官。官拘鄰人而鍛煉之, 與盜言悉符, 問其里人, 言宅之故主曾有少婦經死, 年齒 因知是其鬼也。欲傳暴死者必求代替: 誣服成獄

其然歟?

七、三十七、

閻羅宴

靜海邵生, 案上肴饌皆空。甚駭,以情告母。 家貧。值母初度, 備牲酒祀於庭, 。母疑其困乏不能為壽, 拜已而起,

故

則

詭言之,

邵默然無以自白。

一千一百三十一

可前

千一百三十二

立候之, 異常。 友人大駭, 皆鬼物也。 山西楊醫, 敬迓主人」楊曰:「為我前驅。」二人旋踵而行, 若奴隸然。 嘗夜自他歸, 善針灸之術, 楊便問:「何人?」答云:「長腳王」大 與友人同行。途中見二人來, 能役鬼。 出門, 則捉騾操鞭

修偉

頭

役鬼

柳云。 細柳娘, 言人臧否;但有問名者,必求一親窺其人。 柳少慧, 中都之士人女也。 解文字, 一千一百三十三 喜讀相人書。 以其腰嫖裊可愛 而生平簡默, 閱人甚多, 戲呼之「細 俱未

七、三十九、

細柳

也。 角老耶?」女曰:「我實欲以人勝天, 可 今而後, 而年十九矣。父母怒之曰:「天下迄無良匹, 請惟父母之命是聽。」 顧久而不就, 汝將 亦吾命 以 Y

歸寧, 甚得。 。 時有高生者,世家名士,聞細柳之名,委禽焉。 生前室遺孤,小字長福,時五歲,女撫養周至。

賢之。一日,生赴鄰村飲酒, 女於女紅疏略,常不留意;而於畝之東南,稅之多寡,按籍長怙。生問名字之義,答言:「無他,但望其長依膝下耳。」歸寧,福輒號啼從之,呵遣所不能止。年餘女產一子,名之 自為之, 恐不詳。久之,謂生曰:「家中事請置勿顧, 不知可當家否?」生如言,半載而家無廢事, 適有追逋賦者,

千一百三十四

室有喪者, 於戚里。生以其不急之物, 生乃大喜,嘗戲之曰:「細柳何細哉:眉細、 始知慧女不若癡男耶?」女聞之, 村中有貨美材者,女不惜重直致之。 且喜心思更細。」女對曰:「高郎誠高矣:品高、志高、文字 見催租者一至其門;又以此法計衣食,由此用度益紓。於是 夜寐,經紀彌勤。每先一年, 女終不樂。 但願壽數尤高。 以倍資贖諸其門。生因利而謀諸女,女不可。 生不忍以家政累之,仍欲自任,女又不肯。晨興 固止之, 即儲來歲之賦,以故終歲未嘗 俯首而哭。生驚挽而勸之, 價不能足, 又多方乞貸 卒弗聽。 蓄之年餘, 腰細、凌波細 富

千一百三十五

奴慰之,

弗去。乃趣童召生歸。

隸既去,生笑曰:「細柳,今

夙備**。** 其 故 僕招請者, 乃罷。 覺體不快而歸,至中途墮馬,遂卒。 里中始共服細娘智。 又逾歲,生年二十有五,女禁不令遠游, **小語;再問之,** 相屬於道。於是同人咸戲謗之。一日生如友人飲 熒熒欲涕。心異之,然不忍重拂焉 時方溽暑, 幸衣衾皆所 歸稍晚, 僮

譙訶不改,繼以夏楚,而頑冥如故。 福年十歲始學為文。父既歿,嬌情不肯讀,輒亡去從牧兒遨。 母無奈之, 因呼而諭之

願仍讀。 使與僮僕共操作。 曰:「既不願讀,亦復何能相強?但貧家無冗人,便更若衣, ;歸則自掇陶器, 母返身向壁置不聞,不得已執鞭啜泣而出。殘秋向 不然, 與諸僕啖飯粥。 鞭撻勿悔!」於是衣以敗絮,使牧 數日, 苦之, 泣跪庭下,

千一百三十六

「願

千一百三十七

非其心之所得已也。 詭托盜賊運數,以欺其母。母覺之,杖責瀕死。福長跪哀乞, 溝瘠死耶?」立杖之**。** 怙 最 願以身代,怒始解。自是一出門, 從之;而衣服飲食, 即出碎金三十兩為之具裝;末又以鋌金一枚付之, 乃祖宦囊之遺,不可用去,聊以壓裝備急可耳。 不能平**。** 母怒曰:「四民各有本業, 農工既畢, 讀數年不能記姓名。母令棄卷而農。 而中心惕惕,惟恐不遂所請。 母輒以美者歸兄。怙雖不敢言,而心竊 母出資使學負販。怙淫賭,入手喪敗, 一日請母, 由是率奴輩耕作, 既不能讀, 將從諸賈入洛;實借遠游, 母輒探察之。怙行稍斂,而 母聞之, 朝晏起, 又不能耕,寧不 怙游閑憚於作 且汝初學跋 殊無疑慮, 則詬罵

千一百三十八

初, 有二人握索入,驟縶項領,驚懼不知所為。哀問其故,則姬 而所之則偽金耳。大駭,失色。李媼見其狀,冷語侵客。怙 怙諾而出,欣欣意自得。至洛,謝絕客侶,宿名娼李姬之家。 又無資斧,大為獄吏所虐,乞食於囚,苛延餘息。 心不自安,然囊空無所向往,猶翼姬念夙好,不即絕之。俄 凡十餘夕散金漸盡,自以巨金在囊,初不意空匱在慮,及取 **닏竊偽金去首公庭矣。至官不能置辭,梏掠幾死。** 怙之行也,母謂福曰:「記取廿日後,當遣汝之洛。我 亦不敢望重息,只此三十金得無虧負足矣。」臨又囑之。 收獄中,

過二十日而問之,嘆曰:「汝弟今日之浮蕩,猶汝昔日之廢

千一百三十九

事煩,恐忽忘之。」福不知所謂,黯然欲悲,不敢復請而退。

學也。 紲中矣。中丞待汝厚,汝往求焉,可以脫其死難 悔也。」福立刻而發。 乃曰:「汝弟蕩心不死, 而人不知耳!」因泣下。福侍立敬聽,不敢研詰。 我不冒惡名, 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謂我忍,但淚浮枕 比入洛, 故授之偽金以挫折之, 今度已在縲 則弟被逮三日矣。 即獄中而 生其愧 泣已

與言商賈, 丞所寵異, 望之,怙奄然面目如鬼,見兄涕不可仰。 零涕不敢復作聲, 怙至家, 中諸務, 經理維勤; 猶恐母怒, 意欲自請而不敢, 故遐邇皆知其名。邑宰知為怙兄,急釋之。 ,福亦同跪 即偶惰 膝行而前。 以意告兄。 母亦不呵問之。凡數月,並不 母始叱之起。 母顧曰:「汝願遂耶?」 。福亦哭。 母聞而喜,並力質 由是痛自悔, 時福為中

殖累巨萬矣。邑有客洛者, 而付之, 而衣妝樸素, 半載而息倍 類常家云。 焉。 窺 年 見太夫人, -福秋捷 年四旬猶若三十許 又三年登第 貨

異史氏曰:「黑心符出, 可哀也!或有避其謗者,又每矯枉過正, 蘆花變生, 古與今如一丘之貉 至坐視兒女之放 縱

嫌, 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i 為暴;施之異腹兒, 也;然使所出賢,亦何能出此心以自白於天下?而乃不 而不一置問,其視虐遇者幾何哉?獨是日撻所生,而人不以 一辭謗, 卒使二子一富一貴 則指摘從之矣。夫細柳固非獨忍於前 一 千 一 百四十 表表於世。 此無論閨闥

一、畫馬

鶩 駛, 勒乘去, 觀者無不稱嘆。 黑質白章;惟尾毛不整, 臨清崔生家屢貧, 知所自。 **而馬蹄嘶噴沫**, 瞬息百里。 夜不甚餤芻豆,意其病。次日緊銜不令馳, 崔有好友官於晉, 囑家人曰:「倘有尋馬者,當如以告。」 既就途, 健怒如昨。復縱之,午已達晉。 晉王聞之, 圍垣不修, 似火燎斷者。 欲往就之, 以重直購之。 崔恐為失者所尋, 每晨起。 逐去, 苦無健步, 遂捉馬施 輒見一 夜又復來, 馬臥露草間 時騎入市廛,

不敢售。

千一百四十二

貸會,付校尉去。曾甚德之,不知崔即當年之售主也。 校尉難復王命,因訟會。時崔得馬資,居積盈萬,自願以直 索諸主人,主曾姓,實莫之睹。及入室,見壁間掛子昂畫馬 以急務, 一幀,內一匹毛色渾似,尾處為香炷所燒,始知馬,畫妖也。 遣校尉騎赴臨清。馬逸,追至崔之東鄰,入門不見。 無耗,遂以八百金貨於晉邱,乃自市健騾歸。後王

某御史家人, 主人姓字、官閥,家人並告之。其人自言:「王姓,貴主家之 偶立市間,有一人衣冠華好,近與攀談。 漸問

八、二、局詐

內使也。」語漸款洽,

千一百四十三

因曰:「宦途險惡,顯者皆附貴戚之門,

以禮, 越數日始至, 巷之誼, 當亦不難。」家人喜,問其居止。便指其門戶曰:「日同巷不 尊主人所托何人也?」答曰:「無之。」王曰:「此所謂惜小費 知耶?」家人歸告侍御。侍禦喜,即張盛筵,使家人往邀王。 訂約,王曰:「公但備物,僕乘間言之,旦晚當有報命。」 而忘大禍者也。」家人曰:「何托而可?」 王曰:「公主待人 大煩 欣然來。 能覆翼人。某侍郎系僕階進。倘不惜千金贄,見公主 即賜百金賞,不肯效牛馬。」御史益佩戴之。臨別 投謁者踵相接,自晨及夕,不得一間。今得一間 筵間道公主情性及起居瑣事甚悉,且言:「非同 騎駿馬甚都, 謂侍御曰:「可速治裝行。公主

宜急往,

誤則相見無期矣。」侍御乃出兼金重幣,從之去。曲

一千一百四十四

既歸, 羅列成行。侍御伏謁盡禮,傳命賜坐簷下,金碗進茗。主略 致溫旨, 宣言:「公主召某御史。」即有數人接遞傳呼。 折十餘里,始至公主第,下騎祗候。王先持贄入。久之, 人, 見高堂上坐麗人, 姿貌如仙, 深德王, 持刺謁謝, 侍御肅而退。自內傳賜緞靴、 則門闔無人, 服飾炳耀;侍姬皆著錦繡 貂帽。 疑其侍主未復。三 侍御傴僂而

居人,並言:「此間曾無貴主。前有數人僦屋而居,今去已 日三詣,終不復見。使人詢諸貴主之門, 則高屝扃錮。 訪之

之,自言:「內兄為天子近侍。」 茶已, 副將軍某,負資入都,將圖握篆,苦無階。一日有裘馬者謁 二日矣。」使反命,主僕喪氣而已。 千一百四十五 請間云:「目下有某

過 為信。待召見後方求實給,不效則汝金尚在,誰從懷中而攫 大力者不能奪也。」某疑其妄。其人曰:「此無須踟躕。 ?欲抽小數於內兄,於將軍錙銖無所望。 言定如乾數, (將軍缺,倘不吝重金,僕囑內兄游揚聖主之前,此任可致)

之耶?」某乃喜,諾之。

非萬金不可, 謁, 次日復來引某去,見其內兄云:「姓田。」煊赫如侯家。某參 金不可,請即署尾。」某從之。田曰:「人心叵測,事後殊傲睨不甚為禮。其人持券向某曰:「適與內兄議,率

慮有反復。」其人笑曰:「兄慮之過矣。既能予之,寧不能奪 之耶?且朝中將相, 有願納交而不可得者。將軍前程方遠: 一千一百四十六

逾兩日, 應不喪心至此。」某亦力矢而去。 公命。」 日方西, 數人吼奔而入,曰:「聖上坐待矣!; 其人送之,曰:「三日即復

賜坐, 軍才也!」因曰:「某處險要地,今以委卿,勿負朕意, 有日耳。」 疾趨入朝。見天子坐殿上,爪牙森立。某拜舞已。 慰問殷勤, 某拜恩出。 顧左右曰:「聞某武烈非常,今見之, 即有前日裘馬者從至客邸,依券兌付 真將 侯 封

授之他人?」司馬怪之。

及述寵遇,

半如夢境。司馬怒,

缺已有人矣。大怒,忿爭於兵部之堂,曰:「某承帝簡,

而去。 於是高枕待緩,

日誇榮於親友。

過數日探訪之,

何

異哉!武弁雖騃, 始得革職而去。 · 廷尉。 始供其引見者之姓名, 豈朝門亦可假耶?疑其中有幻術存焉 則朝中並無此人。 又耗萬金

得之。拭之有異光, 嘉祥李生, 謂 「大盜不操矛弧」 善琴。 偶適東郊,見工人掘土得古琴, 安弦而操,清烈非常。 者也。 喜 極, 若獲拱璧 遂以賤直

李悅焉。 邑丞程氏新蒞任, 之。過數日又招飲, 貯以錦囊,藏之密室, 越日折東酬之, 投刺謁李。李故寡交游,以其先施故 固請乃往。 千一百四十八 雖至戚不以示也。 歡笑益洽。 程為人風雅絕倫, 從此月夕花晨,未嘗不 議論瀟灑

報

其聲泠泠,有絕世出塵之意。<br />
李更傾倒, 人以琴交,情分益篤。 共也。 蕳 曰:「大高手!願獻薄技,勿笑小巫也。」遂鼓《御風曲》, 絕技胡不一聞?」撥爐爇沉香,請為小奏。 「亦諳此否?」李曰:「生平最好。」程訝曰:「知交非 年餘, 偶於丞廨中,見繡囊裹琴置幾上,李便展玩 願師事之。自此二 李敬如教。

年餘, 《湘妃》, 也。 一夕薄醉,丞曰:「某新肄一曲, 盡傳其技。然程每詣李, 幽怨若泣。李亟贊之。丞曰:「所恨無良琴;若 李以常琴供之,未肯洩所藏 亦願聞之乎?」為秦

何敢終密?」乃啟櫝負囊而出。

程以袍袂拂塵,

頗異凡品。

鍾期,

良琴,

音調益勝。」李欣然曰:「僕蓄

再鼓, 技, 以形跡相限。明日請攜琴去,當使隔簾為君奏之。」李悅。 李曰:「恨在閨閣,小生不得聞耳。」丞曰:「我輩通家,原不 負此良琴。若得荊人一奏,當有一兩聲可聽者。」 李驚 「公閨中亦精之耶?」丞笑曰:「適此操乃傳自細君者。\_ 剛柔應節,工妙入神。李擊節不置。丞曰: 「温温

見簾 次日抱琴而往。丞即治具歡飲。少間將琴入,旋出即坐。 內隱隱有麗妝,頃之,香流戶外。又少時弦聲細作,

窺簾, 之, 《閑情之賦》,李形神益惑。傾飲過醉, 曰:「醉後防有磋跌。 不知何曲;但覺蕩心媚骨,令人魂魄飛越。 竟二十餘絕代之姝也。 丞以巨白勸釂, 明日復臨 當今閨人盡其所長。」李歸。 離席興辭, 內復改弦為 曲終便:

千一百五十

前, 李喪琴, 猶存耳。達之上臺,並不測其何故。 攜眷去,不知何作,言往復可三日耳。」如期往伺之,日暮, 並無音耗。 次日詣之, 捐資受嘉祥。執其姓名,詢其居里,楚中並無其人。或 寢食俱廢。 不遠數千里訪諸其家。 程故楚產, 三年 吏皂皆疑,白令破扃而窺其室,室盡空,惟幾榻 則廨舍寂然, 惟一老隸應門。 問之,云:「五更

知道士之納官皆為琴也。知交年餘,並不言及音律;漸而出

漸而獻技,又漸而惑以佳麗;浸漬三年,得琴而去。道

不復見。」疑即其人。又細審其年甲、容貌,

吻合不謬。

三年前,忽去

云:「有程道士者善鼓琴,又傳其有點金術。

風雅者矣。 士之癖,更甚於李生也。天下之騙機多端,若道士, 騙中之

八、三、放蝶

贖;堂上千百齊放,. 長 當使君先受風流之小譴耳。」言已化為蝶, 女子,衣裳華好, 方獨酌署中, 山王進士嵙生為令時, 忘除之。 直指見之,以為不恭,大受詬罵而返。由是罰 忽報直指使至,皇遽而出, 從容而入, 如風飄碎錦,王乃拍案大笑。一夜夢 每聽訟, 曰:「遭君虐政,姊妹多物故。 按律之輕重, 閨中戲以素花簪冠 回翔而去。明日, 罰令納蝶

蝶之令遂止。

太守不得已,使閹人啟鑰。門甫闢, 出一覽。」時太守有愛子患痘,心緒方惡, 青城於重寅, 育尾並滿,牽登太守之門,擊柝而請, 性放誕。為司理時,元夕以火花爆竹縛驢 開火發機, 自白:「某獻火驢! 辭之。於固請之。 推驢入。 爆

破甌毀甑, 震驢驚, 夜而死。太守痛恨, 踶踺狂奔;又飛火射人,人莫敢近。 火觸成塵,窗紗都燼。家人大嘩。 將揭劾之。於浼諸司道, 登堂負荊, 痘兒驚陷, 驢穿堂入室,

免

男生子

福 達總兵楊輔有孌童, 及醒, 兩男夾左右啼。 腹震動。十月既滿, 起視脅下, 剖痕儼然。兒名之 夢神人剖其兩脅

楊行,楊 欲圖之, 異史氏曰:「按此吳藩未叛前事也。吳既叛, 天舍、地舍云。 不聽。妻涕而送之。歸則傳齊諸將, 而恐其為亂, 以他故召之。 楊妻夙智勇, 閩撫蔡公疑楊 披堅執銳, 疑之,

千一百五十四

傳為笑焉。

後數年,

盜乃就撫**。** 

未幾蔡暴亡;臨卒見楊操

克乃去。

去既遠,

蔡始戎裝突出

率眾大嗓。

待消息。

少間聞夫被誅,遂反攻蔡。蔡倉皇不知所為,幸!

鐘慶餘, 八、五、鐘生 **子之妖,其兆於此耶?** 人,左右亦皆見之。嗚呼!其鬼雖雄 遼東名士, 應濟南鄉試。 聞藩邸有道士知人休咎 而頭不可復續類!

心向往之。二場後至趵突泉,適相值。年六十餘, 須長過胸,

福命至薄,然今科鄉舉可望。但榮歸後,恐不復見尊堂矣。」 中見生, 一皤然道人也。集間災祥者如堵,道士悉以微詞授之。於眾 屏人語,因問:「莫欲知將來否?」曰:「然**。**」曰:「子 聞之泣下,遂欲不試而歸。道士曰:「若過此已往, 忻然握手, 曰:「君心術德行, 可敬也!」挽登閣

一千一百五十五

則多得一日之奉養,攜僕貰驢,生藏之,匆匆而出,神志喪失 卿 而行,母子猶及見也。」 以一 榜亦不可得矣。」生云:「母死不見,且不可復為人,貴為 何加焉?」道士曰:「某夙世與君有緣,今日必合盡力。」 丸授之曰:「可遣人夙夜將去,服之可延七日。場畢 神志喪失。因計終天有期,早歸一日

奔,下之不馴,控之則蹶。生無計,躁汗如雨。僕勸止之, 即刻東邁。驅里許,驢忽返

啜息,星馳而歸。則母病綿惙, 生不聽。又貰他驢,亦如之。日已銜山,莫知為計。僕又勸 亦良得。」不得已,從之。次日草草竣事, 曰:「明日即完場矣,何爭此一朝夕乎?請即先主而行,計 下丹藥,漸就痊可。入視之, 立時遂發, 不遑

千一百五十六

顏色和霽。 紀。」生亦喜。 謂稽爾生平, **歷數**日, 果平健如故。 無大罪惡;今念汝子純孝, 賜壽

就榻泫泣。

母搖首止之

執手喜曰:「適夢之陰司,

生便伏謁。 未幾聞捷, 道士曰:「君既高捷,太夫人又增壽數, 辭母如濟。 因 將內監, 致意道士。道士欣然出 此皆盛

德所致。道人何力焉!」 生又訝其先知, 今孝德感神, 士云:「君無大貴,但得耄耋足矣。君前身與我為僧侶, 石投犬, **个貞,數應少寡。今君以德延壽,** 誤斃一 已有解星入命,固當無恙。但夫人前世為婦 一蛙,今已投生為驢。論前定數,君當橫折; 非其所偶, 因而拜問終身。道 恐歲後瑤臺傾

一千一百五十七

州,將應繼室之讖。偶適一村。值臨河優戲,士後年餘,妻病果死。鐘舅令於西江,母遣往省, 欲整轡趨過, 矣。」臨別囑曰:「倘遇危急, 以鞭擊驢耳, 生惻然良久, 沖過, 驢驚大奔。 時有王世子方六七歲, 有一失勒牡驢 扈從皆不及防,擠墮河中。 問繼室所在。 偶適一村。值臨河優戲,士女甚雜 隨之而行, 宜奔東南。」 曰:「在中州, 眾大嘩,欲執之。 致騾蹄豉。生回首 乳媼抱坐堤 以便途過中

約三十餘里,入一山村,有叟在門,下騎揖之。叟邀入,自

便詰所來。生叩伏在地,具以情告,叟言:「不

當使徼者去。」至晚得耗,

始知為世子,

生縱騾絕馳,

頓憶道士言,極力趨東南。

言「方姓」,

請即寄居此間,

叟有難色,無言而入。生疑懼,無以自安。中夜叟來,入坐 叟籌思曰:「不可為也。 叟大駭曰:「他家可以為力。 問之,答云:「余姊夫慕道,掛錫南山;姊又謝世。遺有孤 便問:「夫人年幾何矣?」生以鰥對。 叟喜曰:「吾謀濟矣。」 生愁怖, 女,從僕鞠養,亦頗慧。以奉箕帚如何?」生喜符道士之言, 方罪人,深恐貽累丈人**。**」叟曰:「此為君謀也**。** 而又冀親戚密**邇,**可以得其周謀, 但久不與人事矣。合巹後,自與甥女籌之, ,終夜不枕。次日偵聽, 請過一宵, 此真愛莫能助矣!」生哀不已。 則已行牒譏察,收藏者棄市。 曰:「小生誠幸矣。但遠 聽其緩急,倘可再謀。」 姊夫道術頗 必合有計。

生喜極,贅焉。

千一百五十九

兒女之愛已絕。無已同往哀之,恐擔挫辱不淺也。」乃一夜 某誠不足稱好逑,然家門幸不辱寞。倘得再生,香花供養有 恐致乖違。」 因以實告。 女怨曰:「舅乃非人!此彌天之禍 生挽臂拽扶之,竭蹶始得上達。不遠, 以死命哀舅,舅慈悲而窮於術,知卿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 遂遽見嫌惡?」 生謝曰:「娘子仙人,相偶為幸。但有禍患, 日耳。」女嘆曰:「事已至此,夫復何辭?然父自削發招提, 不可為謀,乃不明言,而陷我於坎窞!」生長跪曰:「是小生 山十餘里。山徑拗折絕險,不復可乘。 寐,以氈綿厚作蔽膝,各以隱著衣底。然後喚肩輿,入南 艷絕無雙。生母對之欷歔。女云:「妾即陋, 即見山門,共坐少憩。 下輿,女跬步甚艱

將入蘭若, 遂使卿罹此苦!] 女愀然曰:「恐此尚未是苦!] 困少蘇, 女喘汗淫淫,粉黛交下。生見之,情不可忍,曰:「為某事, **僮執拂侍之。方丈中,掃除光潔;而坐前悉布沙礫,密如** 禮佛而進。曲折入禪堂,見老僧趺坐,目若瞑,

即復合去。女參曰:「久不定省,今女已嫁,故偕婿來。」僧 星宿。女不敢擇,入跪其上;生亦從諸其後。僧開目

力俱殆,沙石將壓入骨,痛不可支。又移時,乃言曰:「將 久之,啟視曰:「妮子大累人**!**」即不復言。夫妻跪良久, 筋

騾來未?」女答曰:「未。」曰:「夫妻即去,可速將來。」二 **《拜而起,狼狽而行。** 

千一百六十

死者, 既歸, **伏誅訖。夫妻相慶。無何,山中遣僮來,以斷杖付生云:「代** 處有血痕焉。 此君也。」便囑瘞葬致祭,以解竹木之冤。生視之, 如命,不解其意,但伏聽之。過數日,相傳罪人已得 乃祝而葬之。夫妻不敢久居,星夜歸遼陽。

泰安聶鵬云, 與妻某, 魚水甚諧。 妻遘疾卒, 聶坐臥悲思. 「何來?」笑

鬼妻

聶亦不復言娶。 聶喜,攜就床寢,一切無異於常。從此星離月會, 忽忽若失。 云:「妾已鬼矣。 夕獨坐,妻忽排扉入,聶驚問: 伯叔兄弟懼墮宗主, 感君悼念, 哀白地下主者, 私謀於族, 聊與作幽會。」 積有年餘。 勸聶鸞續

千一百六十二

知其情 卒, 聶從之, 聶雖憐之,而計亦得也。 鍾情者固如是乎?」 責之曰:「我以君義,故冒幽冥之譴;今乃質盟不 聘於良家。 然恐妻不樂, 聶述宗黨之意, 秘之。 鬼終不悅, 未幾吉期逼 謝絕而 邇

右袒。 迨合巹之夕:夫婦俱寢, 得占我床寢!」 無何, 雞鳴, 新婦起, 鬼乃去。 方與擋拒。 鬼忽至, 就床上撾新婦, 大罵: 「何 新婦疑聶妻故並未死, 聶惕然赤蹲, 並無敢左 謂其賺

一千一百六十三

桃為杙,

釘墓四隅

其怪始絕。

相

視

默不語。

如是數夕,

新婦懼避之。鬼亦不與聶寢,

但以指掐膚肉;已乃對燭目

聶患之。近村有良於術者,

投繯欲自縊。

聶為之緬述,

新婦始知為鬼。

日夕復來,

黃靖南得功微時,與二孝廉赴都,途遇響寇。 獻資。黃怒甚,手無寸鐵, 不及防,馬倒人墮。黃拳之臂斷,搜橐而歸孝廉。 即以兩手握騾足, 舉而投之。 孝廉懼, 孝廉服其

長跪

黄將軍

某中堂,故明相也。曾降流寇,世論非之。老歸林下,享堂

八、八、三朝元老

資勸從軍。後屢建奇功,

遂腰蟒玉。

落成,數人直宿其中, 天明見堂上一匾云:「三朝元老。」 一

懸。 聯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不知何時所 怪之,不解其義。或測之云:「首句隱亡八,次句隱無 千一百六十四

故明思宗御制祭洪遼陽死難文也。 云:但煩坐聽,容某誦達上聞。」遂探袖出文,抗聲朗讀, 人謁見, 拜已,即呈文藝。 洪久厭文事, 讀畢, 大哭而去。 辭以昏眊,

門

恥也。」洪經略南征,

凱旋,

至金陵,

**醮薦陣亡將士。** 

舊

醫術

張氏者,沂之貧民。

途中遇一道士,

善風鑒,

相之曰:「子

當以術業富。」張曰:「宜何從?」又顧之,曰:「醫可也。」 名醫何必多識字乎?但行之耳。」既歸,貧無業, 曰:「我僅識『之無』耳,烏能是?」道士笑曰:「迂哉 一千一百六十五 乃捷拾海

張

而人亦未之奇也。 即市廛中除地作肆, 設魚牙蜂房, 謀升斗於口舌之間

痰喘不能自療, 無以塞責,又責里中使自報。於是共舉張,令立召之。張 會青州太守病嗽, 聞命大懼 牒檄所屬徴醫。 固辭。令弗聽,卒郵送之去。 沂故山僻少醫工, 令懼

經深山, 殆良方也。 張燥急難堪, 遍乞之無與者。 偽作藥目,傳示內外;復遣人於民間索諸藜藿, 渴極, 比至郡, 便乞餘沈飲之。 少間渴解, 見一婦漉野菜, 咳愈甚。入村求水, 諸邑醫工已先施治,並未痊減。張入求 千一百六十六 菜多水寡, 而出中水價與玉液等, 嗽亦頓止。陰念: 盎中濃濁如涎。 如法

淘 旌以金匾 汰訖, 以汁進太守。一服病良已,太守大悅, 賜賚甚厚,

此類甚多。 後有盛儀造門而謝者,問之, 求方。張適醉, 由 此名大噪, 張由此稱素封,益以聲價自重,聘者非重資安輿 門常如市,應手無不悉效。 誤以瘧劑予之。醒而悟, 則傷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 不敢以告人。三日 有病傷寒者,

不至焉。

益都韓翁, 而治之 誠無術。 止一家,則其子傷寒將死,因請施治。韓思不治則去此莫適 頓思以此紿之,當亦無所害。曉而不愈,已賺得寢食安 名醫也。 其未著時, 往復趾踱, 千一百六十七 以手搓體, 貨藥於四方。 而汗垢成片, 捻之如 暮無所宿,

驚起, 汗出而愈矣。 矣。 逾垣疾遁。主人追之數里, 遂付之。中夜主人撾門甚急,意其子死, 挽回, 款宴豐隆;臨行, 韓無所逃始止。 厚贈之。 恐被侵辱, 乃知病者

飽

藏虱

後二三年,

復經其處,

忽憶之,視孔中紙裹宛然。

**虱薄如麩**。

置掌中審顧之。少頃,

覺掌中奇癢,

而虱腹漸盈

發而驗之,

置之而歸。

癢處核起,

腫數日,

死焉。

鄉

人某者,

偶坐樹下,

捫得一虱,

片紙裹之,

塞樹孔中而去。

千一百六十八

造謁, 白翁, 翁款之。丁素走無常。談次, 直隸. 人。 長子甲筮仕南 服,二 年無耗。 翁輒問以冥事 適有瓜葛T ', 丁對語

八、十一、夢狼

涉幻;翁不深信,但微哂之。

闕, 別後數日, 移時, 翁方臥,見丁又來, 丁指一門曰:「此間君家甥也。」時翁有姊子為 邀與同游。從之去,入一

晉令, 間至一第,丁曰:「人之。」窺其門,見一巨狼當道,大懼不 果見甥, 訝曰:「烏在此?」丁曰:「倘不信, 曰:「公子衙署,去此不遠,亦願見之否?」翁諾。 蟬冠豸繡生堂上, 一千一百六十九 戟幢行列,無人可通。丁 入便知之。」

臥者 伏幾底。錯愕不解其故,俄有兩金甲猛士努目入,出黑索索 萩。 而進。 狼阻道。進退方無所主,忽見諸狼紛然嗥避, 甲曰:「聊充庖廚。」翁急止之。心怔忡不寧, 進。 巨錘錘齒, 曰:「且勿, 乃知其夢。 心異之,遣人招丁, 甲撲地化為虎, 牙齒巉巉, 忽一巨狼, 公子甲方自內出, 皆狼也。 又曰:「入之。」又入一門, , 齒零落墮地。 虎大吼, 且勿,此明年四月間事,不如姑敲齒去。」 又視墀中, 白骨如山 銜死人入。 翁戰惕而起, 見父及丁良喜。 ,丁辭不至**。**翁志其夢, 人出利劍, ',見堂上、堂下,坐者 聲震山嶽。翁大懼, , 益懼。 少坐, 欲梟其首。 或竄床下, 丁乃以身翼翁 辭欲出,而 「此胡為者?」 喚侍者治肴 或

千一百七十

變色, 次 歸告父, 是好官;愛百姓, 知 關說者中夜不絕, 得首薦,故不以妖夢為意。弟居數日,見其蠹役滿堂, 疾不出。 但求逆子之報,不累妻孥。 中墜馬所折, 次子詣甲, 仕途之關竅耳。 年, 間 未幾, 日:「此幻夢之適符耳, 翁聞之大哭。 甲以薦舉 函戒哀切。 考其時則父夢之日也。益駭。出父書。甲讀之 黜陟之權, 何術能令上臺喜也?」弟知不可勸止, 流涕諫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 子歸途遇寇, 作吏部, 既至,見兄門齒盡脫; 無可如何, 賀者盈 在上臺不在百姓。上臺喜, 惟捐家濟貧,日禱於神, 何足怪。」時方賂當路者, 門; 一僕殞命。 翁惟欷 翁乃起, 駭而問之, 歔 枕 納 賄

千一百七十

離境, 慘, 縣白知縣也。」宰官曰:「此白某之子,不宜使老後見此兇 之民洩冤憤耳,寧專為此哉!」遂決其首。又問家人:「有 疑, 焚香而報謝之。慰藉翁者,咸以為道路訛傳,惟翁則深信 甲魂伏道旁,見一宰官過, 賊亦殺之。更有蠹役四人,甲聚斂臣也, 可大成者誰是?」司故甲之腹心,助紂為虐者。家人共指之, 刻日為之營兆。而甲固未死。先是四月間, 宜續其頭。」即有一人掇頭置腔上,曰:「邪人不宜使 即遭寇, 始分資入囊, 甲傾裝以獻之。諸寇曰:「我等來,為一邑 鶩馳而去。 問:「殺者何人?」前驅者曰:「某 將攜入都。——並 甲解任,

千一百七十二

「鬼神之怒,止及其身,祐我家者不可謂不厚也。」因

異史氏曰:「竊嘆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 御史,悉符所夢。 鄒平李進士匡九,居官頗廉明。常有富民為人羅織,門役 歸。半年許,翁始得確耗,遣次子致之而歸。 有餘息,載之以行;從容灌之,亦受飲。 之曰:「官索汝二百金,宜速辦;不然,敗矣!」富民懼, 耳;蘇而使之自顧, 目能自顧其背,不復齒人數矣。翁姊子有政聲, 而吏且將為狼, 以肩承領可也。」遂去。移時復蘇。 況有猛於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顧其後 鬼神之教微矣哉!」 比比也。 妻子往收其尸, 但寄旅邸, 貧不能 甲雖復生, 是年行取為 即官不為 嚇

備半數。役搖手不可,富民苦哀之,役曰:「我無不極力,

一千一百七十三

金。嗚呼!官自以為廉,而罵其貪者載道焉。此又縱狼而不 見之耶?」既而審結,富民果獲免,役即收其苞苴,且索謝 茶否?」李頷之。役托烹茶,趨下曰:「諧矣!適首肯,汝 汝見之耶?」富民信之,懼,許如數。役知李嗜茶,近問:「飲 煙否?」李搖其首。役即趨下曰:「適言其數,官搖首不許, 恐不允耳。待聽鞫時,汝目睹我為若白之,其允與否,亦 明我意之無他也。」少間,公按是事。役知李戒煙,近問:「飲 自知者矣。世之如此類者更多,可為居官者備一鑒也。 邑宰楊公,性剛鯁,攖其怒者必死;尤惡隸皂,小過不 每凜坐堂上,胥吏之屬無敢咳者。此屬間有所白,必反

而用之。適有邑人犯重罪,

懼死。一吏索重賂,為之緩頰。

千一百七十四

敗我陰 械梏死矣!」公怒曰:「何知我必械梏之耶?想其賂未到耳。」 赤子飼麻胡也! 遂責吏, 公鞫是事。 釋邑人。邑人乃以百金報吏。要知狼詐多端, 且曰:「若能之, 邑人不肯服。吏在側呵語曰:「不速實供,大人 甚至喪我身家。不知居官者作何心腑 我何靳報焉!」乃與要盟。少頃 ,偏要以 , 此 輩

八、十二、夜明

半身出水上,儼若山岳;目如兩日初升, 有賈客泛於南海。 三更時舟中大亮似曉。 駭問舟人,並無知者。共伏瞻之。移時漸縮入水, 一千一百七十五 光明四射, 起視,

,大地皆

廟。大王忽附人而言曰:「如今稱老爺者皆增一大字;其以 舟中見怪之夜也。 八、十三、夏雪 **亅亥年七月初六日,蘇州大雪。百姓皇駭,共禱諸大王之** 

晦

後至閩中, 俱言某夜明而復昏,

相傳為異。

計其時

則

我神為小,消不得一大字耶?」眾悚然,齊呼「大老爺」,雪 史氏曰:「世風之變也,下者益謅,上者益驕。 立止。由此觀之,神亦喜諂,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車多矣。 士稱老爺,三十年始;司、 稱謂之不古,甚可笑也。舉人稱爺,二十年始;進 千一百七十六 院稱大老爺,二十五年始。昔者 即康熙四十

其未知媚大王之術也。 裁數年耳。昔惟縉紳之母,始有此稱;以妻而得此稱者, 辭曰:『學士從無大名,臣不敢稱。』今之大,誰大之?初 淫史中有喬林耳,他未之見也。唐時上欲加張說大學士, 大,但不知大上造何尊稱?匪夷所思已!; 遍天下矣。竊意數年以後,稱爺者必進而老,稱老者必進而 由於小人之諂,而因得貴倨者之悅,居之不疑,而紛紛者遂 大令謁中丞,亦不過老大人而止;今則此稱久廢矣。即有 亥年六月初三日,河南歸德府大雪尺餘,禾皆凍死, 亦素諂媚行乎諂媚,莫敢有異詞也。若縉紳之妻呼太太, 悲夫! 惜乎

千一百七十七

蘇 父母老而無子, 今為男子矣!」驗之果然。其家不以為妖,而竊喜其得丈夫 州木瀆鎮,有民女夜坐庭中,忽星隕中顱, 此丁亥間事。 止此女,哀呼急救。移時始蘇,笑曰:「我 僕地而死。

八、十四、化男

雛團翼時, 天津某寺, 鸛鳥巢於鴟尾。 輒出吞食盡。鸛悲鳴數日乃去。如是三年,人 殿承塵上, 藏大蛇如盆,每至鸛

八、十五、禽俠

其必不復至,次歲巢如故。約雛長成, 人巢啞啞, 哺子如初。 千一百七十八 蛇又蜿蜒而上。甫近巢, 即徑去,三日始還, 兩鸛驚,

異史氏曰:「次年復至,蓋不料其禍之復也;三年而巢不移, 頃鸛返, 之。巢既傾, 蛇首立墮, 鳴哀急,直上青冥。 ,共視一大鳥翼蔽天日,從空疾下, 仍就哺之,翼成而去。 連催殿角數尺許, 兩雛俱墮, 俄聞風聲蓬蓬, 一生一死。 振翼而去。 僧取生者置鐘樓上。少 驟 瞬間天地似晦。 如風雨, 以爪擊蛇, 鸛從其後, 若將送 

則報仇之計已決;三日不返,其去作秦庭之哭,可知矣。大

加此? 濟南有營卒, 鳥必羽族之劍仙也, **子也。或勸拔矢放之,卒不聽。** 見鸛鳥過,射之, 飄然而來, 少頃帶矢飛去。 應弦而落。 擊而去,妙手空空兒何以 喙中銜魚, 後往來郭間

將

哺

千一百七十九

兩年餘, 門驟闔, 視 「矢固無恙耶?」耳適癢 貫矢如故。 觸矢貫腦而死。 一日卒坐轅門下, 因以矢搔耳。忽大風催門, 鸛過,矢墜地。卒拾

次日弋人早出,則鴻已至, 天津弋人得 鴻 其雄者隨至其家, 哀鳴翱翔, 飛號從之;既而集其足下。弋人 抵暮

將並捉之。見其伸頸俯仰, 吐出黃金半鋌。 弋人悟其意,

若此!悲莫悲於生別離, 飛而去。弋人稱金,得二兩六錢強。噫 1:「是將以贖婦也。」遂釋雌。 物亦然耶? 兩鴻徘徊, !禽鳥何知, 而鍾情 遂雙

一千一百八十

粤中有獵獸者,挾矢如山。 而去。<br />
自分必遭殘害。<br />
未幾釋置樹下, 偶臥憩息, 頓首一鳴, 不覺沉睡, 群象紛至 被象鼻攝

獵者乃下, 其登。獵者會意, 者會意,因望狻猊發一弩,狻猊立殪。諸象瞻空,意若拜舞, 意將搏噬, 知其意向所存。少時有狻猊來, 四面旋繞,若有所求。 象復伏,以鼻牽衣,似欲其乘, 象戰慄,無敢逃者, 即足踏象背, 前象伏樹下, 惟共仰樹上,似求憐拯。 攀援而升。雖至樹巔, 眾象皆伏。狻猊擇一 仰視樹而俯視人, 獵者隨跨身其上。 肥者, 似欲

象乃行至一處,以蹄穴地,

得脫牙無算。

獵人下,

東治置象

象乃負送出山,

始返。

千一百八十一

時已昏暮,有數人爇火照地,似有所尋。近問訊,蓋眾適聚 合之適成一人,究不解其何來。後有人荷籃而行,忽見其中 坐,忽空中墮一人頭,須發蓬然,倏忽已渺。樵人亦言所見, 有樵夫赴市, 人懸系其上,大驚。脫杖亂擊之,遂不復見。駭奔至一村, 荷杖而歸,忽覺杖頭如有重負。回顧見一無頭

諸城丁生,野鶴公之孫也。少年名士,沉病而死, 有人頭,人訝詰之,始大驚,傾諸地上,宛轉而沒。 曰:「我悟道矣。」時有僧善參玄,遣人邀至,使就榻前講 八、十九、紫花和尚 千一百八十二 隔夜復蘇

今得追報,君又活之耶?再往,禍將及。」言已遂沒。某懼, 黃而不以術行,三聘始至,疏方下藥,病愈。既歸,一女子 何難。 《楞嚴》。生每聽一節, 辭丁。丁病復作,固要之,乃以實告。丁嘆曰:「孽自前生, 死吾分耳。」尋卒。後尋諸人,果有紫花和尚,高僧也, 自外入,曰:「我董尚書府中侍兒也。紫花和尚與妾有夙冤, 惟某生可愈吾疾,宜虔請之。」蓋邑有某生者, 都言非是,乃曰:「使吾病痊, 精岐

州董尚書夫人嘗供養家中;亦無有知其冤之所自結者。

淮上貢生周天儀, 三四歲, 豐姿益秀; 而性不喜讀, 年五旬,止一子,名克昌,愛暱之。至十 輒逃塾從群兒戲,恆終日

周克昌

號啕, 不返。 逃而歸。」周喜極,亦不追問。及教以讀,慧悟倍於曩疇。 年餘昌忽自至,言:「為道士迷去,幸不見害。值其他出, 幾不欲生。 周亦聽之。 日既暮不歸,始尋之,殊竟烏有。夫妻 逾

恆獨宿,

若無所私。

逾年秋戰而捷,

周益慰。然年漸暮,

趙進士女有姿,周強為娶之。既入門,夫妻調笑甚歡;而昌

年文思大進,既入郡庠試,遂知名。世族爭婚,昌頗不願。

悲嘆而已。 追曳之,已踣,衣冠如蜕。大駭,疑昌已死,是必其鬼也。 昌變色出曰:「我久欲亡去,所不遽舍者,顧復之情耳。 望抱孫,故嘗隱諷昌,昌漠若不解。母不能忍,朝夕多絮語。 不能探討房帷以慰所望。請仍去, 彼順志者且復來矣。」媼

次日昌忽僕馬而至,舉家惶駭。近詰之,亦言:為惡人略賣 於富商之家,商無子,子焉。得昌後,忽生一子。昌思家,

史氏曰:「古言庸福人,必鼻口眉目間具有少庸,而後福隨 甚狎熟;而昌靦然有怍色,似新婚者。甫周年,生子矣。 者鬼之假也。然竊喜其事未洩,即使襲孝廉之名。入房, 遂送之歸。問所學,則頑鈍如昔。乃知此為昌;其入泮鄉捷

一千一百八十五

通, 其精光陸離者鬼所棄也。庸之所在,桂籍可以不入闈 |麗可以不親迎而致;而況少有憑借, 益之以鉆窺者

太原宗子美,從父游學, 流寓廣陵。父與紅橋下林嫗有素。

八、二十一、嫦娥

問其小字,則名嫦娥。嫗愛而留之,實將奇貨居之也。 相也。若不鄙棄,便奉箕帚,如何?」翁笑,促子離席,使拜 旁, 媼曰:「一言千金矣!」 先是嫗獨居, 一日父子過紅橋,遇之, 殊色也。翁亟贊之, 固請過諸其家, 淪茗共話。 有女在 嫗顧宗曰:「大郎溫婉如處子,福 女忽自至,告訴孤苦。

千一百八十六

娥, 減嫦娥。向慕之,每以饋遺階進;久而漸熟,往往送情以目, 半焉可乎?」宗自度難辦,亦遂置之。 既云云,我豈留嫁天王耶?要日日裝束, 輕折腰, 適有寡媼僦居西鄰,有女及笄,小名顛當。偶窺之, 金幾何矣,此何可易言!」逾年翁媼並卒。子美不能忘情 時宗年十四, 云:「曩或與而翁戲約,容有之。但無成言,遂都忘卻。 服將闋,托人示意林嫗。嫗初不承,宗忿曰:「我生平不 隱以白母。 何媼視之不值一錢?若負前盟,須見還也!」嫗 睨女竊喜,意翁必媒定之,而翁歸若忘,心灼 翁笑曰:「曩與貪婆子戲耳。彼不知將賣黃 實望易千金,今請 雅麗不

千一百八十七

而欲語無間。一夕逾垣乞火,宗喜挽之,遂相燕好。 一日偶經紅橋,見嫦娥適在門內,疾趨過之。嫦娥望見, 辭以兄負販未歸。 由此蹈隙往來, 形跡周密。 約為嫁

卿絕, 卿謀,是負卿也:誠不敢有所負。」女良久曰:「君所約, 故。女入室, 之以手,宗駐足;女又招之,遂入。女以背約讓宗,宗述其 遂他有所約。受金而為卿謀,是負人也;受金而不為 取黃金一鋌付之,宗不受,辭曰:「自分水與

一千一百八十八

**顛當願下之,而宗乃悅。** 

即遣媒納金林嫗,

嫗無辭,

以嫦娥

隔夜告之顛當,

**顛當深然其言,但勸宗專心嫦娥。宗不語。** 

媼將至矣**。**」宗倉卒無以自主,受之而歸**。** 

頗知之。其事必無成;即成之,妾不怨君之負心也。其速行

勿急。 急欲一 歸宗。 燕 適見美人畫卷,宗曰:「吾自謂如卿天下無兩,但不曾見飛 宗自娶嫦娥, 意挽解,不聽竟去。 故予之間 日:「君與人一心, **顛當子母遷去已久,** 過,便趨入室, 楊妃耳。」女笑曰:「若欲見之,此亦何難。」乃執卷細 白顛當 及解衿狎笑, 囑宗竊其佩囊。已而顛當果至,與商所謀,但言 家暴富, 悉述顛當言,嫦娥微笑, 而顛當跡久絕。 對鏡修妝, 效飛燕舞風, 脅下有紫荷囊,將便摘取。 顛當變色起 而與妾二!負心郎!請從此絕。」宗 一日過其門探察之,已另有吳客僦居其 連閣長廊, 影滅跡絕,莫可問訊。 嫦娥知其為己, 因暫歸寧, 彌亙街路。 陽慫恿之。宗喜 又學楊妃帶醉。 嫦娥善諧謔,

千一百八十九

喜曰:「吾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皆在床闥矣!」 婢自外至, 長短肥瘦, | 夜方熟寢,數人撬扉而入,火光射壁。 女急起,驚言:「盜 不復能識, 隨時變更; 驚問其僚;復向審注, 風情態度, 對卷逼真。 恍然始笑。 方作態時

人!」宗初醒, 一人掠嫦娥負背上,哄然而去。宗始號,家役畢集,室中珍 即欲鳴呼。 一人以白刃加頸, 懼不敢喘。

玩, 殊無音息。 無少亡者, 宗大悲, 羅然失圖,無復情地。告官追捕

荏苒三四年,鬱鬱無聊,因假赴試入都。居半載,占驗詢察, 趾相之,乃顛當也。 無計不施。 偶過姚巷, 值一女子, 垢面敝衣, 駭曰:「卿何憔悴至此?」答云:「別後 一千一百九十 羅儴如丐。停

行數武, 城, 馬, 往, 宗曰:「實告卿:年來頗稱小有,惜客中資斧有限,傾裝貨 南遷, 君心耳, 宗泣下, 曰:「妾多俗累,不能從<mark>。</mark>嫦娥消息, 一目眇, 所不敢辭。如所需過奢,當歸家營辦之。」女約明日出西 相會叢柳下,囑獨往,勿以人從。宗曰:「諾。」次日早 則女先在,袿衣鮮明,大非前狀。驚問之,笑曰:「曩試 老母即世, 問:「可贖否?」曰:「難矣。 即至其家,遂出肴酒,相與談宴。宗約與俱歸,女 女曰:「其行蹤縹緲,妾亦不能深悉。西山有老尼, 問之當自知。」遂止宿其家。 幸綈袍之意猶存。請至敝廬,宜必得當以報。」北 為惡人掠賣旗下, 撻辱凍餒, 耗費煩多,不能為力。」 固頗聞之。」宗急詢 所不忍言。」

千一百九十一

戚屬, 在焉。 致問。 沉俗間. 已催, 間, 宗乃出。 歷訴艱難, 何處知佳人消息?」宗固求之。 明示以徑。宗至其處,有古寺周垣盡頹, 老尼綴衲其中。 來夕相過, 宗喜極, 明月高揭,徘徊無計,遙見二三女郎自外入, 可恨顛當饒舌, 因告姓氏, 其限已滿;托為寇劫, 次日再至, 不覺惻楚。 突起 或小女子輩識之, 即白所求。 則尼他出,敗扉扃焉。伺之既久, 見客至, 乃教情欲纏人。」宗曳坐, 急攬其祛。 |日:「實相告: 妾實姮娥被謫 漫不為禮。 尼 所以絕君望耳。 曰:「八十老瞽, 乃曰:「我實不知。 嫦娥曰:「莽郎君!! 未可知。汝明夕可來。 。宗揖之, 叢竹內有茅屋 尼亦王母守 執手款: 與世睽絕, 尼始舉頭 則嫦 嚇煞 更

娥

竊幸嫦娥不知入門,嫦娥迎笑曰:「君見顛當耶?」宗愕然 妾而殺郎君,我不能恕之也!」下山賃輿而歸。既命家人治 郎! 之, 帶自縊。恍惚覺魂已出舍,倀倀靡適。俄見嫦娥來,捉而提 當為代致顛當。」宗不聽,垂首隕涕。女遙顧曰:「姊妹輩來 裝,乃返身而出西城,詣謝顛當,至則舍宇全非,愕嘆而返。 矣。」宗方四顧, 未幾顛當果至,倉皇伏榻下。 不能答。女曰:「君背嫦娥,烏得顛當?請坐待之,當自至。」 嫦娥在此。」忽若夢醒。少定,女恚曰:「顛當賤婢!害 足離於地;入寺, 妾初譴時 而嫦娥已杳。宗大哭失聲,不欲復活,因解 蒙其收恤 取樹上尸推擠之,喚曰:「癡郎, 嫦娥疊指彈之, 故暇時常一 曰:「小鬼頭 君如釋妾 癡

千一

百九十三

雙, 狎戲,惟密教顛當為之。 送。」女不許, 其生平, 宗笑不語, 欲脫身天外耶?廣寒十 陷人不淺! 次日果來, 可從我去, 乃知其西山狐也。 遂俱歸。 顛當目怒之。 乃乞還告家人, 顛當叩頭 謂宗曰:「君若緩頰, 相共操作。」顛當恭白: 然嫦娥重來, 但求賒死 顛當慧絕, 姑不日下嫁, 買輿待之。 恆持重不輕諧笑。宗強使 嫦娥曰:「推人 即便放卻。」顛當目宗, 媚。 「但求分工, 須繡枕百幅 許之,遂去。宗問 嫦娥樂獨宿, /坑中, 按時齎 履 每 百

聽

之,婢還,

不以告,

但請夫人自往。

伏窗窺之,

則見顛當

辭不當夕。

夜漏三下,

猶聞顛當房中,吃吃不絕。使婢竊

凝妝作己狀,

宗擁抱,

呼以嫦娥。女哂而退。

未幾,

 顛當心

半啟, 達心舍, 微觸以齒。 襪能磨乎其耳。嫦娥解頤,坐而蹴之。顛當仰首, 當束發, 當悄以玉瓶插柳置幾上;自乃垂發合掌,侍立其側, 醫巫厭勝者?汝欲自捧心效西子耳。」顛當頓首,但言知罪。 女曰:「愈矣。」遂起,失笑而去。 曰:「我學龍女侍觀音耳。 子學觀音。」宗不信,因戲相賭。嫦娥每趺坐,眸含若瞑。顛 瓠犀微露,睛不少瞬。宗笑之。嫦娥開目問之, 急披衣, 意蕩思淫,若不自主。乃急斂神, 遂四面朝參之, 伏地翻轉, 嫦娥方嬉笑間,忽覺媚情一縷, 曳宗詣嫦娥所, 入門便伏。 」嫦娥笑罵之, **顛當私謂宗:「吾能使娘** 逞諸變態, 左右側折, 罰使學童子拜。 嫦娥曰:「我豈 呵曰:「狐奴當 自足趾 口銜鳳鉤 顛當 櫻唇

顛

娥, **覺媚之甚。** 懼, 非夙根深者, 大小婢婦, 目會意, 嫦娥遇之如初。然以狎戲無節, 使人告其父。父某甲, 眾方大嘩;近撫之,而妃子已作馬嵬薨矣。 告宗曰:「妾於娘子 嫦娥驚 賺婢懈骨作酣態,兩手遽釋, 嫦娥謂宗 競相狎戲。 謂妾有異心,不惟不敢,亦不忍**。**」宗因以告嫦 墮落何難!」自是見顛當, 曰:「禍作矣!我言如何哉!」往驗之,不 曰:「顛當狐性不改 一日,二人扶一婢效作楊妃。二人以 **顛當懼,** 肢一 素無行, 一體, 釋口投 號奔而至,負尸入廳事, 無不親愛, 數戒宗, 婢暴顛墀下, 聲如傾 每嚴御之。 適間幾為所愚。 嫦娥又厲責之, 宗不聽;因而 愛之極, 眾大懼, **顛當慚** 

百九十六

如乾數, 娥返身怒曰:「婢幸不死, 噪言:「四支已冰, 恙。」乃付之去。已,遂召諸婢, 但小人無賴,反復何常, 郎虐婢至死, 府! 甲無詞, 自有官在。」乃入廳事撫尸,而婢已蘇, 之厲禁。 謂宗曰:「今而知為人上者, 當速措置來。」遣人押出,俾浼二三村老,券證署 乃喚婢至前,使甲自問之:「無恙乎?」答曰:「無 宗閉戶惴恐, 律無償法;且邂逅暴殂, 長跪哀免。 焉有生理!」嫦娥曰:「勿嘩。縱不活, 莫知所措。 留汝女終為禍胎, 嫦娥曰:「汝既知罪, 賊奴何得無狀!可以草索縶送官 數責遍撲。 嫦娥自出責之, 焉知其不再蘇?」 一笑顰亦不可輕。 撫之隨手而起。 宜即將去。原價 又呼顛當 姑免究處。

千一

百九十七

迷不悟, 歡喜欲舞。由此閨閣清肅,無敢嘩者。 脅出之,果男;無何,復有身,又破右脅而出一女。男酷類 甲以贖金莫償, 極陰生, 父,女酷類母, 以材木而去。宗常患無子。嫦娥腹中忽聞兒啼,遂以刃破左 而不我之死。 乃掐其耳, 言哉!然室有仙人, 開之自妾, 此循環之定數。婢子之禍, 則傾覆及之矣。」宗敬聽之。 逾刻釋手, 顛當憮然為間, 忽若夢醒, 是鄉樂,老焉可矣,而仙人顧憂之耶?天運循 而流弊遂不可止。 漁村老代求憐恕, 許之; 又以服役之情, 施 皆論昏於世家。異史氏曰:「陽極陰生, 幸能極我之樂, 凡哀者屬陰,樂者屬陽; 是鬼神告之以漸也。 消我之災,長我之生, 婢至其家, 無疾暴死。 顛當泣求拔脫。 據地自投 嫦娥

千一百九十八

環之數, 我不復能笑之也。」 昔宋人有求仙不得者, 理固宜然;而世之長困而不亨者,又何以為解哉? 每曰:『作一日仙人, 而死亦無憾。

鞠樂如, 青州人。妻死棄家而去。 後數年, 道服荷蒲團至。

八、二十二、鞠樂如

經宿欲去, 冉冉飛出, 戚族強留其衣杖。 鞠托閑步至村外, 隨之而去。 `室中服具皆

順天陳孝廉,十六七歲時,嘗從塾師讀於僧寺, 內有襦生,自言山東人,攻苦講求, 八、二十三、 褚生 一千一百九十九 ` 略不暇息;且寄宿齋中, 徒侶甚繁。

童蒙, 未嘗 留 請與俱遷之。」蓋都中設帳者多以月計, 勿!我視先生, 天寧寺, 故尤器重之。兩人情好款密,晝同幾,夜同榻。 金不易, 月既終, 三日。」陳感其言,欲攜榻來與共寢。褚止之曰:「且勿, 正 於是兩生同詣呂。呂,越之宿儒, 見 其 歸 。 實非其志也。 遇褚廊下, 褚忽假歸, 即不能惜寸陰,而加以夜半, 學非吾師也。阜城門有呂先生,年雖耄可師, 陳與最善, 劈寀淬硫,作火具焉。見陳, 十餘日不復至。共疑之。一日陳以故至 得兩生甚喜,而褚又甚慧, 因詰之,答曰:「僕家貧 則我之二日,可當 月終束金完, 落魄不能歸, 過目輒了, 忸怩不安, 辦

陳問:「何遽廢讀?」褚握手請間,

戚然曰:「貧無以遺先生,

千二百

極力。 去。呂知其故,讓之曰:「子既貧,胡不早告?」乃悉以金返 金責陳, 陳父固肆賈, 」命從人收其業, 陳實告之。父以為癡, 始能一 居物致富, 同歸塾。 陳感慨良久, 陳輒竊父金代褚遺 遂使廢學。 褚大慚, 戒陳勿洩, 但托故以告 師。 別師欲 父以亡

陳父,止褚讀如故, 居半年, 其誠納之, 褚不忍絕, 褚過酒家飲。褚固以避嫌不往, 呂長子自越來,丐食尋父。 遂與往來無間。逾二年陳父死,復求受業。 而廢學既久, 與共饔飧, 若子焉。 陳雖不入館, 較褚懸絕矣。 而陳要之彌堅, 門人輩斂金助裝 往往泣下, 。 呂 感 每邀 褚

灑涕依戀而已。

呂臨別,

囑陳師事褚。

陳從之,館褚於家。

至期。 於其家。家無婦女, 褚忽自後曳之,身欲踣, 幾 褚偕一人來, 入邑庠, 以「遺才」應試。 云是表兄劉天若, 即館客於內舍。 劉急挽之而去。 陳慮不能終幅 囑 陳暫從去。 **覽眺** 褚請代之。 陳方出, 相攜宿

往一豁積悶, 居數日,忽已中秋。 相便送君歸。」使人荷茶鼎、酒具而往。但見水 劉曰:「今日李皇親園中, 游人甚夥,

道溫涼。 將登舟。酒數行,苦寂。劉顧僮曰:「梅花館近有新姬, 肆梅亭, 中名妓, 在家否?」僮去少時, 喧啾不得入。過水關, 姬戚戚有憂容。劉命之歌, 詩善歌, 陳曾與友人飲其家,故識之。相見, 與姬俱至, 則老柳之下, 蓋勾欄李遏雲也。 李, 為歌《蒿里》。陳不悅 横一畫橈, 不知

之數過, 顏歡笑. 究之。 腮, 客遽近身而僕。 壁上題詠甚多, 者非他, 陳見室暗無 小姑來, 人將出矣。」 小心猶恐被人猜。」陳反復數 褚曰:「告之勿驚:我實鬼也。 低頭轉側看弓鞋。 乃歌艷: 今並忘之。」 姬吟曰:「淚眼盈盈對鏡臺, 即己也。 遂送陳歸, 曲。 家人曰:「公子憊矣!」共扶拽之。 即命筆記詞其上。 俄延間褚已入門, 既起, 見褚生在旁, 陳喜, 入門即別去。 強解綠蛾開笑面 捉腕曰: 四。 日已薄暮, 細審之卻非褚生。方疑 已而泊舟, 「卿向日《浣溪紗》讀 久當投生, 惚惚若夢。 頻將紅袖拭香 劉曰:「闈中 過長廊, 開簾忽見 轉覺

|客即不當卿意,

至對生人歌死曲?」

姬

起謝

則姬死數日矣。又至皇親園,見題句猶存,而淡墨依稀,若 贈所不堪也。」問:「將何適?」曰:「呂先生與僕有父子之 至夕,褚喜而至,曰:「所謀幸成,敬與君別。」遂伸兩掌, 將磨滅。始悟題者為魂,作者為鬼。 有說。」遂別而去。陳異之;天明訪李姬,將問以泛舟之事, 分,系念常不能置。表兄為冥司典簿,求白地府主者,或當 願了矣。」陳復求赴春閨,曰:「君先世福薄,慳吝之骨, 於此者, 高誼所不能忘,故附君體 ,以代捉刀;三場畢

候於門,

褚方依依,

如不忘舊好,

放榜後,勿憚修阻。」陳揮涕送之。見一人伺

陳將置酒為餞,搖首曰:「勿須。

其人以手按其項,隨手而匾,掬入囊:

陳書褚字於上以志之。

謂掌中當有文曰「褚」。呂不深信。兒見陳,十指自開, 年, 五旬餘忽生一子, 兩手握固不可開。陳至, 請相見, 視 便

之果然。驚問其故,具告之。共相歡異。

陳厚貽之乃返。

後

占以歲 貢,

廷試入都,舍於陳;則兒十三歲入泮矣。

負之而去。過數日,陳果捷。於是治裝如越。

。呂妻斷育幾

報友, 其志其行, 異史氏曰: 「呂老教門人,而不知自教其子。嗚呼! 作善 而降祥於己, 可貫日月, 間也哉!褚生者,未以身報! 一千二百零五 豈以其鬼故奇之與! 先以魂

於

八、二十四、盜戶

異史氏曰:「今有明火劫人者,官不以為盜而以為奸;逾墻 籍焉。適官署多狐, 陳, 將熾以火。狐在瓶內大呼曰:「我盜戶也!」 順治間, 復叛也。後訟者輒冒稱盜戶,而怨家則力攻其偽。 宰別之為「盜戶」。 **行淫者,每不自認奸而自認盜:世局又一變矣。設今日官署** 曲直且置不辨, 滕、 峰之區,十人而七盜, 凡值與良民爭, 而先以盜之真偽, 宰有女為所惑, 官不敢捕。 聘術士來, 則曲意左袒之, 反復相苦, 聞者無不匿笑。 後受撫, 符捉入瓶, 煩有司稽 每兩造具 蓋恐其

邑

有狐

亦必大呼曰『吾盜』無疑也。」

千二百零六

產, 厘弊, 產。有李生亦為某甲所訟,同赴質審。甲呼之「秀才」,李厲 章丘漕糧徭役,以及徴收火耗;小民嘗數倍於紳衿,故有田 者爭求托焉。 皆誣托詭掛,以訟售主。令悉左袒之。故良懦者多喪其 得可。 初使自首。既而奸民以此要上,數十年鬻去之 雖於國無傷, 而實於官橐有損。邑令鐘,

聲爭辯,不居秀才之名。喧不已。令詰左右,共指為真秀才, 令問:「何故不承?」李曰:「秀才且置高閣,待爭地後再作

衿顏淵名下。今功令森嚴,理合自首。 身以年老不能當差。有負郭田五十畝,於隱公元年,暫掛惡 變異矣哉!有人投匿名狀云:告狀人原壤,為抗法吞產事: 之不晚也。」噫!以盜之名則爭冒之;以秀才之名則爭辭之, 詎惡久假不歸,

地證, 翻然自改。 邑西某乙,故梁上君子也。其妻深以為懼 之告夷、齊矣。 八、二十五、某乙 叩乞革頂嚴究,俾血產歸主,上告。」此可以繼柳跖 居二三年,貧窶不能自堪,思欲一作馮婦而後已 屢勸止之;乙遂

之。乃托貿易,就善卜者以決趨向。術者曰:「東南吉,利小

不利君子。」兆隱與心合,竊喜。遂南行抵蘇、松間,

游村郭幾數月。偶入一寺,見墻隅堆石子二三枚,心知其異,

一千二百零八

脛股;

又將身鎖置陋巷,日給簟食瓢飲,

囚餓幾死。互鄉約

身往理說,

被伊師率惡黨七十二人, 毒杖交加:

傷

殘

筬 下。 名籍, 之,索金。 某不與;棰灼並施,罄所有乃去。 某向人曰:「吾 曹有大寇某,得重資歸,肆然安寢。有二三小盜逾垣入, 俾伏墻外,司傳遞、守囊橐焉。少頃擲一裹下,又少頃縋一 與共去。至一巨第,出軟梯,爭逾垣入。以乙遠至,徑不熟: 者汝耶?」乙諾。詰里居、姓名,乙詭對之。乃授以兵,率 人。忽一人數石,訝其多,因共搜之,龕後得乙, **囊**,負之疾走,竟取道歸。由此建樓閣、買良田,為子納 '邑令匾其門曰「善士」。後大案發,群寇悉獲;惟乙無 莫可查詰, 乙舉篋知有物, 乃破篋, 以手揣取, 得免。事寢既久,乙醉後時自述之。 凡沉重物,悉納 問:「投石

千二百零九

亦以一石投之,徑趨龕後臥。日既暮,

寺中聚語,

曩寇, 知炮烙之苦如此!] 遂深恨盜 亦以所施者施之。 投充馬捕 捕邑寇殆盡 獲

八、二十六、

霍女

朱大興, 廚無肉。 彰德人。家富有而吝嗇已甚, 然佻達喜漁色,色所在冗費不惜。 非兒女婚嫁, 每夜逾垣過村 座無賓、

燭之, 收齒, 與寢處。 肚白作羹湯, 從蕩婦眠。 美絕。自言「霍氏」。 何必復盤察?如恐相累,不如早去。」朱不敢問 顧女不能安粗糲 夜遇少婦獨行, 始能饜飽。 朱無奈, 又厭見肉臛, 細致研詰,女不悅, 知為亡者, 竭力奉之。又善病, ,必燕窩、 強脅之, 曰:「既 引與俱歸。 

一千二百一十

里 達。 夜, 遂以為常。 家漸落, 兒坐觀之。女亦無喜容,數相誚罵,朱亦不甚分解。居二年, 不給,女亦以肉糜相安;又漸而不珍亦御矣。朱竊喜。忽一 每苦悶, 啟後扉亡去。朱怊悵若失,遍訪之,乃知在鄰村何氏家。 竟納焉。 朱漸不供。 詰之, 向女婉言求少減;女許之, 輒令十數日一招優伶為戲;戲時,朱設凳簾外, 世胄也,豪縱好客,燈火達旦。忽有麗人,半夜人 女衣必錦繡,數日即厭其故。 朱初不肯。女呻吟垂絕,不得已投之, 則朱家之逃妾也。朱為人, 綢繆數日, 女啜泣不食, 求去; 朱懼, 益惑之,窮極奢欲, 用度皆損其半。久之仍 何素藐之;又悅女 如是月餘, 又委曲承順之。 病若失 計費不 抱

千二百一十一

朱家, 一 即千金之家,何能久也?」何大悟,罷訟, 顧生諫曰:「收納逋逃,已幹國紀;況此女入門,日費無度: 朱得耗,坐索之,何殊不為意。朱質於官。官以其姓名來歷 剪, 原非採禮媒定者, 置不理。朱貨產行賕,乃準拘質。女謂何曰:「妾在 胡畏之?」何喜,將與質成。座客 以女歸朱。

過一二日,女又逃。有黃生者,故貧士,無偶。女叩屝入: 之,女不去。應對間,嬌婉無那。黃心動,留之,而慮其不 自言所來。黃見艷麗忽投,驚懼不知所為。黃素懷刑, 固卻

工於內媚,

能安貧。女早起,躬操家苦,劬勞過舊室焉。黃為人蘊藉瀟

因恨相得之晚,止恐風聲漏洩,為歡不久。

而朱自訟後,家益貧;又度女不能安,遂置不究。女從黃數 一日忽欲歸寧,要黃禦送之。黃曰:「向言無家, 親愛甚篤。 何前後之

同去。至揚州境,泊舟江際。女適憑窗,有巨商子過, 於此。妾家頗裕,君竭資而往,必無相虧。」黃從其言, 舛?」曰:「曩漫言之。妾鎮江人。昔從蕩子流落江湖,

絕,反舟綴之,而黃不知也。女忽曰:「君家甚貧,今有一療 輿

失色,不知何故。女笑曰:「君勿急,天下固多佳人,誰肯以 為君育男女,亦一不了事。妾雖陋,幸未老耄,有能以千金 貧之法,不知能從否?」 黃詰之,女曰:「妾相從數年, 相贈者,便鬻妾去,此中妻室、田廬皆備焉。此計如何?」 黃

一千二百一十三

署券, 指 焉。 事君, 遽 渠姑待, 無幾,返言:「鄰舟有商人子,願出八百。」 黃故搖首以難之。 未幾復來,便言如命,即請過船交兌。黃微哂,女曰:「教 耳。」黃不肯。女自與榜人婦言之,婦目黃,黃漫應焉。婦去 千金買妾者?其戲言於外, 女已從榜人婦從船尾登商舟, 相割舍。 今始知耶?」黃問:「以何詞遣之?」女曰:「請即往 立刻兌付。 去不去固自在我耳。」黃不可。女逼促之, 我囑黃郎, 倘室人必不肯從, 黃令封志之,曰:「遂以貧故, 即令去。」女謂黃曰:「妾日以千金之軀 以覘其有無。賣不賣, 遙顧作別, 仍以原金璧趙。」方運金至舟, 並無淒戀。黃驚魂 竟果如此, 黃不得已 固自在

千二百一十四

之, 離舍,嗌不能言。 榜人不從, 開舟南渡矣。 俄商舟解纜 去如箭激。 黄大號: 欲追傍

問: 適歸, **黃乃疑其非常,固詰其情。女笑曰:「妾生平於吝者則破之,** 聲呼「黃郎」。愕然回顧, 瞬息達鎮江,運資上岸,榜人急解舟去。 「卿何遽得來?」女笑曰:「再遲數刻, 望江水之滔滔, 如萬鏑之叢體。 則女已在前途。喜極,負裝從之, 方掩泣間,<br />
忽聞姣 黄守裝悶坐, 則君有疑心矣。」 無所

役荷囊,

相將俱去。

者?錯囊充牣,而合浦珠還,君幸足矣,窮問何為?」乃雇

於邪者則誑之也。若實與君謀,君必不肯,何處可致千金

歸, 蟹鵝魚 弟大郎、 至水門內,一宅南向,徑入。 白緡,女強為娶之。 **子不難致。」黃不可,女弗聽。有張貢士之女新寡,** 人別院, 日有婢媼饋致三餐,女或時竟日不出**。** 然買婢勝則價奢;當偽為妾也兄者,使父與論婚, 「黃郎來也!」黃入參公姥。有兩少年揖坐與語, 女固止之。 皆臠切為個。 三郎也。 俾夫婦同處。衾枕滑軟,而床則以熟革代棕藤焉。 一日謂黃曰:「今為君謀:請買一人為子嗣 筵間味無多品, 新婦小名阿美, 少年以巨碗行酒,談吐豪放。已而導 俄而翁媼男婦, 玉柈四枚,方兒已滿。 頗婉妙。女嫂呼之;黃 黃獨居悶苦, ,是女兄 議聘金 屢言

瑟踧不安 省阿姨, 女 月餘可返, 殊坦 坦。 請夫婦安居。」遂去。 他 謂黃曰:「妾將與大姊至南海

惟相視 諸 夫妻獨居 一人復至其室。 郎聚語, 一笑。 黄至, 院, 既流連久坐, 亦不款曲, 每晨, 按時給飲食,亦甚隆備。 既都寂然。 阿美人覲媼 黃疑悶莫可告語, 兩言輒退。娣姒在旁, 黄見翁亦如之。 然自入門後,曾無 阿美覺之, 偶值

惶怖莫知籌計,

惟長跪

聽女命。

美收涕挽之,

轉請所處

「妾家雖貧,

無作賤勝者,

無怪諸宛若鄙不齒數矣!」黃

能

對,

吃吃而言曰:「我十年於外,今始歸耳。」美又細審翁

及妯娌里居。黃大窘,不能復隱,底裏盡露。女泣

姑閥閥,

詰

「君既與諸郎伯仲,

何以月來都如生客?」

黄倉猝不

黄曰:「僕何敢他謀, 於情何忍?渠雖先從,私也;妾雖後至,公也。不如姑俟其 問彼既出此謀,將何以置妾也?」 計惟孑身自去耳。」女曰:「既嫁復歸

黄曰:「實告卿:即南海人還,折證已定,僕亦不能家此也。 莫測霍父子何人。夫妻疑懼,謀欲僦寓他所,又恐生其猜度。 作兜牟,虎口銜額,鼻耳悉具焉。驚異而返, 戎裝上座:一人裹豹皮巾,凜若天神;東首一人,以虎頭革 居數月,女竟不返。 一夜聞客舍喧飲, 黃潛往窺之, 見二客 以告阿美,竟

今欲攜卿去,又恐尊大人別有異言。不如姑別,二年中當復

待之;如欲他適,亦自任也。」阿美欲告父母

阿美流涕,要以信誓,乃別而歸。

而從之,黃不可**。** 

卿能待,

凄然: 開舟遂發。 美自舟中出,大郎挽登黃舟, 謀?遺夫人去,二三年誰能相待也?」言次,舟已逼近。 之;又恐以霍女來, 至家,出資營業, 家懾息, 則船頭按劍而坐者霍大郎也。 方向父母泣訴, 時諸郎皆他出, 形神喪失。至瓜州 莫敢遮問。女述其狀,黃不解何意,而得美良喜, 忽大郎將輿登門,按劍相脅, 頗稱富有。阿美常懸念父母,欲黃一往 嫡庶復有參差。居無何, 翁挽留以待其歸, 黃不聽而行。 忽回首見片帆來駛如飛;漸近, 遙謂曰:「君欲遄返,胡再不 跳身徑去。先是,阿美既歸 張翁訪至, 逼女風走。 ' 登舟 回

屋宇修整,心頗慰,

謂女曰:「汝出門後,遂詣霍家探問,

一千二百一十九

後阿美生子, 謂被奸人賺去,不知流離何所。今幸無恙耶?」黃實告以情 因相猜為神。 戶已扃 第主亦不之知, 取名仙賜。至十餘歲,母遣詣鎮江,至揚州界, 半年竟無消息。汝母日夜零涕

當助之,勿忘也。」老僕歸舍, 誰, 出金釧束腕上。又以黃金內袖,曰:「將去買書讀。」兒問其 女曰:「歸問汝父當自知。」乃為挽髻,自摘髻上花代簪之; 膝上,笑問何名。兒告之。問:「取名何義?」答云:「不知。」 休於旅舍,從者皆出。有女子來,挽兒入他室,下簾,抱諸 曰:「兒不知更有一母耶?歸告汝父:朱大興死無棺木, 千二百二十 失少主, 尋至他室, 聞與人

惚已杳。 窺之則故主母。 問之舍主, 簾外微嗽, 並無知者。 將有咨白。女推兒榻上, 恍

語

數 則死裁三日, 自鎮江 歸 露尸未葬, 語黃, 厚恤之。 又出所贈。 黄感嘆不已。 及詢朱,

為淫者速其蕩,女非無心者也。然破之則不必其憐之矣,貪 異史氏曰:「女其仙耶?三易其主不為貞。 然為吝者破其慳, 淫鄙吝之骨, 溝壑何惜焉? 一千二百二十

八、二十七、司文郎

狂悖,交往遂絕。 平陽王平子, 土以比屋居,投刺焉,生不之答;朝夕遇之多無狀。王怒其 赴試北闈, 賃居報國寺。 寺中有餘杭生先在,

設座,相對噱談。餘杭生適過,共起遜坐。生居然上座,更 語諧妙,心愛敬之。展問邦族,云:「登州宋姓。」因命蒼頭 一日,有少年游寺中,白服裙帽,望之傀然。近與接談,言

進取, 不撝挹。 無志騰驤久矣。」又問:「何省?」宋告之。生曰:「竟不 足知高明。山左、右並無一字通者。」宋曰:「北人固 卒然問宋:「亦入闈者耶?」答曰:「非也。 駑駘之 一千二百二十二

應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 眉攘腕而大言曰:「敢當前命題,一校文藝乎?」宋他顧而 也。我破已成:『於賓客往來之地,而見一無所知之人焉。』\_ 哂曰:「有何不敢!」便趨寓所,出經授王。 王隨手一翻,指 少通者,而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 王捧腹大笑。生怒曰:「全不能文,徒事嫚罵,何以為人!! 必是足下。」言已,鼓掌,王和之,因而哄堂。生慚忿,軒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生遂不作,起曰:「其為人也小 曰:「『闕黨童子將命。』」生起,求筆札。 宋曳之曰:「口占可 請另命佳題。又翻曰:「『殷有三仁焉。』」宋立

覽絕疾,逾刻已盡百首,曰:「君亦沉深於此道者?然命筆 生時一遇之,雖不甚傾談,而傲睨之氣頓減。一日以窗藝示 從此相得甚歡。宋三五日輒一至,王必為之設水角焉。餘杭 角。 遂取閱過者一一詮說。王大悅,師事之;使庖人以蔗糖作水 難解?但不佳耳!」 生曰:「一 疑其未閱,復請之,答已覽竟。生又疑其不解,宋曰:「有何 宋見諸友圈贊已濃,目一過,推置案頭,不作一語。生 宋啖而甘之,曰:「生平未解此味,煩異日更一作也。」 無求必得之念,而尚有冀幸得之心, 如夙讀者,且誦且訾。生跼蹐汗流,不言而去。移時 覽丹黃,何知不佳?」 宋便 即此已落下乘。\_

(此益重宋。 邀入寓室,

款言移晷,盡出所作質宋。

廊下, 具以告。 既而場後以文示宋, 必當有以報之!」王力陳輕薄之戒以勸之,宋深感佩。 宋去,生入,堅請王作,王拒之。生強搜得, 「此大似水角子!」王故樸訥,觍然而已。次日宋至, 設藥賣醫。宋訝曰:「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 宋怒曰:「我謂『南人不復反矣』, 宋頗相許。偶與涉歷殿閣,見一瞽僧坐 ,見文多圈點 **信楚何敢乃爾** 

僧疑其問醫者, 請教。」因命歸寓取文。遇餘杭生,遂與俱來。王呼師而參之。 誰多口?無目何以論文?」王請以耳代目。僧曰:「三作兩千 誰耐久聽!不如焚之,我視以鼻可也。」 王從之。 每焚 僧嗅而頜之曰:「君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 便詰癥候。王具白請教之意,僧笑曰:「是 千二百二十五

領一藝,未窺全豹,何忽另易一人來也?」生托言:「朋友 矣。」生慚而退。 之作,止此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嗅其餘灰,咳逆數聲, 受之矣,非歸、胡何解辦此!」生大駭,始焚己作。僧曰:「適 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燒試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 我適受之以脾。」問:「可中否?」曰:「亦中得。」餘杭生未 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強受之以膈,再焚則作惡

雖盲於目,而不盲於鼻;簾中人並鼻盲矣。」俄餘杭生至,意 數日榜放,生竟領薦;王下第。生與王走告僧。僧嘆曰:「僕 氣發舒,曰:「盲和尚,汝亦啖人水角耶?今竟何如?」僧 曰:「我所論者文耳,不謀與君論命。君試尋諸試官之文, 一千二百二十六

各取一 越二二日竟不至;視之已移去矣。乃知即某門生也。宋慰王 矣'] 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見!勿悔!勿悔'j 去!」生焚之,每一首, 知而驟嗅之, 曰:「凡吾輩讀書人,不當尤人, 下氣如雷。眾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師也!初不 首焚之,我便知孰為爾師。」生與王並搜之,止得 生曰:「如有舛錯,以何為罰?」僧憤曰:「剜我盲瞳 刺於鼻,棘於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 都言非是; 至第六篇, 忽向壁大嘔 但當克己;不尤人則德益

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礪,天下自有不盲之人。」王肅然

能克己則學益進。 當前踧落,固是數之不偶;平心而論

起敬。又聞次年再行鄉試,遂不歸,止而受教。宋曰:「都

千二百二十七

弘,

寓此, 爵, 僧, 始真是命矣!」俄以犯規被黜。王尚無言,宋大哭不能止, 出窺則金堆地上。情見事露,並相懾伏。方訶責間,見有金 乎?」王一日醉眠,僕及庖人竊發之。王忽覺,聞舍後有聲, 及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王曰:「萬事固有數在。 明日告宋,且示之爵,欲與瓜分,固辭乃已。以百金往贈瞽 **反慰解之。宋曰:「僕為造物所忌,困頓至於終身,今又累** 類多鐫款,審視皆大父字諱。蓋王祖曾為南部郎,入都 僧已去。 王謝曰:「昔竇、範貧而能廉,今某幸能自給, 暴病而卒,金其所遺也。王乃喜,稱得金八百餘兩。 **積數月,敦習益苦。及試,** 勿憂資斧。舍後有窖鏹,可以發用。」 宋曰:「此戰不捷, 敢自污 即示之

千二百二十八

千二百二十九

之乃得就。 之色喜, 充清要;宜洗心供職,勿蹈前愆**。』**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 明日,忻忻而至,曰:「願遂矣!宣聖命作《性道論》, 謂 可司文。閻羅穆簿,欲以『口孽』見棄。宣聖爭 某伏謝已, 又呼近案下, 囑云:『今以憐才,

爽。 爾, 即前日瞽僧亦一鬼也,是前朝名家。以生前拋棄字紙過 餘杭其德行何在?」曰:「不知。要冥司賞罰,皆無少

於文學也。

君必修行未至,但積善勿懈可耳。」王曰:「果

多, 曰:「此餐可飽三日, 水角足矣。」王悲愴不食,坐令自啖。頃刻,已過三盛, 王命置酒,宋曰:「無須。終歲之擾,盡此一刻, 罰作瞽。彼自欲醫人疾苦,以贖前愆,故托游廛肆耳。」 吾以志君德耳。向所食都在舍後, 再為我設

千二百三十

某必與知之。」言已,作別而沒。王視舍後, 成菌矣。 而藏之。旁有新土墳起,則水角宛然在焉。 曰:「此都無益。九天甚遠,但潔身力行,自有地司牒報, 當引嫌也。」又問:「梓潼祠中, 藏作藥餌,可益兒慧。」王問後會, 相酹祝, 果生紫菌, 曰:「既有官 可能達否? 則

誤殺一句 也。」是年捷於鄉,明年春闈又捷。遂不復仕。生二子, 王歸, 婢, 彌自刻厲。 削去祿籍,今篤行已折除矣。然命薄不足任仕 一夜,夢宋輿蓋而至,曰:「君向以小忿

極道契闊

深自降抑,

然鬢毛斑矣。

絕鈍,

啖以菌,遂大慧。後以故詣金陵,遇餘杭生於旅次,

**而驕詐之意態顏色,遂使人頃刻不可復忍。天人之厭棄已** 故鬼神皆玩弄之。 脫能增修厥德, 則簾內之『刺鼻棘心』

遇之正易,何所遭之僅也。」

異史氏曰:「餘杭生公然自詡,意其為文,未必盡無可觀

服炫麗而顏色黑醜,笑曰:「得毋寒乎?」生驚問之,曰:「我 穆生,長沙人,家清貧,冬無絮衣。一夕枯坐,有女子入,衣

八、二十八、丑狐

生悅而從之。 醜,大號。女以元寶置幾上,曰:「若相諧好, 狐仙也。 憐君枯寂,聊與共溫冷榻耳。」生懼其狐,而厭其 床無裀褥, 女代以袍。將曉, 起而囑曰:「所 以此相贈。」

一千二百三十二

贈 生告妻, 可急市軟帛作臥具, 妻亦喜, 即市帛為之縫紉。女夜至,見臥具一新 餘者絮衣作饌足矣。倘得永好,勿憂

嚙折而棄之,入指生曰:「背德負心,至君已極!然此奈何 封。 去, 喜曰:「君家娘子劬勞哉!」留金以酬之。從此至無虛夕。 女賂貽漸少, 生由此心厭之, 聘術士至, 必有所遺。年餘, 屋廬修潔, 內外皆衣文錦繡,居然素 畫符於門。

一千二百三十三

視之,

割去一耳。眾大懼奔散,

懼

告術士。術士作壇,

陳設未已,忽顛地下,血流滿

術士亦掩耳竄去。室中擲石

我!若相厭薄,

我自去耳。但情義既絕,受於我者須要償

也!」忿然而去。

之, 出勿隱。」生應之。女曰:「呵呵!」物乃止。生不能起, 室中財物盡空,惟當年破被存焉;遂以覆生令臥。又懼 告以處。女自往搜括,珠鈿衣服之外,止得二百餘金。女少 動。物嚼指爽脆有聲。生痛極哀祝,女曰:「所有金珠, 足。」物即齕履,齒利於刃。生大懼,將屈藏之,四肢不能 抱一物入,貓首猧尾,置床前,嗾之曰:「嘻嘻!可嚼奸人 如盆,門窗釜甑, 久之,家人漸聚,從床下曳生出,足血淋漓,喪其二指。 生諾之,女乃抱物去。又曰:「嘻嘻!」物復嚼。生哀鳴求恕。女限十日償金六 無復全者。生伏床下,蓄縮汗聳。俄見 但

**日復來,乃貨婢鬻衣,以足其數。至期女果至,急付之,無** 

千二百三十四

言而去。 自此遂絕。生足創: 醫藥半年始愈,而家清貧如初

於途,長跪道左。女無言,但以素巾裹五六金,遙擲之, 狐適近村于氏。於業農家不中資,三年間援例納粟,夏屋連 ,所衣華服半生家物。主見之,亦不敢問。 偶適野, 遇女

撫恤, 異史氏曰:「邪物之來, 身徑去。後於氏早卒,女猶時至其家,家中金帛輒亡去。於 子睹其來, 何忍坐令貧也?」女去,遂不復至。 拜參之, 遙祝:「父即去世, 兒輩皆若子, 縱不 殺之亦壯;而既受其德, 即鬼物不

可負也。既貴而殺趙孟, 千二百三十五 則賢豪非之矣。夫人非其心之所好,

即萬鍾何動焉。 不惜者歟?傷哉貪人,卒取殘敗!i 觀其見金色喜, 其亦利之所在, 喪身辱行

勝 洛陽孫公子名麒 離家, 居山中別業。 娶蔣太守女, 甚相得。<br />
二十<br />
天<br />
殂,<br />
悲<br />
不<br />
自

八、二十九、

呂無病

適陰雨畫臥, 有女子褰簾入,年約十八九,衣服樸潔, 室無人, 忽見復室簾下, 露婦人足, 而微黑多麻, 疑而問之。 類貧

女微笑曰:「妾非村中人, 家女。 意必村中僦屋者,呵曰:「所須宜白家人,何得輕入! 小字無病。從父客遷, 千二百三十六 早離顧復。 祖籍山東,呂姓。父文學士。 慕公子世家名士,願為康

至夕, 去。 翻檢得之。先自涉覽,而後進之,笑曰:「今日河魁不曾在 吉日。」乃指架上,使取《通書》第四卷——蓋試之也。女 體?聊備案前驅使,當不至倒捧冊卷。」孫曰:「納婢亦須 焉。 女驚起,立榻下,孫曰:「何不別寢, 香拭鼎,滿室光潔。孫悅之。 旋里後,當輿聘之。」女次且曰:「自揣陋劣, 房。」孫意少動,留匿室中。女閑居無事,為之拂幾整書,焚 女曰:「妾善懼。」孫憐之,俾施枕床內。 中夜睡醒,則床頭似有臥人;以手探之知為女,捉而 遣僕他宿。女俯眉承睫, 殷勤臻至。命之寢,始持燭 床頭豈汝臥處也? 忽聞氣息之來,清 何敢遂望

一千二百三十七

成文婢。」孫笑曰:「卿意良佳。但僕輩雜居,實所不便,

焉亦可也。」既葬,孫將踐其言, 亦固辭, 訣 遂 止**。** 囑孫曰:「無病最愛兒,即令子之可也, 告諸宗黨, 僉謂不可; 女 即 位

其美, 邑有王天官女新寡, 宗族仰其勢, 來求婚。 共慫恿之。 孫惑焉, 孫雅不欲娶,王再請之。媒道 又娶之。 色果艷;

怒遷夫婿, 而驕已甚,衣服器用多厭嫌, 有所拂。入門數月, 數相鬧斗。孫患苦之,以多獨宿。 擅寵專房,而無病至前, 輒加毀棄。孫以愛敬故,不忍 婦又怒。孫 笑啼皆罪。

喚起給使, 兒輒啼, 婦厭罵之。無病急呼乳媼來, 抱之不去. 千二百三十九

能堪,托故之都,逃婦難也。婦以遠游咎無病。

無病鞠躬屏

承望顏色,而婦終不快。夜使直宿床下,兒奔與俱。

醜態! 婦去, 潛飲兒。 兒氣竭聲嘶, 不食。 而 強之益號。 王天官女亦能任之!」無病乃抽息忍涕, 立命棄之。 出 婦禁無病不令見之。 兒終日啼, 兒聞聲輟涕, 竊撫兒, 豈以兒死脅我耶!無論孫家襁褓物; 兒見之, 棄水捉衿, 號啕不止。 婦怒起, 呼而求飲,婦戒勿與。 四體猶溫 毒撻無算, 躍遂絕。 隱語媼曰:「可速將去,少待於 無病大哭。 始從乳媼去。兒以是病悸, 日既暮,無病窺婦不在, 婦化 請為葬具。 婦聞之,意氣洶洶 婦怒曰:「賤婢 媼 即殺王府世子, 使棄諸地。

野,

我當繼

至。

其死也共棄之,

活也共撫之。」

媼曰:「諾**。**」

無病入室,

攜簪珥出,

追及之。

共視兒,已蘇。二人喜,謀

千二百四十

是日孫在都,方憩息床上,女悄然入。孫驚起曰:「才眠已 媼方驚其謬妄,而女已杳矣,駭詫不已。 醫並致, 行 趨 而言曰:「妾歷千辛, 人夢耶!」女握手哽咽,頓足不能出聲。 久之久之,方失聲 六村, 別業 飄 風 病卒不瘳。女掩泣曰:「媼好視兒,我往尋其父也。」 **媼力奔始能及。約二更許,** 往依姨。 田叟家, 倚門侍曉, 媼慮其纖步為累, 與兒逃於楊——」句未終, 叩扉借室, 兒病危不復可前。遂斜 無病乃先趨以俟之,疾 出簪珥易資, 縱聲大哭.

語侵婦,

婦反唇相稽。

孫忿,

出白刃;婢嫗遮救不得近,遙

異不解。

即刻趣裝,

星馳而歸。

既聞兒死妾遁,

撫膺大悲。

衣履宛然

倒

地而滅。

孫駭絕,猶疑為夢;喚從人共視之,

文懲戒以悅王。廣文朱先生,世家子,剛正不阿。廉得情。 訟之。孫捍衛入城,自詣質審,訴婦惡狀。宰不能屈,送廣 擲之。刀脊中額, 孫不肯,十反不能決。婦創漸平, 以吮人癰痔者耶!此等乞丐相,我所不能!」竟不受命。 怒曰:「堂上公以我為天下之齷齪教官,勒索傷天害理之錢, 孫捉還, 公然歸。 中護養之,將待其瘥而後出之。 孫亦集健僕械御之。兩相叫罵,竟日始散。王未快意: 王無奈之, 乃示意朋好, 為之調停, 杖撻無數, 衣皆若縷, 額破血流, 披發嗥叫而出,將以奔告其家。 婦兄弟聞之。怒, 傷痛不可轉側。 欲出之, 欲生謝過其家。 又恐王氏不受, 孫命舁諸房 率多騎登

因循而安之。

千二百四十二

婦通。 喜, 於項而死之。 若求藏匿。抱而視之,氣已絕矣。急呼之,移時始蘇。 言五十里外有楊谷, 逃於楊」, 王果不受, 又舁還孫。 載與俱歸。 盛氣奔出, 「不知如何酷虐,遂使吾兒至此!」乃立離婚書, 乳媼乃備述無病情狀, 題碑曰「鬼妻呂無病之墓」。無何, 近村有楊家睡, 夙夜傷心, 孫益忿,復出婦;王又舁還之。 兒望見父, 嗷然大啼, 將致消罵。兒方啼, 遣騎詣訊, 思得乳媼, 疑其在是;往問之並無知者。 孫不得已,父子別居一院, 孫始悟其為鬼。 果得之。 開目見婦, 驚投父懷, 問其情。 孫亦淚下。 兒漸平復, 婦產一 孫乃具狀控諸 感其義 因憶無病言 婦聞兒尚 相見各

歸。 婦既歸,悍名噪甚,三四年無問名者。 孫由此不復娶, 皆以天官故置不理。後天官卒, 納婢焉。 婦頓悔, 孫控不已, 而已不可復 乃判令大

依, 挽 似念故夫。 有孫家舊媼,適至其家。婦優待之,對之流涕;揣其情 諸嫌如頗厭嫉之, 媼歸告孫, 孫笑置之。又年餘婦母又卒,孤無所 婦益失所, 輒涕零。一貧士喪偶

以悔, 固辭曰: 如虎狼, 兄議厚其奩妝而遣之,婦不肯。 迎跪階下,泣不可止。孫欲去之, 孫不聽。 再求離逖, 「如復相聚,常無間言則已耳; 一日婦率一婢, 豈可復得!」婦曰:「妾竊奔而來, 竊驢跨之,竟奔孫。孫方自 每陰托往來者致意孫, 泣告 婦牽衣復跪之。 一朝有他,汝兄

千二百四十六

焉知非自愛之者美之乎?然不遭悍妒,其賢不彰,幾令人與漸滅。異史氏曰:「心之所好,原不在妍媸也。毛嬙、西施, 具,至日更衣入棺而卒。顏色如生,異香滿室;既殮,香始 內事委媳。一日曰:「妾某日當死。」孫不信。婦自理葬

八、三十、錢卜巫

證菩提;若地獄道中,皆富貴而不經艱難者矣。」

嗜痂者並笑矣。至錦屏之人,其夙根原厚,故豁然一悟,

狼藉滿地。人以其肥重,呼之「丟角太尉」。暮年家甚貧,日 夏商,河間人。其父東陵,豪富侈汰,每食包子,輒棄其角,

一千二百四十七

不給餐,兩肢瘦垂革如囊,人又呼「募莊僧」,謂其掛袋也。

臨終謂商曰:「餘生平暴殄天物, 汝當惜福力行,以蓋父愆。」 上干天怒,遂至凍餓以死。

情, 傭 翁哀其貧, 商恪遵治命, 日:「十數金尚不能償, 益直之。強為贖還舊業;又益貸以重金, 翁不肯。 商瞿然不自安, 假以資使學負販, 誠樸無二,躬耕自給。鄉人咸愛敬之。富人某 奈何結來生驢馬債耶?」 翁乃招 盡貨其田宅, 輒虧其母。 愧無以償, 往酬翁。翁請得 俾作賈。 商 請 辭 他

也!」乃稽簿付賈,

奉身而退。

翁再強之, 必不可,

躬耕

誰能救之? 此皆我累君

貸 資

八盈輩

歸至江,

遭飓,

舟幾覆,

物半喪失。歸計所有

賈與偕。數月而返,

僅能不虧; 翁不收其息, 使復之。年餘

略

可償主,

遂語賈曰:「天之所貧,

不善, 亨;數至五十八皆字,以後則盡幕矣。 起, 故。 齒已老耆,行就木矣。」 巫曰:「五十八以前,便有回國,略 非身運。 答:「二十八歲。」巫搖首曰:「早矣!官人現行者先人運, 商授百錢, 寓室精潔, 會有外來巫, 以錢 人運?」曰:「先人有善,其福未盡, 傾錢入手,而後於案上次第擺之。其法以字為否,幕為洽百錢,巫盡納木筒中,執跪座下,搖響如祈簽狀。已而 每自嘆曰:「人生世上,皆有數年之享,何遂落魄如此?」 其禍未盡, 五十八歲方交本身運,始無盤錯也。」問:「何謂先 中設神座,香氣常熏。商人朝拜訖,巫便索資。 則後人亦受之。」商屈指曰:「再三十年, 悉知人運數。 敬詣之。 則後人享之;先人有 遂問:「庚甲幾何?」 巫,老嫗也。

以此信巫,從翁貸資,小權子母,知谷無恙;後得雨勃發,其豐倍焉。 時方東作,病痁不能耕。既痊,天大旱,早禾盡枯。近秋方 半焉。然安貧自守,不敢妄求。後至五十三歲,留意驗之。力求。官人生無過行,再世享之不盡也。」別巫而返,疑信 歸告夫。夫忌焉,潛告邑宰。宰最貪,拘商索金。 雨,家無別種,田數畝悉以種穀。 不肯。迨五十七歲,偶葺墻垣,掘地得鐵釜;揭之,白氣如 千三百二十五兩。 可營謀;然僅免饑寒耳。五十八之年,當有巨金自來, 懼不敢發。移時氣盡,白鏹滿甕。夫妻共運之, 竊議巫術小舛。 鄰人妻入商家, 輒小獲;或勸作大賈, 來春大饑,得以無餒。既而又旱,葬菽半死, 得以無餒。 妻欲隱其 窺見之, 稱計一 商 商 惟

千二百五十

漏匿,只 昌同知。 商曰:「非所宜得, 又追貯器,以金實之,滿焉,乃釋商。 逾歲,商以懋遷至南昌, 留之賈禍。」盡獻之。宰得金,恐其 則宰已死。妻子將歸, 居無何, 宰遷南

有滲漏 其粗重; 得前掘鏹之數。 瀉注他器,則內有白金二鋌;遍探皆然。兌之,適 有桐油如乾簍,商以直賤,買之以歸。 既抵家,

商 即所以遺子孫也。」鄰人赤貧至為丐,欲有所求, 由此暴富,益贍貧窮,慷慨不吝。妻勸積遺子孫,商曰:「此 而心自愧。

敗之,於汝何尤?」遂周給之。鄰人感泣。 商聞而告之曰:「昔日事,乃我時數未至, 後商壽八十,子 故鬼神假子手以

一千二百五十

孫承繼,

數世不衰。

無飯含,可哀矣哉!幸而鳥死鳴哀,子能幹盅,窮敗七十年, 卒以中興;不然,父孽累子,子復累孫,不至乞丐相傳不止

何物老巫,遂宣天之秘?嗚呼!怪哉!」

異史氏曰:「汰侈已甚, 王侯不免, 況庶人乎! 生暴天物,

姚安,臨洮人, 美豐標。 同裏宮姓, 有女子字綠娥, 艷而知

八、三十一、姚安

書, 姚聞,給妻窺井, 擇偶不嫁。 母語人曰:「門族風採,必如姚某始字之。」 擠墮之,遂娶綠娥。 雅甚親愛。

以兩肘支袍, **覆翼以出,入輿封志,而後馳隨其後,越宿促** 一千二百五十二

然以其美也,

故疑之。閉戶相守,步輒綴焉;女欲歸寧,

耶! 姚愈疑, 狎褻榻上, 得不死。 宮翁忿質於官。官收姚 惟恐其響,悄然掩入。見一 鑰置門外以疑之。 以刀擊榻, 足自悔。 (俱歸。 力斬之。近視, 姚以故他往, 曲 女心不能善, 伺察彌嚴。 此精神迷惘, 惡之, 席褥斷裂。 操刃而往, 姚見大怒, 則扃女室中,女益厭之,俟其去, 則女晝眠畏寒, 忿曰:「若有桑中約, 日自外至, **憤然執刃**, 褫衿苦械。 若有所失。 一男子貂冠臥床上, 問所自來。 則沒矣;反坐又見之。怒甚, 潛聽久之, 近榻以伺之,見女面立, 姚破產, 適 以貂覆面上。 獨坐, 女憤言: 以具金賂上下, 忿怒, 見女與髯丈夫 豈瑣瑣所能 乃開鎖啟扉, 大駭, 取刀奔 他

千二百五十三

與

異史氏曰:「愛新而殺其舊, 於是鬻其田宅, 夜間滅燭, 視之而笑。 自此貧無立錐, 速斫之,立斷其首; 則聞淫溺之聲,褻不可言。日日如是, ,忿恚而死。 將卜居他所。 里人槁葬之。 忍乎哉!人止知新鬼為厲 至夜偷兒穴壁入, 既坐, 女不移處 劫金而去。 不復可忍, 而笑如故。 而

不知故鬼之奪其魄也。 嗚呼!截指而適其屢,不亡何待!

悅之。 明鼎革, 八、三十二、 肥男子詣柵門, 問其姓名, 干戈蜂起。 採薇翁 敞衣露腹, 自號採薇翁。 於陵劉芝生先生聚眾數萬 請見兵主。先生延入與語 劉留參帷幄,

將南渡。

忽

千二百五十四

贈以刃。

翁

大

律 ; 跗 時營中號令雖嚴 既都不見。 腹, 具;略 • 握 今統數萬之眾, 「此武庫也, 我自有利 而抽之, 大可容雞 閉息, 劉神之, 何所不有。」命取弓矢, 子; 刃如霜。 則 而烏合之群, 無須矛戟。」 與同寢處 而 一矢飛墮, 忍氣鼓之, 不能鎮懾 劉大驚, 人心, 敬禮甚備。 時 問:「 其出不窮。 忽臍中塞膚, 問 剽 兵所在? 掠。 此敗亡之道。 「止此乎?」 又如前狀, 翁 已而劍插臍中, 嗤然: 「兵貴紀 劉喜 雕 劍

之,

於是糾察卒伍,

有掠取婦女財物者,

梟以示眾。

軍

而終不能絕。

翁不時乘馬出

遨

游

部伍之間

而

軍

將驕卒,

輒首自墮地,

知其何因。

前進嚴飭

千二百五十五

誅之。 之。 將軍與處, 兩人持刀入斷其頭;及舉刀, 斫其腹;腹裂無血, 使覘翁, 亦危道也,不如圖之。」劉從其言, 翁坦腹方臥,鼻息如雷。 其中戈矛森聚, 頭已復合, 盡露其類。 眾大喜,以兵繞舍, 息如故, 大驚。 謀俟其寢而 

敢近; 劉急詣之,已杳矣。 遙撥以 稍 而鐵弩大發, 射中數人。 **双驚散** 

千二百五十六

八、三十三、崔猛

大駭, 聲聞四院。 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崔唯唯聽命,出門輒忘。比鄰 稍逆之, 六七,強武絕倫**。** 崔猛字勿猛 有悍婦, 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盈階滿室。崔抑強扶弱,不避怨嫌; 輒奮拳毆擊, 呼鄰子極意溫恤 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婦知, 石杖交加, 支體為殘。每盛怒, 崔怒,逾垣而過,鼻耳唇舌盡割之,立斃。母聞 建昌世家子。性剛毅, 師屢戒不俊,名、 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 配以少婢,事乃寢。 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 幼在塾中, 無敢勸者。惟事母 母憤泣不食。 諸童稍有所 詬厲萬端,

崔懼,

跪請受杖,

且告以悔,

母泣不顧。崔妻周,

亦與並跪。

千二百五十七

母喜飯僧道,往往饜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 並受之,母乃食。 母乃杖子,而又針刺其臂,作十字紋,朱塗之,俾勿滅。崔

之曰:「郎君多兇橫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 平,苦不自禁。力改之,或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 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知;但一見不

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之 厚結之,即犯死罪,彼亦能活之也。」呼崔出, 即或不效,亦無妨礙。」崔請教,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 士曰:「我固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 一,我告君以解死之術。」崔生平不信厭禳,笑而不言。道 千二百五十八 指示其人。蓋

母, 趙 相結 約為弟昆。 名僧哥。 請趙館於其家, 逾歲東作, 趙, 南昌人, 供給優厚。 趙攜家去, 僧哥年十二,登堂拜 音問遂絕。 僑寓建昌。 崔

崔 觀者塞途, 母自鄰婦 從母往吊。途遇數人縶一 輿不得進。 崔問之, 死, 戒子益切, 有赴訴者, 識崔者競相擁告。 呵罵促步, 輒擯斥之。 加以捶撲。

強以多人篡取其妻。 命家人誘與博賭 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 逼立「無悔狀」。 終夜負債數千, 貸以資而重其息, 鄉, 申哭諸其門, 崔聞之, 千二百五十九 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 道無由。 氣湧如山, 計子母三十餘千。 某怒, 要使署妻於券, 鞭馬前 拉系樹 申不能償 榜笞 資盡復

熟寢矣。 和 如此三四,妻不敢詰, 不語亦不食, 衣臥榻上, 母搴簾而呼曰:「唶!又欲爾耶!」崔乃止。 輾轉達旦, 次夜復然。 兀坐直視, ,惟懾息以聽之。既而遲久乃返,掩扉 若有所嗔。 忽啟戶出, 妻詰之,不答。 輒又還臥。

疑申, 是夜, 刑 有人殺某甲於床上, 捕治之。 横被殘梏, 刳腹流腸;申妻亦裸尸床下。官 踝骨皆見, 卒無詞。 積年餘不堪

世, 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於庭。 官愕然, 徒以有老母故不敢洩。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 誣 .服,論闢。會崔母死, 械送獄 釋申。申不可, 既殯, 堅以自承。官不能決, 告妻曰:「殺甲者實我

一千二百六十

者也。 可。 收 申為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 以崔抵罪, 良久,仍令下獄, 屏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僧哥也。 執不異詞, 彼代我為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即謂公子未出也 戚屬皆誚讓申, 瀕就決矣。會恤刑官趙部郎, 固與崔爭。 久之,衙門皆知其故, 囑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等, 申曰:「公子所為, 案臨閱囚, 至崔名, 悲喜實訴。 是我欲為而不能 充雲南軍, 強出之, 趙徘徊

行, 既歸, 每撫臂上刺痕, 不相稟白。 申終從不去, 頗以關懷。 崔厚遇之, 代為紀理生業。 予之資, 流然流涕, 千二百六十 買婦授田焉。 以故鄉鄰有事, 崔由此力改前 不受。 申輒矯命排 緣橦技

實者, 書姓名, 其改節, 數日,申忽夜入王家, 崔大異之,親與對狀, 廩給,而役同廝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崔訝 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渝茗。申默然出,告 寡嬸,父子俱烝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縊殺之。仇兄弟質諸 官,王賕囑,以告者坐誣。兄弟冤憤莫伸,詣崔求訴。申絕 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無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 多被劫掠;或迕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淫暴。王 「我與崔猛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曾無 ,而亦未之奇也。申忽訟於官,謂崔三年不給傭值。 及追捕之, 則亡命無跡。 將其父子嬸婦並殺之, 粘紙於壁, 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逐而去。 '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

甚急。 崔善如初。 崔 始悟前此之訟 會闖賊犯順 |恐殺人之累己也。 其事遂寢。 及明鼎革, 關行附 申攜家歸 州 邑 追 與

始覺 掠 時土寇嘯聚, 村畽。 越 墙伏暗中。 夜, 傾巢而至, 有從子得仁, 賊搜崔、 以報仇為名。 李不得, 集叔所招無賴 據崔妻, 崔適他出, 據山為盜 括財物而去 申破

申歸, 勿顧。 直至賊穴。 自懷之。 牝馬初生 僕應而去。 止 有一僕, 囑僕越賊巢, 賊據 駒, 申窺賊皆腰束紅帶 大村, 忿極, 賊棄諸門外。 登半山, 中 繋馬村外, 乃斷繩數十段, 申乃縛駒跨馬 以火爇繩, 逾垣入。見賊眾紛紜 帽系紅絹 以短者付僕, 散掛荊棘, 銜 遂效其裝。 枚而 即

者

千二百六十三

之。 休息, 灼火於繩, 率眾而出。申乘間漏出其右,返身入內。見兩賊守帳, 次日崔還, 二點, 子不知途, 回顧, 集村人共謀, 「王將軍遺佩刀。」兩賊競覓。申自後所之, 轟然 敷應。 既而多類星宿。 縱馬可也。」馬戀駒奔駛,申從之。出一隘口,申 又斬之。竟負崔妻越垣而出。 遍懸之,乃歸。 以為大辱, 。 忽 一 眾羅怯莫敢應。 申坌息急呼東山有警。 王大鷲, 人報東山有火, 眾賊共望之; 初 形神跳躁, 解諭再四, 欲單騎往平賊。 解馬授轡, 得敢往一 賊踣 紿 諫 猶 娘 餘

又苦無兵。

適於得仁族姓家獲奸細二, 崔欲殺之,

申不

千二百六十四

操

戈未釋。

申竊問諸

賊

知崔妻在王某所。

俄聞傳令

俾各

盡, 遣人紫送以歸。 如風 村不保矣!」申曰:「吾正欲其來也。」 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 四出,各假弓矢火銃,又詣邑借巨炮二。日暮,率壯士至隘 雨 置炮當其沖;使二人匿火而伏,囑見賊乃發。 斷其歸路。 伐樹置崖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 遙聞馬嘶, 「此等兵旅,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 命二十人各持白梃,具列於前, 斷頭折足者枕藉溝中。 俄而炮發,喧騰號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 賊果大至, 乘勝直抵其巢。 **繦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墮樹** 集無隙地。 守巢者聞風奔竄, 遺二十餘人, 乃割其耳而縱之。眾 執匿盜者誅之。 兩岸銃矢夾攻, 長跪乞命。 揣其輜重 又至谷東 遣

千二百六十五

而還。 策也。」取賊鞫之, 隘, 百餘人。 刖而放之。 由此威聲大震, 也;短, 夫可以斷之, 崔大喜, 欲其速盡 各處強寇無敢犯, 問其設火之謀。 果追入谷,見火驚退。 恐偵知其無人也;既而設於谷口 彼即追來, 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 一方賴之以安。 見火必懼: 曰:「設火於東, 皆一時犯險之下 二十餘賊 得土團三 恐其西追 盡 劓

細民,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 矣。然欲天下無不平之事, 么魔於隘穀。 遂能濟美。 使得假五丈之旗 緣橦飛入, 寧非意過其通者與?李申, 崔之謂哉!志意慷慨, 剪禽獸於深閨;斷路夾攻, 為國效命, 烏在不南面而 蓋 鮮儷

千二百六十六

八、三十四、

詩讞

械梏 青州居民範小山 吳蜚卿者。 **日頗有佻達之行,** 夜為盜所殺。 誣以成案;駁解往復, 晟, 不. 知何人;吳,益都之素封, 是夜微雨, 故里黨共信之。郡縣拘質, 販筆 為業, 泥中遺詩扇一柄, 乃王晟之贈 行賈未歸。 歷十餘官, 四月間, 更無異議。 與範同里, 堅不伏, 妻賀氏獨 慘被

餘里。 千者, 吳亦自分必死,囑其妻罄竭所有,以濟煢獨。有向其門誦 因而家驟貧,惟日貨田產以給資斧。陰賂監者使市鴆, 給以絮褲;至萬者絮襖。於是乞丐如市, 一千二百六十七 佛號聲聞

某殺人,有何確據?」範以扇對。先生熟視扇,便問:「王晟 吉』矣。」再睡又言,以是不果死。 夜夢神人告之曰:「子勿死, 未幾,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錄囚至吳,若有所思。因問:「吳 曩日『外邊兇』,目下『裡邊

將得仇人而甘心耶?」眾疑先生私吳,俱莫敢言。 監移之倉。範力爭之,怒曰:「爾欲妄殺一人便了卻耶?抑 何人?」並云不知。又將爰書細閱一過,立命脫其死械,

先生標朱簽,立拘南郭某肆主人。主人懼,莫知所以。至則 「肆壁有東莞李秀詩,何時題耶?」答云:「舊歲提學

役至日照, 坐拘李秀。數日秀至,怒曰:「既作秀才,奈何 案臨,

有日照二三秀才, 飲醉留題, 不知所居何里。」遂遣

作, 生曰:「盜在此矣。」執成至,一訊遂伏。 視 偽為吳扇, 謀殺人?」秀頓首錯愕, 先是成窺賀美,欲挑之恐不諧。 秀曰:「跡似沂州王佐。」乃遣役關拘王佐。佐至, 佐供:「此益都鐵商張成索某書者,云晟其表兄也。」先 字實非某書。」曰:「既知汝詩,當即汝友。 「明系爾作, 執而往。諧則自認, 何詭托王晟?」秀審視, 曰:「無之!」先生擲扇下,令其自 不諧則嫁名於吳, 念托於吳, 必人所共信, :「詩真某 誰書者? 呵問如秀 而實不期

成益窘,

遂殺之,

委扇而去。

千二百六十九

衣,

操刀而起。

成懼奪其刀。

婦力挽。令不得脫,

至於殺也。逾垣入逼婦;婦因獨居,常以刃自衛。

「周」字也。 易知。細閱愛書,賀被殺在四月上旬,是夜陰雨,天氣猶寒, 知。向避雨南郭,見題壁詩與箑頭之作, 扇乃不急之物,豈有忙迫之時,反攜此以增累者,其嫁禍可 三年冤獄, 果因是而得真盜。」聞者嘆服。 然終莫解其故。後邑紳乘間請之,笑曰:「此最 朝而雪,無不誦神明者。吳始語 ,口角相類,故妄度 「裡邊吉」乃

之具也,而先生以相天下士, 異史氏曰:「入之深者,當其無有有之用。 而不謂相士之道,移於折獄。《易》曰:『知幾其神。』先生 稱孫陽焉。 豈非入其中深乎? 詞賦文章,華國

有之矣。」

千二百七十

關 然牡少而牝多。牡交群牝,千百必遍,既遍遂死。眾牝嗅之, 外山中多鹿。 土人戴鹿首伏草中,卷葉作聲, 鹿即群至。

八、三十五、鹿銜草

金施銃, 知其死, 分走穀中, 群鹿驚走。 銜異草置吻旁以熏之,頃刻復蘇。急鳴 因取其草, 可以回生。

八、三十六、小棺

韍、 異之。 但不識其字, 索之千金;不然,勿渡也。」某醒不信。既寐復夢,且書「□ 天津有舟人某,夜夢一人教之曰:「明日有載竹筒賃舟者 □」三字於壁, 囑云:「倘渠吝價,當即書此示之。」某 亦不解何意。次日留心行旅;日向西 一千二百七十一

良久, 裝載, 果有一 陳尸幾如棺數焉。徐白山說。 三字傳示遐邇,並無知者。未幾吳逆叛謀既露,黨羽盡誅. 則小棺數萬餘,每具僅長指許, 某牽其手,以指書前字。 人驅騾載笥來, 問舟。 某如夢索價, 其人大愕, 各貯滴血 即刻而滅。 其人笑之。 而已。 某以 搜其

八、三十七、邢子儀

脫, 滕有楊某從白蓮教黨, 氏亦風韻, 幻法為戲 遂挾術以邀。 家中田園樓閣, 飾以華妝, 婦女出窺。 千二百七十二 偽作仙姬;又授木鳥,教之作用;乃 楊睨其女美, 得左道之術。 頗稱富有。至泗上某紳家, 歸謀攝取之。其繼室朱 徐鴻儒誅後, 楊幸漏

與結襟而行。 謫 塵 世。 裙底;展轉間,負女飛騰,直沖霄漢。婢大號。朱在雲中言 之,鳥已沖簾出。女追之, 處, 方及泗水之界, 適有放飛爆者, 木鳥投之,鳥振翼飛去,直達女室。女見彩禽翔入,喚婢撲 樓頭推墮之。 落一秀才家。秀才邢子儀, 「下界人勿須驚怖,我月府姮娥也。渠是王母第九女偶 云止不前, 王母日切懷念, 暫招去一相會聚, 知已至矣。 朱覺身輕如葉, 是夜, 鳥墮地作鼓翼聲;近逼之,撲 家赤貧而性方鯁。 飄飄然凌雲而行。 斜觸鳥翼;鳥驚墮,牽朱亦 月明清潔, 即送還耳。」遂 俯視甚了。 曾有鄰婦 無何至

夜奔,

拒不納。

婦銜憤去,譖諸其夫,

誣以挑引。

夫 固 無 賴

千二百七十三

索, 為妖,詰問之,初不肯言。邢將號召鄉里,朱懼,始以實告, 晨夕登門詬辱之, 且囑勿洩,願終從焉。邢思世家女不與妖人婦等, 謝耳。」是夜,獨坐月下,忽二女自天降, 立刻命輿馬星馳而去。報邢百金,攜女歸。 人。」邢終不以為信。顧推之出, 人?豈謂某無瞳耶?」邢嗤妄之。顧細審曰:「是矣。 然金穴不遠矣。」邢又妄之。 其父母自女飛升,零涕惶惑;忽得報書, 踵門叩之。 邢因貨產僦居別村。有相者顧某善決人福 顧望見笑曰:「君富足千鐘,何著敗絮見 顧曰:「不惟暴富,且得麗 曰:「且去且去,驗後方索 視之皆麗姝。詫 邢得艷妻,方憂 驚喜過望, 遂遣人告 固雖蕭

四壁, 交,百金何足言!」遂不受謝。 得金甚慰。 往謝顧, 顧又審曰:「尚未尚未。泰運已

奇邢家信宿以為辱,反婚書與女絕姻。紳將議姻他族,女告夫妻於別館,歡如戚好。紳女幼受劉聘;劉,顯秩也,聞女 攜 牒 先是紳歸, 追朱。朱懼,牽邢飲泣。 朱詣紳,哀求解脫。紳感其義,為竭力營謀,得贖免;留 請於上官捕楊。 邢亦計窘, 始賂承牒者, 賃車騎 楊預遁不知所之,遂籍其家,發

父母誓從邢。邢聞之喜;朱亦喜,自願下之。紳憂邢無家,

時楊居宅從官貨,因代購之。夫妻遂歸,出曩金,粗治器具,

一千二百七十五

朱謂邢曰:「孽夫楊某,曾以千金埋樓下,惟妾知之。適視

旬日耗費已盡。但冀女來,當復得其資助。

**婦僕** 

郡矣。 其處 顧術之神, 磚石依然, 厚報之。後女於歸, 或窖藏無恙。 **妝資豐盛,不數年,富甲** 往共發之, 果得金。

異史氏曰:「白蓮殲滅而楊獨不死, 亦惡能倉卒起樓閣 疏而且漏矣。 孰知天留之,蓋為邢也。 、累巨金哉?不愛一色, 又附益之, 而天報之以兩。 邢即否極而泰, 幾疑恢恢者

嗚呼!造物無言,

而意可知矣。」

商河李生, 八、三十八、 好道。 李 生 村外里餘有蘭若, 築精舍三 楹 趺坐其中。

一千二百七十六

游食緇黃,

往來寄宿,

輒與傾談,

供給不厭。

大雪嚴

八、三十九、陸押官

筆札。 傭值。公留之,慧過凡僕。往來箋奏,任意裁答,無不工妙。 趙 主人與客弈, 公, 公召入, 見其人秀雅, 湖廣武陵人,官宮詹, 陸睨之, 指點輒勝。趙益優寵之。 詰其姓名,自言陸押官,不索 致仕歸。 有少年伺門下,

幾何?」會別業主計者約三十餘人,眾悉告之數以難之。 諸僚僕見其得主人青目, 官曰:「此大易。但客多,倉卒不能遽辦,肆中可也。」遂遍 戲索作筵。 押官許之,問:「僚屬

請問今日誰作東道主?宜先出資為質,始可放情飲

赴臨街店。皆坐。酒甫行,有按壺起者曰:「諸君

邀諸侶,

飲 捉 濕面如拳, 押官笑曰: 碎金滿前, ;不然, 一頭裂之, 枚懷歸,白其異於主人。主人命取金, 會直三兩餘, 眾秤金, 適符其數。 碎掐置幾上, 「得無謂我無錢耶?我固有錢。」乃起, 乃告眾曰:「是不足供飲耶?」眾異之,乃共恣 啾然腹破, 舉數千,哄然都散,向何取償也?」 得小金;再捉,亦如之。頃刻鼠盡 隨擲遂化為鼠, **竄動滿案。** 搜之已亡。反 眾目押官。 向盆中捻 押官任

責償。

押官曰:「某村麥穗中,

質肆主,

則償資悉化蒺藜。僕白趙

趙詰之。押官曰:「朋

逼索酒食,

囊空無資。少年學作小劇,故試之耳。」眾

復

再一簸揚,

可得麥二石,

償酒價有餘也。」因浼一人同去。 日趙赴友筵,堂中有盆蘭甚茂,愛之。 至則凈麥數斛, 已堆場中矣。眾以此益奇押官。 某村主計者將歸, 歸猶贊嘆之。押官 遂與偕

香蓬勃, 曰:「誠愛此蘭,無難致者。」趙猶未信。凌晨至齋,忽聞異

適某友至,見蘭驚曰:「何酷肖寒家物!」趙曰:「余適購之, 審之。押官曰:「臣家所蓄,不下千百,何須竊焉?」趙不信。 亦不識所自來。但君出門時,見蘭花尚在否?」某曰:「我 則有蘭花一盆,箭葉多寡,宛如所見。因疑其竊

實不曾至齋,有無固不可知。然何以至此?」趙視押官,押 始信。夜告主人曰:「向言某家花卉頗多,今屈玉趾, 「此無難辨:公家盆破有補綴處,此盆無也。」驗之

千二百八十

乘月

遂 於奔馬。 觀。 **]如所請。公出,** 但諸人皆不可從, 俄頃入山, 已有四人荷肩輿, 但聞奇香沁骨。 惟阿鴨無害。」— 伏候道左。 至一洞府, 鴨 見舍宇華耀 趙乘之, 宮詹僮也。

餘 年, 約有數十餘盆, 後趙無疾卒, 無不茂盛。 遂與阿鴨俱出, 如前命駕歸。 不知所往。 押官從趙十

迥異人間,

隨處皆設花石,

精盆佳卉,流光散馥,

即蘭一

一種

八、四十、蔣太史

蔣太史超, 人篤嗜內典, 記前世為峨嵋僧, 意臺宗,雖早登禁林**,** 數夢至故居庵前潭邊濯足。 常有出世之想。 假

為

抵秦郵,不欲歸。子哭挽之弗聽。

遂入蜀, 居成都金沙

江南,

報答, 然猿鶴自來親, 寺;久之,又之峨嵋, 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 ,生生常自祝能仁。」 老衲無端墮業塵。妄向鑊湯求避熱, 居伏虎寺,示疾怛化。自書偈云:「翛 妻子骷髏隊里人。只有君親 那從

邵 睹其名, 進士名士梅, 似甚熟識;凝思良久,忽悟前身。便問齋夫:「某 ,濟寧人。初授登州教授**,** 有二老秀才投剌

四十一、邵士梅

年矣,今一子尚存。此鄉中細民, 生居某村否?」又言其豐範,一一吻合。俄兩生入,執手傾 歡若 平生。 談次, 一千二百八十二 問高東海況。二生曰:「獄死二十餘 何以見知?」邵笑云:「我

負租而鬻女者,傾囊代贖之。私 其死之日,即邵生辰。後邵至某村,恤其妻子,遠近皆知其 逃匿高家。 **舊戚也。」先是,** 此高少宰言之, 官知之,收高, 高東海素無賴, 即高公子冀良同年也。 備極搒掠,終不服, 媼 然性豪爽, 媼坐隱盜, 官捕甚急, 輕財好義。有 尋死獄中。

少減。乃合眼時輒睹巨宅, 江南顧生客稷下,眼暴腫, 人往來, 但遙睹不可細認。 一千二百八十三 凡四五進, 晝夜呻吟, 門皆洞闢; 罔所醫藥。 最深處有 -餘日痛

八、四十二、顧生

前, 心欲急返, 始悟未離旅邸。 心恐王子知 因遣僕闔扉去。甫交睫,見宮舍依然, ,遂托更衣而出。 仰視日中夕, 則見僕立床 急循故道

見顧, 中。 而入。路經前嬰兒處並無嬰兒,有數十媼蓬首駝背, 不敢置辯,疾趨後庭,升殿即坐。見王子頷下添髭尺餘矣。 望見顧,出惡聲曰:「誰家無賴子,來此窺伺!」顧驚懼, 笑問:「何往?劇本過七折矣。」因以巨觥示罰。 坐臥其 移時

有太醫在此,

便合診視。」東座一客,

即離坐來,

曲終,

又呈齣目。

顧點《鼓祖娶婦》。 妓即以椰瓢行酒,

五斗許。

顧離席辭曰:「臣目疾,

不敢過醉。」王子曰:「君

入復室, 指啟雙眥, <del>令</del>臥; 以玉簪點白膏如脂 臥片時, 覺床帳香軟, 囑合目少睡。 因而熟眠。 王子命侍兒導

之 居無何 則旅舍中狗舐油鎖也。 忽聞鳴鉦鍠聒 即復驚醒。 然目疾若失。 疑是優戲未畢 再閉眼, 無所睹 開 視

為婚姻 陳錫 九 邳 陳累舉不第, 人。父子言,邑名 家業蕭條, 富室周某, 游學於秦, 數年無信。 仰其聲望, 訂 周

四十三、

陳錫九

陰有悔心。以少女適王孝廉為繼室,王聘儀豐盛,

僕馬甚都

千二百八十六

遣歸錫九。 此愈憎錫九貧, 日不舉火, 堅意絕婚; 周全不顧恤。 問女,女不從。 怒, 以惡服飾

撻逐出門而去。次日周來逆女,女不肯歸;明日又來, 人數, 媼止之曰:「無須爾!自小姑入人家, 水?吾家物, 死否。」女恐母慚,強笑以亂其詞。 一日使傭媼以榼餉女,入門向母曰:「主人使某視小姑姑餓 服, 惡語相侵。紛紜間錫九自外入, 眾口呶呶, 料姥姥亦無顏啖噉得。」母大恚,聲色俱變。 如將尋鬥。 母強勸女去。女潸然拜母, 因出榼中肴餌, 訊知大怒, 撮毛批頰, 何曾交換出一杯溫涼 列母前。 增其

望子言歸

以圖別處。

車而去。

過數日,

又使人來逼索離婚書

母強錫九與之。

葬具。 惟朝丐市廛,暮宿野寺,冀有知者。 數年前有書生死於逆旅,葬之東郊,今塚已沒。錫九無策. 哀迫中,尚望妻歸;久而渺然,悲憤益切。薄田數畝 周家有人自西安來, 葬畢, 乞食赴秦, 知子言已死, 以求父骨。至西安遍訪居人, 陳母哀憤成疾而卒。 錫

會晚經叢葬處,有數人遮道,逼索飯價。錫九曰:「我異鄉 人,乞食城郭,

絮塞其口。力盡聲嘶,漸就危殆。忽共驚曰:「何處官府至 何處少人飯價?」共怒,捽之僕地,以埋兒敗

矣!」釋手寂然。俄有車馬至,便問:「臥者何人?」即有數 (扶至車下。車中人曰:「是吾兒也。 勿致漏脫。」錫九覺有人去其塞,少定細認,真其父也。 千二百八十八 孽鬼何敢爾! 可悉縛

之。錫九啜泣聽命。見妻在母側,問母曰:「兒婦在此, 移時至一官署,下車入重門,則母在焉。錫九痛欲絕,父止 兒甚,可暫一往。」遂與同車,馳如風雨。 錫九泣述岳家離婚,父曰:「無憂,今新婦亦在母所。 大哭曰:「兒為父骨良苦。今固尚在人間耶!」父曰:「我非 人,太行總管也。此來亦為吾兒。」錫九哭益哀。父慰諭之。 。 母念

跋涉而來,為父骨耳。汝不歸;初志為何也?況汝孝行已達便送去。」錫九曰:「兒侍父母,不願歸矣。」母曰:「辛苦

天帝,賜汝金萬斤,夫妻享受正遠,何言不歸?」錫九垂泣。

錫九哭失聲。父怒曰:「汝不行耶!」錫九懼,

一千二百八十九

毋亦泉下耶?」母曰:「非也,是汝父接來,待汝歸家,當

父數數促行,

絕駛, 健僕, 視之,白金也。 餘 收 尋至舊宿處,倚壁假寐,以待天明。坐處有拳石礙股, 可速辦裝歸,向岳索婦;不得婦,勿休也。」錫九諾而行。 馬 步, 聲 雞鳴至西安。僕扶下,方將拜致父母,而人馬已杳。 捉馬待之**。** 有子母白榆是也**。**」挽之甚急、 市棺賃輿,尋雙榆下, 父挽之曰:「子行, 既超乘,父囑曰:「日所宿處, 、竟不遑別母。 我告之:去叢葬處百 得父骨而歸。 ,有少資斧, 門外有 曉而

周對之罵婿及母, 女不語, 但向壁零涕。 陳母死,

賴,

出語穢褻。

周使人勸錫九歸,

願即送女去,

錫九還。初,

女之歸也,

自度不能用武,

與族兄十九往。

及門,

門者絕之。十九素無

合厝既畢,

家徒四壁。

幸里中憐其孝,

共飯之。

將往索婦,

歸錫九, 西安, 絲。 還;錫九 恐錫九見其病而不內,甫入門委之而去。 竟許之。 為不平; 周子率數 **个曾悍逆**, 不使聞 周正無法, 遂造兇計以絕女志**。** 《人持械》 意將待女死以洩其憤。 親迎有日 周益怒, 聽, 得離書 何為出我?」欲歸質其故 /糾十餘人銳身急 忽聞錫九至, 扶置榻上, ,女始知,遂泣不食, 訟於官 門窗盡毀。 擲向女曰:「陳家出汝矣!」 女曰:「我 捕錫九、十九等。 此信 而氣已絕。 發語不遜, 難 錫九歸, 錫九逃匿, 周 子兄弟皆被夷傷, 又禁閉之。 始大 遂有杜中翰來議 意料女必死, 而送女者已至;猶 鄰里代憂,共謀舁 以被韜面 ,苦搜之。 恐。一 錫九將行, 正遑迫間 後錫九 氣如 鄉 遂異 始 游 如

千二百九十一

得免。 能轉側。 屬鄰媼、 錫九歸, 夫妻相見, 悲喜交並。 大喜, 忽聞榻上若息,近視之, 詣官自陳。 宰怒周訟誣。 秋波微動矣, 少時已 周懼 啖以重賂始

世, 先是,女絕食奄臥,自矢必死。 速從我去,夫妻可以相見,不然無及矣!」不覺身已出 忽有人捉起曰: 「我陳家人

見遽別,心頗疑怪。公不知何事,恆數日不歸。昨夕忽歸 兩人扶登肩輿。頃刻至官廨, 母曰:「不必問,容當送汝歸。」日見錫九至,甚喜。 見公姑俱在, 問: 此

一千二百九十二

相與驚喜。從此夫妻相聚,但朝夕無以自給。

遂以輿馬送女。忽見家門,

遂如夢醒。女與錫九共述曩事,

錫九於村中設

日:「我在武夷,遲歸二日,

難為保兒矣,

可速送兒歸去。」

日自塾中歸,遇二人問之曰:「君陳某耶?」錫九曰:「然」。 豈訓讀所能發跡耶?」 兼自攻苦, 每私語曰:「父言天賜黃金,今四堵空

能作賊!」命脫縲紲,取盜嚴梏之,始供為周某賄囑,錫九又 始知郡盜所牽。眾憐其冤,醵錢賂役,途中得無苦。至郡見 訴翁婿反面之由,太守更怒,立刻拘提。 太奪,歷述家世。太守愕然曰:「此名士之子,溫文爾雅,烏 二人即出鐵索縶之,錫九不解其故。少間村人畢集,共詰之, 即延錫九至署,

火之費以百金;又以二騾代步,使不時趨郡,

以課文藝。轉

贈

蓋太守舊邳宰韓公之子,即子言受業門人也。

論世好,

夫妻慰甚。 各上官游揚其孝, 自總制而下皆有饋遺。 錫九乘騾而歸

獄矣。女哀哭自咎,但欲覓死。 太守釋令自贖, 一日妻母哭至,見女伏地不起。女駭問之,始知周已被械有 罰穀一百石, 批賜孝子陳錫九。放歸出倉粟, 錫九不得已,詣郡為之緩頰。

後半年餘,錫九夜讀, 鳥知我必受之,而瑣瑣雜糠覈耶?」因笑卻之。錫九家雖小 雜糠秕而輦運之,錫九謂女曰:「爾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矣。 有, 而垣墻陋蔽。一夜群盜入,僕覺大號,止竊兩騾而去。 啟, 各負革囊, 兩騾躍入, 乃向所亡也。 解視則自鏹滿中。 千二百九十四 聞撾門聲, 大異,不知其所自來。 直奔櫪下, 問之寂然。 呼僕起視, 咻咻汗喘。

聞是夜大盜劫周 認故主, 徑奔至家。 盈裝出 適防兵追急,委其捆載而去。

莫能解脫,為我代求婿,致一函焉。」醒而嗚泣。 系而至, 周自獄中歸, 曰:「吾生平所為, 刑創猶劇;又遭盜劫,大病而死。女夜夢父囚 ,悔已無及。今受冥譴,非若翁 詰之,具

仰給於次婿。王孝廉考補縣尹,以墨敗, 即露宿其處, 以告。錫九久欲一詣太行,即日遂發。既至,備牲物酹祝之, 冀有所見,終夜無異,遂歸 舉家徙沈陽,益無 周死, 母子逾貧

所歸。 異史氏曰:「善莫大於孝,鬼神通之,理固宜然。 之達人也者, 錫九時顧恤之。 使為尚德

千二百九十五

即終貧,

猶將取之,烏論後此之必昌哉?或以

甚矣;而況以少婦從軍乎?j 也。』嗚呼!宛宛嬰嬰者如故, 而金龜婿以諭葬歸 其慘已

膝下之嬌女,付諸頒白之叟,

而揚揚曰:『某貴官

吾東床

、邵臨淄

千二百九十六

**罵夫婿以為常。李不堪其虐,忿鳴於官。邑宰邵公準其詞** 

家女必不至公庭,豈一監生不能庇一婦乎?」既嫁,悍甚,

其必受官刑。翁怒之,既而笑曰:「妄言一至於此!無論

臨淄某翁之女,太學李生妻也。

未嫁時,

有術士推其造,

既到, 自悔, 導史氏曰:「公豈有傷心於閨闥耶?何怒之暴也!然邑有賢 簽役立勾。翁聞之大駭,率子弟登堂,哀求寢息,弗許。李亦 里無悍婦矣。志之,以補《循吏傳》之所不及者。」 略詰一二言,便曰:「真悍婦」」杖責三十,臀肉盡脫。 求罷**。** 公怒曰:「公門內豈作輟盡由爾耶?必拘審!

相與傾語,言論有名士風。陶大說之,

見一人負笈

儴,似卜居未就者。略詰之,遂釋負於道,

寓居郊郭。

偶出戶,

請與同居。客喜,

攜

北平陶聖俞,名下士。順治間赴鄉試,

九、二、於去惡

一千二百九十七

差長, 兄之**。** 囊 入 遂同棲止。客自言:「順天人,姓于,字去惡。」以陶

之, 去, 問之,笑曰:「吾輩讀書,豈臨渴始掘井耶?」一 默臥而已。陶疑之,搜其囊篋, 於性不喜游矚,常獨坐一室,而案頭無書卷。 則每一稿脫,則燒灰吞之。愈益怪焉,詰其故,曰:「我 閉戶抄甚疾,終日五十餘紙,亦不見其折迭成卷。竊窺 則筆研之外更無長物。 陶不與談, 日就陶借書 怪

个諒我之深矣**。**欲不言,則此心無以自剖;驟言之,又恐驚

奈何?」 陶固謂:「不妨。」於曰:「我非人,實鬼耳。

為異怪。

傳其術,

以此代讀耳。」便誦所抄書,傾刻數篇,

於以為不可。陶疑其吝,

詞涉消讓,於曰:「兄誠

一字無訛。陶悅,欲

敬畏。 奉命 進, 闡, 後可免;不 睹墳典, 得與焉。 今冥中以科目授官,七月十四日奉詔考簾官,十 可簿書十數年即文學士, 而英雄失志者, 吾輩寧有望耶?」陶問:「此輩皆誰何人?」曰:「即 盡榜放矣。」陶問:「考簾官為何?」曰:「此 無論鳥吏鱉官, 蓋陰之有諸神, 不過少年持敲門磚, 國封王, 日自外來,有憂色, 謂迍邅先生相從地下。」 陶請其故, 簾官之考遂罷。數十年游神耗 惟少此一考耳。」陶深然之, ,皆考之。 猶陽之有守今也。得志諸公, 目 胸中尚有字耶!陽世所以陋劣幸 獵取功名, 嘆日: 能文者以內簾用, 「僕生而貧賤 門既開則棄去, 不通者 由是益 文 謂 死 再

千二百九十九

怏, 東野。三呼去惡,我便至。」乃出門去。陶沽酒烹鮮以待之。至中元之夕,謂陶曰:「我將入闈。煩於昧爽時,持香炷於 嶠是也。僕自念命不可憑,文不可恃,不如休耳。」言已快 君亦不識。略舉一二人,大概可知:樂正師曠、 遂將治任。陶挽而慰之,乃止。 司庫

東方既白,敬如所囑。無何,於偕一少年來。 問其姓字,

陶扇爐進酒, 甚愛之,便問:「子晉佳作,當大快意。」於曰:「言之可笑! 欲拜識。」同至寓,秉燭為禮。少年亭亭似玉,意度謙婉。陶 曰:「此方子晉,是我良友,適於場中相邂逅。聞兄盛名, 作過半矣,細審主司姓名,裹具徑出。奇人也!i 因問:「闈中何題?去惡魁解否?」於曰:「書

一千三百

時快心, 滅, 花賦》。此三種,自謂場中無兩矣!」言已鼓掌。方笑曰:「此 多十其悉言勿隱。』弟策雖不佳,頗為痛快。表:『擬天魔殄 陶使於往尋之。於曰:「無須。子晉拳拳, 失上帝好生之心。其宜增與、否與,或別有道以清其源, 非十八獄所能容。 風至今日, 方欲辭去。陶留與同寓,方不可, 賜群臣龍馬天衣有差。』次則《瑤臺應制詩》、《西池桃 方果來。 經論各一,夫 放兄獨步矣;數辰後,不痛哭始為男子也。」天明, , 奸情醜態, 出一卷授陶,曰:「三日失約。 是果何術而可?或謂宜量加一二 人而能之。 ,愈不可名,不惟十八獄所不得盡 問:『自古邪僻固多, 但期暮至。 三日竟不復來, 非無意者。」日 敬錄舊藝百 獄 然殊 而 爾

藏諸笥。 夕不至, 談至更深,方遂留 陶亦無方不歡也。 品題。」 陶捧讀大喜, 一句一贊, 與於共榻寢。 略盡一二首, 自此為常。方無

臥, 臥,聞言驚起,泫然流涕。二人極意慰藉,涕始止。然相對一夕倉皇而入,向陶曰:「地榜已揭,於五兄落第矣!」於方

默, 殊不可堪。方曰:「適聞大巡環張桓候將至, 恐失志

返, 故,曰:「桓侯翼德,三十年一巡陰曹,三十五年一 者之造言也;不然,文場尚有翻覆。」於聞之色喜。 榜上名字,止存三之一。遍閱遺卷,得五兄甚喜,薦作交南 兩間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也。」乃起,拉方俱去。兩夜始 方喜謂陶曰:「君不賀五兄耶?桓侯前夕至,裂碎地榜, 巡陽世, 陶詢其

千三百零二

命淹蹇,生非其時。此科之分十之一;後科桓候臨世,公道 別矣。一言欲告,又恐阻銳進之志。」 次日方暮,有車馬至門,接於蒞任。 先歸何如?」 陶留伴逆旅,以待同歸 於曰:「審知尊大人慈厚可依。兄場闈有日,子晉如不能待, 為幸多矣。即無多屋宇,同榻何礙。但有嚴君,須先關白。」 陶曰:「君家有閑舍否?」問:「將何為?」曰:「子晉孤無鄉 此皆天數。即明知不可,而注定之艱若,亦要歷盡耳。」又 初彰,十之三;三科始可望也。」陶聞欲中止。於曰:「不然: 土,又不忍恝然於兄。弟意欲假館相依。」陶喜曰:「如此, 於起, 問:「何言?」曰:「君 握手曰:「從此

千三百零三

巡海使,旦晚輿馬可到。」陶大喜,置酒稱賀。酒數行,於問

因為父述之,父喜曰:「若然,則客至久矣。先是陶翁畫臥 但揮涕送之。見輿馬分途,頃刻都散。 三場畢,不甚滿志,奔波而歸。入門問子晉,家中並無知者。 一字,而已無及矣。 。僕馳馬自去。」方忻然拜別。 陶中心迷亂, 不知所囑 始悔子晉北旋,未致

顧方曰:「勿淹滯,今朝年、月、日、時皆良,

即以輿蓋送

身也。父子各喜,名之小晉。兒初生,善夜啼,母苦之。陶

恍然而醒,大奇之。是日陶言,適與夢符,乃知兒即子晉後

請入拜母。翁方謙卻,適家媼入曰:「夫人產公子矣。」

答云:「大哥許假一舍,以入闈不得偕來。我先至矣。」言

夢輿蓋止於其門,一美少年自車中出,登堂展拜。訝問所來,

之途一肅,乃張巡環力也。陶下科中副車,尋貢。遂灰志前陶兩入闈,皆不第。丁酉,文場事發,簾官多遭誅遣,貢舉 他文不能也。八九歲眉目朗徹,宛然一子晉矣。 盡四十餘行。以子晉遺文授之,欣然樂讀,過口成誦;試之 抱,走去則啼不可止。陶亦狎愛之。四歲離母,輒就兄眠;而去。自是竟不復啼。數月後,陶不敢見之,一見則折腰索 來矣!」兒啼正急,聞聲輟止,停睇不瞬,如審顧狀。陶摩頂 兄他出, 母患啼不可耐,乃呼陶入。陶鳴之曰:「子晉勿爾!我 「倘是子晉,我見之,啼當止。」俗忌客忤,故不令陶 則假寐以俟其歸。兄於枕上教毛詩,誦聲呢喃,夜

途,

隱居教弟。嘗語人曰:「吾有此樂,翰苑不易也。」異史

千三百零五

嗚呼!三十五年, 將軍好武, 平喑啞如霹靂聲, 遂置與絳, 來何暮也! 矛馬所至, 灌 伍, 寧知文昌事繁, 無不大快, 出人意表。 須侯固多哉 世以

曰:「余每至張夫子廟堂,

瞻其須眉,

凜稟有生氣。

劉學師言:濟寧有狂生某,善飲 殊不以窮厄為意。 值新刺史蒞任, 善飲無對。 家無儋石, 聞生名, 而得錢輒沽, 招 與

狂生

持刺登堂, 刺史覽之微笑, 一千三百零六 生厲聲曰:「公如所請可

早 衙,

賄為之緩頰;

刺史每可其請。

生習為常,

刺史心厭之。

凡有小訟求直者,

輒受薄

飲而悅之,時共談宴。生恃其狎,

怒曰: 城垣。 則怒者更無以加之矣。噫嘻!此所謂『貧賤驕人』者耶! 異史氏曰:「士君子奉法守禮,不敢劫人於市, 並無田宅,惟攜妻在城堞上住。 不能相報 曰:「今而後畏今尹矣**!**i 哉!然仇之猶得而加者, 曰:「生員無門之可滅!」刺史益怒,執之。訪其家居, 朋友憐其狂,為買數尺地, 「何敢無禮!寧不聞滅門令尹耶!」 ,豈一笑不能報耶?」言已大笑, 千三百零七 徒以有門在耳; 夫至無門可滅 刺史聞而釋之,但逐不令居 購斗室焉。入而居之,嘆 生掉臂竟下, 聲震堂壁。 南面者奈我 刺

之;不如所請否之,何笑也!聞之:士可殺而不可辱**。** 

他

何

九 是君 澂 人多化物類, 子雖貧, 不輕干人, 雖然,其狂不可及。」 澂俗 出院求食。 乃以口腹之累, 有客寓旅邸時, 喋喋公堂, 見群鼠入米盎 品斯

驅之 主人全家暴卒, !即遁。客伺其入,驟覆之, 惟一子在。 訟官,官原而宥之。 瓢 水灌注其中, 頃之盡斃。

九 忘滅燭而去。酒數行始憶之, 劉赤水,平樂人,少穎秀,十五入郡庠。父母早亡,遂以游 自廢。家不中資,而性好修飾, 五、 鳳仙 一千三百零八 急 返**。** 衾榻皆精美。 一夕被人招飲 聞室中小語,伏窺之,

遺以酒, 遁去。 遺紫褲褲一,帶上系針囊。 大悅**,** 猝合?適與之言,反遭詬厲;但緩時日以待之,吾家非輕諾 家皮姓, 姑言:: 而抱之。 見少年擁麗者眠榻上。宅臨貴家廢第, 亦不恐, 請坐待好音。 ,大姑小字八仙, 如賜還, 俄 入而叱 三姑鳳仙, 不應;贈以金, 一蓬頭婢自門罅入,向劉索取。 當以佳偶為報。 婢去復返曰:「大姑寄語官人: 「臥榻豈容鼾睡!」二人遑遽, 較兩姑尤美,自無不當意者。」 ` 共臥者胡郎也;二姑水仙, 又不應。 劉問: 婢笑而去。 旋返曰:「大 恆多怪異, 恐其竊去, 「伊誰?」 劉笑要償。 心知其狐 好事豈能 抱衣赤身 劉恐失 適富 藏衾中 婢請

寡信者。」劉付之。

床寢,一 劉, 寰。 物也。」又數日, 子兮, 過 從此無夕不至, 女嫌膚冰, 而去。近視之, 數 以被承女郎, 手捉四角而 喜極, 四肢不能自主,但恨曰:「八仙淫婢賣我矣!」劉狎抱之。 日渺無信息。 如此涼人何!」遂相歡愛。 而以妾換褲耶!必小報之! 為之捉足解襪, 微笑曰:「今夕何夕, 綢繆甚殷。 懷繡履一雙來, 酣睡未醒, 薄暮自外 ,抱體緩裳。而女已微醒, 歸 袖中出金釧一枚, 酒氣猶芳, 赬顏醉態, 曰:「送新人至矣!」 笑置 珠嵌金繡 閉門甫坐,忽雙扉自啟 既而曰:「婢子無恥,玷人 見此涼人!」劉曰:「子兮 巧殊絕, 曰:「此 傾絕. 開目見 囑 兩

劉暴揚之。劉出誇示親賓,求觀者皆以資酒為贄,由此奇貨

一千三百一十

造黑白也。」從此不復至。 母遠去, 攜家遠去,隔絕我好。」劉懼, 此挾妾, 居之。女夜來,作別語。怪問之,答云:「姊以履故恨妾,欲 如還之,中其機矣。」劉問:「何不獨留?」曰:「父 一家十餘口,俱托胡郎經紀,若不從去,恐長舌婦 願還之。女云:「不必,彼方以

之, 逾二年, 摩肩過;反啟障紗相窺,豐姿艷艷。 思念纂切。偶在途中,遇女郎騎款段馬,老僕鞚 頃,一少年後至,

過獎矣!此即山荊也。」劉惶愧謝過。少年曰:「何妨。 南陽三葛, 曰:「君不認竊眠臥榻者耶?」劉始悟為胡。敘僚婿之誼,嘲 曰:「女子何人?似頗佳麗。」劉亟贊之。少年拱手笑曰:「太 君得其龍, 區區者又何足道!」劉疑其言。 少年

千三百一十一

謔 從入縈山。 甚歡。少年曰:「嶽新歸 將以省覲, 可同行否?」劉喜

官人亦來矣。」入門謁見翁嫗。又一少年先在,靴袍炫美。翁 上故有邑人避亂之宅,女下馬入。少間, 數人出望,曰:「劉

輩來**。**作 治。 翁曰:「今日三婿並臨。 「此富川丁婿。」並揖就坐。少時, 一團圞之會。」俄, 姊妹俱出, 可稱佳集。 翁命設坐, 酒灸紛綸, 又無他人, 談笑頗 各傍其 可喚兒

婿。 翁壽。翁喜,命善者各執一藝, **蘭麝熏人,飲酒樂甚。 而沉重溫克,** 八仙見劉, 滿座傾談, 惟掩口而笑; 鳳仙輒與嘲弄; 水仙貌少亞, 劉視床頭樂具畢備 惟把酒含笑而已。於是履舄交錯, 因而合座爭取, ,遂取玉笛 惟丁與鳳仙

臘攜來,所謂『田婆羅』也。」因掬數枚送丁前。 聲淚俱下;既闋, 耶?」鳳仙終不快,解華妝,以鼓拍授婢, 舞方已, 俱能歌舞**,** 以丁郎異縣,故是客耳。若論長幼,豈獨鳳妹妹有拳大酸婿 板擲鳳仙懷中, 子喬性猶昔。」乃追之,不知所往。 曰:「婿豈以貧富為愛憎耶?」翁微哂不言。 八仙曰:「阿爹 金玉其音,不敢相勞;我二人可歌《洛妃》 八仙曰:「丁郎不諳可也,汝寧指屈不伸者?」因以拍 適婢以金盤進果, 何不各盡所長?」八仙起, 便串繁響。翁悅曰:「家人之樂極矣!兒輩 拂袖徑去, 都不知其何名。翁曰:「此自真 一座為之不歡。 捉水仙曰:「鳳仙從 唱《破窯》一折, 一曲。」二人歌 八仙曰:「婢 鳳仙不悅

之。」舉足云:「出門匆遽,棘剌破復履矣, 劉無顏, 否?」劉出之,女取而易之。劉乞其敝者, 一丈夫,不能為床頭人吐氣耶?黃金屋自在書中, ,亦辭而歸。至半途見鳳仙坐路旁,呼與並坐, 囅然曰:「君亦大 所贈物, 在身邊

無賴矣!幾見自己衾枕之物,亦要懷藏者?如相見愛,一物 可以相贈。」旋出一鏡付之曰:「欲見妾,當於書卷中覓之;

歸見鏡影, 益重愛之。 因念所囑, 怊 不然,相見無期矣。」言已不見。 悵而歸。 視鏡, 慘然若涕;隔日再視, 謝客下帷。 無人時, 則鳳仙背立其中, 輒以共對。月餘銳志漸衰, 千三百一十四 一日見鏡中人忽現正面 則背立如初矣:始悟為己 如望去人於百步之外者。 游恆忘返。 盈盈欲笑,

握

初, 申賀。 劉屬富川令門人, 丁自別業暮歸, 「岳父母近又他徙。 劉初疑丁亦狐, 往謁之。遇丁, 遇水仙獨步,見其美, 內人歸寧, 及細審邦族, 殷殷邀至其家 將復。 始知富川大賈子也 當寄信往 微睨之。女請附 款禮優渥 並詣

復娶。 驥以行。丁喜, 女言:「郎勿見疑。 載至齋 妾以君誠篤, 與同寢處。 故願托之。」丁嬖之。竟不 **極隙可入**, 始知為狐。

劉歸, 禮 仙逆嫗及兩姨入內寢。 夜視之, 而至, 假貴家廣宅, 輿馬繽紛, 則陳設煥然矣。 填溢階巷。 備客燕寢, 過數日, 八仙曰:「婢子今貴,不怨冰人矣。 灑掃光潔, 劉揖翁及丁、 果有三十餘人, 而苦無供帳; 胡入客舍, 齎旗採酒

風

千三百一十六

急出, 娥見, 歡; 督促之,亭午始出 分, 祝 釧 借。」水仙亦代祝 破矣。」八仙以履擊背, 履猶存否?」女搜付之, 望見劉 留得纖纖影, 應憐太瘦生。」鳳仙撥火曰:「夜夜上青天, 「新時如花開 ;柈墮地;地上猶有一二只存者,又伏吹之,其跡始 來,托以贈之。但見繡履滿柈, 丁以道遠, 曰:「曾經籠玉筍,著出萬人稱; 遍與世人看。」遂以灰捻拌中, 與眾俱去。 舊時如花謝;珍重不曾著, 夫婦先歸 曰:「撻汝寄於劉郎。」 曰:「履則猶是也, 八仙貪與妹戲, 悉如故款。 而被千人看 乃投諸火, 姮娥來! 堆作十餘 若使姮

明春, 初 人也。 輿中則李進士母, 因謀劫諸途。偵其離村,尾之而去。相隔不盈一 而兵傷右臂,頃已被縛。 不能及。至一處,兩崖夾道,輿行稍緩;追及之,持刀吼吒, 人眾都奔。下馬啟簾,則老嫗坐焉。方疑誤掠其母;才他顧, 來、 門丁執送太守, 劉 儀從過盛 及第。 鳳仙以招禍, 自鄉中歸耳。 觀者如市,有兩寇窺見麗人, 一訊而伏。 凝視之,崖並非崖,乃平樂城門也; 故悉辭內戚之賀。 時有大盜未獲 寇後至,亦被斷馬足而勢 尺,馬極奔 詰之, 劉亦更不他 魂魄喪失 即其

娶。

及為郎官,

納妾,

生二子。

千三百一十八

老大徒傷』。惜無好勝佳人, 異史氏曰:「嗟乎!冷暖之態,仙凡固無殊哉!『少不努力, 仙人,並遣嬌女婚嫁人間, 則貧窮海中,少苦眾生矣。」 作鏡影悲笑耳。吾願恆河沙數

董生, 蹇同行。 徐州人,好擊劍, 與之語 談吐豪邁;詰其姓字,云:「遼陽佟姓。」 每慷慨自負。 偶於途中遇一客,

六、佟客

問 : 之,要必忠臣孝子, 等?」董乃自述所好, 「君遨游四海,閱人綦多,曾見異人否?佟曰:「異人何 「何往?」曰:「余出門二十年,適自海外歸耳。」董 始得傳其術也。」董又毅然自許; 一千三百一十九 恨不得異人之傳。佟曰:「異人何地無 即

劍法, 但聞人作怒聲曰:「教汝子速出即刑, 更既深, 短刃尺許, 最為下品。 佩劍彈之而 亦請過手, 觀。 董授之。 謝不知。 忽聞隔院紛拏。 再三拂拭而後返之。 以削董劍,脆如瓜瓠,應手斜斷如馬蹄。董駭極 歌 僕雖未聞劍術, 董按膝雄談, 展玩一過 又斬路側小樹以矜其利。佟掀髯微笑, 隔院為生父居, 心驚疑。近壁凝聽, 然有一劍頗可用。 :「此甲鐵所鑄 惟敬聽而已。 邀佟至家, 堅留信宿。 便赦汝!」少頃似加搒 ,為汗臭所蒸 」遂於衣底出 因 便

必將甘心焉。君無他骨肉,宜囑後事於妻子;我啟戶為

宜審萬全。」生皇然請教,佟曰:「盜坐名相

掠

呻吟不絕者,真其父也。生捉戈欲往,佟止之曰:「此

去恐無生理,

孝儒相約以死,而卒食其言;安知矢約歸後,不聽床頭人嗚 其初豈遂無提戈壯往時哉,要皆一轉念誤之耳。昔解縉與方 異史氏曰: 「忠孝,人之血性;古來臣子而不能死君父者 燭方歸;惟庭前多編菅遺灰焉。乃知佟異人也。 笑曰:「賊幸去矣。」燭之已杳。逡巡出, 邑有快役某,每數日不歸,妻遂與里中無賴通。一日歸 共登樓上,尋弓覓矢,以備盜攻。倉皇未已,聞佟在樓簷上 君警廝僕。」生諾,入告其妻。妻牽衣泣。生壯念頓消 少年自房中出 大疑, 苦詰妻。妻不服**。** 既於床頭得少年遺 則見翁赴鄰飲,

妻窘無詞,

惟長跪哀乞。某怒甚,擲以繩,逼令自縊

頻催。 妻請妝服而死,許之。妻乃入室理妝;某自酌以待之, 氣咄之,妻返走入房,方將結帶, | 頂綠頭巾,或不能壓人死耳。」遂為夫婦如初。 俄妻炫服出, ,含涕拜曰:「君果忍令奴死耶?」 某擲盞呼曰:「咍,返矣! 此亦大紳 某 盛 口口 叱

遼陽軍

者類也,

一笑。

使左右續其頭而送之。遂共取頭按項上, 沂 不甚死。 水某, 行移時, 置之而去。視其地則故里也。 沂令聞之, 明季充遼陽軍。會遼城陷, 至夜一人執簿來, 一千三百二十二 按點諸鬼。 為亂兵所殺;頭雖斷 至某, 群扶之, 謂其不宜死, 風聲簌

疑其

竊逃。 設遼城無恙, 某曰:「言無可憑信, 如所言, 拘訊而得其情, 遂釋之。 然後受刑未晚也。」令從之。 但請寄獄中。 頗不信;又審其頸無少斷痕, 斷頭可假, 數日遼信至, 陷城不可假。 將刑之。

安丘張貢士, 寢疾, 仰臥床頭。 忽見心頭有小人出, 說白、 長僅半

張貢士

吟詩而沒。 道名貫, 尺;儒冠儒服, 張猶記其梗概, 與己同;所唱節末,皆其生平所遭。 作俳優狀。 千三百二十三 唱昆山曲, 為人述之。 音調清徹 四折既

『都都平丈』(相傳一村塾師訓童子讀論語,字多訛謬。其尤 其語意, 堪笑者, 語, 今並識之, 記昆山曲者, 日晤間問及, **云:「佛留**一 一百二十行 為安丘張某事。 焚棄之。 似自道其生平寥落,晚為農家作塾師, 以廣異聞。其詞云:「詩云子曰都休講,不過是 百二十行,惟有莊農打頭強, 『鬱鬱乎文哉』為『都都平丈我』)。全憑著佛留 (村塾中有訓蒙要書,名《莊農雜字》。 其開章 無一字遺,皆手錄成冊。後其嫂夫人以為不祥 始知即卯君事。 每從酒邊茶餘, 餘素善安丘張卯君 詢其本末, 云: 當病起時, 猶能記其尾聲, 常舉以誦客。 意必其宗屬也。 最為鄙俚)。」玩 主人慢之,

高西園云:「向讀漁洋先生《池北偶談》,

見有記心頭小人

而為是: 善漢隸篆印。 曲 意者: 夙世老儒 其卯君前身乎?卯君名在辛,

生撤帳矣。 河間徐生, 明歲授教何所?」答曰:「仍舊。」叟曰:「敬業 設教於恩。 臘初歸, 途遇一叟, 審視曰:「徐 姓

九、

愛奴

施。 明歲另議何如?」徐可之。 行君子也。 有舍甥延求明師, 君如茍就, 然去新歲尚遠, 束儀請倍於恩。」徐以成約為辭。 適托某至東畽聘呂子廉, 一千三百二十五 叟下騎呈禮函: 敬以黃金 一兩為贄, 且曰:「敝里不 渠已受贄稷 叟曰:「信 暫留教之,

從之, 遙矣。 行三四里許, 宅 綦隘. 以行李寄叟馬上。 日既暮,始抵其宅, 飼畜為艱 請即遣僕馬去, **漚**釘獸環, 散步亦佳。」 宛然世家。 徐 呼

使。 婢執壺侍立,年約十五六, 甥出拜,十三四歲童子也。叟曰:「妹夫蔣南 十年。」未幾設筵, 止遺此兒,頗不鈍,但嬌慣耳。得先生一月善誘, 備極豐美,而行酒下食, 風致韻絕,心竊動之。席既終。 皆以婢媼。  $\prod_{i=1}^{n}$ 舊為指 當

勝

也。 叟命安置床寢, 天未明。 日給三 兒出就學。 餐悉此婢, 始辭而去。 徐方起, 至夕又來掃榻。 即有婢來捧巾侍盥, 徐問:「何無僮僕? 即執壺

婢笑不言,布衾徑去。

次夕復至。入以游語,

婢笑不拒,

發覺,一 夫人雅敬先生,恐諸婢不潔,故以妾來。今日但須緘密, 。因告曰:「吾家並無男子,外事則托施舅。妾名愛奴。 兩無顏也。」一夜共寢忘曉,為公子所遭,徐慚怍不自

遂去。徐甚德之。 安。至夕婢來曰:「幸夫人重君,不然敗矣!公子入告,夫 人急掩其口,若恐君聞。 但戒妾勿得久留齋館而已。」言已

然公子不善讀,

訶責之,

則夫人輒為緩頰。

初猶遣婢傳言;

作!請辭。」夫人遣婢謝過,徐乃止。自入館以來,每欲一 徐頗不耐, 漸親出, 輒錮閉之。 隔戶與先生語,往往零涕。 作色曰:「既從兒懶,又責兒工,此等師我不慣 一日醉中快悶, 呼婢問故。婢言:「無 顧每晚必問公子日課。

千三百二十七

金, 猶在囊耳。」遂出金置幾上,治裝欲行。夫人出,脈脈不語: 惟掩袂哽咽,使婢返金,啟鑰送之。徐覺門戶逼側;走數步, 目光射入, 便當淹禁死耶!教我夜竄何之乎?久以素食為恥,贄固 恐廢學耳。如必欲出,但請以夜。」徐怒曰:「受人數 則身自陷塚中出,四望荒涼,一古墓也。大駭。

過歲復經其處,展拜而行。遙見施叟,笑致溫涼,邀之殷切。

然心感其義,乃賣所賜金,封堆植樹而去。

秉燭向客。俄, 覺日暮, 心知其鬼,而欲一問夫人起居,遂相將入村,沽酒共酌。 叟起償酒價, 便言:「寒舍不遠, 舍妹亦適歸寧, 為老夫祓除不祥。」出村數武,又一里落, 蔣夫人自內出,始審視之,蓋四十許麗人也。 一千三百二十八 叩扉

千三百二十九

便從服役, 婢送至前坐處, 天殂瘞此。 指石堆曰:「此妾墓也。 如再過以炷香相吊 當得復會。」 夫人未出閣時

鋌, 別歸 載骨歸葬,以寄戀慕。穴開自入, 衣敗若滅;頭上玉飾金釧都如新制。 懷思頗苦, 敬往祝之, 殊無影響。 則見顏色如生。 又視腰間, 乃市櫬發塚,意將 膚雖未朽, 裹黃金數

飾以繡裳, 卷懷之。 始解袍覆尸,抱入材內,賃輿載歸;停諸別第, 獨宿其旁,冀有靈應。忽愛奴自外入,笑曰:「劫

既歸, 墳賊在此耶!」徐驚喜慰問。婢曰:「向從夫人往東昌,三日 重恩, 不忍離逖耳。今既劫我來, 「有百年復生者, 則舍宇已空。頻蒙相邀, 今芳體如故, 千三百三十 所以不肯相從者,以少受夫 何不效之?」嘆曰:「此 即速瘞葬便見厚德。」徐

耳。若在人世,豈能久乎?必欲如此,切勿強以飲食;若使妾夭謝,又以寶飾入殮。身所以不朽者,不過得金寶之餘氣之,亦不甚追問。後瀕危,又無戚屬,遂藏以自殉。夫人痛 厚葬之。 靈氣一散, 如常人;但不食不息,不見生人。年餘徐飲薄醉, 但不能類生人,故不必也。」乃啟棺入,尸即自起,亭亭可 之, 立刻倒地, 口中血水流溢 探其懷, 「妾過蒙夫人寵,主人自異域來, 導史氏曰:「夫人教子, 則游魂亦消矣。」徐乃構精舍,與共寢處。笑語 則冷若冰雪。遂將入棺復臥,徐強止之, 無異人世, 終日面尸已變。哀悔無及, 得黃金數萬,妾竊 執殘瀝強

千三百三十

數。

世傳靈跡,半涉幻妄。要欲復起動履,

亦復何難

取

章丘朱生, 致靈物不享其長年, 何 厚也!不亦賢乎! 索剛鯁, 設帳於某貢土家。 惜哉! 余謂艷尸不如雅鬼, 每譴弟子, 乃以措大之俗莽, 朱怒, 內輒遣 執界方,

聲。 為乞免, 長山某, 大罵而出。 如乾數;又以師離齋、 令人笑絕! 每延師, 不聽。 婦懼而奔;朱迫之,自後橫市臀股, , 必以一年東金, 口親詣窗外, 歸齋之日, 與朱關說。 合終歲之虛盈, 詳記為籍 歲終, 鏘然作皮肉 計每日 則公

按日而乘除之。馬生館其家,初見操珠盤來,

而暗生 一

術

反嗔為喜, 聽其復算不少校。

翁

大悅,

訂

得故甚駭;既

馬辭以故。

遂薦一生乖謬者自代。

及就館

動

輒

其算。翁又以途中日盡歸於兩,生不受, 操戈相向,兩人破頭爛額而赴公庭焉 生勃然忿極, 撥珠歸東。兩爭不

翁無奈,悉含忍之。歲杪攜珠盤至,

睪九而藥糝之。父覺,托病不言,久之創漸平。忽入室,刀 青州民某五旬餘,繼娶少婦。二子恐其復育,乘父醉,潛割

十、單父宰

縫綻裂,血溢不止,尋斃。妻知其故,訟於官。官械其子,

邑有王生者, 王何故出妻。答云:「不可說。」固詰之,曰:「以其不能產 果伏。駭曰:「余今為『單父宰』矣!」並誅之。 娶月餘而出其妻。妻父訟之。時淄宰辛公,

一千三百三十三

育耳。」公曰:「妄哉!月餘新婦,何知不產?」忸怩久之, 告曰:「其陰甚偏。」公笑曰:「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 不齊也。」此可與「單父宰」並傳一笑。

立雲中,手持金字牌下示;諸人共仰視之,上書「孫必振」孫必振渡江,值大風雷,舟船蕩搖,同舟大恐。忽見金甲神

九、十一、孫必振

孫既登舟,回首,則前舟覆矣。 累。」孫尚無言,眾不待其肯可,視旁有小舟,共推置其上。 三字,甚真。眾謂孫:「必汝有犯天譴,請自為一舟,勿相 千三百三十四

屠人以半豬懸架上,二人便極力推擠之,遂覺身與肉合,二 人亦徑去。少間屠人賣肉,操刀斷割,遂覺一刀一痛,徹於

邑有鄉

索無賴。

日晨起,

有二人攝之去。

至市頭,

九、十二、邑人

發不爽。

崇朝之間,

其苦更慘。

肉盡,乃尋途歸;歸時日已向辰。家人謂其晏起

呼鄰問之,則市肉方歸,言其片數、

斤數,

已受凌遲一度,不亦奇哉!

一千三百三十五

乃細述所遭**。** 

骨髓。後有鄰翁來市肉,

苦爭低昂,

添脂搭肉,片片碎割,

即落, 廣東臨江山崖巉巖, 或蕩槳近摘之, 回首已復生矣。 則牢不可動;若其人數應得此, 常有元寶嵌石上。 崖下波湧, 舟 不 則一

摘

十三、元寶

出入其中。 王仲超言: 嘗秉燭泛舟而入, 洞庭君山間有石洞, 見兩壁皆黑石 高可容舟, 深暗不測 其色如漆, 湖

按

水

則

十四、

研石

堅凝過於他石。 之而軟;出 不知取用, 刀割之, 試之墨,大佳。 亦賴好奇者之品題也。 如切硬腐。 千三百三十六 估舟游楫, 隨意制為研。 往來甚眾 既出, 見風

墮矣!」大驚,疾下。才至地, 數百人作雲梯,將造頂以覘其異,三年始成。 武夷山有削壁千仞,人每於下拾沉香玉塊焉。 及巓,見大足伸下, 拇指粗於搗衣杵,大聲曰:「不下, 則架木朽折, 崩墜無遺。 太守登之, 太守聞之,

將

將

督

武夷

貓避登幾上,鼠亦登,

闔其扉,潛窺之。貓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見貓怒奔之。

貓則躍下。如此往復,不啻百次。眾

適異國來貢獅貓, 毛白如雪。抱投鼠屋,

制之,

輒被啖食。

萬歷間。

宮中有鼠,大與貓等,

為害甚劇。

遍求民間佳貓

九、十六、大鼠

貓之避非怯也,待其惰也。 貓聲嗚嗚, 蹲 咸謂貓怯, 地上少休。 !匹夫按劍何異鼠乎! 以為是無能為者。既而鼠跳擲漸遲, 鼠聲啾啾。啟扉急視, 貓即疾下, 爪掬頂毛, 彼出則歸 則鼠首已嚼碎矣。 口齡首領, 彼歸則復, 用此智耳。 輾轉爭持, 碩腹似喘 然後知

量田,勿傷其稼。」賈私意張氏既云「不良」,何反祐護?雹 賈人某至直隸界, 忽大雨雹,伏禾中。聞空中云:「此張不

張不量

每春貧民就貸,償時多寡不校,悉內之,未嘗執概取盈, 止,入村, ,訪問其人,且問取名之義。蓋張素封,積粟甚富。 一千三百三十八

張氏諸田無恙。 名 「不量」,非「不良」也。 眾趨田中, 見棵穗摧折如麻 獨

兩牧豎入山至狼穴,穴有小狼二,謀分捉之。各登一樹 小狼蹄耳故令嗥;大狼聞聲仰視,怒奔樹下, 去數十步。少頃大狼至,入穴失子,意甚倉皇。豎於樹上扭 一豎又在彼樹致小狼鳴急;狼輟聲四顧,始望見之,乃舍此 號且爬抓。

九、十八、牧豎

動

豎下視之,氣已絕矣。

數十往復,奔漸遲,聲漸弱;既而奄奄殭臥,久之不

跑號如前狀。前樹又鳴,又轉奔之。口無停聲,足無

趨彼,

豪力盡聲嘶, 人故弄之以為戲耳。 更無敵者, 豈不暢然自雄?不知此禽獸之威 今有豪強子,

怒目按劍

若將搏噬;

為所怒者,

、 闔 扇

假本者。 富翁某, 翁諾之。至家, 商賈多貸其資。 適幾上有錢數十, 少年即以手疊錢 日出,有少年從馬後,

富翁

高下堆壘之。翁謝去,竟不與資。或問故,翁曰:「此人必善

非端人也,所熟之技,不覺形於手足矣。」訪之果然。

一千三百四十

九、二十、王司馬

震悚。 新 狹大小無異, 故令北人捉之,力撼不可少動。 城王大司馬霽宇鎮北邊時, 重百鈞。 「此吾長城也。」北兵至, 又於邊外埋葦薄為界, 乃以炮石伏機其下, 每按邊, 貼以銀箔, 輒使四人扛之。 鹵簿所止, 時於馬上舞動, 横斜十餘里, 悉拔而火之。司馬又置之。 北兵焚薄, 常使匠人鑄一 司馬陰以桐木依樣為刀, 藥石盡發, 諸部落望見, 狀若藩籬, 一大桿 則置地 死傷甚 揚言 無不 闊 寬

上慰之曰:「但煩卿臥治耳。」於是司馬復至邊。

塞上復警。召再起;司馬時年八十有三,

北兵遙望皆卻走,

以故帖服若

力疾陛辭。

後司馬乞骸歸,

双。

既遁去,

司馬設薄如前。

真偽。 每止處, 啟簾, 輒臥幛中。北人聞司馬至皆不信,因假議和 見司馬坦臥 皆望榻伏拜, 撟舌而退。 將 驗

揚 少為緩頰。醒而惡之。早詣嶽廟, 州提同知, 絕肖所見。問之知為醫生,及歸暴病,特遣人聘之。至 夜夢嶽神召之, 詞色憤怒。仰見一人侍神側 默作祈禳。既出見藥肆

九、二十一、嶽神

則出方為劑,暮服之,中夜而卒。或言:閻羅王與東嶽天子,

**日遣侍者男女十萬八千眾,分布天下作巫醫,名「勾魂使** 

一千三百四十二

者」。用藥者不可不察也!

九、二十二、小梅

蒙陰王慕貞,世家子也。偶游江浙,見媼哭於途,詰之。言:「先 姓名,出橐南中金為之斡旋,竟釋其罪。 夫止遺一子,今犯死刑,誰有能出之者?」王素慷慨**,** 志其

問。王曰:「無他,憐汝母老耳。」 其人大駭曰:「母故已久,」 王亦異之。抵暮媼來申謝,王咎其謬誣,媼曰:「實相告: 其人出,聞王之救己也,茫然不解其故;訪詣旅邸,感泣謝

鬼之餒也。」王悚然起敬, 一千三百四十三 再欲詰之,已杳。 我東山老狐也。二十年前,曾與兒父有一夕之好,故不忍其

日焚禱其中。 王妻賢而好佛,不茹葷酒 而神又最靈, 輒示夢, 潔室, 教人趨 懸觀音像, 避,

傷之。 門視之又寂然。 室而扃其戶,若有所伺。 家中事皆取決焉。 臥病二 年, 病中他無所慮, 後有疾綦篤, 移榻其中; 又別設錦裀於 惡囂,常屏人獨寢。潛聽之似與人語, 王以為惑, '有女十四歲, 而以其疾勢昏瞀,不 惟日催治裝遣 勊

啟

告我, 嫁。 既醮, 命當速死;念不了者,幼女未嫁, 呼王至榻前, 執手曰:「今訣矣!初病時, 因賜少藥,俾延息 菩薩

以待。

去歲,

菩薩將回南海,

留案前侍女小梅,

為妾服役。

專所憐愛,

恐娶悍怒之婦

今將死,

薄命人又無所出。保兒,

千三百四十四

令其子母失所**。** 

小梅姿容秀美,

又溫淑

即以為繼室可也。」

神, 骸, 方欲再詰,閉目已逝。 蓋王有妾生一子,名保兒。王以其言荒唐,曰:「卿素敬者 王夜守靈幃, 今出此言,不已褻乎?」答云:「小梅事我年餘, 我已婉求之矣。」問:「小梅何處?」曰:「室中非耶?」 聞室中隱隱啜泣, 大駭, 疑為鬼。喚諸婢妾啟 相忘形

涕扶掖。王凝注之,俯首而已。 鑰視之, 則二八麗者縗服在室。 眾以為神,共羅拜之,女斂 王曰:「如果亡室之言非妄,

過。」女靦然出,竟登北堂,王使婢為設坐南向,王先拜,女 請即上堂,受兒女朝謁;如其不可,僕亦不敢妄想,以取罪 挽之。自夫人臥病,婢惰奴偷,家久替。眾參已,肅肅列侍 亦答拜;下而長幼卑賤,以次伏叩, 千三百四十五 , 女莊容坐受,

數見, 悚惕, 既 懈 夫人諄囑, 各洗心,為主效力,從前愆尤,悉不計較。 女曰:「我感夫人盛意, 人也!」共視座上,真如懸觀音圖像, 殯, 者。 女終日經紀內外,王將有作,亦稟白而行;然雖一夕 並不交一私語。 哄然並諾。 女乃排撥喪務, 王欲申前約,不敢徑告, 義不容辭; 但匹配大禮, 不得草草。年伯黃先 羈留人間 囑妾微示意。女曰:「妾受 ,又以大事相委,汝輩宜 切井井,由是大小無敢 時被微風吹動。 不然, 莫謂室 聞

奇之,

即與同來。女聞

即出展拜。

黄一見,驚為天人,

位尊德重,

求使主秦晉之盟,

則惟命是聽。」時沂水黃太僕

致仕閑居,

於王為父執,

往來最善。

王即親詣,

以 實

告。

謝不敢當禮;既而助妝優厚,成禮乃去。女饋遺枕履, 合巹後,王終以神故,褻中帶肅, 由此交益親。 時研詰菩薩起居。女笑 若奉

女御下常寬,非笑不語;然婢賤戲狎時,遙見之, 女曰:「不必研窮, 「君亦太愚,焉有正直之神,而下婚塵世者?」王力審所 既以為神, 朝夕供養,自無殃咎。」 則默默

聲。 以日近姊夫,有男女之嫌,故托為神道, 人姨妹, 。女笑諭曰:「豈爾輩尚以我為神耶?我何神哉!實為夫 少相交好;姊病見思,陰使南村王姥招我來。 閉內室中, 其實何

言漸息。然即頑奴鈍婢,王素撻楚所不能化者,女一言無不

·] 眾猶不信。而日侍邊旁,見其舉動,不少異於常人,浮

阡, 樂於奉命。皆云:「並不自知。實非畏之;但睹其貌: 自柔,故不忍拂其意耳。」以此百廢具舉。 倉稟萬石矣。 數年中, 田地連 則

小紅。彌月,女使王盛筵招黃。黃賀儀豐渥,但辭以耄,不又數年,妾產一女。女生一子——子生,左臂有朱點,因字 能遠涉;女遣兩媼強邀之,黃始至。抱兒出,袒其左臂, 示命名之意。又再三問其吉兇。黃笑曰:「此喜紅也,可!

一字,名喜紅。」女大悅,更出展叩。是日,鼓樂充庭,貴

黃留三日始去。忽門外有輿馬來,逆女歸寧。向十餘年, 無瓜葛,共議之,而女若不聞。 戚如市。 理妝竟,抱子於懷,要王相

一千三百四十八

故, 當牢記吾言, 拯一 **晨雞初唱,** 恐不能育, 義而思所報。 乃因夫人好佛, 今幸生此襁褓物, 屏人與語, 可免災難。」王曰:「諾。」因訊歸期,女云:「不可預定。要 死罪, 女日: 疾若風。 土從之。至二三十里許, 故借歸寧, 有之乎?」曰:「有。」曰:「哭於路者吾母也,感 曰:「王郎王郎, 詣西河柳堤上, 「君謂妾何人也?」答曰:「不知。」 女曰:「江南 王望之不見,始返。 後會亦不遠也。」 臨別, 此願已慰。 解兒危難。君記取家有死口時,當於 見有挑葵花燈來者,遮道苦求, 會短離長, 寂無行人,女停輿, 妾視君晦運將來, 此兒在家, 附為神道,實將以妾報君也。 執手愴然交涕。 俄登 謂可悲否?」 王驚問

經六七年, 日死, 一隔百步許, 聞雞鳴, 一念曩囑, 絕無音問。 急起至堤頭, 愈追愈遠, 頗以關心。 忽四鄉瘟疫流行, 漸不可見,懊恨而返。 見燈光閃爍, 是日與客飲,大醉而睡。 適已過去。急追之, 死者甚眾 數日暴病 婢

尋卒。 一族多無賴, 共憑陵其孤寡, 田禾樹木,公然伐取,

逾歲, 保兒又殤, 一家更無所主。 族人益横, 割裂田產,

奪鬻之。妾戀幼女,母子環泣, 門外有肩輿入,共覘, 殿中牛馬俱空;又欲瓜分第宅**。** 「此何人?」妾哭訴其由。 則女引小郎自車中出。 。女顏色慘變, 慘動鄰里。 方危難間, 以妾居故, 遂將數人來, 便喚從來僕投, 四顧人紛如 俄

千三百五十

黄

千三百五十一

視之, 黄去, 異史氏曰:「不絕人嗣者,人亦不絕其嗣,此人也而實天也。 女盤查就緒 則杯饌猶陳,而人杳矣。 托兒於妾,乃具饌為夫祭掃,半日不返。

望望然去之矣。死友而不忍忘,感恩而思所報, 至座有良朋,車裘可共,迨宿莽既滋,妻子陵夷, 獨何人哉! 則車中人

九、二十三、藥僧

狐乎!倘爾多財,吾為爾宰。」

者。 濟寧某偶於野寺外,見一游僧向陽捫虱, | | 因戲曰:「和尚亦賣房中丹否?」僧曰:「有。弱者可強 **杖掛葫蘆,似賣藥** 

一千三百五十二

微者可巨,立刻見效,不俟經宿。」某喜求之。僧解衲角,出

懼, 增於舊者三之一。心猶未足,窺僧起遺, 藥一丸如黍大,令吞之。約半炊時,下部暴長;逾刻自捫 始覺休止。 並吞之。俄覺膚若裂,筋若抽,項縮腰橐,而陰長不已。-無法。僧返見其狀,驚曰:「子必竊吾藥矣!」急與一丸: 父母皆不能識。從此為廢物, 解衣自視, 則幾與兩股鼎足而三矣。縮頸蹣跚而 日臥街上, 多見之者。 竊解衲, 拈二三丸

被穿窬席卷而去。刺史無術。公令諸門盡閉,止留 於中丞成龍,按部至高郵。適巨紳家將嫁女, 人出入,吏目守之, 嚴搜裝載。 千三百五十三 又出示諭闔城戶口, 裝奩甚富,夜

各歸第

一門放行

九、二十四、於中丞

物多難攜,故密著而屢出之也。 門中出入至再者捉之。過午得二人,一身之外,並無行裝。 內著女衣二襲,皆奩中物也。蓋恐次日大搜,急於移置,而 公曰:「此真盜也。」二人詭辯不已。公令解衣搜之,見袍服 候次日查點搜掘, 務得贓物所在。 乃陰囑吏目:設有城

大被;枕上露發,發上簪鳳釵一股, 又公為宰時,至鄰邑。早旦經郭外,見二人以床舁病人,覆 側眠床上。有三四健男

路側, 夾隨之,時更番以手擁被,令壓身底,似恐風入。少頃息肩 隸尾之,至一村舍,兩男子迎之而入,還以白公。公謂其邑 將送歸夫家。 公行二三里,又遣隸回,視其所入何村。 又使二人更相為荷。於公過,遣隸回問之,云是妹子 千三百五十四

物矣。 **不驚問 一言** 若病婦昏憒而至,必有婦人倚門而迎;止見男子 是以確知其為盜也。」 並

牒, 萬歷間 焚廟中;至夜八人皆死。廟東有酒肆, 會夜來沾酒, 歷城令夢城隍索人服役, 問:「款何客?」答云: 即以皂隸八人書姓名 「僚友甚多, 肆主故與一 沽 隸

九、二十五、皂隸

諸役得差, 則瓶在焉, 尊少敘姓名耳。」質明,見他役,始知其人已死。 貯酒如故。 皆先酬之乃行;不然,必遭笞譴。 千三百五十六 歸視所與錢皆紙灰也。令肖八像於廟 入廟啟扉,

九、二十六、績女

視之年十八九,儀容秀美,袍服炫麗。媼驚問:「何來?」女 紹興有寡媼夜績,忽一少女推扉入,笑曰:「老姥無乃勞乎?」 「媼勿懼,妾之孤亦猶媼也。 「憐媼獨居,故來相伴。」媼疑為侯門亡人,苦相詰, 我愛媼潔, 故相就, 兩免

岑寂,固不佳耶?」媼又疑為狐,默然猶豫。女竟升床代績。 「媼無憂,此等生活,妾優為之,定不以口腹相累。」媼

見其溫婉可愛,遂安之。

夜深, 出, 果得衣一裹。 媼曰: 「攜來衾枕,尚在門外, 女解陳榻上, 不知是何等錦繡, 出溲時煩代捉入。」 香滑無

一千三百五十七

媼

還 香噴溢;肌 男子?」媼愈知為狐,大懼。女又笑曰:「願作男子, 猶妄想耶?」媼曰:「無之。」女曰: 媼私念遇此佳人, 衣食自足。」媼早起拜於床下,女出臂挽之,臂膩如脂, 又懼我耶?」媼益恐, **]**欲作男子!實相告:我真仙人,然非禍汝者**。** 「婆子戰慄才止,心又何處去矣!使作丈夫,當為情死。」 媼亦設布被 可惜身非男子。女子枕邊笑曰: 與女同榻。 股戰搖床。 羅衿甫解, 。 女曰:「嗟乎!膽如此大, 媼心動,復涉遐想。女哂 「既不妄想, 異香滿室。 但須謹言, 何心而

後媼漸洩於所親 則扃其戶,有訪媼者, 視所績勻細生光, ,里中姊妹行皆托媼以求見**。**女讓曰:「汝 **織為布晶瑩如錦,價較常三倍。** 輒於他室應之。居半載,無知者。 媼

言不慎, 日益眾,至有以勢迫媼者。媼涕泣自陳。女曰:「若諸女伴, 我將不能久居矣。」媼悔失言,深自責;而求見者

見亦無妨;恐有輕薄兒,將見狎侮。」媼復哀懇,始許之。越 日老媼少女, 香煙相屬於道。女厭其煩,無貴賤, 悉不交語:

惟默然端坐, 媼悉絕之。 有費生者,邑之名士,傾其產以重金啖媼 以聽朝參而已。鄉中少年聞其美,神魂傾動, 媼諾為之請。女

已知之,責曰:「汝賣我耶?」媼伏地自投。女曰:「汝貪其

得 一 聲不見矣。 隔者。生意炫神馳, 見布幕之中, 有所干, 个盈指**。** 明日。 三寸凌波玉筍尖;點地分明蓮瓣落, **闊眼界**, 我感其癡 烹茶為供。 • 生又拜。 只以王嬙、 「君破產相見, 悒悵間: 生聞之,喜, 容光射露, 不願已足。 可以一見。 簾中語曰:「君歸休!妾體惰矣!」 媼延生 生 西子, 竊恨未睹下體 不覺傾拜。 題《南鄉子》 將何以教妾也?」生曰:「實不敢 翠黛朱櫻, 具香燭而往,入門長揖。 若休咎自有定數, 徒得傳聞, 然而緣分盡矣。」媼又伏 拜已而起, ;俄見簾下繡履雙翹, 無不畢現,似無簾幌之 調於壁云:「 如不以冥頑見棄, 纖纖, 則厚幕沉沉, 非所樂聞。」 再著重臺更 隱約畫簾 內與 瘦

邊, 可 憐。 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軟似綿 嗅餘香死亦甜。」題畢而去。 , 但願化為蝴蝶去

請罪。 轉劫難出矣。」遂襆被出。 被淫詞污褻, 女曰: 此皆自取, 於汝何尤。若不速遷, 恐陷身情窟: 「罪不盡在汝。 我偶墮情障, 以色身示人,

媼追挽之,

轉瞬已失。

女覽題不悅,

謂媼曰:「我言緣分已盡,今不妄矣。」媼伏

地

九、二十七、 紅毛氈

紅毛國. 、 固 請 舊許與中國相貿易。 「賜一氈地足矣。」帥思一氈所容無幾, 一千三百六十一 邊帥見其眾, 不許登岸。 許之。 其 人 紅

毛

許, .氈岸上僅容二人;拉之容四五人;且拉且登, ,已數百人矣。短刃並發,出於不意,被掠數里而去。 頃刻氈大

置

九、二十八、

抽腸

意象愁苦。 萊陽民某晝臥,見一男子與婦人握手入。婦黃腫, 男子促之曰:「來,來」」某意其茍合者, 腰粗欲仰, 因假睡

便自坦胸懷, 以窺所為。 、攢眉忍受,未嘗少呻。 男子口銜刀,入手於腹, 從心下直剖至臍,蚩蚩有聲。某大俱,不敢喘息。 且掛且抽, 既入,似不見榻上有人。又促曰:「速之!」婦 露其腹,腹大如鼓。 頃刻滿臂。乃以刀斷之,舉置幾上,還復抽 男子出屠刀一把, 捉腸掛 用力刺

千三百六十二

忍, 望某首邊一擲。 幾既滿, 以手推腸, 懸椅上;椅又滿, 大號起奔。 二陣熱腥, 腸墮榻前, 面目喉膈覆壓無縫。 乃肘數十盤,如漁人舉網狀 兩足被縶, 冥然而倒。 某不能復

跡, 謂目眩, 家人趨視, 惟數日血腥不散。 未嘗駭異。 但見身繞豬臟; 既入審顧, 及某述所見,始共奇之。而室中並無痕 則初無所有。 眾 各 自

張鴻漸, 民共苦之。 平人。年十八為郡名士。時盧龍令趙某貪暴, 有範生被杖斃, 同學忿其冤, 將鳴部 院,求張

九、二十九、

張鴻漸

刀筆之詞,

約其共事。

張許之。妻方氏美而賢,

聞其謀,

諫

貪天功, 以理定;君又孤 乃宛謝諸生, 敗則紛然瓦解, 但為創詞而去。 脫有翻覆, ,不能成聚。今勢力世界, 急難者誰也!」張服其言 曲直

「大凡秀才作事,可以共勝,而不可以共敗:

勝則人人

質審一過, 又追捉刀人。 無所可否。趙以巨金納大僚, 張懼亡去,至鳳翔界,資斧斷絕。 諸生坐結黨被收 日既暮,

無所歸宿。欻睹小村,趨之。老嫗方出闔扉,見生,

躇曠野,

問所欲為。

張以實告,嫗

曰:「飲食床榻,

此都細事;但家

得避虎狼足矣。」嫗乃令入,閉門,

授以草薦,囑曰:「我憐

無男子,不便留客。」張曰:「僕亦不敢過望,但容寄宿門內,

客無歸 怪罪。 私容止宿 未明宜早去, 恐吾家小娘子聞 知 將

避暗處, 嫗 焉往?」張懼出伏階下。女審詰邦族,色稍霽, 告之,女怒曰:「 張倚壁假寐。 微窺之,二十許麗人也。及門見草薦 一門細弱, 忽有籠燈晃耀, 何得容納罪人!i 見嫗導一 一女郎出 即問 計 嫗。 「幸是 嫗 急 風

雅士, 子。」命嫗引客入舍。 不妨相留。然老奴竟不關白 俄頃羅酒漿, 品物精潔;既而設錦 此等草草, 豈所以待君

於榻。

張甚德之。

因私詢其姓氏。

嫗

曰:「吾家施氏」

裀

夫人俱謝世,

止遺三

適所見長姑舜華也。」嫗去。

幾上有《南華經注》, 千三百六十五 因取就枕上伏榻翻閱 忽舜華推扉入。

晚來。 遂留。 妾,狐仙也,與君固有夙緣。如必見怪,請即別。」張戀其美, 嫗云: 既不嫌憎, 中矣,益異之。舜華自內出, 小生家中固有妻耳。」女笑曰:「此亦見君誠篤, 一日歸頗早,至其處, 腆然曰:「妾以君風流才士,欲以門戶相托, 恐旁人所窺。」 張如其言,早出晏歸,半年以為常。 得不相遐棄否?」張皇然不知所對,但云:「不相誑, 未曙即起,以金贈張曰:「君持作臨眺之資;向暮宜 「來何早也!」 明日當煩媒妁。」言已欲去。張探身挽之,女亦 千三百六十六 村舍全無,不勝驚怪。方徘徊間, 轉盼間, 笑曰:「君疑妾耶?實對君言: 則院落如故,身固已在室 顧亦不妨。 遂犯瓜李

張釋卷,

搜覓冠履。女即榻捷坐曰:「無須,

無須!」因近榻

瑟之情,妾自分於君為篤;君守此念彼,是相對綢繆者皆妄 燭啟關,真方氏也。兩相驚喜。 見道路昏暗,張逡巡不前。女曳之走,無幾時,曰:「至矣。 忘之也。然欲暫歸,此復何難?君家咫尺耳!」遂把袂出門, 焉?」 女乃笑曰:「妾有褊心,於妾願君之不忘,於人願君之 後日歸念卿時,亦猶今日之念彼也。設得新忘故,卿何取 也!」張謝曰:「卿何出此言。諺云:『一日夫妻,百日恩義。』 亦安之。夜謂女曰:「卿既仙人,當千里一息耳。小生離家 中燈火猶熒,近以兩指彈扉,內問為誰, 三年,念妻孥不去心,能攜我一歸乎?」女似不悅,曰:「琴 妾且去。」張停足細認,果見家門。逾垝垣入,見室 握手入帷。見兒臥床上, 張具道所來。內秉

者, 夢寐。 相送, 過二三日,忽曰:「妾思癡情戀人,終無意味。 也!」張審視竟非方氏,乃舜華也。以手探兒,一竹夫人耳。 雲情好,終非同類;獨其恩義難忘耳。」方曰:「君以我何人 念孤衾中有零涕人矣!] 張曰:「不念, 胡以來也?我與彼雖 大慚無語。女曰:「君心可知矣!分當自此絕矣,猶幸未忘 然曰:「我去時兒才及膝,今身長如許矣!」夫婦依倚, ,益服妻之遠見。方縱體入懷**,** 張歷述所遭。 差足自贖。」 今適欲至都,便道可以同去。」乃向床頭取竹夫人共 問及訟獄, 始知諸生有瘐死者,有遠徙 曰:「君有佳偶,想不復 君日怨我不

跨之,

令閉兩眸,

覺離地不遠,

風聲颼颼。移時尋落,

千三百六十八

鳴吠, 詳。 伏聽之**。** 問之不應。蓋里中有惡少甲,久窺方艷, 戀之情, 色曰:「妾望君如歲,枕上啼痕固在也。甫能相見, 臥一兒如昨夕,因笑曰:「竹夫人又攜入耶?」方氏不解,變 見一人逾垣去, 咽而出。 宛若前狀。方氏驚起,不信夫歸;詰證確實, 「從此別矣。」方將訂囑 問訟案所結, 蒼茫中見樹木屋廬 既相見,涕不可仰。 及方氏亟問 何以為心矣!」張察其情真,始執臂欷歔, 謂必赴淫約者, 並如舜華言。 方相感慨, 乃曰:「室中何人也?」 方諱言:「無 皆故里景物, ,女去已渺。 張猶疑舜華之幻弄也;又見床 尾之入。 甲故不甚識張, 是夜自別村歸 循途而歸。 悵立少時 聞門外有履聲, 始 逾垣 挑燈 全無悲 具言其 聞

千三百六十九

天明, 予不忍也。 呼嫗欲語, 械禁頗苦。 速逃,妾請任其辜。」張曰:「丈夫死則死耳, 踣猶號,又連剁之,遂死。方曰:「事已至此, 哀之,甲詞益狎逼。張忿火中燒,把刀直出, 之。」甲言:「竊聽已久,敬將以執奸也。」 方不得已以實告! 以求活耶!卿無顧慮,但令此子勿斷書香, 何至此?」張略述之。女曰:「依兄平昔,便當掉頭不顧, 「張鴻漸大案未消,即使歸家,亦當縛送官府。」方苦 赴縣自首。趙以欽案中人,姑薄懲之。尋由郡解都, 寒舍不遠,即邀公役同臨,亦可少助資斧。」從 途中遇女子跨馬過, 淚隨聲墮。女返轡,手啟障紗, 一老嫗捉鞚, 訝曰:「表兄也, 目即瞑矣。」 焉肯辱妻累予 蓋舜華也。張 罪益加重。 剁甲中顱。

千三百七十

子, 居十年, 既曉問其地, 有青海之約,又為君逗留一晌,久勞盼注矣。」張問:「後會 曳張共跨一馬, 何時?」女不答,再問之,推墮馬下而去。 个復言行**。** 十金為官人作費,兼酬兩客,尚未至也。」 二役竊喜,縱飲. 俟夜深而後入。及門, 張官人即向公役多勸數觴,前途倚賴多矣。 既而酒炙豐美,似所夙備。 訪知捕亡寢怠,乃復逡巡東向。 日漸暮,二役徑醉矣。女出以手指械,械立脫。 太原也。遂至郡, 駛如龍。少時促下,曰:「君止此。妾與妹 則墻垣高固, 又使嫗出曰:「家中適無男 賃屋授徒焉。 不復可越,只得以 既近裏門, 托名宮子遷。 遣人措辦數 不敢遽

樓閣高整。女下馬入,令嫗啟舍延

千三百七十一

卿

頃之, 其猶子也。月餘,孝廉偕一同榜歸,云是永平張姓,十八九 **遇寇。」翁留誨其少子。張略問官閥,乃京堂林下者;孝廉** 賺食者, 西, 而食。見一高門,有報條粘壁上,近視知為許姓, 張是夜越莽穿榛, 淚下。共驚問之,乃指名曰:「張鴻漸, 姑默之。 少年也。 問之途人,則去京都通衢不遠矣。遂入鄉村, 一翁自內出, 至晚解裝, 延入相款。因詰所往,張托言:「設帳都門, 張以鄉譜俱同, 急不擇途, 張迎揖而告以情。翁見儀容都雅 出「齒錄」,急借披讀,真子也。 暗中疑是其子;然邑中此姓良多, 及明困殆已極。 即我是也。」備言其 初念本欲向 新孝廉也。 意將質衣 歸途 知非

方自聞報, 日以張在亡為悲;忽白孝廉歸,感傷益痛。少時 帛函字,

致告憲臺,父子乃同歸。

張孝廉抱父大哭。許叔侄慰勸

始收悲以喜。

許即以金

遂相交好。 禍心不敢復萌。 父子並入, 駭如天降, 詢知其故, 始共悲喜。 甲父見其子貴 張益厚遇之,又歷述當年情狀,甲父感愧

萬歷間, 嘗語人曰:「我必博誥命以光泉壤,始不負萱堂苦節**。**」忽得 孫評事少孤,母十九歲守節。孫舉進士,而母已死。 九、三十、太醫

一千三百七十四

綦篤。 素與太醫善,使人招之,使者出門,而疾益劇。

不瞑。 將盡,床上已呻;急灌以藥,居然復生。囑曰:「切記勿食 告以故, 但活十餘日, 無何太醫至, 太醫日: 「生不能揚名顯親, 誥命可得。」立命取艾灸尸一十八處。 「欲得誥贈 聞哭聲, 何以見老母地下乎!」遂卒, 即入臨吊。 即亦不難。今皇后旦晚臨盆 見其狀異之。家人

熊虎肉。」共志之。然以此物不常有,頗不關意。

既而三日平復, 知何物。 中使出異品 ' 次日訪諸同僚, 遍賜文武 仍從朝賀。 白片朱絲,甘美無比。 曰:「熊膰也。」大驚失色, 過六七日果生太子,召賜群臣宴。 孫啖之, 即刻而

病

至家遂卒。

邑人某, 走者何遽能飛哉? 把捉稍懈,帶巾騰去。此雖定數,然不疑夢,不貪拾遺, 有鷹食殘兔,近之甚馴。遂以巾頭縶股,臂之。鷹屢擺撲. 有喪失。牽入市損價售之,以巾裹金纏臂上。 購一牛, 頗健。 夜夢牛生兩翼飛去, 歸至半途, 以為不祥, 見

九、三十一、牛飛

時, 王子安,東昌名士,困於場屋。入闈後期望甚切。近放榜 曰:「賞錢十千!」家人因其醉,誑而安之曰:「但請睡,已賞 痛飲大醉,歸臥內室。忽有人白:「報馬來。」王踉蹌起 一千三百七十六

九、三十二、王子安

未赴都, 笑曰:「暫臥候,尋他去。」又久之, 妻入,扶之曰:「何醉至此!」王曰:「長班可惡,我故懲之, 冠修潔。 王呼賜酒食,家人又給之, 何醉也?」妻笑曰:「家中止有一媼,晝為汝炊,夜為汝溫足 王自念不可不出耀鄉里, 大呼長班, 一人急入曰「汝殿試翰林,長班在此。」果見二人拜床下,衣 大罵: 「鈍奴焉往!」長班怒曰: 「措大無賴! 向與爾戲 而真罵耶?」王怒,驟起撲之,落其帽。王亦傾跌。 起而呼曰:「賞錢十千!」家人又誑之如前。又移時,何得及第?」其人曰:「汝忘之耶?三場畢矣。」王 長班果復來。王捶床頓 凡數十呼無應者。家人 暗笑其醉而已。久之,

一千三百七十七

俄又有入者曰:「汝中進士矣!」王自言:「尚

夢醒 落矣。」 帽 如盞 何處長班 始 知前此之妄。 共疑之。 自笑曰:「昔人為鬼揶揄 何汝窮骨?」子女皆笑。 然猶記長班帽落。 尋至門 醉亦稍解 後, 吾今為狐 忽 如

唱名時, 異 (史氏曰: 官呵隸罵似囚。 「秀才入闈, 有七似焉: 初入時, 白 其歸號舍也, 孔孔伸頭, 足提籃似丐。

似 病鳥。迨望報也, 秋末之冷蜂。其出場也, 草木皆驚, 神情惝怳, 夢想亦幻。 天地異色, 時作 得志想, 似出籠.

神色猝變, 嗒然若死, 千三百七十八 則似餌毒之蠅 弄之亦不覺也。 坐難安,

則似被縶之猱。忽然而飛騎傳

頃刻而樓閣俱成;作一失志想,

則瞬息而骸骨已朽。

此

際行

則

報條無我

此

者,定當操戈逐之。無何日漸遠,氣漸平,技又漸癢, 破卵之鳩, 人 醒, 痛哭欲死, 公,不過經兩三須臾耳,子安一朝而盡嘗之, 頃刻萬緒, 寧不啞然失笑哉?顧得志之況味,不過須臾;詞林諸 而自旁觀者視之,其可笑孰甚焉。王子安方寸之 只得銜木營巢, 從新另抱矣。 想鬼狐竊笑已久,故乘其醉而玩弄之。床頭 如此情況,當局者 『嘗謂』之文進我 則狐之恩與薦 遂 似

師等。」

九、三十三、刁姓

之乎?」蓋有一貴人婦微服其中, 因微窺所為, 門內一人, 有刁姓者, 有雲氣環繞。」眾目不覺集視一人,覘其雲氣,刁乃指其人 刁窘。刁從容望空橫指曰:「此何難辨。 亦必有過人之才;不然,烏能欺耳目、 「此真貴人!」眾驚以為神。 則金帛盈囊。 家無生產, 冠華陽巾, 見有問者曰:「吾等眾人中有一夫人在, 言語啁嗻, 每出賣許負之術——實無術也——數 共異之。會里人有客於外者,遙見高 里人歸述其詐慧, 眾婦叢繞之。近視則刁也。 將以驗其術也。 試觀貴人頂上, 賺金錢, 乃知雖: 里人代為 能辨

殖哉.

九、三十四、農婦

探之, 嬰兒繃臥, 語, 婦自赴顏山, 邑西磁窯塢有農 訂為姊妹。 夫異縣而居。 忽起日 一日遇尼於途, 則見其肩荷釀酒巨翁二,方將入門,隨至其室, 後聞尼有穢行, 「腹少微痛, 駭問之, 販陶器為業。有贏餘, 夫家高苑, (人婦, 蓋娩後已負重百里矣。 遽批之。 勇健如男子, 想孽障欲離身也。」遂去。天明往 距淄百餘里;偶 忿然操杖, 將往撻楚, 問:「何罪?」亦不答。 則施丐者, 輒為鄉中排難解紛。 來, 故與北閹尼善, 一夕與鄰婦 信宿便去。 眾苦勸乃 則有 與

施,

至不能號,

乃釋而去。

千三百八十一

耶? 巾 異史氏曰:「世言女中丈夫,猶自知非丈夫也, 幗矣。 其豪爽自快, 與占劍仙無殊, 毋亦其夫亦磨鏡者流 婦並忘其為

金陵賣酒人某乙, 便醉如泥。 以此得 每釀成, 「中山」之名,富致巨金。 投水而置毒焉, 即善飲者, 九、三十五、金陵乙

數盞,

婦娣尤美,求狐攜往。 孫氏,其長婦患狐為祟,因問之,答云:「是即我也。」乙窺 早起見一狐醉臥槽邊, 曰:「忽見害,諸如所求。」遂釋之,輾轉已化為人。時巷中 狐難之,乙固求之。狐邀乙去,入一 縛其四肢。方將覓刃, 狐已醒,

千三百八十二

惡, 急奔, 洞中, 詣孫氏家**。**見墻上貼巨符, 而歸, 次日僧來 我不往矣!」遂去。乙逡巡近之,則真龍盤壁上,昂首欲 大懼亦出。 狀如被捉;至門外踣地, 家人皆不之見, 取褐衣授之,曰:「此先兄所遺,著之當可去。」既服 設壇作法。 蓋孫覓一異域僧,為之厭勝, 襲衣裳而出,始見之。大喜, 鄰人共觀之,乙亦雜處其中。忽變色 畫蜿蜒如龍, 化為狐, 四體猶著人衣。 狐懼曰:「和尚 授符先歸 與狐

殺之,

妻子叩請。

僧命牽去,

目給飲食,

數月尋斃。

千三百八十三

九、三十六、郭安

言:「半生止此子,今將何以聊生!」陳即以李祿為之子。郭 竟殺之。郭父鳴於官。時陳其善為邑宰,殊不苦之。郭哀號: 李祿,與僮有夙怨,久將甘心,是夜操刀入,捫之以為僮也, 移宿他所。遂有僚僕郭安者,見榻空閑,因就寢焉。又一僕 羅在上,視之曰:「誤矣, 孫 五粒, 五粒, 有僮僕獨宿一室, 此非是。」因遣送還。既歸大懼 恍惚被人攝去。至一宮殿,見閻

濟之西邑有殺人者,其婦訟之。令怒,立拘兇犯至,拍案罵 曰:「人家好好夫婦,直令寡耶!即以汝配之,亦令汝妻寡

一千三百八十四

含冤而退。此不奇於僮之見鬼,而奇於陳之折獄也。

守。」遂判合之。此等明決皆是甲榜所為, 陳亦爾爾, 何途無才 他途不能也。 而

九、三十七、折獄

端緒, 逾半年事漸懈。 餘, 鳴於官, 邑之西崖莊, 不能指名, 尚在腰中, 並未搒掠, 時浙江費公禕祉令淄 欲我以桎梏加良民耶!」呵逐而出。 , 有賈某被人殺於途, 知非為財也者。 賈弟怨公仁柔,上堂屢聒。公怒曰:「汝既 釋散歸農, 但命地約細察, 十日關白而已, 拘兩村鄰保審質一過, 親詣驗之。見布袱裹銀五錢 隔夜其妻亦自經死。 賈弟無所伸 殊少 賈弟

憤葬兄嫂。

千三百八十五

以逋賦故逮數人至, 即 於腰中出銀袱, 稟公驗視。 內一人周成懼責, 便問:「汝家 何

勃然曰: 伏其罪。 「去年被殺賈某,系汝何人?」答曰:「不識其人。」公 答云:「某村。」又問:「去西崖幾裏?」答云:「五 先是, 「汝殺之,尚云不識耶!」周力辯不聽, 賈妻王氏, 將詣姻家 慚無釵飾, 嚴梏之, 聒夫使假 果

於鄰。 將執 死 袖 中;既至家,探之已亡。 以求合。 周急止之, 夫不肯;妻自假之, 日周適拾之, 時溽暑, 王氏臥庭中, 留袱納釵。 知為賈妻所遺, 不敢告夫, 頗甚珍重。 事已, 婦囑曰:「後勿來, 周潛就淫之。王氏覺 窺賈他出, 歸途卸而裹諸袱, 又無力償鄰,懊惱 , 半夜逾垣, 吾家

殺, 異史氏曰:「世之折獄者,非悠悠置之,則縲系數十人而狼藉 字文,周袱亦然,是出一手也。及詰之,又云無舊, 公廉得情,以周抵罪。 容以待其死。」周乃去,於是殺賈,夜詣婦曰:「今某已被人 之耳。堂上肉鼓吹,喧闐旁午,遂顰蹙曰:『我勞心民事也。』 可償耶?」婦慰之曰:「我非不願相交,渠常善病,不如從 **曰:「事無難辨,要在隨處留心耳。初驗尸時,見銀袱刺萬 云板三敲**, 是以確知其真兇也。」 請如所約。」婦聞大哭,周懼而逃,天明則婦死矣。 犯恐俱死!」 周怒曰:「我挾勾欄數宿之資,寧一 則聲色並進, 共服其神,而不知所以能察之故。 公 難決之詞, 不復置念, 專待升堂時, 詞貌詭

千三百八十七

禍桑樹以烹老龜耳。嗚呼!民情何由得哉!余每曰:『智 心』之言, 不必仁,而仁者則必智;蓋用心苦則機關出也。』『隨在留 可以教天下之宰民社者矣。」 者

胡終猜之。 邑人胡成, 與馮安同里,世有隙。胡父子強,馮屈意交歡 一日共飲薄醉,頗頃肝膽。胡大言:「勿憂貧,百

金之產不難致也。」馮以其家不豐,故嗤之。胡正色曰:「實 相告:昨途遇大商,載厚裝來,我顛越於南山眢井中矣。馮 又笑之。時胡有妹夫鄭倫,托為說合田產,寄數百金於胡家,

遂盡出以炫馮。馮信之。既散,陰以狀報邑。公拘胡對勘,

則果有無首之尸在焉。胡大駭,

,莫可置辯,但稱冤苦。公怒,

乃共驗諸眢井。

一役縋下,

言其實,

問鄭及產主皆不訛。

逾 戒勿出, ·喙數十, 日有婦人抱狀,自言為亡者妻,言:「夫何甲, 惟曉示諸村,使尸主投狀。 曰:「確有證據 尚叫屈耶!」以死囚具禁制之。 揭數百金

首, 作貿易, 被胡殺死。」公曰:「井有死人,恐未必即是汝夫。」

墜落何處, 頭至,當械折股!」押去終日而返,詰之,但有號泣。乃以梏 立而號。公曰:「真犯已得,但骸軀未全。汝暫歸,待得死者 具置前作刑勢,卻又不刑, 婦執言甚堅。公乃命出尸於井,視之果不妄。婦不敢近,卻 女幾何?」答曰:「無。」問:「甲有何戚屬?」「但有堂叔一 即招報令其抵償。」遂自獄中喚胡出,呵曰:「明日不將 奈何不細尋之?」 胡哀祈容急覓。 公乃問婦:「子 ,曰:「想汝當夜扛尸忙迫,不知

千三百八十九

經宿, 叔至,曰:「大案已成;然人命重大,非積歲不能成結。 頭而下。公即票示里人,代覓其首。 結;結案後速醮可也。汝少婦勿復出入公門。」婦感泣, 慨然曰:「少年喪夫,伶仃如此,其何以為生矣!」婦 叩求憐憫。公曰:「殺人之罪已定,但得全尸,此案 即有同村王五,報稱已獲。問驗既明,賞以千錢。喚甲

蓋即報人頭之王五也。公喚婦上,

曰:「殺人之真犯,汝知

又諭:「有買婦者,當堂關白。」既下,即有投婚狀者,

臺檢駁,止須汝應聲耳。」甲叔不肯,飛兩簽下;再辯,

簽 下。

甲叔懼,應之而出。婦聞,

**詣謝公恩。公極意慰諭** 

既無出,少婦亦難存活,早令適人。此後亦無他務,但有上

蓋王五與婦私已久,謀殺其夫,而適值胡成之戲也。 者,恐有萬一之屈耳。尸未出井,何以確信為汝夫?蓋 之乎?」答曰:「胡成。」公曰:「非也。汝與王五乃真犯耳。」 乃釋胡。馮以誣告重笞,徒三年。事結, 合耳。」兩人驚顏如土,不能強置一詞。並械之,果吐其實。 知其死矣。且甲死猶衣敗絮,數百金何所自來?」又謂王五 二人大駭,力辯冤枉。公曰:「我久知其情,所以遲遲而發 曰:「頭之所在,汝何知之熟也!所以如此其急者,意在速 並未妄刑一人。異

苦矣。方宰淄時,松裁弱冠,過蒙器許,

一千三百九十一

史氏曰:「我夫子有仁愛名,

即此一事,

亦以見仁人之用心

而駕鈍不才,竟以

之也。 不舞之鶴為羊公辱。是我夫子生平有不哲之一事, 悲夫! 則松實貽

周村有賈某貿易蕪湖, 倍價贖之,養豢舟上。舟上固積寇也, 獲重資, 賃舟將歸, 見堤上有屠人縛 窺客裝, 蕩 舟 入

九、三十八、義犬

見氈束水中, 哀嗥投水;口銜裹具,與共浮沉。流蕩不知幾里, 操刀欲殺。 犬泅出, 引出斷其繩。客固未死,始言其情。 至有人處, 賈哀賜以全尸,盜乃以氈裹置江中。犬見之, 一千三百九十二 狼信哀吠。或以為異, 從之而往, 復哀舟人 達淺擱乃

載還蕪湖 攜 俱歸, 估輯如林, 忽犬自來, 將以伺盜船之歸 而盜船不見。 望客大嗥, 登舟失犬, 心甚悼焉。 喚之卻走。客下舟趁之。 適有同鄉估客將 抵 開二

也。 奔上一舟, 嗚呼!一犬也, 衣服與舟皆易, 嚙 人脛股, 撻之不解。 故不得而認之矣。 縛而搜之, 而報恩如是, 客近呵之, 世無心肝者, 則所嚙 其亦愧此 則裹金猶 即前 盜

等者,時方食,含哺出問:「大洪楊先生漣,微時為楚名儒九、三十九、楊大洪

千三百九十三

「有楊某否?」答云:「無。」不

自命不凡。

科試後,

報

覺嗒然自喪, 才;公患無資, 咽食入鬲,遂成病塊, 眾醵十金送之行, 乃強就道。 噎阻甚苦。 

詩, 夜夢人告之云:「前途有人能愈君疾,宜苦求之。」 臨去贈 有「江邊柳下三弄笛,拋向江心莫嘆息」之句。明日途 果見道士坐柳下,因便叩請。道士笑曰:「子誤矣,

處仙人來矣。」賺公回顧,力拍其項曰:「俗哉!」公受拍, 公詣視果然。又益奇之,呼為仙。道士漫指曰:「我非仙, 然驚惜。道士曰:「君未能恝然耶?金在江邊,請自取之。」 益切,且傾囊獻之。道士接金擲諸江流。公以所來不易, 何能療病?請為三弄可也。」因出笛吹之。公觸所夢,拜求 千三百九十四

啞

猶存,病若失。回視道士已杳。 吻作聲, 喉中嘔出一物,墮地然堛, 俯而破之,赤絲中裹飯

或以未能免俗,不作天仙,因而為公悼惜;餘謂天上多一仙 人,不如世上多一聖賢,解者必不議予說之傎也。」

異史氏曰:「公生為河岳,沒為日星,何必長生乃為不死哉!

章丘查牙山,有石窟如井, 深數尺許。北壁有洞門,伏而 九

四十、查牙山洞

領望見之。會近村數輩,九日登臨飲其處,共謀入探之。三 底際 一 竇, 人受燈,縋而下。洞高敞與夏屋等,入數武稍狹, 蛇行可入。燭之,漆漆然暗深不測。 千三百九十五 即忽見底。

恐, 若飛, 窯也。 百步, 於堵 張, 怪, 不墜。 兩 尸臥西隅 齒 強 類多醜少妍。 餒 毛森森以立。遙 入之。 舌獰惡, 左手作拳觸腰際, 獸若走, 人若坐若立, 西壁開石室, 即 旁置錫壺四, 兩壁嶙嶙峋 而卻退;一人 又頓高頓闊 見地上列碗盞 兩肱及股四布以橫。 响然, 心凜然作怖畏。 望門中有爇灰, 門左一怪石, 奪火而嗤之, 心利之, 類寺廟中塑, 乃行。一 鬼魅魍魎, 泥垢其中, 解帶縛項系腰間。 駭極。 右手叉五指欲撲人。心 鬼面人身而立, 喜徑夷, 銳身塞 頂上石參差危聳 知有人曾至者, 都成鳥獸人鬼形: 漸審之, 示現忿怒;奇奇怪 然皆近今物, 無少陂。 幸隘處僅 即 目怒口 足躡銳履 又旁矚 膽 逡巡 非 將 箕 幾

千三百九十六

色

章令聞之, 方醒,言之縷縷。 康熙二十六七年間, 以丸泥封竇, 所恨未窮其底;極窮之,必更有佳境。 養母峪之南石崖崩, 不可復入矣。 現洞口, 望之鐘

林, **而下,墜石筍** 林如密筍。然深險無人敢入。忽有道士至, 言:「師遣先至,糞除洞府。」居人供以膏火,道 貫腹而死。 報令,令封其洞。 自稱鐘離 其中必有奇 2 士攜:

四十一、安期島

惜道士尸解,

無回音耳。

長

命舟往游。 山劉中堂鴻 國中臣僚僉謂不可,令待小張。蓋安期不與世通, 訓 同武弁某使朝鮮。 千三百九十八 聞安期島神仙所居,

逾一二日 惟有弟子小張, 可, 帆可至, 國王召見。入朝,見一人佩劍, 儀容修潔。 蒇 輒一兩至。欲至島者, 否則颶風覆舟。 問之即小張也。 劉因自述向往之意, 須先自白。 如以為 冠棕笠, 坐殿上;

小張許之。但言:「副使不可行。」又出遍視從人,惟二人可 年三十許, 以從游。遂命舟導劉俱往。水程不知遠近,但覺習習如駕雲

中坐者起迎客,相為禮。既坐,谷。導人洞府,見三叟趺坐。東 霧, 復塞之。 壁上有鐵錐, 移時已抵其境。時方嚴寒, 既而托至, ,銳沒石中;僮拔錐 其色淡碧。 ' 東西者見客入,漠若罔知;惟 試之, 既至則氣候溫煦, 呼茶。有僮將盤去。洞外石 水即溢射,以盞承之;滿 其涼震齒。 劉畏寒不 山花遍巖

千三百九十九

飲 非富貴人所能為者?」劉興辭, 取而返, 叟顧僮頤視之。僮取盞去,呷其殘者;仍於故處拔錐 「世外人歲月不知, 則芳烈蒸騰, 如初出於鼎 何解人事?」問以卻老術 小張仍送之歸。 竊異之。 問以休咎, 曰:「此

之玉液, 既至朝鮮, 盞可延百齡。」劉將歸, 王贈一物, 備述其異。國王嘆曰: 「惜未飲其冷者。此先天 紙帛重裹,

閣, 審之,則鮫宮龍族, 近海勿開視。 洶洶已近。大駭, 既離海, 歷歷在目。方凝注間,忽見潮頭高於樓 極馳;潮從之,疾若風雨。 急取拆視, 去盡數百重,始見一鏡; 大懼,

鏡投之,

潮乃頓落。

九、四十二、沅俗

李季霖攝篆沅江,初蒞任,見貓犬盈堂,

訝之。僚屬曰:「此

吃害矣! 紛並去。 鄉中百姓, 矣。」乃奔而返。後聞其俗有身臥室中,手即飛出,入人房 至少股,見皮內墳起,以利刃破之,取出石子一枚, 而去。遣人尾之。役奔入市,覓得一叟,便求按視。叟相之 曰:「是汝吃害矣**。**」 乃以手揣其膚肉,自上而下力推之,推 竊取財物。設被主覺,縶不令去,則此人一臂不用矣。 一日出謁客,肩輿在途。忽一輿夫急呼曰:「小人 即倩役代荷,伏地乞假。怒呵之,役不聽,疾奔 瞻仰風採也。」少間人畜已半;移時都復為人,紛

千四百零一

四十三、雲蘿公主

信之。至十五六迄無驗, 顧影無儔, 安大業, **盧龍人。生而能言,母飲以犬血始止。** 慧而能讀。 。世家爭婚之。 亦漸自悔。 母夢曰:「兒當尚主。」 既長,韶秀,

以長氈貼地, 一日安獨坐, 自門外直至榻前。方駭疑間,<br/>
一女郎扶婢肩 忽聞異香。俄一 |美婢奔入。曰:「公主至。」即

微笑, 安倉皇不知所為, 人;服色容光, 以袍袖掩口。 映照四堵。婢即以繡墊設榻上, 鞠躬便問:「何處神仙,勞降玉趾?」女郎 婢曰:「此聖後府中雲蘿公主也。 一千四百零二 扶女郎坐。

詞 屬意郎君 女亦俯首, 欲以公主下嫁 相對寂然。 故使自來相宅。」安驚喜不知置

之。 踏地, 局中,、 安故好棋, 甫三十餘著,婢竟亂之,曰:「駙馬負矣!」斂子入盒 「主日耽此,不知與粉侯孰勝?」安移坐近案,主笑從 「駙馬當是俗間高手, 主亦從之。 主坐次, 則更一婢右伏。又兩小鬟夾侍之;每值安凝思時, 揪枰嘗置坐側。 輒使婢伏座下,以背受足;左 主僅能讓六子。」乃以六黑子實 婢以紅巾拂塵, 移諸案上,

曲

肘伏肩

「主 情,

宜且退。」女乃傾身與婢耳語

千四百零三

局闌未結, 小鬟笑云:

「駙馬負一子。」

類皮排 已杳。 隘, 婢出,少頃而還, 不宜建造;月後吉。」女起;生遮止, 煩以此少致修飾, 就地鼓之;雲氣突出, 以千金置榻上, 落成相會也。」 俄頃四合, 冥不見物, 索之 告生日: 閉門。 婢曰:「此月犯天刑 「適主言居宅 婢出一

無暇禁忌;刻日敦迫, 母知之, 疑以為妖。 而生神馳夢想, 廊舍一新。 不能復舍。 急於落成

年也。 托他出, 謹。 先 是, 喜, 宮絹單衣, 有灤州生袁大用 揖而入。 又窺其亡而報之。後月餘, 請與對弈, 絲履烏帶 僑寓鄰坊, 意甚都 互有贏虧。 雅。 門外適相值,二十許 投刺於門; 略與頃談, 已而設席流連, 素寡交 頗甚

千四百零四

代贖, 帛。 燒鐵鉗灼, 後月餘, 楠珠等十餘事,白金五百, 生奇之。 之,生以其纖弱恐不勝, 十二三許, 一過從。袁為人簡默,而慷慨好施。市有負債鬻女者, ,無吝色。 明日犒以金,再辭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數日輒 明日邀生至其寓所,珍肴雜進, 樂亭有仕宦而歸者,橐資充牣。 拍板清歌, 又跳擲作劇。生大醉不能行, 劫掠一空。家人識袁,行牒追捕。 生以此益重之。過數日,詣生作別,贈象箸 袁強之。 用助興作。生反金受物,報以東 僮綽有餘力, 荷送而歸。 盜夜入, 鄰院屠氏, 便令負

生家積不相能,

因其土木大興,陰懷疑忌。適有小僕竊象箸,

千四百零五

殮甫畢,為捕役執去。尹見其少年溫文,竊疑誣枉,故恐喝 尹釋之。 之。生實述其交往之由。尹問:「其何以暴富?」生曰:「母 知其無事,以重金賂監者,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曳近削 賣諸其家 有藏鏹, 二役皆死, 將推墮。計逼情危, 執母而去。母衰邁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復飲食。 因欲親迎,故治昏室耳。」尹信之,具牒解郡。 生聞母耗, 急奔而歸, 到郡自投, 銜生去。至一處,重樓**疊**閣, 凄然慰吊曰:「妾欲留君, 知袁所贈, 保無恙也。」因取生胸前帶, 因報大尹。尹以兵繞舍, 時方急難,忽一 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 但母喪未卜窀穸。 虎自叢莽中出, 虎入,置之。見雲 值生主僕他 鄰人

千四百零六

至中途, 詣郡自投。太守喜其誠信, 囑云: 遇袁,下騎執手,備言情況。袁憤然作色,默然無 「見官時, **拈此結而解之**, 又稽牒知其冤, 可以弭禍。」生如其教, 銷名令歸。

固自佳,然如君家鄰,豈可留在人間耶!」言已超乘而去。 生日:「以君風採, 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即遺於路者不拾也。君教我 何自污也?」袁曰:「某所殺皆不義

歸, 殺戮,止留 汝認明:殺人者我也, 殯母已, 明日告官。 一婢。席卷資物, 杜門謝客。忽一日盜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 疑生知情, 與人無涉。」並不啟關 又捉生去。 邑宰詞色甚厲,生 與僮分攜之。臨去,執燈謂婢: 又釋之。既歸, 飛簷越壁而 益自韜晦,

問故, 歡, 狎抱之。女曰:「君暫釋手。今有兩道, 災;又以苫塊之戚,遲我三年琴瑟:是急之而反以得緩, 所踏婢, 有肴羹熱如新出於鼎,酒亦芳烈。酌移時,日已投暮,足下 下事大抵然也。」生將出資治具。女曰:「勿復須。」婢探櫝, 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手曰:「君不信數,遂使土木為 日異香滿院。 可六年諧合耳。 曰:「若為棋酒之交,可得三十年聚首;若作床第之 漸都亡去。女四肢嬌惰,足股屈伸,似無所著,生 一跛嫗執炊而已。服既闋,日掃階庭,以待好音。 登閣視之,內外陳設煥然矣。悄揭畫簾, 君焉取?」生曰:「六年後再商之。」 女 請君擇之。」生攬項

乃默然,

遂相燕好。

無響笑, 作事勤惰,女輒知之,每使生往譴責,無不具服。女無繁言. 具而已。 居南院, 女曰:「妾固知君不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蓄婢媼 戶常闔, 與有所談,但俯首微哂。 炊爨紡織以作生計。 ,生推之則自開,他人不得入也**。** 北院中並無煙火, 每駢肩坐, 喜斜倚人。生 惟棋枰、 然南院

曰:「此何難!但婢子之為,所不屑耳。飛燕原九姊侍兒, 加諸膝, 輕如抱嬰。生曰: 「卿輕若此, 可作掌上舞。」

以輕佻獲罪,怒謫塵間, ,又不守女子之貞;今已幽之。」

以錦袸布滿,冬未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皆著輕縠,

閣

為

制鮮衣,

強使著之。 逾時解去,

「塵濁之物,

幾於

異之。笑指腹

壓骨成勞! 一日抱諸膝上, 千四百零九 忽覺沉倍曩昔,

頗思煙火之味。」生乃為具甘旨。從此飲食遂不異於常人。一 乃脫衷服衣英,閉諸室。少頃聞兒啼聲,啟屝視之,男也。 ·曰:「妾質單弱,不任生產。婢子樊英頗健,可使代之。」 「此中有俗種矣。」過數日, **颦黛不食,曰:「近病惡阻** 

媼, 喜曰:「此兒福相,大器也!」 因名大器。 繃納主懷,俾付乳 養諸南院。女自免身,腰細如初,不食煙火矣。

忽辭生, 欲暫歸寧。 問返期,答以「三日」。 鼓皮排如前狀,

轉在榻 幃, 遂不見。 起問爽約之罪。女曰:「妾未愆期,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 遂領鄉薦。終不肯娶;每獨宿北院,沐其餘芳。一夜輾 ,忽見燈火射窗,門亦自闢,群婢擁公主入。生喜, 至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渺,亦已絕望。生鍵戶下

千四百一十

态縱之則短也。」 既去, 月餘即返。 從此 一年半載輒 一行, 往 生由是不復進取。過數月又欲歸寧,生殊淒戀,女曰:「此 無足榮辱,止折人壽數耳。三日不見,入俗幛又深一層矣。」 去定早還,無煩穿望。且人生合離,皆有定數,撙節之則長.

詡,告以秋捷,意主必喜。女愀然曰:「烏用是儻來者為!

名曰可棄。甫周歲,急為卜婚。諸媒接踵,問其甲子,皆謂又生一子。女舉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

往數月始還,生習為常,亦不之怪。

不合。曰:「吾欲為狼子治一深圈,竟不可得,當今傾敗六 小贅疣,乃此兒婦。當婚之,勿較其門第也。」即令書而志 七年,亦數也。」囑生曰:「記取四年後,侯氏生女,左脅有

一千四百一十一

生有贅疣,侯賤而行惡,眾咸不齒,生竟媒定焉。 之。後又歸寧,竟不復返。生每以所囑告親友。果有侯氏女,

長不喜讀,輒偷與無賴博賭,恆盜物償戲債。父怒撻之,而大器十七歲及第,娶雲氏,夫妻皆孝友。父鐘愛之。可棄漸

所覺,縛送邑宰。宰審其姓氏,以名刺送之歸。父兄共縶之, 卒不改。相戒提防,不使有所得。遂夜出,小為穿窬。為主

作寢衣。可棄斫之,火星四射,大懼奔出。父知病益劇,數夜持刀入室將殺兄,誤中嫂。先是,主有遺褲絕輕軟,云拾銳減。乃為二子立析產書,樓閣沃田,盡歸大器。可棄怨怒,楚掠慘棘,幾於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忿恚得疾,食 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棄益肆。年餘

千四百一十二

遂絕。 所分田產略盡 赴郡訟兄。官審知其人,斥逐之。兄弟之好

憂凍餒;不然,兄亦不能填無底壑也。」 行,寸草與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於新婦。能令改行, 交之,曰:「數頃薄田,為若蒙死守之,今悉相付。吾弟無 婚。召至家,除佳宅與居;迎婦入門,以父遺良田, 又逾年可棄二十有三,侯女十五矣。兄憶母言, 欲急為完 悉登籍

侯雖小家女,然固慧麗,可棄雅畏愛之, 限以晷刻,過期則詬厲不與飲食, 可棄以此少斂。年餘生 所言無敢違。 每出

飽?無夫焉,亦可也。」會可棄盜粟出賭, 婦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腴數頃,母子何患不溫 千四百一十三 婦知之,彎弓於

棄已坌息入。 歸也。」使人覘之,已入家門。兄始色動,將奔赴之,而可 決絕不納。 禮焉,冤慚而去。過宿復至, 門以拒之。大懼避去。窺婦入,逡巡亦入。 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床上,覓得廚刀;可 欲止之;兄目禁之。 可棄怒,將往殺婦, **反奔,婦逐斫之,斷幅傷臀,** 兄不語。一 俟其去, 乃曰:「彼固作此態, 實不敢 跪嫂哀泣, 可棄忿起,操戈直出。 血沾襪履。 乞求先容於婦,婦 忿極往訴兄, 婦操刀起 嫂愕然 棄

棄懼,曳戈反走,婦逐出門外始返。兄已得其情,故詰之。

可棄不言,惟向隅泣,目盡腫。兄憐之,親率之去,婦乃內

千四百一十四

此改行為善。婦持籌握算,日致豐盈, 七旬,子孫滿前, 俟兄出, 罰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盆賜之食。自 ,婦猶時捋白須,使膝行焉**。** 可棄仰成而已。後年

不毒哉!然砒、附, 天下之至毒也,茍得其用,瞑眩大瘳,

異史氏曰:「悍妻妒婦,遭之者如疽附於骨,死而後已,豈

孫哉! 非參、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見臟腑,又烏敢以毒藥貽子

三年不返,遍覓不得。後得之臨清勾欄中。家人入,見其南皆登甲榜,而孝廉益佻脫。娶夫人謝,稍稍禁制之。遂亡去,章丘李孝廉善遷,少倜儻不泥,絲竹詞曲之屬皆精之。兩兄 向坐,少姬十數左右侍,蓋皆學音藝而拜門墻者也。 一千四百一十五

富。 成, 所需 者不敢息也。或朋舊相詣, 長繩系榻足, 又耿進士崧生,章丘人。夫人每以績火佐讀:績者不輟, 而估其直;左持籌,右握管;老僕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積致 累笥 吾以改為毈矣,今亦爾耶?」 每恥不及諸姒貴。錮閉三年而孝廉捷。喜曰:「三卵兩 則躡繩, ,悉諸姬所貽。 引其端自欞內出, 縄動鈴響則應之。夫人躬設典肆, 既歸 **輒竊聽之**:論文則淪茗作黍;若 夫人閉置一室, 貫以巨鈴,系諸廚下。 投書滿案。 垂簾納

面較錙銖。人或非笑之,

而不知其銷算良難也。

後為婦翁

始笑迎之。設帳得金悉內獻,絲毫不敢匿。故東主饋遺,

則惡聲逐客矣。每試得平等,不敢入室門;超

等

恆

恣諧謔,

進士,夫人猶呵譴之**。**耿曰:「今一行作吏,何得復爾?」夫 滿。」次日試一臨眺,果拾遺金,恰符缺數,遂償嶽。後成 **積二年餘得若干數。忽夢一人告之曰:「明日登高,金數即** 而心終歉焉,思暗償之。於是每歲館金,皆短其數以報夫人。 曰:「彼雖固親,然舌耕為何也?」追之返而受之。耿不敢爭, 延教內弟。是年游泮,翁謝儀十金,耿受盒返金。夫人知之

九、四十四、鳥語

人曰:「諺云:『水長則船亦高。』即為宰相,

寧便大耶?

一千四百一十七

問故,答曰:「鳥云:『大火難救,

可怕-1」 眾笑之,竟不

因告主人使慎火。

州境有道士,募食鄉村。食已聞鸝鳴

仙。 用諸物, 邑令聞其奇,招之,延為客。時群鴨過,因問之。對曰:「明 俱死也**。**」詢之果生二子,無何並死,其日悉符**。** 妾反唇,令適被喧聒而出也。因留居署中,優禮之。時辨鳥 公內室必相爭也。鴨曰:『罷罷!偏向他-』」令大服,蓋妻 言,多奇中。而道士樸野多肆言,輒無顧忌。令最貪,一切供 十六殤之。』想其家雙生矣。今日為初十,不出五六日,當 道士曰:「我不過知鳥語耳,何仙乎!」適有皂花雀鳴樹 眾問何語。 曰:「雀言:『初六養之,初六養之;十四、 明日果火,延燒數家,始驚其神。好事者追及之,稱 皆折為錢以入之。一日方坐,群鴨復來,令又詰之。

答曰:「今日所言,不與前同,

乃為明公會計耳。」問:「何

千四百一十八

計 ? 答云:「鳥曰:『丟官而去。』」眾愕然失色。令大怒,立逐而 其相譏。道士求去,不許。逾數日宴客,忽聞杜宇。客問之, 未幾令果以墨敗。嗚呼!此仙人儆戒之,惜乎危厲熏心 不之悟也! 曰:「彼云:『蠟燭一百八, 銀朱一千八。』」今慚

齊俗呼蟬曰「稍遷」,其綠色者曰 社生,將赴歲試,忽有蟬落襟上。父喜曰:「稍遷,吉兆也。」 **僮視之**, 曰:「何物稍遷,都了而已。」父子不悅。已而果 「都了」。邑有父子,俱青、

皆被黜。

酒 郭生京都人, 怪其無因, 年二十餘, **嫗笑曰:「無須問。** 儀容修美。 但飲之自有佳境。」遂徑 日薄暮,

四十五、天宮

酷類墳塚**。** 醒, 問之不答,遂與交。交已, 則與一人並枕臥。撫之膚膩如脂 揭尊微嗅, 大驚, 冽香四射, 疑為鬼迷, 以手捫壁,壁皆石,陰陰有土氣, 遂飲之。忽大醉,冥然罔覺。 因問女子:「卿何神也?」女 **麝蘭噴溢,蓋女子也。** 

一千四百二十

黑漆不知昏曉。無何女子來寢,始知夜矣。郭曰:「晝

而去。

久之腹餒,

遂有女僮來,

餉

以面餅、

鴨臛,

使捫

居之。再入一重門,有漏光處,

曰:「我非神,

乃仙耳。此是洞府。與有夙緣,勿相訝,

但耐

可以溲便。」既而女起

於羅刹,一 喜洩,故 必燈燭! 不欲以形色相見。且暗中摸索, 天堂何別於地獄哉!」女笑曰:「為爾俗 夜無燈火, 食炙不知口處; 常常如 妍媸亦當有別, 此, 則姮娥 中人,多言 何

宫, 居數日, 便即為別。」次日忽有小鬟籠燈入,曰:「娘子伺郎久 幽悶異常, 屢請暫歸。 女曰:「來夕當與君一游

燭, 年約二十許, 至一處,堂上垂珠簾,燒巨燭如晝。入, 矣。」從之出。星斗光中,但見樓閣無數。 扶曳入坐。俄頃八珍羅列。女行酒曰:「飲此以送君行。」郭 裙底皆照, 錦袍炫目,頭 誠天人也。 上明珠, **[亂失次,不覺屈膝。女令婢 翹**顫四垂;地下皆設 則美人華妝南向坐, 經幾曲畫廓, 始

千四百二十

女亦寢, 云。 歸亦無妨。」更盡一籌,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之。郭帳,衾褥香軟。使郭就榻坐。飲次,女屢言:「君離家久, 沒齒不二之臣。」女顧婢微笑,便命移席臥室。室中流蘇繡鞠躬曰:「向覿面不識仙人,實所惶悔;如容自贖,願收為 仙人,神志顛倒耳。」女曰:「此是天宮。未明宜早去。」女亦寢,郭乃轉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 處曰:「個男子容貌溫雅,此物何不文也!」 舉置床上,大笑 洞中怏悶, 不言,偽醉眠榻上,抁之不動。女使諸婢扶裸之。 而苦無燈火, 不如早別。」郭曰:「今有人夜得名花,聞 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允給燈火。 千四百二十二 一婢排 甫 漏 如 仍 嫌

懷, 好, 年矣。」 殭矣!勿復多言,」視履端嵌珠如巨菽。 棕氈尺許厚。 遂不敢復問。 即非天上, 點 戲 遂相狎, 問: 曰:「謂我不文者卿耶?」婢笑,以足蹴枕曰: 呼婢籠燭抱衣而送之。入洞, 郭研詰仙人姓氏, 「處子亦知情否?」曰:「妾非處子, 亦異人間。 若必知其確耗, 次夕女果以燭來, 郭解履擁衾, 而呻楚不勝。 及其清貫、尊行。婢曰:「勿問! 婢徘徊不去。 郭問 相就寢食,以此為常。 `: 「年幾何矣?」答云:「十 見丹堊精工, 恐覓死無地矣。」 捉而曳之,婢僕於 郭凝視之, 然荒疏已三 寢處褥革 風致娟 郭

金一斤、珠百顆。三盞既盡,忽已昏醉。 請以厄酒為別。」郭泣下, 期以永好;不意人情乖阻,今將糞除天宮,不能復相容矣。 請得脂澤為愛。女不許, 贈以黃

轉側, 凝思, 略見床欞,始知為己齋中。 暈墮床下。出手摸之, 則錦被囊裹, 時離家已三月,家人謂其 細繩束焉。 起 坐坐

已死。

既醒

覺四體如縛,

糾纏甚密,股不得伸,首不得出。

極

故智也。

仙人烏得如此?雖然,

此亦宜甚秘,洩之,族矣!

香屑為之,因珍藏焉。後某達官聞而詰之,笑曰:「此賈後之

交,莫有測其故者。被置床頭,香盈一室;拆視,

則湖綿雜

知

郭初不敢明言,懼被仙譴,然心疑怪之。竊間以告

懼 有巫常出入貴家,言其樓閣形狀, 攜家亡去。 未幾嚴伏誅, 始歸。 絕似嚴東樓家。 郭聞之大

變而長門;唾壺未幹, 非權奸之淫縱, 異史氏曰:「高閣迷離,香盈繡帳;雛奴蹀躞, 豪勢之驕奢,烏有此哉?顧淫籌 情田鞠為茂草。空床傷意,暗燭銷魂。 履綴明珠 擲,金屋

溫柔鄉中,人疑仙子。傖楚之帷薄固不足羞,而廣田自荒者, 含顰玉臺之前, 凝眸寶幄之內。遂使糟丘臺上, 路入天宮;

亦足戒已!

四十六、喬女

女亦憤不復返,惟以紡織自給。 者。 平原喬生有女黑醜,壑一鼻, 邑有穆生四十餘,妻死,貧不能續,因聘焉。三年生一 未幾穆生卒, 家益索, 大困, 跛一足。年二十五六,無問名 則乞憐其母。母頗不耐之。

辭焉,曰:「饑凍若此,從官人得溫飽,夫寧不願?然殘醜然媒數言,輒不當意。忽見女,大悅之,陰使人風示女。女 有孟生喪偶,遺一子烏頭,裁周歲,以乳哺乏人,急於求配;

益賢之,使媒者函金加幣而悅其母母悅,自詣女所固要之, 千四百二十六

不如人,

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 孟

問之, 咸欲以白刃相仇。 則孟氏田產已盡矣。 林大懼 閉戶不敢復行。女見數日寂無音,

所憑者理耳。 女忿甚, 挺身自詣官。官詰女屬孟何人,女曰:「公宰一邑」 如其言妄, 即至戚無所逃罪;如非妄,則道路 女冤憤無伸,哭訴

與俱歸, 治諸無賴, 或議留女居孟第, 於搢紳之門。某先生聞而義之,代剖於宰。宰按之果真,窮 之人可聽也。」官怒其言戆,呵逐而出。 ,另舍之。凡烏頭日用所需**,** 盡返所取。 撫其孤;女不肯。 輒同嫗啟戶出粟,為之 局其戶, 使媼抱烏頭從

為延師教讀; 己子則使學操作。

營辨;己錙銖無所沾染,抱子食貧,

一如曩昔。

積數年烏

嫗勸使並讀

頭漸長,

第宅,以 棺重,三十人不能舉。 烏頭入泮,又辭欲歸。烏頭不可,捐聘幣,為穆子完婚。女 譴不少貸;稍不悛, 紀理,使其子巡行阡陌,若為傭然。烏頭夫妻有小過, 歸葬!」烏頭諾。 後遺之。 乃析子令歸。烏頭留之不得,陰使人於近村為市恆產百畝而 以自明?」又數年,為烏頭積粟數百石, 夫婦奪其具,女曰:「我母子坐食,心甚不安**。**」遂早暮為之 「烏頭之費, 析令歸。烏頭泣要同居,女從之;然紡績如故。 後女疾求歸。 既卒,陰以金啖穆子,俾合葬於孟。及期: 其所自有;我耗人之財以教己子,此心何 則怫然欲去。夫妻跪道悔詞始止。未幾 '穆子忽僕,七孔血出,自言曰:「不 烏頭不聽。病益篤, 乃聘於名族, 囑曰:「必以我 輒斥 烏頭

肖兒, 異史氏曰: 女子何知, 修治穆墓已, 何得遂賣汝母!」烏頭懼 而奇偉如是?若遇九方皋, 「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為也。 始合厝之。 拜祝之,始愈。 直牡視之矣。」 乃復停數 彼

之, 東海有蛤, 離殼數尺, 獵食既飽乃歸, 饑時浮岸邊, 兩殼開張; 中有小蟹出, 殼始合。 或潛斷其線, 赤線 兩 物 系

四十七、

蛤此名寄生

一千四百三十

皆死。

九、四十八、劉夫人

舉箸亦未嘗食。生惶惑,屢審閥閱。笑曰:「再盡三爵告君 家翁乎!」即設筵,婦側坐,勸酹甚殷,而自己舉杯未嘗飲, 生方皇懼, 失途。入 知。」生如命飲。 廉生者, 亡人獨居荒僻, **子雖異姓,亦三生骨肉也;且至性純篤,** 有雙鬟籠燈, 「廉公子至。」生趨拜。婦喜曰:「公子秀發, 彰德人。 少篤學;然早孤,家甚貧。 一日他出,暮歸 更不暇問其誰何,便求假榻。 有媼來謂曰:「廉公子何之?夜得毋深乎? 日就零落。 ,導一婦人出,年四十餘,舉止大家。媼迎 婦曰:「亡夫劉氏, 雖有兩孫, 客江右, 非鴟鴞即駑駘耳。 故遂靦然相見。 **媼引去,入一大** 遭變遽殞。 何但作富

千四百三十

他煩 纖指以卜之曰:「伍姓者吉。」命僕馬囊金送生出, 試為之,當無不利。」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謀合商侶。 之計,先於謀生。公子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資出,交兌 即贈公子, 螢枯死也。」生辭曰:「少年書癡,恐負重托。」婦曰:「讀 曰:「勿須。但覓一樸愨諳練之僕,為公子服役足矣。」遂輪 八百餘兩。生惶恐固辭, 薄藏數金, 候洗寶裝矣。」又顧僕曰:「此馬調良, 勿須將回。」生歸,夜才四鼓, 欲倩公子持泛江湖, ,婦曰:「妾亦知公子未慣懋遷, 分其贏餘, 僕系馬自去。 亦勝案頭 日:「臘 書

明日多方覓役,果得伍姓,

因厚價招之。

伍老於行旅,

為

往涉荊襄,

歲杪始得歸

計利

人戇拙不茍,資財悉倚付之。

即席, 留守新歲。次日又求稽盤,婦曰:「後無須爾, 朱富》。婦曰:「此先兆也,當得西施作內助矣。」宴罷: 真神人也! 設;婦出, 乃出冊示生, 宜可遠行。今為主價粗設祖帳,以壯行色。」少間伍亦 賜坐堂下。 。生以得伍力多, 歌舞鞺鞳, 甫抵家,婦已遣人將迎, 一南面;堂下設一筵西向。 備極慰勞。 過數日,館穀豐盛,待若子侄。 登志甚悉, 並給僕者亦載其上。 一時鼓鉦鳴聒。女優進呈曲目, 伍亦賜筵外舍, 生納資訖, 於常格外, 即呈簿;婦置不顧。少頃 遂與俱去。 另有饋賞 盡醉方歸。 謂生日: 見堂上華筵已 妾會計久矣。 「明日財星臨 因生無家室, 日堂上設席, 「 へ 陶

盈絀, 與公子,所憑者在福命, 全金付生,曰:「此行不可以歲月計 妾自知之。」生唯唯而退。 所信者在腹心。 非獲巨萬勿歸也。妾 勿勞計算, 遠方之

忘書卷,所與游皆文士;所獲既盈,隱思止之,漸謝任於伍。 往客淮上,進身為鹺賈,逾年利又數倍。 然生嗜讀,操籌不

之, 桃源薛生與最善, 閣人延生入, 掃榻作炊。 適過訪之, 薛一門俱適別業,昏暮無所復 細詰主人起居,蓋是時方訛傳

留, 朝廷欲選良家女, 婚於大姓,猶恐輿馬喧動,為大令所聞, 通媒約, 初更向盡,方將拂榻就寢, 竟以女送諸其家,至有一夕而得兩婦者。 **犒邊庭**, 民間騷動。 忽聞數人排闥入。閹人不知 聞有少年無婦者, 故暫遷於鄉。 薛亦新

舉手, 答云:「無之。」益喜,趨出,即招一少年同入,敬與為禮。 答:「是廉公子,遠客也。」俄而問者已入,袍帽光潔 但聞一人云:「官人既不在家, 即詰邦族。生告之。喜曰:「吾同鄉也。 秉燭者何人? 岳家誰氏?

卒然曰:「實告公子:某慕姓。今夕此來,將送舍妹於薛官 人,至此方知無益。進退維谷之際,適逢公子,寧非數乎!

生以未悉其人,故躊躇不敢應。慕竟不聽其致詞,急呼送女 少間二媼扶女郎入,坐生榻上。睨之年十五六,佳妙無 始整巾向慕展謝;又囑闍人行沽,略盡款洽。

兩孫,不知家況何似。」生 『先世彰德人;母族亦世家,今陵夷矣。 千四百三十五 ·問: 「伊誰?」曰:「外祖劉

遠 ; 暉若 郡, 卿, 亦文學士, 每欲扶兩櫬歸葬故里,以資斧未辦, 又最少, 聞在郡北三十里。」生曰:「僕郡城東南人,去北 未審是否?然貧矣!」 無多交知。 郡中此姓最繁, 慕曰:「某祖墓尚 姑猶遲遲。 止知郡北有 **。**今妹子 劉 數

桃源, 行辭去。 從去, 趨入城, 同二慕啟岳父母骸骨, 生卻僕移燈,琴瑟之愛, ,計益決矣。」生聞之,銳然自任。二慕俱喜**。** 除別院館生。生詣淮, 兩家細: 交盤已, 不可勝言。次日薛已知之, 小, 載與俱歸。入門安 留伍居肆, 酒

置已,

**囊金詣主。前僕已候於途。** 

從

去,

婦逆見,色喜曰:「陶朱公載得西子來矣!前日為客,

倍益親愛。

生服其先知

千四百三十六

今日吾甥婿也。」置酒迎塵

既歸, 來最稔。生頗道其經商之由 卿, 生以過多, 作薪;孫子去此頗遠, 案上,瓜分為五;自取其二,曰:「吾無用處, 而金止收其半, 回視第宅, :「夫人與岳母遠近?」婦云:「勿問,久自知之。」乃堆金 飲博無賴, 贖墓田一 辭不受。 凄然日: 則為墟墓。始悟婦即妻之外祖母也。 皆貧。兄弟詣生申謝,生悉頃,封植偉麗。劉有二孫, 婦強納之。送生出, 門戶蕭條, 玉卿竊意塚中多金,夜合博徒 「吾家零落, 煩公子一營辦之。」生諾 揮涕而返。 生疑怪間, 生悉厚贈之。由此往一孫,長即荊卿;次玉 宅中喬木被人伐 聊貽長孫。」

被發,

以告荊卿。

詣同驗之,

入壙,見案上累累,前所分金

千四百三十七

數輩

發墓搜之,

剖棺露胔,

竟無少獲,

失望而散。

生

荊卿乃囊運而歸,告諸邑宰,訪緝甚嚴。 荊 卿欲與生共取之。生曰:「夫人原留此以待兄也。」

亦鬼也。是夜止失金釧一枚而已。先是盜執生妻,悅其美,之。賊驚遁。共至其處,則金委路側,馬已成灰燼。始知馬立,而終不足供其賭博。一夜盜入生家,執索金資。生所藏之,而終不足供其賭博。一夜盜入生家,執索金資。生所藏治以極刑,荊卿代哀,僅得賒死。墓內外兩家並力營繕,較後一人賣墳中玉簪,獲之,窮訊其黨,始知玉卿為首。宰將

將欲淫。一盜帶面具,力呵止之,聲似玉卿。盜釋生妻,但

「貧」。 登賢書, 謀, 為捕役所獲, 脫腕釧而去。 欲為賄脫, 如玉卿者,可以鑒矣! 數世皆素封焉。 詰其黨,果有玉卿。宰怒, 謀未成而玉卿已死。生獄時恤其妻子。 嗚呼!「貪」字之點畫形象甚近乎 然心竊德之。 備極五毒。兄與生 後盜以釧質賭 生後

生以是疑玉卿,

四十九、 陵縣狐

陵縣李太史家,每見瓶鼎古玩之物,

兩僕近窺, 則一狐臥櫝上, 千四百三十九 光自兩眸出, 齋扉,

,天明復然。心知其異,

暗覘之。

一夜光明滿室,

晶瑩四射。

疑廝僕所為,

輒怒譴之。僕輩稱冤,

而亦不知其由,

乃嚴!

移列案邊,

勢危將墮。

盗。

殺;覆 視則四足皆無骨, 以柳器, 狐不能出 隨手搖搖若帶垂焉。 戴器而走。 太史念其通靈,不 乃數其罪而放之, 忍

其遁

急入捉之。

狐嚙腕肉欲脫

僕持益堅,

因共縛之。

十、一、王貨郎

時 大死已久,二

濟南業酒

人某翁

遣子小二如齊河索貰價。

出西門,

一驚問:

「哥那得來?」答云:「冥府

阿

疑案, 須弟一證之。」二作色怨訕。大指後一人如皂狀者,

千四百四十

問:「所事何如矣?」一人曰:「勿須復入,結矣。」皂乃釋 夜狂奔,至泰山下。忽見官衙,方將並入,見群眾紛出。 曰:「官役在此,我豈自由耶!」 但引手招之,不覺從去,

令歸**。**大憂弟無資斧**。**皂思良久,即引二去,走二三十里, 人村至一家簷下,囑云:「如有人出,便使相送;如其不肯,

便道王貨郎言之矣。」遂去。二冥然而殭。 既曉第主出,

送,主人難之,二如皂言。主人驚絕,急雇騎送之歸。 死門外大駭。守移時微蘇,扶入餌之,始言里居,即求資 償之

不受,

問其故亦不言, 別而去,

千四百四十

十、二、疲龍

州王侍御出使琉球。

舟行海中,忽自雲際墮一巨

龍

激

俄至一 又一 龍也。」王懸敕於上。焚香共祝之,移時悠然遂逝。舟方行, 喪。 高數丈。 有蜿蜒者,鱗鬣爪牙, 能墮如前狀。 日凡三四。 又逾日, 舟人命多備白米, 「去清水潭不遠矣。 闔舟大恐,停橈不敢少動。舟人曰:「此天上行雨之疲 不惟不敢窺, 一處,水清澈底。 龍半浮半沉, 並不能動。 仰其首,以舟承頷;睛半含, 下有群龍, 如有所見, 歷 惟舟人握米自撒。 歷可數。 五色, 但糝米於水, 眾神魂俱喪, 如盆如甕 久則見海波 寂無嘩。」 嗒然若 條條盡 閉息

千四百四十二

深黑 白米類蛆, 始有呻者。 ,故龍見輒伏, 因問擲米之故,答曰: 舟行其上, 可無害也。」 「龍畏蛆,恐入其

生,咸陽僦寓者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 長安士人賈子龍, 偶過鄰巷, 見一客風度灑如, 適值其出;凡 問之則真 搜

十、三、真生

善飲, 謁皆不遇。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後過之,真走避不出;賈 注杯酒其中, 之始出。 之,堅求其術。 真曰:「我不願相見者, 能雅謔, 促膝傾談,大相知悅。 盎然已滿;以小盞挹取入壺,並無少減。 ,樂甚。酒欲盡,真搜篋出飲器,玉卮無當. 一千四百四十三 賈就逆旅, 遣僮行沽。 真又 君無他短, 但貪心未 賈

忘。 覺之,曰:「子真喪心,不可處也!」遂辭別, 真曰:「我言君貪,如何, 其醉睡, 刻化為白金, 間萌奢想者徒以貧耳! 每值乏窘,真輒出黑石一 此乃仙家隱術 竊石而要之。 ,便以贈生;僅足所用, 何能相授。」 日飲既臥, 一笑而散。 如何!」賈思明告必不可得, 塊, 吹咒其上,以磨瓦礫, 賈曰:「冤哉!我何貪? 由此往來無間, 未嘗贏餘。 賈潛起, 搜諸衣底。真 移居而去。 賈每求益, 形骸盡 將乘

醉後失去,隱卜當在君所。

如有還帶之恩,不敢忘報。

所見,

乃仙人點金石也。

。曩從抱真子游,

彼憐我介,以此相

後年餘,賈游河干,見一石瑩潔,

絕類真生物。拾之,珍藏若

賈慰問之,真曰:「

過數日真忽至,

眺然若有所失。

賈笑曰: 莫如鮑叔, 自仙人,豈不知賈某寧失信於朋友者乎!」直授其訣。 但授我口訣, 「僕生平不敢欺友朋, 君且奈何?」真請以百金為贈。賈曰:「百金非少, 親試之無憾矣。」真恐其寡信。賈曰:「君 誠如所卜。 但知管仲之貧者 賈顧

如此, 真變色欲與爭, 置砧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真乃聽之。賈不磨磚而磨砧; 砌石上有巨石,將試之。真掣其肘,不聽前。賈乃俯掬半磚 ,復何言。然妄以福祿加人,必遭天譴。 而砧已化為渾金。 反石於真。 真嘆曰:「業 如逭我罪, 施

欲窖藏之也。

絮衣百領,肯之乎?」賈曰:「僕所欲得錢者,

原非

君尚視我為守錢虜耶?」真喜而去。

以功德消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真:「系天上何曹?] 信義人也!別後被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幸 曰:「我乃有道之狐耳。出身綦微。不堪孽累,故生平自愛, 得金,且施且賈,不三年施數已滿。真忽至,握手曰:「君

一毫不敢妄作。」賈為設酒,遂與歡飲如初。賈至九十餘,狐

長山某賣解砒藥, 一日以株連被逮。妻弟餉獄食,隱置砒霜。坐待食已乃告之, 即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秘其方,不傳人。

猶時至其家。

色薛荔爪為末, 清水一盞,將來!」妻弟如言。覓至,某已 千四百四十六

不信。少頃腹中潰動,

始大驚,罵曰:「畜生!速向城中物

石也。 **嘔瀉欲死**, 急服之,立刻而愈。 其方始傳。 此亦猶狐之秘其

布商某至青州境, 在側曰:「今如有善信,暫起山門,亦佛面之光。」客慨然自 偶入廢寺, 見其院宇零落, 嘆悼不已。

布商

悉以授僧。欲出,僧止之曰:「君竭資實非所願, 任。 於我乎?不如先之。」遂握刀相向。客哀求切, 修;客辭不能。僧固強之, 僧喜,邀入方丈, 款待殷勤。僧又舉內外殿閣,並請裝 詞色悍怒。客懼, 請傾囊倒裝, 不聽。 得毋甘心 請

許之。 逼置暗室,

且迫促之。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

客重募修廟宇,從此香火大盛。 女子所在,實為烏有,蓋神佛現化也。殺僧,財物仍以歸客。 斬關入, 則見客縊梁上。 救之,復蘇, 。趙孝廉豐原言之最悉。 詰得其情。又械問僧

得。

至暗室所,

嚴扃雙扉, 僧不肯開,

托有妖異。

將軍怒,

遍搜不

自缺墻外望見一

紅裳女子入僧舍,疑之。下馬入寺,

五、彭二掙

雖偏重不得墮。 欲出之,而囊口縫紉甚密;以刀斷線, 空

|蹇隨行,但聞號救甚急,

細聽則在被囊中。近視囊內累然

始見

禹城韓公甫言:與邑人彭二掙並行於途,忽回首不見之,惟

(臥其中, 乃狐之所為也。 出而問之, 亦不自知其何以入。 蓋其家有狐為

何仙

或云是呂祖所跨鶴雲。 長 山王公子瑞亭, 能以乩卜。 每降, 乩神自稱何仙, 輒與人論文作詩。 乃純陽弟子, 李太史質

休咎。 君師事之,丹黃課藝, 故文學士多皈依之。 朱文宗案臨濟南, 理 試後, | 緒明切;太史揣摹成, 每為人決疑難事, 諸友請決第等。 多憑理,不甚言 何仙索試藝 何仙力居多

悉月旦之。 有樂陵李忭,

乃好學深思之士,

其相好友在座,

千四百四十九

數適不相符, 李生,據文為斷。 豈文宗不論文耶?諸公少待,試往探之。」少 然此生運氣大晦,應犯夏楚。異哉!文與 乩批云:「一等。」 少間 又批云:「適

頃,

又書云:

「適至提學署中,見文宗公事旁午,所焦慮者

殊不在文也。 前生全無根氣,大半餓鬼道中游魂,乞食於四方者也。曾在 切付幕客,客六七人,粟生、例監都在其中,

地異色,無正明也。中有一二為人身所化者,閱卷分曹,恐黑暗獄中八百年,損其目之精氣,如人久在洞中,乍出則天 共曉, 个能適相值耳**。**」眾問挽回之術,書云:「其術至實,人所 且訴以兆。太史贊其文,為解其惑。李心益壯,乩語不 何必問?」眾會其意以告李。李懼, 以文質孫太史子

疵 復置懷。 摘。 評云:「石門公祖素有文名,必不悠謬至此。 案發, 竟居四等。太史大駭, 取其文復閱之, 此必幕 殊無

不識句讀者所為。」於是眾益服何仙之神,共焚香

中醉漢,

祝謝之。 寫試卷, 亦聞 懸牌特慰之。 益暴之, 乩又批云:「李生勿以暫時之屈, 明歲可得優等。」李如言布之。久而署中 科試果列前名,其靈應如此。 **)遂懷慚怍。** 當多

床也。」 異 史氏曰:「幕中多此輩客, 千四百五十 無怪京中醜婦巷中, 至夕無閑

絕。 横行!」因作表上玉帝,內微訴關帝之不職。久之,忽聞空 股肉幾脫。少間,有黑面將軍獲一狐至,牽之而去, 為汝家驅狐耶?若稟訴不行,咎怨何辭矣。」即令杖牛二十, 中喊嘶聲,則關帝也。怒叱曰:「書生何得無禮!我豈專掌 可忍也, 曰:「我生平所畏惟牛同人而已**。**」游擊亦不知牛何里, **〔前缺〕 牛過父室, 則翁臥床上未醒, 以此知為狐。 怒曰: 「狐** 後三年,濟南游擊女為狐所惑,百術不能遣。 胡敗我倫!關聖號為「伏魔」,今何在, 而任此類 狐語 其 怪 遂 無可

牛同人

物色。

適提學按臨,牛赴試,在省偶被營兵迕辱,忿訴游擊

不勝驚喜, 傴僂甚恭。立捉兵至,

游擊一聞其名,

千四百五十二

竄。 責盡法。已,乃實告以情,牛不得已,為之呈告關帝。俄頃, 見金甲神降於其家。 旋出自投階下。 狐方在室, 神言:「前帝不忍誅,今再犯不赦矣! 顔猝變, 現形如犬, 繞屋嗥

縶系馬頸而去。

神女

米生, 開壽筵者, 閩 然門庭殊清寂。 偶入郡, 飲醉過市, 醉中雅愛笙歌, 聞高門中有簫聲。 因就街頭寫 詢 知 為 晚

生刺, 屬, 非。」人又云:「此流寓於此,不審何官 又將何求?」生悔之,而刺已投矣。 封祝壽儀投焉。人問:「君系此翁何親?」米云:「並 千四百五十三 甚屬驕倨。

年起, 向坐, 禮, 設琉璃屏,以幛內眷。 生覺憊甚, 亦受。頃刻四顧,主客盡釂,生不得已亦強盡之。少年復斟; 生遜謝。 詞曰:「家君衰邁, 未幾兩少年出迎, 人以冷水灑面, 叟亦杖而起。 生久立,待與周旋, 叟殊不離席。 東西列數筵,客六七人,皆似貴胄;見生至,俱起為 各以巨杯勸客, 遂增一 起而告退。少年強挽其裾。生大醉逖地,但覺有 ,恍然若寤。 一筵於上,與叟接席。未幾女樂作於下。座後 華裳炫目, 起拜良難,予兄弟代謝高賢之枉駕也。」 鼓吹大作,座客無嘩。筵將終, 杯可容三斗;生有難色, 起視, 豐採都雅, 賓客盡散, 揖生入。見一叟南 惟一少年捉臂 然見客受, 兩少年致 兩少

送之,

遂別而歸。

後再過其門,

則已遷去矣。

官。 家中 識。 問 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 餘直指巡方, 以謀殺論死, 夜死於途。 郡 。 先生上壽時,我方在墀下,故識之也。」 日暮飲散。 歸 「何相識?」 田產蕩盡, 諸曰:「予出入其門最稔。翁, 偶適市 鮑父不識諸, 備歷械梏 廉知其冤,釋之。 衣巾革褫, 曰:「前日上壽者, 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並不識 ;以諸未獲, 執名訟生。 問其人, 冀其可以辨復,於是攜囊入郡 君識之否?」生曰:「不 傅姓, 乃諸姓, 市中磨鏡者也。 檢得鮑莊體有重傷, 罪無申證,頌系之。 不知其何籍、 • 姑從之入: 鮑 何

停輿,

車中命一青衣問生:「君非米姓乎?」生曰:「諾。

千四百五十五

' 遙見小車來,二青衣夾隨之。

既過忽命

將暮,休憩路側。

過歲赴郡應試, 貨花,遂歸依於兄嫂,幸兄賢,為之經紀,貧不廢讀。 拜, 非凡物也。珍藏而行。至郡投狀,上下勒索甚苦;生又不忍 乃絕代佳人也。謂生曰:「君不幸得無妄之禍,甚為太息。今 向車中語;復返,請生至車前。車中以纖手搴簾,微睨之, 來,內一女郎, 日學使署非白手可以出入者,途中無可為贈,……」乃於髻 |摘珠花一朵授生,曰:「此物可鬻百金,請緘藏之。」生下 : 「何貧窶若此?」 生告以故。 欲問官閥, 車發已遠, 不解何人。執花懸想, 上綴明珠, 即向年車中人也。見生停驂,問:「何往?」生 誤入深山。時值清明,游人甚眾。有數女騎 問:「安往?」又告之。青衣

具對。 女驚曰:「君衣頂尚未復耶?」 生慘然出珠花,曰:「不

千四百五十六

各道間 去。生得金,終不屑夤緣。旋入邑庠第一。乃以金授兄;兄繪一小像,焚香供之,足矣。」婢不顧,委金於地,上馬而子惠我多矣!自公掇芹不難,重賜所不敢受。但告以姓名, 甚厚。然生素清鯁,雖屬通家,不肯少有幹謁。 款段而去。久之一婢馳馬來,以裹物授生,曰:「娘子說:如 善行運,三年舊業盡復。適有巡撫於閩者乃生祖門人,優恤 今學使之門如市,贈白金二百,為進取之資。」 生辭曰:「娘 一日有客裘馬至門,家人不識。生出視,則傅公子也。揖 棄此, **「闊。治具相款,肴酒既陳,公子起而請間;相將入內,** ,故未復也。」女郎暈紅上頰,囑云:「且坐待路隅。」

公子拜伏於地。

生驚問故,

則愴然曰:「家君適罹大禍,

千四百五十七

子, 子, 慘然. 起,去。 求人者常畏人。 馳馬去。 娘子親見一言, 有今日。 越 即娘子胞兄也。」生聞之竊喜, 青衣曰: 飲之知交耳, 平從不為也。」公子伏地哀泣。 日方獨坐, 向壁而哭, 不出 更半復返, 但有驅策, 「君忘珠花耶?」生曰:「不敢忘。」曰 ,有青衣人入,視之即山中贈金者。 則油鼎可蹈耳;不然, 中夜奔波, 扣扉入曰: 敢 何遂以喪節強人!」公子大慚 不惟命! 語。 力辭 生平何解此苦, 生拜曰: 「娘子來矣。」言未幾, 女曰:「受人求者常驕 偽曰:「此難相信**。** 生厲色曰: 「渠雖世誼 不敢奉命。」青衣乃 「小生非娘子, 只以畏人故耳, 起 「昨公 與公 若得 無以 郎

千四百五十八

許。生以厚金賂其心腹,諾之,而未得其便。乃歸,青衣候生歸,悚懼不已。乃假驅祟言於巡撫。巡撫以事近巫盅,不 **黃紙一幅為妾求之。」言已,車發遂去。** 將達帝庭;非本地都人官印信不可解也。君如不忘舊義,以 君:妾非人,乃神女也。家君為南岳都理司,偶失禮於地官 要遮之。青衣亦為緩頰,女意稍解,就車中謂生曰:「實告 矣!予過分!」忿然而出,登車欲去。生追出謝過,長跪而 怒曰:「子誠敝人也!不念疇昔之義,而欲乘人之厄。予過 難耳。使卿夙夜蒙露,吾知罪矣!」因挽其祛。隱抑搔之。女

生具告之,默然遂去,意似怨其不忠。生追送之曰:「歸

一千四百五十九

亦復何言!」生慰之曰:「小生所以不遽諾者,

恐過此一見為

家翁耳;什襲而甘貧賤何為乎?娘子神人,小生何敢他望 者,為令妹之惠我無私耳;不然,即萬金豈足以易名節哉! 數日,傅公子登堂申謝,納黃金百兩。生作色曰:「所以然 貧賤乞食所不忍鬻者,今仍為主人棄之矣!」因告以情。 為生嵌之。 衣奉女郎命,進明珠百顆,曰:「此足以償珠花否耶?」生 再強之,生色益厲。公子慚退,曰:「此事殊未了!」 翼日青 所出。適院署有寵妾購珠,生乃以珠花獻之。姬大悅, **曰:「重花者非貴珠也。設當日贈我萬鎰之寶,直須賣作富** 曰:「黃金拋置,我都不惜:寄語娘子:珠花須要償也**。**」逾 ·娘子:如事不諧,我以身命殉之!」歸而終夜思維 懷歸,青衣適至。笑曰:「幸不辱命。然數年來

千四百六十

後卻之。 得報洪恩於萬 死無憾矣!」 青衣置珠案間 生朝拜

婚姻, 君 調, 越數日公子又至。生命治酒。公子使從人入廚下,自行烹 有愧裙釵多矣。家君感大德, 相對縱飲,歡若一家。有客饋苦糯,公子飲而美, 恐以幽明見嫌也。」生喜出非常,不知所對。公子辭 面頰微赬。乃謂生曰:「君貞介士,愚兄弟不能早 無以相報, 欲以妹子附 引盡 為 知

後,

女自兄嫂以及僕婦,皆有饋賞。

又最賢,

事嫂如姑。

年不育,

勸納妾,

期也,

可備青廬。」次夕果送女郎至,

出

曰:「明夜七月初九,

新月鉤辰,

' 天孫有少女下嫁,

一切無異常人。三

婢贈博士。生見而笑。女問故,以實告。女曰:「黠哉婢乎! 因其慧益憐愛之;然博士益恭,昧爽時必薰沐以朝。 而未敢言, 無人處焚香以求,彼當自知。」女郎繡襪精工,博士愛之 乃即閨中焚香祝之。女早起,忽檢篋中出襪,遣

生病,女置材,倍加寬大。及死,女不哭;男女他適, 後博士一舉兩男,兩人分字之。生年八十,女貌猶如處子。 人材中死矣。因合葬之。至今傳為「大材塚」云。

異史氏曰:「女則神矣,博士而能知之,是遵何術歟?乃知 人之慧,固有靈於神者矣! 一千四百六十三

無嗣; 晏仲, 嫂亦繼亡。仲痛悼之,每思生二子, 陝西延安人。 與兄伯同居, 友愛敦篤。伯三十而 則以一繼兄後。

湘裙

甫舉一 遇故窗友梁生,握手殷殷, 村有貨婢者, 男, 而仲妻又死。 仲往相之, 略不稱意, 仲恐繼室不恤其子, 將購 邀至其家。竟忘其已死,隨之 被友人留酌醉歸。途中 一 妾 。

酒, 其兄。 去。 晏。」 仲驚, 見一婦人控驢 入其門, 又告竭, 心惻然動,急委綴之,便問:「意子何姓?」童曰:「姓 又問其父名。 並非舊第, 囑仲坐待, 而過,有八九歲童子隨之,其面目神色, 千四百六十四 挈瓶往沽。 疑而問之。 曰:「不知。」敘問間 仲出立門外以俟之。忽 曰:「新移於此。」入謀 絕

温出窺, 則其嫂也。 仲執童子曰:「汝父在家否?」童入 訝叔何來。 仲大悲, 隨之而入。見廬落 問

歸, 亦不甚懼。 所見者阿小。」坐久酒漸醒,始悟所見皆鬼。然以兄弟情切, 人?曰:「此汝兄妾甘氏,生兩男矣。長阿大赴市未返;汝 頓, 云:「李家負欠不還,反與父鬧。」仲聞之, 問:「兄何在?」嫂曰:「責負未歸。」 嫂治酒飯。仲急欲見兄,促阿小覓之。 問:「騎驢者 與阿小奔 良久哭而 急救

兄起, 見兩人方捽兄地上。 兄亦泣。 既歸, 敵已俱奔。追捉一人,捶楚無算,始起。 年約十六七。伯呼阿大,令拜叔。 舉家慰問,乃具酒食, 仲怒, 奮拳直入, 當者盡踣。 仲挽之,哭向兄 執兄手, 頓

歷春及夏,骨肉更生,可以娶妻育子;但恐不壽耳。」 勿嬌慣,宣啖以血肉,驅向日中曝之,午過乃已。六七歲兒, 仲念鬼雖非人,慰情亦勝無也,因為解顏。伯曰:「從去但 肘下,眷戀不去。仲撫之, 言間有少女在門外窺聽, 亦淒惻。 「大哥地下有兩子, 嫂曰:「遣阿小從叔去,亦得。」阿小聞言,依叔 而墳墓不掃;弟又無妻子, 意致溫婉。 問:「汝樂從否?」答云:「樂從。 仲疑為兄女, 奈何? 因問兄。

既而伯起,

設榻於齋,止弟宿。

仲本不欲留

意戀湘裙,

千四百六十六

兄曰:「此名湘裙,吾妾妹也。

孤而無歸,

寄食十年矣。」

?:「已字否?」伯曰:「尚未**。** 

近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

外小語曰:「我不嫁田家牧牛子。」仲頗心動,未便明言。

仲問 慧而解意,愈愛慕之;且能撫阿小,欲得之心更堅,輾轉床 探兄意, 森然冷坐。思得小飲, 「與湘姨同榻耳。」阿小俟叔步眠,乃掩門去。仲念湘裙 仲問:「爹娘睡乎?」曰:「睡已久矣。「汝寢何所?」 「誰為?」答曰:「湘姨。」酒將盡,又以灰覆盆火置 遂別兄就寢。 俄見阿小推扉入, 以杯羹斗酒置案上。 時 `方初春,天氣尚寒,齋中夙無煙火,

早起, 裙亦佳。 利 非一瓢一 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何害?」伯會意, 告兄曰: 但以巨針刺人迎, 血出不止者, 便可為生人妻, 擔者, 物色當自有人**。** 「弟子然無偶, 願大哥留意。」伯曰:「吾家 地下即有佳麗, 恐於弟無所

千四百六十七

何

頭,

終夜不寐。

既歸 羞 代慮耶?」妾聞之怒,趨近湘裙,以指刺眶而罵曰:「淫婢不 外, 不已, 姑去;阿小勿使復來, 死, 得草草。」仲曰:「得湘裙撫阿小, ! 欲從阿叔奔走耶?我定不如其願!」湘裙愧憤, 舉家騰沸。仲乃大慚, 遇湘裙急捉其腕, 嫂釋手而笑, 偽增其年, 嫂曰:「試捉湘裙強刺驗之,不可乃已。」遂握針出 托言兄賣婢之遺腹子。 反告伯曰:「渠作有意喬才久矣, 則血痕猶濕。 恐損其生氣也。」仲曰:「諾。」 別兄嫂,率阿小而出。兄曰:「弟 亦得。」伯但搖首。 蓋聞伯言時, 眾以其貌酷肖,亦 已自試之 尚為之 哭欲覓 仲

信為伯遺體。

仲教之讀,

輒遣抱書就日中誦之。 初以為苦

久而漸安。六月中,

幾案灼人,而兒戲且讀,

殊無少怨。兒

千四百六十八

忘湘裙, 甚慧 日盡半卷,夜與叔抵足, 故不復作 「燕樓」想矣。 恆背誦之。叔甚慰。又以不

辱之。 後, 晚, 則甘氏已去。湘裙卸妝入廚下,刀砧盈耳矣。俄而肴胾羅, 烹飪得宜。客去, 日雙煤來為阿小議姻,中饋無人, 心甚歡悅。肅嫂坐;具述有客在堂,乃趨出。少間復入: 女仍欲與阿小共宿。 因置女別室,惟晚間杯酒一往歡會而已。 叔如此表表而不相從,更欲從何人者?」見湘裙立其 「阿叔勿怪,吾送湘裙至矣。 仲入, 見凝妝坐室中,遂與交拜成禮。 仲曰:「我欲以陽氣溫之, 不可離 緣婢子不識羞, 心甚躁急。忽甘嫂自 湘裙撫前子 我故 列

如己出,

仲益賢之。

作書, 簾動鉤鳴, 談;數盞後, 扶坐床頭, 為所惑。」 仲諾之。 遂裂紙作數畫若符,於門外焚之。 少時 修飾耳。 仙忽起搴簾而出;湘裙從之,仲亦從之。 葳靈仙握仲趨入他 刻可致。 飛。 夕夫妻款洽, 目前唯礙湘裙;湘裙又故防之,頃刻不離於側。 既而擲管曰: 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激蕩也。 但此等人, 酌酒相敘間闊。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縱 吃吃作笑聲。女起曳入,高髻雲翹,殆類畫圖。 惟鄰女葳靈仙, 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衣。仲心迷亂, 仲戲問:「陰世有佳人否?」女思良久,答 「不可,不可!」強之再四,乃曰:「勿 未可招惹。」仲急欲一見。女把筆似欲 群以為美;顧貌亦猶人, 如欲見之, 要善 魄

千四百七十

之,而亦不能卻也。月餘仲病不能起,始大悔, 湘裙泣曰:「吾何以見吾姊乎!」 杖逐之,鬼忿與爭,湘裙荏弱,手足皆為所傷。仲濅以沉困。 傲不為禮;仙竟與仲相將而去。如此數夕。女望其來則詬辱 疑其妒,不樂而散。次夕葳靈仙不召自來。 既而仲入,湘裙責之曰:「不聽我言,後恐卻之不得耳。」仲 又數日仲冥然遂死。初見二隸執牒入,不覺從去。 寢處,冀可避之;晝夜之防稍懈, 湘裙甚恨,然而無可如何, 憤憤歸室, 則人鬼已在陽臺。湘裙操 湘裙甚厭見之, 聽其所為而已。 喚湘裙與共 至途患無

資斧,

邀隸便道過兄所。兄見之,

作?」仲曰:「無他,

千四百七十

但有鬼病耳。」實告之。兄曰:「是矣。\_

驚駭失色,

:「弟近何

**罵曰:「淫婢!生為蕩婦,死為賤鬼,不齒群眾久矣;又祟** 伯 地哀懇。伯又責嫗縱女宣淫,呵詈移時,始令與女俱去。 裙欲出作黍, 慚懼啜泣,望伯伏謝。 伯顧阿小喜曰:「兒居然生人矣!」 湘 吾弟,反欲促吾弟死耶!設非名分之嫌,便當撻楚!] 湘 適間之已死也。伯責湘裙曰:「我與若姊謂汝賢能,故使從 吾弟耶!」立批之,雲鬢蓬飛, 便告以故。乃令甘氏隔壁喚葳靈仙。俄至見仲欲遁,伯揪返 乃出白金一裹, 乃送仲出, 我使豚子從去, 或無不諧。」 便喚阿大陪隸飲。 返身入家, 飄忽間已抵家門,直至臥室,豁然若寤,始知 伯曰:「弟事未辦, 謂隸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 妖容頓減。久之一嫗來,伏 我不遑暇。」 阿小年十三,

千四百七十二

漸 來耳。」轉身便逝,從此不復相聞問矣。 知戀父;見父出,零涕從之。伯曰:「從叔最樂,我行復

殁。 先驅狐貍於地下可乎?」盛妝上床而歿。仲亦不哀,半年亦 後阿小娶婦,生一子,亦三十而卒。仲撫其孤如侄生時。仲 八十,其子二十餘矣,乃析之。湘裙無出。一日謂仲曰:「我

天寧有此數乎?地下生子,願承前業者想亦不少;恐承絕 也。 異史氏曰:「天下之友愛如仲幾人哉!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 產之賢兄賢弟,不肯收恤耳!j 陽絕陰嗣, 此皆不忍死兄之誠心所格; 在人無此理,

千四百七十三

南某, 能記前生三世。 一世為令尹, 聞場入簾。

於唐被黜落,憤懣而卒,至陰司執卷訟之。此狀一 病死者以千萬計,推興為首, 王問曰:「爾既衡文,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某辨曰:「上 聚散成群。 某被攝去對質。 投, 其 有名十

有總裁, 而房官不薦,吾何由見之?」 閻羅即述某言。主司曰:「某不過總其大成;雖有佳章, 某不過奉行之耳。」閻羅即發一簽,往拘主司。 閻羅曰:「此不得相諉, 其 失

千四百七十四

以為不識文字之報。」閻羅不肯,

眾呼益厲。

其雙睛,

萬聲鳴和。

閻羅問故,

興抗言曰:「笞罪太輕,

是必掘

興不滿志, 戛然大號; 兩墀諸

一也,

例合答。」方將施刑,

羅 興先生, 始大快, 遲之三十年興方至,面質之。 某受剖已, 斬之。某至陰司投狀訟興。 非賊,冀可辯釋。 入盜中。有兵巡道往平賊, 曰:「吾合休矣!」既而俘者盡釋,惟某後至,不容置辨, 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劙胸, 「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見鄙耳。」 怨氣都消矣。」哄然而散。 皆曰:「吾輩抑鬱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氣者;今得 押投陝西為庶人子。年二十餘, 及見堂上官亦年二十餘, 俘擄其眾,某亦在中。心猶自揣 閻羅不即拘, 興以草菅人命罰作畜。稽某所 罛 兩人瀝血鳴嘶。 待其祿盡。 值土寇大作, 細視則興也。 又請剖其心。 罛

曾撻其父母, 其罪維均。

某恐後世再報,

請為大畜。

千四百七十五

魃之。 之。 適有客自南攜金毛犬來, 羅 判為大犬, 小犬咬其喉下, 興為小犬。 系綴如鈴。 某生於順天府市肆中。 一 八如貍。 大犬擺撲嗥竄, 某視之, 興也。 心易其-日臥街頭 市人解之

不得。

兩犬俱斃

為若解之。」乃判與來世為某婿。 並至陰司, 互有爭論。 閻羅曰:「冤冤相報, 某生慶雲,二十八舉於鄉。 何時可已?今 值學

及完娶, 問其家適無偶,遂訂姻好。人皆謂憐才, 使發落諸生, 生一女, 嫻靜娟好, 相得甚歡。 ,其第一卷李生;即興也。 世族爭委禽焉;皆不許。 然婿恃才輒侮翁, 千四百七十六 遂挽至旅舍優待之。 恆隔歲不一至其門。 而不知其有夙因也。 過臨郡,

連捷。 異史氏曰:「 翁亦耐之。後婿中歲淹蹇, 調停固善;然墀下千萬眾, 從此和好如父子焉。 被黜而三世不解, 如此紛紛, 苦不得售, 怨毒之甚至此哉!閻羅之 毋亦天下之愛婿, 皆 翁為百計營謀 始得

弟子。 之曰:「虔奉此書,衣食佳麗皆有之。」問其姓名,曰:「吾 冥中之悲鳴號動者耶? 石太璞, 十、十一、長亭 啟牙簽, 出二卷, 上卷驅狐, 下卷驅鬼, 泰山人,好厭禳之術。 有道士遇之, 喜其慧, 乃以下卷授 納

為

千四百七十七

於符籙 日有叟來自稱翁姓, 城北村玄帝觀 委贄者接踵於門。 王赤城也。」 **炫陳幣帛,謂其女鬼病已殆,** 留數日, 盡傳其訣。 必求親

家, 計 廊舍華好。入室,見少女臥縠幛中,婢以鉤掛帳。 **石聞病危**, 辭不受贄, 姑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

年十四五許,支綴於床,形容已槁。近臨之,忽開目云:「良

狀。 醫至矣。」 舉家皆喜, 餘所敢知矣。」叟曰:「必非必非。」石授以符, 夜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是主人眷屬,起而問之。 意其為鬼。」石曰:「其鬼也驅之不難;恐其是狐 叟曰:「白晝見少年來, 謂其不語已數日矣。 石乃出, 與共寢處, 捉之已杳;少間復 是夕宿於其 因詰病 則

爾時我當自去。」石諾之。是夜少年不復至,女頓醒。天明, 艷 尤絕。 陰騭無傷, 「我鬼也。 敬留全壁,以待高賢。彼如許字,方可為之施治: 翁家盡狐。 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也?女之姊長亭,光 偶悅其女紅亭, 姑止焉。鬼為狐

麗 叟喜告石 如天人, 心知其長亭也。診已,索水灑幛。 清石入視。 石焚舊符, 坐診之。見繡幕有女郎, 女郎急以碗水

解叟, 付之, 鰥之難也!曩夜婢子登榻, 明日,叟自至。石故作病股狀, 俱被淫惑**。** 蹀躞之間, 托制藥去, 又以僕馬招石, '意動神流**。** 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婦婢女 傾跌, 石托疾不赴。 石生此際, 心殊不在鬼矣。出 扶杖而出。叟問故, 墮湯夫人泡兩足耳。」叟

此

地。 集家人,悉為祓除。惟長亭深匿不出,遂寫一佩符,使持贈 見疑也?」隨拔長亭所插金簪,授石為信。石喜拜受,乃遍去。入視祟者既畢,石恐負約,請與媼盟。媼出曰:「先生何 安枕,小女長亭,年十七矣,願遣奉事君子。」石喜, 跛而見之。叟慰問曰:「頃與荊人言,君如驅鬼去, 起辭,叟挽留殷懇。 之。是夜寂然,惟紅亭呻吟未已,投以法水,所患若失。 石送囑曰:「病瘥當自至, 人辭去。 一「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清門如翁者。」 叟默而出 乃曰:「雅意若此,病軀何敢復愛。」立刻出門, 石方就枕, 至晚,肴核羅列, 聞叩扉甚急;起視, 無煩玉趾也。」又數日叟復來,石 勸酬殊切。 則長亭掩入,倉皇 並騎而 頓首於 使舉家

師治之。奈家有老父,病廢在床,日夜籌思,進退莫決。 喜,待獵已,從與俱歸。心懷怨憤, 告曰:「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走!」言已徑返身去。石戰 懼失色,越垣急竄。遙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者也。 無路可伸,欲往汴城尋

再不謀?」石見長亭,怨恨都消,故隱不發。媼促兩人庭拜 忽一日雙輿至門,則翁媼送長亭至,謂石曰:「曩夜之歸,胡

訖。石欲設筵,媼曰:「我非閑人,不能坐享甘旨。我家老 車遂去。蓋殺婿之謀,媼不與聞;及追之不得而返,媼始知 子昏髦,倘有不悉,郎肯為長亭一念老身,為幸多矣。」登 非翁意也。長亭入門,詰之,始知其故。過兩三月,翁 心不能平, 與叟日相詬誶。長亭亦涕泣不食。媼強送女

一千四百八十一

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僦宅久空。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時以一月為期,既而半載無家又以輿來,言媼思女甚。長亭益悲,石不忍復留之。欲抱生一子,名慧兒,雇乳媼哺之。兒好啼,夜必歸母。一日翁 家取女歸寧。石料其不返,禁止之。女自此時一涕零。

一慟遂絕。婢驚呼,女始啜泣,撫之良久漸蘇。曰:「我疑已昏憒間,忽聞婦人哭入。視之,則縗絰者長亭也。石大悲,卒,倍益哀傷;因而病憊,苫次彌留,不能受賓朋之吊。方又二年餘,望想都絕;而兒啼終夜,寸心如割。既而父又病 死, **尼歸三載,** 與汝相聚於冥中。」女曰:「非也。妾不孝,不得嚴父心, 誠所負心。適家人由東海過此,得翁兇信。妾遵

千四百八十二

數年不返。石父子漸亦忘之。 有人來言母病,乃謂石曰:「妾為君父來,君不為妾母放令 外兄款洽吊唁。 柩前牲盛潔備, 有父,兒無母矣!」兒亦噭啕,一室掩泣。女起,經理家政, 嚴命而絕兒女之情,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媳之禮。妾來時, 歸耶?」石許之。女使乳媼抱兒他適,涕洟出門而去。去後 知而父不知也。」言間,兒投懷中。言已,始撫而泣曰:「我 日昧爽啟扉, ,女欲辭歸,以受背父之譴。 夫挽兒號, 則長亭飄入。石方駭問,女戚然坐榻上,嘆 石乃大慰。然病久,急切不能起。女乃請石 喪既閉, 石始能杖而起, 相與營謀齋葬。葬 隱忍而止。未幾.

曰:「生長閨閣,視一里為遙;今一日夜而奔千里,殆矣!

千四百八十三

所悲,而君之所快也。 細詰之,女欲言復止。 固詰之, 乃哭曰:「今為君言, 恐妾之 **邇年徙居晉界,僦居趙縉紳之第。**主

瑟數年,止有相好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百口流離 之,笑不自禁。女怒曰:「彼雖不仁,妾之父也。 妹歸告父;父留之半年不令還。公子忿恨,不知何處聘一惡 客交最善, 人來,遣神綰鎖縛老父去。一門大駭,頃刻四散矣。」石聞 以紅亭妻其公子。公子數逋蕩,家庭頗不相安。 妾與君琴

不為父傷, 寧不為妾吊乎!聞之忭舞,更無片語相慰藉

**口決絕。 不義也!」拂袖而出。石追謝之,亦已渺矣。悵然自悔,** 

過二三日, 又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自堅, **媼與女俱來,石喜慰問。** 母女俱伏。 又要求人復何 驚問其故

遇 聞禍而樂,亦猶人情, 顏面!」石曰:「嶽固非人;母之惠, [母,始知縶吾父者,乃君師也。」石曰:「果爾,亦大易。 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於途中 卿之情, 所不敢忘。然

媼矢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石乃即刻治任如汴,詢至玄帝 然翁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恐翁歸,則卿之夫泣兒悲也。」

觀, 城詰之,曰:「是吾岳也。」因以實告。 道士謂其狡詐不肯輕 老狐, 固請, 則赤城歸未久。入而參拜, 孔前股而系之,笑曰:「弟子之來,為此老魅。」 赤 始許之。石因備述其詐, 師問:「何來?」石視廚下 狐聞之,塞身入灶,

色之,出, 石挽之曰:「卿如不忘琴瑟之情,不在感激也。」女曰:「今三日前,已有人報叟信,媼先去,留女待石。石至,女逆而伏。 有慚狀。 道士笑曰:「彼羞惡之心未盡亡也。」 石起 既釋, 搖尾出觀而去。 石辭歸。 笑問之曰:「翁痛乎?勿抽可耶!」狐睛睒閃, 以刀斷索抽之。狐痛極,齒齦齦然。 石不遽抽 似有慍 牽之 而 頓 挫

居,習已成慣。今不似趙公子,而反德報之,所以為卿者盡可旋,君信之否?」曰:「兒生而無母,未便殤折。我日日鰥復遷還故居矣,村舍鄰邇,音問可以不梗。妾欲歸省,三日 如其不還, 在卿為負義,道里雖近,當亦不復過問,

不信之與有?」女去,二日即返。

問:「何速?」曰:「父以君

一千四百八十六

救其父,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乃復狎弄於危急之中,何怪 可知矣。然要而婚之,是啟其悔者猶在初也。且婿既愛女而 氏曰:「狐情反復,譎詐已甚。悔婚之事,兩女而一轍, 在汴曾相戲弄,未能忘懷,言之絮叨;妾不欲復聞,故早來 | 自此閨中之往來無間,而翁婿間尚不通吊慶雲。異史 詭

其沒齒不忘也!天下之有冰玉而不相能者,

類如此。」

十、十二、席方平

隙,羊先死;數年, 搒我矣。」 俄而身赤腫, 席方平,東安人。其父名廉, 廉病垂危,謂人曰:「羊某今賄囑冥使 號呼遂死, 性戆拙。 ` 席慘怛不食,曰:「我父 因與里中富室羊姓有

千四百八十七

**樸訥,今見凌於強鬼;我將赴冥,** 席覺初出門, 時坐時立, 莫知所往, 狀類癡, 蓋魂已離舍。 但見路有行人, 代伸冤氣矣。」自此不復 便問城邑。少選,

羊懼, 入城。 汝等死魅所能操耶!」遂出,寫狀。趁城隍早衙, 股摧殘甚矣!」席怒,大罵獄吏:「父如有罪, 舉目見子,潸然流涕,曰:「獄吏悉受賕囑, 其父已收獄中。 內外賄通, 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據,頗不直席。 。至獄門,遙見父臥簷下, 日夜搒掠, 喊冤投之。 似甚狼狽。

至半月始得質理。

郡司撲席,

仍批城隍赴案。席至邑,

備受

告諸郡司。

席憤氣無伸,冥行百餘里至郡,以官役私狀,

械梏 席不肯入,遁赴冥府, 門辭去。 慘冤不能自舒。 訴郡邑之酷貪。冥王立拘質對。二官 城隍恐其再訟, 遣役押送歸家。 過數日,逆旅主人 投 至

函進, 密遣腹心與席關說,許以千金。 告日: 冥王漠若不聞。 席受笞,喊曰:「受笞允當,誰教我無錢也!」 王有怒色,不容置詞,命笞二十。席厲聲問:「小人何罪? 恐事殆矣。」席猶未信。俄有皂衣人喚入。升堂,見冥 「君負氣已甚,官府求和而執不從,今聞於王前各有 席不聽。

冥王益怒,命置火床。兩鬼捽席下,見東墀有鐵床,熾火其

,床面通赤。鬼脱席衣,掬置其上,反復揉捺之。痛極,

肉焦黑,

苦不得死。

約一時許,

鬼曰:「可矣。」遂扶起,

席曰:「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訟,是欺王也。 猶幸跛而能行。復至堂上, 冥王問:「敢再訟

冥王又怒,命以鋸解其體。二鬼拉去,見立木高八九尺許, 有木板二仰置其上,上下凝血模糊。方將就縛,忽堂上大呼 必訟!」王曰:「訟何詞?」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

訟!] 冥王命捉去速解。 既下, 鬼乃以二板夾席縛木上。 鋸方 「席某」,二鬼即復押回。冥王又問:「尚敢訟否?」答曰:「必 此漢!」鋸隆隆然尋至胸下。又聞一鬼云:「此人大孝無辜, 下,覺頂腦漸闢,痛不可忍,顧亦忍而不號。聞鬼曰:「壯哉

千四百九十

頃半身闢矣;板解,兩身俱僕。鬼上堂大聲以報,堂上傳呼,

鋸令稍偏,勿損其心。」遂覺鋸鋒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

席念陰曹之昧暗尤甚於陽間,奈無路可達帝聽。世傳灌口 立命送還陽界。隸率出北門,指示歸途,反身遂去。 伏。冥王復問如前;席恐再罹酷毒,便答:「不訟矣。」冥王 此以報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頓健,殊無少苦。遂升堂而 欲復裂,半步而踣。一鬼於腰間出絲帶一條授之,曰:「贈 令合身來見。二鬼即推令復合,曳使行**。** 二郎為帝勛戚,其神聰明正直,訴之當有靈異。竊喜二隸已 席覺鋸縫一 道,

今果然矣。」捽回復見冥王。竊疑冥王益怒,禍必更慘;而去,遂轉身南向。奔馳間,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歸,

王殊無厲容,謂席曰:「汝志誠孝。但汝父冤,我已為若雪

之矣。今已往生富貴家,何用汝鳴呼為。今送汝歸,予以千

一千四百九十一

驚定自視,身已生為嬰兒。憤啼不乳,三日遂殤。 約半日至一 席張目叱曰:「鬼子胡為者!我性耐刀鋸, 親視之。 忘灌口, 溫語勸回。 頻頻反復, 乘其不備. 金之產、 **反見王,王如令我自歸,亦復何勞相送。」乃返奔。二鬼懼** 席謝而下。 約奔數十里, 忽見羽葆來, 期頤之壽, 使人奔波欲死!再犯,當捉入大磨中細細研之!i 推入門中。 席故蹇緩,行數步輒憩路側。 一門半開,鬼引與共坐;席便據門閾,二鬼 鬼與俱出, 於願足乎?」乃注籍中,嵌以巨印, 至途,驅而罵曰:「奸猾賊! 幡戟横路。 鬼含怒不敢復言。 不耐撻楚耶!請 越道避之, 魂搖搖不 使

因犯鹵簿,為前馬所執,縶送車前。仰見車中一少年,豐儀

千四百九十二

魚食蝦, 還落蓐之身; 何得苦海生波, 當貪墨以速官謗。而乃繁纓棨戟, 竟玷人臣之節。斧敲斫,斫入木, 貧;且飛揚其狙獪之奸,更不嫌乎鬼瘦。 大僚,而有志者亦應強項。乃上下其鷹鷙之手,既罔念夫民 東壁之床, 令胎生**。** 帝牛羊之牧。雖則職居下列, 勘得冥王者: 面而獸心!是宜剔髓伐毛, 螻蟻之微生可憫。 隸役者: 既在鬼曹, 請君入甕。 職膺王爵,身受帝恩。 自應貞潔以率臣僚,不 城隍、 當掬江西之水, 為爾湔腸; 而盡瘁者不辭折腰;即或勢逼 益造彌天之孽?飛揚跋扈, 郡司,為小民父母之官,司上 便非人類。 暫罰冥死;所當脫皮換革, 婦子之皮骨皆空;鯨吞魚 徒誇品秩之尊;羊狠狼貪, 惟受贓而枉法, 只宜公門修行, 即燒

不仁, 場之內, 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無日月。餘腥猶能役鬼,大力直可通 臉生六月之霜;隳突叫號,虎威斷九衢之路。 咸知獄吏為尊;助酷虐於昏官,共以屠伯是懼。當以法 宜籍羊氏之家, 狡而多詐。 金光蓋地, 剁其四肢; 更向湯鑊之中, 以償席生之孝。 因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霾;! 撈其筋骨。 羊某: 即押赴東嶽施行。」 肆淫威於 銅

兩人送之歸里。 又謂席廉:「念汝子孝義, 汝性良懦, 可再賜陽壽三紀。」使 既至家,

席先蘇:令家人啟棺視父,殭尸猶冰,俟之終日,漸溫而活。 則已無矣。 席乃抄其判詞,途中父子共讀之。

千四百九十五

物, 異史氏曰:「人人言淨土,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 自此 田產盡為席有。 汝鳥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種作, 於是復鬻於席。席父九十餘歲而卒。 家道日豐,三年良沃遍野;而羊氏子孫微矣; 即有置其田者,必夢神人叱之曰:「此席家 則終年升斗無所 樓閣

者乎?忠孝志定, 不知其所以來,又烏知其所以去;而況死而又死, 萬劫不移, 異哉席生, 何其偉也! 生而復生

**俞慎字謹庵**, 少年, 美如冠玉。心好之, 漸近與語, 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舍於郊郭。 一千四百九十六 風雅尤絕。大悅:

時見對戶

十、十三、素秋

為 忱。 捉臂邀至寓所, 九。公子聞與同姓,更加浹洽,訂為昆仲;少年遂減名字 相與款宴。 問其姓氏, 則金陵俞士忱也,字

恂

頃托茗獻客,家中似無臧獲。公子異之,數語遂出。自後友內,呼妹出拜,年約十三四,肌膚瑩澈,粉玉無其白也。少 明日過其家,書舍光潔;然門庭踧落,更無廝僕。 引公子入

子曰:「吾弟流寓千里,曾無應門之僮,愛如胞。恂九無日不來,或留共宿,則以 素秋具有蔬酒, 以場後。 生?計不如從我去,有鬥舍可共棲止,如何?」恂九喜, 試畢, 勿違其意。」竟挽入內。素秋出, 恂九邀公子去,曰:「中秋月明如晝,! 則以弱妹無伴為辭。公 兄妹纖弱,何以為 略道溫涼 妹子

千四百九十七

故, 聲, 人即世, 許 波, 婢衣;婢隨唾而倒, **攜妹與公子俱西。** 技耳。」公子因問: 妹子?」恂九微笑曰:「妹子又弄怪矣。」但聞簾內吃吃作笑 便入復室, 恂九大笑。素秋笑出,拾之而去。 公子不解其故。 公子大異之。 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之搴簾出, **媼托柈進烹魚。公子訝曰:** 去留尚無定所 下簾治具。少間自出行炙。公子起曰:「妹子奔 既歸, 恂九曰:「此不過妹子幼時 「弟妹都已長成, 碎碗流炙。 既而筵終, 除舍舍之;又遣一婢為之服役。 故此遲遲。」遂與商定行期, 視婢, 婢媼撤器, 公子適嗽, 「此輩何來?不早從事而 何未婚姻?」答云:「先 俄而婢復出, 奔走 則帛剪小人, 則一青衣婢捧壺 卜紫姑之小 僅 誤咳 四寸 如

媵之可也。」 公子作色曰:「是真吾弟之亂命也!其將謂我 視。」公子尚欲有言,而目已瞑矣。公子哀傷, 自分已登鬼籙。 呼妹至, 恂九失色, 命舁至, **竊疑其囑異,俟素秋他出,** 之,有蠹魚徑尺殭臥其中。 駭異間 人頭畜鳴者耶!」恂九泣下。公子即以重金為購良材。 不屑居也。 , 力疾而入, 畢 張目謂公子曰:「吾兩人情雖如胞,實非同族。弟 酒盞傾墮, 傾慕者爭錄其文, 及榜發, 。銜恩無可相報,素秋已長成,既蒙嫂撫愛, 囑妹曰:「我沒後即闔棺 兄弟皆黜。 身僕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急 啟而視之, 則棺中袍服如蛻 相與傳頌;恂九亦自覺第二 時方對飲, 公子尚強作噱; 素秋促入,慘然曰:「兄 如喪手足。 無令一 恂 •

千五百

妹寧不知我心乎?即中饋當無漏言 何 · ? 所以然者非避兄也;但恐傳布飛揚, 情之所在, 請勿慮。」 \_ 遂 異族何殊焉? 速 ト吉期

相, 厚葬之。 公子商於素秋, 不嫁,人其謂我何?」對 不願入侯門, 初, 公子欲以素秋論婚於世家, ,寒士而可。」公子曰:「諾。」不數日, 素秋不應。 公子曰: 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顧無福 「妹子年已二十, 恂九不欲。 冰媒

相屬,

無所可。

先是,公子妻弟韓荃來吊

得窺素秋

愛悅之,

購作小妻。

之姊,

姊急戒勿言,

將致意者批逐出門,

自此交往遂絕。

又有故尚書孫某

托媒風示公子,

許

為買鄉場關節。

公子聞之,大

悅, 之。 輒歸寧。來時,奩中珠繡,必攜數事付嫂收貯。嫂不解其意, 公子亦不聽,卒厚贈焉。既嫁,琴瑟甚敦。然兄嫂系念, 亦姑聽之。 甲至,裘馬騶從,炫耀閭里;人又秀雅如處子。公子大 將娶而婦卒, 而素秋殊不樂。公子竟許之,盛備裝奩。素秋固止之; 因使媒約,使甲躬謁。 亦遣冰來。 及期。垂簾於內, 其甲第人所素識 令素秋自相

恐公子不甘。韓曰:「彼與我至戚,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 甲少孤, 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甲初不肯;韓固求之,甲意搖動, 皆以鬻償戲債。韓荃與有瓜葛, 寡母溺愛太過, 日近匪人, 日招甲飲而竊探之, 引誘嫖賭,

家傳書畫鼎

願

千五百零二

途, 也。 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 空輿存焉。意必葬於蛇腹, 殊不可到。 忽見 二巨燭來, 君家人矣。」甲惑之,約期而去。 秋未遑理妝,草草遂出。輿既發,夜迷不知何所,逴行良遠, 五百金交兑明白。甲奔入,誑素秋曰:「公子暴病相呼。」素 俞謹庵哉'] 遂盛妝兩姬出行酒,且曰:「果如所約, 陪娶婢歸, 果有輿來,啟簾驗照不虛,乃導去, 兩目如燈。眾大駭,人馬俱竄,委輿路側;將曙復集則 細詰情跡, 知為惡人賺去, 眾竊喜其可以問路。 及至前, 微窺其變,忿極, 歸告主人,垂首喪氣而已。 姑置齋中**。**  慮韓詐諼, 初不疑其婿之偽 遍訴都邑。 夜候 韓僕以 此 於

千五百零三

彼亦無如我何;萬一有他,

我身任之。有家君在,

斃矣。 敲楚**。** 母命, 許。 服 甲呆憨無所復計, 以情告父。父時已休職,怒其所為不法, 不能復匿, 言及遇蟒之變, 飾典貨 甲 母又請益以二姬, 韓久困囹圄 幸母日鸞田產,上下營求,刑輕得不死, 朝夕解免, 求救於韓 始出, 空。公子於憲府究理甚急, 悉謂其詞枝梧;家人搒掠殆遍, 公子乃許之。 各處勾牒至,俱以賂囑免行。 至公堂實情盡吐。 韓以金妾兩亡,正復懊喪, 願助甲賂公子千金, 但求姑存疑案以待尋訪;妻又承 甲家甚貧,貨宅辦金, 憲票拘韓對質。 邑官皆奉嚴令, ,哀求罷訟。公子不 執付隸。 斥絕不為力。 月餘, 而韓僕已瘐 及見官府、 甲亦屢被 韓懼 甲 知 金珠 急

切不能得售,

因先送姬來,乞其延緩。

關說, 迎, 為公子妹, 談既久,始知顛末。初,素秋昧爽款生門,母納入,詰之, 逾數日,公子夜坐齋中, 以公子交契,故不肯作無媒之合,但頻頻偵聽。 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亦有此心;及聞媼言大喜, 子無婦, 訂姻好**。** 秀才家, 則宛平名士周生也,素相善。把臂入齋, 「妹固無恙耶?」笑曰:「蟒變乃妹之小術耳。當夜竄 素秋乃告母欲歸。母遣生率一媼送之, 先是, 竊屬意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兄命為辭。生亦 便欲馳報。 依於其母。彼亦識兄,今在門外。」公子倒屣 素秋夜歸,欲使公子得金而後宣之。公子不 素秋止之,因與母居。 素秋偕一媼 驀然忽入。公子駭 甚得母歡, 款洽臻至。 即囑媼為媒。 知訟事已有 即與生面 傾

鼓樂, 素秋笑顧婢曰:「憶之否?」嫂不解, 又遠, 何能易哉! 可 曰:「向憤無所洩 親迎殊難 嫂戲素秋曰:「今得新婿, 婚嫁成禮。 即遣人告諸兩家罷之。又念生家故不甚豐 因移生母來, 故索金以敗之耳。今復見 居以恂九舊第;生亦備幣帛 從前枕席之愛猶憶之否? 研問之, 蓋三年床第 妹 萬 金 道

皆以婢代。

每夕以筆畫其兩眉,

驅之去,

即對燭獨坐,

婿

辨也。

蓋奇之,求其術,

但笑不言。

次年大

比,

生

將

與

公子偕往。

素秋曰:「不必。」公子強挽而去。

是科,

逾年母卒,遂不復言進取矣。

固未肯以此駭物聽也。今將遠別,

嫂曰:「向求我術

須奴, 授之, 可以偕, 之不得,至泣下,問:「何往?」又不言。 人煙。 亦可以避兵燹。」嫂驚問故,答曰:「三年後此處當 控雙衛而去。公子陰使人尾送之, 至膠萊之界, 妾荏弱不堪驚恐,將蹈海濱而隱。大哥富貴中人, 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嫂。 數日又告別, 雞鳴早起,攜 塵霧

幛天,

既晴,

已迷所住。

雲繞韋馱高丈餘, 至海上,遇一叟似老奴,而髭發盡黑,猝不能認。叟停足笑 曰:「我家公子尚健耶?借口寄語:秋姑亦甚安樂。」問其 三年後闖寇犯順, 村舍為墟。 遂駭走,以是得保無恙。後村中有賈客 千五百零七 韓夫人剪帛置門內, 寇至,

異史氏曰: 持之不堅。寧如糊眼主司,固衡命不衡文耶? 「管城子無食肉相, 其來舊矣。 初念甚明, 一擊不中, 而

居何里,

「遠矣,遠矣!」匆匆遂去。公子聞之,使人於

所在遍訪之,竟無蹤跡。

賈奉雉, 然遂死, 十、十四、賈奉雉 自言姓郎, 風格飄灑, 談言微中。因邀俱歸, **蠹魚之癡,一何可憐!傷哉雄飛不如雌伏。」** 平涼人。才名冠世,而試輒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 出課藝就

大場取榜尾亦不足。」 賈曰:「奈何?」 郎曰:「天下事,仰而

千五百零八

郎讀之,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一則有餘,

賈終 默然。 者立言, 貴乎不朽, 此獵取功名,雖登臺閣,猶為賤也。」郎曰:「不然。文章雖 跂之則難 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 一二篇以為標準, 賤則弗傳。 君將抱卷以終也則已;不然, 郎起笑曰:「少年盛氣哉!」遂別去。 俯而就之甚易, ,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賈笑曰:「學 即味列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為泰耳。 此何須鄙人言哉!」遂指一二人 簾內諸官,

期將近,

郎忽至,

見甚歡。

出擬題七使賈作文。越

心惶惑無以自主。又三年,

文而閱,

不以為可,

又令復作;作已,又訾之。賈戲於落卷

讀之。

至終篇,

昏昏欲睡,

是秋入闈復落,邑邑不得志,

頗思郎言,

遂取前所指示者強

已足,可以東閣群書矣。」驗其符,濯之不下,深入肌理。頭,強令自誦一遍;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言不由中,轉瞬即去,便受夏楚,不能復憶之也。」郎坐案 曰:「得之矣!」因使熟記,堅囑勿忘。賈笑曰:「實相告」此 集其葛茸泛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示之。郎

歷在心。然把筆終以為羞;欲少竄易,而顛倒苦思,更不能入場七題無一遺者。回思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

如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某惟不作此也?」賈以實告,即求拭符;視之已漫滅矣。回憶場中文,渾復易一字。日已西墜,直錄而出。郎候之已久,問:「何暮

等想,故不能讀此等文也。」遂約明日過其寓。賈曰:「諾。」

一千五百一十

文出 論亦高,但恐不能耳。若果能,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 真無顏出見同人。行將遁跡山林,與世長辭矣。」郎曰:「此 郎 即中矣, 去, 賈復取文自閱,大非本懷,怏怏自失,不復訪郎,嗒 榜發,竟中經魁。復閱舊稿,汗透重衣,自言曰:「此 何其悶也?」曰:「僕適自念,以金盆玉碗貯狗矢, 何以見天下士矣!」正慚怍間,郎忽至曰:「求中

千載之名,亦不足戀,況儻來之富貴乎!」賈悅, 日:「容某思之。」天明, 謂郎曰:「吾志決矣!」不告妻子, 留與共宿

之,呼以師。叟曰:「來何早也?」郎曰:「此人道念已堅,望 漸入深山,至一洞府,其中別有天地。有叟坐堂上,郎使參 飄然遂去。 一千五百一十一

癢, 香滿室, 中嗥動, 精 來矣。」一言之間,口脂散馥。賈瞑然不少動。又低聲曰:「睡 明穿射;覺微饑, 加 又坐少時,一美人入,蘭麝撲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曰:「我 潔;但戶無扉, 唯聽命。 收齒。」叟曰:「汝既來, 虎似知有其人, 自牖窺之, 臟腑空明, 如雞受縛, 郎送至一院,安其寢處,又投以餌,始去。」房亦 則虎蹲簷下。 取餌啖之, 窗無欞, 尋入近榻, 脈絡皆可指數。忽聞有聲甚厲, 虎即趨出 內惟一幾一榻。 須將此身並置度外, 乍見甚驚; 因憶師言, 甘而易飽。 氣咻咻遍嗅足股。少間聞庭 因即寂坐, 買解履登榻 始得。」賈 收神凝 但覺清 抓

乎?」聲音頗類其妻,

心微動。

又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

千五百一十二

歸途, 歡。 圖情緣未斷, 地自匿, 押褻惟恐婢聞, 不相告語, 術也。」 既畢, 「郎生恐君岑寂思歸, 不覺大動, 拱手遂別。 郎亦引賈自短墻出 瞑如故**。** 遂越短墙而去。 夜已向晨, 偎傍之際, 累受撲責。 私約一謎曰:「鼠子動, 開目凝視, 美人曰:「鼠子動矣!」 頗有怨懟。賈慰藉良久, 聞叟譙呵聲, 俄頃郎從曳入。 從此暫別, 遣一嫗導我來。」言次,因賈出 真其妻也。 曰:「僕望君奢,不免躁進;不 漸近庭院。 相見行有日矣。」指示 問: \_ 則相歡好。」忽聞是 叟對賈杖郎, 「何能來?」答 夫妻與婢同室, 始得嬉笑為 妻急起, 便令

門

無

千五百一十三

帳東里。 順不衰。 長孫婦吳氏,沽酒具藜藿;又使少子果及婦, 少間 殊不可耐。 舍舍祖翁姑。 氏猶時饋贈, 日招飲;而夫人恆不得一飽。 人孫舍。 夫人出, 復理舊業, 祥家給奉漸疏,或呼而與之。賈怒, 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 大小男婦, 兩孫家分供餐飲, 始識之。 賈入舍, 煙埃兒溺, 雜氣熏人。 而祥父子絕跡矣。 若心無愧恥,富貴不難致也。」居年餘, 奔入盈側, 千五百一十五 雙涕霪霪,呼與俱去。苦無屋宇, 吳氏故士人女,頗嫻閨訓調飪尤乖。里中以賈新歸 皆其曾、玄, 是歲試入邑癢。 攜夫人去, 與已同室,除 居數日,懊惋 頗嫻閨訓, 率陋劣少文。 宰重其文

承

至五十餘矣。

以賈年少,

長者留守舊業;次杲頗慧,使與門人輩共筆硯。 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稍稍來近就之。賈喚入, (出金償之,斥絕令去。遂買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吳二子, 計曩所耗

道交章劾賈。 幾而禍作矣。 賈自山中歸, 次子篡娶為妾。乙故狙詐, 餘勢以作威福, 出巡兩浙 不避權貴, 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屢疏恬退,未蒙俞允,未 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 心思益明澈, 先是,祥六子皆無賴, 賈殊無以自剖 横占田宅, 鄉人共患之。有某乙娶新婦, 遂連捷登進士。又數年, 鄉人斂金助訟, 被收經年。 賈雖擯斥不齒,然皆竊 一時稱盛。賈為人鯁峭 祥及次子皆瘐死。 以此聞於都。 以侍御

賈奉旨充遼陽軍。

殷作, 阮肇, 憩。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闈中, 瞬間遂杳。 相去已遠,遂憤投海中。 (囑果, 如一 隸命篙師蕩舟 賈見驚喜,踴身而過, 虞候皆如天神。 多造一重孽案耳。」 數日抵海岸,遙見巨舟來, 夢之久。· 夫妻攜 僕識其人, 今始知榮華之場, 僕一 |追且號,但聞鼓聲如雷 媼而去。 賈曰:「十餘年之富貴 既近,舟中一人出 蓋郎生也。 漂泊數步,見一人 押吏不敢禁。 書藝既成, 皆地獄境界, 夫人急欲相從, 垂練於水引救而 笑請侍御過舟 吟 與轟濤相間 誦數 悔比劉晨、 兀 鼓 樂 嘆 曾

杲入泮已久,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

曰:『亦復誰人識得!』遂棄而更作,

以故闈墨不及諸稿

千五百一十七

貧賤之中人甚矣哉!! 羞而遁去, 蓋亦有仙骨焉。 乃再返人世, 遂以口腹自貶,

欲占鳳於清門, 東昌卞氏, 業牛醫者, 有女小字胭脂 而世族鄙其寒賤, 不屑締盟, ,才姿惠麗。父寶愛之, 所以及笄未字。

十五、

胭脂

對戶龐姓之妻王氏,佻脫善謔,女閨中談友也。 娘子才貌, 見一少年過,白服裙帽 少年俯首趨去。去既遠,女猶凝眺。王窺其意, 語。 王問:「識得此郎否?」女曰:「不識。」曰:「此南巷 得配若人,庶可無憾。」女暈紅上頰, 千五百一十八 豐採甚都。 女意動, 戲謂曰:「以 秋波縈轉之。 日送至門, 脈脈不作

鄂秀才秋隼, 委冰焉**。**」女無語,王笑而去**。** 無其溫婉。 近以妻服未関, 故孝廉之子。 妾向與同里, 故衣素。 娘子如有意, 故識之, 當寄語使 世 間男子

數 暮人也。」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 漸廢飲食;縈念頗苦,寢疾惙頓。 女曰:「自亦不知。但爾日別後, 日無耗, 女疑王氏未往, 又疑宦裔不肯俯就。 王氏適來省視, 漸覺不快, 尚無人致聲鄂 延命假息, 研詰病由。 邑邑徘 徊

病當愈;若私約,

則斷斷不可!」王頷之而去。

女嘆氣曰:「事至此,已不能羞。

此,

病已至是,

尚何顧忌?先令其夜來一聚,彼豈不肯可?

若渠不嫌寒賤,

即遣冰來,

莫非為此?」女赬顏良久。王戲曰:「果為

郎

芳體違和,

遽入,抱求歡。女無力撐拒,僕地上,氣息不續。宿急曳之。 家閨闥甚悉。 次夜逾垣入,直達女所,以指叩窗。 女問:「誰 竊喜其有機可乘。欲與婦謀,又恐其妒,乃假無心之詞, 為一夕。郎果愛妾,但當速遣冰人;若言私合, 宿姑諾之,苦求一握玉腕為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啟扉。宿 宿適來, 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既嫁,宿偵夫他出,輒尋舊好。 行虧損, 何?」答曰:「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為百年, 當相憐恤, 「何來惡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溫馴, 因述女言為笑,戲囑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 兩無所益!」宿恐假跡敗露,不敢復強, ,何遂狂暴若此!若復爾爾, 便當嗚呼, 不敢從命。」 但請後會。 知 妾

問

求信物, 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扁,潛入。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無籍。嘗挑王氏不得, 燈,振衣冥索。詰王,不應。疑其藏匿,婦故笑以疑之。宿投宿王所。既臥,心不忘履,陰摸衣袂,竟已烏有。急起篝 踏一物軟若絮縮,拾視, 猶意深夜無人,遺落當猶在途也。早起尋,亦復杳然。 不能隱,實以情告。言已遍燭門外,竟不可得。懊恨歸寢 已入君手, 二許君,復何吝惜?但恐『畫虎成狗』,致貽污謗。今褻物 女不許;宿捉足解繡履而出。 料不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宿既出, 則巾裹女舄。伏聽之, 女呼之返,曰:「身 聞宿自述甚 方至窗下, 知宿與洽,

千五百二十

女以親迎為期。宿以為遠,又請。女厭糾纏,

約待病愈。宿

視之, 翁舍。 鄂生之自至而已。天明訟於邑。 出。毛大駭,反走。方欲攀垣,而卞追已近, 身奪刃;媼起大呼, 官拘鄂。 共燭之, 翁腦裂不能言, 俄頃已絕。於墻下得繡履 上堂不能置詞, 翁窺窗見男子,察其音跡,知為女來。大怒,操 胭脂物也。 鄂為人謹訥,年十九歲,見人羞澀如童子。被執駭 逼女, 女哭而實告之; 不忍貽累王氏, 毛不得脫,因而殺翁。女稍痊,聞喧始 急無所逃,

悉

喜極,

抽息而出。

逾數夕,越墻入女家,門戶不悉,

誤詣

絕。

惟有戰慄。

生不堪痛楚,遂誣服。

及解郡,

敲撲如邑。生冤氣填塞,每

宰益信其情實,橫加梏械

千五百二十二

死 欲與女面質;及相見, 經數官復訊無異。 女輒詬詈,遂結舌不能自伸,由是論

鄂生冤。籌思數日始鞫之。先問胭脂:「訂約後有知者否?」類殺人者,陰使人從容私問之,俾盡得其詞。公以是益知後委濟南府復審。時吳公南岱守濟南,一見鄂生,疑其不 曰:「無之。」「遇鄂生時別有人否?」亦曰:「無之。」乃

言側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懼曰:「雖有王一少女出,某即趨避,過此並無一言。」吳公叱女曰:「適喚生上,溫語慰問。生曰:「會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同 立刻出審,便問王:「殺人者誰?」王曰:「不知。」公詐 與彼實無關涉。」公罷質,命拘王氏。拘到,禁不與女

千五百二十三

夫入院, 之慧,更不向一人言,將誰欺?」命梏十指。 涕曰:「自己不肖,致父慘死,訟結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誠 供:「曾與宿言。」公於是釋鄂拘宿。宿至,自供:「不知。」 公怒曰:「夫妻在床應無不言者, 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流 之曰:「胭脂供殺卞某汝悉知之,何得不招?」婦呼曰:「冤 公曰:「宿妓者必非良士!」嚴械之。宿供曰:「賺女是真。 久客未歸。」公曰:「雖然,凡戲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已 不忍耳。」公問王氏:「既戲後,曾語何人?」王供:「無之。」 ?!淫婢自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彼自引奸 我何知焉!」公細詰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 何得雲無?」王曰:「丈夫 婦不得已,實

千五百二十四

問宿生:「鞋遺何所?」供曰:「忘之。但叩婦門時,猶在袖 凝思之, 吳公之神。鐵案如山, 者,供云:「同裏毛大,屢挑屢拒之矣。」 公曰:「何忽貞白如 故未能謝絕;後非無見挑者, 公曰:「淫婦豈得專私一人?」 中。」轉詰王氏:「宿介之外, 士,宿因以一詞控其冤枉,語言愴惻。公乃討其招供,反復 行,實亦東國名士。聞學使施公愚山賢能稱最,且又憐才恤 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藉,遂亦誣承。招成報上,咸 自失履後,未敢復往, 拍案曰:「此生冤也!」遂請於院、司,移案再鞫。 宿遂延頸以待秋決矣。然宿雖放縱 殺人實不知情。」公曰:「逾墻者何所 身實未敢相從。」因使指其挑 又供曰:「身與宿介稚齒交合, 奸夫有幾?」供言:「無有。」

千五百二十五

夫遠出 以借貸饋贈, ?」命搒之。婦頓首出血,力辨無有,乃釋之。又詰:「汝 ,寧無有托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 曾一二次入小人家。」

蓋甲、乙皆巷中游蕩之子,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 名,並拘之。既齊,公赴城隍廟,使盡伏案前。 公悉籍其

障殿窗, 夢神告,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對神明,不得有妄 之事。公以三木置地,將並夾之。括發裸身, 言。 命自盥訖;系諸壁下,戒令「面壁勿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 命釋之, 如肯自首,尚可原宥;虛者廉得無赦!」 令無少隙; 袒諸囚背,驅入暗中,始投盆水, 一 謂曰:「既不自招,當使鬼神指之。」使人以氈褥悉 同聲言無殺 齊鳴冤苦。公

無猜, 「宿介:蹈盆成括殺身之道, 使人以灰塗壁, 至此益信。 於壁而有灰色;臨出以手護背, 遂野鶩如家雞之戀;為因一言有漏, 施以毒刑, 喚出驗視 又以煙煤濯其手: 盡吐其實。 指毛曰:「此真殺人賊也!」 成登徒子好色之名。 • 而有煙色也。 殺人者恐神來書, 致得隴興望蜀之 公固疑是毛, 只緣兩小 故匿背 蓋 公先

少間

心 開。 幸而聽病燕之嬌啼, **而釋么鳳於羅中,尚有文人之意;乃劫香盟於襪底,** 將仲子而逾園墻, 感帨驚尨, 蝴蝶過墻, 鼠有皮胡若此?攀花折樹, 隔窗有耳;蓮花瓣卸, 猶為玉惜;憐弱柳之憔悴, 便如鳥墮;冒劉郎而至洞口,竟賺門 墮地無蹤。 士無行其謂何! 未似鶯狂。 寧非

千五百二十七

孽 盈, 代 之假以生,冤外之冤誰信?天降禍起, 桃, 斷頭幾於不續。 誠難消其冤氣。 彼逾墻鉆隙, 固有玷夫儒冠; 而殭李 是宜稍寬笞撲, 酷械至於垂亡;自 折其已受之慘;姑

青衣, 漿值酒,妄思偷韓掾之香。何意魄奪自天,魂攝於鬼。浪乘 若毛大者:刁猾無籍,市井兇徒。被鄰女之投梭,淫心不死; 何狂童之入巷,賊智忽生。開戶迎風,喜得履張生之跡;求 開彼自新之路。

急兔起反噬之心。越壁入人家,止期張有冠而李借;奪兵遺

刀橫直前,投鼠無他顧之意;寇窮安往,

槎木,直入廣寒之宮;徑泛漁舟,錯認桃源之路。遂使情火

息焰,

欲海生波。

胭 此鬼蜮哉!即斷首領, 繡 脂;身猶未字,歲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應有郎似 履,遂教魚脫網而鴻罹 以快人心。 風流道乃生此惡魔 溫柔鄉何有

玉;原霓裳之舊隊, 何愁貯屋無金?而乃感關睢而念好逑,

竟繞春婆之夢;怨摽梅而思吉士,遂離倩女之魂。為因一線

纏縈, 敲來,幾破連城之玉。 嵌紅豆於骰子, 鳥之紛飛,並托『秋隼』。蓮鉤摘去, 致使群魔交至。 爭婦女之顏色, 難保一瓣之香;鐵 相思骨竟作厲階;喪 恐失一 『胭脂』;惹鷙

一千五百二十九

縲紲苦爭,

喜錦衾之可覆。

嘉其入門之拒,

猶潔白之情人;

幸白壁之無瑕;

喬木於斧斤,

可憎才真成禍水! 葳蕤自守,

既結, 遂其擲果之心, 自吳公鞫後,女始知鄂生冤。堂下相遇, 遐邇傳頌焉。 亦風流之雅事。 仰彼邑令,作爾冰人。」案 **靦然含涕,** 似有痛

惜之詞,而未可言也。生感其眷戀之情, 其出身微賤,日登公堂,為千人所窺指, 愛慕殊切;而又念 恐娶之為人姍笑,

冤, 送鼓吹焉。 異史氏曰:「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慎也!縱能知李代為 日夜縈回,無以自主。判牒既下,意始安貼。邑宰為之委禽 誰復思桃殭亦屈?然事雖暗昧,必有其間, 要非審思研

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

不能得也。

'嗚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而不知良工之

棋局消日,綢被放衙,下情民艱

拳拳如恐不盡;小有冤抑,必委曲呵護之,曾不肯作威學愚山先生吾師也。方見知時,餘猶童子。竊見其獎進士子, 桎梏靖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 更不肯一勞方寸。至鼓動衙開,巍然坐堂上,彼曉曉者直以

士入場,作「寶藏興焉」文,誤記「水下」;錄畢而後悟之,已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嘗有名 校,以媚權要。真宣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

邊。 料無不黜之理。因作詞文後云:「寶藏在山間, 死撐船漢!告蒼天:留點蒂兒,好與友朋看。」先生閱而 之曰:「寶藏將山誇,忽然見在水涯。 山頭蓋起水晶殿。瑚長峰尖,珠結樹顛。這一回崖中跌 樵夫漫說漁翁話。 誤認卻在水

千五百三十

目雖差, 那曾見, 會水淹殺?」此亦風雅之一斑,憐才之一事也。 文字卻佳, 怎肯放在他人下。 嘗見他, 登高怕險;

歇處,夜已深,遍叩無應。徘徊底下。忽二扉豁開,一叟出. 奚山者,高密人。貿販為業,常客蒙沂間。 一日途中阻雨,

阿纖

憐客無歸,故相容納。我實非賣食沽飲者。家下止有老荊弱 邀客入,山喜從之。縶蹇登客,堂上並無幾榻。叟曰:「我 往來蹀躞。 便入。少頃, 女,已眠熟矣。雖有宿肴,苦少烹鬻,勿嫌冷啜也。」言已 山起坐不自安,曳令暫息。 以足床來置地上,促客坐;又攜一短足幾至:

一千五百三十二

僑寓。 頑 致謝曰:「萍水之人,遂蒙寵惠,沒齒所不敢忘。緣翁盛德, 答云:「未字。」山竊喜。既而品味雜陳,似所宿具。食已, 乃敢遽陳樸魯:僕有弟三郎,十七歲矣。讀書肆業,頗不冥 女。適不忍攪其酣睡, **丛問叟清貫尊閥,答云:「士虛,姓古。子孫夭折,** 欲求援系,不嫌寒賤否?」叟喜曰:「老夫在此,亦是 束裝已, 遂啟展謝。叟殷勤安置而去。 倘得相托, 女郎出行酒。叟顧曰:「我家阿纖興矣。」視之,年 窈窕秀弱, 酬以飯金。 便假一廬,移家而往,庶免懸念。」山都 風致嫣然。山有少弟未婚,竊屬意焉。 想老荊喚起矣。」問:「婿家阿誰?」 固辭曰:「留客一飯, 雞既鳴,叟出,呼客盥 萬無受金之 剩有此

途已昏冥, 家虛無人, 過此恐遲時日,不如早夜同歸。」山可之。 曰:「此處人情大不平善,孤孀難以過度。阿纖既為君家婦 過袂, 女郎, 矧附為婚姻乎?」既別,客月餘乃返。 「然。」媼慘容曰:「不幸老翁壓於敗堵,今將上墓。 附耳不知何辭。 遂與偕行。道其孤弱,不覺哀啼, 冠服盡素。 請少待路側,行即還也。」遂入林去,移時始來。 既近, 媼便停步,向山曰:「君奚姓乎? 疑似阿纖。 女郎亦頻轉顧, 去村里餘, 遇老媼 山亦酸惻。

談二泉者,

是吾售主。

君勿憚勞,

先以尊乘運一囊去,

村中第一

儲粟都已

去;尚存二十餘石,遠莫致之。北去四五里,

**媼挑燈供客已,謂山曰:「意君將至,** 

既至家,

完婚。 歸, 東。 晝夜績織無停晷, 告以故, 在窖中。 凡四返而粟始盡**。** 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市頭**賃騎**, 山以情告父母。 媼治奩裝甚備。 山下為操量執概,母放女收,頃刻盈裝,付之以去。 傾囊先歸。俄有兩夫以五騾至。 既而以金授媼 以是上下俱憐悅之。囑三郎曰:「寄語大 相見甚喜,再以別第館媼,卜吉為三郎 阿纖寡言少怒,或與言,但有微笑 0 媼留其一人二畜,治任遂 媼引山至粟所, 談僕乃返。

郎入泮矣。

再過西道,勿言吾母子也。」 居三四年,奚家益富,三

郎 空廢甚久,有何翁媼相留?」 群疑是物為妖。後十餘日復入試,寂無形聲;又年餘始有居 宜所夙知。 人。」山益奇之。歸家私語,竊疑新婦非人,陰為三郎慮;而 石壓巨鼠如貓, 曰:「此宅向空十年無敢入者。 三郎篤愛如常。久之,家人競相猜議。女微察之,至夜語三 離婚書, 曰:「妾從君數年,未嘗少失婦德;今置之不以人齒, 「客誤矣。東鄰為阿伯別第,三年前居者輒睹怪異, 自卿入門,家日益豐,咸以福澤歸卿, 聽君自擇良偶。」因泣下。三郎曰:「區區寸心, 尾在外猶搖。急歸,呼眾往視,則已渺矣。 山訝之,而未深信。主人又 一日第後墻傾,伯往視之,則 烏得有異

[山宿古之舊鄰,

偶及曩年無歸,投宿翁媼之事。主

山終不釋,日求善撲之貓以覘其異。女雖不懼,然蹙蹙不 扇之捐。」三郎再四慰解,乃已。 言?] 女曰:「君無二心,妾豈不知;但眾口紛紜,恐不免秋

音問已絕。父兄輒相誚責,不得已,勉買一妾,然思阿纖不 廢。而父兄皆以為幸,將為續婚;而三郎殊不懌。又年餘. 空矣。駭極,使人四途蹤跡,並無消息。中心營營, 快。一夕謂媼小恙,辭三郎省侍之。天明三郎往訊。 又數年,奚家日漸貧,由是咸憶阿纖。 寢食都 則室已

遑詰問。及返,又聞之,因問主人。答云:「數年前有寡母孤

僦居於此。月前姥死,女獨處無一線之親,

是以哀耳。」

有叔弟嵐以事至膠,迂道宿表戚陸生家。夜聞鄰哭甚哀,未

便曰: 嵐歸以告三郎。三郎星夜馳去,夫妻相見,各有涕洟。次日 與母偕隱;今又返而依人,誰不加白眼?如欲復還,當與大 告其屋主。屋主謝監生, 遁至此?] 淒愴悲懷。 兄分炊;不然,行乳藥求死耳!: 嵐驚 何姓?」曰:「姓古。嘗閉戶不與里社通 「嫂啟關, 「客何人?我家故無男子。」嵐隙窺而遙審之, 即欲賃輿同歸。女愴然曰:「我以人不齒數故, 嵐曰:「三兄憶念頗苦, 夫妻即有乖迕, 「是吾嫂也!」遂往款扉。 我是叔家阿遂。」女拔關納入, 窺女美, 陰欲圖致為妾, 有人揮涕出 故未悉其家 訴其孤苦、 數年不取 何遂遠 果嫂, 隔

屋直,

頻風示媼

媼死,

竊幸可媒,

而三郎忽至。

千五百三十八

散粟於里黨,斂資償謝,以車送兩人歸 幛也!」遂以其情告三郎。三郎怒,將訟於邑。陸氏止之,為 郎喜以告謝,謝不受粟, 通計房租以留難之。三郎家故不豐,聞金多,有憂色。 曰:「不妨。」引三郎視倉儲,約粟三十餘石,償租有餘。三 故索金。女嘆曰:「此皆妾身之惡

尚無儋石,共奇之。 年餘驗視, 中大富;而山苦貧。女請翁姑自養之;輒以金粟周兄,習以 三郎實告父母,與兄析居。阿纖出私金,日建倉廩,而家中 則倉中滿矣。又不數年,

為常。三郎喜曰:「聊可謂不念舊惡矣。」女曰:「彼自愛弟

耳。且非兄,妾何緣識三郎哉?」後亦無甚怪異。

答。瑞雲曰:「此奴終身發軔之始,不可草草。 瑞雲,杭之名妓, 色藝無雙。年十四。 其母蔡媼, 價由母定, 將使出應

瑞雲

求見者必贄:贄厚者接以弈, 則聽奴自擇之,」媼曰:「諾。」乃定價十五金, 名噪已久,富商貴介, 接踵於門。 酬以畫;薄者一茶而已。瑞雲 逐日見客。

鴛夢,亦竭微贄,冀得一 餘杭賀生,才名夙著, 而家僅中資。 睹芳澤, 竊恐其閱人既多, 不以寒 素仰瑞雲, 固未敢擬

酸在意;及至相見一談, 作詩贈生曰:「何事求漿者, 千五百四十 而款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情 藍橋叩曉關?有心尋玉杵,

坐不出,媼頻喚瑞雲以促之,生乃歸。心甚悒悒,敢作此夢想。」瑞雲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 以博一次, 絲之贄,已竭綿薄。得近芳容,私願已足;若肌膚之親, 圖一宵之聚否?」生曰:「窮踧之士,惟有癡情可獻知己。 瑞雲擇婿數月, 自已,修贄復往。 **倉猝遂別。** 坐語少時, 由是音息遂絕。 人間。」生得詩狂喜,更欲有言, 而更盡而別, 此情復何可耐?籌思及此, 熱念都 既歸, 吟玩詩意, 夢魂縈擾。過一二日, 情不 便起, 不得一 瑞雲接見良歡。移坐近生,悄然曰:「能 千五百四十一 當 指按女額曰:「可惜, 媼 恙, 將強奪之。一日有秀才投 相對遂無一語。 可惜!」遂 思欲罄家 生久 何

忽小鬟來白「客至」,

媵, 我豈以衰故忘卿哉!」遂不復娶。 裝, 絕。 益憔翠。 面壁自隱。賀憐之,便與媼言願贖作婦。 人率與僕等。」和曰:「若能如君, [墨痕益闊;年餘連額徹準矣, 瑞雲送客返, 買之以歸。入門, 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知我, 媼斥去妝飾, 居年餘偶至蘇,有和生與同主人,忽問:「杭有名妓瑞 .如何矣?」賀曰:「適人矣**。**\_ 賀聞而過之,見蓬首廚下,醜狀類鬼。舉目見生, ,使與婢輩伍。 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真;過 牽衣攬涕,不敢以伉儷自居,願備妾 瑞雲又荏弱, 不任驅使, 見者輒笑, 聞者又姍笑之,而生情益 可謂得人矣。不知其價幾 問:「何人?」 **媼許之。**賀貨田傾 而車馬之跡以

抵家, 返杭。 其璞, 滌之否?」和笑曰:「烏得不能?但須其人一誠求耳!」賀起 儀, 歡心也。」即令以盥器貯水, 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請從君歸,便贈一佳人。」遂同 拜曰:「瑞雲之婿,即某是也。」和喜曰:「天下惟真才人為 其問之異, 能於勾欄中買佳麗哉!」又問:「其人果能如君否?」賀以 甚惜其以絕世之姿, 而流落不偶, 賀曰:「緣有奇疾, 留待憐才者之真賞耳。」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能 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吾法, 因反詰之。和笑曰:「實不相欺:昔會一覲其芳 姑從賤售耳。 不然, 戟指而書之, 故以小術晦其光而保 當先令治具者有 曰:「濯之當愈。 如僕者,

千五百四十三

之, 客已渺, 然須親出 隨手光潔, 遍覓之不得, 謝醫人也。」賀喜謝 艷麗一 如當年。 意其其仙歟? 夫婦共德之, 笑捧而去, 立俟瑞雲自靧 同出展謝

邵 仇 氏, 仲, 人也。 值大亂, 為寇俘去。二子福 而歲屢祲, 豪強者復凌藉之, 祿俱幼;繼

十、十八、仇大娘

遂至食息不保。 廉陰券於大姓, 言以相敗辱。 、狡獪, 撫雙孤, 與仲家積不相能, 大姓聞之,惡其不德而止。 欲強奪之;關說已成,並無人知。里人魏名 遺業能溫飽。 仲叔尚廉利其嫁, 千五百四十四 事事思中傷之。 因邵寡, 屢勸駕, **久之,廉之陰謀與** 邵氏矢志不搖。 偽造浮

魏忌嫉之,而陽與善, 秀才屺瞻之女, 祿從師讀。 委身床榻。 「尊堂病廢,不能理家人生產,弟坐食一無所操作, 邵漸聞之, 福甫十六歲 頗賢能, 冤結胸懷, 頻招福飲, 百事賴以經紀。 縫紉無人, 朝歲隕涕, 福倚為心腹交。 遂急為畢 由此用漸裕, 四體漸以不仁, 姻 魏乘間: 婦, 仍使

知而未敢言。

及糧絕,

被母駭問

始以實告。

母怒,

遂析

以微言相漸漬,福惑焉,直以己意告母,

輒視金粟為他人物而委棄之。

魏乘機誘賭,倉粟漸空,

母怒,

詬罵之**。** 

夫婦何為作牛馬哉!且弟買婦,將大耗金錢。為君計不如早

則貧在弟而富在君也。」福歸謀諸婦,婦咄之。 奈魏

析,

顧忌, 笄自刺其喉, 姜女至趙家,方知為婿所賣,大哭,但欲覓死。 興;福懼甚, 原系漏網大盜,武斷一鄉,竟不畏福言之食, 賺妻付之。 持去,數日復空。意踟躕, 福資既罄, 不聽;既而威逼之, 幸姜女賢,旦夕為母執炊,奉事一如平日。福既析 大肆淫賭 無所為計, 魏聞竊喜,急奔告姜,實將傾敗仇也。 亡去。 急救, 數月間田屋悉償賭債, 愈罵;大怒, 已透食管, 因券妻代資, 苦無受者。邑人趙閻羅, 將背券盟。趙橫目相 血溢出。 鞭撻之,終不肯服。 趙急以帛束其項, 而母與妻皆不知。 慨然假資。 趙初慰諭之, 加 姜怒, 因拔

猶冀從容而挫折焉。

明日拘票已至,趙行行不置意。官驗女

千五百四十六

大怒, 傷, 始知福不肖狀, 命重笞之, 喚家人出 隸相顧不敢用刑。官久知其橫暴,至此益信 立斃之。 號幾絕, 姜遂舁女歸。 冥然大漸。 祿時年十五, 煢煢無 自姜之訟也, 邵

滿其志, 先是, 仲有前室女大娘, 輒迕父母, 往往以憤去,仲以是怒惡之;數載已 嫁於遠郡, 性剛猛, 每歸寧,饋贈不

弟福, 往置問。 任人蹂躪至此!吾家田產, 少子至。 大娘同里, 祿實告之。 大娘聞之,忿氣塞吭, 入門,見幼弟侍病母, 邵氏垂危, 便托寄信大娘, 魏欲使招之來而啟其爭。 且歆以家之可圖。數日大娘果 諸賊何得賺去!」因入廚下, 景象淒慘,不覺惻然。 曰:「家無成人, 適有貿販者

與

與

千五百四十七

慷慨。 火炊糜、 之。 狀, 官拘甲、乙等,各加杖責, 郡守最惡賭博。大娘力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 訟諸博待。 守為之動, 先供母, 罛 而後呼弟及子啖之。啖已,忿出, 懼 判令知縣追田給主;仍懲仇福以儆不肖。 · 斂金賂大娘。 田產殊置不問。大娘率子赴郡 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 詣邑 投 情

到縣,

邑令奉命敲逼,於是故產盡反。

屈服。 此 委大娘。 止母家, 娘已寡, 居年餘, 里中豪強少見陵暴, 養母教弟,內外井然。母大慰 乃遣少子歸, 且囑從兄務業, 田產日增。 千五百四十八 時市藥餌珍肴, 輒握刀登 門, 勿得復來。 病漸瘥, 饋遺姜女。 侃侃爭論 家務/ 娘 罔

悉

從

漸 將來不可復返矣。」人咸信之,故無肯與論婚者。 長成 囑媒謀姻。 魏告人曰:「仇家產業,悉屬大娘

室。或不知而誤入之,公子怒,執為盜,杖幾死。 有範公子子文,家中名園為晉第一**。** 園中名花夾路, 直通 會清明,

請先入, 門;遙望門內,繁花如錦,蓋即公子內齋也,魏紿祿曰:「 女子笑聲。方停步間, 自塾中歸, 無何公子出, 周歷亭榭。 我適欲私焉。」祿信之,尋橋入戶,至一院落, 魏引與遨游,遂至範園。魏故與園丁相熟,放 俄至一處, 叱家人綰索逐之。 祿大窘, 婢出, 溪水洶湧,有畫橋朱欄 窺見之, 旋踵即返。 自投溪 "",通一 禄始駭 中。

命僕引出。見其容裳都雅,

便令易其衣履,

**子反怒為笑,** 

求釋令早歸,受恩匪淺。」公子不聽。 祿辭曰:「童子無知,誤踐閨闥,得蒙赦宥, 強曳之入,見花籬內隱隱有美人窺伺。 笑握祿手, 詰其姓氏。藹顏溫語, 過橋漸達曩所。祿不解其意,逡巡不敢入。公子 意甚親暱。 俄頃, 既坐, 俄趨入內;旋 肴炙紛紜。 已出非望。 則群婢行酒。

對之,日 又起, 默思良久, 即放君行。」祿請教。公子曰:「拍名『渾不似』。」祿 辭以醉飽,公子捺坐,笑曰:「僕有一 對曰:「銀成『沒奈何』。」公子大喜曰:「真石崇 樂拍名,若能

蓋公子有女名蕙娘, 曰:「石崇,汝婿也。」問:「何在?」曰:「明日落水矣。」早 美而知書, 日擇良偶。夜夢一人告之

祿殊不解。

告母, 游泮, 仇 贅為辭。 共覘之也。 不乏第宅, 而無其偶, L 杖 而 能 行。 但戒子遠絕而已。逾數日公子又使人致意母,母終不 大娘應之, 母驚為不詳。 才名籍甚。 公子姑令歸謀,遂遣園人負濕衣,送之以馬。 今得屬對, 亦有天緣。 以為異。 更無煩親迎耳。」祿惶然遜謝, 公子聞對而喜, 頻歲賴大娘經紀 即倩雙媒納採焉。 妻弟長成, 於是始知魏氏險;然因兇得吉,辦置 祿適符夢兆, 敬 少弛;禄怒, 第宅完好。 :「拍名乃小女所擬, 未幾祿贅入公子家。 僕欲以息女奉箕帚 故邀入內舍, 且以母病不能 新婦既歸 攜婦而歸 使夫人女 , 寒 僕 既 屢 含 敢

蕙娘免行;田產盡沒入官。幸大娘執析產書,銳身告理,資。國初立法最嚴,祿依令徙口外。範公子上下賄托,僅 仲旗下,時從主屯關外。向祿緬述,始知真為父子,抱頭大 俾主文籍,與諸僕同棲止。僕輩研問家世,祿悉告之。內一 往訊詰,果兄。祿因自述,兄弟悲慘。祿解復衣,分數金,囑行數日至都北,飯於旅肆。有丐子怔營戶外,貌絕類兄;親 增良沃若干頃,悉掛福名, 魏既見絕, **令歸。福泣受而別。祿至關外,寄將軍帳下為奴。因祿文弱**: 寫離書付岳家,伶仃自去。 人驚曰:「是吾兒也!」蓋仇仲初為寇家牧馬,後寇投誠,賣 嫉妒益深, **恨無瑕之可蹈,乃引旗下逃人誣祿** 母女始得安居。 祿自分不返,遂 幸大娘執析產書,銳身告理,

千五百五十二

入旗下, 車駕出 業歸仇。 泣告將軍。 一室俱為酸辛。已而憤曰:「何物逃東, 仲返,父子各喜。 先投冤狀。 兩易配而無所出, 將軍即令祿攝書記;函致親王,付仲詣都。 親王為之婉轉,遂得昭雪,命地方官贖 祿細問家口,為贖身計。乃知仲 時方鰥居。祿遂治任歸。 遂詐吾兒! 仲 伺

初,福別弟歸,匍匐投大娘。大娘奉母坐堂上,操杖問之:「汝 請仍去。」福涕泣伏地, 願受撲責, 便可姑留;不然,汝田產既盡,亦無汝啖飯之所 願受笞。大娘投杖曰:「賣婦之人,

亦不足懲。 但宿案未消,

女罵曰:「我是仇家何人,而相告耶!」 大娘頻述告福而揶揄

再犯首官可耳。」即使人往告姜,姜

居半年,大娘雖給奉周備,

而役同廝

一千五百五十三

福慚愧不敢出氣。

求姜女復歸,母意其不可復挽,大娘曰:「不然。 渠如肯 福操作無怨詞, 托以金錢輒不茍。大娘察其無他,

再四, 荊。 綦多,今承尊命,豈復敢有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 事一 地自容。 且恩義已絕,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共生活哉?請別營一室, 主 岳父母誚讓良切。大娘叱使長跪,然後請見姜女。 堅避不出;大娘搜捉以出。女乃指福唾罵, 姜母始曳令起。大娘請問歸期,女曰:「向受姊惠 **楚毒豈肯自罹?要不能不有此忿耳。」率弟躬往負** 福慚汗無 請之

妾往奉事老母,

較勝披削足矣。」大娘代白其悔,

為翌日之

母兄弟,一 私也。公 得二,女得一也。大娘固辭。兄弟皆泣曰:「吾等非姊,烏有 惟禽獸如此耳, 今日'] 大娘乃安之,遣人招子移家共居焉。或問大娘:「異 往贖父。福請行,因遣健僕輔之以去。 父兄同歸, 又仰其富, 父既歸,堅辭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析產而三之:子 何遂關切如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 皆與己等。魏自計十餘年, 樓舍群起, 一門歡騰。大娘自居母家, 思交歡之,因以賀仲階進, 豈以人而效之?」 福祿聞之皆流涕,使工 壯麗擬於世胄。 禍之而益福之,深自愧 禁子省視, 恐人議 祿乃迎蕙娘歸。 **祿感將軍義,備千金** 備物而往。 未幾

千五百五十六

夜與弟共發之, 石池盈丈,

滿中皆不動尊也。

燃布, **僮被僕殿**, 之而已。 不祥。後值父壽,魏復饋牽羊。卻之不得,系羊庭樹。夜有 卻之;仲不忍拂 手指眾多, 如其禍之也!」自是魏雖殷勤,竟不敢受其寸縷,寧厚酬 往棲積薪, 後魏老,貧而作丐,仇每周以布粟而德報之。 念趨樹下,解羊索自經死。 兄弟嘆曰:「其福之 一時撲滅,而廚中已百物俱空矣。 僮婢不察**。** 受雞酒焉。 俄而薪焚災舍, 雞以布縷縛足, 兄弟皆謂其物 逸入灶;灶火 家惶駭。

一千五百五十七

掬亦污也。」

此

可知盜泉之水,

異史氏曰:「噫嘻!

造物之殊不由人也!益仇之而益福之,

顧受其愛敬;而反以得禍,不更奇哉?

彼機詐者無謂甚矣。

十、十九、曹操塚

孟德墓也。 利刃如霜。 多人閘斷上流,竭其水。見崖下有深洞,中置轉輪,輪 許城外有河水洶湧,近崖深黯。 刀斧,尸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轉相驚怪。 去輪攻入, 破棺散骨, 中有小碑,字皆漢篆。 所殉金寶盡取之。 盛夏時有人入浴, 細視之, 邑宰聞之, 忽然若敲 上排 則曹

異史氏曰:「後賢詩云:『盡掘七十二疑塚, 必有一塚葬! 尸。』寧知竟在七十二塚之外乎?奸哉瞞也!然千餘年而

骨不保,變詐亦復何益?嗚呼,瞞之智正瞞之愚也!i

安慶戴生,少薄行, 無檢幅。 一日醉歸 ,途中遇故表兄季生。

龍飛相公

季曰:「此僕職也,烏得不知?但過繁不甚關切, 君忘之耶?」戴始恍然, 醉後昏眊, 曰:「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錄。」 戴曰:「人世禍福當必知之?」 竟忘其死, 問:「向在何所?」季曰:「僕已異物, 而醉亦不懼 問:「冥間何作?」答 不能盡記

敢相欺,尊名在黑暗獄中。」戴大懼, 相準,今已晚矣。 大善不可復挽。窮秀才有何大力?即日行一善, 耳。三日前偶稽冊,尚賭君名。」戴急問其何詞,季曰:「不 「此非僕所能效力,惟善可以已之。然君惡籍盈指, 但從此砥行, 千五百五十九 則地獄或有出時。」戴聞之 酒亦醒,苦求拯拔。季 非年餘不能

泣下, 先是, 改行, 戴私其鄰婦 伏地哀懇; 不敢差跌。 及仰首而季已杳矣。悒悒而歸。 鄰人聞之而不肯發, 思掩執之。而戴自 由此洗心

夜蘇, 改行, 陽與語, 聞其聲, ,坐井中大號,殊無知者。鄰人恐其復上,過宿往聽之; 永與婦絕;鄰人伺之不得, 急投石。戴移避洞中, 給窺眢井, 因而墮之。井深數丈,計必死。 不敢復作聲。 以為恨。 鄰人知其不死, 日遇於田間 而戴中

竟忘之。因思重泉下無善可行, 漸入,則三步外皆水, 洞中冥黑真與地獄無異。況空洞無所得食,計無生 無所復之,還坐故處。 惟長宣佛號而已。 初覺腹餒, 理。 既見磷火 葡

千五百六十

劚土填井,

幾滿之。

千五百六十

戴近宗凡五支,堂居長。初,邑中大姓賂堂,攻煤於其祖塋 使老夫不安於夜室,故以海水投之。今其後續如何矣?」蓋 言: -儒服儒巾。 燒明燭一支,大如臂。戴久不見火光,喜極趨上。上坐一叟, 眾釋令自行;步益上,如升數仞之階**。** 戴慮水沮 諸死者家群興大訟,堂及大姓皆以此貧;堂子孫至無立錐。 之側。諸弟畏其強莫敢爭。無何地水暴至,採煤人盡死井中。 戴上,伏地自陳。叟曰:「我子孫也。」因令起,賜之坐。自 忽見深處有籠燈, 「戴潛,字龍飛。向因不肖孫堂, 眾強曳扶以行, 戴輟步不敢前, 叟已睹見, 眾喜曰:「龍飛相公施食矣!」邀戴同往 飄若履虛 連結匪類,近墓作井, 曲折半里許,至一處, 階盡,睹房廊, 訝問:「生人何來? ", 堂上

千五百六十二

拜再囑。 書可 肖, 積三四年, 徒。 置卷案頭, 先是家中失戴 報已滿,合還人世。 乃堂弟裔也。 堂上燭常明, 則以一 其後焉得昌!汝既來此,當勿廢讀。」因餉以酒饌 戴亦不知何計可出。 惟制藝百首,首四千餘遍矣。翁一 一僮給役。 戴敬諾。 皆成、 官離任, 會聞先人傳其事 搜訪既窮, 洪制藝,迫使研讀。又命題課文, 不剪亦不滅。倦時輒眠, 翁乃喚集群鬼, 仍送至舊坐處。 緝察亦弛。 餘塚鄰煤洞,陰風刺骨,得志後當遷我 歷時覺有數年之久,然幸無苦。但無別 母告官, 戴妻不安於室, 因告翁。 系縲多人,杳無蹤跡。 一日謂曰:「子孽 莫辨晨夕。翁 遣嫁去。 如師 會 教

千五百六十三

翁所訟 名潛, 是科以優等入闈,遂捷於鄉。 買人入洞拾骨,俾各為具,市棺設地,葬叢塚焉。 宗人議究治之。戴不許;且謂曩時實所自取, 之;春秋上墓,歲歲不衰。 於彼何與焉。鄰人察其意無他,始逡巡而歸。井水既涸, 異歸經日,始能言其底裏。 里中人復治舊井, 字龍飛, 駁審年餘, 先設品物祭諸塚。學使聞其異, 入洞見戴, 僅存皮骨而歸。 。自戴入井, 既歸, 營兆東原, 遷龍飛厚葬 撫之未死。 聞戴復生,大懼亡去。 鄰人毆殺其妻,為妻 大駭, 此冥中之譴, 又賞其文 又稽宗譜

異史氏曰:「余鄉有攻煤者,

兩月餘始得涸,

而十餘人並無死者。

蓋水大至時,

洞沒於水,十餘人沉溺其中。竭

千五百六十四

始知 泅高處, 人在地下, 得不溺。 如蛇鳥之蟄,急切未能死也。然未有至數年 縋而上之, 見風始絕, 晝夜乃漸蘇

色。 安生大成, 者。 小字珊瑚, 十、二十一、珊瑚 每早旦靚妝往朝。 茍非至善, 三年地獄中, 重慶-性嫻淑。 人。父孝廉, 而生母沈, 值生疾, 早卒。弟二成,幼。 烏復有生人哉! 母謂其誨淫, 悍不仁,遇之虐, 詬責之**。** 生娶陳氏 珊瑚無怨 珊瑚

宿他所,示與婦絕**。** 

自此益憎婦。

婦雖奉事惟謹,終不與一語。生知母怒,亦寄

久之母終不快,觸物類而罵之, 意總在

退,

毀妝以進。

母益怒, 投顙自撾。生素孝,

鞭婦, 母少解。

瑚, 珊 方出里門, 瑚。 使老嫗送歸母家。 。生曰:「娶妻以奉姑嫜,今若此,何以妻為!」遂出 珊瑚泣曰:「為女子不能作婦, 歸何以見雙親? 珊

見生, 瑚。王召生入;不入,但盛氣逐珊瑚。 嬸家。嬸王氏,寡居無偶 心竊恐母知。 不如死!」袖中出剪刀刺喉。急救之,血溢沾襟。 惟俯首鳴泣,淚皆赤,素衫盡染;生慘惻不能盡詞而退。 問:「珊瑚何罪?」生責其不能事母。 過數日探知珊瑚創漸平, ,遂止焉。 **媼歸** 無何,王乃率珊瑚出 登王氏門, 一, 生 珊瑚默默不作一 囑隱其情, 使勿留 扶歸生族 珊

又數日母已聞之,怒詣王,惡言誚讓。

且曰:「婦已出,

尚屬安家何人?我自留陳氏女,

王傲不相下,反述

氣鮂鮂, 珊 瑚意不自安, 氏婦也, 慚沮大哭而返。 何煩強與他家事!i 思他適。 先是生有母姨於媼, 母怒甚而窮於詞 即沈姊也。 又見王意

聞 往投媼。 六十餘, 而憐之, 可, 媼 語得 故, 子死, 兼囑勿言,乃與於媼居, 欲移歸另嫁。珊瑚執不肯,惟從於媼紡績以自度。 一幼孫及寡媳;又嘗善視珊瑚。遂辭王, 極道妹子昏暴, 如姑婦焉。 即欲送之還。 珊瑚有兩兄, 珊瑚力言

1出婦, 於是母威頓減, 母或怒以色, 二成漸長,遂先為畢姻。二 母多方為生謀婚, 而悍聲流播, 莫敢攖 則臧姑怒以聲。 反望色笑而承迎之,猶不 一成妻臧姑, 二成又儒, 遠近無與為偶。 驕悍戾沓 不敢為

幃 生 以 鬱 器灑掃之事皆與焉。 兩目盡赤。 中出 於是奔告於媼 得 臧姑歡。 抑成病, 生大慚, 呼弟代役,甫入門, 委頓在床, 臧姑役母若 冀 禁聲欲出。 媼臨存。 。 母子恆於無人處, 婢;生不敢言, 便溺轉側皆須生;生晝夜不得寐, 入 珊瑚以兩手叉扉。生窘極 門泣且訴;訴未畢, 臧姑輒喚去。 相對飲泣 惟身代母操 無 珊瑚 何, 作, 母

緘留 病 處 此 肘下沖出而歸 不餓. [媼家無日不有人來, 沈嘆曰:「賢哉婦乎!姊何修者!」 以待病者。 後無復爾。」而家中饋遺卒無少間。 ,亦不敢以告母。 母病亦漸瘥。 來必以甘旨餉媼。 媼幼孫又以母命將佳餌來 無何於媼至, 媼曰: 「妹以去婦何 媼寄語寡媳: 「此 媼不肯少嘗食 母喜止之。

媼 如 人?」曰:「嘻 曰:「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惡乎弗如?」沈 誠不至夫臧氏之甚也!然烏如甥婦賢。」

侵 兄, 媼乃與生謀, 媼始去**。** 兼及媼。 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臧姑乃喜。立析產書 析二成居。二成告臧姑。 臧姑不樂,

請訪之。」又數日病愈,

**媼欲別。沈泣曰:「恐姊去,我仍死** 

「珊瑚嫁也未者?」答云:「不知,

乃泣下,且告之悔,曰:

吾婦,恐亦不能享也。」 沈曰:「冤戰!謂我木石鹿豕耶 明日以車來迎沈。沈至其家, 有口鼻,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媼曰:「被出如珊瑚,不知 曰:「小女子百善,何遂無一疵?余固能容之。子即有婦 先求見甥婦, 亟道甥婦德**。** 

如

千五百六十九

始止, 媼 績之所貽也。」沈聞之,泣數行下,曰:「我何以見我婦矣!! 沈驚曰:「如何?」曰:「珊瑚寄此久矣。向之所供,皆渠夜 撫焉者可知。向之所饋遺而奉事者, 也。」媼曰:「當怨者不怨, 念子作何語?」曰:「罵之耳。」媼曰:「誠 乎而罵之?」曰:「瑕疵人所時有,惟其不能賢,是以知其罵 乃呼珊瑚。 餘日偕歸, 遂為姑媳如初。 家中薄田數畝, 不足自給, 惟恃生以筆耕, 瑚瑚含涕而出, 伏地下。母慚痛自撻, **媼**力勸 則德焉者可知;當去者不去, 固非予婦也,爾婦也。」 反躬無可罵,亦惡

之出也鄙之;嫂亦惡其悍置不齒。兄弟各院居。臧姑時有凌

**針耨。二成稱饒,然兄不之求,弟亦不之顧也。** 

臧姑以嫂

生上下為之營脫,卒不免。臧姑械十指肉盡脫。官貪暴,索 歸家速辦金,贖吾血產。」生曰:「母子僅自存活,安得多 生出涕曰:「父有靈,急救吾弟!」曰:「逆子悍婦不足惜也! 要生署券。 亟,不得已,悉以良田鬻於村中任翁。 翁以田半屬大成所讓: 望良奢。二成質田貸資,如數納入,姑釋歸。而債家責負日 市吾業!」又顧生曰:「冥中感汝夫妻孝,故使我暫歸一面。\_ 不語;少時而醒, 婢父訟臧姑, 曰:「紫薇樹下有藏金, 家盡掩其耳。 生往,翁忽自言:「我安孝廉也。任某何人, 二成代婦質理,大受撲責,仍坐拘臧姑。 臧姑無所用虐, 可以取用。」欲再問之,翁已 虐夫及婢。 婢一日自經

其數, 之。二成辭甚決,生乃受。稱之少五兩,命珊瑚質奩妝以滿 無少差謬,遂收金,與生易券。 餘無庸多田也,業已棄之,贖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讓 其斷者, 二錠, 成乃券田於主,聽其自售,始得原金而歸。細視之,見斷金 至於此, 所不忍。 二成還金後,意其必有參差;既聞舊業已贖,大奇之。 僅裹真金一韭葉許, 攜付債主。主疑似舊金, 以剪刀夾驗之, 紋色俱足, 是將以殺汝也!」二成懼,往哀債主,主怒不釋。二 薄留二錠,以見推施之義。所存物產,尚與兄等。 餘仍反諸兄以覘之。且教之言曰:「屢承讓德,實 中盡銅耳。臧姑因與二成謀: 臧姑

疑發掘時,兄先隱其真金,忿詣兄所,責數詬厲。生乃悟反

一千五百七十三

痘死。 付之。二成一夜夢父責之曰:「汝不孝不弟,冥限已迫, 姑嗤其愚。是時二成有兩男,長七歲,次三歲。未幾長男病 金之故。 何次男又死。 土皆非己有,占賴將以奚為!」醒告臧姑,欲以田歸兄。 臧姑始懼, 使二成退券於兄, 言之再三, 珊瑚逆而笑曰:「產固在耳, 臧姑益懼,自以券置嫂所。春將盡,田蕪穢不 何怒為?」 使生出券 生不受。

哭之慟,至勺飲不入口。向人曰:「姑早死,使我不得事, 臧姑自此改行, 定省如孝子, 敬嫂亦至。半年母病卒。 臧

耕,

生不得已種治之。

壽終。生養二子皆舉進士。人以為孝友之報云**。** 

天不許我自贖也!」育十胎皆不存,遂以兄子為子。夫妻皆

壽終,一 謂天不許其自贖,非悟道者何能為此言乎?然應迫死, 哉。逆婦化而母死,蓋一堂孝順, 異史氏曰:「不遭跋扈之惡,不知靖獻之忠,家與國有同情 天固已恕之矣。生於憂患,有以矣夫! 無德以戡之也。 臧姑自克,

五通, 南有五通, 則民家美婦輒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息, 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崇、尚可驅遣;而江 為害尤

十、二十二、五通

有趙弘者吳之典商也,妻閻氏頗風格。 一夜有丈夫岸然自 人,按劍四顧, 婢媼盡奔。 千五百七十五 閻欲出,丈夫横阻之,曰:「勿相

|通神四郎也。我愛汝,不為汝禍。」為抱腰舉之,

趙以客舍為家人所集,遂宿趙內院。萬久不寐, **緩則帶自絕,** 知 有會稽萬生者, 行聲,伏窗窺之, 可始一來。 郎挽婦入幃 四郎始去。婦奄臥床榻, **積兩三月,一家俱不聊生。** 屢試皆然, 趙 見一 之表弟, 婦哀免;四郎強合之, 男子入婦室。 疑之, 苦不得死。 剛猛善射。 不勝差 幸四郎不常至,約婦痊 憤, 日過趙, 鮮 思欲自盡, 捉刀而潛視之, 血流 聞庭中有人 離 投

禁勿聲。滅燭取弓矢,伏暗中。

未幾有四五人自空

為之奈何!

如驢。

愕問婦;婦具道之,且曰:「諸神將至,

子驚起,

急覓劍;刀已中顱

,顱裂而踣。

視之則一小馬,大

見男子與閻氏並肩坐,

肴陳幾上矣。 忿火中騰,

奔而入。

於常饈。萬生之名,由是大噪。 乃出, 相慶。猶恐二物復仇, **刀依扉後,寂不動。** 萬急發一矢, 叩關告趙。趙大驚,共燭之, 人入, 剁頸亦殪。 首者殪。三人吼怒, 留萬於家, 炰豕烹馬而供之, 味美異 一馬兩豕死室中。 仍倚扉後, 久之無聲 拔劍搜射者。 舉家

有女未嫁,忽五通晝降,是二十餘美丈夫,言將聘作婦,居月餘,其怪竟絕,乃辭欲去。有木商某苦要之。先是, 堅

請過諸其家。恐萬有難詞, 金百兩, 捺坐而實告之**。** 年十六七, 約吉期而去。計期已迫,合家惶懼。 萬生平意氣自豪,遂亦不辭。 是好女子。萬錯愕不解其故 千五百七十八 隱不以告。盛筵既罷,妝女出拜 至日某乃懸彩 聞萬生名, 離席傴僂,

於門, 聞萬無偶,是夕即以所備床寢,使與女合巹焉。 則巨爪大如手, 但見黑氣欲飛, 間 忽如鳥墜, 使萬坐室中。 日昃不至, 則一少年盛服入,見萬,返身而奔。萬追出 以刀躍揮之, 不知何物;尋其血跡,入於江中。 斷其一足,大嗥而去。 疑新郎已在誅數。未幾見簷 某大喜 俯視

於是素患五通者, 此吳中止有一通, 皆拜請一宿其家。 不敢公然為害矣。 居年餘始攜妻而去。 從

異 敢私議一語。 史氏曰:「五通、 萬生真天下之快人也! 青蛙, 惑俗已久, 一千五百七十九 遂至任其淫亂 無人

花木叢雜。夜既深,僮僕盡散,輒吊孤影。 生字王孫, 蘇州人。設帳於淮, 館縉紳園。 園中屋宇無多,

良宵。 女曰:「妾以君風雅之士,枯寂可憐,不畏多露,相與遣此類館僮。啟戶則二八佳麗,一婢從之。生意妖魅,窮詰甚悉。 一夜三漏將殘,忽有人以指彈扉。急問之,對以「乞火」,聲 恐言其故,妾不敢來,君亦不敢納也。」生又以為鄰之

奔女, 顛倒不能自主。婢已知之, 聞矣。」生曰:「卿深細如此, 既而呵之曰:「去則去耳,甚得云耶、霞耶!」婢既去,女笑 :「適室中無人,遂偕婢從來。 懼喪行檢,敬謝之。女橫波一顧,生覺神魂都迷,忽 便云:「霞姑,我且去。」女頷之。 故僕懼有禍機。」 女曰:「久當 無知如此, 遂以小字令君

千五百八十

其光, 釧 知 終莫測其所自至。 以條金貫火齊,銜明珠二粒;燭既滅 樹濃茂,昏不見掌而返。 但不敗君行止,勿憂也。」上榻緩其裝束。 生於女去時遙尾之,女似已覺, 照 室。 見臂 遽蔽

至河,坐扁舟上,飄風墮笠, 日生詣河北, 笠帶斷絕, 隨波竟去。意頗自失。既渡,見 風吹欲落, 輒於馬上以手自按。

歸齋向女緬述;女不言,但微笑之。生疑女所為, 大風飄笠,團轉空際;漸落,以手承之, 則帶已續矣。異之。

人為君破悶 欲相絕耶?」生不敢復言。 ,妾自謂不惡。縱令妾能為此,亦相愛耳。 果神人,

當相明告,以祛煩惑。」女曰:「岑寂之中,得此

除之。 肌膚, 便誅卻耳。」次夜方寢,婢來叩戶,生急內入,女問:「何 之。」次夕至,告曰:「妾為君遣婢南下矣。婢子弱,恐不能 先是生有甥女既嫁,為五通所惑,心憂之而未以告人。 子坐燈下,隱幾若寐,我斂魂覆瓿中。少時物至,入室急退, 以為郎家也;既到始知其非。比至婿家,燈火已張,入見娘 如?」答曰:「力不能擒,已宮之矣。」笑問其狀, 曰:「此亦易除,但須親往。若輩皆我奴隸, 女狎暱既久, 則此恥西江不能濯也。」生哀求不已,女曰:「當即圖 顧何敢以情人之私告諸嚴君?」生苦哀求計。 肺膈無不傾吐。 女曰:「此等物事,家君能 若令一指得著

曰:『何得寓生人!』審視無他,

乃復入。我陽若迷。

彼啟衾

而婢子行矣。」生喜謝之,女與俱去。 生變,遂急捉而鬮之。物驚嗥遁去。乃起啟瓿, 人,又驚曰:「何得有兵氣-』本不欲以穢物污指, 娘子若醒, 奈恐緩而

竊來一告別耳。」生請偕歸,女嘆曰:「難言之矣!今將別, 女曰:「終歲之好,分手未有一言,終屬缺事。聞君卷帳,故 生喜逆之,曰:「卿久見棄,念必有獲罪處;幸不終絕耶? 後半月餘,女不復至,亦已絕望。歲暮解館欲歸,女復至。

情不忍昧。妾實金龍大王之女,緣與君有夙分,故來相就。

不合遣婢江南,致江湖流傳,言妾為君鬮割五通。家君聞之,

以為大辱,忿欲賜死。幸婢以身自任,怒乃稍解;杖婢以百

必使保母從之,投隙一至,不能盡此衷曲

妾一跬步,

容貌, 顏復見?」女曰:「不然,龍宮無白臾也。 奈何!] 言已欲別,生挽之而泣。女曰:「君勿爾,後三十年 可復相聚。」生曰:「僕年三十矣;又三十年,皤然一老, 如徒求駐顏, 固亦大易。」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 且人生壽夭, 不在 何

既醒, 生旋里,甥女始言其異,云:「當晚若夢,覺一人捉塞盎中; 疑始解。 則血殷床褥而怪絕矣。」生曰:「我曩禱河伯耳。」群

葉 俱小, 後生六十餘, 麗人坐其上, 貌猶類三十許人。一日渡河, 遙見上流浮蓮 近視則神女也。生躍從之,人隨荷

漸漸如錢而滅。

此事與趙弘一則,

俱明季事, 不知

害也。 涇河之間,有士人子申氏者,家窶貧,竟日恆不舉火。夫妻 十、二十三、 、申氏

孰前孰後。

若在萬生用武之後,

則吳下僅遺半通,宜其不為

能盜,我無寧娼乎!」申怒,與妻語相侵。妻含憤而眠。 忿曰:「子欲活而惡辱耶?世不田而食者, 相對,無以為計。妻曰:「無已,子其盜乎!」申曰:「士 子不能亢宗而辱門戶、羞先人, 跖而生,不如夷而死!] 妻 止兩途:汝既不

一千五百八十五

投繯庭樹間。但見父來,驚曰:「癡兒,何至於此!」斷其繩,

申念:為男子不能謀兩餐,至使妻欲娼,固不如死!潛起,

絕, 將作盜, 搖尾羞, 至午負一 斧作梃, 忘前言不忿,含忍之。 氣少平。 囑曰:「盜可以為 申死其下。大駭。 妻聞墮地聲, 何顧焉!可速炊,我將從卿言往行劫。」 故不屑相求也。古人云:『不遭者可無不為。』今且 囊米至。 妻問所從來, 持之欲夫。 既明托夫病,乞鄰得稀酡餌申。申啜已,出而去。 事敗相累, 驚寤: 呼夫不應, 須擇禾黍深處伏之。此行可富, 當無悔!」絕裾而出。 妻察其意似真, 撫捺之,移時而蘇, 因漸米作糜。 曰:「餘父執皆世家, 曳而止之。 申曰:「子 申飽食訖, 爇火覓之, 扶臥床上。妻忿 急尋堅木, 見樹 妻疑其未 無庸 向以

千五百八十六

良專。直將雞鳴,始越垣出,足未至地,申暴起,挺中腰膂 微窺之,入於垣中。默憶垣內為富室亢氏第,此必梁上君子, 來, 窺, 先是亢翁有女絕惠美,父母甚憐愛之。一夜有丈夫入室, 踣然傾跌, 至用武。自度力不敵,不如乘其無備而顛之。計已定,伏伺 何其重獲而出,當合有分。又念其人雄健,倘善取不予,必 將以投止。而電光一照,已近村垣。 見垣下有禾黍蒙密,疾趨而入,蹲避其中。 軀甚壯偉,亦投禾中。申懼不敢少動,幸男子斜行去。 則一巨龜,喙張如盆。大驚,又連擊之,遂斃。 違村里許伏焉。 忽暴雨上下淋濕, 遠外似有行人,恐為所 無何一男子 遙望濃樹

逼為歡。

欲號則舌已入口, 昏不知人,

聽其所為而去。羞以

千五百八十七

負金 龜於庭臠割之。留申過夜,其怪果絕, 翁 驅遣者, 翁甚恨之,而無如何。 翁 而開, 申曰:「汝逼我為此, 申不言,以金置榻上。 女者,必是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 ;翁戒家人操兵環繡闥 而歸。 時都瞑, 入室則群眾皆迷, 惟多集婢媼, 謝金三百。」申平時亦悉聞之。是夜得龜, 妻以其隔夜不還,方且憂盼;見申入,急問之。 忽若夢醒,見女白身臥, 嚴肩門戶而尺。 又作是言!」妻泣曰:「前特以相戲耳。 妻開視, **積數月女柴瘠頗殆,** 婢媼遍淫之。於是相告各駭, 室中人燭而坐。約近夜半, 幾駭絕, 夜既寢, 更不知扉 乃如數贈之。 狀類癡,良久始寤。 曰:「子真為盜耶! 筵之上座, 每語人:「有能 ,使人舁 因悟祟 內外

千五百八十八

今犯斷頭之罪, 笑曳而返之,具以實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封 ,我不能為賊人累也。 請先死!」乃奔。

恥,人且不敢以一文相托,而何以見諒於鬼神乎!j 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無行耳。 不為人憐,亦有鬼祐也。世之貧者, 其行端者, 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 雖餓不死;

懸望甚苦, 與妻言,暗操白梃,出伏墓中,冀有孤身而過者,劫其所有。 邑有貧民某乙,殘臘向盡,身無完衣。自念何以卒歲?不敢 渺無人跡;而松風刺骨,不可復耐。意瀕絕矣,

忽見一人傴僂來。心竊喜,持梃遽出。則一臾負囊道左,

曰:「一身實無長物。家絕食,適於婿家乞得五升米耳。」乙

一千五百八十九

奪米, 歸。 陰念此策良佳,次夜復往。居無幾時,見一人荷梃來,亦投 妻詰其自 復欲褫其絮襖 詭以 「賭債」對 臾苦哀求, 乙憐其老, 釋之,負米而

墓中, 蹲居眺望,意似同道。乙乃逡巡自塚後出。 其人驚

耳。」其人失笑。各以意會,並道饑寒之苦。夜既深,無所獵問:「誰何?」答云:「行道者。」問:「何不行?」曰:「待君

獲。 者, 荷杖出行汲,二人乘間掩入。見燈輝北舍,他屋皆暗黑。 乙欲歸,其人曰:「子雖作此道,然猶雛也。前村有嫁女 營辦中夜, 曰:「大姐, 隔壁聞炊餅聲,知未寢,伏伺之。. ,舉家必殆。從我去, 可向東舍一矚,汝奩妝悉在櫝中, 得當均之。」乙喜從之。 無何,一人啟關

得臥櫝;啟復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乙曰:「入之!」乙 未也。」 聞少女作嬌惰聲。 二人竊喜, 潛趨東舍, 暗中摸索

母及女上榻息燭。乙急甚,乃作鼠嚙物聲。女曰:「櫝中有 無計。未幾燈火亮入,先照櫝。 果入,得一裹傳遞而出。 又給之曰:「再索之。」乃閉櫝, 其人問:「盡矣乎?」曰:「盡矣。」 聞媼云:「誰已扃矣。」於是 加鎖而去。乙在其中,窘急

鼠!」媼曰:「勿壞爾衣。 衣起,發肩啟櫝。乙突出,女驚僕。乙拔關奔去, **而竊幸獲免。** 我疲頓已極,汝宜自覘之。」女振 雖無所得

千五百九十

其自述, 嫁女家被盗 主人賃作傭。 因類申氏, 年餘浮言稍息,始取妻同居,不業白梃矣。 四方流播。或議乙。乙懼, 故附志之。 東遁百里,為逆旅

為妾,貌遠遜朱,而洪嬖之。朱不平,遂致反目。 都中洪大業,妻朱氏,姿致頗佳, 兩相愛悅。 後洪納婢寶帶 洪雖不敢

十、二十四、恆娘

後徙居, 公然宿妾所, 有小妾, 姿僅中人,言詞輕倩。朱悅之。次日答拜,見其室亦 年二十許, 與帛商狄姓為鄰。狄妻恆娘, 然益劈妾, 疏朱。 甚娟好。 鄰居幾半年,並不聞其詬誶 先過院謁朱。恆娘三

一千五百九十二

**叢驅雀,其離滋甚耳!其歸益縱之,即男子自來,勿納也。** 娘曰:「嘻!子則自疏,而尤男子乎?朝夕而絮聒之,是為 妾。今乃知不然。夫人何術?如可授, 如是月餘朱往見恆娘, 是共稱朱氏賢。 洪一飲食,亦使寶帶共之。洪時以周旋朱,朱拒之益力,於 勿華服, 一月後當再為子謀之。」朱從其謀,益飾寶帶,使從丈夫寢。 「予向謂良人之愛妾,為其為妾也, 而狄獨鍾愛恆娘, 勿脂澤, 垢面敝履, 恆娘喜曰:「得之矣!子歸毀若妝, 副室則虛位而已。朱一日問恆娘 雜家人操作。一月後可復來。 願北面為弟子。」恆 每欲易妻之名呼作

千五百九十三

為上巳節, 使寶帶分其勞; 朱不受, 朱從之。衣敝補衣,故為不潔清,而紡績外無他問。 如是者一月,又往見恆娘。 欲招子踏春園。子當盡去敝衣, 輒叱去之。 恆娘曰:「孺子真可教也! 袍褲襪履, 洪憐之,

驗 影。 娘教。妝竟,過恆娘,恆娘喜曰:「可矣!」又代換鳳髻,光 新, 袍袖不合時制, 早過我。」朱曰:「諾。」至日,攬鏡細勻鉛黃, 拆其線更作之;謂其履樣拙,更於笥

中出業履,共成之,訖,即令易著。臨別飲以酒,囑曰:「歸

見男子,

見洪,

洪上下凝睇之,

手索足, 皆吝之。半月後當復來。」朱歸,

歡笑異於平時。朱少話游覽,便支頤

即早閉戶寢,渠來叩關勿聽也。三度呼可一度

眠習慣, 調新婦, 日為率**。** 堅臥不起, 情態;日未昏 不堪復擾。」日既西,洪入閨坐守之。滅燭登床,如 綢繆甚歡。更為次夜之約;朱不可長,與洪約以三 洪始去。次夕復然。 即起入房, **闔扉眠矣。未幾洪果來款關** 明日洪讓之,朱曰:「獨

也! 然子雖美,不媚也。子之姿, 於是試使貌,曰:「非也!病在外眥。」試使笑,又曰:「非 半月許復詣恆娘, 病在左頤。」 乃以秋波送嬌, 凡數十作,始略得其仿佛。 恆娘闔門與語曰:「從此可以擅專房矣。 | 媚可奪西施之寵, 況下者乎!! 恆娘曰:「子歸矣, 又囅然瓠犀微露, 使朱效 攬鏡而

千五百九十五

朱歸, 投之, 嫻 習之, 此非可以言傳者也。」 一如恆娘教。洪大悅,形神俱惑,惟恐見拒。日將暮, 術無餘矣。至於床第之間 隨機而動之,因所好而

Η, 朱益善遇寶帶,每房中之宴, 則相對調笑, 所沾染。於是寶帶恨洪, 不終席,遣去之。朱賺夫入寶帶房,扃閉之,洪終夜無 跬步不離閨闥,日以為常,竟不能推之使去。 對人輒怨謗。洪益厭怒之,漸施鞭 輒呼與共榻坐;而洪視寶帶益

恆媳一 子能由之,而終不能知之也。縱之, 一日謂朱曰:「我之術何加?」朱曰:「道 何也?」曰:「子不聞 則至妙;然

千五百九十六

楚 。

**寶帶忿,不自修,拖敝垢履,頭類蓬葆,更不復可言人** 

往視, 欲言而恐疑之也;行相別,敢以實告:妾乃狐也。幼遭繼母 子易妻為妾之法也。」朱大悅,遂為閨中密友。 也, 朋日老父尸解,妾往省覲,不復還矣。」朱把手唏嘘。早日 之變,鬻妾都中。良人遇我厚,故不忍遽絕,戀戀以至於今。 **積數年,忽謂朱曰:「我兩人情若一體,自當不昧生平。** 非味矣。而又不易與之,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此即 似久別;忽睹艷妝,則如新至,譬貧人驟得梁肉, 況藜羹乎!」「毀之而復炫之,何也?」曰:「置不留目, 甘其所乍獲,而幸其所難遘也。縱而飽之,則珍錯亦厭 人情厭故而喜新,重難而輕易?丈夫之愛妾,非必其美 則舉家惶駭, 恆娘已香。 則視脫粟

千五百九十七

能破其惑;而變憎為愛之術,遂得以行乎其間矣。古佞臣事 異史氏曰:「買珠者不貴珠而貴櫝:新舊易難之情, 千古不 勿令見人,勿使窺書。 乃知容身固寵, 皆有心傳也。

惟徘徊園中, 常大用,洛人, 適以他事如曹, 目注勾萌,以望其拆。 癖好牡丹。 因假縉紳之園居焉。 聞曹州牡丹甲齊、魯, 作《懷牡丹》詩百絕。 時方二月, 牡 心向往之。 丹未華,

十、二十五、葛巾

暮往又見之,從容避去;微窺之,宮妝艷絕。眩迷之中,忽

千五百九十八

未幾花漸含苞,而資斧將匱;尋典春衣,流連忘返。一日凌

晨趨花所,

則一女郎及老嫗在焉。

疑是貴家宅眷,遂遄返。

過 叱 假 ·如此妄言,自當縶送令尹!」生大懼, 狂生何為!」生長跪 適與媼 此必仙· 遇。 女郎方坐石 世上豈有此女子乎!急返身而搜之, 曰:「娘子必是仙人!」 上,相顧失驚。嫗以身幛 ` 女郎微笑曰:「去 咄

生返, 空齋 甚海孟浪。 復不能徒步。意女郎歸告父兄,必有詬辱相 竊幸女郎無怒容,或當不復置念。悔 加 懼 偃 臥

聲容, 眼。 集 飲!」生駭然曰:「僕與娘子, 終夜而病。 嫗 轉懼為想。 持甌而進曰:「吾家葛巾娘子, 日已向辰, 如是三日,憔悴欲死。 喜無問罪之師, 夙無怨嫌, 何至賜死?既為娘 秉燭夜分, 手合鴆湯, 心漸寧帖。 僕

回憶

熟

速

千五百九十九

顱清 笑接甌而去。生覺藥氣香冷,似非毒者。俄覺肺膈寬舒, 爽, 酣然睡去。 與其相思而病,不如仰藥而死!」遂引而盡之。 既醒紅日滿窗。 試起,病若失,心益信 頭

其為仙。

無可夤緣,但於無人時,虔拜而默禱之。

女郎近曳之,忽聞異香竟體,即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膚軟膩, 一日行去, 忽於深樹內覿面遇女郎,幸無他人,大喜投地。

使人骨節欲酥。正欲有言,老嫗忽至。女令隱身石後,南指

悵然, 梯 曰:「夜以花梯度墻,四面紅窗者即妾居也。」匆匆而去。生 魂魄飛散, 喜而下, 果有紅窗。室中聞敲棋聲、佇立不敢復前 莫知所往。 至夜移梯登南垣, 則垣下已有

千六百

少間再過之,子聲猶繁;漸近窺之,

則女郎與一

姑逾垣歸。

移去之。生登垣, 漏已三催。 素衣美人相對弈, 生伏梯上, ,老嫗亦在坐, 欲下無階, 聞嫗出云:「梯也, 恨悒而返。 婢侍焉。又返。凡三往復 誰置此?」呼婢共

者, 次夕復往, 見生驚起,斜立含羞。生揖曰:「自分福薄, 梯先設矣。幸寂無人, 則女郎兀坐若有思 恐於天人

無分, 拒曰: 亦有今夕也!」遂狎抱之。纖腰盈掬,吹氣如蘭, 「何遽爾!」生曰:「好事多磨, 遲為鬼妒。」言未已,

之。 **遙聞人語。女急曰:「玉版妹子來矣!君可姑伏床下。」生從** 女郎堅坐不行。玉版曰:「如此戀戀,豈藏有男子在室耶? 無何, 敢邀為長夜之歡。」女郎辭以困惰,玉版固請之, 一女子入,笑曰:「敗軍之將,尚可復言戰否?

千六百零一

懼, 強拉 隔夕女郎果至,笑曰:「妾向以君為君子,不知其為寇盜也,」 理衿袖, 頭有一水精如意,上 籌思不敢復往,但珍藏如意,以冀其尋。 出門而去。生出恨極,遂搜枕簟。室內並無香奩, 體香猶凝, 傾慕益切。然因伏床之恐, 結紫巾,芳潔可愛。懷之, 遂有懷刑之 越垣歸。白 惟

生曰:「有之。所以偶不君子者,第望其如意耳。」 乃攬體

笑曰:「君慮亦過。 蒙垂盼, 熏 懷, 代解裙結。 無氣不馥。因曰:「僕固意卿為仙人,今益知不妄。幸 緣在三生。 玉肌乍露,熱香四流,偎抱之間,覺鼻息汗 妾不過離魂之倩女,偶為情動耳。此事 但恐杜蘭香之下嫁, 終成離恨耳。」女

冝要慎秘,

恐是非之口捏造黑白,君不能生翼,妾不能乘

千六百零二

衣, 去後, 歸, 索如意,曰:「此非妾物,乃玉版所遺。」問:「玉版為誰? 起欲去,曰:「妾處耳目多,不可久羈,蹈隙當復來。」臨別 風 曰:「妾叔妹也。」付鉤乃去。 人?」曰:「此桑姥。妾少時受其露覆,故不與婢輩等。」遂 而囊橐既空欲貨馬,女知之,曰:「君以妾故,瀉囊質宀,衾枕皆染異香。從此三兩夜輒一至。生惑之不復思 情所不忍。又去代步,千餘里將何以歸?妾有私蓄, 女曰:「既以妾為仙,仙人何必以姓名傳。」問 則禍離更慘於好別矣。」生然之, 而終疑為仙, ]:: 「嫗 固詰 何

貪鄙以耗卿財,何以為人乎!」女固強之,曰:「姑假君。\_

千六百零三

可助裝。」生辭曰:「感卿情好,

撫臆誓肌, 不足論報; 而又

女探入,出白鏹近五十餘兩,生把臂止之,不聽,又出數十 遂捉生臂至一桑樹下,指一石曰:「轉之!」 生從之。 又拔頭 刺土數十下,又曰:「爬之。」生又從之。則甕口已見。

守,不復能自主矣。一惟卿命,刀鋸斧鉞,亦所不遑顧耳! 生驚曰:「且為奈何!小生素迂謹,今為卿故,如寡婦之失 一夕謂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勢不可長,此不可不預謀也。\_ 生強分其半而後掩之。

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生竊自危,女殊坦然**,** 千六百零四 謂生曰:「無

迎之;比至,則女郎車適已至門。

。 登堂朝家人,四鄰驚賀, 女謀偕亡,命生先歸,約會於洛。生治任旋里,擬先歸而後

長卿何也。」 論 千里外非邏察所及, 即或知之,妾世家女,卓王孫當無如

生弟大器,年十七,女顧之曰:「是有慧根,前程尤勝於君。」 費一嫗之往返耳。」生恐前情發,不敢從其謀,女曰:「不 頗不惡,年亦相若,作夫婦可稱佳偶。」生請作伐,女曰:「是 完婚有期,妻忽夭殞。女曰:「妾妹玉版,君固嘗窺見之,貌 亦何難。」生曰:「何術?」曰:「妹與妾最相善。 兩馬駕輕車,

即宿車中,五更復行。

者止而候於途,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來,登車遂發。昏暮

女郎計其時日, 使大器盛服而迎之。

妨。」即命桑嫗遣車去。數日至曹。將近裏門,婢下車,

使御

弟皆得美婦,而家又日富 一日有大寇數十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圍樓。

五

十里許乃相遇

御輪而歸

鼓吹花燭,

起拜成禮。

由此兄

兩夫人世間所無, 俯問:「有仇否?」答云:「無仇。但有兩事相求:一則聞 請賜一見;一則五十八人,各乞金五百。\_

欲焚樓,家人大恐。女欲與玉版下樓,止之不聽。炫妝下階, 聚薪樓下,為縱火計以脅之。生允其索金之請,寇不滿志, 未盡者三級, 謂寇曰:「我姊妹皆仙媛,暫時一履塵世,

千六百零六

畏寇盜!欲賜汝萬金,恐汝不敢受也。」寇眾一齊仰拜,

「不敢」。姊妹欲退,一寇曰:「此詐也!」女聞之,反身

佇立, 默無一言。 姊妹從容上樓而去。寇仰望無跡, 「意欲何作, 便早圖之!尚未晚也。」諸寇相顧 哄然始散。

詰, 後二年, 生疑曹無魏姓世家, 心竊怪之。遂托故復詣曹,入境諮訪,世族並無魏姓。 姊妹各舉一子, 又且大姓失女,何得置之不問?未敢窮 始漸自言:「魏姓,母封曹國夫人。」

於是仍假館舊主人,忽見壁上有贈曹國夫人詩,頗涉駭異, 因詰主人。主人笑,即請往觀曹夫人,至則牡丹一本, 高

簷等。

兒至, 謂生曰:「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 千六百零七

敢質言,但述贈夫人詩以覘之。女蹙然變色,遽出呼玉版

「何種」?曰:「葛巾紫也。」愈駭,遂疑女為花妖。

既歸不

問其

與

問所由名,則以其花為曹第一,故同人戲封之。

顧, 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盛,洛下無雙焉。 玉版,瓣尤繁碎。數年茂蔭成叢,移分他所,更變異種, 何 一夜徑尺,當年而花,一紫一白,朵大如盤,較尋常之葛巾、 可復聚!」因與玉版皆舉兒遙擲之,兒墮地並沒。生方驚 則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後數日,墮兒處生壯丹二株,

常生之未達也! 異史氏曰:「懷之專一,鬼神可通, 少府寂寞,以花當夫人;況真能解語, 千六百零八 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也。 何必力窮其原哉?惜

## 十一、卷十

撫軍

周有德,

改創故藩邸為部院

衙署。

時方鳩

有木作

馮木匠

忡, 半身來相窺。 馮明寰直宿其中**。** 短垣上立一 竊望其誤投也。 馮欲歸, 歸, 歡畢,女亦遂去。 「我非誤就, 女已候於曠野。 紅雞, 馮疑為同輩所私;靜聽之**,** 夜方就寢, 少間女果越窗過,徑已入懷。 注 目間, 敬 自此夜夜至。 相投耳。」 馮所居村離郡固不甚遠, 雞已飛搶至地。 忽見紋窗半開 兩人情日密。 初猶自隱, 眾已熟眠。私心 俄一少女, 月明如書。 馮喜, 後遂 而 怔 默

千六百零九

馮曰:「世緣俱有定數:當來推不去,當去亦挽不住。今 神漸減,心益懼, 子別矣。」遂去。 延師鎮驅, ,卒無少驗。 一夜女艷妝來, 與 向

從去。

既入室, 家人皆莫之睹,

馮始知其非人。

**迨數月**,

精

馬子才, 順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 聞有佳種必購之, 為

十一、二、黃英

里不憚。 北方所無。 得兩芽, 馬欣動, 日有金陵客寓其家, 裹藏如寶。 即刻治裝, 一千六百一十 從客至金陵。客多方為之營 自言其中表親有一二種,

菊已枯, 第南有荒圃,僅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日過北院為馬治菊, 陶趨車前向姊咨稟,車中人推簾語, 然曰:「僕雖固貧, 陶姊小字黃英,雅善談, 顧弟言:「屋不厭卑, 年曰:「種無不佳, 少年自言: 而察其家似不舉火。馬妻呂,亦愛陶姊,不時以升斗饋恤之。 `:「將何往?」答云:「姊厭金陵,欲卜居於河朔耳**。**」馬欣 拔根再植之, 遇一少年, 「陶姓。」談言騷雅。 茅廬可以寄榻。不嫌荒陋, 培溉在人。」 因與論藝菊之法。 馬大悅, 而院宜得廣。」馬代諾之,遂與俱歸。 無不活。然家清貧,陶日與馬共飲食, 跨蹇從油碧車, 輒過呂所, 因問馬所自來,實告之。少 與共紉績。 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 豐姿灑落。 無煩他適。」 漸近與語 一日謂馬

流雅· 睹。 見市人買花者, 始一至。 馬所棄殘枝劣種, 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為貪, 賣菊亦足謀生。」馬素介, 可茍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馬不語,陶起而出。 心厭其貪, 士,當能安貧;今作是論, 「君家固不豐,僕日以口腹累知交, 劚去者, 陶 未幾菊將開, 出 則折別枝插補之;其蓓蕾在畦者, 欲與絕; 而又恨其私秘佳種, 握手曳入。見荒庭半畝皆菊畦, 車載肩負,道相屬也。其花皆異種,目所未 陶悉掇拾而去。由此不復就馬寢食, 聞其門囂喧如市。怪之, 過而窺焉, 聞陶言,甚鄙之,曰:「僕以君 則以東籬為市井,有辱黃花 販花為業不為俗。人固不 胡可為常!為今計 遂款其扉,將 數椽之外無 罔不佳妙, 招之

千六百一十二

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 漸而舊日花畦, 盡為廊舍。更於墻外買田一區, 興作從心, 更不謀 築

黄英, 四周, 已。年餘陶竟不至。 黃英課僕種菊, 村外治膏田二十頃,甲第益壯。忽有客自東粵來,寄陶生函 微使人風示之。 黃英微笑, 意似允許, 悉種菊。至秋載花去,春盡不歸。 一如陶。 而馬妻病卒。 得金益合商賈, 惟專候陶歸而 意屬

聘何所」。英辭不受採。又以故居陋, **憶國中之飲,** 信,發之,則囑姊歸馬。考其寄書之日,即馬妻死之日; 適四十三月也,大奇之**。** 擇日行親迎禮。 欲使就南第居,若贅 以書示英,

不自安, 黃英曰:「妾非貪鄙;但不少致豐盈,遂令千載下人, 黃英既適馬,於間壁開扉通南第,日過課其僕。馬恥以妻富 明貧賤骨,百世不能發跡, 依裙帶而食,真無一毫丈夫氣矣。人皆祝富, 分疆界矣。然遵馬教, 毋乃勞乎?」馬慚,不復稽, 恆囑黃英作南北籍, 取。未浹旬又雜之。 家中觸類皆陶家物。 馬不能禁。 曰:「僕三十年清德,為卿所累。今視息人間 凡數更,馬不勝煩。黃英笑曰:「陳仲子 經數月, 以防淆亂。而家所需,黃英輒取諸南第。 閉門不復業菊,而享用過於世家。 故聊為我家彭澤解嘲耳。 樓舍連垣, 馬立遣人一 一切聽諸黃英。鳩工庀料, 兩第竟合為一, 一齎還之,戒勿復 我但祝窮耳! 然貧者 謂

常。 對, 富, 靳也。」馬曰:「捐他人之金, 願富為難 何害?」乃於園中築茅茨,擇美婢往侍馬。馬安之。然過數 黃英笑曰:「東食西宿,廉者當不如是。」 馬亦自笑無以 苦念黃英。 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 遂復合居如初。 妾亦不能貧也。 無已, 富者求貧固亦甚易。 析君居:清者自清, 抑亦良醜。」英曰:「君不願 床頭金任君揮去之,妾不 隔宿輒至以為 濁者自濁

於是。

積有薄資,

煩寄吾姊。

我歲杪當暫去。」馬不聽

陶曰:「金陵吾故土,

將婚

千六百一十六

款朵佳勝、

動

疑類陶制。

少間主人出,

果陶也。

喜極

會馬以事客金陵,

適逢菊秋。

早過花

見肆中盆列甚繁,

具道契闊

遂止宿焉。 要之歸,

之擇婚. 至此! 畦 門, 計各盡百壺。 馬使與陶相較飲。二人縱飲甚歡, 解裝課役,大修亭園 使僕代論 飲素豪, 之益苦**。** 玉山傾倒, 則姊已除舍, 覆以衣, 辭不願。 價, 從不見其沉醉。 且曰:「家幸充盈 馬駭絕, 會爛醉如泥 廉其直, 委衣於側, 要馬俱去, 床榻裀褥皆設, 姊遣二婢侍其寢處, 告黃英。 惟 數日盡售。 日與馬共棋酒,更不復結 有友人曾生, 即 沉睡座間。 英急往, 地化為菊,高如人; 戒勿視。 若預知弟也歸者。 相得恨晚。自辰以迄四漏 逼促囊裝, 拔置地上, 既明而往, 居三四年中 陶起歸寢, 無須復賈。」坐肆 量亦無對。 賃舟遂北 花十餘朵, 則陶臥畦 適過 陶自歸, 門踐菊 女。 客。 陶

千六百一十七

彭城郎玉柱, 書癡 其先世官至太守, 居官廉, 得俸不治生產, 卷

異史氏曰:「青山白雲人,遂以醉死,

世盡惜之,

而未必不

物色之也。

自以為快也。

植此種於庭中,

如見良友,

如見麗人,不可不

書盈屋。 至玉柱尤癡。 家苦貧, 無物不鬻, 惟父藏書,

研讀, 幛以素紗, 不忍置。父在時,曾書《勸學篇》粘其座右, 無問寒暑。 惟恐磨滅。 年二十餘, 非為干祿,實信書中真有金粟。 千六百一十九 不求婚朽,冀卷中麗人自至。 郎日諷誦;

晝夜

文宗臨試, 見賓親不知溫涼,三數語後, 一日方讀,忽大風飄卷去。急逐之,踏地陷足;探之,穴 輒首拔之,而苦不得售。 則誦聲大作,客逡巡自去。每 加

信「千鍾」之說不妄,讀益力。 腐草;掘之,乃古人窖粟, 配敗已成糞土。雖不可食,

金輦徑尺,大喜,以為「金屋」之驗。出以示人, 一日梯登高架,於亂卷中得 則鍍金

道,性好佛。或勸郎獻輦為佛龕。觀察大悅,贈金三百、馬 非真金。心竊怨古人之誑己也。居無何,有父同年, 觀察是

妻乎?」又讀二三年,迄無效,人咸揶揄之。時民間訛言天 二匹。郎喜, 或勸其娶,曰:「『書中自有顏如玉』, 以為金屋、車馬皆有驗,因益刻苦。然行年已 我何憂無美

織女私逃。 或戲郎:「天孫竊奔, 蓋為君也。」郎知其戲

美人,一 卷上,反復瞻玩,至忘食寢。一日方注目間,美人忽折腰起, 坐卷上微笑。郎驚絕,伏拜案下。既起,已盈尺矣。益駭, 又叩之。下幾亭亭,宛然絕代之姝。拜問:「何神?」美人笑 曰:「書中顏如玉,其以此驗之耶?」心悵然自失。而細視 夕讀《漢書》至八卷,卷將半,見紗剪美人夾藏其中。 「妾顏氏,字如玉,君固相知已久。日垂青盼,脫不一 眉目如生;背隱隱有細字云:「織女。」大異之。日置

席間親愛倍至,而不知為人。

千六百二十

恐千載下無復有篤信古人者。」郎喜,遂與寢處。然枕

酣, 搜諸卷、渺不可得;既,仍於《漢書》八卷中得之,頁數不 恐為女覺,陰取《漢書》第八卷,雜混他所以迷之。一日讀 之具,日與遨戲。而郎意殊不屬。覷女不在,則竊卷流覽。 祝。女乃下曰:「君再不聽,當相永絕!」因使治棋枰、樗蒲 取《漢書》細檢之,直至舊處, 妾行去矣。」郎暫從之。少頃忘其教,吟誦復起。逾刻索女. 騰達者, 每讀必使女坐其側。女戒勿讀,不聽;女曰:「君所以不能 不知所在。神志喪失,囑而禱之,殊無影跡。忽憶女所隱處, 女至竟不之覺;忽睹之,急掩卷而女已亡矣。大懼,冥 因再拜祝, ,徒以讀耳。試觀春秋榜上,讀如君者幾人?若不聽: 果得之。呼之不動,伏以哀

然也?」女笑曰:「君日讀書,妾固謂無益。今即夫婦一章, 注, 郎一夜謂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則生子;今與卿居久,何不 女曰:「子可以出而試矣。」 郎遂樂而忘讀,女又縱之出門,使結客,由此倜儻之名暴著。 局贏女二子。女乃喜,授以弦索,限五日工一曲。 女乃下,與之弈, 無暇他及;久之隨手應節,不覺鼓舞。女乃日與飲博, 曰:「三日不工,當復去。」至三日,忽一 郎手營目

尚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郎驚問:「何工夫?」女笑不

言。少間潛迎就之。郎樂極曰:「我不意夫婦之樂,有不可

言傳者。」於是逢人輒道,無有不掩口者。 女知而責之,

千六百二十三

「鉆穴逾隙者始不可以告人,天倫之樂人所皆有, 過八九月,女果舉一男, 郎曰:「妾從君二年 ·,業生子, 買媼撫字之。 可以別矣。久恐為 何諱

者耶?」女亦淒然,良久曰:「必欲妾留,當舉架上書盡散 君禍 悔之已晚。」郎聞言泣下,伏不起,曰:「卿不念呱呱

語,女, 之。」郎曰:「此卿故鄉,乃僕性命,何出此言!」女不之強, 無不駭絕, 但默不言。人益疑, 「妾亦知其有數,不得不預告耳。」先是, 而又未聞其締姻何家, 共詰之。郎不能作偽 郵傳幾遍, 聞於邑宰史公。史, 親族或窺見

女聞

知遁匿無跡。

宰怒,收郎,斥革衣衿,梏械備加

少年進士。

聞 聲

**一傾動,** 

竊欲一

一睹麗容,

因而拘郎與女。

務得

煙結不散, 女所自往。 命駕親臨其家。見書卷盈屋, 郎垂死無一言。 瞑若陰霾。 械其婢, 多不勝搜,乃焚之庭中, 略得道其仿佛。宰以為

郎既釋,遠求父門入書,得從辨復。是年秋捷,次年舉進士。 而銜恨切於骨髓。 為顏如玉之位, 朝夕而祝曰:「卿如有靈

異史氏曰:「天下之物, 結, 魔也。事近怪誕,治之未為不可;而祖龍之虐不已慘乎!其 其家。時有中表為司理,逼納愛妾,托言買婢寄署中。 當佑我官於閩。」後果以直指巡閩。 郎即日自劾, 取妾而歸。 **積則招妒,好則生魔,女之妖書之** 居三月,訪史惡款, 案既

更宜得怨毒之報也。

嗚呼!何怪哉!

存心之私,

叩祝, 弘麗。 許盛, 之寓言, 益嘩辨之, 逆旅主人聞呼大聖名,皆搖手失色, 肅然起敬, 禱諸祠。盛未知大聖何神, **兗人**。 入殿瞻仰, 盛潛去之。 何遂誠信如此?如其有神, 無敢有惰容。盛素剛直, 從兄成賈於閩, 既歸, 神猴首人身, 兄責其慢。 與兄俱往。至則殿閣連蔓, 貨未居積。 蓋齊天大聖孫悟空雲。 若恐大聖聞。盛見其狀 竊笑世俗之陋。 刀槊雷霆, 盛日:「孫悟空乃丘翁 客言大聖靈著, 餘自受之! 諸客 極

聽者皆掩耳而走。

千六百二十六

悲, 忍而不呻。又月餘始就平復。而兄又大病。盛曰:「何如矣」 或言:神譴須自祝,盛卒不信。 敬神者亦復如是,足徵餘之疾非由悟空也。」兄聞其言,益 其痛倍苦。醫來,以刀割腐肉,血溢盈碗;恐人神其詞,故 股又痛,竟夜生巨疽,連足盡腫,寢食俱廢。兄代禱迄無驗: 至夜盛果病, 謂神遷怒,責弟不為代禱。盛曰:「兄弟猶手足。 頭痛大作。或勸詣祠謝, 月餘瘡漸斂, ,盛不聽。 未幾頭小愈, 而又一疽生, 前

謂汝遷怒,使我不能自白。倘爾有神,當今死者復生。餘即

買棺殮兄已,投祠指神而數之曰:「兄病

支體糜爛而不之禱;今豈以手足之病,而易吾守乎?」 但為

延醫銼藥,

而不從其禱。藥下,兄暴斃。

|慘痛結於心腹,

汝身, 堂上。神問: 筆不知何詞, 祠, 青衣曰:「三日後鬼籍已報天庭, 姑置宥赦。 脛股;猶不自悔,嘖有煩言。本宜送拔舌獄,念汝一念剛鯁 北面稱弟子,不敢有異詞;不然,當以汝處三清之法, 兄俱去。若能向善,當為汝福。」兄弟悲喜,相將俱歸。 旨上咨斗宿, 少施法力, 仰見大聖有怒色,責之曰:「因汝無狀, 亦以破吾兄地下之惑。」至夜夢一人招之去,入大聖 汝兄病,乃汝以庸醫夭其壽數, 益令狂妄者引為口實。」乃命青衣使請命於閻羅。 使青衣執之而去。良久乃返。成與俱來,並跪 是以來遲。」盛趨上拜謝神恩。神曰:「可速與 「何遲?」青衣曰:「閻魔不敢擅專, 恐難為力。」神取方版,命 與人何尤?今不 以菩薩刀穿汝 醒

千六百二十八

異之**。** 無所訴, 由此 兄又未健, |誠服信奉, 偶游郊郭, 急起, 因而備述其遭。褐衣人曰:「有一佳境, 相對長愁。 啟材視之, 兄果已蘇 更倍於流俗。 忽一褐衣人相之曰:「子何憂也?」盛方苦 而兄弟資本, 扶出 極感大聖力。盛 病中已耗其半; 暫往瞻矚

許, 亦足破悶。」 褐衣人曰:「予有小術,頃刻可到。」因命以兩手抱腰: 問:「何所?」但云:「不遠。」從之。出郭半里

異色, 懼, 略 遙見一臾,喜曰:「適遇此老,子之福也!」舉手相揖。 閉目不敢少啟。頃之曰:「至矣。」忽見琉璃世界, 點頭,遂覺雲生足下,騰踔而上,不知幾百由旬。 訝問:「何處?」曰:「天宮也。」信步而行,上上益高。 臾邀 盛大

千六百二十九

既歸,立 地。 過詣其所 其利倍蓰。 自此屢至閩必禱大聖。 他人之禱時不甚驗: 須多求。」盛又拜之,起視已渺。 悟為大聖, 納腰橐, 枚,遂取其六。褐衣人以為過廉,代取六枚付盛並裹之。 桦, 盛稽首請示仙號, 狀類雀卵, 喜而告兄。 拱手曰: 「足矣。」辭臾出,仍令附體而下, 千里行賈, 烹茗獻客;止兩盞 又求祐護。 瑩澈如冰,使盛自取之。盛念攜歸可作 解取共視, 敬造仙署, 笑曰:「適即所謂斤斗雲也。」 曰:「適所會財星, 則融入腰橐矣。後輦貨而歸 求少贈饋。」與命僮出白 賜利十二分, 褐衣人曰:「此 俄頃 盛恍然 盛所 及

求無不應者。

千六百三十

大著, 1 焉矣。何以故?人心所聚,而物或托焉耳。若盛之方鯁, 宜得神明之祐,豈真耳內繡針,毫毛能變,足下觔斗, 異史氏曰:「昔士人過寺,畫琵琶於壁而去;比返, 可升哉!卒為邪惑,亦其見之不真也。」 香火相屬焉。天下事固不必實有其人,人靈之則既靈 則其靈 碧落

者。或犯神怒,家中輒有異兆;蛙游幾榻,甚或攀緣滑壁, 江漢之間,俗事蛙神最虔。祠中蛙不知幾百千萬,有大如籠

十一、五、青蛙神

其狀不一,此家當兇。人則大恐,斬牲禳禱之,神喜則已。

千六百三十一

漸長, 欲, 俱往。 入一朱門, 罪而歸。心益懼,亦姑聽之。 相 楚有薛昆生者,幼惠, 臠!」姜懼,反其儀。薛翁憂之,潔牲往禱,自言不敢與神 自稱神使, 坐致神意, 一日昆生在途,有使者迎宣神命,苦邀移趾。不得已,從與 近偶。 辭以兒幼。雖固卻之,而亦未敢議婚他姓。遲數年昆生 委禽於姜氏。神告姜曰:「薛昆生吾婿也,何得近禁 祝已,見肴酒中皆有巨蛆浮出, 樓閣華好。有與坐堂上,類七八十歲人。 美姿容。六七歲時,有青衣媼至其家 願以女下嫁昆生。薛翁性樸拙 蠢然擾動,傾棄謝

側

昆生伏謁,臾命曳起之,賜坐案旁。少間婢媼集視,

紛紜滿

<u></u> 與顧曰:「人言薛郎至矣。」數婢奔去。移時一媼率女

一千六百三十二

與君可稱佳偶,君家尊乃以異類見拒。 但含怒,頗不善昆生所為;而昆生不以十娘故斂抑之。十娘 生少年任性, 故家日興。自婚於神, 此沖翁神媼時降其家。 之,昆生不肯行。方消讓間,輿已在門, 媼曰:「我固知郎意良佳。請先歸,當即送十娘往也。」 昆生 主其半, 人矣。上堂朝見翁姑, 「諾。」趨歸告翁。翁倉遽無所為計,乃授之詞,使返謝 年十六七, 是在君耳。」昆生目注十娘,心愛好之,默然不言。 喜則忌, 麗絕無儔。 臾指曰:「此小女十娘, 門堂藩溷皆蛙,人無敢詬蹴之。惟昆 見之皆喜。即夕合巹,琴瑟甚諧。 視其衣, 赤為喜, 白為財, 必見, 以 怒則踐斃, 不甚愛惜。十娘雖謙馴: 此自百年事,父母止 青衣成群, 而十娘

俱病, 愈。 穢, 畏蛙也!」十娘甚諱言「蛙」, 娘已去。呵昆生, 於鴞鳥生翼,欲啄母睛耶!」昆生益憤曰:「吾正嫌所增污 汝家婦, 語侵昆生, 十娘日輒凝妝坐, ,不堪貽子孫**。** 十娘已自至, 鬱冒不食。 田增粟, 昆生怒曰:「豈以汝家翁媼能禍人耶?大丈夫 不操女紅,昆生衣履一委諸母。母一日 請不如早別,」遂逐十娘,翁媼既聞之,十 使急往追復之。昆生盛氣不屈。至夜母子 賈增價,亦復不少。今老幼皆已溫飽, **翁懼,負荊於祠,** 夫妻歡好如初。 聞之恚甚, 詞義殷切。過三日病尋 曰:「自妾入門為

聞之,負氣登堂曰:「兒婦朝侍食,

千六百三十四

<sup>曰:「</sup>兒既娶,仍累媼

!人家婦事姑,我家姑事婦!j 十娘·

暮問寢,

事姑者,

燒數屋, 齎材鳩工, 鉞, 如 聞之,· 畏婦者耶!且盎盂相敲,皆臣所為,無所涉於父母。 女不能奉翁姑,略無庭訓,而曲護其短!神者至公,有教人 死耳!」復出十娘。十娘亦怒,出門徑去。次日居舍災, 昆生入見母涕痕, 何?所短者,不能吝傭錢自作苦耳。」母無言, 負薪殿下, 即加臣身;如其不然, 大懼失色。 「娶妻不能承歡,不如勿有!便觸老蛙怒,不過橫災 幾案床榻,悉為煨燼。昆生怒, 共為昆生建造, 辭之不肯; 日數百人相屬於道, 熱火欲舉。 至夜神示夢於近村,使為婿家營宅。 詰得故,怒責十娘。十娘執辨不相屈。 居人集而哀之,始憤而歸。 我亦焚汝居室, 詣祠責數曰: 「**養** 聊以相報。 慚沮自哭。 刀鋸斧 父母 及

此十娘性益和,居二年無間言。 登堂謝過,言詞溫婉。轉身向昆生展笑, 不數日第舍一新 床幕器具悉備焉。 修除甫竟, 十娘已至, 舉家變怨為喜。自

昆生亦轉笑生嗔, 十娘最惡蛇, 自此絕。」遂出門去。薛翁大恐,杖昆生, 昆生戲函小蛇, 惡相抵。十娘曰:「今番不待相迫逐, 紿使啟之。十娘變色, 請罪於神。 詬 昆 生。

神所哀十娘,迄無聲應。未幾,聞神以十娘字袁氏,中心失 禍之,亦寂無音。 十娘。 因亦求婚他族; 而歷相數家, 廢食成疾。父母憂皇,不知所處! 往探袁氏, 則已堊壁滌庭, 積有年餘, 昆生懷念十娘, 候魚軒矣。心愧憤不能自 並無如十娘者, 於是益思 頗自悔,

靡他, 喜, 家凌虐, 忽昏憒中有人撫之曰:「大丈夫頻欲斷絕, 而置之矣。適出門,父走送曰:『癡婢!不聽吾言,後受薛 日十娘臨蓐, 向以君儇薄,未必遂能相白首,故不欲留孽根於人世;今已 由此昆生亦老成,不作惡虐,於是情好益篤。十娘曰:「妾 千思萬思而不忍也。卜吉已在今夕,父又無顏反幣,妾親攜 ,相待之禮, 止宜從父命, 則十娘也。 奔告翁媼。 妾將生子。」 居無何, 縱死亦勿歸也了」昆生感其義,為之流涕。 一舉兩男。 喜極, **媼聞之,不待往朝,奔入子舍,** 躍起曰:「卿何來?」十娘曰:「以輕薄 另醮而去。固久受袁家採幣, 神翁神媼著朱袍, 又作此態!」 降臨其家。次 執手嗚泣。

千六百三十七

由此往來無間。 ·薛蛙子家」。近人不敢呼, **妝入閨** 往往托諸巫以為言。巫能察神嗔喜:告諸信士 朝拜十娘,十娘笑則解。 居民或犯神怒, 遠人則呼之。 輒先求昆生;乃使婦女輩 薛氏苗裔甚繁,人名之

青蛙神,

「喜矣」, 哉?抑神實靈,非盡妄也? 有富賈周某性吝嗇。 神則至;「怒矣」,婦子坐愁嘆,有廢餐者。流俗然 會居人斂金修關聖祠,貧富皆與有力,

獨周 毛所不肯拔。久之工不就,首事者無所為謀。適眾賽

蛙神, 各注已。巫視曰:「周某在此否?」周方混跡其後, 巫曰:「已捐者不復強,未捐者量力自注。」眾唯唯敬 巫忽言:「周將軍倉命小神司募政,其取簿籍來。」眾

千六百三十八

恐神知 夫掩執, 窘,巫怒曰:「淫債尚酬二百, 命注之。 聞之失色,次且 以金二百自贖,故訐之也。周益慚懼,不得已, 一 前 前 況好事耶!」蓋周私一 巫指籍曰:「注金百。」周益 婦婦

蹇緩,塞兩扉而入。既入轉身臥, **晝寢,忽聞門外如牛喘。視之則,巨蛙,室門僅容其身,步履** 既歸告妻,妻曰:「此巫之詐耳。」巫屢索,卒不與。一 以閩承頷,舉家盡驚。

送, 送監造所,人皆異之, 曰:「此必討募金也。」焚香而祝,願先納三十,其餘以次齎 蛙不動;請納五十,身忽一縮小尺許;又加二十益縮 縮如拳, 周亦不言其故。 積數日, 巫又言: 「周 從容出,入墻罅而去。 周急以五十金

千六百三十九

其床, 懼, 百金, 滿。 家皇駭, 糜爛釜中,以致穢不可食;至三日庭中蠢蠢,更無隙地。 某欠金五十, 次完結。 少之也。」遂祝之,益以二十首始舉;又益之起 次日益多,穴倉登榻, 問巫。 周懼 床搖撼欲傾;加喙於枕而眠, 四足盡起, 不知計之所出。不得已, 日夫婦方食, 即完百數與之。 巫揣其意, 不催並?」周聞之, 下床出門, ·; 蛙 欲周即解囊。 驗之,仍不少動。 無處不至;大於碗者, 升灶啜蠅, 又至, 狼犺數步,復返身臥門內。 如前狀, 請教於巫。 懼, 腹隆起如臥牛, 周無奈何, 又送十金, 目作怒。 。半日間小蛙 巫曰:「此必 如數付巫, 足;直 少間 隅皆 漸

散矣。 祠 蛙 既成, 乃行, 數步外身暴縮 開 光祭賽, 更有所需。 雜眾蛙中, 不可辨認! 巫忽指首事者曰:「某宜 紛紛然亦漸

如乾數。 數為多寡。此等金錢,不可自肥, 事勤勞, 同捐過。」巫曰:「我不以貧富為有無, 故代汝消之也。除某某廉正無茍且外, 共十五人,止遺二人。 眾祝曰:「吾等與某某, 恐有横災飛禍。 但以汝等所侵漁之 。念汝等首 即我家巫,

檀。 兩 我亦不少私之, 不敢置辯, 今使傾橐。」與眾衡之, 妻問之亦不答, 悉如數納入。 便令先出,以為眾倡。」 盡卷囊蓄而出 秤得六兩餘, 巫過此茫不自知;或告之,大 告眾曰:「某私克銀 即奔入家, 使人志之。 搜括

愕

千六百四十

異史氏曰:「老蛙司募, 慚 人患疔瘇, 質衣以盈之。惟二人虧其數, 醫藥之費,浮於所欠,人以為私克之報云。 無不可與為善之人,其勝刺釘拖索 事既畢,一人病月餘 正其行

家故無恆產,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今不幸殂謝異域。 者不既多乎?又發監守之盜而消其災,則其現威猛 陜,任病不起,申善視之,積十餘日,疾大漸。 任建之,魚臺人。 慈悲也。 言:「申竹亭,宿遷人。」話言投契,盟為昆弟,行止與俱。至 神矣! 任秀 販氈裘為業, 竭資赴陝。途中逢一人。 謂申曰:「吾

千六百四十二

催其移槥,申托尋寺觀,竟遁不返。任家年餘方得確耗。 俾輦吾櫬而歸**。**. 枕為書付申,至夕而卒。申以五六金為市薄材,殮已。主人 君自取之,為我小備殮具, 我手足也,兩千里外,更有誰何!囊金二百餘金,一半 如肯攜殘骸旋故里, 剩者可助資斧;其半寄吾妻子, 剛裝資勿計矣。」乃扶

任子秀,年十七,方從師讀,由此廢學,欲往尋父柩。母憐

母教戒綦嚴,卒不改。一日文宗案臨,試居四等。 殯後家貧如洗。幸秀聰穎,釋服,入魚臺泮。而佻達喜博, 其幼,秀哀涕欲死,遂典資治任,俾老僕佐之行,半年始還。 對母自矢。於是閉戶年餘,遂以優等食餼。 母憤泣不

勸令設帳,而人終以其蕩無檢幅,

咸誚薄之。

秀慚懼,

水聲 人聲, 叔張某賈京師 至臨清, 聒耳不寐。 泊舟關外。 勸 赴 都 更既靜, 時鹽航艤集, 願攜與俱, 忽聞鄰舟骰聲清越,入耳縈 帆檣如林。 不耗其資。秀喜從 臥後,

既睡, 可復忍, 思欲過舟 心, 不覺舊技復癢。 心怔沖苦不得眠;又起又解, 攜錢徑去。 至鄰舟, 一戲。潛起解囊,捉錢踟躕,回思母訓, 竊聽諸客,皆已酣寢, 則見兩人對賭, 如是者三。 興勃發, 囊中自備千文, 錢注豐美。 即復束置。

醒

覺秀不在舟,

聞骰聲,

心知之,

因詣鄰舟,

欲撓沮之。

耽視良久,

亦傾囊出百金質主·

入局共博。

錢幾上,

即求入局。二人喜,

即與共擲。秀大勝。

即以巨金質舟主,

漸以十餘貫作孤注。

賭方酣,

又有一人登

並起, 天已曙,放曉關矣,共運資而返。三客已去。主人視所質三 千。客得錢,賭更豪,無何又盡歸秀。 又促逼令歸。三客燥急。舟主利其盆頭,轉貸他舟,得百餘 空。客欲賭金,而秀欲已盈,故托非錢不博以難之。 則秀胯側積資如山,乃不復言,負錢數千而返。呼諸客 往來移運,尚存十餘千。未幾三客俱敗,一舟之錢盡 張在側:

百餘金, 盡箔灰耳。大驚,尋至秀舟,告以故,欲取償於秀, 過訪榜人,

及問里居、姓名,知為建之之子,縮頸羞汗而退。

乃知主人即申竹亭也。秀至陝時,亦頗聞其姓字;至此鬼已 之, 故不復追其前卻矣。乃以資與張合業而北,終歲獲息 遂援例入監。益權子母,十年間財雄一方。

千六百四十五

五月五日,吳越有鬥龍舟之戲:

刳木為龍,

繪鱗甲, 飾以

晚霞

碧;上 鎮江有蔣氏童阿端, 江水, 之,墮水而死勿悔也。 布索引木板下垂。 十六歲猶用之。 險危欲墮。故其購是童也,先以金啖其父母, 為雕甍朱檻 至金山下墮水死。蔣媼止此子, 。有童坐板上,顛倒滾跌,作諸巧劇。 帆旌皆以錦繡。 方七歲。 便捷奇巧莫能過, 吳門則載美姬,較不同耳。 舟末為龍尾高丈餘, 哀鳴而已。 價益起 預調

四繞,

屹如壁立**。** 

千六百四十六

阿端不自知死,有兩人導去,見水中別有天地;回視則流

波

俄入宮殿,見一人兜牟坐。兩人曰:「此

滅 聞。 大鉦 絮絮調撥之;而阿端一過殊已了了。姥喜曰:「得此兒, 讓晚霞矣! 鉦喤聒,諸院皆響;既而諸院皆息。 出與為禮,率十三四歲。 日龍窩君按部, 柳條部。」遂引至一所 舞起則巨濤洶湧, 龍窩君急止之, 乃教以「錢塘飛霆」之舞,「洞庭和風」之樂。但聞鼓 **圍四尺許**, 諸部畢集。首按「夜叉部」,鬼 鼓可四人合抱之, 命進「乳鶯部」,皆二八姝麗 横流空際, 即有老嫗來, 廣殿四合。 時墮一點大如盆, 聲如巨霆, 姥恐阿端不能即嫻, 眾呼解姥。坐令獻技。 趨 上東廊, 叫噪不復 面魚服, 有諸少年 笙樂細 著地

鳴

窩

也。」便使拜伏,

龍窩君顏色和霽,曰:「阿端伎巧可

明

千六百四十七

眾中 發, 隨腔, 也。 女郎 明 隨其部亦下西墀。 衿袖襪履間, 無何, 按 遙注晚霞 嵌夜光珠。 畢 俯仰中節。 年十四五已來, 清風習習, 部 「蛺蝶部」, 喚「柳條部」。龍窩君特試阿端。 俱退立西墀下。次按 「燕子部」, 而 南 皆出五色花朵, 晚 霞 龍窩君嘉其惠悟, 阿端拜賜下, 阿端旁睨, 波聲俱靜, 亦遙注之。 去數武, 童男女皆雙舞 振袖傾鬟, 而法嚴不敢 雅愛好之, 隨風颺下, 少間 水 亦趨 漸凝如水晶世 作「散花舞」; 翩翩翔起, 西 賜五文褲褶, 墀, 端逡巡出部而北, 問之同部, 飄泊滿庭。 皆垂髫人。內 各守其伍。 部 端作前舞, 相 視神馳 魚須金 即晚霞 舞畢, 喜怒 端 於 束

遺珊瑚釵, 色黄白, 子部」後, 皆取諸同。 端疾出部前, 端急內袖中。 諸部按畢, 而晚霞已緩滯在後。 魚貫而出。「柳條」在 回首見端, 燕

既歸, 促, 摩殷切,病不少瘥。姥憂之,罔所為計, 且為奈何!」薄暮一童子來,坐榻上與語, 凝思成疾, 眠餐頓廢。 解姥輒進甘旨 ' 曰:「吳江王壽期已 日三四省

而西, 蝶部。」從容問曰:「君病為晚霞否?」端驚問 花大如蓋, 能步否?」答云:「勉強尚能自力。」 童挽出, 「晚霞亦如君耳。」端淒然起坐, 又闢雙扉。 落瓣堆梗下盈尺。 見蓮花數十畝, 童引入其中, 皆生平地上, 便求方計。 曰:「姑坐此。 南啟一 「何知?」笑 童問:「尚 葉大如席,

千六百四十九

端歸, 蓮 過數日, 道相思, 霞及乳鶯部一人在宮中教舞。 . 瓣而藉之,忻與狎寢**。** 少時, 病亦尋愈。由此兩人日以會於蓮畝。 略述生平。 隨龍窩君往壽吳江王。稱壽已, 美人撥蓮花而入,則晚霞也。 遂以石壓荷蓋令側, 既訂後約, 數月更無音耗, 日以夕陽為候, 乃別。 雅可幛蔽;又勻鋪 諸部悉歸, 相見驚喜, 端悵望若失。 獨留晚

意欲相從俱死**。**但見江水若壁,

月餘,

癡想欲絕。

日解姥入,

戚然相吊曰:「惜乎!晚霞

留吳江門下數日,

惟解姥日往來吳江府,端托晚霞為外妹,求攜去,冀一見之。

宮禁嚴森,晚霞苦不得出,

怏怏而返。積

投江矣!」端大駭,

涕下不能自止。

因毀冠裂服,

藏金珠

以首力觸不得入。念欲

抵裏, 復還, 時得岸,少坐江濱,頓思老母,遂趁舟而去。 濡, 下有大樹一章, 乃猱攀而上, 而竟已浮水上。 懼問冠服, 四顧居廬, 罪將增重。 忽如隔世。次且至家,忽聞窗中有女子 不意之中, 意計窮蹇, 漸至端杪, 恍睹人世, 汗流浹踵。 遂飄然泅去。 力躍墮, 幸不沾 忽 睹

時兩人喜勝於悲;而媼則悲疑驚喜, 曰:「汝子來矣。」音聲甚似晚霞。俄, 萬狀俱作矣。 與母俱出 初,晚霞

在吳江, 目念衏院不可復投, 又不得一見阿端: 有客舟拯之, ,覺腹中震動,龍宮法禁嚴,恐旦夕身娩, 問其居里。晚霞故吳名妓,溺水不得其尸 但欲求死,遂潛投江水。身泛起,沉浮波 遂曰:「鎮江蔣氏,吾婿也。」客因代貫 横遭撻楚,

千六百五十一

無他, 告 寡也者。 女曰:「母但得真孫,何必求人知。」媼亦安之。 媼。 舟, 良喜。然無子, 送諸其家。 媼以其風格婉妙,頗愛悅之。第慮年太少, 而女孝謹,顧家中貧, 蔣媼疑其錯誤,女自言不誤, 恐一旦臨蓐,不見信於戚里,以謀女。 便脫珍飾售數萬。 因以其情 媼察其志 必非肯終

會端 因以此詰端**。** 至, 女喜不自已。 媼亦疑兒不死; 陰發兒塚, 端始爽然自悟;然恐晚霞惡其非人, 骸骨俱存, 囑母勿復

一千六百五十二

覺阿端非人,乃曰:

能生子。未幾竟舉一

一男,捉之無異常兒,始悅。

久之, 女漸

以為當日所得非兒尸,然終慮其不

「胡不早言!凡鬼衣龍宮衣,七七魂魄

言。

母然之。遂告同里,

惜不早購之也。」 堅凝,生人不殊矣。若得宮中龍角膠,可以續骨節而生肌膚 端貨其珠,有賈胡出資百萬,家由此巨富。值母壽,夫妻歌

技。 婦皆鬼。」驗之無影而信,遂不之奪。但遣宮人就別院傳其 舞稱觴,遂傳聞王邸。王欲強奪晚霞。端懼,見王自陳:「夫 女以龜溺毀容,而後見之。教三月,終不能盡其技而

十一、八、白秋練

直隸有慕生,小字蟾宮,商人慕小寰之子。 六,翁以文業迂,使去而學賈,從父至楚**。** 每舟中無事, 聰惠喜讀。 輒

異也。 哦詩, 音節鏗鏹**。** 便吟誦。 抵武昌, 父留居逆旅,守其居積。生乘父出, 輒見窗影憧憧,似有人竊聽之,而亦未之 執卷

怪之,遽出窺覘,則十五六傾城之姝。望見生,急避去。又 二三日,載貨北旋,暮泊湖濱。父適他出,有媼入曰:「郎君

一夕翁赴飲,久不歸,生吟益苦。有人徘徊窗外,月映甚悉。

**媼不實信**, 為婚姻,不得復拒。」生心實愛好,第慮父嗔,因直以情告。 文字。言在郡城,得聽清吟,於今結念,至絕眠餐。意欲附 殺吾女矣!」生驚問之,答云:「妾白姓。有息女秋練,頗解 務要盟約。生不肯,媼怒曰:「人世姻好,有求

委禽而不得者。今老身自媒,反不見納,恥孰甚焉!請勿想

泊 父以涉遠,又薄女子之懷春也,笑置之。 渡矣!」遂去。少間父歸, 舟處水深沒棹;夜忽沙磧擁起,舟滯不得動。 善其詞以告之, 隱冀垂納。 湖中每歲客

於是留子自歸。生竊喜,悔不詰媼居里。 百倍於原直也,以故翁未甚憂怪。獨計明歲南來, 舟必有留住守洲者,至次年桃花水溢,他貨未至, 日既暮, 尚須揭資 舟中物當 媼與一婢

探手於懷 波自流。略致訊詰, 無事者!」遂去。生初聞而驚;移燈視女, 扶女郎至, 卻羞郎」, 展衣臥諸榻上,向生曰:「人病至此, 可為妾詠。」生狂喜,欲近就之, 嫣然微笑。生強其一 為戲。女不覺歡然展謔, 千六百五十五 語, 則病態含嬌, 曰:「『為郎憔 乃曰:「君為 而憐其荏弱。 莫高枕作

翁行且至。我兩人事,妾適以卷卜,展之得李益《江南曲》: 過, 女一夜早起挑燈,忽開卷淒然淚瑩,生起急問之。女曰:「阿 即自去,曰:「汝樂與郎君戲,亦自任也。」於是生始研問居 果至。見女凝妝歡坐,不覺欣慰;邀女去,女俯首不語。 訶意非祥。」 生慰解之, 曰:「首句 『嫁得翟塘賈』, 即已大 知家門。」然兩人互相愛悅,要誓良堅。 止。女曰:「妾與君不過傾蓋之交,婚嫁尚未可必,何須令 二吟王建**『**羅衣葉葉』之作,病當愈。」生從其言。 甫 遂滅燭共寢。女未曙已起,曰:「老母將至矣。」 未幾媼 女攬衣起曰:「妾愈矣!」再讀, 則嬌顫相和。生神志益 何不祥之與有!」女乃少歡,起身作別曰:「暫請分手, 兩

千六百五十六

妓, 藥禳可痊, 數, 翁不在舟, 女忽至, 物價失時, 為相會之約。 舟送之,女力辭而去。 舟始通。 以相報? 一既歸, 明則千人指視矣。」生把臂哽咽 怒加詬厲。 圖 目前。 凝思成疾。慕憂之,巫醫並進。生私告母曰:「病 諸賈無策, 斂資禱湖神之廟。端陽後, 曰:「妾常使人偵探之, 惟有秋練至耳。」 由此值翁他出,遂高吟, 細審舟中財物, 姑留君兩月, 相見依依,莫知決策。女曰:「低昂有 無何慕果至。 生漸吐其情, 翁初怒之; 久之支離益憊, 再商行止。」臨 並無虧損, 譙呵乃已**。** 諧否無不聞也。 則女自至。 「好事如諧 別, ,父疑其招 雨水大至, 以吟聲作 何處 將

千六百五十七

為君一 會有恐 況味, 醫二人何得效?然聞卿聲, 聞兩人言,皆淚欲望。 夜翁出,女果至, 姑以解其沉痼。媼以婚無成約, 而審詰邦族, 向西』。」 女從之。 生贊曰:「快哉!卿昔誦詩餘, **媼操柁湖濱**, 賃車載子復入楚, ,要不可不使君知**。**然羸頓如此, 一吟。」生亦喜。女亦吟王建前作。 則浮家泛宅而已。 即出自任。翁登其舟, 就榻嗚泣曰:「昔年妾狀今到君耶!此 媼視女面 泊舟故處。 神已爽矣。試為我吟『楊柳千條 弗許。女露半面 因實告子病由, 因翁哀請, 訪居人, 急切何能便瘳?妾請 窺見秋練, 生曰:「此卿心事, 並無知白媼者。 即亦許之。至 ,殷殷窺聽, 冀女登舟,

蓮子》云:『菡萏香蓮十頃陡。』心尚未忘,

煩一曼聲度之。」

翁意,直對「不諧」。 沉痾若失。 女又從之。 甫関. 既而問:「父見媼何詞?事得諧否?」女已察知 , 生躍起曰:「小生何嘗病哉!」遂相狎抱!

語。 既而女去,父來,見生已起,喜甚,但慰勉之。因曰:「女子 良佳。然自總角時把柁棹歌,無論微賤,抑亦不貞。」生不

歡有日,何憂為!」生以所言物價告父。父頗不信,姑以餘 歸家,妾言驗,則妾為佳婦矣。再來時君十八,妾十七,相 問計,女曰:「凡商賈之志在於利耳。妾有術知物價。適視 舟中物,並無少息。為我告翁:居某物利三之;某物十之。 下事,愈急則愈遠,愈迎則愈拒。當使意自轉,反相求。」生 翁既出,女復來,生述父意。女曰:「妾窺之審矣:天

千六百五十九

厚息, 舟。 能使己富。翁於是益揭資而南。至湖, 女乃使翁益南,所應居貨,悉籍付之。 資半從其教。 舟。翁另賃一舟,為子合巹。 始見其泊舟柳下,因委禽焉。媼悉不受,但涓吉送女過 翁三月而返。物至楚,價已倍蓰。 略相準。以是服秋練之神。 既歸, ,所自買貨,資本大虧;幸少從女言, 。 生益誇張之,謂女自誇, 數日不見白媼;過數 **媼乃邀婿去,家於其** 將歸,女求載湖水;

既歸,

每食必加少許,

如用醯醬焉。由是每南行,必為致數

壇而歸。

後三四年,舉一子。

女扣舷呼母,

一日涕泣思歸。翁乃偕子及婦俱入楚。至湖,不知媼之所在。

神形喪失。促生沿湖問訊。

會有釣鱘鰉者,

一千六百六十

見憎, 盗金贖放之。既返不見女。搜之不得,更盡始至。問:「何遂靳直也!如必不從,妾即投湖水死耳!」生懼,不敢告父, 近宮中欲選嬪妃,妾被浮言者所稱道, 釣者索直昂。女曰:「妾在君家,謀金不下巨萬, 妾母實奏之。 不實告矣:適所贖,即妾母也。向在洞庭, 往?」曰:「適至母所。」問:「母何在?」腆然曰:「今不得 以告女。女大駭, **今難雖免,而罰未釋。** 請以兒擲還君。 生近視之,巨物也,形全類人,乳陰畢具。奇之, 龍君不聽, 謂夙有放生願, 囑生贖放之。生往商釣者, 妾自去,龍宮之奉,未必不百倍君家 君如愛妾,代禱真君可免。 放母於南濱, 餓欲死, 故罹前難。 遂敕妾母, 坐相索。 龍君命司行旅。 區區者何 如以異類

**『免』字。**」生如言候之。果有道士蹩躄而至,生伏拜之。道 士急走,生從其後。道士以杖投水,躍登其上。生竟從之而 憐允。」 乃出魚腹綾一方, 也。」生大驚,慮真君不可得見。女曰:「明日未刻,真君當 至。見有跛道士,急拜之,入水亦從之。真君喜文士,必合 曰:「如問所求,即出此,求書一

登, 筆草書「免」字如符形,返舟令下。則見道士踏杖浮行,頃 詳陳始末。道士笑曰:「此物殊風流,老龍何得荒淫!」遂出 刻已渺。 則非杖也,舟也。又拜之,道士問:「何求?」生出羅求 道士展視曰:「此白驥翼也,子何遇之?」蟾宮不敢隱, 歸舟女喜, 但囑勿洩於父母。

遂病, 歸後二 三時, 三年, 日夜喘急, 吟杜甫《夢李白》詩, 翁南游 囑曰:「如妾死,勿瘞, 數月不歸。 死當不朽。 湖 水俱罄, 當 待水至, 於卯、 傾注 盆 酉

每思南旋。 後翁死, 慕翁至, 生從其意, 生急如其教, 遷於楚 時許, 漸蘇。

門緩妾衣,

抱入浸之,

宜得活。」喘息數日,

奄然遂

愆程, 南巡撫某公, 無所投宿, 王者

遣

州

佐押解餉六十萬

湖

遠見古刹

因詣棲止。

天明視所解金

途中被

雨

然無存。眾駭怪莫可取咎。回白撫公,公以為妾,將置之法: 及詰眾役, 並無異詞。 。公責令仍反故處,緝察端緒。

缆。 至廟前見一瞽者,形貌奇異,自榜云:「能知心事。」因求卜 「是為失金者。」州佐曰:「然。 因訴前苦。瞽者

下輿,」 深山, 之。瞽曰: 便索肩輿,云:「但從我去當自知。」遂如其言,官役皆從 州佐如其教, 以手南指:「見有高門西向,可款關自問之。」拱手自 忽睹城郭,居人輻輳。入城走移時,瞽曰:「止。」因 「東」。 東之。瞽曰:「北。」北之。凡五日, 果見高門,漸入之。一人出, 衣冠漢制

當事者。」遂導去,令獨居一所,給以食飲。

暇時閑步至第

當與君

州佐述所自來,其人云:「請留數日,

後 因念進退一死,亦姑聽之。 流熏。不覺毛骨森豎, 又一高亭, 園亭,入涉之。 老松翳日, 歷階而入, 疾退歸舍。自分留鞹異域,已無生望, 見壁上掛人皮數張,五官俱備 細草如氈。 數轉廊榭 腥 氣

明日, 冠者乘怒馬甚駛, 衣冠者召之去,曰:「今日可見矣。 州佐步馳從之。俄,至一 轅門, 」州佐唯唯。 嚴如制家

府

重門, 衙署, 區者, 問:「汝湖南解官耶?」州佐諾。王者曰:「銀俱在此。 歸必就刑, 皂衣人羅列左右,規模凜肅。衣冠者下馬導入。 汝撫軍即慨然見贈,未為不可。」州佐泣訴:「限期 見有王者,珠冠繡紱南面坐。州佐趨上伏謁。 稟白何所申證?」王者曰:「此即不難。」遂

滿

千六百六十五

送者乃去。 懾息不敢辨, 付以巨函云: 受函而返。山川道路,悉非來時所經。既出山, 「以此復之,可保無恙。」又遣力士送之。州佐

索以綥。 但云:「銀亦細事,汝姑出。」於是急檄屬官, 數日抵長沙, 州佐解襆出函,公拆視未竟,面如灰土。命釋其縛 敬白撫公。公益妄之,怒不容辨, 命左右者飛

闔署驚怪, 數日公疾, 莫測其由。 尋卒。 先是公與愛姬共寢, 蓋函中即其發也。外有書云:「汝自 既醒, 而姬發盡失。 設法補解訖。

譴責。前取姬發,略示微警。如復不遵教令,旦晚取汝首領。 業已驗收在庫。當自發貪囊,補充舊額。 起家守令, 位極人臣。賕賂貪婪,不可悉數。 千六百六十六 解官無罪,不得加 前銀六十萬

異史氏曰: 姬發附還 事劫掠; 尋其處, 「紅線金合,以儆貪婪,良亦快異。 則皆重巖絕壑,更無徑路矣。 以作明信。」公卒後,家人始傳其書。 即劍客所集。烏得有城郭衙署哉?嗚呼!是何 然桃源仙人 後屬員遣

神歟?茍得其地,恐天下之赴訴者無已時矣。」 某甲

破城, 某甲私其僕婦, 自嘆曰:「吾今休矣!」傾囊贖命。迄不顧,亦不一言, 劫掠一空。一少年賊,

持刀入甲家。甲視之,酷類死

因殺僕納婦

生二子一女。

僕。

猶能言之。三日尋斃。 但搜人而殺, 衢州三怪 共殺一家二十七口而去。 嗚呼! 果報不爽, 甲頭未斷,寇去少蘇 可畏也哉!

塘邊並寂無一物,

若聞鴨聲,

人即病。」

千六百六十八

匹,

如匹練橫地。

過者拾之,

即卷入水。

又有鴨鬼, 夜既靜,

夜出白布

有鬼,

頭上一角,

象貌獰惡,

聞人行聲即下。人馳而奔,

鬼

張握仲從戎衢州,

「衢州夜靜時,

人莫敢獨行。

鐘樓.

亦遂去。然見之輒病,且多死者。又城中一塘,

十一、十二、拆樓人

怒, 賓稱觴為賀。忽見賣油者入,陰自駭疑。俄報妾生子,愀然 所見也。後子既長,最頑,蕩其家。傭為人役,每得錢數文: 何冏卿,平陰人。初令秦中,一賣油者有薄罪, 曰:「樓工未成,拆樓人已至矣!」人謂其戲,而不知其實有 杖殺之。後仕至銓司,家資富饒。建一樓, 上梁日, 其言戆,

輒買香油食之。

異史氏曰:「常見富貴家數第連亙,死後,再過已墟。 有拆樓人降生其家也。身居人上,烏可不早自惕哉**!**] 千六百六十九 此必

僧。詢之土人,則曰:「寺中有妖,入者輒死。」彭恐伏寇,率 明彭將軍宏, 征寇入蜀。 至深山中, 有大禪院,雲已百年無

十一、十三、大蠍

然。少頃, 則佛閣, 兵斬茅而入。前殿中有皂雕奪門飛去;中殿無異;又進之. 周視亦無所見,但入者皆頭痛不能禁。 有大蠍如琵琶, ` 自板上蠢蠢而下, 彭親入, 軍驚走,

遂火其寺。

兒時, 真毓生, 十一、十四、 相者曰:「後當娶女道士為妻。」父母共以為笑。 **楚夷陵人,孝廉之子。能文,** 陳云犧

美豐姿,弱冠知名。

而為

之論婚, 外祖 呂祖庵, 母。 低昂苦不能就。生母臧夫人, 庵中女道士皆美,故云。 聞時人語曰:「黃州『四云』, 祖居黃岡,生以故詣 少者無論。」蓋郡有

好而目注之。女以手支頤但他顧。諸道士覓盞烹茶。生乘間 謙喜承迎,儀度皆潔。中一最少者, 曠世真無其儔,

庵去臧氏村僅十餘里,生因竊往。扣其關,果有女道士三四

潘。」陳赬顏發頰,低頭不語,起而去。少間瀹茗,進佳果, 問姓字,答云:「雲棲,姓陳。」生戲曰:「奇矣!小生適 各道姓字:一 一白雲深,年三十許;一盛雲眠,二十已來;

梁雲棟,約二十有四五,

**卻為弟。而雲棲不至,生殊悵惘** 

因問之。白曰:「此婢懼生人。」生乃起別,白力挽之,不留 出。白曰:「而欲見雲棲, 思戀綦切。次日又詣之。諸道士俱在, 明日可復來。」 獨少雲棲,

進良殷。 便遽問。 已晚,生欲歸。白捉腕留之,曰:「姑止此,我捉婢子來奉 諸道士治具留餐, 生力辭, 不聽。白拆餅授箸, 既問:「雲棲何在?」答云:「自至。」 久之,日 勢

能勸飲, 醉。白曰:「飲三觥,則雲棲出矣。」生果飲如數。梁亦以此 挾勸之, 見。」生乃止。俄,挑燈具酒,雲眠亦去。酒數行,生辭 具言:「雲棲不至。」生欲去,而夜已深, 生又盡之,覆盞告辭。 白顧梁曰:「吾等面薄, 汝往曳陳婢來,便道潘郎待妙常已久。」梁去, 乃佯醉仰

千六百七十二

偵之**。** 而別, 臥。 日既暮, 兩人代裸之,迭就淫焉。終夜不堪其擾。天既明, 數日不敢復往,而心念雲棲不忘也,但不時於近側探 白出門與少年去。生喜,不甚畏梁,急往款關。 睡

雲眠出應門, 「閉扉矣。」生立窗外,似將有言,盛乃去。雲棲隔窗 呼曰:「雲棲!客至矣。」但見室門聞然而合。盛笑 問之,則梁亦他適。因問雲棲,盛導去

清規,亦不敢遂乖廉恥,欲得如潘郎者事之耳。」生乃以白

曰:「人皆以妾為餌釣君也。頻來則身命殆矣。妾不能終守

頭相約。

雲棲日:

「妾師撫養。

即亦非易,

果相見愛,當以

生諾之。方欲自陳,而盛復至, 二十金贖妾身。妾候君三年。 如望為桑中之約,所不能也。」 從與俱出, 遂別歸

遂星夜而還。 但刻減金資日積之。有議婚者, 中心怊悵,思欲委曲夤緣,再一親其嬌範,適有家人報父病 無何,孝廉卒。夫人庭訓最嚴, 輒以服闋為辭。母不聽。 心事不敢使知,

大故, 音耗遂梗, 久不如黃省問; 旦夕一往, 婉告曰:「曩在黃岡,外祖母欲以婚陳氏,誠心所願。今遭 如不果諧,從

灶下, 至黃詣庵中,則院宇荒涼,大異疇昔。漸入之,惟一老尼炊 因就問。 尼曰:「前年老道士死,『四云』星散矣。」

母所命。」夫人許之。乃攜所積而去。

一千六百七十四

問:「何之?」曰:「雲深、雲棟,從惡少去;向聞雲棲寓居

觀 郡 州 北;雲眠消息不知也。」生聞之悲嘆。命駕即詣郡北 待其歸,當遣伻來。」 並少蹤跡。 **悵恨而歸**, 偽告母曰:「舅言: 陳翁如 遇

逾半年夫人歸寧, 甥與舅謀, 而未以問也。 以事問母, 幸舅出莫從稽其妄。夫人以香願登 母殊茫然。夫人怒子誑;媼

蓮峰。齋宿山下。既臥, 舍,自言:「陳雲棲。」聞夫人家夷陵,移坐就榻,告訴坎坷, 如歲。令早一臨存;恐過此以往, 訶旨悲惻。 傳口語, 但道其寄棲鶴觀師叔王道成所。朝夕厄苦, 末言:「有表兄潘生,與夫人同籍 千六百七十五 逆旅主人扣扉,送一女道士寄宿同 未之或知也。」夫人審名 煩囑子侄輩 度

明早別, 夫人既歸,向生言及。生長跪曰:「實告母:所謂潘生即兒 即又不知。但云:「既在學宮, 殷殷再囑。 秀才輩想無不聞也。」未

婦, 也。」大人既知其故,怒曰:「不肖兒!宣淫寺觀,以道士為 何顏見親賓乎!」生垂頭,不敢出詞。會生以赴試入郡 則雲棲半月前出游不返。既歸,

而病。 適臧媼卒,夫人往奔喪**,** 竊命舟訪王道成。至, 殯後迷途, 至京氏家, 問之, 悒悒 則族

妹也。

相便邀入。 見有少女在堂,

目所未睹。

夫人每思得一

佳婦,

,俾子不懟,心動,

' 因詰生

年可十八九,姿容曼妙,

平。妹云:「此王氏女也,京氏甥也。怙恃俱夫,暫寄此耳。」

次日同舟而還。既至,則生病未起,母慰其沉痾,使婢陰告 笑甚歡, 悦,為之過宿, 位置,不然, 「婿家誰?」曰:「無之。」把手與語,意致嬌婉, 自願母夫人。夫人悅,請同歸荊州,女益喜。 胡蹉跎至今也。容商之。」夫人招與同榻 私以己意告妹。妹曰:「良佳。但其人高自

曰:「夫人為公子載麗人至矣。」生未信,伏窗窺之,較雲棲

微笑曰:「妾已知之。但妾所以同歸之初志,母不知也。 招兩人相拜見。生出,夫人謂女:「亦知我同歸之意乎?」女 主 **尤艷絕也。因念:三年之約已過,出游不返,則玉容必已有** 少字夷陵潘氏,音耗闊絕,必已另有良匹。果爾, 得此佳麗, 心懷頗慰。於是囅然動色,病亦尋瘳。母乃 則為母也

千六百七十七

頗不善之。會京氏如黃岡,女遇之流涕, 雲眠遂去之漢口。女嬌癡不能作苦,又羞出操道士業,道成 喜,涓吉為之成禮。先是,女與雲眠俱依王道成。道成居隘, 潘氏者即我是也。」母始恍然悟,笑曰:「若然,則潘生固在 知為生,羞與終談,急返告母。母問其。「何復姓王」。答 雲棲耶?」女問:「何如?」生言其情,始知以潘郎為戲。女 此矣。」女問:「何在?」夫人命婢導去問生,生驚曰:「卿 固知夷陵世族無此姓也。」 女驚曰:「臥蓮峰下者母耶?詢 云:「妾本姓王。道師見愛,遂以為女,從其姓耳**。**」夫人亦 ; 不爾, 即亦不強。但前在五祖山時,有女冠向潘氏,今又潘氏, 則終為母也女, 報母有日也。」 夫人曰:「既有成 因與俱去, 俾改女

千六百七十八

憐愛之;而彈琴好弈, 舅及姑妗皆不知意向, 如釋重負焉。 將論婚士族, 合巹後各述所遭, 喜極而泣。女孝謹, 故諱其曾隸道士籍。 不知理家人生業,夫人頗以為憂。 心厭嫌之。是日從夫人歸, 而問名者女輒不願 得所托

同舟, 過, **積月餘,** 相對酸辛。 女冠,近之則雲眠也。 母遣兩人如京氏, 問:「將何之?」盛云:「久切懸念。 留數日而歸, 雲眠獨與女善。女喜, 泛舟江流,数一 遠至 與

一千六百七十九

偶。

盛從之。

令易道裝

偽作姊,

攜伴夫人,徐擇佳

人已得相聚。今視之如仙,

剩此漂泊人,不知何時已矣!] 因

奉探耳。竟不知意

棲鶴觀。

則聞依京舅矣。故將詣黃岡

作客。 雙眥熒熒,曰:「妾所謂親愛者非他, 效英、皇,何如?」母不言,亦囅然笑。女退,告生曰:「老母 得一能知親愛之人,我兩人當共事之。』猶憶之否?」盛不覺 首肯矣。」乃另潔一室,告曰:「昔在觀中共枕時,姊言:『但 女存心久,但恐母嗔。聞母言,笑對曰:「母既愛之,新婦欲 中人不能作家,亦復何為。新婦若大姊者,吾不憂也。」不知 母既寡苦寂,得盛良歡,惟恐其去。盛早起代母劬勞,不自 一日忘某事未作,急問之,則盛代備已久。因謂女曰:「畫 ,女先白夫人,盛乃入**。**舉止大家;談笑間, 母益喜, 陰思納女姊,以掩女冠之名,而未敢言也。 如日日經營, 練達世故。 曾無

知其甘苦;數日來,

略有微芳,

即煩老母恤念,

則中心冷

千六百八十

綱, 暖頓殊矣。若不下逐客令, 之不去。女早詣母所,占其床寢,不得已,乃從生去。 生與行夫婦禮。 望前言之踐也。」女告母。母今姊妹焚香,各矢無悔詞, 夫人故善弈,自宴居,不暇為之。 自得盛 所不堪耳。借此一度,掛名君籍,當為君奉事老母,作內紀 生猶未信。 二兩日輒一更代, 人者,非不能甘岑寂也;誠以閨閣之身, 若房闈之樂,請別與人探討之。」三日後,襆被從母, 既而落紅殷褥, 始奇之。盛曰:「妾所以樂得良 將寢,告生曰:「妾乃二十三歲老處女也。」 習為常。 俾得長伴老母, 於願斯足, **靦然酬應如勾欄** 經理井井, 由是 乃使

無事,

輒與女弈。

挑燈瀹茗,

聽兩婦彈琴,

夜分始散。

每與

千六百八十

報母。 笑以實告。母亦笑曰:「我初不俗為兒娶一道士,今竟得兩 曰:「兒父在時,亦未能有此樂也。」盛司出納, 母疑曰:「兒輩常言幼孤,作字彈棋, 誰教之?」女

矣。」忽憶童時所卜,始信定數不可逃也。生再試不第。夫人 曰:「吾家雖不豐,簿田三百畝,幸得雲眠紀理,日益溫飽**。** 

之。後雲眠生男女各一,雲棲女一男三。母八十餘歲而終。 兒但在膝下,率兩婦與老身共樂,不願汝求富貴也。」生從

孫皆入泮;長孫,雲眠所出,已中鄉選矣。

司札吏

安 家人道之,則怒。 游擊官某, 牛首山一僧, 暴謬之夫,為鬼挪揄, 立斃。三日後醉臥,見吏持刺入, 日大驢;又諱敗曰勝, 泯然而沒。 來拜。」忽悟其鬼,急起,拔刀揮之。吏微笑, 妻妾甚多。 自名鐵漢,又名鐵屎。有詩四十首,見者無不 取刺視之,書云:「歲家眷硬大驢子放勝。」 日司札吏白事, 安為放。 最諱某小字, 可笑甚已! 雖簡札往來, 不甚避忌, 問:「何為?」曰:「『馬子 誤犯;大怒,以研擊之 呼年日歲,生日 擲刺幾 硬

絕倒。

自鏤印章二:一曰:「混帳行子」,一曰「老實潑皮」。

一千六百八十三

秀水王司直梓其詩, 老實潑皮放。」不必讀其詩。 ,名曰:《牛山四十屁》。 款云: 標名已足解頤。 「混帳行

地上 學使朱矞三家門限下有蚰蜒, 如白練。 按蚰蜒形若蜈蚣, 長數尺。 晝不能見, 夜則出, 每遇風雨即出 聞腥輒 盤旋

蚰蜓

或云:蜈蚣無目而多貪也。

司訓

與狐俱, 教官某甚聾, 人不知其重聽也。積五六年,狐別而去,囑曰:「君 而與一狐善, 狐耳語之亦能聞。 每見上官,

如傀儡,

非挑弄之,

則五官俱廢。與其以聾取罪,不如早自

使笑語、 朱公子子青《耳錄》云:「東萊一 當奉之以此。 異史氏曰:「平原獨無,亦中流之砥柱也。 學使而求呈進, 敢呈進。」一座匿笑。學使叱出之,遂免官。 學何獨無所呈進?」某茫然不解。近坐者肘之,以手入靴,示 官燕坐。 求當道者為之緩頰。一日執事文場, 高也。」某戀祿,不能從其言,應對屢乖。 。某為親戚寄賣房中偽器, 教官各捫籍靴中,呈進關說。已而學使笑問:「貴 疑索此物, 由是得免。冤哉!i 鞠躬起對曰:「有八錢者最佳,下官不 **輒藏靴中,隨在求售。因學** 明經遲, 唱名畢,學使退與諸教 學使欲逐之,某 司訓沂水。性顛

凡同人咸集時,

千六百八十五

皆默不語;遲坐片時,不覺五官俱動,

動, 齋房。 笑啼並: 積金百餘兩, 不覺。次日遲出, 少刻云: 倘有人知 旁若無人焉者。 自埋齋房, 妻子亦不使知。 『作惡結怨,受凍忍饑, 門斗入,掘取而去。過二三日,心不自寧, 竟如何?』如此再四。 若聞人笑聲, 好容易積蓄者, 一門斗在旁, 頓止。 日獨坐,忽手足 日儉鄙自奉, 今 在 殊

千態百狀矣。

發穴驗視,

則已空空。頓足拊膺,

嘆恨欲死。」教職中可云

十一、十八、黑鬼

膠

州

李總鎮,買二黑鬼,

其黑如漆。

粗

厚,

立

刃為途,

往來其上,

毫無所損,

總鎮配以娼,

生子而白,

僚僕戲之,

一千六百八十六

洞庭湖-謂 令 非其種。 兩鬼對舞, 中, 織成 往往有水神借舟 黑鬼亦疑 情亦可觀也。 因殺其子, 0 遇有空船 檢骨盡黑 纜 忽自 始 悔焉。 解, 飄 然 仰

視 行。 有柳生落第歸, 但 所往。 聞空中音樂並 游畢仍泊舊處。 醉 臥舟上。 莋, 舟人蹲伏一 笙樂忽作。 隅 舟 人搖生不得醒 瞑目聽之, 莫敢; 急

之 皆佳麗。 匿艎下**。** 少間, 俄有人捽生。 心知其異, 鼓吹鳴聒。 千六百八十七 生醉甚, 一微醒, 瞑 少間傳呼織成, 隨手墮: 聞蘭麝充盈 地, 眠 睨之, 如 即有侍兒來 故, 見滿 即亦

置

少間 命即行誅。 近頻際 ,女子移動,牽曳傾踣。 遂有武士入, 翠襪紫鳥, 細 捉縛而起。 瘦如指。 上問之, 心好之, 因白其故。 隱以齒嚙其襪。 在上者怒,

臣亦柳氏;昔洞庭落第,今臣亦落第;洞庭得遇龍女而仙 見南面一人, 冠類王者, 因行且語, 曰:「聞洞庭君為柳

問: 鬢》。 生固襄陽名士,而構思頗遲,捉筆良久。 上誚讓曰: 「名 今臣醉戲一 「汝秀才下第者乎?」生諾。便授筆札,令賦《風鬟霧 姬而死,何幸不幸之懸殊也!」 王者聞之,喚回

者覽之,大悅曰:「真名士也!」遂賜以酒。 千六百八十八 頃刻, 士何得爾?」生釋筆自白:「昔《三都賦》十稔而成,

知文貴工不貴速也。」王者笑聽之。自辰至午,

稿始脫。

異饌紛

艎下出, 紛立水面, 數幾何? 握, 方問對間 蕩舟北渡, 南二尉。」生起拜辭, 王者下舟登輿,遂不復見,久之寂然。 「湖中小有劫數, **吏捧簿進白:** 風逆不得前。忽見水中有鐵貓浮出, 持此可免。」忽見羽葆人馬, 王者贈黃金十斤, 「溺籍告成矣。. 問 「簽差何人矣?」 舟人始自 又水晶界

大作,

上翳天日,

四顧湖舟,

時盡覆。

生舉界方危坐舟中,

木直立,

築築搖動。

益懼

南將軍又出矣!」少時,

波浪

人駭曰:

「毛將軍出現矣!」各舟商人俱伏。

又無何,

湖中

萬丈洪濤至舟頓滅,

以是得全。

生亦蓄一物, 方而往。 媼忻然承接,呼女出見,年十五六已來,媚曼風流: 短不爽毫厘。 更無倫比,略一展拜, 不售;蓄一水晶界方,言有能配此者,嫁之。生異之, 下雙鉤, 每向人語其異,言:「舟中侍兒,雖未悉其容貌 亦人世所無。」後以故至武昌,有崔媼賣女, **媼喜,便問寓所,請生即歸命輿,界方留作信。** 不知與老姥家藏頗相稱否?」因各出相較, 反身入幃。生一見魂魄動搖, 曰:「小 懷界

生不肯留

竄去耶?] 生不得已,留之。出則賃輿急返,而媼室已空,大

**媼笑曰:「官人亦太小心!老身豈為一界方抽** 

遍問居人,迄無知者。

微哂。 之, 生倉皇不能確信,急奔入舟,女果及一婢在焉。見生入,含 僑寓,措辦良艱,故遂送女歸舟耳。」生邀回車,媼必不可。 笑承迎。生見翠襪紫履,與舟中侍兒妝飾,更無少別。心異 益俯窺之, 曰:「實告君:前舟中所遇,即洞庭君也。 仰慕鴻才, 便欲以 I:「必將疑老身拐騙者矣**。** 三向西,形神懊喪,邑邑而返。中途, ·窺之,則襪後齒痕宛然,驚曰:「卿織成耶?」女掩口徘徊凝注,女笑曰:「眈耽注目,生平所未見耶?」生 「柳郎何遲也?」視之,則崔媼,喜問:「何之?」媼笑 生長揖曰:「卿果神人,早請直言, 別後,適有便輿,頃念官人亦 值一輿過,忽搴簾 以祛煩惑。」女

妾相贈;因妾過為王妃所愛, 沐手焚香, 望湖朝拜。 故歸謀之。妾之來從妃命也。」

頭, 忽見一小舟自湖中出, 後詣武昌, 女求同去, 於沒處凝盼之。 遙遙一樓船至, 女躍登如飛鳥集, 既至洞庭,女拔釵擲水 既近窗開, 轉瞬已杳。 忽如一彩禽

將便歸寧。

翔過, 世家所不識焉。 也。 相傳唐柳毅遇龍女, 自是, 則織成至矣。 兩覲以為常。 洞庭君以為婿。 一人自窗中遞擲金珠珍物甚多,皆妃賜 故生家富有珠寶, 後遜位於毅。 每出一物, 又以毅貌

遂與面合而為一。

毅覽鏡自慚。

故行人泛湖,

或以手指物,

千六百九十二

不能攝服水怪,

付以鬼面

**晝戴夜除**; 久之漸習忘除

行乞, 稍平。 魚客, 許真君偶至湖, 十一、二十、竹青 以幽明異路 囚,恆多一人,莫測其故。 必合有濟。」既而真君果至,因代求之,遂得釋。 故初登舟, 湖南人,忘其郡邑。家貧,下第歸, 餓甚,暫憩吳王廟中, 謝辭之。毅云:「真君於某日臨境, 舟人必以此告戒之。不則設牲牢祭享乃得渡。 浪阻不得行。真君怒,執毅付郡獄。獄吏檢 一夕毅示夢郡伯,哀求拔救。伯 拜禱神座。 出臥廊下, 資斧斷 但為求懇, 嗣後湖禁 忽一 羞 於

千六百九十三

則疑為指己也;以手覆額,

則疑其窺己也;風波輒起,舟多

群集, 得。逾二三日,吳王憐其無偶, 群於空中接食之。因亦尤效, 相愛樂。魚每取食, 曰:「可。」即授黑衣。 相將俱去, 跪白曰:「黑衣隊尚缺一卒, 分集帆檣。 輒馴無機,竹青恆勸諫之,卒不能聽。 既著身, 須臾果腹。 舟上客旅, 化為烏, 配以雌, 翔棲樹杪,意亦甚 振翼而出。 呼之「竹青」。雅 爭以肉向上拋擲。 可使補缺。」王 見烏友

,復過故所,參謁吳王**。** 

設食, 喚鳥下集群啖!

至是訊知其由,

斂資

終日而斃。

忽如夢醒,

則身臥廟中。先是居人見魚死,

何,

撫之未冷,

故不時令人邏察之。

怒,

鼓翼扇波,波湧起,舟盡覆。竹青仍投餌哺魚。魚傷甚,

彈之中胸。幸竹青銜去之,得不被擒。

群烏

一日有滿兵過,

驚起, 魚喜, 寢初醒, 湖村, 別, 烏使兩道君情,故來一相聚也**。**」 囅然曰:「別來無恙乎?」魚驚問之, 曰:「君不識竹青耶?」 夫婦對酌。 何必南!」天漸曉, 廟 不勝歡戀。 薦以少牢。 問: 詰所來。 秉燭方坐, 則女已起。 魚問: 「此何所?」女笑曰:「此漢陽也。 生將偕與俱南,女欲邀與俱西, 曰:「妾今為漢江神女,返故鄉時常少。前 「僕何在?」答:「在舟上。」生慮舟人不 忽幾前如飛鳥飄落;視之則二十許麗 當止。」食已並飛去。 婢媼紛集, 開目,見高堂中巨燭熒煌, 乃大設以饗烏友, 酒炙已進。 魚益欣感, 又祝之。是夜宿於 後領薦歸, 就廣床上設矮幾 宛如夫妻之久 妾家即君家 竟非舟中。 兩謀不決。 復謁

能久待,女言:「不妨, 而忘歸。 妾當助君報之。」於是日夜談宴

他適, 家門,奈何?」女曰:「無論妾不能往;縱往,君家自有婦, 舟人夢醒,忽見漢陽, 曰:「僕在此,親戚斷絕。且卿與僕,名為琴瑟,而不一認 而纜結不解,遂共守之。積兩月餘, 駭絕 。 僕訪主人,杳無音信。舟人欲 生忽憶歸, 謂

將何以處妾乎?不如置妾於此,為君別院可耳。」生恨道遠

衣此可至,至時為君解之,」乃大設肴珍,為生祖餞。

醒則身在舟中,

視之洞庭舊泊處也。

舟人及僕俱在,

生故悵然自驚。

枕邊一襆,

檢視,

則女

不能時至,女出黑衣,曰:「君向所著舊衣尚在。

如念妾時,

即醉而

則金資充牣焉。於是南發,達岸, 贈 新衣襪履, ,黑衣亦折置其中。又有繡橐維縶腰際 厚酬舟人而去。 探之,

遂飛墮。有婢子已望見之,呼曰:「官人至矣**-**'」無何,竹青 空,經兩時許,已達漢水。回翔下視,見孤嶼中有樓舍 歸家數月,苦憶漢水,因潛出黑衣著之,兩脅生翼,翕然凌

出 胎衣厚裹如巨卵然,破之男也。生喜,名之「漢產」。三日 來恰好, 以上人。俱入室就榻, 女曰:「妾今為神,則皮骨已硬,應與曩異。」越數日果產, 漢水神女皆登堂, 命眾手為緩結,覺羽毛劃然盡脫。 妾旦夕臨蓐矣。」 生戲問曰:「胎生乎?卵生乎?」 以拇指按兒鼻,名曰:「增壽」。既去: 以服食珍物相賀。並皆佳妙,無三十 握手入舍,曰:「郎

者, 生問:「適來者皆誰何?」女曰:「此皆妾輩。其末後著藉白 不用帆楫, 所謂 『漢皋解珮』, 飄然自行。 抵陸,已有人縶馬道左,遂歸。由此 即其人也。」居數月,女以舟送之,

往來不絕。

漢產。生以情告女。女乃治任,送兒從父歸, **積數年,漢產益秀美,生珍愛之。妻和氏苦不育,每思一見** 約以三月。 既

歸, 和氏愛兒之故。女曰:「待妾再育,令漢產歸。」 喜以問女。女曰:「君久負約。妾思兒,故招之也。」生因述 和氏悼痛欲死。生乃詣漢告女。入門, 和愛之過於己出,過十餘月不忍令返。 千六百九十八 則漢產赤足臥床上, 日暴病而殤,

葬畢, 婦名「卮娘」,亦神女產也。後和氏卒, 遂攜漢產歸, 十二歲入郡庠。 漢產遂留;生攜漢生、玉珮去, 然歲恆三四往,不以為便, 女以人間無美質, 招去, 漢生及妹皆來擗踴。 為之娶婦,始遣歸。 因移家漢陽。漢產

自此不返。

又年餘

,女雙生男女各一:男名「漢生」,女名「玉珮」。生

敢。 段瑞環, 私 大名富翁也。 婢,連覺之, 撻婢數百, 四十無子。 鬻諸河間欒氏之家。 妻連氏最妒, 欲買妾而 段

十一、二十一、段氏

益老,

諸侄朝夕乞貸,

一言不相應,

怒徴聲色。段思不能給

其 求,

而欲嗣一侄,

則群侄阻撓之,

連之悍亦無所施,

始

漸舒, 肆, 連曰:「汝等寸土不留,將令老嫗及呱呱者餓死耶!」日不 朝夕嗚哭。段病益劇,尋死。諸侄集柩前議析遺產,連雖痛 妾生男而殤。夫妻失望。又將年餘,段中風不起,諸侄益 牛馬什物競自取去。連詬斥之,輒反唇相稽。無所為計, 然不能禁止之。但留沃墅一所,贍養老稚, 憤曰:「翁年六十餘, 惟忿哭自撾。 不之問。居年餘,二妾皆有身,舉家皆喜。於是氣息 凡諸侄有所強取, 輒惡聲梗拒之。無何, 安見不能生男!」遂買兩妾, 侄輩不肯。 一妾生女, 聽

為誰,

,客曰:「亡者吾父也。」眾益駭。客從容自陳。

先是,

一千七百

直趨靈所,俯仰盡哀。哀已,便就苫次。

忽有客入吊,

大喜, 騎詣段, 泮 黨為之排解, 攜妻來, 婢嫁欒氏, 不以為欒, 自送還;不然, 連 以牛馬故不肯已,懷勸置之,連曰:「我非為牛馬也, 後欒卒, 「既屬兩姓, 直出 共居父憂。諸段不平,共謀逐懷。 而段已死。言之鑿鑿, 日: 逾 段復不以為段, 群謀亦寢。 諸 五六月, 有訟興也!」諸侄相顧失色, 兄析產置不與堵欒齒。 「我今亦復有兒!諸所假去牛馬什 各有宗祏, 生 子 我安適歸乎!」忿欲質官, 懷 何必在此承人百畝田哉! 確可信據。連方忿痛 欒撫之等諸 懷問母, 懷知之,日 男。 漸引去。 始 物, 知其故 ·八歲 諸戚 懷 聞 娐 之 雜

氣集滿胸,

汝父以憤死,

我所以吞聲忍泣者,

為無兒耳。

千七百零

濟南蔣稼,其妻毛氏不育而妒。嫂每勸諫,不聽,曰:「寧絕 其慷慨激發, 連七十餘歲, 黨謀者,招之來,以所追物盡散給之。 宰為動容,並懲諸段,追物給主。既歸, 史氏曰:「連氏雖妒,而能疾轉,宜天以有後伸其氣也。 不育,便當典質釵珥,為夫納妾。無子之情狀實難堪也!」 具詞赴宰控。宰拘諸段,審狀,連氣直詞惻,吐陳泉湧。 何畏哉!前事汝不知狀,待予自質審。」懷固止之,不 將死, 籲!亦傑矣哉! 呼女及孫媳囑曰:「汝等志之: 如三十 其兄弟之子有不與

嗣,

不令送眼流眉者忿氣人也!」年近四旬,頗以嗣續為念。

而故悠忽之。 兒每至叔所,

夫妻餌以

欲繼兄子,兄嫂俱諾,

千七百零二

彼再問,答以不肯。 大喜,遂買婢歸。毛以情告夫,夫怒,與兄絕。年餘妾生子。 及夫歸,時有賣婢者其價昂,傾資不能取盈, 計左矣!」逐兒出,立招媒媼為夫買妾。 父言對。毛大怒曰:「妻孥在家, 毛曰:「媼不知假貸何人, 兄恐遲而變悔,遂暗以金付媼 田產不為吾有。』」一日稼出遠賈,兒復來。毛又問,兒即以 子已生,尚不償母價也!」稼乃囊金詣媼, 夫妻大喜。 如問何故不肯,答云:『待汝死後,何愁 年餘竟不置問 偽稱為媼轉貸者玉成之。毛 固日日盤算吾田產耶!其 媼笑曰:「當大謝 此德不可忘。今 勢將難成。

千七百零三

甘肥,

問曰:「肯來吾家乎?」兒亦應之。兄私囑兒曰:「倘

悟, 出金償兄,兄不受,盡歡而散。後稼生三子。 歸告其妻, 相為感泣。遂治具邀兄嫂至, 夫婦皆膝行,

大官人。 老身一貧如洗,

誰敢貸一金者。」具以實告。稼感

伊袞,九江人。夜有女來相與寢處。心知為狐,而愛其美, 秘不告人,父母亦不知也。久而形體支離。父母窮詰,始實

十一、二十二、狐女

伴子不去, 告之。父母大憂,使人更代伴寢,兼施敕勒,卒不能禁。 符咒何能制我。然俱有倫理,豈有對翁行淫者!」翁聞之,益 自與同衾, 狐遂絕。後值叛寇橫恣,村人盡竄,一家相失。 則狐不至;易人則又至。伊問狐,狐曰:「世俗

千七百零四

踏之而過,伊亦從之。既入,疑金屋非人工可造,問所自來。 伊奔入昆侖山,四顧荒涼。 吃著不盡矣。」既而告別。 近視則墻可及肩,四圍並無門戶,而墻上密排坎窞,女以足 曳之回**。**忽見大木千章,繞一高亭, 武,遂蹲莽中,不知何作。少頃返,拉伊南去,約十餘步,又 女笑曰:「君子居之, 近視之, 已拚永絕;今又不能自堅矣。」及醒, 君姑止此。 則狐女也。 我相佳地,暫創一室以避虎狼。」乃北行數 離亂之中,相見忻慰。女曰:「日已西 明日即以相贈。金鐵各千萬, 伊苦留之,乃止。曰: 日既暮,心恐甚。忽見一女子來 銅墻鐵柱,頂類金箔; 狐女不知何時已 計半生

覆脂合其上;大樹則叢荊老棘也 天明, 逾垣而出。 回視臥處並無亭屋, 惟四針插指環內

所不敢仇也。 凡大兵所至, 二藩作反,南征之士,養馬袞郡, 其害甚於盜賊, 其少異於盜者, 特不敢輕於殺人耳。 蓋盜賊人猶得而仇之,兵則人 雞犬廬舍一空, 婦女皆被 甲寅歲

十一、二十三、

張氏婦

淫污。

時遭霪雨,

田中瀦水為湖,

民無所匿,

遂乘桴入高粱

鮮有遺脫。

兵知之,裸體乘馬,入水搜淫,

惟張氏婦不伏,公然在家。有廚舍一所, **積茅焉;覆以薄,** 千七百零六 加席其上,若可寢處。自炊灶下。 夜與夫掘坎深數

登。 患。一日一兵至,甚無恥, 約調弄之語。 之曰:「在此處。」兵踏席,又陷。婦乃益投以薪 來者。少間, 村去郡遠,兵來率乘馬,頃刻數至。笑語啁嗻, 火大熾,屋焚。婦乃呼救。火既熄, 可對人行者?」其一微笑, 此 薄折, 兵陷。 離村數里,於大道旁並無樹木處,攜女紅往坐烈日中。 「兩豬恐害於兵,故納坎中耳。」 其一復入。 聞坎中號,不知何處,婦以手笑招 然去道不遠, 婦又另取席及薄覆其上,故立坎邊,以誘 就烈日中欲淫婦。婦含笑不甚拒。 無一 啁嗻而出。 物可以蔽身, 燔尸焦臭。 人問之,婦 婦與入室,指席使先 輒去,數日無 雖多不解,大 擲火其中。

千七百零七

則出門應給之。二蒙古兵強與淫,婦曰:「此等事,

巨錐 同伍始代捉之。首軀不知處,韁上一股,儼然在焉。異史氏 :「巧計六出,不失身於悍兵。賢哉婦乎,慧而能貞」 猛刺馬項, 馬負痛奔駭。 韁系股不得脫, 曳馳數十里, 隱

以針刺其馬

馬輒噴嘶,

兵遂縶馬股際, 然後擁婦。

,婦出

舟, 海濱人說: 沾酒獨酌。夜闌, 一少年人, 一日海中忽有高山出, 居人大駭。 儒服儒冠, 自稱:「於子 秀才寄宿

漁

十一、二十四、於子游

游。」言詞風雅。秀才悅,便與歡飲。 秀才曰:「君家何處?玄夜茫茫,亦太自苦。」答云:「僕非 土著,以序近清明, 將隨大王上墓。眷口先行,大王姑留憩 飲至中夜, 離席言別,

千七百零八

送至鷁首, 清明前 山峰浮動, 海中大魚攜兒女往拜其墓,信有之乎? 頃刻已沒。 躍身入水, 始知山為大魚, 撥刺而去,乃知為魚妖也。次日, 即所云大王也。俗傳

息

明日辰刻發矣。宜歸早治任也。」秀才亦不知大王何人。

以目即夜光珠」云。

如井,

水滿之。

割肉者誤墮其中輒溺死。或云,「海中貶大

康熙初年,

萊郡潮出大魚,

鳴號數日,其聲如牛。

既

死,

荷

眶

深

擔割肉者一道相屬。魚大盈畝,翅尾皆具;獨無目珠。

魚則去其目,

則已遁去無蹤。中心懊喪,進退莫決。適浙中同年某來訪, 蓋買好僮, 因為告訴。 白:「茍遇知音, 女十四五,豐姿姣好,又善諸藝。大悅,以重價購之。至夜 人衾,膚膩如脂。喜捫私處, 官紳在揚州買妾,連相數家,悉不當意。惟 某便索觀,一見大悅,以原價贖之而去。異史氏 加意修飾,設局以騙人耳。 即與以南威不易。何事無知婆子多作一偽 則男子也。 黎明,遣家人尋媼, 駭極,方致窮詰。 一媼寄居賣女,

境哉!

千七百一十

湖廣黃梅縣汪可受能記三生:一 為騾償寺僧。 牝馬產騾駒,愛而奪之。後死, 世為秀才, 冥王稽籍, 怒其貪暴, 讀書僧寺。 僧

十一、二十六、汪可受

家。 生一 澗穀,又恐負豢養之恩,冥罰益甚,遂安之。數年孽滿自斃。 遂不敢言,至三四歲人皆以為啞。一日父方為文,適有 秀才近五旬,得男甚喜。汪生而了了,但憶前生以早言 農人家。墮蓐能言,父母以為不祥,殺之,乃生汪秀才 既生,僧愛護之,欲死無間。稍長,輒思投身

一千七百一十一

日故書一題置幾上,旋出;少間即返,翳行悄步而入。則見

問:「何人來?」家人曰:「無之。」父大疑。次

投筆出應客。汪入見父作,不覺技癢,代成之。

父返見之,

友人過訪,

喜, 匿為?」由是益教之讀。少年成進士, 兒伏案間 握手曰:「吾家止汝一人,既能文,家門之幸也, 稿已數行,忽睹父至,不覺出聲, 官至大同巡撫。 跪求免死。父 何自

楚中一 瞻農人曰:「子氣色不祥,三日內當退財,受官刑。」農 曰:「某官稅已完,生平不解爭鬥,刑何從至?」術人曰:「僕 農人赴市歸, 暫休於途。有術人後至,止與傾談。忽

十一、二十七、牛犢

觸之, 馬斃**。** 役報農人至官,官薄懲之,使償其馬。蓋水牛 千七百一十二

別而歸。次日牧犢於野,有驛馬過,犢望見誤以為虎,直前

但氣色如此,不可不慎之也!」農人頗不深信,

拱

亦不知。

見虎必鬥,故販牛者露宿, 恐其誤也。 輒以牛自衛; 遙見馬過, 急驅避

博徒也。 **晝臥,忽見昔年博友王大,馮九來邀與敖戲** 

十一、二十八、王大

撩零,李曰:「倉卒無博資,辜負盛邀,奈何?」周亦云然。 李亦忘其為鬼,忻然從之。 王云:「燕子穀黃八官人放利債,同往貸之,宜必諾允。」於 乃導李先行,入村東廟中。少頃周果同王至,馮出葉子約與 既出, 王大往邀村中周子明,

一千七百一十三

是四人並去。

處無人, 激其必償。 之,李乃諾。亦授一千而出。便以付周, 也。」王委曲代為請。公子要李署保,李不肯。王從旁慫恿 請王、李相會。入見公子,年十八九,笑語藹然。 飄忽間至一大村, 長石強納之,婦若死。眾乃散去,復入廟,相與賭博。 塞其口。 出谷,見一婦人來, 子家。」內一者僕出,王告以意,僕即入白。旋出, 提付李,曰:「知君愨直,無妨假貸;周子明我不能信之 周贊曰:「此等婦,只宜椓杙陰中!」馮乃捋褲, 悍婦宜小祟之。」遂與捉返入谷。婦大號,馮掬土 則村中趙氏妻,素喜爭善罵。馮曰:「此 且述公子之意,以 便以大錢 奉公子命

千七百一十四

村中甲第連垣,王指一門,曰:「此黃公

自照 色。李舍錢逾垣而逃。眾顧資皆被縛。既出,果見一神人坐 能爆也!」遂拱手去。周出城, 至家而後酬之,亦不許。 而後去其墨朱, 利斧斫去將指, 至衙署, 馬上,馬後縶博徒二十餘人。天未明已至邑城, 聲紛拏,一人奔入曰:「城隍老爺親捉博者,今至矣!」眾 自午至夜分,李大勝, 使代償黃公子; 王又分給周、馮, 墨朱未去, 城隍南面坐,喚人犯上,執籍呼名。呼已,並令以 眾皆賂之。獨周不肯,辭以囊空;押者約送 乃以墨朱各塗兩目, 游市三周訖。 掬水盥之,堅不可下, 押者指之曰:「汝真鐵豆,炒之不 周資皆空。 以唾濕袖, 李因以厚資增息悉付 局復合。居無何聞· 悔恨而歸。 門啟而入。 押者索賄

千七百一十五

越 以其誣控,答趙械婦, 始知其故。共以神鬼無情,勸償之。周齦齦不可,且曰:「今 惟皮連之, 赴邑宰,訟李及周。牒下,李初醒;周尚沉睡,狀類死。 能言,始知陰中有物, 日官宰皆左袒賴債者,陰陽應無二理,況賭債耶!」次日有 見婦臥道周。 二鬼來, 一日見王大來索負。周厲聲但言無錢,王忿而去。 |周醒, 氏婦以故至母家,日暮不歸,夫往迎之,至谷口 謂黃公子具呈在邑, 數日尋墮。目上墨朱,深入肌理。見者無不掩笑。 目眶忽變一赤一黑,大呼指痛。視之筋骨已斷 睹狀, 知其遇鬼,去其泥塞,負之而歸。 宛轉抽拔而出。乃述其遭。 夫妻皆無理以自申。 拘赴質審;李信亦見隸來取 家人問之, 趙 怒 漸

千七百一十六

吝, 獲博徒在觀音廟,相去十餘里。公子從無設局場之事。」城隍 **債耶?」僕曰:「取資時,公子不知其賭。公子家燕子穀,** 被懲創。」城隍喚黃家僕上,怒曰:「汝主人開場誘賭,尚討 侵公子。 塗眼猶在, 鬼乃拘與俱行。無何至邑,入見城隍。 取償於子?」出以告周,因謀出資,假周進之。周益忿, 詣公子所。李入而告以故,公子不可,曰:「負欠者誰 乃曰:「汝既昧心,我請見黃八官人,為汝還之。」遂 「君尚帶赤墨眼,敢見官耶?」周仍以前言告。 又賴債耶!」周曰:「黃公子出 城隍呵曰:「無賴賊! 利債誘某博賭,遂 李知其

千七百一十七

.證,二人一時並死。至村外相見,王、馮俱在**。** 

既蘇, 則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官,皆為勢家役耳。 夢家人。家人焚楮錠二十提,火既滅,化為金二兩、錢二千。 立押償主。二鬼押至家,索賄,不令即活,縛諸廁內,令示 尚未有所償。」城隍怒曰:「本資尚欠,而論息耶?」答三十, 以倍稱之息折奪良家子女,人無敢言者;不然,函刺 周乃以金酬債,以錢賂押者,遂釋令歸。 欲笞之。周又訴其息重, 周以四指帶赤墨眼, 曰:「世事之不平,皆由為官者矯枉之過正也。昔日富豪 臀瘡墳起,膿血崩潰,數月始痊。後趙氏婦不敢復罵; 賭如故。此以知博徒之非人矣!異史 城隍曰:「償幾分矣?」答云:「實 。 迨後

千七百一十八

周曰:「取資悍不還,

反被捏造!人之無良, 至汝而極!

堂, 賢者鑒其辨, 張石年宰淄川, 益於富人乎? 謬;諂者固可誅, 懶殘和尚,無工夫為俗人拭淚哉!余嘗謂昔之官諂,今之官 厭粱肉,家中起樓閣、買良沃。而竟忘所自來。 始勸勉令去, 而賭以絕。蓋其為官甚得鉤距法**。** 目相向。 質諸官, 止之。細問一過, ′公偏暇, 有一人完稅一繳單,自分無事,呈單欲下。公 里居、年齒、家口、生業, 無不絮絮問。問已, 又悉舉而大反之。 最惡博。其塗面游城亦如冥法,刑不至墮指 官則曰:『我不為人役也。』嗚呼! 謬者亦可恨也。 放資而薄其息,何嘗專有 曰:「汝何博也?」其人力辯生平不解博。 有舉人重資作巨商者,衣錦 方簿書旁午時, 一取償則怒 每一人上 是何異

千七百一十九

其何術。 公笑曰: 十一、二十九、 「腰中尚有博具。」搜之果然。人以為神, 樂仲 而並不知

樂仲, 母病, 仲哀悼益切,以利刃益刲右股見骨。家人共救之, 悔破戒, 仲既長, 西安人。父早喪, 彌留,苦思肉。仲急無所得肉, 嗜飲善啖, 竊腹誹母, 不食而死。 ,雙又母愚,遂焚所供佛像, 母遺腹生仲。 每以肥甘勸進, 刲左股獻之。 病稍瘥, 母好佛, 母咄之。後 不茹葷 裹帛敷

母,

醉後輒對哀哭,

年二十始娶,身猶童子。娶三日,

謂人

一千七百二十

尋愈。心念母苦節,

顧文淵, 「男女居室,天下之至穢,我實不為樂!」遂去妻。妻父 浼戚求返,請之三四,仲必不可。遲半年,顧遂**醮** 

與;有言嫁女無釜者,揭灶頭舉贈之。自乃從鄰借釜炊。諸 仲鰥居二十年,行益不羈,奴隸優伶皆與飲,里黨乞求不靳

無行者知其性,朝夕騙賺之。或以賭博無資,故對之欷歔, 言追呼急,將鬻其子。仲措稅金如數,傾囊遺之;及租吏登

遣子弟代祀, 問絕少,仲曠達不為意。值母忌辰,仲適病,不能上墓,欲 弟爭奉事之,家中所有任其取攜,亦莫之較;及仲蹇落, 門,自始典質營辦。以故,家日益落。先是仲殷饒,同堂子 諸子弟皆謝以故, 仲乃酹諸室中, 對主號痛,

千七百二十

故來就享, 無嗣之戚 「微啟, 母也。 即 頗縈懷抱。 視汝病。」 驚問 '「何來? 因而病益劇 問 母向居何所?」母 母曰:「緣家中無人上墓, 亂中覺有 :「南海。 人撫摩之,

撫摩既已,

遍體生涼。

開目四顧,

渺無一人。

病瘥既起, 社 人嫌其不潔,共擯絕之。乃隨從同行。 思朝南海。 會鄰村有結香社者, 即賣田十畝 。途中牛

薤蒜不戒 **眾更惡之**, 乘其醉睡,不告而去。

閩, 附以行。 遇友人邀飲, 仲 喜, 即待趨裝, 有名妓瓊華在座。 遂與俱發, 適言南海之游 雖寢食與共, 仲即獨行。 瓊華願 無

仲與瓊華知其意, 乃俟其先拜而後拜之。

同朝

所私。

及至南海,

社中人見其載妓而至,

更非笑之,

鄙

**双拜時** 

無沾濡。 問其姓氏, 從之。眾見萬朵蓮花,悉變霞彩,障海如錦。少間雲靜波澄, 應有子。 雍六月, 於繼母, 有童子方八九歲, 舟北渡。途中有豪家招瓊華去,仲獨憩逆旅。 珠;瓊華見為菩薩, 無現示。及二人拜, 一切都杳,而仲猶身在海岸。亦不自解其何以得出,衣履並 遂生餘。 望海大哭,聲震島嶼。瓊華挽勸之,愴然下刹,命 心憐之, 因問樂居何鄉, 則 曰 : 兒依依左右,苦求拔拯,仲遂攜與俱歸。丐食肆中,貌不類乞兒。細詰之,則被逐 餘本樂姓。」仲大驚。自疑生平一度,不 「阿辛,姓雍,母顧氏。嘗聞母言:「適 仲見花朵上皆其母。 因急呼奔母, 躍 方投地, 忽見遍海皆蓮花, 答云不知。但母沒時,付一函書. 花上瓔珞

千七百二十三

囑勿遺失。」仲急索書。視之,則當年與顧家離婚書也。 「真吾兒也!」審其年月良確, 割畝漸盡,竟不能畜僮僕。 顏慰心願。然家計日疏

來?」笑曰:「業作假夫妻,何又問也?向不即從者, 有老嫗在;今已死。顧念不從人無以自庇;從人則又無以 一日父子方自炊,忽有麗人入,視之則瓊華也,驚問:「何

自潔。計兩全者,無如從君,是以不憚千里。」遂解裝代兒

置婢僕牛馬, 瓊華悉為治具,仲亦不問所自來。瓊華漸出金珠贖故產,廣 瓊華亦善撫兒。 炊。仲良喜。至夜父子同寢如故,另治一室居瓊華。兒母之, 日益繁盛。 戚黨聞之, 皆餪仲, 兩人皆樂受之。客至, 仲每謂瓊華曰:「我醉時, 卿當避

仲笑曰:「卿視此花放後,二十年假夫妻分手矣。」瓊華信 瓊華按股, 飲市上,惟日對瓊華飲。華茹素,以茶茗侍。一日微醺,命 覺世界光明, 仲睨之良久,大喜,蹈舞若狂,曰:「吾悟矣!」頓醒。 勿使我見。」華笑諾之。一日大醉,急喚瓊華。 見股上刲痕,化為兩朵赤菡萏,隱起肉際。奇之。 所居廬舍盡為瓊樓玉宇,移時始已。從此不復 華艷妝

一朝,事非疑難不以告。役二婢:一溫酒,一瀹茗而已。既為阿辛完婚,瓊華漸以家付新婦,與仲別院居。子婦三 與仲別院居。子婦三日

日瓊華至兒所,

聞聲,

開眸微笑曰:「母子來大好」」即復瞑。瓊華

兒媳咨白良久,共往見父。入門,見父白足

駭問之,答云:「非汝所知。」工既竣,沐浴妝竟,命子及婦「凡人死後,被人捉頭舁足,殊不雅潔。」遂命工治雙槥。辛 **積三年餘,瓊華年近四旬,猶如二十許人。忽謂仲曰:** 時,仲忽開眸笑曰:「卿自有卿事,何必又牽一人作伴也?君教子訓婦,亦有微勞。即差二三年,何不一少待也?」移 無已,姑為卿留。」瓊華釋手,則花已復合。於是言笑如初。 大驚曰:「君欲何為?」 視其股上,蓮花大放。 兩手捻合其花, 且祝曰:「妾千里從君,大非容易。為 試之, 氣已絕。

婢牛馬,皆騙債者填償爾父,我無功焉。我本散花天女, 尚未得一享安逸,何遂舍兒而去?」曰:「父種福而子享, 曰:「我將死矣。」辛泣曰:「數年賴母經紀,始不凍餒。 千七百二十六

合, 涉凡念, 於股際,照徹四壁。 號慟欲絕。入棺,並停堂中, 呼之,雙目已含。 香光遂漸減。 遂謫人間三十餘年, 辛哭告父, 瓊華棺內則香霧噴溢,近舍皆聞。 數日未殮,冀其復返。光明生 父不知何時已殭, 衣冠儼然。 今限已滿。」遂登木自入。 棺既 再

既殯, 擬以田產半給諸樂。辛不服, 樂氏諸子弟覬覦其有, 共謀逐辛, 以詞質郡, ,久不決。 訟諸官。官莫能辨, 顧嫁

女, 女於雍, 美人呼曰:「若非顧翁耶?」顧諾。女子曰:「汝甥即吾子, **詣婿**, 窮覓不得。 一日顧偶於途中, 經年餘, 則女死甥逐。告官。 雍流寓於閩, 雍懼, 賂顧, 音耗遂絕。顧老無子, 見彩輿過, 避道左。 不受,必欲得 輿中 苦憶

去遠。 現在樂家, 大歸日、 案遂結。 授廬贈婢。六十餘生一子,辛顧恤之。 顧乃受賂入西安。至, 及歸, 再醮日,及生子年月,歷歷甚悉。 勿訟也。 述其見美人之日,即瓊華沒日也。辛為顧移 甥方有難, 則訟方沸騰。 ,宜急往。」 顧欲詳詰 顧自投官,言女 諸樂皆被杖逐,

仲對麗· 年, 異史氏曰: 若有情,若無情,此為菩薩真面目,世中人烏得而測之 人,直視之為香潔道伴,不作溫柔鄉觀也。寢處三十 「斷葷遠室,佛之似也。 爛熳天真,佛之真也。

千七百二十八

勞山下清宮, 耐冬高二丈,大數十圍.

牡丹高丈餘,

花

時璀

十一、三十、香玉

璨似錦。

何其至。 疑觀中焉得此,趨出已遁去。自此屢見之。遂隱身叢樹中以 膠州黃生舍讀其中**。** 未幾, 女郎又偕 一日自窗中見女郎, 紅裳者來,遙望之, 素衣掩映花間。 艷麗雙絕。

驚 奔,

因題句樹下云:「無限相思苦,含情對短窗。

袖裙飄拂,香風洋溢,追過短墻,

何處覓無雙?」歸齋冥思。

女郎忽入,驚喜承迎。女笑

千七百二十九

行漸近,

紅裳者卻退,

曰:「此處有生人!」生暴起。二女

寂然已杏, 愛慕彌

恐歸

沙吒

衣易履, 窗。 會,亦佳。」問:「紅衣者誰?」曰:「此名絳雪,乃妾義姊。」 閉置山中,實非所願。」生問:「道士何名?當為卿一滌此 遂相狎。 垢。」女曰:「不必,彼亦未敢相通**。** 見。」 生略叩生平,曰:「妾小字香玉, 願如梁上燕,棲處自成雙。』「生握腕曰:「卿秀外惠中, 「君洶洶似強寇,令人恐怖;不知君乃騷雅士, 及醒, 且曰:「妾酬君作,勿笑:『良夜更易盡,朝暾已上 曙色已紅。 女急起, 曰:「貪歡忘曉矣。」 著 借此與風流士長作幽 隸籍平康巷。 被道士

生以為恨。女曰:「絳姐性殊落落,不似妾情癡也。

待夜也。」女諾之。由此夙夜必偕。

令人愛而忘死。顧一

一日之去,如千里之別。卿乘間當來,勿

每使邀絳雪來,

當從容

數, 對駕, 不眠, 義士今無古押衙』,可為妾詠。、 蜀耶?今長別矣。」 生始悟香玉乃花妖也, 次日有即墨藍氏, 一日憑吊方返,遙見紅衣人揮涕穴側。從容近就,女亦不避。 就萎悴。 因把袂, 難 不必過急。、 為君言。昔 早旦而去。 相向汍瀾。已而挽請入室,女亦從之。嘆曰:「童 恨極, 生怪之。 作《哭花》詩五十首, 日佳作,今成讖語矣。 入官游矚, 見白牡丹 問:「何之?」以袖拭淚, 一夕,女慘然入曰:「君隴不能守, **悵惋不已。** 詰之不言,但有嗚咽。竟夜 過數日聞藍氏移花至家, 『佳人已屬沙吒利 日日臨穴涕洟。 悅之, 曰:「此有定 掘移徑去。

稚姊妹,

朝斷絕!聞君哀傷,

彌增妾慟。淚墮九泉,或當

千七百三十

使

歡, 於是至無聊時,女輒一至。至則宴飲唱酬,有時不寢遂去, 對影自成雙。」生讀之淚下,因怨相見之疏。女曰:「妾不能 如香玉之熱,但可少慰君寂寞耳。」生欲與狎。曰:「相見之 何必在此。」

問:「卿是院中第幾株?乞早見示,僕將抱植家中, 生亦聽之。 謂曰:「香玉吾愛妻,絳雪吾良友也。」 免似香 每欲!

急往尚得相見;遲無及矣。」醒而異之,急命僕馬, 歸過歲。至二月間,忽夢絳雪至,愀然曰:「妾有大難, 玉被惡人奪去,貽恨百年。」女曰:「故土難移,告君亦無益 妻尚不能終從,況友乎!」 生不聽,捉臂而出, 輒問:「此是卿否?」女不言,掩口笑之。旋生以臘 每至壯

君如此,曩故不敢相告也。」坐移時,生曰:「今對良友,益厄!今已知卿;如卿不至,當以艾炷相炙。」女曰:「妾固知 涕。更餘,絳雪收淚勸止。 思艷妻。久不哭香玉,卿能從我哭乎?」二人乃往,臨穴灑 生急止之。入夜,絳雪來謝。生笑曰:「向不實告,宜遭此 則道士將建屋,有一耐冬, 礙其營造,工師將縱斤矣。

情,俾香玉復降宮中。」生問:「何時?」答曰:「不知,約 不遠耳。」天明下榻,生囑曰:「僕為卿來。勿長使人孤寂。」 又數夕,生方寂坐,絳雪笑入曰:「報君喜信:花神感君至

一千七百三十四

將往灼樹。 女遽入,

對燈團艾,

女笑諾。兩夜不至。生往抱樹,

搖動撫摩,頻喚無聲。乃返,

奪艾棄之,曰:「君惡作劇

萌生矣。生乃日加培植, 香玉亦俯仰自恨, 我被汝家男子糾纏死矣。」遂去。 對悲哽。及坐,生把之覺虛, 香玉款笑如前;但偎傍之間,仿佛以身就影。生悒悒不樂。 相聚,勿以為真,但作夢寐觀可耳。」絳雪曰:「妹來大好! 使人創痏 曰:「昔,妾花之神,故凝;今,妾花之鬼,故散也。今雖 人。生望見,泣下流離,急起把握香玉。 一杯水, 生謀移植其家,女不可, 明年此日報君恩。」別去。明日往觀故處, 當與君絕矣!」生笑擁之。坐未定,香玉盈盈 乃曰:「君以白蘞屑,少雜硫黃, ,又作雕欄以護之。香玉來,感激倍 如手自握, 曰:「妾弱質,不堪復戕。 驚問之,香玉泫然 以一手握絳雪, 日酹妾 則牡 相

一千七百三十五

連間,花搖搖欲拆;少時已開,花大如盤,儼然有小美人坐囑令朝夕培養之。次年四月至宮,則花一朵含苞未放;方流生視花芽,日益肥茂,春盡,盈二尺許。歸後,以金遺道士, 物生各有定處,妾來原不擬生君家,違之反促年壽。但相 擾矣。」從此遂以為常。 牽挽並入。香玉曰:「姊勿怪!暫煩陪侍郎君,一年後不相 一年後不相 以度樹本,自下而上至四尺六寸,按其處,使生以兩爪齊搔 合好自有日耳。」生恨絳雪不至。香玉曰:「必欲強之使 俄見絳雪從背後出,笑罵曰:「婢子來,助桀為虐耶!」 妾能致之。」乃與生挑燈至樹下, 取草一莖, 布掌作度,

蕊中,

裁三四指許;轉瞬飄然欲下,則香玉也。笑曰:「妾忍

卿之左。」二女笑曰:「君勿忘之。」 是時牡丹已大如臂。生每指之曰:「我他日寄魂於此,當生 去,二人同寢,款洽一如從前。後生妻卒,生遂入山不歸。 **口代人作婦,** 今幸退而為友。」遂相談宴。至中夜,絳雪乃 君來何遲也!」遂入室。絳雪亦至,笑曰:「日

非死期也,何哀為!」謂道士曰:「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後十餘年,忽病。其子至,對之而哀。生笑曰:「此我生期.

一放五葉者,即我也。」遂不復言。子輿之歸家。即卒。次 何哀為!」謂道士曰:「他日牡丹下有赤芽怒生,

斫去之。白牡丹亦憔悴死;無何耐冬亦死。 高數尺,大拱把,但不花。老道士死,其弟子不知愛惜 果有肥芽突出,葉如其數。道士以為異,益灌溉之。三

思」, 矣。 非其結於情者深耶?一去而兩殉之, 異史氏曰:「情之至者, 人不能貞,亦其情之不篤耳。仲尼讀《唐棣》而曰『未 信矣哉! ,鬼神可通。花以鬼從**,** 即非堅貞, 而人以魂寄 亦為情死

款洽。 士人赴試金陵, 各表姓字: 經宿遷,遇三秀才, 介秋衡,一 常豐林, 談論超曠, 麻西池。 遂與沽 縱飲甚

十一、三十一、三仙

樂, 不覺日暮。 介曰:「未修地主之儀, 忽叨盛饌,於理不

至邑北山, 忽睹庭院, 一千七百三十八 門繞清流。 既入,舍宇清潔,

當。

茅茨不遠,

可便下榻。」常、

麻並起捉裾

喚僕相將俱

之。 寢。 訝迷惘。 無院宇,主僕臥山谷中。大駭。見旁有一 眾從之。各擬一題,寫置幾上,拾得者就案構思。二更未盡, 皆已脫稿, 客醉, 主人進良醞,巨杯促酹,不覺醺醉。主人乃導客就別院 探懷中則三作俱存。 不暇解履, 迭相傳視。 士人讀三作, 深為傾倒, 和衣而臥。及醒, 紅日已高,四顧並 水涓涓流,自 草錄而懷藏

二題即仙作,

以是擢解。

蝦蟆三物最靈

時出游,人常見之。士人入闈

始知為「三仙洞」。

十一、三十二、鬼隸

歷城縣二隸,奉邑令韓承宣命,營乾他郡,

歲暮方歸。

途遇

數。 從之。未幾北兵大至,屠濟南,扛尸百萬。二人亡匿得免。 告:我城隍鬼隸也。今將以公文投東嶽。」隸問「公文何 城快皂, 事?」答云:「濟南大劫,所報者,殺人之名數也。」驚問其 二人,裝飾亦類公役, 曰:「違誤限期罪小,入遭劫數禍大。宜他避,姑勿歸**。**」 一隸驚顧,計到郡正值歲除,恐罹於難;遲留恐貽遣責。 曰:「亦不甚悉,約近百萬。」隸問其期,答以「正朔」。 相識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平。」二人云:「實相 同行話言。二人自稱郡役。隸曰:「濟

千七百四十

也,舍鹽欲遁;足苦不前,遂被縛。哀之。二人曰:「我非鹽 高苑民王十, 負鹽於博興, 夜為二人所獲。意為土商之邏卒

十一、三十三、王十

肆中人,乃鬼卒也。」十懼, 十從去,入城郭,至一官署,見閻羅在上,方稽名籍。 新閻王到任,見奈河淤平,十八獄坑廁俱滿,故捉三等人淘 去亦未便即死,不過暫役耳。」十問:「何事?」曰:「冥中 河:小偷、私鑄、私鹽;又一等人使滌廁,樂戶也。」 乞一至家別妻子。不許, 曰:「此 鬼稟

國稅,下蠹民生者也。若世之暴官奸商所指為私鹽者,

皆天

漏

一私販王十至。」閻羅視之,怒曰:「私鹽者,

曰:「捉

岸。 先 股。 沒其中。朽骨腐尸,盈筐負舁而出;深處則滅頂求之。惰者 輒以骨朵攻背股。 令隨諸鬼督河工**。**鬼引十去, 如蟻。又視河水渾赤,臭不可聞。淘河者皆赤體持畚鍤 二鬼市鹽四斗, **丄亦竣。前二鬼仍送至家,** 是, 見高苑肆商亦在其中, 商懼 負鹽未歸 , 常沒身水中, 並十所負,代運至家。 同監者以香綿丸如巨菽,使含口中, 天明妻啟戶, 則鹽兩囊置庭 ` 十乃已**。**經三晝夜,河夫半死, 十獨苛遇之,入河楚背,上岸敲 豁然而蘇。 至奈河邊, 留十, 見河內人夫,繦 授以蒺藜骨朵, 中, 而

貧人揭錙銖之本,

求升斗之息,

何為私哉!

不至。

使人遍覓之,

則死途中。

舁之而歸,

奄有微息,

解

千七百四十二

處, 其故**。** 猶縮首衾中, 皆成巨疽, 及醒,始言之。 如在奈河狀。 渾身腐潰, 肆商亦於前日死, 臭不可近。 一年始愈,不復為商矣。 十故詣之。望見十, 至是始蘇。 骨朵擊

官與商之所謂私,乃不從其私者也。近日齊、異史氏曰:「鹽之一道,朝遷之所謂私,乃不 隨在設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邑;即此 魯新規,土商

乃不從乎公者也;

來者, 設邏於道,使境內之人,皆不得逃吾網。其有境內冒他邑以 肆之民,不得去之彼肆。而肆中則潛設餌以釣他邑之民:其 售於他邑, 法不宥。彼此之相釣, 則先以刀杖殘其脛股, 則廉其直;而售諸土人,則倍其價以昂之。而 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 而後送諸官;官則桎梏之,是

千七百四十三

無幾, 1變日詭, 而官刑立至也。嗚呼!上無慈惠之師,而聽奸商之法, 奈何不頑民日生,而良民日死哉**!**]

各邑肆商 又逢節序具厚儀。商以事謁官,官則禮貌之,坐與語, 舊例以若干石鹽資, 歲奉本縣, 名曰:「食鹽」。

謝過,乃釋之,後肆中獲二負販者,其一逃去,其一被執 規但揖不拜。公怒曰:「前令受汝賄,故不得不隆汝禮;我 焉。送鹽販至,重懲不遑。張石宰令淄川,肆商來見, 市鹽而食,何物商人,敢公堂抗禮乎!」捋褲將笞。 商叩頭 循

一千七百四十五

曰:「汝腿病不能奔耶?」曰:「能奔。」公曰:「既被捉,

可起試奔, 驗汝能否。」 其人奔數步欲止。

公問:「販者二人,其一焉往?」販者曰:「逃去矣。」公

不能奔;果能,

民之事不一,此其閑情,邑人猶樂誦之。 l:「奔勿止!」 其人疾奔, 竟出公門而去。見者皆笑。公愛

奚成列, 不聊生。奚怒亡去;去後何生一子大男。奚去不返,申擯 没, 繼娶申氏,性妒,虐遇何,且並及奚;終日曉聒,,成都士人也。有一妻一妾。妾何氏,小字昭容。 何 恆

十一、三十四、大男

男見塾中諸兒吟誦,亦欲讀。母以其太稚,姑送詣讀。 不與同炊,計日授粟。大男漸長,用不給, 所讀倍諸兒。師奇之,願不索束脩。何乃使從師, 積二三年,經書全通**。** 千七百四十六 何紡績佐食。 薄相

述之。大男悲不自勝,欲往尋父。母曰:「兒太幼, 學與軀長並速:至十歲,便如十三四歲者;其所為文竟成 則辰餐未復。 詞?」笑云:「但祝明年便使我十六七歲**。**」母笑之。然大男 時長也?」 母曰: l:「尚未,尚未**。**」又年餘居然成人,研詰益頻, 」母曰:「待汝長,告汝知。」大男曰:「今方七八歲, - 大男信之,每過必入拜。母知之, 一日謂母曰:「昔謂我壯大,當告父處,今可矣。」母 何遽可尋?」大男無言而去,至午不歸。往塾問師 謂母曰:「塾中五六人, 母大驚, 「汝往塾,路經關帝廟,當拜之,祐汝速 出資傭役, 皆從父乞錢買餅, 到處冥搜,杳無蹤跡。 問曰:「汝所祝 何

千七百四十七

其地, 或言閩商有奚姓者,乃辭蔣,欲之閩。蔣贈以衣履,里黨皆 故, 金竟去。僧飲之,略醒。長老知而詣視,奇其相, 己子, 顛末。甚憐之,贈資使去。有瀘州蔣秀才下第歸, 窺囊金, 斂資助之。途遇二布客,欲往福清,邀與同侶。行數程,客 至夔同食,錢陰投毒食中,大男瞑不覺。錢載至大刹, ,偶病絕資,賣諸僧。僧見其豐姿秀異,爭購之。錢得 嘉其孝, 攜與同行。 脫其縛, 。大男丐食相從。 引至空所,摯其手足, 循途奔去,茫然不知何往。 載歸其家。 翁豪富 至瀘,主其家。月餘, 錢病其緩,為賃代步,資斧耗竭。 解奪而去。適有永福陳翁過 諸路商賈, 多出其門, 適遇一人將如夔州 遍加諮訪。 途中問得 研詰始得

為

千七百四十八

復游。 翁 囑南北客代訪奚耗。 然去家愈遠, 音梗矣。 留大男伴諸兒讀。 大男遂住翁家,不

淫具, 何諾。 俟創瘥, 強賣於重慶賈, 何 大懼, 昭容孤居三四年, 每欲得一人主縫紉。 (輿送去。入門, 敷以藥, 又轉鬻於鹽亭賈。至鹽亭, 賈劫取而去。 至夜, 創平, 申氏減其費, ,主人趨出, 求為尼。 此與作尼無異, 抑勒令嫁。何志不搖。 賈曰:「我有商侶, 則奚生也。 自刺心頭, 以刀自劙。 亦可少償吾值。 蓋奚已棄懦 洞見臟腑。 賈不敢逼, 身無

妻矣。

為商,

(以其無婦,

故贈之也。

相見悲駭,

各述苦況,

有兒尋父未歸。奚乃囑諸客旅,

偵察大男。

而昭容遂以妾為

見奚, 適變, 百金, 再適。 娶之。而賈老廢不能人。申怨兄,不安於室, 歸, 堪其擾。 蹈之?」奚乃囑客侶,為買三十餘老妾。逾半年客果為買妾 得與君有今日耶?且人加我者, 從所請。 然自歷艱苦, 入門則妻申氏。各相駭異。先是申獨居年餘,兄苞勸令 攜歸兄家。 有保寧賈, 申從之,惟田產為子侄所阻不得售。鬻諸所有, 乃載與俱去。 慚懼不出一語。 賈怒,搜括其資,將賣作妾。聞者皆嫌其老。 何曰:「妾如爭床第者, 痾痛多疾,不能操作, 遇奚同肆, 適中其意, 遂貨之而去。 奚問同肆商 聞其富有奩資, 隱痛在心,豈及諸身而 數年來固已從人生子, 勸奚納妾。奚鑒前禍, 略知梗概, 懸梁投井, 以多金啖苞賺 買將 **積**數

千七百五十

聽前。 作嫡, 遇 會陳公嗣宗宰鹽亭。奚與里人有小爭,里人以逼妻作妾揭 其勤惰。奚每與昭容談宴,輒使役使其側;何更代以婢,不 拜之。然終不屑承奉,但操作別室,何悉優容之,亦不忍課 健男, 何如哉!」何勸止之。奚不可,操杖臨逼,申不得已, 可先拜昭容,修嫡庶禮。」申恥之。 奚曰:「昔日汝 則在保寧,無再見之期, 此亦數也。 然今日我買妾

兒也!」遂哭。公乃伏地悲咽。

蓋大男從陳公姓,

業為官矣。

則公已至寢門;益駭,不知所為。何審之,急出曰:「是吾

盡,

訟奚。公不準理,叱逐之。奚喜,方與何竊頌公德。一漏

僮呼叩扉,入報曰:「邑令公至。」奚駭極,急覓衣履

盛, 見母, 官吉。」公乃之任。為不得親,居官不茹葷酒。是日得裏人 狀,睹奚姓名,疑之。陰遣內使細訪,果父。乘夜微行而出。 任鹽亭,又欲棄官尋父,陳翁苦勸止之。會有卜者,使筮焉。 卜者曰:「小者居大,少者為長;求雄得雌,求一得兩,為 人知大男已貴,反其田廬。公留僕營造,冀父復還。既而授 益自斂。兄苞不憤,訟官,為妹爭嫡。官廉得其情,怒 公至自都, 益信卜者之神。臨去囑勿播,出金二百,啟父辦裝歸 門戶一新,廣畜僕馬,居然大家矣。申見大男貴 迂道過故里,始知兩母皆醮, 伏膺哀痛**。** 

曰:「貪資勸嫁,已更二夫,尚何顏爭昔年嫡庶耶!」重笞

千七百五十二

以太母, 異史氏曰:「顛倒眾生,不可思議, 私。 苞。 申初懼其復仇, 由此名分益定。 但誥命不及耳。 今益愧悔。 而申妹何 奚亦忘其舊惡, 俾內外皆呼 何姊之。衣服飲食,悉不 何造物之巧也!奚生不

能自立於妻妾之間, 此奇合,坐享富貴以終身哉!i 碌碌庸人耳。 茍非孝子賢母, 烏能有

採璀璨。自言曰:「呂宋國人。遇風覆舟, 十一、三十五、外國人 己巳秋, 十一人附巨木,飄至大島得免。 嶺南從外洋飄一巨艘來。 上有十一人, 凡五年, 日攫鳥蟲而食; 數十人皆死; 衣鳥羽,

惟

千七百五十三

送之還國。 伏石洞中, 碎於風者, 織羽為帆。忽又飄一舟至, 於是附之將返。 又被大風引至澳門。」巡撫題疏 **櫓帆皆無**, 蓋亦海

金數千, 韋公子, 欲盡覓天下名妓, 咸陽世家。 放縱好淫, 凡繁麗之區無不至。其不甚佳者 婢婦有色,無不私者。嘗載

十一、三十六、韋公子

俾不能起而始藥之。及愈,公與之約:能讀倍諸弟,文字佳, 遲 延明師置別業,使與諸公子鍵戶讀。公子夜伺師寢, 信宿即去, 明而返。 當意則作百日留,叔亦名宦,休致歸,怒其行, 一夜失足折肱, 千七百五十四 師始知之。告公,公益施夏楚, 逾垣歸,

鄉榜。 使志其言動。 出勿禁;若私逸, 欲自敗約, 故數年無過行。 撻如前。 公鉗制之。 然公子最慧, 後成進士,公乃稍弛其禁。 赴都, 以老僕從, 授日記籍, 讀常過程。 數年中

見優僮羅惠卿, 公子或將有作,惟恐公聞,入曲巷中輒托姓魏。一日過西安 年十六七, 秀麗如好女,悅之。夜留繾

贈

惠卿無難色,

其家口, 其音耗。」 公子驚問母姓, 咸陽韋氏, 夜果攜婦至,三人共一榻。 胎豐隆。 答云:『母早喪,父存。 賣至羅家, 聞其新娶婦尤韻妙, 四月即生餘。 曰:「姓呂。」生駭極,汗下浹體, 留數日眷愛臻至。 私示意惠卿。 某原非羅姓。 倘得從公子去, 亦可察 謀與俱歸。 母少服役於

千七百五十五

偽托他適 蓋 其 母即生家婢也。 約歸時召致之, 生無言。 遂別去。 時天已明 厚贈之, 勸令改業。

小 字 為名妓, 後令蘇州 取 『春風一 有咸陽公子與公同姓, 有樂伎沈韋娘, 曲杜韋娘』 雅麗絕倫, 耶?」答曰: 留三月, 愛留與狎。 訂盟婚娶。公子去, 「非也。 戲 妾母十七

媼 尚在。 八月生妾, 故從其姓。」公子聞言 一去竟無音耗, 沙挑燈, 因名韋, ,喚韋娘飲, 實妾姓也。 妾母以是憤悒死。 暗置鴆毒杯中。 愧恨無以自容。 公子臨別時, 妾三歲, 韋娘才下咽 默移時, 贈黃金鴛鴦今 ,受撫於沈 頓生

亂 中 嘶。

眾集視則已斃矣。

呼優人至,

付以尸, 重賂之。

生懼 娘所與交好者盡勢家, 瀉橐彌縫, 卒以浮躁免官。 聞之皆不平, 賄激優人訟於上官。

韋

後歸之。公子憤欲招惠卿,家人皆以為不可,乃止。又數年 歸家年才三十八, 公孫;公以門無內行,恐兒染習氣,雖許過嗣,必待其老 頗悔前行。 而妻妾五六人, 皆無子。 欲繼

忽病, 殆將死矣!」 乃以次子之子, 輒撾心曰:「淫婢宿妓者非人也!」 公聞而嘆曰:「是 送詣其家, 使定省之。月餘果

Щ 死 尚不自剖其心, 異史氏曰:「盜婢私娼,其流弊殆不可問。然以己之骨 而謂他人父,亦已羞矣。 自斷其首, 千七百五十七 乃鬼神又侮弄之, 而徒流汗投鴆, 誘使自食便

場。」 畜鳴者耶 雖然. 風流公子所生子女, 即在風塵中亦皆擅

邢雲飛, 異珍。 網, 沉而取之, 則石徑尺, 既歸, 順天人。好石,見佳不惜重直。 雕紫檀為座, 供諸案頭。 四面玲瓏 每值天欲雨, 峰絲豐秀。 偶漁於河, 喜 有物掛 則孔 極 如 獲

十一、三十七、

石清虛

生云, 頓足悲憤而已。 有勢豪某踵門求觀。 遙望如塞新絮。 僕負石至河濱, 既見, 舉付健僕, 息肩橋上, 策馬徑去。 忽失手墮諸河。 邢無奈,

豪怒,

鞭僕。

即出金雇善泅者,

百計冥搜,竟不可見。乃懸

金署約而去。由是尋石者日盈於河, 臨流於邑,但見河水清澈**,** 則石固在水中。 迄無獲者。 後邢至落石 邢大喜,解

耶?」邢便請入舍以實其無,及入,則石果陳幾上。愕不能 處, 衣入水,抱之而出。 一日有老叟款門而請,邢托言石失已久。叟笑曰:「客舍非 叟撫石曰:「此吾家故物,失去已久,今固在此耶。 攜歸,不敢設諸廳所, 潔治內室供之。

家物, 見 之, 十二竅, 有何驗證?」邢不能答。叟曰:「僕則故識之。前後九 請即賜還。」邢窘甚,遂與爭作石主。叟笑曰:「既汝 細如粟米, 孔中五字云:『清虚天石供。』」邢審視, 竭目力才可辨認;又數其竅, 果如所言。 孔中果有

邢無以對,但執不與。叟笑曰:「誰家物而憑君作主耶!」 拱

終始。君願之乎?」曰:「願。」叟乃以兩指捏一 待三年後始以奉贈。既欲留之,當減三年壽數,乃可與君相 處。叟曰:「天下之寶,當與愛惜之人。此石能自擇主,僕 求割愛耳。」叟曰:「既然,石固在是。」入室,則石已在故 緩步未遠。奔牽其袂而哀之。叟曰:「奇哉!經尺之石, 作別欲去。 亦喜之。然彼急於自見,其出也早,則魔劫未除。實將攜去, 乃曰:「石果君家者耶、僕家者耶?」答曰:「誠屬君家, 可以手握袂藏者耶?」邢知其神,強曳之歸,長跽請之。 隨手而閉。閉三竅,已,曰:「石上竅數, 邢送至門外; 既還, 已失石所在。 邢急追叟, 邢苦留之,辭甚堅;問其姓字亦不言, , 遂去。 則

千七百六十

至官。 國寺, 邢歸 石者, 茫然矣。 年餘. ,賣石者自言以二十金買諸市, 官問:「何所質驗?」賣石者能言竅數。 見賣石者, 邢乃言竅中五字及三指痕 邢以故他出, 夜有賊入室, 諸無所失, 喪欲死。 訪察購求, 則故物也, 全無蹤跡。 將便認取。 理遂得伸。官欲杖責賣 遂釋之。 積有數, 賣者不服, 邢問其他, 惟竊 年, 石而去。 偶 因負 報

邢得石歸, 有尚書某購以百金,邢曰: 裹以錦, 藏櫝中, 時出一賞,先焚異香而後出之。 「雖萬金不易也。」尚書怒,陰

一千七百六十

·告邢,

邢願以死殉石。妻竊與子謀,

知

**罵妻毆子**,

屢欲自經,

皆以家人覺救得不死。夜夢一

獻石尚書家。

他事中傷之。

邢被收,

典質田產。

尚書托他人風示其子。

遺教,瘞石墓中。半年許,賊發墓劫石去。子知之,莫可追 後邢至八十九歲,自治葬具,又囑子必以石殉,及卒,子遵 家人竊石出售, 喜,謹志其日。其石在尚書家,更無出雲之異,久亦不甚貴 重之。明年,尚書以罪削職,尋死, 明年八月二十日昧爽時,可詣海岱門以兩貫相贖。」邢得夢, 丈夫來,自言:「石清虛。」戒邢勿戚:「特與君年餘別耳。 因以兩貫市歸 邢如期至海岱門, 則其

遂縶送到官,一

訊即伏。

「邢先生,

勿相逼!我二人將石去,不過賣四兩銀耳。」

則鬻宮氏。取石至,官愛玩

同僕在道,忽見兩人奔躓汗流,望空投拜,

詰。

越二三日,

失色。官乃重械兩盜論死。 欲得之,命寄諸庫。吏舉石,石忽墮地,碎為數十餘片。 邢子拾碎石出, 仍瘞墓中。

卒之石與人相終始, 異史氏曰:「物之尤者禍之府。至欲以身殉石亦癡甚矣! 死。』非過也!石猶如此,何況於人!] 誰謂石無情哉?古語云:『士為知己者

曾翁, 莫解所以。次子悌,字友于,邑名士,以為不祥,戒諸兄弟 各自惕,勿貽痛於先人;而兄弟半迂笑之。 昆陽故家也。 翁初死未殮,兩眶中淚出如沈,有子六 千七百六十三

十一、三十八、曾友於

客飲, 相仇。 亦遂止。 先是翁嫡配生長子成,至七八歲, 生三子: 日孝, 友於百詞寬譬,不從所謀;而仁、義年最少,因兄言 **悌等過堂下,亦傲不為禮。** 孝以悌等出身賤,鄙不齒, 日忠,日信。 仁、義皆忿,與友於謀欲 因連結忠、信為黨。 妾生三子: 曰悌, 母子為強寇擴去。 即與

懼, 盎盂無存。 令忠、信合族中無賴子、往捉周妻,搒掠無算,拋粟毀器**,** 孝有女適邑周氏,病死。 友于乃詣周所負荊, 見宰自投。友於品行,素為宰重,諸兄弟以是得無苦 周告官。官怒,拘孝等囚系之,將行申黜。友於 周亦器重友于,訟遂止。 千七百六十四 糾悌等往撻其姑,悌不從。 孝憤然

其家, 聞仁、 殿兄, 及葬, 亡,友於招仁、 之者以其無禮也,然罪固不至死。我不怙弟惡, 加, 於何有!」再勸之, 飲如故。 毆不止。友於橫身障阻之。孝怒,讓友于。友于曰:「責 終不德友于。無何,友於母張夫人卒,孝等不為服, 聲震里黨,群集勸解,乃散去。友於即扶杖詣兄請罪。 仁覺先逃。 義鼓且吹, 把持墓門, 不使合厝。 仁、義益忿。友于曰:「此彼之無禮,於我何損焉。」 願以身代之。」孝遂反杖撻友于, 義同往奔喪。 興方逾垣,友於自後擊僕之。 孝怒,糾諸弟往毆之。友於操杖先從。 哄然散去。友于乃自往,臨哭盡哀。 友于乃瘞母隧道中。未幾孝妻 二人曰:「『期』且不論, 忠、 亦不助兄暴。 孝等拳杖交 信亦相 隔墻 功

怨友于曰:「人皆有兄弟, 消案。義亦尋愈。由是仇怨益深。仁、義皆幼弱,輒被敲楚。 妻子借寓他所, 宜言之, 孝逐去之,不令居喪次。 **友於在家雖不助弟, 友於以面目損傷,** 訴其不為庶母行服。 兩弟何雲!」因苦勸之,卒不聽。友于遂扃戶, 離家五十餘里, 不能詣署,但作詞稟白, 而孝等尚稍有顧忌; 既去, 官簽拘孝、 而義創甚, 我獨無!」友于曰:「此兩語 冀不相聞。 忠、信, 不復食飲。仁代具詞訟 哀求寢息, 宰遂 而令友於陳狀。 諸兄一不 攜 我

當,

輒叫罵其門,

辱侵母諱。仁、義度不能抗

惟杜門思乘

間刺殺之,行則懷刀。

求公斷。」宰乃判孝等各出田產歸成,使七分相準。自此仁、 教友于。友於詣宰,俯首不言,但有流涕。宰問之,曰:「惟 幸三弟念手足,又罪責之。是欲逐我耶!」以石投孝,孝僕。 急歸諫止。成不聽,刻期發墓,作齋於塋。以刀削樹, 義與成倍加愛敬,談及葬母事,因並泣下。成恚曰:「如此 成久在寇中, 不仁,真禽獸也!」遂欲啟壙更為改葬。仁奔告友于, 仁、義各以杖出,捉忠、信, **友於喜,歸,** 日,竟無處可以置之。<br />
仁、義竊喜,招去共養之。往告友于。 日寇所掠長兄成,忽攜婦亡歸。諸兄弟以家久析,聚謀三 習於威猛, 大怒曰:「我歸, 更無人肯置一屋; 共出田宅居成。諸兄怒其市惠,登門窘辱。 撻無數。成乃訟宰, 宰又使人請

哭臨,安厝盡禮。自此兄弟相安。 而成性剛烈, 輒批撻諸弟,於孝尤甚。惟重友于,雖盛怒

弟

「所不衰麻相從者,有如此樹!」眾唯唯。

於是一門皆

擾, 至友於所,潛對友於詬詛。友於婉諫,卒不納。友於不堪其 友於至, 又遷居三泊,去家益遠,音跡遂疏。又二年,諸弟皆畏 一言即解。孝有所行,成輒不平之,故孝無一日

四繼績 而孝年四十六,生五子:長繼業,三繼德, **而詬厲之。岳家近三泊,會詣嶽,迂道詣叔。入門見叔家兩** 相競,孝亦不能呵止。 久亦相習**。** 庶出;又婢生繼祖。皆成立。效父舊行,各為黨, 惟祖無兄弟, 年又最幼, 嫡出;次繼功, 諸兄皆得

功怒, 善閉戶研讀, 聖賢也。」遂去,攜妻之三泊。友於除舍居之,以齒兒行, 隱。父慮與叔有夙隙, 執卷從長子繼善。祖最慧,寄籍三泊年餘,入去南郡庠。 夫妻往壽岳母,告父曰:「兒此行不歸矣。」父詰之,因吐微 叔曰:「汝父母皆不知, 自祖居三泊,家中兄弟益不相能。 子活耶!」操刀入,擊殺馮,自投井死**。**馮父大立, 日以罵代哭。功妻劉聞之,怒曰:「汝家男子死, 刺殺業。 弦誦怡怡,樂之,久居不言歸。 祖又諷誦最苦。友於甚愛之。 官收功,重械之, 計難久居。祖曰:「父慮過矣。二叔 我豈惜甌飯瓢飲乎!」乃歸。 日微反唇,業詬辱庶母。 數日死獄中。 業妻馮氏, 叔促之, 哀求寄居。 誰家男 過數!

千七百六十九

猶臥道周。 拽入, 之, 奇禍久矣;不然,我何以竄跡至此。但我離家久, 見忠,驚曰:「弟何來?」忠未語先淚,長跪道左。友於握 惟忠亡去,至三泊, 馮狀亦至。於是諸曾被收。 怒曰:「我家死人如麻,馮氏何得復爾!」 以鐵杖橫擊,折其兩股。諸馮各被夷傷, 諸馮盡靡。成首捉大立,割其兩耳。 率諸子弟, 詰得其情, 成夾之以肘, 藏兵衣底,往捉孝妾,裸撻道上以辱之。 ,大驚曰:「似此奈何!然一門乖戾,逆 徘徊門外。適友於率一子一侄鄉試歸 置諸馮村而還。遂呼績詣官自首。 吼奔而 哄然盡散。 其子護救, 與大令無 惟馮子 諸曾從 繼、 績 知

聲氣之通,今即匐伏而往,徒取辱耳。但得馮父子傷重不死,

千七百七十

祖 先歸展墓。明季科甲最重,諸馮皆為斂息。友于乃托親友賂 相對酸惻。俄報友於父子同科,祖亦副榜,大喜。不赴鹿鳴 吾三人中幸有捷者, 於從之。 之子;弟 于乃與兄弟焚香約誓,俾各滌慮自新,遂移家還。 以金粟,資其醫藥,訟乃息。舉家泣感友于,求其復歸。友 同胞,淒然下淚曰:「今始知從前非人也。」友於喜其悔悟 夜與共寢。忠頗感愧。居十餘日,見其叔侄如父子,兄弟如 從叔不願歸其家。孝乃謂友于曰:「我不德,不應有亢宗 祖有子方三歲,亡歸友於家,藏伯繼善室,不肯返。 又善教,俾姑為汝子。 祖果舉於鄉。使移家,夫妻皆痛哭而去。 則此禍或可少解。」乃留之,晝與同餐 有寸進時, 可賜還也。」 友

千七百七十

稱孝友焉。 定省如一焉。 捉去輒逃。孝乃令祖異居,與友於鄰。祖開戶通叔家。兩間 時成漸老, 家事皆取決於友于。從此門庭雍穆,

異史氏曰:「天下惟禽獸止知母而不知父, 往蹈之也!夫門內之行,其漸潰子孫者,直入骨髓。古云: 奈何詩書之家往

報猶迂也。」 卒能自知乏德,托子於弟,宜其有操心慮患之子也。若論果 其父盜,子必行劫,其流弊然也。孝雖不仁,其報亦慘,而

風流, 此 其靴, 就與語。女問:「寓居何處?」具告之, 物相役, 屏去僮僕。女果至,自言:「小字溫姬。」且云:「妾慕公子 娼之門, 又脫足上小靴,求公子代去泥塗。遂上床以被自覆。公子視 曰:「無。」女云:「妾晚間奉訪,勿使人知。」公子歸,及暮, 三兩夜輒一至。一夕冒雨來,入門解去濕衣,罥諸椸上, 乃五文新錦, 沾濡殆盡, 惜之。女曰:「妾非敢以賤 故背媼而來。 見內有二八麗人,因目注之。女微笑點首,公子近 欲使公子知妾之癡於情也。」聽窗外雨聲不止, 區區之意,願奉終身。」公子亦喜。自 問:「寓中有人否?」

十一、三十九、嘉平公子

嘉平某公子,

風儀秀美。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試。

勸肄習, 吟曰:「淒風冷雨滿江城。」求公子續之。公子辭以不解。女 曰:「公子如此一人,何乃不知風雅!使妾清興消矣!」因 ,公子諾之。往來既頻,僕輩皆知。公子姊夫宋氏亦

起,逾垣而去。宋向往甚殷,乃修贄見許媼,指名求之。媼 世家子,聞之,竊求公子一見溫姬。公子言之,女必不可。 宋隱身僕舍,伺女至,伏窗窺之,顛倒欲狂。急排闥,女

為鬼。至夜因以宋言告女,女曰:「誠然。顧君欲得美女子, 曰:「果有溫姬,但死已久。」宋愕然退,告公子,公子始知

寄諸齋中。公子獨宿不歸,父母疑之。女歸寧,始隱以告母,

試畢而歸, 女亦從之。他人不見, 惟公子見之。至家,

妾亦欲得美丈夫。各遂所願足矣,人鬼何論焉?」公子以為

後:「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為娼!! 然,則『花菽生江』,何殊於杜甫之』子章髑髏』哉!i《耳錄》 遂至悔不如娼,則妻妾羞泣矣。顧百計遣之不去,而見帖浩 異史氏曰:「溫姬可兒!翩翩公子,何乃苛其中之所有哉! 「菽」,「姜」訛「江」,「可恨」訛「可浪」。女見之,書其 愧恨,猶不知所題,折帖示僕。聞者傳為笑談。 遂告公子曰:「妾初以公子世家文人,故蒙羞自薦。 母大驚, 有其表!以貌取人, **云:「道旁設漿者,榜云:「施『恭』結緣。」亦可一笑。** 之不能去。一日,公子有諭僕帖置案上,中多錯謬:「椒」訛 戒公子絕之,公子不能聽。父母深以為憂,百術 毋乃為天下笑乎!」言已而沒。 公子雖 不圖虛

千七百七十五

要宣淫、 有故家子, 如此甚眾, 定淫者, 何獨 既貧, 「花菽生江」 榜於門 小皆有, 哉 入內看物論價。」崔盧之子孫 「賣古淫器。」訛磘淫云:「有 !

一、二班

殷元禮,

雲南人,

善針灸之術。

遇寇亂

竄入深山。

日既暮

兩

世, 村舍尚遠, 人問客何來, 仰山斗久矣!」殷轉詰之。二人自言班姓,一為班爪, 懼遭虎狼。 殷乃自陳族貫。 千七百七十六 遙見前途有兩人 兩人拱敬曰:「是良醫殷先生 疾趁之。 既至,

雖

榻

患。 以藥屑, 嫗初醒 自捫 「愈矣。」拱手遂別。 則瘤破為創 殷促二 班又以燒鹿一 一班起, 一肘贈之。 火就照,

後三 西。 虎悉撲殺之,竟去。 自分必死。 狼又群至,前後受敵。 年無耗。 忽兩虎驟至, 殷適以故入山,遇二狼當道, 殷狼狽而行, 諸狼四散。虎怒大 狼撲之,僕;數狼爭嚙,衣盡 懼無投止。 阻不得行。 吼, 遇一 狼懼盡 媼來. 碎。

其狀, 曰:「余即石室中灸瘤之病嫗也。」 日 : — 「殷先生吃苦矣!」殷戚然訴狀, 殷始恍然, 問何見識。 便求寄宿。

千七百七十八

袍褲,

易其敝敗。

羅漿具酒,

酬勸諄切。

媼亦以 陶碗 自酌

談飲俱豪,

不類巾幗。

殷問

「前日兩男子,

系老姥何人?

引去,

一院落,

燈火已張,

曰:「老身伺先生久矣。」遂出

殷感其義, 胡以不見?」媼曰:「兩兒遣逆先生,尚未歸復,必迷途矣。」 縱飲不覺沉醉, 酣眠座間。 既醒, 已曙,四顧竟

無廬, 悟 喙間有二瘢痕,皆大如拳。 兩虎即二班也。 孤坐巖上。 聞巖下喘息如牛, 近視, 駭極, 惟恐其覺, 則老虎方睡未醒。 潛蹤而遁。

十二、二、車夫

敝身壓, 力之際, 有車夫載重登坡, 忍痛推之。 稱嘗一緣, 方極力時, 既上, 亦點而可笑也。 千七百七十九 則狼已齕片肉而去。乘其不能為 狼來嚙其臀。 欲釋手,

則

貨

處, 章丘米步雲,善以乩卜。每同人雅集, 乩批云:「問城南老董。」眾疑其妄。後以故偶適城南,至一 日友人見天上微去,得句, ,土如丹砂,異之。見一叟牧豕其側,因問之。叟曰:「此 請以屬對,曰:「羊脂白玉天。」 輒召仙相與賡和。

十二、三、乩仙

豬血紅泥地也。」忽憶乩詞,大駭。問其姓,答云:「我老董

也。」屬對不奇,而預知遇城南老董,

斯亦神矣!

龔生,岷州人。赴試西安, 人,坐與語**。**生舉卮勸飲, 一千七百八十 客亦不辭。自言苗姓, 憩於旅舍, 沽酒自酌。 言噱粗豪。 一偉丈夫 十二、四、苗生

勸釂,臂痛欲折。生不得已,為盡數觴。 使 `人悶損!」起向壚頭沽,提巨瓻而入。生辭不飲, 以其不文, 偃蹇遇之。酒盡不復沽。 苗生曰:「措大飲酒 苗以羹碗自吸, 苗捉臂

曰:「僕不善勸客,行止惟君所便。」生即治裝行。

約數里,馬病臥於途,坐待路側。行李重累,正無方計 尋至。詰知其故,遂謝裝付僕,己乃以肩承馬腹而荷之,

為神,日 須時日, 君所能飽, 二十餘里,始至逆旅, 相待優渥,沽酒市飯,與共餐飲。苗曰:「僕善飯, 餘不能待, 飫飲可也。」 引盡 行矣。」遂去: 千七百八十 釋馬就櫪。移時生主僕方至。生乃驚 一瓻,乃起而別曰:「君醫馬尚

|場事畢, 三四友人邀登華山

藉地作筵。方共宴笑,

也!」眾有慚色, 之已悉。 此等文只宜向床頭對婆子讀耳, 勝負屢分, 更惡其粗莽,遂益高吟。 而諸客誦贊未已。 廣眾中刺刺者可厭 苗厲聲曰:「僕聽 苗怒甚, 伏地大

後三年再經華陰, 捉鞚使不得行。 。靳乃下馬 忽見嵇生,亦山上被噬者。 問其何為。答曰: 大恐欲馳, 「我今為苗

靳是科領薦。

吼,

立化為虎,

撲殺諸客,咆哮而去。

所存者,

惟生及靳。

之長, 儒服儒冠者見噬於虎, 至寓籌思終夜, ,從役良苦。必再殺一士人,始可相代。三日後, 多邀文士於此, 莫知為謀, 然必在蒼龍嶺下,始是代某者。 即為故人謀也。」靳不敢辨, 自拚背約, 以聽鬼責。 敬諾 適有 應

於

千七百八十三

衣往, 忌嫉。 守登嶺上,與蔣為通家,聞蔣在下,遣人召之。蔣不敢以白 而往,尤亦不解其意。至嶺半,肴酒並陳,敬禮臻至。 表戚蔣生來, ,遂與尤易冠服。交著未完,虎驟至, 聞靳言,陰欲陷之。折簡邀尤與共登臨; 靳述其異。 蔣名下士, 邑尤生考居其上, 銜蔣而去。 ,自乃著白 會 竊 郡

作, 異史氏曰:「得意津津者,捉衿袖, 旁肘之躡之,恐座中有不耐事之苗生在也。然嫉忌者易服 欲睡欲遁,而誦者足蹈手舞,茫不自覺。知交者亦當從 則知苗亦無心者耳。 千七百八十四 故厭怒者苗也——非苗也。」 強人聽聞; 聞者欠伸

屢

十二、五、蠍客

南商販蠍者,

歲至臨朐,收買甚多。土人持木鉗入山,

探穴

急告主人曰:「傷生既多,今見怒於蠆鬼, 發石搜捉之。 其人入室四顧, 拯救!」主人顧室中有巨甕, 人奔入,黄發獰丑,問主人:「南客安在?」答曰:「他出。」 歲商復來, 鼻作嗅聲者三,遂出門去。主人曰:「可幸 寓客肆。忽覺心動, 毛發森悚. 乃使蹲伏,以甕覆之。移時一 將殺我矣!急垂

無恙矣。」及啟甕視客,客已化為血水。

千七百八十五

無缺。 然。 徨榻下。. 欲撻妻, 飥美乎?」母搖首,出示子。杜裂視,見蜣螂, 時雜蜣螂其中。母覺臭惡不可食, ·小雷, 邑令聞之, 起而燭之, 久之喘息有聲。 杜叱曰:「不睡待敲撲耶!」 亦覺寂 又恐母聞。上榻籌思, 日將他適,市肉付妻, 益都之西山人。母雙盲。杜事之孝, 但見一豕, 使游四門, 細視, 妻問之,不語。 令作餺飥。 妻最忤逆, 藏以待子。杜歸,問:「餺 以戒眾人。 則兩足猶人,始知為妻所 譚薇臣曾親見 家雖貧 怒甚。 妻自餒, 入 室 切

十二、七、毛

剔淨盡, 穴,見一狼病臥,視頂上有巨瘡,潰腐生蛆。毛悟其意, 曳袍服即去。毛行又曳之。察其意不惡,因從之去。未幾至 道左。毛拾視, 太行毛大福, 又遇數狼, 敷藥如法, 乃行。日既晚, 狼遙送之。行三四里, 咆哮相侵, 瘍醫也。 一日行術歸, 則布裹金飾數事。 方怪異間,狼前歡躍, 懼甚。前狼急入其群, 若相告語, 道遇一狼, 吐裹物,

為寧所認, 先是,邑有銀商寧泰, 執赴公庭。 被盜殺於途,莫可追詰。會毛貨金飾, 毛訴所從來, 官不信, 械之。毛冤極

千七百八十七

狼悉散去。毛乃歸。

迫逐, 屈。 狼乃去。官歸,陰遣人訪履主。 狼銜敝履委道上。官過之,狼又銜履奔前置於道。官命收履, 俱去。歸述其狀,官異之,未遽釋毛。後數日,官出行。 圍旋隸**。** 隸拔刀相向。 瘡痕猶在, 不能自伸, 君不為我昭雪,回去搒掠死矣!」狼見毛被縶,怒奔隸。 值狼未歸, 及暮不至, 三人遂反。至半途遇二狼, 銜其履而去。 隸大窘。 惟求寬釋, 毛識之, 狼以喙拄地大嗥;嗥兩三聲, 山中百狼群集, 狼競前嚙縶索, 隸悟其意, 拘來認之, 向揖而祝曰:「前蒙饋贈,今遂以此被 請問諸狼。官遣兩役押入山,直抵狼 果其履也。遂疑殺寧者必薪 或傳某村有叢薪者, 解毛縛, 狼乃

狼銜 鞫 之果然。 去也。 穩婆出歸, 蓋薪殺寧, 遇 狼阻道, 取其巨金,衣底藏飾 衣若欲召之。 乃從去, 未遑搜括 雌

其家以報之。 狼方娩不下。 昔 嫗為用力按捺, 可知此事從來多有。 產下放歸 明日 狼銜鹿肉置

眺。 魚唼呷水面 唐太史濟武, 問其故, 祠前有池,池水清澈, 雹神 見人不驚。太史拾小石將戲擊之。道 言:「池鱗皆龍族, 適日照會安氏葬。 有朱魚數尾游泳其中。 觸之必致風雹。」太史笑其 道經雹神李左 全士急止 內 涧

斜

游

千七百八十九

後, 行。 附會之誣, 追及與語, 簌簌雹落, 大如綿子。又行里餘, 「此豈廣武君作怪耶」」猶未深異。 竟擲之。 則竟不知有雹也。問之前行者亦云。太史笑 既而升車東行, 則有黑雲如蓋,隨之以 始霽。太史弟涼武在

唐太史一助執紼 安村外有關聖祠, 拔架上大刀旋舞, 適有稗販客, 敬先告主人。」數語而醒,不自知其所言, 曰:「我李左車也。 釋肩門外, 明日將陪從淄 忽棄雙簏, 趨

楮帛祭具,詣祠哀禱,但求憐憫,不敢枉駕。 亦不識唐為何人。安氏聞之,大懼。村去祠四十餘里, 應驗無虛語。 問諸主人。 若不虔祝以尼其行, 主人曰:「雹神靈跡最著, 則明日風雹立至矣。」 常托生人以為 太史怪其敬信

敬修

異哉!唐太史道義文章,天人之欽矚已久,此鬼神之所以必 求信於君子也。」 東,或亦其不磨之氣,受職於天。然業已神矣,何必翹然自 異史氏曰:「廣武君在當年,亦老謀壯事者流也。

即司雹於

之「八缸」。翁寢疾,呼子分金:兄八之,弟二之。月生觖 太學李月生,升宇翁之次子也。翁最富,以缸貯金, 十二、九、李八缸

望。翁曰:「我非偏有愛憎,藏有窖鏹,必待無多人時, 無人就床頭秘訊之,翁曰:「人生苦樂皆有定數。汝方享妻 以畀汝,勿急也。」過數日,翁益彌留。月生慮一旦不虞, 一千七百九十一

妻三四作,不甚理家人生產。里中無賴窺其懦,輒魚肉之。 與校計。 賢,有桓、孟之德,故云。月生固哀之,怒曰:「汝尚有二 月生又天真爛漫,不較錙銖,且好客善飲,炊黍治具,日促 勿望給與也!」月生孝友敦篤,亦即不敢復言。猶冀父復瘥, 旦夕可以婉告。無何翁大漸,尋卒。幸兄賢,齋葬之謀,勿 十餘年坎壈未歷,即予千金,亦立盡耳。茍不至山窮水盡時, 故不宜再助多金, 以增汝過。」蓋月生妻車氏,最

乃割畝為活,

逾數年家漸落。窘急時,賴兄小周給,不至大困。無何兄以

老病卒,益失所助,至絕糧食。春貸秋償,田所出登場輒盡。

業益消減。又數年妻及長子相繼殂謝,

無聊

土葺墉, 藉之,至不敢與親朋通吊慶禮。忽一夜夢父曰:「今汝所遭, 可謂山窮水盡矣。嘗許汝窖金,今其可矣。」問:「何在? 曰:「明日畀汝。」醒而異之,猶謂是貧中之積想也。次日發 掘得巨金,始悟向言「無多人」,乃死亡將半也。

甚。

尋買販羊者之妻徐,翼得其小阜;而徐性剛烈,日凌

異史氏曰:「月生,餘杵臼交,為人樸誠無偽。餘兄弟與交, 哀樂輒相共。數年來村隔十餘里,老死竟不相聞。余偶過其

聞之,而不意其言皆讖也。抑何其神哉!i 忽聞暴得千金,不覺為之鼓舞。嗚呼!翁臨終之治命,昔習 居里,因亦不敢過問之。則月生之苦況,蓋有不可明言者矣。

千七百九十三

朱公徽蔭巡撫粤東時, 往來商旅, 多告無頭冤狀。千里行人

十二、十、老龍船戶

告,有司尚發牒行緝;迨投狀既多,竟置不問。公蒞任, 稽舊案, 公駭異惻怛,籌思廢寢。遍訪僚屬,迄少方略。於是潔誠 死不見尸,數客同游, 狀中稱死者不下百餘,其千里無主,更不知凡幾。 全無音信, 積案累累, 莫可究詰。

熏沐, 也;水上木為船;壁上門為戶:豈非『老龍船戶』耶!」 問:「何官?」答云:「城隍劉某。」「將何言?」曰:「鬢邊垂 天際生云,水中漂木,壁上安門。」言已而退。既醒, 致檄城隍之神。已而齋寢,恍惚見一官僚搢笏而入。 輾轉終宵,忽悟曰:「垂雪者,老也;生云者, 千七百九十四

蒙 祭 名, 入粤。 冤慘極矣!自昭雪後,遐邇歡騰, 省之東北,曰小嶺,曰藍關 皆不械而服。 或燒悶香,致客沉迷不醒 公遣武弁, 密授機謀, 蓋此等賊以舟渡為名,賺客登舟,或投 捉龍津駕舟者,次第擒獲五 源自老龍津以達南海,每由 謠湧成集焉。 而後剖腹納石以沉水底。

關痛癢,豈特粵東之暗無天日哉!公至則鬼神效靈, 異史氏曰:「剖腹沉石,慘冤已甚,而木雕之有司, 覆盆俱 絕不少

照, 者至耳。彼巍巍然,出則刀戟横路,入則蘭麝熏心, 何其異哉!然公非有四目兩口, 究何異於老龍船戶哉! 千七百九十五 不過痌瘝之念, 積於中 尊優雖

十二、十一、青城婦

牒解上司,並少實情,淹系獄底,積有時日。 同商疑而告官,官亦疑婦有私,苦訊之。橫加酷掠,卒無詞。 城山寡婦。 費邑高夢說為成都守, 既而以故西歸,年餘復返。夫妻一聚,而商暴卒。 有一奇獄。 先是有西商客成都, 娶青

尖嘴否?」 後高署有患病者,延一老醫,適相言及。醫聞之,遽曰:「婦 物類蛇舌。 青城山有數村落,其中婦女多為蛇交,則生女尖喙,陰中有 問:「何說?」初不言,詰再三,始曰:「此處繞 至淫縱時則舌或出,一入陰管,男子陽脫立死。」

高聞之駭,

尚未深信。

醫曰:「此處有巫媼,

能內藥使婦意

蕩 疑始解。 牒報郡 。 是否可以驗見。」高即如言 '上官皆如法驗之, 乃釋婦罪。 使媼治之,

鴞鳥

糧。 車馬輻輳。 長山楊令, 楊假此搜括, 性奇貪。康熙乙亥間 楊率健丁悉篡奪之,不下數百餘頭。 地方頭畜一空。 周村為商賈所集, 西塞用兵, 市民間騾馬運 四方估客, 趁墟者

無處控告。

一千七百九十七

道遠失業不能歸,

哀求諸公為緩頰也。 三公憐其情,

會集旅舍。有山西二商迎門號訴,蓋有健騾四頭,

時諸令皆以公務在省。適益都令董、

萊蕪令範、

新城令孫

俱被搶掠,

伯倫。 地下有乾清宮,有一古人姜太公。手執釣魚竿,道是『願者 問答之。」便倡云:「天上有月輪,地下有昆侖,有一古人劉 何。 答云:『道是酒杯之外不須提。』」範公云:「天上有廣寒宮, 之益切。 遂共詣楊。楊治具相款。酒既行,眾言來意, 沉吟久之,曰:「某又有之**。** 上鉤』。孫云:「天上有天河,地下有黃河,有一古人是蕭 一天上、 一古人是寒山。 手執一本《大清律》,他道是『贓官贓吏』。」楊有慚色, 左問所執何物,答云:『手執酒杯。』右問口道何詞 楊舉酒促釂以亂之,曰:「某有一令, 一地下、一古人,左右問所執何物, 手執一帚,道是**『**各人自掃門前雪**』。**」眾 天上有靈山, 地下有太山, 不能者罰。 口道何詞,

双言

千七百九十八

擊之, 笑。 其笑,兒女共唾之,以為不祥。此一笑則何異於鳳鳴哉!i 坐, 為群,作騾馬賈者,長山外不數數見也。聖明天子愛惜民力, 異史氏曰:「市馬之役, 芻蕘。」眾請之,少年曰:「天上有玉帝,地下有皇帝, 取一物必償其值,焉知奉行者流毒若此哉!鴞所至,人最厭 相視觍然。忽一少年傲岸而入, 古人洪武朱皇帝。手執三尺劍,道是『貪官剝皮』。」 化為鴞, 酌以大斗。少年笑曰:「酒且勿飲。 楊恚罵曰:「何處狂生敢爾!」命隸執之。少年躍登幾 且飛且笑而去。 沖簾飛出 諸大令健畜盈庭者十之七,而千百 集庭樹間, 袍服華整, 四顧室中作笑聲。主人 聞諸公雅令, 禮 罛 願 쇰 獻 挽

千七百九十九

十二、十三、古瓶

含金, 破之, 古制, 淄邑北村井涸 可合抱, 非近款。 悉破之, 而 口含黃金,喜納腰橐。復掘, 重數十斤, 既出井, 村 人甲、乙縋入淘之。 側有雙環,不知何用,斑駁陸離。 無所有。其旁有磁瓶二、銅器 甲、乙皆死。移時乙蘇, 又得髑髏六七枚。 掘尺餘 得髑髏。 曰:「我 瓶

漢人。

遭新莽之亂,全家投井中。適有少金,因內口中

香儲共祝之,

許為殯葬,乙乃愈;甲則不能復生矣。

千八百

非含斂之物,

人人都有也。

奈何遍碎頭顱?情殊可恨!

其初。 豆 則雲開天霽。 與 日俱長;望則 以埋土中久, 其一入張秀才家, 瓶 瓶遍滿;既望又以次而退, 口有小石 可志朔望:朔則黑點 刷剔不可 至晦 則 起 敲 如

顏鎮孫生聞其異,

有

點潤處

初如粟米,

漸闊漸滿,

未幾雨至;

潤

退

銅器而去。

袁孝廉宣四得

可

驗

樹者無異云。

之,

一憾事。

浸花其中,

落花結實,

與

十二、十四、元少先生

名刺。 韓 元少先生為諸生時, 問其家閥 含糊對之。 有吏突至,白主人欲延作 東帛緘贄, 儀禮優渥 師, 先生 殊

千八百零

經 對。 勸客自進,並無主人。筵既撤, 先生以不知家世,頗懷疑悶。館有二 義輒通。 表秀異。 問 : 約期而去。 忽睹殿閣,下車入,氣象類藩邸。 展禮罷, 「主人何在?」答以事忙。 至日果以輿來。迤 趨就他舍,請業始至師所。公子甚慧, 則公子出拜;年十五六, 先生求導窺之, 僮不可。 一僮給役,私詰之,皆不 既就館, 酒炙紛羅, 而往, 道路皆所未

坐殿上,

及身矣!」戰惕奔入**。**王者怒曰:「何敢引人私窺!」即以

千八百零二

之,因罷政,叱退諸鬼,疾呼僮。僮變色曰:「我為先生,禍

階下劍樹刀山皆冥中事。大駭。方將卻步,內已知

聞拷楚聲。自門隙目注之,見一王者

屢求之,

乃導至一處,

既歸,坎坷數年, 今已知之, 但坎壈未盡耳。」使青衣捉騎送之。先生疑身已死, 「何得便爾!先生食御一切置自俗間, 勢難再聚。」因贈束金使行, 中 會、 狀 其言皆驗。 非冥中物也。」 「君天下第

巨鞭重笞訖。乃召先生入,曰:「所以不見者,

以幽明異路。

傍塚臥。 。 遁。及歸,至沂而病。 亦殊草草。室內一女子,年十六七,儀容慧雅。 忽如夢, 聊城儒生也, 至一村,有叟自門中出,邀生入。屋兩楹: 力疾行數里,至城南叢葬處,益憊, 一千八百零三 **貧無生業。萬歷間,** 歲大祲,孑然南 叟使瀹柏枝

十二、十五、

薛慰娘

徒四壁, 姓李, 馬齒二十有二,尚少良配。惠以眷好固佳;但何處得翁之家 醜, 老夫旦旦耶?我稔知君貧。 亦不敢不守季路之諾, 人而告訴也?」 叟曰:「君但住北村中, 子孫如見探訪, |求不憚煩耳。] 生恐其言不信,要之曰:「實告翁:僕故家 ,可配君子。 以陶器供客。因詰生裏居、年齒, 平陽族。 恐後日不如所望, 中道之棄, 人所難堪。 流寓此間今三十二年矣。君志此門戶,餘家 三豚兒到日,即遣主盟。」生喜,拜曰:「犬 即煩指示之。老夫不敢忘義。 即何妨質言之也?」叟笑曰:「君欲 此訂非專為君, 相待月餘,自有來者, 既已,乃曰:「洪都 慰娘孤而無倚 義女慰娘頗不 即無姻好

**皆難**, 生覺, 臂送生出 謂其已死道旁經日矣。 頓悟叟即塚中人也,隱而不言, 則身臥塚邊,日已將午。 拱手合扉而去。 不忍聽其流落, 故以奉君子耳。 漸起,次且入村, 何見疑! 村人見之 即捉

是時翁三子皆幼。 與同鄉某甲行賈 因述所遇, 趨詰家世, 但求寄寓。 訪父墓址 村人恐其復死,莫敢留。村有秀才與同姓,聞之, 叔亦驚異,遂坐待以覘其變。居無何,果有官人 蓋生總服叔也。喜導至家,餌治之,數日尋愈。 長伯仁, 舉進士, 令淮南。數遣人尋父墓, 自言平陽進士李叔向。 先是其父李洪都, 死於沂, 千八百零五 某因瘞諸叢葬處。 既歸某亦死。

是日至,村人皆莫識。生乃引至墓所,指示之。叔向未敢信, **迄無知者。次仲道,** 父骨,至沂遍訪。 舉孝廉。叔向最少,亦登第。於是親求

向命舁材其側,始發塚。塚開, 者,葬少妾於此。叔向恐誤發他塚,生遂以所臥處示之。 生為具陳所遇,叔向奇之。審視兩墳相接,或言三年前有宦

告叔向曰:「曩阿翁有黃金二錠,曾分一為妾作奩。妾以孤 舁歸逆旅。急發旁塚,冀父復活。既發, 黛如生。 曰:「三哥來耶?」叔向驚,就問之,則慰娘也。乃解衣蔽覆, **「燥,悲哀不已。裝斂入村,** 叔向知其誤,駭極,莫知所為。而女已頓起,四顧以其側,始發塚。塚開,則見女尸,服妝黯敗,而粉 清醮七日;女亦縗絰若女。. 則膚革猶存, 撫之

千八百零六

先是,女父薛寅侯無子,止生慰娘,甚鐘愛之。一日女自金先是,女父薛寅侯無子,止生慰娘,甚鐘愛之。一日女自金 知, 分贈慰娘。 乃使生反求諸壙,果得之,一如女言。叔向仍以線志者 暇乃審其家世。 僅以絲線縶腰 而未將去,兄得之否?」叔向不

都,遣覓美妾,凡歷數家,無當意者,將為扁舟詣廣陵。忽 陵舅氏歸, 遇女,隱生詭謀,急招附渡。媼素識之,遂與共濟。中途投 將媼問渡。操舟者乃金陵媒也。適有宦者任滿

毒食中,女嫗皆迷。 人門嫡始知,怒甚。女又惘然,莫知為禮,遂撻楚而囚禁之。 乃瘞諸亂塚中。 推嫗墮江,載女而返,以重金賣諸宦者。 婢言始末,女大泣。一夜宿於沂,自經 女在墓, 一千八百零七 為群鬼所凌, 李翁時呵護之,

也。 婚。」一日曰:「汝可歸候,汝三兄將來矣。」蓋即發墓之日 見而出 女乃父事翁。 女於喪次, 為叔向緬述之。 反謂女曰:「此生品誼可托。 翁曰:「汝命合不死,當為擇一 待汝三兄至, 快婿。」前 為汝主

叔向嘆息良久, 且曰:「資斧無多,不能為妹子辦妝。 乃以慰娘為妹, 俾從李姓。 意將偕歸, 略買衣妝,

慰

母心, 歸, 適有馮氏賣宅, 直六百金, 母詰得其故, 何如?」女亦欣然。 母益憐之, 不令東歸, 愛逾所生, , 倉猝未能取盈, 於是夫妻從叔向, 館諸別院。 囑諸子為之買宅。 喪次,女哀悼過於 暫 收契券, **辇**柩並發。 約

交兌。及期馮早至,

適女亦從別院入省母,

突見之,絕似當

千八百零八

忘, 侯也。 突出 而出, 前 年操. 相攀談。 者也。」即起欲出。 舟 鰥居無依, 暫歸便返,使僕坐以待之。」 少間, 女問: 「昨夕馮某浼早登堂,一署券保。適途遇之,雲偶有所 仲道雖與街頭常遇, 則馮已去,而巷南塾師薛先生在焉。因問: 持抱大哭。翁驚涕曰:「吾兒何來!」 眾始知薛即 酒相慶。 慰娘以馮故,潛來屏後窺客, 馮見亦驚。 女趨過之。 「廳前跮踱者為誰?」仲道曰:「此必前 故游學至此也。 。女止之,告以所疑,使詰難之。 因留信宿, 初未悉其名字。至是共喜,為 自道行蹤。 生約買宅後, 兩 兄亦以母小恙, 俱集母 細視之, 生及叔向皆至,遂 蓋失女後,妻以 迎與同居。 則其父也。 「何來?」 日賣宅 仲道諾

千八百零九

之資,亦瀕盡矣。 不追其所往。李母饋遺不絕,一切日用皆供給之。生遂家之資,亦瀕盡矣。慰娘得所,亦不甚仇之,但擇日徙居, 至平陽,貿易成家;比年賭博, 一切日用皆供給之。生遂家於 就消乏, 故貨居宅, 賣 更 女 次日往探,

馮則舉家遁去,乃知殺媼賣女者即其人也**。** 

馮

初

平陽,

但歸試甚苦。幸於是科得舉孝廉。

慰娘富貴,每念媼為己死,思報其子。媼夫姓殷,一子名富 好博,貧無立錐。一日博局爭注,毆殺人命,亡歸平陽,遠

投慰娘。生遂留之門下。研詰所殺姓名, 駭嘆久之,因為道破, 薛寅侯就養於婿, 乃知馮即殺母仇人也。 婿為買婦, 生子女各一焉。 蓋即操舟馮某也。 益 喜, 遂役生

千八百一十

十二、十六、田子成

不及, 湖 中。妻杜氏聞訃, 江寧田子成, 北 降縣丞, 年餘,奉憲命營務湖南,至洞庭痛哭而返。自告才力 過洞庭舟覆而沒。 隸漢陽, 辭不就。 ,仰藥而死。良耜受庶祖母撫養成立, 子良耜, 院司強督促之乃就。 明季進士,時 签 輒放

一夕艤舟江岸, 聞洞簫聲, 抑揚可聽。 乘月步去, 約半里許,

蕩江湖間,不以官職自守**。** 

見曠野中茅屋數椽,熒熒燈火。近窗窺之,有三人對酌其 吹竟,叟擊節贊佳。 上座一秀才年三十許;下座一叟;側座吹簫者年最少。 秀才面壁吟思,若罔聞。叟曰:「盧十 一千八百一十一

觥, 橋西。」吟聲愴惻。叟笑曰:「盧十兄故態作矣!」因酌以巨 月冷淒淒,瘦草零花化作泥。千里雲山飛不到,夢魂夜夜竹 兄必有佳作, 之什。歌已,一座解頤。 曰:「老夫不能屬和,請歌以侑酒。」乃歌「蘭陵美酒」 請長吟,俾得共賞之。」秀才乃吟曰:「滿江風

有人,我等狂態盡露也!」遂挽客入,共一舉手。 少年起曰:「我視月斜何度矣。」 突出見客,拍手曰:「窗外 叟使與少

葦炬燎壺而進之。良耜亦命從者出錢行沽,叟固止之。因訊 此間土著。」指少年曰:「此江西杜野侯。」又指秀才:「此 年相對坐。試其杯皆冷酒,辭不飲。少年知其意,即起,以 族, 良耜具道生平。叟致敬曰:「吾鄉父母也。少君姓江, 一千八百一十二

已久, 雙二單四, 逢為率, 盧十兄, 杯自飲, 因 問 : 曰:「好客相逢,不理觴政,聒絮如此,厭人聽聞!」 曰:「二加雙么點相同,呂向兩手抱老翁:父子喜相逢**。**」良 二點相同, 親族恆不相識,可嘆人也!」言之哀楚。叟搖手亂之 「家居何里?如此清才,殊早不聞。」答曰:「流 與公同鄉。」盧自見良耜, 須一古典相合。」 乃擲得么二三, 唱曰: 「三加 曰:「一令請共行之,不能者罰。每擲三色,以相 雞黍三年約範公:朋友喜相逢。」次少年, 四人聚義古城中:兄弟喜相逢。」盧得雙么單二, 曰:「不讀書人,但見俚典,勿以為笑。 殊偃蹇不甚為禮。 四加 擲得 遂

令畢, 耜 主客喜相逢。 擲, 復與盧同 良耜興辭。 曰:「二加雙么點相同,茅容二簋款林宗: **盧始起**,日: 「故鄉之誼, 未遑傾吐 何

其骨, 別之遽?將有所問, 先君也, 「僕有老友某,沒於洞庭, 葬江邊耳。」良耜出涕下拜,求指墓所。 何以相識?」曰:「少時相善。沒日惟僕見之, 願少留也。」良耜復坐, 與君同族否?」良耜曰:「是 盧 曰: 問:「何言? 明 因收

來此,

當指示之。要亦易辨,去此數武,但見墳上有叢蘆十

莖者是也。」良耜灑涕,與眾拱別。

至舟終夜不寢,念盧情詞似皆有因。不能待旦,

則舍宇全無,

益駭。

因遵所指處尋墓,

果得之。

叢蘆其上,

昧

爽而往,

溺於江;後其父流寓江西。又悟杜夫人歿後,葬竹橋之西 歸告祖母,質其狀貌皆確。 者皆拯其尸而埋之,故有數墳在焉。遂發塚負骨,棄官而返。 故詩中憶之也。但不知叟何人耳。 父之鬼也。 細問土人, 則二十年前, 。江西杜野侯,乃其表兄,年十九, ,有高翁富而好善,溺水 數之,

適符其數。

恍然悟盧十兄之稱,

皆其寓言;所遇乃其

十二、十七、王桂庵

陽女兒對門居」, 王樨字桂庵, 女繡履其中, 大名世家子。 風姿韶絕。王窺既久,女若不覺。 故使女聞。 適南游。 女似解其為己者, 舟江岸。

略舉首一斜

臨舟有榜

王

一朗吟「洛

千八百一十五

瞬之,俯首繡如故。王神志益馳,以金一錠投之,墮女襟上; 足下;女操業不顧。無何榜人自他歸,王恐其見釧研詰,心 女拾棄之,金落岸邊。王拾歸,益怪之,又以金釧擲之,

急甚;女從容以雙鉤覆蔽之。榜人解纜徑去。

返舟而南。務畢北旋,又沿江細訪,並無音耗。抵家,寢食舟人,皆不識其何姓。返舟急追之,杳不知其所往。不得已王心情喪惘,癡坐凝思。時王方喪偶,悔不即媒定之。乃詢

皆縈念之。逾年復南,買舟江際若家焉。日日細數行舟, 疏竹為籬,意是亭園,徑入。有夜合一株,紅絲滿樹。隱念: 來者帆楫皆熟,而曩舟殊杳。居半年資罄而歸。行思坐想: 不能少置。一夜夢至江村,過數門,見一家柴扉南向, 千八百一十六 門內

驚覺, 望外, 則房舍一如其數。 入之, 夢境宛然。 破此佳夢。 而內亦覺之,有奔出瞰客者,粉黛微呈,則舟中人也。 又年餘再適鎮江。 一窺, 誤入小村,道途景象,仿佛平生所歷。 則椸架當門,椸畫裙其上,知為女子閨闥, 曰:「亦有相逢之期乎!」方將狎就,女父適歸, 見北舍三楹 始知是夢。景物歷歷,如在目前。 駭極, 夢既驗, 郡南有徐太僕, 投鞭而入。 雙屝闔焉。南有小舍,紅蕉蔽窗。 不復疑慮,直趨南舍, 種種物色, 與有世誼, 秘之,恐與人言 與夢無別。 門內馬纓一樹 招 飲。 愕然卻退; 舟中人果 信馬而 再 · 探身 喜出 倏然

千八百一十七

詩中「門前

樹馬纓花」,此其是矣。過數武,葦笆光潔。

料鍾情者必有耗問耳。父母偶適外戚,行且至。君姑退,倩 世,王具道之。女曰:「既屬宦裔,中饋必有佳人,焉用妾?」 知君心。妾此情難告父母,然亦方命而絕數家。金釧猶在, 冰委禽, 卒欲出。女遙呼王郎曰:「妾蕓娘,姓孟氏。父字江蘺。」王 王曰:「非以卿故,婚娶固已久矣!」女曰:「果如所云,足 不憶擲釧者耶?」備述相思之苦,且言夢徵。女隔窗審其家 即致來意, 遙見王,驚起,以扉自幛,叱問:「何處男子?」王 罷筵早返,謁江蘺。江迎入,設坐籬下。王自道家 計無不遂;若望以非禮成耦,則用心左矣。」王倉 猶疑是夢。女見步趨甚近, 兼納百金為聘。翁曰:「息女已字矣。」王 **閛然扃戶。王曰:「卿** 

千八百一十八

妝, 母嫡孫, 敢附為婚姻。 媒, 媒。 入而返, 雖空匱, 素不以操舟為業, 戶輒便拗卻 向欲以情告太僕,恐娶榜人女為先生笑;今情急無可為 不敢為誑。」王神情俱失, 質明詣太僕,實告之。太僕曰:「此翁與有瓜葛, 納採於孟 「訊之甚確 非賣婚者。 曩公子以金自媒, 何不早言?」王始吐隱情。太僕疑曰:「江蘺固貧, 既承先生命, 假館太僕之家 如尊命,約期乃別。大郎復命, 不得不與商権, 固待聘耳,何見絕之深?」翁曰:「適 得毋誤乎?」乃遣子大郎詣孟,孟曰:「僕 必無錯謬。但頑女頗恃嬌愛, 拱別而返。 當夜輾轉, 親迎成禮 免他日怨婚也。」遂起, 諒僕必為利動, 王乃盛備禽 無人 間 故 是祖

事?」王止而不言。又固詰之,乃曰:「家門日近, 為儇薄子作蕩婦挑之也。使父見金釧,君死無地矣。妾憐才 借扁舟一省視耳。妾家僅可自給,然儻來物頗不貴視之。 能終秘。 君雙瞳如豆,屢以金資動人。初聞吟聲, 固疑不類舟人子。當日泛舟何之?」答云:「妾叔家江北, 心切否?」王笑曰:「卿固黠甚,然亦墮吾術矣!」女問:「何 王故壯其詞以實之。蕓娘色變, 履追之, 實告卿:我家中固有妻在, 辭岳北歸 則已投江中矣。王大呼, 夜宿舟中, 問蕓娘曰:「向於此處遇卿 默移時, 吳尚書女也。」蕓娘不 知為風雅士, 諸船驚鬧,夜色 **遽起**,奔出; 此亦不

千八百二十

覓其骸骨, 惟有滿江星點而已。 亦無見者。 王悼痛終夜,沿江而下,以重價

廊清潔, 河南, 悒悒而歸 又視兒秀婉可愛,攬置膝頭,嫗喚之不去。少頃雨霽,王舉 遂命駕造之,年餘始歸。 有老嫗弄兒廈間。 憂痛交集。 又恐翁來視女,無詞可對。 有姊丈官 兒見王入, 途中遇雨,休裝民舍,見房 即撲求抱,王怪之。

娘也。 止 兒付嫗, 之戲,矢日自白。 強抱而去。 王坐待治任,忽有麗者自屏後抱兒出 王乃知為己子。酸來刺心,不暇問其往跡, 方詫異間, 下堂趣裝。兒啼曰:「阿爹去矣!」嫗恥之,呵之不 **蕓娘始反怒為悲。** 蕓娘罵曰:「負心郎!遺此一塊肉, 相向涕零。先是, 先以前 第主

千八百二十

也。 是好女子,甚喜,以為己女,攜歸。居數月,欲為擇婿,女不 莫翁,六旬無子, 適觸翁舟**。** 可 逾十月,生一子,名曰寄生。王避雨其家,寄生方周嵗 則孟翁坐待已兩月矣。翁初至,見僕輩情詞恍惚,心頗 王於是解裝,入拜翁媼,遂為嶽婿。居數日,始舉家歸。 翁命從人拯出之,療控終夜始漸蘇。 翁媼視之, 攜媼往朝南海**。** 歸途泊江際, 蕓娘隨波下,

疑怪;既見始共歡慰。歷述所遭,

乃知其枝梧者有由也。

十二、十八、寄生附

愛之。長益秀美,八九歲能文,十四入郡庠。

寄生字王孫,

郡中名士。父母以其襁褓認父,

每自擇偶。

謂有夙惠

鍾

見之, 病 以實告。父遣冰於鄭;鄭性方謹, 桂庵有妹二娘, 出惡聲焉。父母既絕望,聽之而已。 母計無所出,陰婉致二娘,但求閨秀一臨存之。鄭聞益 心切愛慕, 適 積久寢食俱廢。 鄭秀才子僑,生 以中表為嫌卻之。 女閨秀,慧艷絕倫。王 父母大憂,苦研詰之, 王孫愈

字。 郡有大姓張氏, 日上墓, 途遇王孫, 自輿中窺見, 五女皆美;幼者名五可, 尤冠諸姊, 歸以白母。母沈 擇婿: 訊

其意, 知笑曰:「此病老身能醫之。」蕓娘問故。 王孫搖首曰:「醫不對癥,奈何!」媼笑曰:「但問醫良否 可之美。蕓娘喜, 見媒媼于氏,微示之。 使媼往候王孫。 媼遂詣王所。 媼 入, **媼述張氏意,極道** 時王孫方病, 撫王孫而告之。

千八百二十三

之,不亦癡乎?」王孫欷歔曰:「但天下之醫無愈和者。」 媼 「何見之不廣也?」遂以五可之容顏發膚,神情態度, 其良也,召和而緩至,可矣;執其人以求之,守死而

寫而手狀之。王孫又搖首曰:「媼休矣!此余願所不及也。」

反身向壁,不復聽矣。媼見其志不移,遂去。

然而起。急出舍,則麗人已在庭中。細認之,卻非閨秀,一日王孫沉痼中,忽一婢入曰:「所思之人至矣!」喜極,

遂與要誓。方握手殷殷,適母來撫摩,遽然而覺,則一夢也。 松花色細褶繡裙,雙鉤微露,神仙不啻也。拜問姓名,答 王孫謝曰:「生平未見顏色,故目中止一閨秀。今知罪矣!」 曰:「妾,五可也。君深於情者,而獨鍾閨秀, 千八百二十四 使人不平。」

難遘,因而以夢告母。母喜其念少奪,急欲媒之。 回思聲容笑貌,宛在目中。陰念:五可果如所夢,何必求所

潛相五可。嫗至其家,五可方病,靠枕支頤, 王孫恐夢見不的,托鄰嫗素識張氏者,偽以他故詣之,囑其 婀娜之態, 傾

絕一世。近問:「何恙?」女默然弄帶,不作一語。母代答

「非病也。連日與爹娘負氣耳」」嫗問故。曰:「諸家問

也。渠若見五娘,恐又憔悴死矣!我歸即令倩冰,如何?」五 意不食數日矣**。**」嫗笑曰:「娘子若配王郎,真是玉人成雙 名,皆不願,必如王家寄生者方嫁。是為母者勸之急,遂作 目任,五可方微笑。嫗歸復命,一如媒媼言。王孫詳問衣履 可止之曰:「姥勿爾!恐其不諧,益增笑耳!」嫗銳然以必成

千八百二十五

因令婢輩將扶,

移過對院。公子往伏伺之,

五娘行緩澀,

出 恙, 代閨秀否?」王孫申謝而返, 委曲可以盡睹矣。」王孫喜, **令縶馬村樹。** 王孫自門隙目注之。女從門外過, 王孫窺覘盡悉, 引入臨路舍, 意顫不能自持。 設座掩扉而去。少間五可果扶婢 明日,命駕早往, 始告父母, 未幾媼至, 媼故指揮雲樹以遲纖 遣媒要盟。 媼 先 在 焉。 及媒往, 即

則五可已別字矣。

忽至, 無詞, 耶?雖然,尚可為力。 公子!前日人趁汝來, 「何憊之甚?」王孫涕下,以情告。媼笑曰:「癡 早與老身謀, 而故卻之;今日汝求人,而能必遂 即許京都皇子,能奪還

悔之;且彼字他家,尚無函信。 也。」王孫大悅,求策。 庵恐以唐突見拒, 媼曰:「前與張公業有成言,延數日而遽 媼命函啟遣伻,約次日候於張所。 諺云:『先炊者先餐。』何疑

病頓起**。** 

由此閨秀之想遂絕。

桂庵從之。次日二僕往,

並無異詞,

厚犒而歸。

初, 備親迎車馬 娘,置女度外,不復預聞。二娘愛女切,欲實其言。女乃喜, 為媵。女俯首不言,意若甚願。二娘商鄭, 病漸瘥。 竊探王孫, 貽笑柄!」以此夫妻反目。二娘故與女言, 鄭聞之,怒不醫,以聽其死。二娘懟曰:「吾侄亦殊不惡, 昧旦,使人求僕輿於兄。 守頭巾戒, 鄭子僑卻聘, 到門, 日就支離。 殺吾嬌女!」鄭恚曰:「若所生女,不如早亡, 先迎二娘。 以氈貼地而入。 父母詰之不肯言。 閨秀頗不懌;及聞張氏婚成, 親迎有日矣。及期以侄完婚,偽欲歸寧, 既至, 兄最友愛, 又以居村鄰近, 時鼓樂已集,從僕叱令吹擂 則妝女入車, 婢窺其意, 將使仍歸王孫若 鄭更怒,一付二 使兩僕兩媼護 隱以告母。 心愈抑鬱, ,遂以所

何

免

鄭僕夾扶, 坐青廬,始知其閨秀也。舉家皇亂,莫知所為。 `人聲沸聒。王孫奔視, 便令交拜。 王孫不知何由, 則女子以紅帕蒙首,駭極欲奔; 即便拜訖。二媼扶女,

怒, 如仍使親迎。」父納其言,以對來使。 遂欲斷絕。五可不肯,曰:「彼雖先至, 。 使歸, 桂庵終不敢從。 未受雁採;不

時漸瀕暮,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桂庵遣僕以情告張;張

徑

比三朝公會,五可見閨秀風致宜人,不覺右之,自是始定。 輿馬送五可至, 王孫周旋兩間, 相對籌思,喜怒俱無所施。張待之既久,知其不行,遂亦以 二女皆諾。及五可聞閨秀差長,稱「姊」有難色。 蹀踱無以自處。母乃調停於中,使序行以齒 因另設青帳於別室。 母甚慮之。

千八百二十九

然父母恐其積久不相能,而二女卻無間言,衣履易著,相愛 如姊妹焉。 王孫始問五可卻媒之故,笑曰:「無他, 聊報君之卻於媼耳。

求容矣。」王孫笑曰:「報亦慘矣!然非於媼, 尚未見妾,意中止有閨秀;即見妾,亦略靳之, 妾,較閨秀何如也。使君為伊病,而不為妾病, 何得一覲芳 則亦不必強 以覘君之視

妾乃知魂魄真到此也。」王孫異之,遂述所夢, 問:「何知?」曰:「妾病中夢至君家,以為妄;後聞君亦夢. 容。」五可曰:「是妾自欲見君,媼何能為。過舍門時,豈 不知眈眈者在內耶。夢中業相要,何尚未知信耶?」王孫驚 時日悉符。父

子之良緣,皆以夢成,亦奇情也**。** 

故並志之。

之謂歟?不有善夢之父,何生離情之子哉!i 異史氏曰:「父癡於情, 子遂幾為情死。所謂情種

以道遠故,將遣僕齎儀代往。 主,淄邑之幕客。令公出, 使周為祝文。周作駢詞,歷敘 夫人徐,有朝碧霞元君之願

十二、十九、

周生

脫稿, 未幾, 平生, 置夾谷彌山之草, 周主卒於署;既而僕亦死;徐夫人產後,亦病卒。人 頗涉狎謔。 示同幕凌生。 惟愛餘桃。」此訴夫人所憤也, 中有云:「栽般陽滿縣之花, 凌以為褻,戒勿用。 弗聽, 偏憐斷袖; 付僕而去。 類此甚多。

千八百三十

猶未之異也。

醒而告凌,凌亦夢同,因述其文。周子為之惕然。 年;又貽累徐夫人,且殃及焚文之僕,恐冥罰尤不免也! 可不慎也!我不聽凌君言,遂以褻詞致干神怒, 遽夭天 周生子自都來迎父櫬,夜與凌生同宿。夢父戒之曰:「文字

賢夫人及千里之僕,駢死而不知其罪,不亦與刑律中分首從 嫚之詞, 異史氏曰:「恣情縱筆, 殊多憒憒耶?冤已! 何敢以告神明哉!狂生無知, 千八百三十二 輒灑灑自快, 此文客之常也。 冥譴其所應爾。 但使

非倉猝可除, 就涼,移臥簷下。及醒, 長山趙某, 腹中痞塊, 不用藥也。」遂以手按趙腹,力摩之。覺其掌熱如火。 且奄奄一息, I:「我特來為汝作婦**。**」 稅屋大姓。 隱隱作解拆聲。又少時欲登廁。急起走數武 縱有良方,其如無資買藥何!」女曰:「我醫疾 有婦何為!」女曰:「我能治之。」 某曰:「我病 病癥結,又孤貧, 見絕代麗人坐其旁, 某驚曰:「無論貧人不敢有妄想; **奄然就斃。**一日力疾 因詰問之, 女 移 時 解

膠液流離,

結塊盡出,

覺通體爽快。

千八百三十三

陳矣。 穢, 能甘之, 造門者甚夥。女並不拒絕。或設筵招之,女必與夫俱。一日, 滿室皆銀光紙裱貼如鏡,諸物已悉變易,幾案精潔,肴酒並 欲 莝無席, 言次一回頭,見榻上氈席衾褥已設;方將致詰,又轉瞬, 圖 報。 「 聞其異, 又慮茅屋灶煤,玷染華裳。女但請行。趙乃導入家,土 「我狐仙也。君乃唐朝褚遂良, 遂相歡飲。日暮與同狎寢,如夫婦。 請視甕底空空,又何以養妻子?」女但言:「無慮。」灶冷無煙,曰:「無論光景如此,不堪相辱;即卿 日相尋覓,今始得見,夙願可酬矣。」某自慚 清一見之,女即出見無難色。 一千八百三十四 曾有恩於妾家, 每銘心 由此四方傳播

返臥故處,謂女曰:「娘子何人?祈告姓氏,以便尸祝。」答

值端陽, 輒罵趙。 免, 首;首過欞外, 方曳出之。 飲酒高會, 積年餘, 而身猶在室, 忽一白兔躍入。 造請者日益煩, 出入轉側 女起曰:「春藥翁來見 皆 女頗厭之。 所不能。 被拒者 】 共 哀

座中

一孝廉,

陰萌淫念。女已知之,

忽加消讓

即以

手推

上益高,

梯盡雲接,

共視其梯,

則多年破扉,

踴躍從其後

當

即移步。」眾相視不敢登。惟主人一僮,

於舍後負長梯來,高數丈。庭有大樹

章,

便倚其上; 梯

「親賓有願從者,

女命趙取梯。

趙

召矣!」謂兔曰:「請先行。」兔趨出,徑去。

高於樹杪。女先登,

趙亦隨之。 女回首曰:

可問 其白板耳。 竟終杳已。 群入其室, 灰壁敗灶依然, 他無一物。 猶意僮返

十二、二十一、

劉全

見內塑劉全獻瓜像, 掬漿祝奠之。 鄒平牛醫侯某, 盡數杓, 荷飯餉耕者。 被鳥雀遺糞, 風始去。 至野, 糊蔽目睛。 日適城隍廟, 有風旋其前, 侯曰:「劉大 閑步廊 侯即以杓

後數年病臥, 無所為計, 忽自內一綠衣人出,見之, 被二皂攝去。 至官衙前, 逼索財賄甚苦。 訝曰:「侯翁何來? 侯

侯便告訴。

綠衣人責二皂曰:「此汝侯大爺,

何得無禮!」二

千八百三十六

哥何遂受此玷污!! 因以爪甲為除去之。

不瘳, 去。 被汝藥死,有諸?」侯曰:「彼得瘟癥, 耶?汝亦無甚大事, 遂與俱入,令立墀下, 少間堂上呼侯名,侯上跪, 隔日而死, 吏人下, 略道數語。 吏人見侯, 拱手曰:「侯大哥來 遜謝不知。 與某何涉?」馬作人言, 俄聞鼓聲如雷。 一馬相訟, ...「姑立此, 馬亦跪。 一質便可復返。」遂別而 我為汝問之。遂上堂點 綠衣人曰:「早衙矣。」 某以瘟方治之。 兩相苦。官命稽 官問侯:「馬言 既藥

便,

可以不死。」

中善相視。

侯曰:「今日雖蒙覆庇.

,生平實未識荊。

籍,

籍注馬壽若干,應死於某年月日,

數確符。因呵曰:「此

何得妄控!」叱之而去。因謂侯曰:「汝存心方

仍命二皂送回。前二人亦與俱出,

又囑

途

劉全。 備 日矣。 我禁使弗須。 拱手道溫涼畢, 尚強健, 奈冥間酒饌,不可以奉賓客,請即別矣。」侯始悟,乃歸。 死 既至家,款留二皂,皂並不敢飲其杯水。侯蘇, 小缺,亦無苦也。」遂去。侯歸告妻子,招別戚友,棺衾俱 經君村外,蒙以杓漿見飲,至今不忘。」 吏人曰:「某即 以圖銜報。」綠衣人曰:「三年前, 第四日日暮, 從此益修善。 曩被雀糞之污,悶不可耐,君手為滌除, 能超乘馳走。 君可歸治後事。三日後,我來同君行。 劉曰:「君數已盡,勾牒出矣。勾役欲相招, 對眾曰:「劉大哥來矣。」入棺焉遂歿。 每逢節序, 必以漿酒酬劉全。年八旬, 一日途間見劉全騎馬來,若將遠行。 僕從泰山來, 蓋死已逾兩 是以耿耿。 地下代 焦渴欲

千八百三十八

靖逆侯張勇鎮蘭州時, 土質。一時秦中爭傳土能化兔。此亦物理之不可解者。 出獵獲兔甚多,中有半身或兩股尚為 十二、二十二、土化兔

苑城史烏程家居,忽有鳥集屋上,音色類鴉。史見之,告家

十二、二十三、鳥使

長山吳木欣目睹之。 人曰:「夫人遣鳥使召我矣。急備後事,某日當死。」至日果 殯日鴉復至,隨槥緩飛, 一千八百三十九 ` 由苑之新。及殯,鴉始不見。

生歸, 姬生, 將引之俾入正果。」數日輒一往祝之。雖不見驗,然生所至 來耶?」殊寂無聲。 狐遂不擾,以故鄂常止生宿。生夜望空請見,邀益堅。 南陽鄂氏患狐,金錢什物, 己家,亦不應**。**眾笑之,生曰:「彼能幻變,必有人心**。** 名士不羈,焚香代為禱免,卒不應;又祝舍外祖使臨 獨坐齋中,忽房門緩緩自開。 又 一夜門自開,生曰:「倘是狐兄降臨 輒被竊去。迕之崇益甚。 生起, 致敬曰:「狐兄 鄂有甥 我 古

固小生所禱祝而求者,

「來耶?敬具時銅數百備用。僕雖不充裕,然非鄙吝者。

千八百四十

及明失之。生至夜增以數百。中宵聞布幄鏗然,

何妨即賜光霽?」卻又寂然。案頭有

又益以酒, 一仍置故處, ·緩急有需 而狐從此絕跡矣。 數夜不復失。有熟雞, 無妨質言,何必盜竊?」少間視錢, 欲供客而失之。生至夕 脫去二百。

飲;我外祖衰邁, 鄂家崇如故。生又往祝曰:「僕設錢而子不取 無為久崇之。 僕備有不腆之物, 設酒而子不 夜當憑

齋門, 前 旁, 自取。」乃以錢十千、酒一樽, 日所失物也。 終夜無聲,錢物如故。 **壶**盡半酣, 見案上酒一壺, 知狐之報。 覺心中貪念頓生, 千八百四十 **燂雞盈盤;錢四百,** 嗅酒而香, 狐怪從此亦絕。生一日晚歸, 兩雞皆聶切, 暮然欲作賊, 酌之色碧綠,飲之甚 以赤繩貫之, 陳幾上。生臥 便啟戶出。

啟

入其齋. 思村中一 一富室,遂往越其墙**。** 竊取貂裘、 金鼎而出, 墙雖高, 歸置床頭, 躍上下, 如有翅 始就枕眠。

故, 入酒, 然悟曰: 素剛直, 天明攜入內室,妻驚問之,生囁嚅而告,有喜色。妻駭曰:「君 爽然自失。 飲生,少頃,生忽失聲曰:「我奈何做賊!」妻代解 何忽作賊!」生恬然不為怪, 「是必酒中之狐毒也。」因念丹砂可以卻 又聞富室被盜, 噪傳里黨。 生終日不食, 因述狐之有情。 邪 遂

一千八百四十二

物,

事亦遂寢。

知所處。

妻為之謀,

使乘夜抛其墙內。生從之。富室復得故

生歲試冠軍,

又舉行優,

應受倍賞。

及發落之期,道署梁

一帖云:「姬某作賊,

偷某家裘、

鼎,

何為行優?」梁最

狐, 為也。」遂緬述無諱,文宗賞禮有加焉。生每自念無取罪於 妻外無知者;況署中深密, 非跋足可粘。文宗疑之, 所以屢陷之者,亦小人之恥獨為小人耳。 何由而至?因悟曰:「此必狐之 執帖問生。 生愕然, 思此事除

生以諧引之,狐亦以戲弄之耳。 異史氏曰:「生欲引邪入正,而反為邪惑**。**狐意未必大惡,或 然非身有夙根, 室有賢助,

吳木欣云:「康熙甲戌, 懼 幾何不如原涉所云,家人寡婦,一為盜污遂行淫哉!籲!可 已刺字訖, 也! 例應逐釋。 令嫌『竊』字減筆從俗,非官板正字, 鄉科令浙中, 點稽囚犯, 有竊盜

使刮去之;候創平,依字匯中點畫形象另刺之。盜口占一絕

盜?』盜又口占答之云:『少年學道志功名,只為家貧誤一 生。冀得資財權子母,囊游燕市博恩榮。』」即此觀之,秀 竊物先防識字官。』禁卒笑之曰:「詩人不求功名,而乃為 云:**『**手把菱花仔細看,淋漓鮮血舊痕斑。早知面上重為苦

才為盜,亦仕進之志也。狐授姬生以進取之資,而返悔為所

安丘某生通卜筮之術,其為人邪蕩不檢, 十二、二十五、 果 報

千八百四十四

則卜之。一日忽病,藥之不愈,曰:「吾實有所見。冥中

每有鉆穴逾隙之

行,

有, 背之。於是並三家之產,富甲 某甲者伯無嗣, 手無故自折 曰:「汝欲享富厚而生耶!」遂以利刃自割肉,片片擲地。 遂背前盟。 產業歸人矣。果報如此, 「汝絕人後, 又有叔家頗裕, 甲利其有, 尚欲有後耶!」剖腹流腸,遂斃。 願為之後。 可畏也夫 一 鄉 — 亦無子, 伯既死,田產悉為所 日暴病若狂, 自言 甲又父之,死, 未幾子

千八百四十五

怒我狎褻天數

將重譴矣,

藥何能為!」 亡何,

目暴瞽

兩

告:此冥中城隍缺也。 某訝其本省,客笑曰:「君迂矣!但有孔方在,何問吳、越 之交,暫得五千緡,其事濟矣。目前真定缺員, 出半資,約於任所取盈。某喜求策,客曰:「督撫皆某昆季 華服類貴者。三揖入舍,叩所自來。客曰:「僕,公孫夏,十 保定有國學生某,將入都納資, 耶?」某遜謝,但言:「資薄,不敢有奢願。」客請效力,俾 餘不起。忽有僮入曰:「客至。」某亦忘其疾,趨出逆客。客 桑梓耶?」某終躊躕,疑其不經,客曰:「無須疑惑。實相 一皇子坐客也。聞治裝將圖縣秩,既有是志,太守不更佳 君壽終已注死籍。 乘此營辦, 尚可以 謀得縣尹。方趣裝而病 便可急圖。」

千八百四十六

十二、二十六、公孫夏

Щ 門跨馬去, 郡中是物為空。 致冥貴。」即起告別 某忽開眸, 堆積庭中, 與妻子永訣。 命出藏鏹, 曰:「君且自謀,三日當復會。」遂出 雜芻靈鬼馬, 日夜焚之, 市楮錠萬提 灰高如

某便伏拜。 二日客果至。 貴官略審姓名, 某出資交兌, 便勉以「清廉謹慎」等語。 客即導至部署, 見貴官坐殿上,

取

美妾。 炫耀, 憑文, 甚得。 。 喚至案前與之。 忽前導者鉦息旗靡,驚疑間騎者盡下, 不足震懾曹屬。於是益市輿馬,又遣鬼役以彩輿迓其 區畫方已,真定鹵簿已至。途百里餘, 馬大如貍。 車前者駭曰:「關帝至矣!」某懼,下車 某稽首出署。自念監生卑賤, 悉伏道周 道相屬 非車服 ,

千八百四十七

使隨馬蹤行。道旁有殿字,帝君入,南向坐,命以筆札, 從者答: 細認其處, 肉幾脫, 旋見金甲神綰鎖去。遂有二人捉某,褫去冠服,笞五十, 某聞之, 自書鄉貫姓名。 不成形象!此市儈耳, 一人跪奏, 不知何詞。 見帝君從四五騎, 「真定守。」帝君曰:「區區 灑然毛悚;身暴縮, 自顧如六七歲兒。帝君令起, 而神採威猛 逐出門外。 離家尚不甚遠。幸身輕如葉,一 某書已,呈進;帝君視之, 四顧車馬盡空,痛不能步, 帝君厲聲曰:「干進罪小, 何足以任民社!」又命稽其德籍。旁 目長幾近耳際。 緩轡而至。 郡,何直得如此張皇! 須多繞頰, 馬上問 一晝夜始抵家。 怒曰:「字訛誤 賣爵罪重! 「此何官? 偃息草間

千八百四十八

先是, **匕七日矣**, 阿憐方坐談,忽曰:「彼為真定太守,差役來接我矣。」 至是始寤。 家人集問,但言股痛。 便問:「阿憐何不來。」蓋妾小字也。 蓋瞑然若死者

胸, 但股瘡大劇, 命停尸勿葬,冀其復還。數日杳然,乃葬之。某病漸瘳, 半年始起。每自曰: 「官資盡耗, 而横被冥刑,

乃入室麗妝,妝竟而卒,才隔夜耳。家人述其異。

某悔恨爬

蹤所不及到,作威福者正不勝誅耳。吾鄉郭華野先生傳有一 此尚可忍;但愛妾不知舁向何所, 曰:「嗟夫!市儈固不足南面哉!冥中既有線索, 亦人中之神也。先生以清鯁受主 清夜所難堪耳。」異史氏 知, 恐夫子馬

制荊楚。

行李蕭然,

惟四五人從之,

衣履皆敝陋,

,途中人皆

再起總

與此頗類,

之, 前驅數十騎, 即令取憑, 先生問:『汝即某縣縣尹耶?』答曰:『然。』先生曰:『蕞爾 疑;及詰官閥, 國學生, 不知為貴官也。 不 顧 瞻。 邑, 可即旋歸, 時以數騎雜其伍。彼前馬者怒其擾, 何能養如許騶從?履任, 加納赴任湖南者也。 亡何,至一巨鎮, 審驗已, ,勿前矣。』今叩首曰:『下官尚有文憑。」先 騶從百計。 始知為先生,悚懼無以為地,冠帶匍伏而前。 適有新令赴任,道與相值。 曰:『此亦細事, 。 先生亦不知其何官, 兩俱休止。乃使人潛訪之, 乃遣一價召之使來。令聞呼駭 則 一方塗炭矣!不可使殃民 代若繳之可耳。』令伏 輒呵卻之。 先生亦 駝車二十餘乘, 時先之, 則

受考成者,實所創聞。蓋先生奇人,故信其有此快事耳。」 拜 而出 歸途不知何以為情, 而先生行矣。世有未蒞任而

十二、二十七、

韓方

明季, 試 歸途零涕,遇一人衣冠清潔, 人曰:「孤石之神不在於此, 性至孝。父母皆病, 韓喜, 濟郡以北數州縣, 詰其姓字。其人曰:「我不求報, 邪疫大作,比戶皆然。 因具楮帛, 哭禱於孤石大夫之廟。 禱之何益?僕有小術, 問:「何悲?」韓具以告,其 何必通鄉貫 齊東農民韓 可以一

厲聲言:『我明日赴都,

告諸岳帝了,病當已。」韓恐不

韓敦請臨其家。

其人曰:「無須。

但歸,

以黃紙置床

我誠篤, 起敬, 索賂, 驗 母皆愈。 今日殃人者, 死之鬼, 堅求移 以謀口食耳, 言告岳帝, 伏地叩謝, 及起, 其人已渺。 其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祟者,以城隍、土地用。 **俾為南縣土地。感君孝,** 以傳鄰村, 趾。 皆郡城北兵所殺之鬼,急欲赴都自投,故沿途 其人曰:「實告子:我非人也。 無不驗者。 則彼必懼,故當已。」韓悚然 指授此術。 。驚嘆而歸。 目前岳帝舉枉 遵其教, 巡環使者以

戌、

縣如數取盈,

甚費敲撲。

時郡北七邑被水,歲祲,

催辦尤難

於是各州

猶憶

應

『不求聞達之科』者何殊哉!天下事大率類此。

乙亥之間,當事者使民捐谷,具疏謂民樂輸。

異史氏曰:「沿途崇人而往,

以求不作邪祟之用,

此

與策馬

作何解,遂以為徭役敲比之名,豈不可嘆而可笑哉!j 唐太史偶至利津,見系逮者十餘人。因問:『為何事?』答 曰:『官捉吾等赴城,比追樂輸耳。』農民不知『樂輸』二字

十二、二十八、紉針

寇,喪資,幸不死。至家,黃索償,計子母不下三十金,實 虞小思,東昌人。居積為業。妻夏,歸寧返,見門外一嫗, 裔也。家中落無衣食業,浼中保貸富室黃氏金作賈。中途遭 少女哭甚哀。夏詰之。嫗揮淚相告。乃知其夫王心齋,亦宦

可折債外,

無可準抵。黃窺其女紉針美,將謀作妾。使中保質告之:如

仍以廿金壓券。王謀諸妻,妻泣曰:「我雖

夏憐之;視其女綽約可愛,益為哀楚。遂邀入其家,款以酒 適逢夏詰,且訴且哭。 告兩弟,兩弟任其涕淚,並無一詞肯為設處。範乃號啼而歸。 契,生男阿卯,與褓中論婚。後孝廉官於閩,年餘而卒。妻 食,慰之曰:「母子勿戚:妾當竭力。」範未遑謝,女已哭伏 蓋妻範氏,其祖曾任京職,兩孫田產尚多也。次日妻攜女歸 王無詞,但謀所以為計。妻曰:「不得已,其試謀諸兩弟。」 在地,益加惋惜。籌思曰:「雖有薄蓄,然三十金亦復大難 子不能歸, 自有婿, 固簪纓之胄。彼以執鞭發跡, ,汝何得擅作主!」先是, 音耗俱絕。以故紉針十五尚未字也。 妻言及此, 同邑傅孝廉之子,與王投 何敢遂媵吾女!況紉針

千八百五十四

頭 謀, 當典質相付。」母女拜謝。 母女已至, 至夜有盜穴壁以火入,夏覺, 亦未敢告諸其夫。 因以實告。 又訂次日。 二日未滿其數, 。夏以三日為約。 抵暮假金至,合裹並置床 又使人假諸其母。 別後百計為之營

兇惡。大懼, 不敢作聲,偽為睡者。 睨之, 見一人臂跨短 盜近箱, 意將發扃

 $|\Box|$ 

顧, 曙婢覺, 盜已遠。 胠篋而去。 夏枕邊有裹物, 夏乃對燈啜泣。見婢睡熟; 呼人解救, 夏乃起呼。 探身攫去, 四肢冰冷。 家中唯一 不殭, 亦不腐。 小婢, 就燈解視; 乃入腰橐, **虞聞奔至**, 乃引帶自經於欞間。 隔墙呼鄰, 過七日乃殮之。 詰婢始得其· 人集

千八百五十五

義, 聞之而盜心遂生也。 婦械鞫, 聞鄰婦哭聲, 聞村北一人被雷擊死於途, 女尸,不知為誰。夏審視,始辨之。方相駭怪。未幾範至, 針震死。 亦歸告其夫。 夜不絕聲。今夜語我,欲哭於殯宮, 女已死, 遂與夫言, ,則範氏以夏之措金贖女, 虞聞奔驗, 哭曰:「固疑其在此,今果然矣!聞夫人自縊 乃知雷擊者即其夫馬大也。村人白於官,官拘 即以所葬材穴葬之。範拜謝。虞負妻歸, 官押婦搜贓, 則棺木已啟,妻呻嘶其中, 千八百五十六 身有朱字云:「偷夏氏金賊。」俄 對人感泣,馬大賭博無賴 則止存二十數;又檢馬尸 我未之應也。」夏感其 ,抱出之。

紉針潛出,哭於其墓**。** 

暴雨忽集,

霹靂大作,

發墓,

葬女三日,夜大雷電以風,墳復發, 償債主。 得 ·四數。 官判賣婦償補責還虞。夏益喜,全金悉仍付範, 女亦頓活。不歸其家,

女自言:「願從夫人服役,不復歸矣。」夏曰:「得無謂我損 我紉針耳。」夏駭為鬼,呼鄰媼詰之,知其復活,喜內入室。 往扣夏氏之門。夏驚起, 隔扉問之。 女曰:「夫人果生耶!

範喜,急至。母女相見,哭失聲。亦從女意,即以屬夏。範 以母事。夏不允,女曰:「兒能操作,亦不坐食。」天明告範, 金為買婢耶?汝葬後,債已代償,可勿見猜。」女益感泣,願 去。夏見驚問,始知其故,遂亦安之。女見虞至,急下拜, 夏強送女歸。女啼思夏。王心齋自負女來,委諸門內而

瘳,始解顏為歡。夏聞流涕,曰:「我四十無子,但得生一面上時有啼痕,向人曰:「母有萬一,我誓不復生!」夏少紉,勤勞臻至。夏偶病劇,女晝夜給役。見夏不食亦不食;以父。虞固無子女,又見女依依憐人,頗以為歡。女紡績縫 趾錯於門,夫妻為揀富室。黃某亦遣媒來。虞惡其為富不仁,家,婚姻惟君所命。」女十七,惠美無雙。此言出,問名者居二年女益長。虞與王謀,不能堅守舊盟。王曰:「女在君 之報。 女如紉針亦足矣。」夏從不育;逾年忽生一男,人以為行善兆,如何於不幫。「一門」,

王出負販未歸,遂徑諾之。黃以不得於虞,亦托作賈,跡王力卻之。為擇於馮氏。馮,邑名士,子慧而能文。將告於王;

一千八百五十八

虞轉詰之,蓋孝廉姓傅, 彼約在後, 然曰:「債主,吾仇也!以我事仇,但有一死!」王無顏, 彼不過杯酒之談耳。」宰不能斷,將惟女願從之。黃又以金 昨日已受馮氏婚書。 所 人告黃以馮氏之盟。 黃怒曰:「女姓王,不姓虞。我約在先, 以自媒。 一日有孝廉北上,公車過東昌, 曰:「王某以女付虞,固言婚嫁不復預聞,且某有定婚書, 設饌相邀, 求其左袒,以此月餘不決。 王感其情 何得背盟!」遂控於邑宰,宰意以先約判歸黃。 更復助以資本,漸漬習洽。因自言其子慧 聞王所言不悅, 又仰其富,遂與訂盟。 即阿卯也。 使人問王心齋。 入閩籍,十八已鄉薦矣。 呼女出,告以情。女佛 既歸詣虞, 適

千八百五十九

覆審, 此 異史氏曰:「神龍中亦有游俠耶?彰善癉惡, 傅又捷南宫。復入都觀政而返。女不樂南渡,傅亦以廬墓在, 幣帛而還,居其舊第,行親迎禮。進士報已到閩,又報至東. 邀傅至家,歷述所遭,然婿遠來數千里,患無憑據。 之過於其弟。使讀書, 遂獨往扶父樞, 出王當日允婚書。虞招王至,驗之果真,乃共喜。 以前約未婚。 『錢塘破陣舞』 ,傅投刺謁宰,其案始銷。涓吉約期乃去。會試後, 其母囑令便道訪王,問女曾否另字也**。** 載母俱歸。 也。 轟 轉 屡 擊, 得入邑庠,家稱素封,皆傅力也。 又數年虞卒, 子才七八歲, 女撫 皆為一人, 生死皆以雷霆 焉知紉針非龍 是日當官 傅啟篋. 虞大喜

女謫降者耶?

千八百六十

十二、二十九

桓侯

其餘莖, 叢, 忽見夕陽在山, 頗覺快意,竟不計算歸途, 荊州彭好士, 蒙茸可愛,初放黃花, 嗅之有異香, 友家飲歸。下馬溲便, 始將旋轡。 因納諸懷。 艷光奪目,馬食已過半矣。彭拔 縱馬所之。 但望亂山叢沓, 超乘復行, 馬齕草路旁。 並不知其何所。 馬鶩駛絕馳, 有細草

大駭, 家主人便請宿止。」 彭問:「此屬何地?」 自知。」又問:「何在?」曰:「咫尺耳。」遂代鞚疾行,人馬 青衣人來, 蓋半日已千餘里矣, 見馬方噴嘶, 因問:「主人為誰?」曰:「到彼 代為捉銜, 曰:「天已近暮, 曰:「閬中也。」彭

千八百六十

捉處如被械梏,痛欲折,不敢復爭,遂行。下此者猶相推讓, 猛, 然。酒既行,桓侯曰:「歲歲叨擾親賓,聊設薄酌, 而行。登堂則陳設炫麗,兩客一筵。彭暗問接坐者:「主人 主人或推之,或挽之,客皆呻吟傾跌,似不能堪,一依主命 因揖彭, 即亦不強。」彭起問:「何物?」曰:「尊乘已有仙骨, 何人?」答云:「此張桓侯也。」彭愕然,不敢復咳。合座寂 巾服都異人世。 值遠客辱臨,亦屬幸遇。僕竊妄有干求,如少存愛戀 若有所伺。彭至下馬, 請先行。彭謙謝,不肯遽先。主人捉臂行之。彭覺 見半山中屋宇重疊, 拱手向客, 相向拱敬。 曰:「今日客莫遠於彭君。」 雜以屏幔, 俄主人出,氣象剛 盡此區區 遙睹衣冠

千八百六十二

告別。 含。 **僮出方授彭**, 鮮者可以成仙, 作居停主人矣。」 也。」桓侯曰:「當報以良馬,且將賜以萬金。」彭離席伏謝。 途中始詰姓字, 任意擇其良者,不必與之論價, 桓侯命人曳起之。俄傾酒饌紛綸, 眾客陪彭並至劉所, 。 桓侯曰: 可少助以資斧。」眾唯唯。 彭又拜謝。桓侯曰:「明日造市, 同座者為劉子翬。同行二三里, 枯者可以點金;草七莖, 「君遠來焉歸?」彭顧同席者曰:「已求此公 桓侯乃遍以巨觴酌客,謂彭曰:「所懷香草, 始述其異。 吾自給之。 又告眾曰:「遠 日落命燭。 先是, 觴 盡, 得 金 謝別而出 村中歲歲賽社於 眾起辭, 越嶺即睹村 請於馬群中 萬。」即命 彭亦

千八百六十三

所能驅策。

欲市馬相易如何?」彭曰:

「敬以奉獻,不敢易

眾亦不敢卻退。使者曰:「姑集此, 敦促甚急,過山見亭舍, 方畢。是午, 桓侯之廟, 斬牲優戲以為成規, 各家皆有一人邀請過山。 相共駭疑。將至門,使者始實告之; 劉其首善者也。三日前賽社 邀一遠客行至矣。」蓋即 問之,言殊恍惚,但

彭也。 爭延客;又伴彭入市相馬。十餘日相數十匹,苦無佳者;彭 膚肉青黑。彭自視亦然。眾散, 眾述之驚怪。 其中被把握者, 劉即襆被供寢。既明,村中 皆患臂痛;解衣燭之,

徑騎入村,以待鬻者;再往尋之,其人已去。遂別村人欲歸。

亦拚茍就之。又入市見一馬骨相似佳;騎試之**,** 

神駿無比。

村人各饋金資,遂歸。

一千八百六十四

敬詣故處, 始共怪之。 馬一日行五百里。抵家,述所自來,人不之信, 香草久枯,恰得七莖,遵方點化, 獨祀桓侯之祠, 優戲三日而返。 家以暴富。 囊中出蜀物、

肅客, 異史氏曰:「觀桓侯燕賓,而後信武夷幔亭非誕也。 遂使蒙愛者幾欲折肱, 則當年之勇力可想。 然主人

向後。 如湧。 於某所宴集,二客遜上下,其爭甚苦。 吳木欣言:「有李生者,唇不掩其門齒, 力猛肘脱, 李適立其後, 肘過觸喙, 眾愕然,其爭乃息。」此與桓侯之握臂折肱, 一力挽使前,一 露於外盈指。 ,雙齒並墮, 同 Ш 卻

也。

千八百六十五

北向, 近岸, 愛悅之, 暝然任其所吹。亡何風定, 陽 將覆;忽飄 四五, 訝問客所自來, 直 松 逡之遂入。 竹掩藹。 抵村門。 飄灑艷麗。 瓊州土人也。 虚舟來, ò 時已初冬, 村中寂然, 睹陽, 1 陽具告之。 遙聞琴聲, 急躍登之。回視則同舟盡沒。 返身遽入。 開眸忽見島嶼,舍宇連亙。 行坐良久, 墙內不知何花, 步少停。 轉詰邦族, 泛舟於海, 俄聞琴聲 有婢自內出, 雞犬無聲。 陽又告之。少年 蓓蕾滿樹。 歇 遭 颶 見一 風愈狂, 風, 年約 把

喜曰:「我姻親也。」

遂揖請る

人 院

千八百六十六

遼闊, 也。」 知之。」 侄實不省姑系何房,望祈明告,以便歸述。」少婦曰:「道途 院中精舍華好, 園中桃杏含苞, 四十餘, 島, 食餉客, 「勿遁,此正卿家瓜葛。」因代溯所由。少婦曰:「是吾侄 年可十八九, 因問其「祖母尚健否?父母年幾何矣?」 音問梗塞久矣。歸時但告而父,『十姑問訊矣』,渠自 離瓊三千里,僕流寓亦不久也。」十娘趨入, 陽問:「姑丈何族?」少年曰:「海嶼姓晏。 都各無恙;惟祖母六旬, 鮮蔬香美, 亦不知其何名。 ', 又聞琴聲。 頗以為怪。 風採煥映。 既入舍, 晏曰:「此處夏無大暑,冬無大 見客入,推琴欲逝,少年止之 得疾沉痼 則一少婦危坐,朱弦方 飯已, 引與瞻 步履須人耳。 陽曰:「父母 使婢以 此名神 眺,

仙

還齋炳燭 娘自內出, 作鄰。」晏但微笑。 花無斷時。」陽喜曰:「此乃仙鄉 晏曰:「來, 見琴横案上, 來!卿為若侄鼓之。」十娘即坐, 請 聆其雅操。晏 歸告父母, 乃撫弦捻柱。 可以移家

侄: 娘 「願何聞?」 調否?」十娘曰:「可。」即按弦挑動, 「但隨意命題, 陽日: 皆可成調。」陽笑曰:「海風引舟, 「侄素不讀《琴操》, 實無所願。」 若有舊譜

吟誦之。」十娘曰:

「此無文字,

我以意譜之耳。

欲絕,

問:「可學否?」十娘授琴,

試使勾撥,

曰:「可教也。

何學?

曰:「適所奏《颶風操》,不知可得幾日學?請先

調崩騰;靜會之,如身仍在舟中,

為颶風之所擺簸。

陽驚嘆

萌 急奔而去。陽潛往聽之,但聞晏曰:「我固謂婢子塵緣未滅: 意態媚絕。 笑曰:「十姑命待安寢,掩戶移檠耳。」審顧之,秋水澄澄. 合, 乃別 宵未晚。」方狎抱間,聞晏喚「粉蝶」。婢作色曰:「殆矣!」 挽頸。婢曰:「勿爾!夜已四漏,主人將起,彼此有心,來 汝必欲收錄之。 不覺起舞。舉首忽見婢立燈下,驚曰:「卿固猶未去耶?」婢 不可給使, 夫妻始別去。陽目注心鼓**,** 取一琴,作勾剔之勢, 大明,有童子來侍盥沐,不復見粉蝶矣。心惴惴恐見譴 陽心動,微挑之;婢俯首含笑。陽益惑之,遽起 不如為吾侄遺之。」陽甚慚懼,返齋滅燭自 今如何矣?宜鞭三百!」十娘曰:「此心 使陽效之。陽習至更餘,音節 對燭自鼓; 久之頓得妙悟

成曲。 無梗調矣。」 傳。 十娘曰:「雖未入神,已得什九,肄熟可以臻妙。」 俄晏與十姑並出, 晏教以《天女謫降》之曲, 晏曰:「梗概已盡,此後但須熟耳。 似無所介於懷, 指法拗折, 便考所業。 嫻此兩曲 習之三日 陽為一 陽復求別 始 能

念 陽頗憶家, 離家三千里,何日可能還也!」十娘曰:「此即不難。 告十娘曰:「吾居此, 蒙姑撫養甚樂; 顧家中懸

舟尚在, 琴, 送至海岸, 裙作帆, 又授以藥曰: 為之縈系。 當助一帆 俾登舟。 風, 「歸醫祖母, 陽慮迷途,十娘曰:「勿憂, 陽覓楫,十娘曰:「無須此物。」因 子無家室, 我已遣粉蝶矣。」 不惟卻病, 亦可延年。 乃贈

千八百七十

老病益憊,出藥投之,沉痾立除。共怪問之,因述所見。 時未索膏燭。瞬息遙見人煙,細審則瓊州也。喜極。旋已近 腹餒不敢多食,惟恐遽盡,但啖胡餅一枚,覺表裏甘芳。餘 六七枚,珍而存之,即亦不復饑矣。俄見夕陽欲下,方悔來 耳。」系已下舟。陽淒然,方欲拜謝別, 人門,舉家驚喜,蓋離家已十六年矣,始知其遇仙。視祖母 □遠矣。視舟中糗糧已具,然止足供一日之餐,心怨其吝。 解裙裹餅而歸。 而南風競起,

疾自殂,葬已三十餘年。聞旦言,共疑其未死。

出其裙,

母泫然曰:「是汝姑也。」初,老夫人有少女名十娘,生有仙

許字晏氏。婿十六歲入山不返,十娘待至二十餘,忽無

猶 老夫人命發塚驗視, 在家所素著也。 餅分啖之,一枚終日不饑, 則空棺存焉。 而精神倍生。

俟粉蝶之至;既而年餘無音,始議他圖。臨邑錢秀才,有女 名荷生,艷名遠播。 旦初聘吳氏女未娶,旦數年不還,遂他適。共信十娘言,以 年十六, 未嫁而三喪其婿。遂媒定之,

涓吉成禮。既入門,光艷絕代,旦視之則粉蝶也。驚問曩事,

蓋被逐時,即降生之辰也。

每為之鼓《天女謫

降》之操,

輒支頤凝想,

若有所會。

女茫乎不知。

長山李檀斯,國學生也。其村中有媼走無常,

謂人曰:「今

十二、三十一、李檀斯

夜與一人舁檀老, 投生淄川柏家莊一新門中, 被壓死。」時李方與客歡飲,悉以媼言為妄。至夜,無疾而 天明,如所言往問之,則其家夜生女矣。 身軀重贅,幾

十二、三十二、錦瑟

幾而翁死。妻兄弟鄙不齒數,婦尤驕倨,常傭奴其夫;自享 饈饌,生至則脫粟瓢飲,折稀為匕置其前。王悉隱忍之。年 少年也。富翁蘭氏,見而悅之,妻以女,許為起屋治產。娶未 沂人王生,少孤,自為族。家清貧;然風標修潔, 一千八百七十三 灑然裙!

生含憤出,自念良不如死,遂懷帶入深壑。至叢樹下,方擇 遭 忿投羹碗敗婦顙。 就啖之。 如此, 往應童試被黜。 不如死! 入不語, 婦患,問死期, 自郡中歸, 移釜去。生大慚, 婦適不在室,釜中烹羊臛熟, 即授索為自經之具。生 抵箸地上,曰:「所

帶 影就滅,土壁亦無綻痕。固知妖異,然欲覓死,故無畏怖, 枝系帶,忽見土崖間微露裙幅,瞬息一婢出 有死樂, 坐覘之。少間復露半面, 因抓石叩壁曰:「地如可入,幸示一途!我非求歡! 一窺即縮去。念此鬼物,從之必 睹生急返,

以夜來。」音聲清銳,

乃求死者。」 久之無聲。 王又言之,內云:「求死請姑退,

細如游蜂。生曰:「諾。」遂退以待夕。

犬暴出, 欲糜,幸浮不沉。泅沒良久,熱漸可忍,極力爬抓,始登 其深幾許。 疑即鬼神示以死所, 數武,有橫流湧注,氣類溫泉。 後門,黯然行去。 人一家,明燭射窗,曰:「君自入,妾去矣。」 生入室四瞻 大如犢。 身幸不泡傷。行次,遙見廈屋中有燈火,趨之。有 **齕衣敗襪。摸石以投,犬稍卻。又有群犬要吠,** 使妾送君入安樂窩,從此無災矣。」挑燈導之。 危急間婢出叱退,曰:「求死郎來耶?吾家娘子憫 遂踴身入。熱透重衣,膚痛 以手探之, 熱如沸湯, 不知 南

未幾星宿已繁,崖間忽成高第

靜敞雙扉。

拾級而入。才

已入己家矣。 反奔而出,

遇婦所役老媼曰:「終日相覓,

千八百七十五

狎謔顧不識耶?我知罪矣。君受虛誚, 焉往!」反曳入。婦帕裹傷處,下床笑逆,曰:「夫妻年餘 君命可乎?」生不語,拋金奪門而奔,仍將入壑,以叩高第 少解。」乃於床頭取巨金二鋌置生懷,曰:「以後衣食,一惟 我被實傷, 怒亦可以

之門。 謀與卿復求活。娘子巨家,地下亦應需人。我願服役,實不 既至野,則婢行緩弱,挑燈尤遙望之。生急奔且呼,燈乃止。 以有生為樂。」婢曰:「樂死不如苦生,君設想何左也!吾家 既至,婢曰:「君又來,負娘子苦心矣。」王曰:「我求死,不

無他務。惟淘河、糞除、飼犬、負尸;作不如程, 敲肘剄趾。 君能之乎?」答曰:「能之。」又入後門, 千八百七十六 則刵耳劓

難色, 圖之,庶幾得當以報。」去少頃,奔出,曰:「來,來!娘子 秘處。乃求婢緩頰,幸免尸污。婢諾。 斷頭缺足,不堪入目。回首欲行,見尸橫墻下;近視之,血 孤園」。入,見屋宇錯雜,穢臭熏人。園中鬼見燭群集, 出矣。」生從入。見堂上籠燭四懸,有女郎近戶坐,乃二十 行近一舍,曰:「姑坐此,妾入言之。飼狗之役較輕,當 肉狼藉。 日有死亡,須負瘞之耳**。**請一過觀之。」移時入一 子慈悲, 「諸役何也?適言負尸,何處得如許死人?」 婢曰:「君如不能,請仍歸享安樂。」生不得已,負置 設『給孤園』,收養九幽橫死無歸之鬼。鬼以千計 曰:「半日未負,已被狗咋。」即使生移去之。 門,署「給

千八百七十七

黎明早起視事, 敬乃事。 棟壁清潔, 飼犬?可使居西堂主薄。」生喜伏謝, 以衣履衾褥來, 東海薛侯女也。 |引嫌 如有舛錯, 悉卻之。 喜甚 錄鬼籍。 置床上。 妾名春燕。 謝婢。 日兩餐皆自內出。娘子察其廉謹, 罪責不輕也!」生唯唯。 始問娘子官閥 生喜得所。 一門僕役盡來參謁, 旦夕所需 幸相聞。」婢去, 婢 婢導至西堂, 饋酒送脯甚多。 「汝以樸誠, 特賜儒

生伏階下,女郎命曳起之,

此

儒生烏能

送情。

。 生斤斤自守,

不敢少致差跌,

但偽作騃鈍。

巾鮮衣。

凡有齎賚,

皆遣春燕。

婢頗風格,

既熟,

頗

以 眉

賞給倍於常廩,

而生謹

欻一虎來,生大駭,欲迎當之,虎已銜女。生急捉虎耳, 棄 暗 遇 臂斷落地, 諸舍群賊方搜錦瑟不得,生知未為所獲,潛入第後獨覓之。 雜盜中呼曰:「勿驚薛娘子!但當分括財物,勿使遺漏。」時 未知痛楚, **伸臂入虎口,以代錦瑟。** `陬,生曰:「此處烏可自匿?」女曰:「吾不能復行矣**!**」生 刀負之。 一伏嫗, 盗充庭, ,始知女與春燕皆越墻矣。生亦過墻,見主婢伏於 但覺血溢如水,使婢裂衿裹斷處。女止之,俯覓 虎亦返去。女泣曰:「苦汝矣!苦汝矣!」生忙遽 聞內第喊噪。 奔二三里許,汗流竟體,始入深谷,釋**肩**令坐。 廝僕駭竄。 急起捉刀出,見炬火光天。入窺之, 一僕促與偕遁,生不肯,塗面束腰 虎怒釋女, 嚼生臂,脆然有聲。

千八百七十九

臂愈,女置酒內室以勞之。賜之坐,三讓而後隅坐。女舉爵 與己等。 骨已續;又出藥糝其創,始去。由此益重生,使一切享用悉 **斷臂,自為續之;乃裹之。東方漸白,始緩步歸,登堂如墟** 天既明, 僕媼始漸集。 女親詣西堂, 問生所苦。 解裹, 則臂

臣建。 如讓賓客。久之,曰:「妾身已附君體,意欲效楚王女之於

足酬。 但無媒,羞自薦耳。」生惶恐曰:「某受恩重, 賜婢已 殺身不

命坐,「 過。」一日女長姊瑤臺至,四十許佳人也。 至夕招生入,瑤臺 瑤臺遽命酒,使兩人易盞。生固辭,瑤臺奪易之。生乃伏地 曰:「我千里來為妹主婚,今夕可配君子。」生又起辭。 所為非分,懼遭雷殛,不敢從命。茍憐無室,

一千八百八十

被調。 過數日, 與君有附體之緣。 以便從君歸耳。」生起敬曰:「地下最樂!某家有悍婦; 屋宇隘陋 罪 歸寢, 自願居地下收養冤魂,以贖帝譴。適遭天魔之劫, 受飲之。瑤臺出,女曰:「實告君:妾乃仙姬 謂生曰:「冥會不可長, 歡戀臻至。 勢不能容委曲以共其生。」女笑曰:「不妨。」既 遠邀大姊來, 請郎歸。君幹理家事畢, 固主婚嫁, 亦使代攝家政,

當自至。」以馬授生,啟扉自出,

壁復合矣。生騎馬入村,

人盡駭。

至家門則高廬煥映矣。

先是,生去,

妻召兩兄至,

既而年餘無耗。

有陝中賈某,

媒通蘭氏, 遂就生第與婦合。

千八百八十

將箠楚報之;至暮不歸,始去。或於溝中得生履,疑其已死。

驚伏地。生叱罵久,使導詣婦所,尋之已遁,既於舍後得之, 將訟其霸產占妻之罪,賈不敢復言,收肆西去。 遂與寢處。賈托村人,求反其妾,妾哀號不肯去。生乃具狀. 賈亦恆數月不歸。 半年中,修建連亙。賈出經商, 留春燕, 方疑錦瑟負約;一夕正與妾飲, 已自經死。遂使人舁歸蘭氏。呼妾出,年十八九, 餘即遣歸。入室,妾朝拜之,女曰:「此有宜男相 。生訊得其故, 則車馬扣門而女至矣。女但 怒,系馬而入。見舊媼,媼 又買妾歸, 自此不安其室。 風致亦佳,

始出;入房則生臥榻上;異而反窺之,燭已滅矣。生無夜不

坐,言笑甚歡。久之,曰:「我醉欲眠。」生亦解履登床,妾

可以代妾苦矣。」即賜以錦裳珠飾。妾拜受,立侍之;女挽

急反告生, 時留女所、 宿妾室。 夜妾起, 潛窺女所, 時寄妾宿耳。生囑隱其異。久之,婢亦私生, 則床上無人矣。天明陰告生;生亦不自知,但覺 則生及女方共笑語。大怪之。

若不知之。

婢忽臨蓐難產,

,但呼「娘子」。女入,胎即下;

時返其家, 割愛難矣。」自此,婢不復產。妾出五男二女。居三十年, 之,男也。 往來皆以夜。 為斷臍置婢懷,笑曰:「婢子勿復爾!業多, 一日攜婢去,不復來。生年八十,

忽攜老僕夜出,亦不返。

婦不善其行, 1:「夜來宵去,實不知其阿誰, 頗有勃谿,姑益恚,反相誣告諸官。官問奸夫姓名, 陰於門戶墻垣阻拒之。姑慚, 鞫婦自知。」因喚婦。 借端出婦;婦不 婦果

太原有民家,

姑婦皆寡。

姑中年不能自潔,

村無賴頻頻就之。

知之,

而以奸情歸媼,

所私,

婦終不承。逐去之。婦忿告憲院,仍如前,久不決。

人何獨誣汝?」重笞之。無賴叩乞免責,自認與婦通。

械婦,

彼姑婦不相能,故妄言相詆毀耳。」官曰:「一村百

苦相抵。 拘無賴至,

又嘩辨:「兩無

千八百八十五

附記:: 無賴三十, 公止之日: 公一日遣役催租, 其案始結。 「淫婦我知之矣。」命執媼嚴梏之, 租戶他出,婦應之。投不得賄, 遂得其情。 拘

婦至。 遣婦去。 公怒曰:「男子自有歸時,何得擾人家室!」遂笞役: 明日合邑傳頌公仁。

欠賦者聞之,皆使妻出應,公盡拘而械之。余嘗謂:孫公才 乃命匠多備手械, 以備敲比。

十二、三十四、

新鄭訟

非所短,

然如得其情,

則喜而不暇哀矜矣。

思歸, 長山石進士宗玉, 不能騎步, 為新鄭令。 憑禾車 千八百八十六 輌 適有遠客張某經商於外, 攜資五千, 兩夫挽載以行。

至新鄭. 問金所自來, 備述其冤。公以無質實,叱去之。二人下,皆以官無皂白。 頗憶甲久有逋賦,遣役嚴追之。逾日即以銀三兩投納。石 公置若不聞。 見旁無人,奪資去。張不能御,力疾起,遙尾綴之,入一村 所負,回首見窺者,怒執為賊,縛見石公,因言情狀。 中;又從之,入一門內。張不敢入,但自短垣窺覘之。 兩夫往市飲食,張守資獨臥車中。有某甲過,睨之, 甲云:「質衣鬻物。」皆指名以實之。石公遣役 問張.

曰:「鄰家不知,其來曖昧。」甲懼,

既為某甲近鄰,

金所從來。

爾當知之。」鄰曰:「不知。」公

顧鄰曰:「我質某物、

令視納稅人,有與甲同村者否**。**適甲鄰人在,喚入問之:「汝

鄰故, 也。」遂釋之。時張以喪資未歸, 某器,汝豈不知?」鄰急曰:「然, 必與甲同盜, 之能實心為政也。 不敢招怨;今刑及己身, 非刑詢不可!」命取梏械。 何諱乎, 固有之矣。」公怒曰:「爾 乃責甲押償之。此亦見石 彼實劫張某錢所 鄰人懼曰: 「吾以

濟哉!故志之以風有位者。」

書則詘。

乃一行作吏,神君之名,噪於河朔。

異史氏曰:「石公為諸生時,恂恂雅飭,

意其人翰苑則優,

簿

誰謂文章無經

十二、三十五、李象先

異史氏曰:「象先學問淵博,海岱清士。子早貴, 腹不勝饑, 見寺僧, 燈火猶明, 夜既昏,念坊上不可久居,但諸舍暗黑,不知所之。唯一家 出棲坊上,下見市上行人,皆有火光出顛上, 李象先, 母以米沈間棗慄哺之,得長成。是為象先。兒時至某寺, 壽光之聞人也。前世為某寺執炊僧, 皆能呼其名。至老猶畏乳。 閉目強吮。逾三月餘,即不復乳;乳之則驚懼 飄赴之。及門則身已嬰兒。母乳之。見乳恐懼; 蓋體中陽氣也。 無疾而化。 身僅以文

此佛家所謂福業未修者耶?弟亦名士。生有隱疾,

學終,

避; 月始一 適及門復痿, 一動 動時急起,不顧賓客, 則不入室而反。 自外呼而入, 於是婢媼盡 兄弟皆奇人也。」

開封 僚役各歸家, 鄧成德, 游學至兗,寓敗寺中, 鄧獨炊廟中。 黎明, 傭為造齒籍者繕寫。 有少婦叩門而 入 適 歲

十二、三十六、

房文淑

絕, 故不如夜。太早,又恐擾君清睡。適望見燈光, 有所作, 至佛前焚香叩拜而去。次日又如之。至夜鄧起挑燈, ,女至益早**。** 鄧曰:「來何早也?」女曰:「明則人雜, 知君已起,

中無人,君是鬼耶?」鄧見其可狎, 千八百九十 俟拜畢, 曳坐求歡。

生戲曰:「寺中無人,寄宿可免奔波。」女哂曰:「寺

炊, 積六七年,居然琴瑟,並無追捕逃者。女忽生一子。鄧以妻 於半途,乃下騎以轡授女,御之而行。至齋, 女, 名文淑,並無親屬,恆終歲寄居舅家,有誰知?」鄧喜。既別 將辭君而去,又生此累人物何為!」鄧曰:「命好, 前川,可以得之。托言攜有家室,令別給一舍,妾便為君執 女曰:「去此三十里某村,有六七童子延師未就。 育,得之甚喜,名曰「兗生。」女曰:「偽配終難作真。妾 告女。女約候於途中。鄧告別同黨, 此長策也。」鄧慮事發獲罪,女曰:「無妨。妾房氏,小 即至某村,謁見李前川,謀果遂。約歲前即攜家至。 借騎而去。女果待 相得甚歡。 君往訪李 倘得餘

千八百九十

「佛前豈可作此。身無片椽,

尚作妄想!」鄧固求不已。

極, 傳其已死。兄以其無子,欲改醮之。 寧而已。初, 商,告女曰:「我思先生設帳,必無富有之期。今學負販,庶 鄧代妻明不妒,女亦不言。月餘鄧解館,謀與前川子同出經 不能脅肩諂笑, 曰:「自母家歸, 以紡績自給。 女曰:「妾欲去。」鄧急起追問之, 有歸時。」女亦不答。至夜,女忽抱子起。 始悟其非人也。鄧以形跡可疑,故亦不敢告人,托之歸 擬與卿遁歸鄉里,何出此言?」女曰:「多謝,多謝!我 鄧離家與妻婁約, 年終必返; 既而數年無音, 一日既暮, 仰大婦眉睫,為人作乳媼, 適 晚**。** 知姊獨居,故求寄宿。」婁內之。至 往扃外戶,一女子掩入, 門未啟,而女已杳。駭 **婁**更以三年為期, 呱呱者難堪也! 鄧問:「何作?」 懷中繃兒

千八百九十二

遂哺兒。 半劑而效。今餘藥尚存,即以奉贈。」遂出一裹,置窗間。婁 嗣為姊後,何如?」婁曰:「無論娘子不忍割愛;即忍之,妒 瓠。 是再醮之心遂絕。 矣。駭極。日向辰, 漫應之,未遽怪也。 亦無乳能活之也。」 女曰:「不難。當兒生時,患無乳, 房中,視之,二十餘麗者也。喜與共榻, 一日女忽至。婁恐其索兒,先問其不謀而去之罪,後敘其鞠 嘆曰:「未亡人遂無此物!」女曰:「我正嫌其累人, 積年餘, 兒益豐肥, 但早起抱兒,不能操作謀衣食,益窘。 兒啼饑,婁不得已,飼其藥,移時湩流 既寢, 及醒呼之,則兒在而女已啟門去 漸學語言, 愛之不啻己出 同弄其兒,兒白 服 藥

養之苦。女笑曰:「姊告訴艱難,

我遂置兒不索耶?」遂招

千八百九十三

懼, 來。」乃出金授婁。婁恐受其金,索兒有詞,堅卻之。女置 可將金來,署立券保。」婁以為真,顏作赬,女笑曰:「姊勿 妾來正為兒也。別後慮姊無豢養之資,因多方措十餘金 兒啼入婁懷,女曰:「犢子不認其母矣!此百金不能易, 呼亦不顧。疑其意

床上,出門徑去。抱子追之,其去已遠,

然得金,少權子母,家以饒足。

又三年鄧賈有贏餘,治裝歸。方共慰藉, 睹兒問誰氏子。

一千八百九十四

益共欣慰。猶望女至。而終渺矣。

合之情,

告以故,

真吾子也!」問其時日,即夜別之日。鄧乃歷敘與房文淑離

問:「何名?」曰:「渠母呼之兗生。」鄧驚曰:「此

十二、三十七、秦檜

犬亦不當食之矣! 世身。」烹而啖之,其肉臭惡,因投諸犬。嗚呼!檜之肉,恐 青州馮中堂家殺一豕,燖去毛鬣, 肉內有字, 云:「秦檜

兵征於七之年,馮氏子孫毀岳王像。數里外有俗祠「子孫娘 地下。往來行人瞻禮岳王,則投石檜、卨,香火不絕。後大 敬岳武穆。於青州城北通衢旁建嶽王殿,秦檜。萬俟卨伏跪 聞益都人說:「中堂之祖,前身在宋朝為檜所害,故生平最 娘」,因舁檜、卨其中,使朝跪焉。百世下必有杜十姨、

髭須之誤,甚可笑也。

之者, 又青州城內舊有「淡臺子羽祠」。當魏璫烜赫時,世家中有媚 就子羽毀冠去須, 改作魏監 此亦駭人聽聞者也。

忽有毛物從空墮下, 浙東生房某客於陝, 擊胸有聲。 教授生徒。 覺大如犬, 氣咻咻然, 嘗以膽力自詡。 夜裸臥 四

十二、三十八、

浙東生

漸與戲, 撓動。大懼欲起,物以兩足撲倒之,恐極而死。經一時許, 有人以尖物穿鼻,大嚏乃蘇。見室中燈火熒熒,床邊坐一 人,笑曰:「好男子!膽氣固如此耶**-**'」生知為狐,益懼**。** 生潛以獵網蒙之。女醒不敢動,但哀乞。生笑不前。 膽始放,遂共狎呢**。** 一千八百九十六 積半年, 如琴瑟之好。一日女

量然墜落。 手曳之,身不覺自行。 女忽化白氣從床下出 出門, 悲 曰: 凌空易飛。食頃,女釋手, 「終非好相識!可送我去。」 以

網上, 家已四百餘里矣。主人贈以資遣歸。歸告人:「雖得兩次死, 怪之,扶上,已死。移時漸蘇, 仰見臥人, 適世家園中有虎阱,揉木為圈, 網為之側, 躍上,近不盈尺,心膽俱碎**。** 以腹受網, 身半倒懸。 備言其故。其地乃浙界, 結繩作網, 園丁來飼虎, 見而 下視,虎蹲阱中, 以覆其口。生

然非狐則貧不能歸也。」

千八百九十七

繞豪家, 遂以石系尸沉其中。王覓女不得,計無所施。天忽雨,雷電 知者。至家逼淫,女號嘶撐拒,某縊殺之。門外故有深淵, 博興民王某,有女及笄。勢豪某窺其姿,伺女出, 霹靂一聲,龍下攫豪首去。天晴, 淵中女尸浮出, 掠去,

十二、三十九、

博興女

罪,上官輒庇之,以贓分攤屬僚, 濟南同知吳公,剛正不阿。時有陋規:凡貪墨者虧空犯 千八百九十八 無敢梗者。以命公, 不受,

十二、四十、一員官

龍其女之所化與?不然,何以能爾也?奇哉!

一手捉人頭,審視則豪頭也。官知,

鞫其家人,始得其情。

之祿,代人償枉法贓耳!」上官乃改顏溫慰之。人皆言斯世 受君命。可以參處,不可以罵詈也!要死便死, 強之不得, 怒加叱罵。公亦惡聲還報之曰:「某官雖微?亦 不能損朝廷

故。 請問郡中官共幾員?」應聲答曰:「一員。」共笑之。復詰其 但不見其人。適至郡,賓客談次,或詰之曰:「仙固無不知, 高苑有穆情懷者,狐附之,輒慷慨與人談論,音響在坐上, 不可以行直道,人自無直道耳,何反咎斯世之不可行哉!會 曰:「通郡官僚雖七十有二,其實可稱為官者,吳同知

一千八百九十九

凡貴官大僚登岱者,夫馬兜輿之類,需索煩多,州民苦於供

公一切罷之。或索羊豕,公曰:「我即一羊也,一豕也:

人而已。」是時泰安知州張公,人以其木強,號之「橛子」。

億。

殺之以犒騶從。」大僚亦無奈之。公自遠宦, 初蒞泰安,夫人及公子自都中來省之,相見甚歡。逾 別妻子者十

六七日,夫人從容曰:「君塵甑猶昔,何老悖不念子孫耶? 二 年**。** 施撻楚, 公怒大罵, ,乃已。夫人即偕公子命駕歸,矢曰:「渠即死於是, 呼杖,逼夫人伏受。公子覆母,號泣求代。公橫

吾亦不復來矣!」逾年公卒。此不可謂非今之強項令也。然 以久離之琴瑟,何至以一言而躁怒至此,豈人情哉!而威福

能行床第,

事更奇於鬼神矣。

千九百

家人惡其臭,掩鼻遙立。高出艾親為之灸,日餉以蔬食。數 肉饋之,待其健,或不吾仇也。」僕偽諾之而竟不與。且與 似能步履,故假咿嘎作呻楚狀。」高曰:「所費幾何,即以酒 等貪饕,只宜仍棄之道上耳。」高問其瘡,曰:「痂漸脫落. 求一餐不可得,今三飯猶嫌粗糲,既與湯餅,又乞酒肉。 里中來一丐者,一 居人恐其死, 又乞酒肉,僕走告曰:「乞人可笑之甚!方其臥於道也, 日,丐者索湯餅,僕怒訶之<mark>。</mark>高聞, 故家子,居金城之廣里。善針灸,不擇貧富輒醫之。 日一飴之。高見而憐焉,遣人扶歸,置於耳舍。 脛有廢瘡,臥於道。 即命僕賜以湯餅。未幾, 膿血狼籍, 臭不可近。

千九百零

十二、四十一、丐汕

高亦一時少之不樂也。 雷動。喚之起, 燼。嘆曰:「丐者休矣!」督眾救滅。 臥以客舍,衣以新衣, 丐者。僕銜之,夜分縱火焚耳舍,乃故呼號**。**高起視,舍已 妄思饞嚼耳。」高知前命不行, 諸曹喁語,共笑主人癡。次日。 局輒敗。乃日從之學, 九。」居數日,容益光澤。言論多風格,又善手談。高與對 曰:「蒙君高義,生死人而肉白骨,惠深覆載。但新瘥未健, 故驚曰:「屋何往?」群始驚其異。高彌重之, 頗得其奧秘。 即有貴客來,亦必偕之同飲。或擲骰 日與同坐處。 呼僕痛笞之,立命持酒炙餌 高親詣視丐,丐跛而起, 如此半年,丐者不言去, 見丐者酣臥火中,齁聲 問其姓名,自言:「陳

為 輒辭不知 令 語高日: 陳每代高呼採 「我欲告別, 雉盧無不如意。 向受君惠且深, 今薄設相邀, 高大奇之。每求作劇

亦不敢煩作東道主。」陳固邀之曰:「杯酒耳,亦無所費。」高 人從也。」高曰:「相得甚歡, 「何處?」答云:「園中。」時方嚴冬,高慮園亭苦寒, 何遽決絕?且君杖頭空虛 陳

亭中,

見異鳥成群,

亂弄清咮,

仿佛暮春景象。亭中幾案皆

中有花樹搖曳開落不

鑲以瑙玉。

有一

水晶屏瑩澈可鑒,

固言:「不妨。」乃從至園中,

覺氣候頓暖似三月初旬。

見鸜鵒棲架上,

呼曰:「茶來!」 俄見朝陽丹

愕然良久。

又有白禽似雪

往來勾輈於其上, 以手撫之, 殊無

物

贊 嘆。 許, 黄鶴 饌, 盞其 避, 品 而起立, | 酣際 銜 前席 往 中 翔集案間。 翩 陳見高飲甚豪, 取大爵來!」忽見日邊閃閃, 陳喚曰: 來無停翅 翮自日中來, 進 鳳銜之振翼而去。 身未嘗著於塵埃。 足離於地者尺餘 酒。 盤 高視蝶大於雁, 陳曰:「不可無以佐觴。」 「蝶子勸酒!」蝶展然 一有玻璃盞二盛香茗, 珍錯雜陳, 乃 銜 壺 銜 杯, 鸜鵒 「君宏量, 輒仰折其首, 瞬息滿案, |歌日:「連翩笑語踏芳叢 又呼曰 紛置 兩翼綽約, 有巨蝶攖鸚鵡 **「案上。頃之,** 是得大爵。」 飛化為麗 伸頸屹立。 女 肴香酒冽, 「酒來! 與足 文採燦麗, 石面 杯, **鸜**鴒 則 即 飲 有青 諸鳥 繡 都 倒 舞 非常 受斗 亟 呼 進 蹁 加

千九百零四

井 去。 絳紅之衣於砧上, 樹 高酒後心搖意動, 裊裊,不啻繞梁。高大喜,拉與同飲。 即與攜手躍起,遂覺身在空冥。漸與天近,見有高門口 來自空中, 陳以箸擊其喙, 牙出於喙, 株高數丈, 高驚定, 則光明似書, 黑肉凹凸,怪惡不可言狀。高驚釋手, 君家當在天上, 辭出。 訶曰:-曲折不知金鈿落, 開赤花大如蓮, **艷麗無雙。高木立睛停,竟忘行步。女子** 遽起狎抱, 見月色如洗, 「速去!」隨擊而化叉為蝴蝶, 階路皆蒼石砌成, 盍攜故人一游?」 視之則變為夜叉: ,紛紜滿樹。 漫語陳曰:「君旨酒佳肴 更隨蝴蝶過籬東。」餘音 陳命之坐, 滑潔無纖翳。 陳曰:「可。 伏幾戰慄。 睛突於眥, 亦飲之酒。 飄然颺 員

從陳出, 返身竟去。高覺雲漸低,身落園中, 志勿忘:君壽不永,明日速避西山中,當可免。」高欲挽之, 陳急曳於虛所,切責之。高被杵, 見之,怒曰:「何處狂郎妄來此處!」輒以杵投之,中其背。 有白雲接於足下。陳曰:「從此別矣,有所囑, 酒亦頓醒, 則景物大非。 殊覺汗愧, 慎

歸與妻子言,共相駭異。視衣上著杵處,異紅如錦,有奇香。

早起,從陳言,裹糧入山。 大霧障天,茫茫然不辨徑路。

不能免。 良久,仰見雲氣如籠。乃自嘆曰:「仙人令我逃避大數, 荒急奔, 起而漸入, 忽失足墮雲窟中, 何時出此窟耶?」又坐移時,見深處隱隱有光, 則別有天地。有三老方對奕,見高至,亦不顧 覺深不可測, 而身幸不損。定醒

淹, 哉,才頃刻耳。」於腰中出其糗糧,已若灰燼, 得入人閨闥?』二人乃出。且行且語曰『怪事怪事』而去。\_ 問之,妻曰:「君去三年不返,皆以為異物矣**。**」高曰:「異 得至此?」高言:「迷墮失路。」老者曰:「此非人間,不宜久 張顧曰: 見山中樹色深黃, :「君行後, 我夢二人, 皂衣閃帶, 似誶賦者, 洶洶然入室 我送君歸。」乃導至窟下。 何變暮秋?」奔赴家中, 『彼何往?』我訶之曰:『彼已外出。 高蹲而觀焉。 蕭蕭木落, 局終, 妻、子盡驚, 相聚而泣。 似是秋杪。大驚曰:「我以冬 覺雲氣擁之以升,遂履平地, 斂子入盒**。** 方問 爾即官差, 相與詫異。妻 :「客何 高訝 何

高乃悟已所遇者仙也,妻所遇者鬼也。高每對客, 滿座皆香, 非麝非蘭 著汗彌盛云。 衷杵衣於

甚敦。有女子來,寄居鄰人某媼家,言為翁姑所虐,暫出亡。 馬生萬寶者, 東昌人, 疏狂不羈。妻田氏亦放誕風流。 伉儷

十二、四十二、人妖

意。 宵分按摩, 之, 其縫紉絕巧, 娘子招,便將來。但渠畏見男子,請勿以郎君入。」妻曰:「家 生一日於墻隙窺見女,年十八九已來,頗風格。 私與妻謀, 托疾以招之。媼先來, 就榻撫問已, 言:「蒙 愈女子瘵盅。 媼常至生家游揚其術, 便為媼操作。 **媼喜而留之。逾數日,** 田亦未嘗著 ,自言能於 心竊好

千九百零八

與生用拔趙幟易漢幟計, 中無廣舍,渠儂時復出入, 阿舅家招渠飲, 即囑令勿歸 笑而行之。 可復奈何?」已又沉思曰:「晚 亦大易。」媼諾而去。

衾, 矣。」女子喜曰:「如此方好。」數語, [曛黑, 媼引女子至,曰:「郎君晚回家否?」 媼別去**。** 田便燃燭

關, 女共枕臥。女顫聲曰:「我為娘子醫清恙也。」間以暱 防狗子偷吃也。」便下床啟門易生。生窸窣入,上床 讓女先上床, 己亦脫衣隱燭。忽曰:「幾忘卻廚舍門 詞,

手入其股際。 則擂垂盈掬, 千九百零九 亦偉器也。大駭呼火。生妻謂事 崩騰。

女驚怖之狀,

不啻誤捉蛇蠍,

急起欲遁。生

**洹之**,

觸

不語。

女即撫生腹,

漸至臍下, 停手不摩, 遽探其私,

趨 因得轉傳其術。 只得十六人耳**。**」生以其行可誅,思欲告郡;而憐其美, **反接而宮之。血溢隕絕,食頃復蘇。** 出 裂, 急燃燈至, 生詰之, 又問:「玷幾人矣?」曰:「身出行道不久」 | 云是穀城人王二喜。以兄大喜為桑沖門 欲為調停, 則見女赤身投地乞命。妻羞懼 臥之榻 覆之衾, 而囑

也。 康, 赦!] 王諾之。明日媼來,生約之曰:「伊是我表侄女王二姐 曰:「我以藥醫汝,創痏平,從我終焉可也?不然,事發不 以天閹為夫家所逐,夜為我家言其由, 見其面色敗如塵土。 將為市藥餌, 兼請諸其家,留與荊人作伴。」媼入室視 即榻問之。 ,始知之**。**忽小不 「隱所暴腫, 恐是

惡疽。」 與狎處· ; 早起, **媼信之去。生餌以湯,** 則為田提汲補綴, 糝以散, 灑掃執炊, 日就平復。夜輒引 如機婢然。

屬嚴緝。 居無何, 王自是德生, 桑沖伏誅, 村人竊共疑之,集村媼隔裳而探其隱, 遂從馬以終焉。後卒, 同惡者七人並棄市;惟二喜漏網 即葬府西馬氏墓側, 群疑乃釋。 檄各

依稀在焉。

異史氏曰: 「馬萬寶可云善於用人者矣。兒童喜蟹可把玩 而 又畏其鉗, 因斷其鉗而畜之。嗚呼!茍得此意,以治天下

千九百一十一

墜, 郭疑之。童子入廁,從旁睨之,見其起空中二三尺,倏起倏 室之南為廁所,乃一牛欄;靠山石壁,壁上多雜草蓁莽。 予邑郭生設帳於東山之和莊,童蒙五六人皆初入館者也。 蛇不甚長,而粗則如巨桶。蓋蟄於內而不能出,已歷多年者 吸氣而上。 子入廁,多歷時刻而後返。 郭責之,則曰:「予在廁中騰雲。」 移時不動。 遂遍告莊人,共視之,以炬火焚壁, 郭進而細審,見壁縫中一蛇,昂首大於盆, 蛇死壁裂。

也。

千九百一十二

十二、四十四、晉人

既至,先陳茗果。胡桃連殼,堅不可食。某取就案邊, 晉人某有勇力,不屑格拒之術,而搏技家當之盡靡。 指敲之,應手而碎。 有少林弟子受其辱,忿告其師,群謀設席相邀,將以困之。 寺眾大駭,優禮而散。 過中州 伸食

十二、四十五、龍

博邑有鄉民王茂才,早赴田,田畔拾一 至其家,兒見之驚避無蹤。僧告鄉民曰:「此兒乃華山池中 美而言笑巧妙。歸家子之,靈通非常。至四五年後,有一僧 小兒, 四五歲, 貌豐

千九百一十三

五百 白蛇游衍於內, 「小龍之一, 袖缽而去。 竊逃於此。」遂出一 缽, 注水其中,宛一小

仕宦中有妹養宮中而字貴人者,有將官某代作啟,中警句

十二、四十六、愛才

霜;御溝之水可托, 十年陪鳳輦,霓裳遂燦於朝霞。寒砧之杵可掬,不搗夜月之 云:「令弟從長,奕世近龍光, 無勞雲英之詠。」當事者奇其才,遂以 貂珥曾參於畫室; 舍妹夫人,

文階換武階,後至通政使。